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五冊目次

尚書要義二十卷序說一卷 （宋）魏了翁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書纂言四卷 （元）吳澄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二五八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二卷 （元）王充耘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〇九
尚書纂傳四十六卷 （元）王天與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四六一

尚書要義二十卷序說一卷

（宋）魏了翁撰

清初鈔本

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

宋魏了翁撰。了翁謫居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皆摘注疏中精要之語、標以目次、以便簡閱。其周易要義已著錄。此其所摘尚書注疏也。孔安國傳本出依託、循文衍義、無大發明、亦無大瑕纇。故宋儒說詩排小序、說春秋排三傳、而說書則不甚排孔氏。孔穎達正義雖詮釋傳文、不肯稍立同異、而原原本本、考證粲然。故朱子語錄亦謂尚書名物典制當看疏文。然尚書文既聱牙、注疏又復浩汗、學者卒業爲艱。了翁汰其冗文、使後人不病於蕪雜、而一切考證之實學、已精華畢擷、是亦讀注疏者之津梁矣。是書傳寫頗稀。此本有曠翁手識一印、山陰祁氏藏書一印、澹生堂經籍記一印、猶明末祁彪佳家所藏也。原目二十卷、中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並佚、無別本可以校補。今亦姑仍其闕焉。

尚書要義目錄

序
卷一 堯典
卷二 舜典
卷三 大禹謨
卷四 皋陶謨
卷五 益稷
卷六 禹貢
卷七 甘誓至胤征
卷八 湯誓至咸有一德
卷九 盤庚至微子
卷十 泰誓至武成
卷十一 洪範
卷十二 旅獒至微子之命
卷十三 康誥至梓材
卷十四 召誥洛誥
卷十五 多士無逸
卷十六 君奭至多方
卷十七 立政至君陳

卷十八
顧命至畢命
卷十九
君牙至呂刑
卷二十
文侯之命至秦誓
尚書要義目錄終

尚書序要義

一 漢得今書於齊魯孔注至魏晉方興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蓋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穿同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寔遺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

二 隋初古文始流河朔正義蒙惟二劉詳雅

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怗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而稍省要又好

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云云十六年又奉勑云爲正義凡二十卷

三 結繩書契文籍之義

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爲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收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爲治孔無明文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録政事故曰籍

四 辯諸儒以文籍不始於伏犧難孔

尚書緯及孝經緯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爲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本蒼頡豈伏犧時乎且繫辭云黄帝堯舜爲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卽黄帝堯舜何得爲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況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僞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爲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五帝自所見有亦異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黄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臼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黄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

契皆先言上古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

五文字與天地並興伏犧以教世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

六伏犧有筮則有六爻

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蓍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二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七皇大於帝而後世死者通稱皇

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

八孔以黃帝為皇少昊為帝首與諸書異

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大戴禮五帝德并家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

八中之溢也盖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
世本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
爲大戴黃帝孫昌意子帝嚳高辛氏爲黃帝曾孫玄囂
禮皆未孫僑極子堯爲帝嚳子舜爲顓頊七世孫此等
可信　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爲首者原由世本經於
暴秦爲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私定大戴禮
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下皆出
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繆爲五帝耳亦
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

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
八下曰黃帝依次以爲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
皇帝可從神農氏作又從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
互稱猶見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
炎帝稱顓頊自此爲五帝然黃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
皇軒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太昊爲皇月令亦
稱帝　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軒轅之稱
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爲炎帝不
怪炎帝爲皇何怪軒轅稱帝

九八卦謂之八索與左傳義異
索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
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
曰八卦相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
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
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有不同
十先君孔子生於周末
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
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爲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
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
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爲周
末
十一文籍史籍典籍之名
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
而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
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
此言史者不但義通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

先王正史異後代好事者作
二十 修春秋黜八索除九丘
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爲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卒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識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見以孔君爲武帝博士祕於府而見爲知心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全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内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典與除其義一也
三十 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緯附之
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據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乎此事爲不經也
四十 伏生壁傳而云口授
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劉
十五 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計卷二 篇以教于齊魯之閒則伏生壁内得二十九篇
十九篇 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内
計篇三 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
十一 因其習誦或亦目暗至年九十昏耄往受之時
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傳亡爲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
六十 泰誓始出之時及古今文眞僞
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内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説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

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

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

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眞亦復何疑但於先有張霸之徒僞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

十七 上古書謂尚書此孔得伏意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

十八 書本無尚字伏生所加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

十九 論語孝經孔子傳說皆謂之傳

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
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
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
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
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
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
先王之書也

十二 以隸古定故孔書為古文

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
所不識是古人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
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
經秦不用故云廢已矣　就古文定內可知識
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
者昭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
生書外有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
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
為可識故曰隸古以雖隸而由古由此故謂孔
君所傳為古文也

一廿 書本六體蒼籀二體秦八體新六書

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
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形聲江河四曰會
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令長此造字
之本也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旨同古
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
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篆
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恒曰蒼頡造書觀
於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
於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
絕矣許慎說文言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
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
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攝以應制作改定
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
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
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
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

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殳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慕古故乃用古文與奇字而不用大篆是孔子壁內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

廿二 科斗書竹簡

鄭玄云周之象形文字者摠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

廿三 書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謂除同序

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也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皐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

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悉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秘府得有古文也

二四 或稱傳或稱注解

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爲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有改之别云注解者乃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爲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爲傳傳何有例乎

尚書要義序

尚書要義卷第一　　　　堯典

一 此題古文尚書古本及石經無之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别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

二 孔依壁内鄭依賈逵故篇次不同

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内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别録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三 虞夏商周書經傳所引不同

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爲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並與鄭異也或孔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判之即曰商書也

四諸儒尚書篇卷

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二十二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

五

劉向叙班不固見孔傳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

固帝告以下五篇亡并注於夏書不廢猶商書手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皋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　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

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
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僞書二
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
言不見孔
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
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
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
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異
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並無此文又云
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

六 服虔杜預鄭玄亦不見古文
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
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
木注五字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
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匪玄黃昭我周王
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
七 伏生孔氏尚書傳授
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云獒
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
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
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

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
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
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
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
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
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
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
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
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

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
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
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二篇故
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
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
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
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云臏宮
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
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

八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
前脩得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
古齋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
林得舜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
與王肅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
似竊見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
爲夏太康時及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
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
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

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
洪季郭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
後又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又爲豫章內史遂
詞梅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
爲東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
晉初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
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
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
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得存者雖不

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九書序孔子所作

昔在帝堯興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
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人爲書
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
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爲
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

十古生死同稱故堯舜或云號或云諡

案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
諡也故馬融亦云謚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
行而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謚法而馬融云禹湯
不在謚法故疑之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書謚
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
乃追故謂之謚謚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
行以名之則死謚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
爲死謚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
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謚也

十一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

湯名履而王候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
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爲
王又改名爲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
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
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
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
爲字何云同名乎
二十 堯老使舜攝其事
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遂禪之者解讓于虞
舜也以巳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
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授與帝位
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爲禪武云授與帝
位爲攝因即直言爲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
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三十 鄭信緯以若稽古爲順同天
若順釋言文詩稱考卜維王洪範考卜之事謂
之稽疑是稽爲考經傳常訓也鄭玄信緯訓稽
爲同訓古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且
古之爲天經無此訓高貴鄉公皆以鄭爲長非
篤論也
四十 釋放勳欽明文思
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
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於勳於其功而
已傳乘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
爲化功之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
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
慮深通敏謂之思孔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
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
五十 釋九族百姓萬邦
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爲九族同出高曾皆當
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
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
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
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
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

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内及外從高至卑以為
遠近之次也
六十唐虞建官及百官賜姓
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
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
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
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
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

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
七十命羲和作訛成易析因夷隩之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稱
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
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寅賓出日平
秩東作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
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
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中謂春
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鳥

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
厥民析鳥獸孳尾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
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
孳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南交言
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平
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
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亦舉一隅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
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仲夏之氣

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因謂老弱因
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
改易革改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
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
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寅餞納日
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
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也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
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

秋厥民夷鳥獸毛毨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同
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
都平在朔易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
矣北稱幽都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
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上
總言羲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掌所日
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短冬至之日
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
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

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
十八 命羲仲主東方寅賓出日
堯於羲和之内乃分別命其羲氏而字仲者令
居治東方嵎夷之地也日所處出名曰暘明之
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羲仲主治之既主東方
之事而日出於東方令此羲仲恭敬導引將
出之日平均次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
勤種植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
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

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内其時之民宜分
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獸皆孕胎
卵孳尾匹合
十九 命羲叔宅南交敬致
就所分羲氏之内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使之
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與東交立夏以
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方化育之
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
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

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以殖農 尤煩其時
之民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
希少變改寒時
二十 命和仲治西方寅餞納日
分命和氏而字仲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曰昧
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
西方之事而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
既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
務勤收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

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
氣節於時禾苗秀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
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

一卄 命和叔平在朔易

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治北方名曰幽都之
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治之平均視察
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
西方七宿合昬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冬
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處
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暖

二卄 以閏月定時釐工熙績

此是羲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羲和所掌如是
故帝堯乃述而歎之曰咨嗟汝羲仲羲叔與和
仲和叔一朞之間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
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
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是
汝之美可嘆也又以此歲曆告時授事信能和
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

三卄 羲承重和承黎焉還爲一

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
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
典之以至于夏商擄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
也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羲和可知是羲和爲重
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
黎此文先羲後和楊子法言云羲近重和近黎
是羲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
命羲和爲一事也案照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
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
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楚國之祖吳回爲
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謬故束晳譏
焉遷并兩人以爲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爲句
芒黎爲祝融不言何帝使爲此官但黎是顓頊
之子其爲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
而與黎同命明使重句芒亦是顓頊時

卄四 中星更互在南書傳取張火虛昴
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
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
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
不常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
星摠謂二十八宿或以書傳云主春者張昏中
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
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
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

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　中星如
書傳之說孔於虞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
傳爲孔說非其旨矣
卄五 星與辰實一物鄭玄書禮自異
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曰行遲月
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
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
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
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

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共爲一象由其實同故也周禮
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
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爲二者五緯
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
鄭玄隨事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
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爲一觀文爲說
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爲
不動也

二六 日出曰暘谷地名即嵎夷
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畧青州在東
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
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暘爲明谷無陰陽之
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爲
暘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以行谷
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之出也據
日所出謂之暘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暘
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

二七 羲和在帝都遥顧四方之治
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
方故舉東表之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嵎夷
之名明分三方皆宜有地名此爲其始故特詳
舉其文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居在帝都而遥統
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亦有時述職是
其事也
二八 物生成由日出入故有賓餞之事
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
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爲文言順天
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則成物日之
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耘日之
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方
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平秩東作之事使人耕
耘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平秩西成之事
使人收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
物有生成雖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勸於耕稼
是導引之勸於收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
類者南北二方非日所出入平秩南訛亦是導
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之事依此春秋而
共爲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
廿九 晝常多於夜五刻
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常六十刻夜短
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
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
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
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
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
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
三十
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
每氣增
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
減刻數
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
不同漢
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
以九刻
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
爲率物
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
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漢初未

卅一 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
皆長 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耀仍云九日增減一刻
爲五十 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
五刻四 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
反冬夏 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
至晝夜 融爲傳已減之矣因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
誤 爲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
爲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
二卅 龍虎鳥龜所見之方與四時相逆

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
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
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
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成東方成龍形西
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
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
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爲文不類春言星鳥揔
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
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爲中中正義同

故殷爲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
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
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
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
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
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
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
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
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爲文生說言春夏相與

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
談耳
三卅 馬鄭略與孔同王肅謂正三時中氣
馬融鄭玄以爲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
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
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爲一方盡
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三時亦與
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爲昏中之星其要異
者以所宅爲孟月日中日永爲仲月星鳥星火

爲季月以殷以正皆摠三時之月諸仲爲中言
冬正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
象星火之屬仲月未中故爲每時皆歷陳三月
言日以正仲春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
三月中當言以正春中不應言以正仲春王氏
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畢見稱爲迂闊比諸
王氏於理最優
四州 釋注氏析鳥獸孳尾
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是老壯分析也孳字
古今同耳孚順愛也產生爲乳胎孕爲化孕產
必變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接故交接
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
五州 嫌仲月不統季孟故於南交見義
此官旣主四時亦主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
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方皆掌之春盡
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
東位相交也言羲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也四
時皆舉仲月之候嫌其不統季孟於此言交明
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
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
六州 平秩南訛言敬致四時皆然
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
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勸課民耘耔使苗
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行平秩之教
以致化育之功農功藏終乃畢敬行四時皆同
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日
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
七州 星火舉中則七星皆見可知
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
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故曰
火蒼龍之中星將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
則七星見可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
卽初昏之時角亢在午氐房心在巳尾箕在辰
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八州 宅西曰昧谷則嵎夷東可也
釋言云晦冥也冥是暗故昧爲冥也谷者日所

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
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此經春秋相對春不
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然則東言
嵎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
於春言義居治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
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
政互文明四時皆同
卅九 三時言日惟秋言宵中星虛互相備
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辯之云春言日秋
言夜互相備也互者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
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永則宵短日短則
宵常皆以此而畧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
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
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地方七宿則虛
爲中故虛爲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
入于有地初昏之時斗年在牛女虛危在巳室
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以秋分之日
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

四十 四時之文互相備朔易言北方改易
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
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西方蘇而復生故
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
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卽三方皆見矣春爲歲首
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嵎
夷當爲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
其文互相變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
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
肅以夏無名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
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總言此方
是萬物所聚之處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
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
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
四一 古眞曆亡漢存六曆實不得正
古時眞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
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爲之實不得正要
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此然此言三百六
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
舉全數以言之
四二歲餘十一日弱當十九年七閏
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
法分爲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即月
有二十九日半強爲十二月六大之外有日分

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
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
二日今言十二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
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爲十九年七閏
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
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爲每年十一日弱分
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
分則一分爲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
三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

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餘矣皆以五日爲率
其小月雖爲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
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爲九百四十
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
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日外之五日爲十日
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每歲之
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
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
三以日法九百四十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

四三九十日爲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爲日
二百六餘今爲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百爲二百
日不盡三日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
六百餘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
分爲十二百三日亦爲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
九年之爲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也
日餘若以無閏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爲二月每月
皆差九年差三月卽以春爲夏若十七年差六
月卽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由得成乎故須

置閏以定四時
四〇 咨四岳即上羲和四子就之求卿士
馬融以羲和爲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
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孔於
下傳云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帝就羲和求賢
則所求者别代他官不代羲氏和氏孔以羲和
掌天地之官正在敬順昊天者時授事而已其
施政者乃是百官之事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
言順是事者故孔以文勢次之狀言雖能咸熙

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堂求卿士用任也計
堯即位至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
求代求得賢者則史亦不録不當帝意乃始録
之爲求舜張本
四五 胤國子爵朱名馬鄭謂帝子
夏王仲康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
之舞衣故知古有胤國胤既是國自然子爲爵
朱爲名也馬融鄭玄以爲帝之胤子曰朱也求
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爲啓明揆之人情必

不然矣學之聞爲書傳通訓
四六 四凶在堯朝未爲大惡虞史春秋甚舜
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
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
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總萃
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富中品亦雖
行有不善未爲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
以帝堯之末洪水爲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
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

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
既謝仕學自生爲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
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舜
傾增甚
四七 上宅嵎夷翔方等知四岳即羲和
上列羲和所掌云宅嵎夷翔方言四子居治四
方主於外事岳者四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
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爲一以此知四
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

四八 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爲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
義暨 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
此近將 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
百歲 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
知爲四 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爲羲和皆死孔以爲四
子 岳和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若以羲和世掌天地
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
四九 懷山襄陵謂包遶乘駕
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爲包也釋言以襄爲駕駕
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爲上也包山謂遶其
傍上陵謂乘其上
五十 方命圮謂好方直鄭王爲放
鯀性很戾多乖異衆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
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鄭王以方爲放
謂放棄教命
五一 九載殛鯀蓋小有益待三考退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
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以次也

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禾穀一熟也載取
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功用不成水
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
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曰歲終則令百官
各正其治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
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
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
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
年爲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
位六十九年鯀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一年
矣然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非無小益
下人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
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
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然則
禹之大功頗亦因鯀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
成功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
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
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渠主以爲舜之怨慕由已

之秘辭之將水乃爲國事上今不行非爲能止
時又年少不可干政
五二 堯咨岳求代年八十六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堯年十六以唐侯
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八十六老將求代
五三 舜父有目時瞶之瞽字瞍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
不能分別好惡故時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
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帝之字傲慢

不有言並惡
五四 堯嚳子摯弟書傳所書年異
偏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群書
作爲此傳言堯言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必當
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爲天子其歲稱
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云孔八十六者
史計諸書皆言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嚳崩摯
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
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八十六

五五 無室家名鰥不獨老無妻
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 故
鰥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
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
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
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
者卯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
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鰥暫離室家尚謂之鰥
不獨老而無妻

注師衆 錫舉也 云云衆 臣知舜 聖賢此 些不若 其不衆 乃不得 巳而言 之 其數未 然

五六 衆人雖知舜不得已而後舉
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何東太
陽山西虞地是也及王天下遂爲天子之號故
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爲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
又解衆人雖知舜實聖賢而恥已不若故不舉
之以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
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不初薦舉至此始言
五七 鄭謂堯知命在舜猶使人舉之
舜在平賤未有名聞卒暴得之則下人不服故

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
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
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
使人舉舜之意也
八五史記謂瞽瞍無目與孔傳異
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實無目
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得行美其能養惡人父
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
是惡之事搬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
論語云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
無目史記又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
使舜穿井下土實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
無目
九五鄭謂舜不立正妃書傳未有
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
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
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
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

辛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
書葉 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
刺妻 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
於舜曾 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
祖為四
從姊妹 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
一六釐降謂以義理下帝女之心
解之言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
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亢之心於所居
溈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嬀汭為
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女
二六庶人通謂匹夫匹婦
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
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
三六嬀汭舜所居嬀虞謂能行婦道
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
入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嬀
爲舜居嬀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
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

其親次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
故云嬪於虞

尚書要義卷第一

尚書要義卷第二　舜典

一　舜世有國土孔云庶人以瞽瞍失國

虞舜側微爲庶人故微賤正義曰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以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爲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爲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二　孔氏傳古文自東晉初至隋始備

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三　四門穆穆有美德無凶人

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

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

四 格汝舜詢事考

鯀九載禹十三載而舜一考即升

鯀待三考冀其有成而無成功乃黜竄殛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鯀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

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五 既月乃日覲岳牧還五瑞與之正始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注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

六 受終齊政知其可受遂徧告上下

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是七政皆齊知已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徧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已之受禪也

七 上日即元日鄭謂改堯正故異辭

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

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爲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爲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爲建寅之月也

八　文祖不知何人七廟其來已遠

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即如彼言黃帝爲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

九　璿璣玉衡猶瓊弁玉纓變文

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指玉名猶左傳云瓊弁玉纓所以變其文

十　璣爲轉運衡爲橫簫即渾天儀

璣衡者璣爲轉運衡爲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以政有七於璣衡察之

十一　宣夜無傳周髀術在惟渾儀爲長

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

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蕃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矢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

二十

類祭義廣此傳以攝位事類告

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

三十

周禮有天有帝此上帝兼之

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

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讖緯以爲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

孔意亦當然矣

十四

精意以享爲禋不必煙祭

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孔子精意以享謂之禋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柴之上故以禋爲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卣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

十五

、六宗之說八孔王據祭法

宗之爲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爲何神耳祭法云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爲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

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謂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又上表云歷難諸家及自言已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宗與孔同各

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顗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望于山川謂岳瀆外猶有名山大川

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岳瀆之外猶有

名山大川故言之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是五嶽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每州云其川其浸若雍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

輯五瑞以還岳牧若新付之

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又徧祭群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

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令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

協釋時月日律度量衡五禮玉帛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同修五禮五玉修吉凶賓軍嘉之禮五

十九

等諸侯執其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如五器卒乃復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

巡守者巡所守比他義爲得

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

二十

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獮之名也王者曰巡諸侯或亦獮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爲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

岳瀆牲禮視公侯古典不存

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群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爲上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諸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

廿一

公侯禮數周禮與孔得王制不同

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

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

廿二

黃帝以來始用甲子紀日協之使一

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紀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

度量衡起於黃鐘之律

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

三帛纁玄黃孔或有據王肅多同

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爲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

廿五 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
三帛不言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
皮于時未皮爲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
以爲飾未以皮爲飾

廿六 五器禮終乃還三帛生死則否

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如三帛生
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
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
其朝禮亦然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

廿七
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言大
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
還其贄曰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

南岳自以衡霍兩山名非從漢武

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
廬江灊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
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水出焉
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
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

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
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
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

廿八 四巡畢乃歸鄭謂歸而復出者不然

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
自東岳而即南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
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
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
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爲文東巡以二月至

廿九
非發時也但舜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
玄以爲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
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
當此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
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

歸格于藝祖此告堯之文祖

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禰用特此不言
禰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
卑也特者獨也故爲一牛此唯言文祖故云一

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禰
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
之文祖也

十三

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封山濬川
肇十有二州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
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封十有
二山濬川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
州之鎭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卄一

舜二年後分九州爲十二禹還爲九
禹貢治水之時猶爲九州今始爲十二州知禹
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鯀九載爲作十有三
載則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
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冀州爲幽州并州者
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名
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
有幽并職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
分冀州之域爲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於禹
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孫
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殷
制則營州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
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於此居攝之時始置十
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昔夏
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其名蓋如禹貢其境界不可知

卄二 法象以典刑法用常刑用不越

典刑是其身流宥離鄉典與五互見
流謂徙之遠方故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縱五
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

法流宥五刑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玄云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
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則應刑者其法是常
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也流宥五刑謂
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
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五刑見矣是言二文

卄三 吕刑雖主贖五刑鞭扑亦容贖

相通之意也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
罪爲輕比鞭爲重故次典刑之下先言流宥鞭
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爲輕且吕
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

（故後言）後言之此正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之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周禮春秋傳皆有鞭隋造律廢之

卅四 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鞭作官刑注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敢不關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子王使鞭七人衛侯鞭師曹三百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卅五 屬扑於教刑其實官刑鞭扑俱用

（扑作教刑）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榣也楚荊也二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太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孔傳黃金呂刑黃鐵皆銅漢改黃金

卅六 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十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釋器始）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合金二）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㮚氏為量段（十四令）氏為鎛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銅）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

三十 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

三八 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呂刑上）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失殺傷人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言疑赦乃罰者即今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

九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
金非加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
人之身言皆爲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
鞭扑於文不顯故此傳指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
周書刑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人之物而
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才俱是人之所患故得
指其所出以爲刑名

十■　總言眚災者肆赦怙終者賊刑

春秋言肆眚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爲緩
也眚爲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爲害也宣
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麑賊之是賊爲殺
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摠言用刑之要過
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
赦之小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奸詐
欺罔特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
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
也

一四　水中可居曰州幽州在北裔

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
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
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
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
水內故以州爲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爲九州
州取水內爲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
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
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
北裔在幽

二四　流凶在治水前時無幽州史追書

流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
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三四　三裔既明知崇山在南裔

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方
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
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崇山在南裔也禹貢
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四四　此四凶則渾敦窮奇等

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四人俱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奇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知窮奇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

常堯典言鯀之行云咈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爲渾敦也共工爲窮奇也鯀爲檮杌也而三苗爲饕餮亦可知是先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

流放竄殛俱流徙鯀最輕故後言

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也放者使之自得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具是流徙異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盖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爲罪之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功雖不就爲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漸及故言在海中也

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前

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爲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皐陶帝曰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五穀契敷五教皐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皐陶

四七 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爲徵用時事足可明矣而鄭玄以爲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殛之是爲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爲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十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鄭謂禹成功而後殛鯀王肅難之

四八 徂落堯死之稱謂徃落

徂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徂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徂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徂落者蓋徂爲徃也言人命盡而徃落者若草木葉落也

四九 堯十六即位終舜攝計一百十六歲

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爲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總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爲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爲三十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爲七也

五十 百姓如喪考妣謂百官

諸經傳言百姓或爲百官或爲萬民知此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爲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不得如考妣

五一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四夷

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狄尚絕者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正服繐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所及遠也

五二 舜格于文祖謂喪畢即政復以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注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五三 堯存舜且攝位堯崩避丹朱而後即政

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者以堯存且攝其
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
五四 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
此後舜 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謌者不之
當自立 堯子而謳謌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
祖廟遷 孟子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
堯祖廟 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
于丹朱 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
國 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
之國也
五五 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司空故稱伯禹
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
名伯爵也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以其
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爲官知禹治洪
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五六 禹讓稷契暨皐陶稷獨稱官
居稷官者棄也獨称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
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称或
五七 當然也經曰稷契名單共文言暨皐陶爲文勢
拜稽首 耳三人爲此次者蓋以官尊卑爲先後也周禮
爲首至 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故爲首
此敬之 至地稽首是拜内之別名爲拜乃稽首故云拜
極 稽首也
五八 棄爲稷官尊而君之爲后稷
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
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
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
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契云
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国語云稷爲天官單名
爲稷尊而君之稱爲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
稷爲言非官稱后也
五九 五刑之服三就五流之宅三居
汝作士五刑有服注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
大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
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
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

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十六

蠻夷寇賊堯末年不應至此

往者洪水爲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爲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

一六

五服三就孔用魯語與馬鄭王異

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鑽笮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爲說故以三就爲原野與朝市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惟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爲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

上二六

五刑之流各有宅宅又有三等之居

此五流有宅即流宥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爲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故議賓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重罪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徙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爲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爲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屛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注云偪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

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者言中國者據大罪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爲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鎭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六二下

此朕虞王莽立予虞之官

作朕虞正義曰此官以虞爲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爲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爲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六三

垂益所遜四人皆在元凱中

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內中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及斯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皐陶之子皐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下爲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此四人耳傳雖言及斯伯與亦難知也

伯夷姜姓不在元凱內

六五

三禮天地人言三足以包五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氏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雖三者併爲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言三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伯夷爲姜姓也

六六

秩宗主郊廟之官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正義曰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爲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六七

夔教胄子謂元子以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八六 剛失入虐簡失入傲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

九六 依聲律以和樂

又見後 聲依永律和聲注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

十七 帝命夔教冑子之節

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典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爲節律呂和此長歌爲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令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和矣夔荅舜曰嗚呼我擊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百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夔曰於予擊石云云 陸云於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

一七 冑子惟長子傳兼言子弟又略元士

說文云冑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冑爲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爲主故言冑子

二七 律以出音以候氣

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聖人之作律也既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七四
八音惟石最清清者和則餘皆從
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
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
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
七五
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
獸舞知
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
以作動
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
物鳥獸
動物益稷云鳥獸蹌蹌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
蹌蹌
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
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
荅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
也
七六
堲讒殄謂疾讒說絕君子之行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注堲疾殄絕
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
欲遏絕之
七七
納言喉舌之官必以信
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注納言喉舌
八七
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
納言而云出納朕命互相見
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爲名亦主受
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
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
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
九七
孔謂岳牧六官爲二十二人稷契七人不
與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
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勅命之
正義曰傳以此文總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
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人謂
此也其稷契皐陶及斨伯與朱虎熊羆七人仍
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
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以爲二
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
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勑使敬之也
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勑牧不勑岳也必非

經旨

十八 分北 三苗言君臣善否不令相從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注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
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正義曰前流四凶時三苗之君竄之西裔更紹
其嗣不滅其国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是
闇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
苗北背也善留惡去使分背也鄭玄以爲流四
凶者卿爲伯子大夫爲男降其位耳猶爲国君
故以三苗爲西裔諸侯猶爲惡乃復分北流之
一八 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爲誅也其
禹繼鯀 身無後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
爲崇伯 者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
三苗未 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繼爲國君
必絕後 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爲崇伯三苗
未必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二八 三十在位歷試受終居攝皆在臣位
舜生三十徵庸言其始見試用三十在位歷試
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
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即是徵用
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
居攝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爲三十在位謂在臣
位

三八 舜壽百十二歲馬遷史記異
五十載陟方乃死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
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
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
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正義曰檀弓云舜葬蒼
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孔以月正
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
喪畢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其一年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
是舜年六十二爲天子五十年是舜凡壽百一
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
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

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擧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

八四 帝釐下土方言舜理四方諸侯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別生分類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

（孔義恐於下土方爲句）

八五 汨作九共槀飫凡十一篇皆亡

作汨作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汨作之篇亡九共九篇槀飫槀勞飫賜也凡十一篇皆亡

八六 旣謂各於其方設官居其方別姓分類

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爲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爲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槀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

八七 槀爲勞飫爲賜引左傳爲證

汨之爲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爲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左傳言槁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槀得爲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爲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爲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要義卷第二

尚書要義卷第三

大禹謨

一 禹加大字併堯禹皆爲虞書此舜史所錄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必以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二 洪範五年以生爲次此以相刻便文

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藏財之處六

三 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即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財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刻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

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後言三事

四 九功之德可歌猶漢魏後樂府

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

五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地平故天成

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彝倫攸斁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

六 舜將禪禹禹辭舉臯陶

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居帝位已

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揔領我衆禹讓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揔衆也皐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皐陶攝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允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纍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目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舉皐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録其功以禪之言皐陶堪攝位也

七 計舜年九十五年在耄期之間

八十九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頥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

八 釋宥過刑故輕罪重功之等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辜罪經常司主也皐陶曰帝勉已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愛之道

九 使從心所欲以治惟乃之休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十 枚卜謂人人申卜之先斷志後命龜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正義曰周禮有衘枚

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
不復錄
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
若枚數然

十一 洪範亦是先謀人後謀卜筮
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
元龜謂大龜也

十二 卜法不得因吉習與襲同
喪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
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
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
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
卽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
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
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
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旣
謀旣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
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

十三 此舜三十四年命禹若帝攝位故事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
祖之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順舜初
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正義曰舜卽政三十三年
命禹代已禹辭不獲免乃以明年正月朔旦受
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順帝之
初攝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
舜卽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

十四 神宗猶文祖蓋黃帝顓頊之等
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
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
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
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卽是舜
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
康句芒蟜牛瞽瞍爲親廟文祖爲黃帝顓頊之
等也

十五 禹雖攝位猶以帝命征苗
史言禹雖攝位帝尊如故時有苗國不順帝曰

洛嗟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
禹得帝命乃會群臣諸侯告誓於衆
十六 苗既竄又分北今又徂征
呂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絶苗民無世
在下謂堯初誅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
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又云庶績咸熙分
北三苗謂舜即位之後往徙三苗也今復不率
命命禹徂征是三苗之民數于王誅之事禹率
衆征之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
民者以其頑愚號之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
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無世在下而
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絶
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鯀
既殛死於羽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竄其身
而存其國故舜時有彼宥者復不從化更分北
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其國在
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後不率帝道
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
十七 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
舜受終 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
後不稟 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
堯命今 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
授禹種 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
十八 循此命 帝有誓王有盟伯前有質與穀梁異
陟方 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
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
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
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
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
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
十九 如孟子說瞽瞍暫順終不可改
夔夔與齋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
惡歸已事勢同耳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
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爲善人
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
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

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
禹拜益言即還言進退由将

二十 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者春秋
襄十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
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
由将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
兵入曰振旅

廿一 干羽即武舞傳言舞文以不用於敵
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
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釋言又云纛翳
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
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
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
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
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亦
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
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

廿二 吳起言禹滅三苗辯士不必依實

廿三 苗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
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
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
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
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
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
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
二千五百里

尚書要義卷第三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云云

尚書要義卷第四　臯陶謨

衆庶明其教勉勵翼戴孔與王鄭不同

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已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

二

臯陶曰云云禹曰云云

翼鄭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知人安民惟言三凶禹爲鯀隱

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與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孔壬之文在三人之下總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迁改之傳不言

三

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知有九德堯無容不知四凶

臯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晦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自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

臯陶明九德之常以擇人

臯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能莊栗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愨愿而恭恪亂而敬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爲毅直而溫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彊而義無所屈橈動必合義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五 孔既釋九德疏申言之
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
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
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
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
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
不恭故愨愿而能恭恪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
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
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乃爲德也愿言恭治
六 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
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
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強貌也
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簡者
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云云
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剛而能斷失於空
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
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
七 剛與強義寬與柔擾愿與亂直各相類

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
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
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
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
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
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
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
剛斷強爲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
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
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
不同
八 王鄭謂人能明其有常則善與孔異
若暫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
之常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
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
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
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有家日嚴六德有邦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自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俊乂在官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浚德治能之事並在官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旦行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絶祀故稱家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

十 撫五辰謂順五行之時

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即堯典敬授人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一十 天叙有典謂次叙常性各有分義

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叙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人君勑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

二十 天叙天秩勑我自我五惇五庸

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叙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叙此云天秩者叙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

各以意說耳

天用民為聰明亦用民成其威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明可畏自我民明威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効

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

義其言未有善惡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

未有知思屬上句曰賛襄三字多說

曰皐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賛賛猶賛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賛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賛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皐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讓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賛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賛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要義卷第四

尚書要義卷第五

益稷

一禹陳治水乘載盤益稷

皐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樏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食也人旣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之粒之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皐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二四載與史記諸書同而字體各異

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蕝山行即橋丘遥反徐廣曰橋一作輂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樏泥行乘蕝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居足反毳行如箕摘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樏與梮輂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

三刊木訓除謂槎謂開道治水

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四決川距海由濬畎澮距川故先言川

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
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
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
水之道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
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五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言食魚以助穀，
為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
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於時雖漸播種
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
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
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
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六烝民粒故萬邦乂禹言此以勉人
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
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己功
者為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
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七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言慎在位當先
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
直人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為敬好
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辭
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

　八孔傳十二章之制
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也雉
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
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
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
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
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
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
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於五色作尊卑
之服汝明制之

九舜欲觀古象則以前固具采章
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
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彰舜言已
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
十三辰畫於衣服又畫於旌旗
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謂此
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者皆
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
下摠上三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
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徧祭天
之諸神十二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云
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
傳云三辰即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
惟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
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
斗也華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
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為雉五色象草
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揔名也
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
又言旌旗者左傳云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日
月為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
辰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
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
云享先王則袞冕袞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袞
為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
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
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星辰之章設日
月畫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袞冕之服亦畫日
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要其文
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
亦畫三辰自龍章為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
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
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以為舜時三辰即畫於
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十一宗彝亦飾山龍華蟲不以日月星

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
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
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
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宗云廟彝將亦
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月星為飾者孔以
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
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尊以山龍華蟲為飾
亦畫之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
鄭玄皆為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
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
二十 上六章作會於衣下六章絺繡於裳
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
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謂刺繡為火
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
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
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
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
繡為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
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
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為兩己相
背謂刺繡為己字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
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己字以青黑綫繡也詩
葛覃云為絺為綌是絺用葛也王藻云浴用二
巾上絺下綌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
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皆以絺貴而綌賤是
絺精而綌麤故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
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為
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繡
而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
蟲為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
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
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
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
昭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
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
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絜白米取能養黼

十三 取能斷散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
鄭謂彪 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
十章 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
至周更 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
是等差 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
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
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
蜼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為虎
蜼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

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
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施之於
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
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
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
服九章登龍於山登虎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
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
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

十四 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
鄭以章 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
首名冕 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為義袞冕九
惟宗彝 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
取理迂 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蜼為首
迴 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如鄭此解配
文甚便於絺繡之義摠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
蜼取理太迴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十五 上六章尊在上下六章尊在下

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
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
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
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馬融不見孔傳
其注亦以為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為說也蓋以
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
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
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
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

夫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
衣十二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
章得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明制之
兼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
不得僭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
上　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
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
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
十七 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以出納五德之言

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辯治而修
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
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
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而修之此治
理忽怠人君所願聞者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
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
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
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乃言
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

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
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
十八 庶頑讒說虞廷當無之
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
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言之此與以下發端
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
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
慎之耳
十九 輔弼疑承惟伏傳有此言

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
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
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
官也
十二 侯以明之謂射禮撻謂過輕者
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
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
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撻不是者使記
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

之事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云
廿一 舜典敷奏明試此言敷納明庶
帝舉是衆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說已
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
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
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
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
於諸侯其人見為两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
始擢用故言納庶納謂受取之庶謂任舉衆

廿二 丹朱國名以行惡絶其世位
漢書律曆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
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頟頟是不休息之意肆
謂縱恣也晝夜常頟頟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
也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為惡事無節
度也此乃禀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
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
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
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放洪水之時人乘舟也

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
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絶其世位不得嗣
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既見世絶今始言之
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
之惡耳
廿三 塗山言所娶之國非就妻家見妻
廿四 禹輟事成昏不必在殛鯀之年
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
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俠山也娶于塗

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
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
治水孔云復往則以害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
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
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
娶後始受帝命當聞云命即行不須計辛之與
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
新殛而得為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
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

廿五 啓呱呱而弗子卽三過門之時
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
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巳子而愛念之以
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也
廿六 五服五千州十有二師孔鄭異
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之五服卽甸侯綏要
荒服也役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
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有迴邪
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

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
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
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
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州境旣
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
率為然惟言用三萬人也不知用功日數多少
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
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
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

佐牧尭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
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
書曰崑崙山東南道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
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
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
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
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
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
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

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
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
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
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
廿七 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
經傳言 子男而已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
萬國亦 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
數般數 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亟民
雷曰撫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

廿八 年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
百國一 地亦封建兩手王圻千里封五十之國四百則
師無所 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
出朝會 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
稽執玉 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
白強合 萬國左傳文也掠合二事亦為謬矣
二 廿九 五國立一方伯為長非九命之方伯
五長疏 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
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

長以相統治歡以供奉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
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
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
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
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
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
三十 各迪有功惟苗以頑凶不得就官
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
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苗時君有罪

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
卅一 皋陶方祇至惟明孔云史美鄭云帝語
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方四方禹五服
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
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正義曰
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文上無
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因
記之
卅二 虞賓謂丹朱助祭

賓虞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言
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
卅三 柷敔搏拊皆漢以來相傳為然
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為柷敔
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
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
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
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
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

籥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
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
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
擽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為止憂敔
之木名為籈憂即擽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
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為然也惟郭璞為詳㯉
見作樂器而言之持相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
以㯉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
卅四 惟磬用玉知球即磬以下管知磬在上

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為玉磬
商頌曰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
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
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
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
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
卅五 馬融言祖考來格舜除父喪祭宗廟
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
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

矣韶樂必在即吹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
王肅謂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
祖考來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
王見案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
先頌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
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
祠上有美光也
卅七 丹朱不肖此言羣后以德讓朱
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

有容是王者之後為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
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
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二王之
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
丹朱之性下愚尭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
瞽亦允若暫能然也
卅八 堂上下遞奏而樂成非上能格神下能舞
獸
吹笙擊鐘更迭而作為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

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摠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

卅九 帝歌歸美股肱臯陶先元首以足其義

釋詁云元良首也僖三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元以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孔以叢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義同而文變耳

四十 此篇說用臣之法以樂和終之

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僻史錄變言之意

尚書要義卷第五

尚書要義卷第六　　禹貢

二

一　九州舊定今改新之故云禹別

此先事禹別九州分其圻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

而前更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先

書禹之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計

五足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以先豐洪水

功　禹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

三　賦自上稅下貢從下獻上

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視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有揀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

四　八凱亦佐禹隨山刊木必身行

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

五　治水皆從下始故先冀終雍

冀州既載先所都也先拖賦役載於書正義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

六　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

冀兗豫　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

各自東　也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

北海　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

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為大患故先
七 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
此經每 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
州先言 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
山川後 山後川徐州雍先川後山兗揚荊豫有川無
平地也 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田賦之下始言恒衛
帝都 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言水
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為每州事了入朝以
白帝也

八既載謂貢賦役載於書鄭以為事
既載者言先施貢賦役載於書也計謂人多少
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
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肅
云言已賦功屬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
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為知所當治水又知用
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惟解載
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九壺口在冀梁岐在雍從東而西

壺口治梁及岐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
循山治水而西
十漢初圖籍皆在孔傳山川必驗實而知
正義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
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
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
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
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
東循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

十一 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
蠲志 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志云壺口在
地理據 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
前漢地 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
理志言 陽縣西北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
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於壺之口下言治者孔
意蓋云欲見上下皆治也
十二 太原今為郡岳陽霍太山之南
既 修太原至于岳陽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

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正義曰大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傳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此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大岳是也山南見日故山南曰陽

十三 覃懷近河漳水橫流至河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十四 地理志有清漳濁漳在懷北

正義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也

十五 冀州入穀不貢上上第一錯出第二賦

厥賦惟上上錯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謂稅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雜之義故錯爲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第二之賦也

十六 據人功分九等多者爲正少者爲錯

據孟子此時爲什一稅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荊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

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
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
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
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無多諸州
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
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上豐瘠是上之任土而下
所歛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為上之定賦也然一
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
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

十七 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恒鄭玄云賦之
鄭謂井 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
稅一夫 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言上上出稅九倍多於
即下下 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
稅九夫 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
上上全 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
入官 至是乎
十八 田中中在九州為第五
厥田惟中中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

十九 高下肥瘠參對為九等
正義曰鄭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
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云言其土
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
之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
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
云高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上言敷土此
言厥田田土異者鄭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
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竟得而田之則為

之田田土異名義當然也
二十 其道與既從同作乂與既作同
青州濰淄其道與此桓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
荊州雲土夢作乂與此大陸既作同是水治可
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
廿一 大陸即鉅鹿縣廣河澤寬亦有大陸
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
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
北釋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

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
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
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修
武縣吳澤也甯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
所以得爲大陸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
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大陸澤名廣河以
旁近大陸故也
廿二 孔謂居島之夷王鄭爲鳥夷
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

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
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
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
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
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也與孔不同
廿三 冀州不言境界不貢篚先賦後田
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
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
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

差於餘州
廿四 夾行碣石山之右南回入河而逆上
夾協 正義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
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
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
門無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于渤海
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
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
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

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
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
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鄭玄云禹由
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
河鄭以北行則東爲爲右南行西爲右故夾山
兩旁山常居右與孔異也
廿五 每州浮水達河謂還白帝與王鄭異
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也則入
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

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令
人分布並作還都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
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
冀兗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
言河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
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
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
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
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爾雅不言還都白帝

亦謂禹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
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
廿六 東河西西河東南河北是冀境
濟河惟 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
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
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濟河
兗州 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
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據謂跨之距
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

廿七 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李巡注爾雅解州
李巡釋 名云兩河間其氣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濟
七州名 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云兗兗信也淮海
爾雅無 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
梁青故 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荊州其氣燥
不言 剛稟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河南其性安舒厥
性寬豫故曰豫豫舒也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
凶故云雍雍壅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不釋
所言未必得其本也

廿八 九河之名未必因禹故郭璞未詳
九河既道河水分為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
正義曰是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
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
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
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
河云從其故道則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
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
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

兗 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
徒駭最 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
北鬲津 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
最南其 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
間首 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
餘里 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
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
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
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

卅 縣之比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
齊威公 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
塞八流 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
并歸徒 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盡據此文為
駭 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
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卅一 厥賦貞賦與州相當
厥田惟中下田第六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賦
正與九相當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不

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
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
卅二 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
作十三 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言年其水害除耳非言
載并鯀 十三年內皆是禹之治水施功也馬融曰禹治
九載數 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
之 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
之年也
卅三 厥貢入百功之府厥篚入於女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
卅四 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正義曰鄭玄云貢
諸州無 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
篚充 以貢篚別之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
此篚歸 於女功如鄭言矣檿絲中琴瑟之絃亦是女功
玉纖 所為也織具鄭玄以為織如貝文傳謂織為細
繇 紵其為水物則其非服飾所須蓋恐其損缺故
以筐篚盛之也諸州無厥篚者其諸州無入篚
之物故不貢也漢世陳留襄邑縣置服官使制

作衣服是兗州被錦美也

廿五 凡言達謂從水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從漯入濟自濟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也

廿六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當有遼東

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正義曰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克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即遼東也

廿七 孔以略嵎夷為用功少

未足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濰淄二水復其故道

廿八 濰淄水出入

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廿九 廣斥復其斥鹵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言復其斥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迴閣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四十 岱畎言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畎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怪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

四一 蠶食檿桑所得絲韌

正義曰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四二 淮源遠矣至此而大故於徐州言之

海岱及淮惟徐州

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
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柏山蔡源遠
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善
得其治故於此詳之也
四三 大野即鉅野東原即東平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
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
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東原即今之東平
郡

四四 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侯則分之茅土
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
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
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曰韓詩外傳
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
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
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

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之
言皆同也
四五 泗濱浮磬淮夷二水貢珠與魚
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砥礪然也蠙
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
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
名淮是四瀆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
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為水名鄭玄以為淮
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地理志泗水出濟陰

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
十里也
四六 玄纖縞纖在玄縞之中二物皆細
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
二物皆當細正義曰單言玄玄必有質故知黑
繒縞如史記縞素
四七 陽鳥居彭蠡謂鴻鴈之屬隨陽

揚州

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
為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

鴈之蜀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
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陽也此鳥南北與
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冬月所居於此彭蠡
之澤也
四八 孔意江從彭蠡分為三共入震澤與鄭異
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
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大湖名蓋縣治居
澤之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大澤畜水南方
名之曰湖三江既入此湖也治水致功今江入

四九 此澤故致定為震澤也下傳云自彭蠡江分為
職方藪 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是孔意江從彭蠡
之異者 而分為三又共入震澤從震澤復分為三乃入
具區即 海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其意言
震澤則 三江入既入海耳不入震澤也又案周禮職方
藪之同 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即震澤若如志
云具區即震澤則浸藪為一案餘州浸藪皆異
而揚州同者蓋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
指其澤謂之藪

五十 金銀銅為金三品鄭謂銅三色
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釋器云黃金謂之璗
其美者謂之鏐白金為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
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鐐即紫
磨金也鄭玄以為金三品者銅三色也
五一 齒象牙革犀皮甲以犀為上
正義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
齒口斷骨也牙壯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
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亦齒牙也考工記犀

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
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
五二 南海島夷卉服謂葛越
島夷卉服南海島夷草服葛越葛越南方布名
用葛為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
是也冀州云島夷皮服是夷自服皮皮非所貢
也此言島夷卉服亦非所貢也此與萊夷作牧
並在貢篚之間古史立文不次也鄭玄云此州
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與孔

異也
五三 孔謂織細紵貝水物鄭以織貝爲錦
貝織異物織是織而爲之揚州紵之所出此物
又以篚盛之爲衣服之用知是細紵釋魚有玄
貝貽貝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當貢此有文
之貝以爲器物之飾也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
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
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與孔異也
五四 錫命乃貢言不常鄭爲金錫之錫

厥包橘柚錫貢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
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荊州納錫大龜
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王肅云橘與
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
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
貢錫所以柔金也周禮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
執金錫之齊故也
五五 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惟荊州
荊及衡陽惟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正

義曰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有
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南至山南也
五六 荊楚後服先彊故以江漢朝宗著臣禮
江漢朝宗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
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正義曰諸侯見天子之禮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
就大似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是
假人事而言水也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

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五七 孔謂江分九道鄭意九江別源潯陽記有
江名
言江於此州之界分爲九道訓孔爲甚殷爲中
言甚得地勢之中也鄭云殷猶多也九江從山
谿所出其孔衆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
廬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如鄭此意九江
各自別源其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然
則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

出或從外合來故孔鄭各為別解應劭注地理
志云江自潯陽分為九道符於孔說潯陽記有
九江之名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
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
提江九曰箘江雖名起近代義或當然
五八 班鄭以荊梁各有沱潛孔謂發梁入荊
下文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沱為江之別名也
經無潛之本源故直云水名釋水云水自江出
為沱漢為潛鄭注此既引爾雅乃云今南郡枝

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
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
聞象數此解荊州之沱潛發源此用若如鄭言
此水南流不入荊州界非此潛也此下梁州注
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
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
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郝江首出江南至犍
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
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

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
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
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
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
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地理及
鄭皆以荊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
惟據梁州不言荊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
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
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武帝博士地理志

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但地
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猶
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舉大略為發源梁州
耳
五九 雲夢跨江南北二澤共一土宇
昭三年左傳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
夢之澤在江南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
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
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

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
如子虛賦云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
江南比每處名存焉定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
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
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
六七 荊揚貢同而序異以當州貴者先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土所出與揚州同正
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
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而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
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六乙 礪砥皆磨石砮矢鏃丹丹砂
礪砥砮丹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
朱類正義曰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云
砮矢鏃之石也故曰砮石中矢鏃丹者丹砂故
云朱類王肅云丹可以爲朱
六二 箘簵美竹楛中矢幹皆出雲夢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美竹楛中矢幹
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
天下稱善
六五 荊揚貢同此包字必橘柚
包下言匭菁茅說文云匚受物之器象形也凡
匚之屬皆從匚匱匣之字皆從匚匭亦從匚故
匭是匣也菁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明包必
有裹也此州所出與揚州同揚州厥包橘柚知
此包是橘柚也王肅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
可知也
六四 菁爲葅茅縮酒匭盛之
匭菁茅匭匣菁以爲葅茅以縮酒正義曰周禮
醢人有菁菹鹿臡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蔓菁也
六五 蔓菁處處皆有而今此州貢者蓋以味善也僖
鄭菁茅 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
爲物 供無以縮酒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酌用
盃酒 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酒也周禮甸師云祭
蕭爽 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
孔共 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
縮杜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

今此州貢茅茅當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
未審也或云茅有三脊鄭玄以菁茅爲一物匭
猶纏結也菁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
又纏結也
六十六 九江大龜錫命乃貢
九江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
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六十七 浮江沱潛漢越洛而至冀州之南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河在
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正義曰浮此四水
乃得至洛

荊河惟豫州

六十八 伊瀍澗水入洛合流而入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
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正義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
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
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
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志與傳異
者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
内沔池在新安縣西穀城潛亭北此即是河南
境内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伊瀍
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
六十九 滎波即滎澤杜預謂當在河北
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馬
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春秋
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不名播
也鄭玄謂衛狄戰在此地杜預云此滎澤
當在河北以衛敗方始渡河戰處必在河北
蓋此澤跨南北多而得名耳
七十 菏澤孟豬以今地驗之與志異
菏音柯也
可切
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菏
又胡
東北水流溢覆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
何切
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菏澤在
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
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在
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

七二 蒙山在青衣縣 和夷平地之名
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
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論語云季氏旅
於泰山是祭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畢猶
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
互言耳
七三 賦下中三錯舉第八為正錯出七九
傳以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
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

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
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與孔異
也孔云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七四 織皮謂以獸皮織金罽
熊羆狐狸織皮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
為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孔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
七五 西傾因桓水來浮於潛桓行羌中入南海
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

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
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
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
行幾里得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
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
曰沔
七六 越沔入渭亂河而還都
許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
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

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雎陽
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此作孟豬左
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
華陽黑 一地也
於雍梁 七七 江出岷漢出嶓沱出江潛出漢
州漢東 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
嶓冢山 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是
之南西 二者皆山名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
嶓冢水 源此州而入荊州

七七 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言入河
渴篇 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自所治也正絕流
南晉 曰亂
璧當 八七 雍州東不越河西踰黑水孔謂西距東據
陸行此 誤
入 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
河在冀州西正義曰禹治豫州乃次梁州自
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
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

七九 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
河在復 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得其實
東雲 也偏檢孔本皆云東距黑水東據河是必誤
西河謂 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
璧之西 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
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八十 衆水皆東惟弱水西流
弱水既西導之西流至於合黎正義曰鄭云衆
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八〇 涇屬渭汭謂涇水南入渭
毛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
南面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為
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
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
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
八二 漆沮言從灃水言同皆入渭
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
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

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漆沮
既從已從於渭灃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
故也地理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
苑入渭也
八三 荊岐乃北條荊山非荊州之荊
洪水之時祭祀禮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
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據與上荊
為一故云非荊州之荊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
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

縣北彼是荊州之荊也
八四 三危必在西裔杜林以為古瓜州
三危既宅三苗不叙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
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 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
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是三危為
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
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昭九年左
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
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於三危瓜州今
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
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
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
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
三危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記此事
以美禹治之功也
八五 傳以荊雍賦田升降之極故云人功多少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賦
第六人功少正義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
六第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
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
參相得也則民富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
者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
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八六 積石河所經龍門當河之道禹鑿之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正義曰地理志云積
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河行塞外其北
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經也河從西
來至此北流故禹沿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千
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
西河也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
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東郡之西界也禹至
此浚河而還都白帝也沿或誤為治此說禹行
不說治水也
八七 諸州末言還都此會于渭汭言發都
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正義

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
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
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
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八八 織皮西戎謂羌髳之屬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正義曰四國皆
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織皮毛布有此四
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戎狄也
末以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
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髳從之此是羌髳之屬禹
皆就次叙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
云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
皆西戎也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
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　孔云織皮毛布有此
四國在荒服之外 云云
八九 班志王馬皆有三條之說鄭創云四列
道岍及岐至于荊山注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
正義曰上文每州說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
九十 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
言治 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害皆治訖也
發下 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舊說
西北 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
治故 南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
南中 也故馬融王肅皆為三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嶓冢
南條鄭玄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
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
為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
略以可知故省文也
九一 逾于河謂山勢相望越河而東
注此謂梁山龍門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
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
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
九二 山而言入海謂水之經此山者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連延東北
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
可勝名故以山言之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

碣石又遠故以山言之也百川經此衆山謂滹潞
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
淇近太行恒衛滹池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九三 先列熊耳外方等山而列治水其下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
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
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
於下互相備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
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
文以為外方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横
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是
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
山名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
九四 二別近漢無緣在安豐要與內方接
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為
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
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
別在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
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然則二別近
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縣如預所言雖不知其
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
九五 岷山江所出衡山江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
江所經在荊州正義曰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
縣東南
九六 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
淺原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
山在揚州豫章界
九七 別言岷陽為首以見岷非三條
正義曰衡即横也東西長今之人謂之為嶺東
行連延九江之永而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
於岍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
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
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
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

古文以為數從原
九八 導弱水以下凡九水立文不同
導弱水至于合黎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正義曰
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
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
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
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
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原河北越河而南
與淮俱為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

河故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衆大者言耳凡此九
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
配其餘大水文與山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
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
發首積石起也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
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
山者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
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
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何須別導

與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
而云導河也
九九 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越河入南
海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黑水自北而南經
三危過梁州入南河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
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
二年始開為郡郡内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
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

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
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
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
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一〇〇 導河積石記施功處非河源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
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
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
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

至于龍門許慮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
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
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崐崘虛色白李
巡曰崐崘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
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
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
嶺一出于闐郭璞云其去崐崘里數遠近未
得詳也

百乙 鄭謂周人惡降水改共此聽說

鄭以降讀爲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内共縣淇水
出爲東至魏郡黎陽縣入河此近降水也周時
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謂之共此鄭自臆不
可從也

百二 九河將至海更同爲逆河

傳言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
河而入于渤海也鄭玄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
相向迎受王肅云同逆一大河納之於海其意
與孔同

百三 始爲漾流爲沔爲漢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
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百四 嶓東漢西爲河尾與漢合乃入江

正義曰傳之此言當據時人之名爲說也地
理志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爲漢水
不言中爲沔水孔知嶓冢之東漢水之西而
得爲沔水者以禹治梁州入帝都白所治云
逾于沔入于渭是沔近於渭當梁州向冀州
之路也應劭云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縣爲
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既云江別明與此沔別也
依地理志漢水之尾變爲夏水是應劭所云
沔水下尾亦與漢合乃入于江也

百五 水自大別觸山面南入江匯澤分爲三又

東爲滄浪之水別流在荊州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南入于江觸山迴
南入江東匯澤爲彭蠡匯迴也水東迴爲
彭蠡大澤東爲北江入于海自彭蠡江分

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正義曰揚州云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為三江既入入震澤
百六 也故言江自彭蠡分而為三江復共入震澤
南分 出澤又分為三北水遂為北江而入于海
大江不 鄭玄以為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也
入震澤 孔必之入震澤者以震澤屬揚州彭蠡在揚
揚松江 州之西界今從彭蠡有三江則震澤之西三江
等三江 具矣今云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故定知三江
入震澤矣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

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
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既
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
等小江之說山水同今變易散鄭云既知
今亦當知古是古今同之驗也
百七 江東南流沱東行江在沱南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江東南流沱東行又東行
至于澧澧水名正義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
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

百八 鄭以合黎為山澧為陵與孔水名異
正義曰鄭玄以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
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
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
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為縣乎孔以合黎
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
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
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為水名
百九 言東迆北東為中江有北有中南可知

東迆北會于匯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
為彭蠡正義曰迆言靡迆邪出之言故為溢
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
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
之與會史異文耳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有
中南可知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
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
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
入海

百十 泉源爲沇流去爲濟
導沇水東流爲濟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
百十一 西北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
知濟水 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
截河而 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
過河濁 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
濟清 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河溢爲滎濟
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爲
說也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
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
百十二 淮出胎簪山蓋桐柏之傍小山
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
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
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
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百十三 東會于泗沂乃沂入泗泗入淮
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
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入淮
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其水入泗處去淮
已近故連言之
百十四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二物共處一穴
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處此山
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
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
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尚書孔傳云
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
此言未知誰得實也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
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至京兆船司空
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
百十五 總敘山川澤海及六府庶土三壤
滌世 正義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
導路 下大同故總敘之今九州所共同矣所同者四
一節見 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
卷末 旅祭之矣九州之川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
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

得會同京師無畢異矣六府之府甚脩治矣言
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害已除天下衆土墳壤
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民既豐足取有之
藝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
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
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矣禹能治水土安
海內於此總結之
百六 錫土姓如柳姜嬀皆因生賜之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天子建

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
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
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
其文又解其義土地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
地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語稱帝
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
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是因生賜姓之事
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此事是用賢大者

百七 納總銍秸服遠彌輕
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
曰總入之供飼國馬二百里納銍銍刈謂禾
穗三百里納秸服秸藁也服藁役正義曰郊
特牲云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秸亦藁也雙
言之耳去穗送藁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
然計什一而得藁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
則乎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藁
服藁役者解經字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

有所納之役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藁粟別納
非是徒納藁也
百八 粟米少禾藁多稅皆當什一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少麤者多正
義曰直納粟米爲少禾藁俱送爲多其於稅
也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麤遠輕而近重耳
百九 五百里以甸訐侯服謂斥候而服事
五百里侯服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
服事正義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
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
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
事也
百廿 周語甸侯賓要荒此綏當賓服
五百里綏服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
王者政教正義曰綏安釋詁文要服去京師
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
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周

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夷蠻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韋
昭云以文武侯衛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然
則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敬諸侯
爲名彼云先王之制則此服舊有二名
百廿 要要束以文教夷爲常蔡爲法
百五里要服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三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二百里
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百廿 甸侯綏要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
三百里蠻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正義曰
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
之言緡也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
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
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其荒服力役田稅
並無故鄭注云蔡之言殺減殺其賦荒服既不
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
百廿 漆沮亦名洛水在涇東與詩沮漆別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注漆沮二水名亦曰洛
水出馮翊北正義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
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
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
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
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
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
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

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
未聞

百苗洛會澗瀍伊入河

導洛自熊耳在宜陽之西東北會于澗瀍會
于河南城西又東會于伊合於洛陽之南又
東北入于河合於鞏之東

尚書要義卷第六

尚書要義卷第七

甘誓至胤征

一甘有扈之郊如牧費皆以誓地名

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
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
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爲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
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
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
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
王號秦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
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秦誓自悔而
誓非爲戰

二六卿即軍將六事之人徧敕在軍

卿爲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
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
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
卒亦在其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
故六事之人爲總呼之辭

三觀射父連言朱均觀扈管蔡皆悖親

禹舊姓姒而賜姓姒猶伯夷同姓姜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虞與夏同姓並

四

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悖親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虞與夏同姓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虞以為夏之同姓

五　凡兵車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

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

將之兵車則御左勇右將在中擊鼓

六

所主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當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七　賞于祖戮于社皆在軍賞罰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鄭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

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當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當罰其徧叙諸勲乃至太祖賞耳

八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言孥戮者權脅之

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

九羿射官距太康於河北立仲康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

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十經傳惟此言六馬漢天子駕六

腐索馭六馬索絶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為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

十一自堯至禹都不出冀故舉陶唐

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

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二十 關石謂通金鐵使和平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注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耳律曆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縣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言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劃緒為業賈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賈顧之義亦得通也

亂征

三十 羿浞相承尚百載焉遷不言

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簒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王子之歌仲康當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簒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尚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

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十四周禮惟小宰徇以木鐸無道人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别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遒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十五辰弗集房即日食伐鼓用幣救日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朔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十六孔以房為日月所舍或云九月會房星非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七十 伐鼓于社責羣陰上公

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責之也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玄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大 左傳夏四月日食伐鼓用幣也以九月

八十 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晦朔弦望

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若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強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

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曆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十二渠魁為大帥史傳言渠帥本此

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此

廿一自契至湯八遷今可見者四

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

廿二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

侯國而得數遷都蓋以時王之命

廿三湯居亳從先王居謂帝嚳

自契以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父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

廿四湯不從商丘遷亳亳有四說

孔言湯自商丘遷焉以相土之居商丘其文見於左傳因知言自商丘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

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
湯都遂不改且契至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
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丘遷也鄭玄
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曰臣瓚者
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已氏
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
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
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
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
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
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五卅 湯進伊尹於桀冀其用賢非反間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正義曰湯
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致不可匡輔乃始伐
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尹使輔之孫武
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
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此說殊

尚書要義卷第八

湯誓至咸有一德

一湯升自陑出桀不意

湯誓第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桀都安邑湯
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二書伊尹相湯承上文醜夏

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
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特
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
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
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
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
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
名言陑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其不意
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
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

三　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
湯漸攫 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
故出桀 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
不意與 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
武王異 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
未必然 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
以明天誅又慇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
誓武王三
四昆吾與桀同日亡此安邑之鳴條

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
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
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
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
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
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
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
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
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

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
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謐言是也
土契封商故代號商獨夫桀故稱王
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
號為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
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
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名商丘而單名商也
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
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

矣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
武王亦 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
伐紂始 之後隨遷易名公劉為豳大王為周文王以周
稱王鄭 受命故當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
謂文王 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
生稱王 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
者謬 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
也鄭玄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七食言如食之消盡

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
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為偽故通謂偽言為
食言故爾雅訓食為偽也

八孔以孥戮為權脅二鄭為實戮

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
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其誓解之
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
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玄
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為實戮
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
孔以孥戮為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
鄭衆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人
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為之
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九湯欲遷社無及句龍故不可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
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
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
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
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十上湯變置社稷不待七年鄭非孔是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
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已
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
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
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
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
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
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
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
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

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
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
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
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
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
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
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且禮記云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夏衰為
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
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
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

十下 漢儒社稷二說孔同賈馬祭人神

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
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
神句龍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
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
社為句龍也

十一 桀自安邑東奔湯緩追之遂奔南巢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
遂伐三朡俘厥寶玉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
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
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
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仲虺之誥

十二 伯仲叔季字之常虺或字仲名虺

仲虺作誥為湯左相奚仲之後仲虺臣名以諸
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
當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
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
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
也

十三 南巢不知地所在

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追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
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
方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
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
巢為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十四 仲虺陳兼弱等義言桀自亡不足為慙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待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為愧下言推亡反覆昬暴其意亦在桀也

十五 九族雖舉親明疏九族有二說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疏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湯誥

十六 湯用玄牡未變夏禮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聞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

十七

孔注論語玄牡

孝經郊丘無六天之說

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伊訓

十八 湯崩踰月太甲即稱元年

成湯既没大甲元年注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太甲立稱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没之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没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為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

十九 舜禹以 歲首受 終遭喪 嗣位經 無文

年即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世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為首也商謂年為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

廿 史記書 外丙仲 壬七年 歆固謐 許從之

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人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廿一 祠于先王誥奠殯而告非祠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誥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是厥祖為居位主喪群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

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莫有異傳解祠爲奠耳
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則是除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
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
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
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
世既有奠殯即位踰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
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
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

祖明是初即王位告殯爲喪主也
廿二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伊尹
奉祠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群后咸在在
位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
攝冢宰
廿三 酣歌恒舞似巫事鬼神然
酣歌常舞並爲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
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
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

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
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
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
其無政也
廿四 臣不匡君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
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
故設不諫之刑以厲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

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頟涅以墨司刑
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
士例爲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之士
廿五 善不積德罔小二經詞反意同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尚爲不德無大言惡有
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正
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
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

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
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
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
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
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
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善惡有類以類相致
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
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太甲上

廿六 桐宮湯葬地不知朝政曰放
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
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
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
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
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
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
爲放也

廿七 序言三年復歸非在桐宮三年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
訓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比至放桐
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
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
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
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忠規切
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

廿八 顧諟天命常目在之諟是古今字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顧謂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
天地正義曰說文云顧還視也諟與是古今之
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
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目前

廿九 伊尹名摯而君前自稱尹躬
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
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
曰伊尹人既呼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
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

十三 機括與射物三者合法度釋則中
括謂矢末機張者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
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
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
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
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
廿一 太甲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
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
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
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
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迷惑怪之

太甲中

廿二 三季踰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亳
太甲中第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
一月崩至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
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正義曰周制
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
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
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
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至
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
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
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
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
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
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
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
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
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以冕服
蓋以袞冕之服也
卅三 孔王二十六月服闋鄭二十七月
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
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
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
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
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玄以中月為間

之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
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卌四 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
洪範五行傳有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説云凡
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
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
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逭
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
相逢也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

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卌五 太甲伊尹俱拜手稽首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
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
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
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
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
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
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

太甲下

上王拜手稽首注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
卌六 伊尹申誥于王論天親民懷神享
太甲下第七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
克敬惟親言尖於人無有親踈惟親能敬身者
王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于王
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
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
卌七 治同道亂同事與難而亡易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正義曰總

咸有一德

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與難而亡易
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卌八 太甲留伊尹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
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
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
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應還
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
服厥命則是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
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

案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卅九 伊尹年一百餘此告歸七十左右

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為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

史記與此篇書太甲伊尹事皆妄

四十 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落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四一 漢哀平間緯候始起孔時未有

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四二 七廟常禮鄭不見古文妄云殷六廟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正義曰漢氏以來

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毁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王武王廟也故鄭

四三 王肅等以庶子王亦得與嫡子同立四廟

玄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肅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尊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為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已

下共為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庶子初基為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四四 皇甫謐妄謂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四五 伊尹巫咸父子並為大臣

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

大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六四 祖乙圯于耿謂圯于相遷于耿

祖乙圯于耿亶甲子圯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圯正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圯於相地乃遷都于耿必云圯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上云遷于嚻謂遷來向嚻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圯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爲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圯於相遷居於耿經言圯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嚻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玄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圯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爲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爲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者蓋祖乙圯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嚻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要義卷第八

尚書要義卷第九

盤庚至微子

一盤庚將治亳殷此三篇告民之辭

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二商人屢遷前八後五

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爲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爲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三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冡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

三束晳以壁内書將始宅殷治與始不類

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内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壁内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内之書妄爲說耳若洹水之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蓋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四王鄭皇甫謂遷殷爲君民奢孔地勢下

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玄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

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玄既言君奢又言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孔意蓋以地勢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玄以為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輙謬妄也

五殷質未諱君名故盤庚仲丁祖乙名篇

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

六 史記以後人思盤庚作三篇與序違

名故以王名名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

七稱亳稱殷稱商稱殷商

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玄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八責公卿不能和吉言于百官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正義曰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知樂遷也

九自作弗靖謂自為非謀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徙者非善謀也

十功臣配享謂烝嘗禘祫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也以事各有對若

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
相對則烝嘗為大礿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
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
祠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勲
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
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
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外
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知此不以烝
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

近代功臣時祭不配毀廟亦止

十一 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
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惟禘祫
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
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
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
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二十 鄭氏天子諸侯禘祫之數未知孔意
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
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

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
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
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秋
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
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
意如何
三十 盤庚見都河北作惟南涉河之法
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
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

若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
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
進其民廷之使前而教告之鄭玄云作渡河之
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南渡河
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
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四十 臭厥載謂臭敗香穢皆為臭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
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正義曰臭是氣之別

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
香氣爲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
謂穢氣爲臭也下文覆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
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爲敗

十五 勸憂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
衆今不從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十六 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正義曰愛之能勿勞
乎是勞爲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
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
己命故責之深也

十七 陳爲久古者塵陳同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從湯必
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孫
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
陳爲久之義

十八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
史克云弗敢失隊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
隕隊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
逢人即劫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
爲姦在內爲宄是劫奪之事故以劫奪解其姦
宄也

十九 劓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
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
使得生子孫有此惡種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
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
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

二十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

永建乃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
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
子亦命之氏故云立汝家也

廿一 既遷殷即云罔罪爾衆與之更始

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
朝社之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
曰汝等自今以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
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
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怨盤庚盤庚
恕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
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我
一人怨其前怨與之更始也
廿二奠居鄭謂里宅孔云王宮
鄭玄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
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安
民之居豈先令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
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王宮即是先定王居
廿三先王邁于山降去凶德
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
總稱適于山也易坎卦彖云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徙必依山之險水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
之徙即是去凶惡之德其徙是下去凶惡之德三

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去凶德在身下而
墜去之
二四鄭王以鞠為養與孔訓窮異
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決志故美其人能
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
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
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
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司式序在
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
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
同
二五孔以百工為百官皇甫百工寫形象
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
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
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
二六傳巖在虞虢之界說代胥靡築護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

晋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

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正義曰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得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說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

皇甫謐傅會傅巖之夢

廿七 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廿八 明王順天道建邦猶日月星辰之等

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

廿九 古甲冑用犀兕後世鍪鎧用鐵

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戎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三十 衣裳不可妄加干戈不可輕用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爲正吏受職治職事也
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
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
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簏
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
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三乙 啓寵則自納輕侮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正義曰
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
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
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
言開納以出入爲文也

二三 黷于祭祀之戒爲祀豐于尼而發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
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
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正義曰
孔以高宗彤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尼謂傅
說此言爲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
近廟故說因而戒之

三卅 甘盤於高宗時有大功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
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
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
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
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爲大臣小
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
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
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
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
甘盤學也

四三 遯野宅河孔謂小乙使高宗居民閒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
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
居民閒正義曰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

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閒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卅五 鄭不見太甲篇故云伊尹太甲時曰保衡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

高宗肜日

卅六 雊雉升鼎耳孔謂不聰劉鄭不明

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內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卅七 周繹商肜祭之明日復祭

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

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
复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
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
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卅八 祖己首言降年者人之所惕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
為言者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惕焉故引
以諫王也惕貪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
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
此以諫王也

西伯戡黎

卅九 周以乘黎見咎鄭謂因斷訟及三代

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
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
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
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
也鄭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代皆勝
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
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
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
密須伐犬夷三代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
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
所說未必見三代皆勝始畏之

四十 受紂因音亂故字改時未有謚

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
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
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
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
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
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
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四一 雍州伯東西二伯此鄭王二說

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
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
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
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

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鄭玄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四二 孔傳文王內秉王心孔疏云貌事紂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

微子

四三 微子紂兄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紂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叙其事而作此篇也

四四 鄭云微在圻內王謂微子入為卿士

四五 微子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正義

微子衍 亦稱微 備虞叔 祭叔同 兄氏

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

四六 比干紂諸父箕子名胥餘不知何親

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大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

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
四七 爲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
少師爲 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
孤卿以 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
三孤六 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
卿共爲 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
九卿 兄旣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四八 沈湎若沈於水酗醟醉而發怒
湎面善反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湎然是
酗況具反醟詠 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
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
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醟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
酒醉而發怒
四九 再呼父師少師告以顚隮何其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
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
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顚隮若之何其汝無指意
告我殷邦顚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正義曰微
子旣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
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語之也我念殷亡之故
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内耄亂欲遯遯出於
五十 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㓕亡之意告我云殷
家耄遜 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
荒得紂 救之也狂生於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爲生
人出遯 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
爾且反 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
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五一 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無罪之者言政亂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
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
曰牲器實曰用盍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
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五二 自靖謂各自謀行其志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
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

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
非一塗
五三諸二人而一人答心同鄭云少師不答
諸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
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
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
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
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
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子則父師非
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五四荒殷邦者紂而云天毒降災
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
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
五五漢魏以來律盜郊廟物皆死
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閒矣故
摠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
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
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
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
死爲特重故也
五六箕子欲以死諫紂而詔微子出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
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
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殷滅
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
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
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
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
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
五七啓衍紂同母而生時爲妾爲妻異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
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
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
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
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

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
後

尚書要義卷第九

一宅字俱寫亳字原本俱差未敢改

尚書要義卷第十　　泰誓至武成

一孔謂十有一年通數文王受命之年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

二文王享國五十年傳以諸侯並附改元

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

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
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
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
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
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
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
三 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
武王八 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
十四即 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
位九十 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
三崩無 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
十一年 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
四 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
緯候起 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
漢末言 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
受命與 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
孔傳史 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在征敵謂之受天命此傳
記異 云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

五 人事為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
史記文 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
王受命 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
七年而 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
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
殷者止為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
商知亦至孟津也
六 一月謂十三年正月武王未改正
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二年春大
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
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
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
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
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
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
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為月二日也二日壬辰

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此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

顧氏以為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

七 易緯公羊鄭玄謂文王稱王改正

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勲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為王何以得為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

八 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故晉人謂文王指孔子

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為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九 孟在河北渡津乃作泰誓三篇

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將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

十 孔臧謂唯聞書象二十八宿不知有百篇

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

十一

馬融書泰誓後得王肅言近得不知時

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

十二 婁敬董仲舒所引偽泰誓有其文

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

十三

肅於偽書引孔注梁主言本有兩泰誓

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偽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為此言梁主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十四 十有三年春謂周之孟春以三統曆知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

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十五 友邦冢君尊之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治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

十六 人兼氣性故為貴為靈

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

十七 官人以世不以賢才

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

十八 閣謂之臺榭是臺上屋今之廳是也

釋宮又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覩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歟前無室今之廳是也

十九 君與民為師非別置師

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

二十 受命文考告廟宜于冢土祭社

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

将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廿一 六日行四百餘里故次河朔非三日止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是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廿二 吉人渴日以為善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言吉人渴日以為善凶人亦渴日以行惡

廿三 受罪浮于桀

惟受罪浮于桀浮過正義曰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関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曰桀天之有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責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

廿四 此言夢卜協史記從六韜言不吉者非

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戒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廿五 夷人謂平人服杜謂夷狄非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而

執心用徳不同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

廿六 夫子謂將士勉以畏敵

正義曰勖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

廿七 一車七十二人孔以百夫長所載釋之

武王戎車三百兩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牧誓至牧地而誓衆

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

廿八 鄉遂出軍不足則徵之邦國依鄉法

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於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

廿九 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
非直人 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
有卒伍 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
車亦以 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
卒伍為 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
數 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
摠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
孔穎說 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
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

卅 此篇戊午猶洛誥戊辰皆無月
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
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
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
推而知之也

卅一 牧野近郊三十里夜陳朝誓
牧誓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地名
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正義曰傳言
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
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
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
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
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
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
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
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
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

卅二 孔云三卿指誓戰者時有六師應有六卿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
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
兵司空主士指誓戰者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
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
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也其時六卿
具否不可得知

卅三 亞旅衆大夫師氏亦大夫
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
而教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

軍有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
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
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
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
之如守王宮
卅四 庸蜀等八國西南夷屬文王者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屬
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
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正義曰八國並非華夏
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
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蠻先
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孔不說又
卅五 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
蜀都有 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
三羌在 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
西叟者 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
夷之別 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
名 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

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
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
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
濮在江漢之南
卅六 戈戟長短異形制同干即楯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也戈戟干
楯也正義曰方言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
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
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
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
此云舉戈宜舉其長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
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
是干楯為一也
卅七 牝雞無晨若賢如文母則非此喻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
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正義曰婦人
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
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

卌八弃王父弟及母弟擧尊親以見卑䟽
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祖之昆弟母弟
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正義曰釋親
云父之考爲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
棄故爲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
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
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則生者
必棄矣擧尊親以見卑䟽也

卌九往伐謂誅紂歸獸歸馬牛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往誅紂克定偃武脩文歸
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記識殷家
政教善事以爲法作武成武功成文事脩
四十武成篇大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脫錯
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
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
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
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
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
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
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
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
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
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
之類宜應説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
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
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
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絶
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
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
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
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
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四一正月往伐四月告成史歷叙月日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説武
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
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

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其事

四二 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漢世武成逸志所引乃偽武成

四三 旁死魄哉生魄謂月二與十六

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説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四四 周去孟津千里行二十五日

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四五 哉生明旁死魄俱是月初

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

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
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
此云生明魄死明生互言耳
四六 祀周廟稷以下文以上
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
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
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
摠云周廟也
四七 望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故生魄通言十
五後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魄生明死
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于周明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
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
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
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
繼生魄之言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
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

四八 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
諸侯百官受命于周明一統
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
官舊有未為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
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以後雖十
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
庚戌之後幾日耳
四九 稷不窋皆稱先王契亦云玄王
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正
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
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
又曰我先王不窋當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
頌亦以契為玄王
五十 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名
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
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
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
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
五一 文王改元自於其國且容中年得改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
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
魏惠王漢文景中書改元必因古
五二 得轉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
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
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
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
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五三 后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
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
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
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
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
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
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
五四 曾孫諸侯自稱之辭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社
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正義曰言已有道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讒辭也稱曾孫者曲
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
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五五 逋逃主萃淵藪橡傳意主字下讀與杜異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
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正義曰
橡傳意主字下讀為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
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
之與孔異也
五六 逾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里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自
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
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五七 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
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
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
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周

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
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
五八 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故速行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
河朔癸亥巳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
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
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
曰將攻辞也膠鬲曰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
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
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
王曰辛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
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
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
五九 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
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
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自攻於
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
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
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
六十 史記作鹿臺之錢周時已名泉為錢
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
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
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
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六一 孔以大賚為施舍已債救之賙無
債側界反
施舍已債救之賙無所謂周有大賚正義曰傳
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
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
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
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
六二 爵五等地三等武王從殷法
列爵惟五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
子男分土惟三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

六三武王於此既從殷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
包咸謂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
大國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天子之制
百里周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禮言晉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
里以下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為
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
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
里孟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
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為說耳鄭玄之徒以為
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
之注具矣

尚書要義卷第十

尚書要義卷第十一　洪範

一武王立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祿父以箕子歸作洪範歸鎬京箕子作之正義曰武王伐殷既勝殺受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以箕子歸鎬京訪以天道箕子為陳天地之大法叙述其事作洪範

二紂自焚死武王斬之故云殺

湯放桀此不放而殺之者紂自焚而死也殷本紀云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太白旗是也泰誓云取彼凶殘則志在於殺也死猶斬之則生亦不放傳據實而言之

三祿父如考父行父未必是字

本紀又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是以為王者後也本紀武庚祿父雙言之伏生尚書傳云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是一名祿父也鄭云武庚字祿父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

季孫行父父亦是名未必為字故傳言一名祿父

四武王都鎬上篇至豐謂先告文廟

正義曰上篇云至于豐者文王之廟在豐至豐先告廟耳時王都在鎬知歸鎬京也此經文旨異於餘篇非直問答而已不是史官敘述必是箕子既對武王之問退而自撰其事故傳特云箕子作之

五封朝鮮與問洪範之先後書傳史記異

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案此序云勝殷以箕子歸明既釋其囚即以歸之不令其走去而後來朝也又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云既作洪範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得其實也

六箕子稱祀不忘本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箕子稱祀不忘本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此問天道正義曰商曰祀周曰年釋天文案此周書也泰誓稱年此獨稱祀故解之箕子稱祀不忘本也此篇箕子所作箕子商人故記傳引此篇者皆云商書曰是箕子自作明矣序言歸作洪範似歸即作之嫌在武成之前故云此年四月歸宗周先告武成

八天默定下民助合其居業

傳以隲即質也質訓為成成定義故為定也言民是上天所生形神天之所授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羣生受氣流形各有性靈心識下民不知其然是天默定也相助也協合也助合其居者言民有其心天佑助之令其諧合其生出言是非立行得失衣食之用動止之宜無不稟諸上天乃得諧合失道則死合道則生言天非徒賦命於人授以形體心識乃得佑助諧合其居業使有常生之資九疇施之於民皆是天助之

事也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
思慮乃答宣八年公羊傳曰乃緩辭也
九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
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
水失其道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
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大禹謨帝美禹治水
之功云地平天成傳云水土治曰平五行叙曰
成水既治五行叙是治水失道為亂五行也
十 孔謂神龜負文縚以前固有此說
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
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
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伏羲繼天
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
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共為此說龜負
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黄帝堯舜禹
湯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龍負圖龜負書緯候
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
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

以九類是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而
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
也此九類陳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
一十 天賜大法九類之事
正義曰天所賜禹大法九類者初一曰五林氣
性流行次二曰敬用在身五種之行事次三曰
厚用接物八品之政教次四曰和用天象五物
之綱紀次五曰立治用大為中正之道次六曰
治民用三等之德次七曰明用卜筮以考疑事
次八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次九曰嚮勸人
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此九類之事也
二十 五行數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日道
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
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
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
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
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易

繫辭又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謂此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也是故易說稱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

十三 五行之常性

傳言其自然之常性正義曰易文言云水流濕火就燥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從人改更言其可為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觀水則潤下可用以灌溉火則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純陰故潤下趣陰火是純陽故炎上趣陽木金陰陽相雜故可曲直更改也

十四 水性本甘久則變為鹵乃鹹

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說文云鹵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禹貢云海濱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

十五 金味近辛甘生於穀土所生

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甘味

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其為土之味也
十六 五行傳論五屬伏生之書孔屢取之
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
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孔於太戊桑穀之下云
七日大拱貌不恭之罰高宗雊雉之下云耳不
聰之異皆書傳之文也孔取書傳為說則此次
之意亦當如書傳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
言之決斷若金之斬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
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
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於易東方震為足足
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
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
猶思在心亦是五屬之義也
十七 以昏旦中星叙二十四氣
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迭見月令
十二月皆紀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春昏參
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昏七星
中旦牽牛中孟夏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昏亢
中旦危中季夏昏心中旦奎中孟秋昏建星中
旦畢中仲秋昏牽牛中旦觜中季秋昏虛中旦
柳中孟冬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昏東壁中旦
軫中季冬昏婁中旦氐中皆所以叙氣節也氣
節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有餘分為十二月有
二十四氣一為節氣謂月初也一為中氣謂月
半也以彼迭見之星叙此月之節氣也
十八 星辰謂日月所會鄭謂五星非
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文伯曰多語寡人辰而
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會者日行
遲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行二十九日過半月
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因謂會處為辰
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奎季春日在
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
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
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婺女十二會為十二
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日月
之處也鄭以為星五星也然五星所行下民不

以為候故傳不以星為五星也
十九 天無形以二十八宿分十二次
天以積氣無形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此說宿度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周與日會每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日為日行天未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中氣次之所

傳於曆數不言紀所紀即上四事

二十 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聖人歷數此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日以為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歲月日星傳皆言紀曆數不言紀者曆數數上四事為紀所紀非獨一事故傳不得言紀但成彼四事為紀故通數以為五耳

廿一 釋無作好惡無黨無偏等義

正義曰更言大中之體為人君者當無偏私無陂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濫罰善人動循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所行無反道無偏側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無偏私皆正直者會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則天下歸其中矣

廿二 龜兆之形有五孔王鄭以意言

此上五者灼龜為兆其璺拆形狀有五種是卜兆之常法也說文云霽雨止也霽似雨止則雨似雨下鄭玄曰霽如雨止者雲在上也雺聲近蒙詩云零雨其濛則濛是闇之義故以雺為兆蒙是陰闇也圛即驛也故以為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踈之意也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為落驛氣不連屬則雺為氣連蒙闇也王肅云圛霍驛消減如雲陰雺天氣下地不應

闇冥也其意如孔言鄭玄以圜為明言色澤光明也霁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自以明闇相對異於孔也克謂兆相交錯王肅云兆相侵入蓋兆為二拆其拆相交也鄭玄云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卜筮之事體用難明故先儒各以意説未知孰得其本今之用龜其兆横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

今龜兆有五行未知與此同異

廿三

廿四 内卦貞外卦悔言下體是正

傳内卦至曰悔正義曰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説卦云巽為風艮為山其占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内卦為貞外卦為悔也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内上體為外下體為本因而重之故以下卦為貞貞正也言下體是其正鄭玄云悔之言晦晦猶終也晦是月之終故以為終言上體是其終也下體言正以見上體不正上體言終以見下體為二名互相明也

廿五 卜五占用二揔言衍忒鄭斷用從上句此經卜五占用二衍忒孔不為傳鄭玄云卜五占用謂雨霁蒙驛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斷用從上句二衍忒謂貞悔也指謂筮事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其衍忒宜揔謂卜筮皆當衍其義極其變非獨筮衍而卜否也傳言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者言經之此文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

廿六 立卜筮三人用三代法三人從二

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以為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又云連山虙犧歸藏黄帝三兆三易皆非夏殷而孔意必以三代夏殷周法者以周禮指言一曰二曰不辯時代之名案考工記云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又

禮記郊特牲云夏收殷冔周冕皆以夏殷周三
代相因明三易亦夏殷周相因之法子春之言
孔所不取鄭玄易贊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
與孔同也所言三兆三易必是三代異法故傳
以為夏殷周卜筮各異三代異法三法並卜法
有一人故三人也從二人之言者二人為善既
鈞故從衆也若三人之内賢智不等雖少從賢
不從衆也善鈞從衆成六年左傳文既言三法
並卜嫌筮不然故又云卜筮各三人也經惟言

以見之矣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
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是有大疑而詢衆也又曰小司寇以叙進而問
焉是謀及之也大疑者不要是彼三詢其謀及
則同也謀及庶人必是大事若小事不必詢於
萬民或謀及庶人在官者耳小司寇又曰以三
剌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民彼羣臣羣吏分而為二此惟言卿
士者彼將斷獄令衆議然後行刑故臣與民為

廿七 三占從二何知不一法而三占而知三法並用
金縢卜 者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儀禮士喪卜葬占
三龜士 者三人貴賤俱用三龜知卜筮並用三代法也
卒禮占 廿八 先謀乃心次卿士庶人後卜筮
者三人 事有疑則當卜筮人君先盡己心以謀慮之次
及卿士衆民人謀猶不能定然後問卜筮以決
之故先言乃心後言卜筮也鄭玄云卿士六卿
掌事者然則謀及卿士以卿為首耳其大夫及
士亦在焉以下惟言庶人明大夫及士寄卿文

三其人主待衆議而決之此則人主自疑故以
人主為一又總羣臣為一也
廿九 言三從二逆為吉不言四從吉可知
三十 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
汝與卿 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
庶民 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為
貴賤異 吉同也方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
各以一 下言庶民從也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傳解
從為主 其意卿士從者君臣不同也庶民從者民與

上異心也解臣民與君異心得其筮之意也不
言四從一逆者吉可知不假言之也四從之內
雖龜筮相違亦為吉以其從者多也若三從之
卅一 內龜筮相違雖不如龜筮俱從猶勝下龜筮相
龜筮雖 違二從三逆必知然者以下傳云二從三逆龜
靈不越 筮相違既計從之多少明從多則吉故杜預云
於人故 龜筮同卿士之數者是龜筮雖靈不至越於人
同卿士 也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惟指在官者
之數 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

貴者雖貴未必謀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令與君
臣等也
卅二 二從三逆猶可舉事而內吉外凶
二從三逆為小吉故猶可舉事內謂國內故可
以祭祀冠婚外謂境外故不可以出師征伐征
伐事大此非大吉故也此經龜從筮逆其筮從
龜逆為吉亦同故傳言龜筮相違見龜筮之智
等也若龜筮智等而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
者於時晉獻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既不吉而

更令筮之神靈不以實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
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故曰筮短龜長非是龜
卅三 實長也易繫辭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龜筮吉 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然則知來藏往是為極
凶同筮 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聖人演筮為易所知豈
短龜長 是短乎明彼長短之說乃是有為言耳此二從
有為言 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課有一從
之 亦是二從凶吉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若
然汝卿士庶民皆逆龜筮並從則亦是二從三

逆而經無文者若君與臣民皆逆本自不問卜
矣何有龜從筮從之理也前三從之內龜筮既
從君與卿士庶民各有一從以配龜筮凡有三
條若惟君與卿士從配龜為一條或君與庶民從配
龜又為一條或卿士庶民從配龜又為一條凡有三條
若筮從龜逆其事亦然二從三逆君配龜從為
一條於經已具卿士配龜從為二條庶民配龜
從為三條若筮從龜逆以人配筮其事亦同
卅四 鄭謂筮凶則止與先筮後卜之說違

案周禮筮人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鄭玄云於
筮之凶則止何有筮逆龜從及龜筮俱違者崔
靈恩以為筮用三代之占若三占之俱凶則止
不卜即鄭注周禮筮凶則止是也若三占二逆
卅五 一從凶猶不決雖有筮逆猶得更卜故此有筮
卜筮不 逆龜從之事或筮凶則止而不卜乃是鄭玄之
相襲謂 意非是周禮經文未必孔之所取曲禮云卜筮
吉凶已 不相襲鄭云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
明不可 謂瀆龜筮周禮大卜小事筮大事卜應筮而又
瀆 用卜應卜而又用筮及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不
吉之後更作卜筮如此之等是為相襲皆據吉
凶分明不可重為卜筮若吉凶未決於事尚疑
者則得更為卜筮僖二十五年晉侯卜納王得
阪泉之兆曰吾不堪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
又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又筮之遇
泰之需之類是也周禮既先筮後卜而春秋時
先卜後筮者不能禮故也
卅六 五行傳五事致五氣皇不極致常陰

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云貌之不恭是謂不
肅厥罰恒雨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
罰恒暘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恒
燠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惟
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恒風惟木金
水火沴土如彼五行傳言是雨屬木暘屬金燠
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
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
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
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是用五
行傳為說孔意亦當然也六氣有陰五事休咎
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
陰氣不由五事別自屬皇極也蓋立用大中則
陰順時為休大之不中陰恒若為咎也
卅七 狂僭豫急蒙與肅乂哲謀聖對
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
若也易文言云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
是物各以類相應故知天氣順人所行以示其

驗也其咎反於休者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也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也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晳也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也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也鄭玄以狂為倨慢以對不敬故為慢也鄭王本豫作舒鄭云舉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晳故為遲惰鄭云急促自用也以謀者用人之言故急為自用已也鄭云蒙見冒亂也王肅云蒙瞀蒙以聖是通達故蒙為瞀蒙所見冒亂言其不曉事與聖反也與孔各小異耳

卅八 歲月日時無易猶君臣順常

曰王省惟歲王所省職兼所揔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惟月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月日時無易各順常百穀用成乂用明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卅九 詩之師尹謂三公此謂大夫

師衆也尹正也衆正官之吏謂卿士之下有正官大夫與其同類之官為長周禮大司樂為樂官之長大卜為卜官之長此之類也此等分治其職屬王屬卿如日之有歲月言其有繫屬也詩稱赫赫師尹乃謂三公之官此以師尹為正官之吏謂大夫者以此師尹之文在卿士之下卑於卿士知是大夫與小官為長亦是衆官之長故師尹之名同耳

四十 日月行黃赤道及南北極相去之數

日月之行四時皆有常法變冬夏為南北之極故舉以言之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喻人君為政小大各有常法張衡蔡邕王蕃等說渾天也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體圓如彈丸北高南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南極去北極直徑一百二十二度弱其依天體隆曲南極去北極一百八十二度彊正當天之中央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

此漸北夏至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日行黑道從夏至日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二十四度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略也王肅云日月行有常法以齊其民

四一 月離畢多雨經箕多風纔前必有此說

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離畢多雨其文見於經經箕則多風傳記無其事鄭玄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沙作緯在孔君之後以前必有此說孔依用之也月行雖有常度時或失道從星經箕多風離畢多雨此天象之自然以箕為簸揚之器畢亦捕魚之物故耳鄭以為箕星好風者箕東方木宿風中央土氣木克土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風也畢星好雨者畢西方金

四二 宿雨東方木氣金克木為妻從妻所好故好雨

推鄭說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各從妻好

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以各尚妻之所好故也未知孔意同否顧氏所解亦同於鄭言從星者謂不應從而從以致此風雨故喻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鄭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四三 好德天使之然好惡者謂惡是善

好善者或當知善是善好惡者不知惡之為惡謂惡是善故好之無厭任其所好從而觀之所好者德是福之道也好德者天使之然故為福也

四四 考其命以自終亦為福

傳各成至橫夭正義曰成十三年左傳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言命之短長雖有定分未必能遂其性不致夭枉故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者亦為福也

傳四五凶短折諸說不同孔云辛苦
以壽為百二十年短者半之為未六十折又
半為未三十辛苦者味也辛苦之味入口猶困
厄之事在身故謂殃厄勞役之事為辛苦也鄭
玄以為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亂曰凶未冠
曰短未婚曰折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
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是也兄喪弟曰短父
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

四六鄭以五事配五福五極以皇不極配弱
尫劣並是弱事為筋力弱亦為志氣弱鄭玄云
愚懦不毅曰弱言其志氣弱也五行傳有致極
之文無致福之事鄭玄依書傳云凶短折思不
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
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皇不極之罰反此而
云五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
寧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
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以思睿則無
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殤神夭性所
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違而
失計故貧也視明照了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
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
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
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
亦孔所不同焉

四七分器名篇言尊卑各有分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賦宗廟彝器酒罇
賜諸侯作分器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亡正義
曰篇名分器知其篇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昭
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
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
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是諸侯各有分也亡

尚書要義卷第十一

尚書要卷第十二　　旅獒至微子之命

一　鄭讀獒為遒豪之豪由不見古文

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遒豪國人遒其遒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二　四夷之數諸書不同

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夷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倫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幷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荅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

三　此言貢服食器用與王會篇異

天下萬國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器用貴亦受之召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

四　分異姓以遠方之貢庶姓亦當然

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

五 分同姓以寶玉是用展親
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
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
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
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
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疎遠其廢職
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
六 惟德其物言有德則物貴
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
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
小人之賢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
七 此君子小人謂臣民分心力言之
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
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
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別言
之
八 不役耳目則百度正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

九 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
喪德志 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正
則一玩 義曰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
人為重 十 犬馬非土性不畜如晉乘鄭馬以陷
故言德 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
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
十一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寶觀倚二人
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
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
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
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寶也若
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為是謂寶賢也
十二 以狎侮愛玩等為細行終累大德
十三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
武王雖 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八尺曰仞喻向
聖猶鼓 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
一簣之 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茲生民保厥居
戒 惟乃世王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

仞之長 叙名以 意云

十四 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周禮匠人有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成山以喩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

金縢

十五 金縢謂藏於匱緘以金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 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為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參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叙之以為此篇

十六 不豫猶顧命云不懌何休因此為例

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悅也故不豫為不悅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

十七 三王為三壇同墠植璧為贄以禮神
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若以三王精神已在
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
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
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
内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
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
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璧以禮神不知其
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
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
置以為贄也
十八 史冊祝稱元孫發今稱某成王讀之
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
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
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
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
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
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

二十 死非可 代周公 自申臣 子之情

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
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
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
史官録為此篇
十九 丕子之責謂負天一太子鄭謂不子
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太
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太子謂必須死疾不可
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
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
教耳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
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
已來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
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
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
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
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
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
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

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
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

廿一 天所與即是受命帝庭

王者存亡大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命也

廿二 龜形無三代之別卜法有三

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為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摠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

廿三 王鄭謂籥為管三兆已吉見書同吉

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太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畧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

廿四 體王其罔害鄭謂君占體

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

廿五 管叔及其羣弟謂三叔流言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攝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

廿六 孟子史記以管叔為周公之兄

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
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
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叔故
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
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
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
也（此二說趙注不尓）
廿七 周公有次立之勢故管蔡自東流言京師
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
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
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
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
也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
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
簒奪
廿八 周公既誅三監王疑益甚作鴟鴞
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
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
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王肅云東洛邑
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
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
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
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
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
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
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

廿九 鄭謂居攝後征皆在金縢後與孔異

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
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
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
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
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
鴞之詩皆與孔異
三十 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既信又噫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二公 倡
王啓之故先見書史執事皆從 周 公 請

命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史百執事言
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令言之則
負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其勿
穆卜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
止之
卅一 孔云皮弁質服鄭云爵弁降服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正義曰皮弁象古故爲質
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若皮弁白
布衣素積裳故爲質也鄭玄以爲爵弁必爵弁

若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焉
卅二 罪人旣得留東未還待王之祭已
正義曰公之東征止爲伐罪罪人旣得公即當
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
之祭已也新迎若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
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
崇有德宜用厚禮
卅四 三監管蔡商按志惟鄭云管蔡霍

卅三 改過自新迎公九罭之詩是

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

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相謂
攝政黜絶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正義曰
漢書地理志云周旣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
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
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
說鄭玄玄以三監爲管蔡霍獨爲異耳謂之監
者當以殷之畿内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
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建封之也三人雖有
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

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爲諸侯奉其先祀爲
武庚未集恐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
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多方篇
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
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爲再三也以此
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鄭玄云黜貶退
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絶其爵故以黜
爲絶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
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碁間王室則此叛武庚

三五 三監淮夷叛者言黜殷此武庚爲主

二七 略管蔡 而畫說 武庚難 於伐弟

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
卅六 陳壽謂謨略而誥煩所與言者異
陳壽云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
則皐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
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
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
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
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卅八 弗造哲迪民康矧能格知天命
嗣無彊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言子孫承繼祖
考無窮大數服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
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安人且
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乎
卅九 天降威用謂誅惡寧王謂文王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
我不敢閉絶天所不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安天下之王謂
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

四一 鄭王本 猷在誥 下本作 誥亦道 在誥下

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
卌十 王若曰稱成王之言鄭妄云周公稱王
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
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
公豈命公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
告天下衆國也鄭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
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
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
為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
猶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
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
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
是乎
卌二 寶龜以天意示人故云紹天明即命
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若天子寶
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
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能得繼

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得傳天意以示
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明道
四三 孔云小腆腆鄭云小國王云小主皆謂祿
父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
敢紀其王業欲復之正義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
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
為此亦不得安静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
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叙而欲興
復之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
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
也殷小主謂祿父也
四四 傳言祿父無狀漢以來有此語
傳祿父至無狀正義曰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
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
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
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
遺重喪答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

四五 蠢動之翼日十賢來翼
正義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
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
四國民内賢者十夫來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
名
四六 得吉卜告伐祿父周不反曰艱大
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為美之故故我告汝友邦國
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
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
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我之意
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為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
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
惟在我天子王宫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
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
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
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
四七 傳謂寧考為寧祖聖考指文武
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攸衆

天閟毖 我成功 所予不 敢不極 卒寧王 圖事予

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
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助之經言
寧即文王考即武王故言寧祖聖考也
八四 寧王寧人三語皆謂當終文王之業
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
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勸勉之使至成功所在在
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
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至太平上
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

予曷其 不于前 寧人圖 功攸終 天予曷 敢不于 前寧人 攸受休 畢

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
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周公重兵慎戰丁
寧以勸民耳
九四 農人作室治田猶惡棄其基業
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
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
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
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
搆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救

養伐其 子肯父 兄不敉 以業惡

五十 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
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
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
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
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
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今日撫循安人
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今東征無往不
克若兄人兄及父與子弟為家長者乃有朋友
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

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
之者以君惡故也
一五 奭知十人迪知上帝命
奭知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其故有明
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
周

微子之命
二五 微子歸周命為宋公紹湯後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一名祿父命微子啓代
殷後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作

微子之命封命之書正義曰啓知紂必亡父告師少師而適於荒野微子作告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

五三 微子既面縛安得牽羊把茅史記謬

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旣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復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囚釋之使從本爵復其鄉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四五 存二王後所以通三統古有此法

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

五五 周公東征未還命唐叔以禾歸之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畝壟穎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獻諸天子祓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

歸禾亡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

五六 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得禾之時未封

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若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內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五七 旅王命作嘉禾善則稱君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天下和同政之善若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

尚書要義卷第十二

尚書要義卷第十三　康誥至梓材

一 懲三監之地數叛使賢母弟康叔主之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命康叔

二 邦諸侯國康叔古字邦封同

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以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

三 魯衛非七百里而康叔封千里

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

四 鄭以 地大 故云 初封 衛字 豫并

故得揔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計亦不能大
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
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若形在裏
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
洛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
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鄁鄘也其地里志鄁鄘之
民皆遷衛分民於鄁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
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旣三年滅三監七年
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

鄁鄘

耳
五 孔王以康圻內國名鄭云謚號
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
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
康以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
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
為謚號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六 此五服去王城遠近與禹貢異又見後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此五服

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
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里百衛服
三千里與貢禹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
悅並見即事於周
七 三月哉生魄此攝政七年三月十六日
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耶七年反
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
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
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

八 校記六

年已有 明堂在 後儒 所錄

成洛邑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
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又
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
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
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
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返故云明
消而魄生
九 禹貢五服通王畿此以畿外數
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

十一 乃奐大誥治邦以洪為代成王誥非

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
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
十三 日己云攻位蓋庶殷先至
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
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
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
民此因命而幷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
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
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又誥王呼之曰孟侯
為不辭矣
十二 朕其弟小子封周公言王使我命其弟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周公稱成王命順
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
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
小子明當受教訓
十三 文王殪戎殷寡兄勗肆封在東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天美文王乃
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國於其
民惟是次敘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
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
十四 孟侯五侯之長謂方伯即州牧也
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
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
使康叔為之長若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
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
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
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率伯也孔以五侯亦方
十五 伯則四方若皆為可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
也康叔以毋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周非率及連
屬也虞夏及周皆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
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
曰伯
十六 鄭以孟侯呼成王義理紕曲
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揔告諸侯依略說以

十五 虞夏殷周皆有牧鄭云殷州長曰伯

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旣禮制無文義理鮮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

十七 適文考求殷先商耉由古先哲王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往數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汝當大遠求商家耉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

十八 恫瘝乃身如病痛在汝身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

十九 有小罪非眚當殺大罪非終不可殺

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罰刑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二十 戒康叔兼用殷罰服念要囚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旣得其辭服膺思念三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正義曰外士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王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罰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旣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

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
之義故為法也
廿一 罰蔽殷彝勿用以次汝封之心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陳是法事其刑罰
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
勿庸以次汝封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
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廿二 殺人越人以取貨彊於為惡不畏死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凡民用得
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
利暋不畏死罔弗憝暋彊也自彊為惡而不畏
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廿三 元惡猶大惡之矧惟不孝不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大惡之人猶
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
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
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子父不能字厥子
是上不孝也

乃疾厥子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
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於為
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
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為人兄亦不念
稚子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不
于我政人得罪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
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當速用文王
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正義曰
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
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
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
廿四 此文及酒誥考亦通生死而言
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
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
業即其背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

是上不孝也
廿五 賊殺他人其罪小於骨肉相乖阻
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
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
物天然之理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
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
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
乃逆命毆罵殺害亙相發起而可知也
廿六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猶漢律相容隱
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
孝罪子非及於父之彙理所當然而周官鄰保
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
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
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
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
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鄰保罪有
相及是也
廿七 民不率大戛猶刑之矧訓人之官又見後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戛常也凡民不循
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
訓民者而親犯乎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惟其
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
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
廿八 不能厥家人則吏為威虐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乂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
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
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
廿九 惟舉庶子之官以訓公卿子弟為急
正義曰戛猶指也言為指揳之常故戛為常也
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
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
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于即
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
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
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

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
長亦各一家之道也
五十 正人謂正官諸節謂有符節旌節
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
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
符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
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
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
矣在單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

卅一 罪無在大多矧顯聞于天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民之不安雖小邑火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
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于言罪大康誥
卅二 傳言康叔監殷民以所誥不主於牧
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正義曰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
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
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

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
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
監也
三三 紂所都朝歌以北朝歌近妹南
妹與沬一也故沬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
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
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為
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
方乎偏在鄘多故也

三四 穆考以文王廟次為穆
正義曰以穆建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
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
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
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
生羌弗為穆羌弗生毀揄為昭毀揄生公飛為
穆公飛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
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據世次偶為
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

肇國在西土謂岐周之政居豐前 三五

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邗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謂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

三六 酒乃天所降命惟用於元祀

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亦言天下威

三七 惟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

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僭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

文王為西伯故得戒庶國

矣一偶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

卅九 遠賈得利厥父母慶子用酒養

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悉家資則父母所不喜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

四十 御事不敢暇逸矧崇飲百官不敢亦不暇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

呂氏傳
顯越云云

酒不惟不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沉
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
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
法其身正不令而行
四一 紂酣身所祗所保皆在於怨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嗣王紂也酣樂
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
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
四二 圻父農父宏父謂司馬司徒司空
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
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
在乎閫外所尊故隨順而嚋咨之言君所順嚋
也迫近廻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宏大釋詁文
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
侯之二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
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
分之乃總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
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制於酒乎為甚
之義也其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臣已下偶言
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
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
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
為迫廻者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互相
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酒誥

梓材

四三 告康叔為政如梓人治材
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正義
曰此古杼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
四四 達大家謂卿大夫及都家之政達王通王
教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言當用其衆
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
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當信用其
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
乃國君之道正義曰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

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若都家亦卿大夫
許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
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弁
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若小臣亦得進等而用
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
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
之摠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
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
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

監　五聲三衡二天

四五　開置監官其治為民
王啓監厥亂為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
不可不勉
四六　若稽田若作室家若作梓材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言
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
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
化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如人為室
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塈茨蓋之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
為器勞已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
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洽正義曰塗
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名
四七　三誥將終以先王令王勤用明德終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言文武已
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
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
善鄰為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

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君天下能用常
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
厥疆土于先王肆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
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
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合
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
王受命之義王義曰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
將終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
承資其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

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文相親善為兄弟之國方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令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夫若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令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梓材

尚書要義卷第十三

右書要義卷第十四　　召誥洛誥

一　成王承武王志欲宅洛使召公往相

成王在豊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作召誥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豊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后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叙其事作召誥

二　九鼎其實一鼎戰國策有九不可信

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若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説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説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三　周公將歸政召公因相宅作誥

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四　太保二月二十一日行三月五日至洛七日攻十一日成

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豊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

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

五 紀日必先朏望言旣望謂望之明日

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滿面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明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方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己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

六 成王居鎬至豐以遷洛告文廟

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七 朏字從月出入月三日明生之名

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豐至洛為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

八 城郭郊廟朝市之位

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禮云近郊

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

九 攻位於洛北今漢河南城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

十 此以三月興土功遷都事大

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二十 郊天配稷故二牛社稷共牢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

二十 大保與諸侯出取幣入稱王命賜周公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三十 周公觀新邑祭郊社命殷庶之節

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

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
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内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
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役衆衆役皆勸樂勸事
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
幣乃復入搢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
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十四 成王與周公俱至洛王無事不書

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
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
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
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

十五 一說帝牛稷牛故牛二稷牛不滌養

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
位之特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
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
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後稷配故
一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養二帝
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
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一
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成
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
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
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
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
羊豕也

十六 漢儒社稷有二說后或為地為社

經有社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
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
水土祀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
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
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
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
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
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
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

十七 用牲于郊社于新邑及不書廟皆省文

豈能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
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
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
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
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
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
也洛告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
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
十八 諸侯皆會周公賦功屬役
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
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
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
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
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
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
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

十九 下云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
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
不由王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
王其時蓋其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
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
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
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
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周公居攝功
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
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
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
二十 鄭云賜幣乃璋皮寶王大弓非
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
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
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功
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
周公也
廿一 傳謂周公將反政因大會顯之鄭略同

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
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
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
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
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
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
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
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
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錫周公是
也曰拜　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故拜
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
以下皆是也

廿二 厥終智藏瘝在謂紂無良臣

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
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天徂厥王出執言困於虐政夫知保
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而
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以瘝從病類
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為病小人在位殘暴
在下故以病言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
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
妻以悲呼天也

廿三 夏殷面稽天心而順之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
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
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
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
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廿四 天迪從子保天道從而子安之

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
禹以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禹
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
也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
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

廿五 王不敢後能用之士又顧畏民碞

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

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碞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未必然

二六 召述周公作邑土中之意

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

二七 君前臣名故召稱旦曰云云

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

卄八 比介殷周之臣節性敬德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以節性惟日其邁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正義曰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當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人殷人失勢或嫌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

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

廿九 王必敬為不可不敬之德則民易從

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悉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三十 勸修敬德託天命以言之

此篇所云惟勸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當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二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為難也召誥

卅一 王與周公俱行而公先至故來告卜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召公先

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作洛誥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

卅二 周公拜手稽首復辟于成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王言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

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徹保大相東土其基
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
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卅三 武王崩成王年十三今歸政年二十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
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
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
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
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
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
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
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
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
據也

卅四 卜澗東瀍西今河南城瀍東今洛陽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
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
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
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
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
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
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卅五 先卜黎水以夏殷在河北顧鄭謂悅殷民

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
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
以愽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
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阯仍
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
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拆依此墨然後灼之
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
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
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卅六 洛陽即成周將定下都以遷頑民

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
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

故旣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
公卽并卜之
卅七 事大國尚不稽首見成王尊敬周公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
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
其述言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
其作周以配天之美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
致敬於周公求教誨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
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
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
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
卅八 王肇舉殷禮祀于新邑記功宗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
在禮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
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
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
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序有大功則列大祀
謂功施於民者
卅九 覆上記功宗又言視功載自教工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天命視
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躬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
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爲天子是天之恩
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
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
宜記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
之也欲令羣臣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
始故言乃汝新卽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
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
之也
四十 言殷禮卽周禮或云公已制禮樂未班行
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卽
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

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
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
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
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
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
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
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
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
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
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
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
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
皆舉而祀之

一四 公雖即致政猶欲齊百工伻從王新邑
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
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
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
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己
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二四 敬識百官享非獨朝貢鄭說未盡
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矣更
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
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
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
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
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
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
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
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
治理矣享訓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
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
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
也鄭玄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
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三四 須朕不暇勉成王分已所未行者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君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己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己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謗掖之言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四四 成王望公以萬億年公謂不蘉乃不永

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蘉之為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四五 正父謂武王令篤敘武王又順周公

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奉行之

四六 我其明農如書傳父師少師教於州里

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

四七 成王以政化留公已惟夙夜毖祀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于中子夙夜毖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咒倚為四輔謂羅之輔翼紀四輔冥

八四 其退謂退朝即辟于周許適洛行新政正義曰退若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佐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倚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由能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己當倚依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

十五 王為新辟作周恭先旦以多子作周孚先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正義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

一五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一告文一告武

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絜致敬也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

周禮鬱鬯實於彝此宋祭故在卣

五二 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謂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

五三 鄭謂明堂告成六典文武廟告成洛邑

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禮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旣告明堂則復禮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五四 因烝祭加牲告尊周公命伯禽

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旣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五五 戊辰七年十二月晦王至洛

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五六 十二月謂建亥烝祭歲謂周歲首冬烝

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學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五七 鄭以祭絕句言即政元朝享反年告封

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

八五 王賓異周公殺禋咸親告之

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

九五 大室清廟中央之室其實殺在祼後

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為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

乃命之以祼為重故特言之
一六　上作冊逸，祝冊告神下作冊逸誥誥伯禽
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
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
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
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
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
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
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
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
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
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

尚書要義卷第十四

尚書要義卷第十五　　多士無逸

一告多士謂殷大夫士或云邶鄘之民非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心不則德
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稱
王成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
以名篇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
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
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
公以成王之命告此衆士周之成周於漢為洛
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
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
注左傳皆以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
三國計三國俱是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
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
為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二周公告士在致政明年鄭云成王元年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正義曰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以洛誥之
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
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
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
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
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
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三非我敢弋殷命謂射而取之

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云王肅
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
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
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四上帝欲民長逸有夏不適逸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
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正義曰既言天之去惡與善

更遞說往事比而喻之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
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
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
樂也夏桀爲政剝削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
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
下至明是天下至戒
五殷有典册說殷改夏命殷士所知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
親知殷先世有册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六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
殷人以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
殷用夏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上望于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
周　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七從殷適洛南行西迴故云居西
告爾多遜使居西正欲敎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
吉汝性洛邑近於京師敎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
時其違
居西爾迴故爲居西也

八周公東征王不親行而王言昔朕來自奄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
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
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
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
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不親行而王言
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
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奄者謂先
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
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為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
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為民命為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九有幹有年于茲洛孔王義其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
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
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正義曰殷士遠離本
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無業舊業故戒之今
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
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
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
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
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
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也

無逸 十以多士君奭知無逸作於成王初政

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正義
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
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

十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父母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昔之人無聞知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
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
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二十 大戊廟號中宗以不逸享國七十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
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
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
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
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中
宗廟號大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
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
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三十 高宗舊勞于外在喪不言言而天下和
正義曰舊久也在即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
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
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
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
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旣爲太子更得
與小人雜居也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
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
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

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
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
由 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
鄭謂 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
乃雖在 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鄭玄云其不言
喪年之時特有所言則群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
內與孔 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
異 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
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

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
言矣
五十 祖甲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
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伻其即位爰
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
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
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惸獨肆祖
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

故得九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
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十六鄭以祖甲爲帝甲因妄言武丁廢子事
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
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
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
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
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
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

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
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
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
誣祖甲也
十七太甲以祖其功稱祖然殷稱祖者多
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
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
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
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十八自是三王而後皆以逸樂損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
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十九文王即位年四十七故言中身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
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廿文王勤政自朝至日中昃不暇食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
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

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
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
爲辰日昳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
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
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昳遑亦暇也重言之者
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
廿一文王受命鄭云受殷王命
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

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受王命也

廿二 曰今日耽樂乃非教民非順天有過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

廿三 毋過於觀逸遊田以萬民當正身供待之

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皆異故毋事言於此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

未必然

廿四 紂迷亂酗于酒德酗爲凶酒之名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

廿五 不聽中正至於民心違怨口詛祝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知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己由己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

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
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卄六四人廸哲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
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
行周公言而嘆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
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
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
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當不敢含怒
以罪彼人乃從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
之若是
卄七信讒含怒至於殺無辜以叢聚怨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
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
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
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
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
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辜則天下同
怨讎之叢萃於其身正義曰王肅讀辟爲辟扶亦
天不長念其刑辟

尚書要義卷第十五終

尚書要義卷第十六　君奭　蔡仲　多方

一召公不說無傳疏謂召不說周之留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

傳無此意

二師保不言太亦不及畢公爲傅

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

三鄭王謂奭開旦言以解世惑史記妄謂奭疑

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

四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鄭不見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周公爲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以師保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爲大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之職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謬矣

五傳以奭爲周同姓經傳無所考

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

六我不敢知謂不敢獨知孔鄭同義

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

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
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
殷之與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
玄亦然也
七格天即格帝變文而言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
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
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爲天子
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天子之時有如此
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
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
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
致太平而天下知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
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
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
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又異而事同巫咸
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八殷紀太戊太甲孫世表云太甲子必有一誤

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
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
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
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
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乂
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
也
九湯有臣扈太戊亦有此爲二人或一人
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
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
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
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
湯而又事太戊也
土
十巫咸不言格天不及二臣
祖乙太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
戊孫巫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
賢咸之言不及彼二臣祖乙是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
子
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

父子俱稱為巫知巫為氏也
二十 六臣不數傅說未知周公意
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
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
計傅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傅說者周
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
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
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

十三 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
由六臣 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正義曰此伊尹甘
殷禮配 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
天天佑 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
商實百 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
姓 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
給人足皆知禮節也率訓循也
十四 明恤小臣屏侯甸恤大臣思朝廷可知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

十五 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
王無宗 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
臣職 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明憂
令者 惟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
此常舉 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
有德 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
夫 者舉小以明大也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
君臣相 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下得
惟故有 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

事如 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
箕子 予一人故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
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
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
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
皆信之
十七 天壽有平至之德言有德必壽如殷三宗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

不能平至天㦲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明我新造邦令汝長念平至則有堅固王命
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正義曰周公呼君
十八 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
此經孔 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
章殷 有殷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
君卽言 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
臣王言 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
君臣 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
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
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足者不可不法殷家
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
也與孔不同
十九 上帝割制其義申勸文王之德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大命於其身謂勸德以受命
二十 舉虢閎散泰南宮五臣不及尚父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夭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
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
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
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顚括皆名凡五臣佐文
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僖五年左傳云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爲文王之弟也
虢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
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顚括皆名也正義曰詩
緜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
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
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
以自比
二十一 文王得五臣又曰無能往來
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
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
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
賢之深不知厭足也

廿二 武王惟茲四人孔云號叔先死鄭疑辭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
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
正義曰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
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
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廿三 周公雖還政猶與召公同任濟川之責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
今任重在我小子旦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
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
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我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
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
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
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
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同共渡濟成王若云從
此向川故言往也
廿四 命蔡叔後而不及管罪有輕重
蔡仲之命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
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
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正義曰蔡叔
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
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
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
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
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
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年左傳曰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
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别封他國不
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
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
有而不賢故也
廿五 致辟管叔因蔡叔降霍叔三年不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
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
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
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爲衆人三
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
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廿六 蔡正義曰謗毁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
周公以 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
蔡仲爲 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今除名爲民三
已卿士 年之内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
叔卒乃 仲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内諸侯得立二卿以蔡
封之蔡 仲爲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既卒乃將

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
廿七 郭鄰不知何方徙而又囚之與流異
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
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
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
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
京縣東北
廿八 霍叔不盬殷民其罪輕故暫降而復封
言辟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

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
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蓋在
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
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
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
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祿蓋復其舊
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
爲國君爲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
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

知之
廿九 仲爲周公卿士在圻内史記云謂魯卿
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馬融距王城四百里至
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
内者冢宰又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
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内諸侯立二卿定
四年左傳説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是
爲周公圻内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
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

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
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焉
遷說之謬爾

卅三 蔡皆屬汝南孔言叔封圻内未詳

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内
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末
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
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
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
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内也孔言叔封圻内或當有
以知之但圻内蔡地不知所在爾

卅一 蔡叔不知何爵按世家初封即侯

正義曰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
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
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爲侯也蔡伯荒
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卅二 淮夷與奄再叛成王親征從之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
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
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
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
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
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

卅三 合洛誥費誓知淮徐叛在成王初政

此篇在成王書内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
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
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
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卅四 遷奄於蒲姑爲近中國猶遷殷成周

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
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
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
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也如
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

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
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卅五 諸侯多殷舊國故因歸自奄而誥之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
多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
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
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國五月還至鎬
京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
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
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
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
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
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卅六 以諸書證伐淮奄爲歸政之明年
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
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
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
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

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
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
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
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
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
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
卅七 此宗周謂鎬京然豐洛皆得名宗周
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
即宫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
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
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
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
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
鎬京也
卅八 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明成王意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
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
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王肅云

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
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
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
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卅九 桀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
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四十 因甲于內亂傳意甲夾通鄭王為狎
桀既為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
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
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間而為亂行故傳以二事
充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
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為狎王云狎習災
異於內外為禍亂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
淫亂與孔異也
四一 以義民而不克永享非恭人而任之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
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為臣而不
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
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義民實賢人也夏桀
不用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
好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恭人實非善人故
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為受受國者謂受而
有之此言乃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
受於民衆也
四二 天五年須暇紂罔可念聽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
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
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
喪三年還師二年
四三 冀紂改悔故言聖狂在念不念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
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必不能
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
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

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也謂之
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巳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
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
極善惡者言之

四四 武王未暇行師而云天以湯故須暇之

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
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
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
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
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也以殷
紂惡盈久合誅戮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
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
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
歲年也

四五 天求多方周堪顧之乃顧我周王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
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闕
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
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
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
人人亦顧天此云闕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
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
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

四六 主遷則臣易今尚宅爾宅畋爾田

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
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我
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
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
臣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
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
之義也

四七 教告之戰要囚之乃再三不靜

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
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
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當

有文辞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
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辞訊告也告以文辞教
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
其要辞而因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因執其朋黨
也此雖惣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
紂也以伐紂為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
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
之事
四八 臣我監五祀孔謂期以五年得還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
以道告汝衆方與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
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
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
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
法多士有幹有年傳亦云由終脩善得還本土皆未究然
四九 殷多士謂頑民我監謂成周之監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
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
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下云自時
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
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閏天道有
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
設期以誘之
五十 告殷併及諸侯康誥亦然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意
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
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
云今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五一 王不惟多誥汝惟祇告爾告凶之命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誥
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
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告汝是惟汝初不能
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
之意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為言

吾三誥汝而已惟敬誥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
責又則凶汝命凶吉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
罪者王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
親告周取之則無於我有怨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
公曰王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
若曰者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
公稱王曰是也又云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
命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要義卷第十六終

尚書要義卷第十七　立政周官君陳

一周公作立政以嗣天子王矣近臣宜得人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爲戒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爲王矣不可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二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皆近王

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爲此言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

三傳以有室顯俊爲卿大夫之家招賢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
四 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御大夫室家大强猶
傳以前 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
三宅爲 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
內外之 大臣九德皋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官復三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
宅爲罪 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獨王矣
人三居 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
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似不當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
與前三 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
宅異 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
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
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五九德即皋陶所謀
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皋陶謨九德故
言九德皋陶所謀者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
六於上五官無牧此惟言三官加牧
七 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
孔省 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
解牧 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
曲禮王 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
制同與 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
鄭異 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與孔不
同

八謀所面見用大順德乃能居無義之人
正義曰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
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
善官賢人既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任賢
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
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既得居官
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
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
九受德紂字與暴德同邦 逸德共政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
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强
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乃
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為過德
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伻我有
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
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
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帝乙以受德字紂望其為善

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
上
受其為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
暋訓强
為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
言紂自
爾其人實為大惡德字乃為善名非是時人呼
强為
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為作善字望其為善而反
惡
為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
暋强也暋即㬪也故訓為强言紂自强為惡
並言文武舉賢事帝見同道
桀之昏亂閑成湯紂之不善閑文武其事同也

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
前聖後聖為行必同交錯為文所以互相見爾
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
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内采薇已下
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
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
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時
事以見二聖同道
釋任人準夫至三亳阪尹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
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
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
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皆擇
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
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
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

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盧烝三亳阪尹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十四 外舉任人準夫外舉牧皆要官

正義曰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 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惟舉内外要官言之故内官舉任人準夫外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我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皆據内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爲此三事而已故以三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

十五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

小臣猶皆擇人況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内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爲民之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内屬官謂之小長周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

十六 泰誓已有六師此三卿蓋未伐紂時

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戰者也

十七 三亳阪尹必是分亳民爲三各立監

亳是湯之舊都此言三亳必是亳民分爲三處

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為三亳必是三所各為
立監也亳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既未
伐亳亳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
亳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
其言以文王為主故先儒因言亳民歸文王爾
即如此意三亳為已歸周當是武王時也及阪地
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
何處也鄭玄以三亳阪尹者共為一事云湯舊
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
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
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
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
矣

十八 文王宅心立事惟擇有司之牧夫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
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
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
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
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
賢能而已

十九 傳以政事準牧舉四者以總諸臣

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知厥若丕乃俾亂

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
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
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
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
牧夫略舉四者以總諸臣戒王任此人事其能
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
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言各
盡心力也

二十 憸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罔顯在厥世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利之人者

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
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廿一 言孺子王矣厚戒其重刑謹牧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
以即政爲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
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
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
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
不服化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
廿二 上言庶謹政事準牧此獨言獄牧
正義曰上有庶慎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獨言
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
司牧夫欲其慎官人也
廿三 告太史以蘇公敬獄長國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
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王
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法
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
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之人制故告之立政

周官

廿四 黜殷滅淮夷年異事相因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
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還歸在
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官言周
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
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
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
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
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
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
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
廿五 成王雖作洛猶還豐鎬豐鎬相近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

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
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
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
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
於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爲傳者宗
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
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就不
毁豐有文王之廟大事就豐宣之故也
廿六 周公以天下既平授成王以立官之法

周禮每官言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
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
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
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詔群臣使知
立官之大旨也
廿七 數月間不得大巡守惟所過諸侯
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
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
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

歸在豐爲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
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
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
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
廿八 九服惟舉六宗周即豐
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
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
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
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爲天下所宗

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
廿九 此經四代之官與禮記異記乃後儒
舜典云咨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
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
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内外咸治
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
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
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三十立三公論道經邦三孫貳公弘化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
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
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三
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
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

以輔我一人之治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
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
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則掌者內得
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釋師保
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
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
掌不異

卌一六卿既同周禮而六年五服一朝異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

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
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
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
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正義曰此篇說六
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
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
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
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

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
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
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
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
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
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
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
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
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

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

卅三

以叔向 話言與 成王合 明周禮 不具

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當時猶尚行之不爲前代之法爲當時之人明矣明周有此法禮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豈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

卅三 學古議制師典常戒利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

卅四 作德逸休作僞勞拙

正義曰爲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爲僞者行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僞不可爲申說無載爾僞也

卅五 成王即政奄淮叛東夷亦叛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愼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愼之夷亡正義曰成王伐淮夷咸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

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
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貊貊即彼韓
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
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
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
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魯語云武王克商遂
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
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
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

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
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
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
卅六 周公欲葬成周王葬公于畢
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
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
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
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
告周公之柩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

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
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
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卅七 周公告老歸豐即公羊所謂不之魯
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為太師今言周公
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
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以為周
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
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

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
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向之故封
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
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
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
卅八 告周公以葬畢定奄二事作亳姑
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
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柩以葬畢之
義乃用亳姑為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

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
也周官
卅九 周公親監頑民既沒以命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
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
君陳作書命之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
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
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北東郊成周之邑以
策書命之

四十 成周周下都特命君陳重周公所營
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
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
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鄭玄云天
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四一 孔云君陳臣名鄭注中庸云周公子
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
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

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四二 至治馨香乃明德之馨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
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
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
勵之以德
四三 內告外順善則稱君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
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順此
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四四 辟以止辟乃辟謂刑其可以止息後犯者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
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
乃刑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
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

三犯不赦所以絕惡原正義曰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

四五 君陳智必不及周公而令弘周公丕訓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汪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正義曰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今闡大周公訓者遵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

尚書要義卷第十七終

尚書要義卷第十八　顧命康王之誥畢命

一 召畢爲二伯率諸侯相康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曰顧命

二 初以周召分陝周公薨畢代之

正義曰禮記曲禮下云九州之長曰牧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鄭玄云職主也謂爲三公者是伯分主東西者也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此禮文皆伯尊於牧故主一州明伯是中分天下者也禮言職方是各主一方也此二伯即以三

三 公爲之隱五年公羊傳云諸公者何天子三公

公羊漢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

世之書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漢師漢 一相處乎内是言三公爲二伯也公羊傳漢之

弘農州 書陝縣者漢之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

治 故以爲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公

羊傳所言周召分主謂成王即位之初此時周公已薨故畢公代之周官篇三公之次太師太傅太保太保最在下此篇以召公爲先者三公命數尊卑同也王就其中委任賢者任之重者則在前耳

四王洮頮冕服出命公卿及師氏聽之

甲子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大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

五成王崩年無文漢志即位三十年

成王崩年經典不載漢書律曆志云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即位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鄭玄云此成王二十八年傳惟言成王崩年未知成王即位幾年崩也志又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明死魄生從望爲始故始生魄爲月十六日即是望之日也釋詁云懌樂也有疾故不悅懌下云病日臻既彌留則成王遇疾已多日矣於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洮頮張本耳

六洮盥手頮洗面憑玉几當衮冕

凡有敬事皆當絜清王將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以病疾之故不能沐浴故但洮頮而已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頮內則云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頮是洗面知洮爲盥手言水謂洮盥俱用水扶相王者以冕服加王鄭玄云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或當然也被以冠

冕以冕服被王首也加朝服以服加王身也謂
以衮冕朝諸侯之服加王身也鄭以爲玄冕知
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大孫大命以文武之業傳
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衮冕
而有玉几此既憑玉几明服衮冕也周禮司几
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南向設左右
玉几是王見群臣當憑玉几以出命

七召畢毛以三公領卿芮彤衛以國君入爲卿
下及御事家此同召之文故云同召六卿下及
御事也以王病甚故同時俱召之太保是三公
官名畢毛又亦稱公知此三人是三公也三人
是三公而與侯伯相此知六者是六卿衛侯爲
八 司寇而位第五知此先後是六卿次第也以三
以左傳 公尊故特言公其餘三卿舉其本爵見其以國
康叔爲 君入爲卿也天子三公皆以卿爲之不復別置
司寇今 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故
在五知 言召公領之毛公領之定四年左傳云康叔爲
是六卿 司寇知此六人依周禮次第爲六卿也王肅
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
衛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記爲說也

九召師氏至御事蓋大夫皆召

周禮師氏中大夫掌以美詔王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得失之事師其屬守王之門重其所掌故
與虎臣並於百尹之上特言之尹訓正也故百
尹爲百官之長諸御治事諸謂掌事者蓋大夫
皆被召也王肅云治事蓋群士也

十出綴衣逆世子釗作冊度

茲既受命還此群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出綴
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綴衣幄帳群臣既退
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反初生於
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家宰攝政故
命二臣桓毛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
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
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
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
以殊之伋爲天子虎賁氏延入翼室恤宅宗明

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丁卯命作冊
度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十受命還謂還門内西方東面立位
諸侯熊位與射位同故云朝燕及射臣見於君
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面北孤東面卿大
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事與
天子同皆門内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
此又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命退還本
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

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二十綴衣黼扆之類廢牀又初生
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内而出下
云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
王坐立之處知綴衣是施張於王坐之上故以
爲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
云在旁曰帷在上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宫室
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布幕若幄中坐上承
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然則幄帳是黼扆之上

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於庭則亦并出黼扆故
下句云象王平生之時更復設之王發顧命在
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又於寢處以王病
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幄帳於庭將欲爲死
備也傳更鮮徹去幄帳之意以王病困寢不在
此喪大記云病疾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寢東
首於北墉下廢牀鄭玄云廢去也人始生在地
去牀庶其生氣反也記言君大夫士則尊卑皆
然故知此時王亦寢於北墉下東首又初生也

三十太子必在侍側更迎入所以殊之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鮮其迎於門外之意
於時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使太子
十四
出於路寢門外更迎入所以殊之也經言以二
傳渭使
干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干戈傳言
栢毛執
使栢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則
干戈於
是執干戈就齊侯傳似又於經者於時新遭大
呂伋執
稱内外嚴戒栢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干
虎賁
戈太保就命使之就干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

干戈之文於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於齊
侯吕伋下言以二干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
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干戈亦是齊侯
受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
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廿五狄設黼扆綴衣象平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邦伯爲相則召公
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
喪用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
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
廿六太保伯相異文皆召公言冢宰發命
十七 正義曰成王既崩事皆聽於冢宰自非召公無
孔以癸 由發命知伯相即召公也王肅云召公爲二伯
酉命士 相王室故曰伯相上言太保命仲桓此改言伯
爲九日 相者於此所命事多非是國相不得大命諸侯
鄭以死 故改言伯相以見政皆在焉於丁卯七日癸酉
之來日 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於九日始傳顧命不
數爲八 知其所由也鄭玄云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鄭
以大夫已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
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酉爲殯之明日孔
不爲傳不必如鄭說也
廿八牖間東西序西夾所敷席几凡四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桃枝竹
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
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群臣覲諸侯之坐西序
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
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彩色
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西夾南嚮
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蒻
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廿九陳寶書器輅象華國之事重顧命
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
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弘璧琬琰之珪爲
寶刀赤刃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
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

患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
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
謨皆歷代傳寶之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
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兌之戈和
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
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
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玉綴輅金面
前皆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
在路寢門内左右塾前北面凡陳列皆象成王
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十二 四坐皆三重席左右几諸侯惟右几
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䈅席之下重
二 其次是緣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坐
有司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
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種之席知下三坐必非
一種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

周禮天子左右孔諸侯惟右几此言仍几則四
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
一九 鄭不見孔傳同謂䈅席爲桃枝席
此䈅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
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
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説也鄭注云
此下則云䈅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䈅席纖蒻
草席並不知其所據也
二九 文貝仍几謂餘泉之貝
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
餘蚔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巡曰貝甲以黄爲
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蚔貝甲以白爲質黄爲文
彩名爲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蚔餘泉
之貝飾几也
三九 孔以豐爲莞席鄭云刮凍竹席
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
之爲席也又云䕲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
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

亦云豊席莞鄭玄云豊席刮凍竹席
四九 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夾室
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
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
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
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
五九 筍竹蒻蒻筍竹之皮紛如綬
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爲蒻
竹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
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
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爲黑綬鄭於此注云
以玄組爲之
六九 二序列玉五重序旁有王之坐
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
矣下句陳玉復云在西序在東序皆明於東西
序坐北也序者牆之別名其牆南北長坐北猶
有序牆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
三重二序共爲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
物河圖大訓貝鼓戈弓皆是先王之寶器也
七九 系辭言河圖孔劉皆有是說
河圖八卦是伏犧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
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當孔之時必有書爲此
說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伏犧氏繼天而王
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劉歆亦如孔說是
必有書明矣易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
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都不言法河圖也而此傳言河圖者蓋易理寬
弘無所不法直如繫辭之言所法已自多矣亦
何妨更法河圖也且繫辭又云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若八卦不則河圖餘復何所則也王
肅亦云河圖八卦也璧玉人之所貴是爲可寶
之物八卦典謨非金玉之類嫌其寶故云河圖
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此西序東序各陳四物
皆是臨時處置未必別有他義下二房各有二
物亦應無別意也

八廾 胤無衣中法大貝如車渠鼖大鼓
以夏有胤侯知胤是國名也胤是前代之國舞
衣至今猶在明其所爲中法故常寶之亦不知
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
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
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
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考工記云鼓長
八尺謂之鼖鼓舞樂云太鼓謂之鼖此鼓必有
所異周與至此未久當是先代之器故云商周
傳寶之
九廾 鄭以鎬京宫室同諸侯有左右房
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向坐矣西序
亦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
二十 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
西夾室 夾室之前也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
有南卿 明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
坐東夾 逸以此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宫室因
無直陳 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
夾室之 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制不必同明堂也
前
一卅 垂舜共工知兑和古之巧人
戈亏竹矢巧人所作弓是巧人知兑和亦古之
巧人也垂舜共工舜典文若不中法即不足可
寶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垂是舜之共工
竹矢蓋舜時之物其兑和之所作則不知實來
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
二卅 孔以四輅玉金象木鄭謂主朝祀不陳象
革木
此經所陳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大輅輅之
最大故知大輅玉輅也綴輅繫綴於下必是玉
輅之次故爲金輅也面前者據人在堂上面向
南方知面前皆南向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
玉輅在西金輅在東禮五輅而此四輅於五之
内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
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
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
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

之東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
四州 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
左塾門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
內之西 三州 陳器物皆以西爲上王殯在西序
右塾門成王殯在路寢下云二人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內之東畢門是路寢之門知此陳設車輅皆在路寢門
五州 內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
執兵宿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
衛之人面也左塾者謂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故

先東後以北面言之爲左右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爲
西以王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
在東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顧氏
六州 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
鄭謂陳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之東對金輅也凡
寶爲器所陳列自狄設黼扆已下至此皆象成王生時
國典路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也鄭玄亦云陳寶者方
有出有大事以華國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
輅之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

囗弁爲士冕皆大夫皆執兵立堂下上
一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衛殯與在廟
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
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綦文鹿子皮弁亦士
平也堂 堂康曰戺上所立處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
廉曰戺 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於
相傳爲 然所立 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在堂下 近於堂 執瞿立于西垂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皆
級 上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銳矛屬也側階北下

立階上
囗惣叙立者從外向內叙堂上從近向遠
正義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也此所執者凡有
囗七兵立於畢門之內及夾兩階立堂下者服雀
據鄭玄 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其
路寢南 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者使大
有三階 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叙之也次
此不見 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也在門者
中階 兩序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

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之說耳路寢三階不書亦未有明文從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四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服雀弁

士入廟助祭乃服雀弁於此服雀弁者士衛王殯與在廟同故雀爲弁也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四惟戈多有惠劉鉞戣瞿銳古今異

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傳惟言惠三隅矛銳亦矛也戣瞿皆戟屬不知何所據也劉鉞屬者以劉與鉞相對故屬以似之而別又不知何以爲異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孑鉞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鉞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

四鄭云序內半以前曰堂孔意垂堂之遠地

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檐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揔名爲堂此立於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是遠外之名此經所言冕則在堂上弁則在堂下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也堂上而言東垂西垂知在堂上之遠地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知此立於東西堂之階上也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四王及群臣皆吉服大史御王冊命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王及群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公

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
玄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執事各異裳形
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
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
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東
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特冊書顧命進康
王故同階
〔四〕麻冕黼裳冕吉服於此正王之尊

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傳嫌麻非吉
服故言王及群臣皆吉服也王麻冕者蓋袞冕也
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此禮授王冊命進酒
祭王且袞是王之上服於此正王之尊明其服
必袞冕也其卿士邦君當各以命服服即助祭
之冕矣袞鄭玄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
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
黼黼有文故特取爲文
〔四〕卿士邦君變裳太保大史純吉

禮無蟻裳今云蟻者裳之名也蟻者蚍蜉蟲也
此蟲色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
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
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
也太保太史有所主者則純如祭服暫從吉也
〔四〕形裳即纁裳常祭服
傳執事至宗伯正義曰此三官者皆執事形裳
而言各異裳者各自異於卿士邦君也形赤也
禮祭服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形爲纁言是常

祭服也太宗與下文上宗一人即宗伯之卿也
〔四〕禮於奠爵無同玉人有執冒四寸
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
於位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
在手中故不能執之太保必奠於其位但文不
見耳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
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
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
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

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闊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闊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闊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

〔傳〕太保上宗由阼階隮由便且卑不

阼階者東階也謂之阼者鄭玄士冠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

〔傳〕上宗即大宗宗伯之長

鄭玄云上宗猶大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傳無明鮮當同於鄭也

〔傳〕王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於殯西南讀策

訓御爲進太史持策書顧命欲以進王故與王同升西階鄭玄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孔雖以御爲進其意當如鄭言不言王面北可知也篇以顧爲名指上文爲言顧命策書稟王之意爲言亦是顧命之事故傳言策書顧命

〔傳〕言末命以感動康王嗣訓以訓戒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辞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群臣循大法

〔傳〕卞爲法無正訓

卞之爲法無正訓也告以爲法之道令率群臣循之明所循者法也

四三王受同瑁宿祭咤饗太保受同祭嚌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為主受同
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
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群臣所傳顧命上宗曰
饗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受王
所饗同下堂反於篚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
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
所奉王已祭大保又祭報祭曰酢授宗人同拜
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宗人
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嚌太保既拜而祭既祭
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
相備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居其所授宗
人同拜白戒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太保降
收太保下堂立王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四五釋上文受授拜饗收徹之節

正義曰王受冊命之時立於西階上少東北面
太史於柩西南東面讀策書讀冊既訖王再拜
上宗於王西南北面奉同瑁以授王王一手受
同一手受瑁王又以瑁授宗人王乃執同就樽
於兩楹之間酌酒乃於殯東西面立三進於神
坐前祭神如前祭凡前祭酒酹地而奠爵訖復
位再拜王又於樽所別以同酌酒祭神如前復
三祭故云三宿三祭三咤然後酌福酒以授王
上宗讚王曰饗福王再拜受酒跪而祭先嚌至
齒興再拜太保受同降自東階反於篚又盥以
異同執璋升自東階適樽所酌酒至殯東西面
報祭之欲祭之時授宗人同拜白王柩云已傳
顧命訖王則答拜柩尊所受命太保乃於宗人
處同同祭柩如王禮但一祭而已祭訖乃受福
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讚大保曰饗福酒太保
再拜受同亦祭先而嚌至齒興再拜訖於居所
位授宗人同太保更拜白柩以事畢王又答拜
拜柩敬所白王與太保降階而下堂有司於是
收徹器物

五五宿即肅咤為奠爵卿以肅咤為前御

天子執瑁故受瑁爲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
鄭玄云王旣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旣
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授人禮成於三酌
者實三爵於王當是實三爵而續送三祭各用
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
也故以宿爵而續送祭各用一同爲一進三宿
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
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
地也爲此祭者告神言已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白神使知也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
文正以旣祭必當奠爵旣言三祭知三咤爲三
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
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與
孔異也
六五 祭以變爲敬故大保洗異同酢祭
五七 上宗讃王以饗福酒也即云太保受同明是受
祭祀飲 王所饗酒也祭祀飲酒之禮爵未用皆實於篚
酒之禮 旣飲皆反於篚知此下堂反於篚也祭祀以變

爵皆在 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以盥手更洗異同
篚 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於王祭後更復報
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
八五 王言饗太保言嚌至相備
王旣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
授宗人然後拜也太保受同者謂大保旣拜之
後於宗人邊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旣祭
神之後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
口是嚌至於齒示欲而實不飲也太保報王之
祭事與王祭禮同而史錄其事二文不等故傳
辨其意於太保言嚌至齒則王饗福酒亦嚌至
齒也於王言上宗曰饗則太保亦應有宗人曰
饗二文不同互見以相備
九五 殯之所處故曰廟廟門謂路寢門
諸侯出廟門俟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
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正義曰廟門謂路
寢門也出門待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二伯
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之出應門之外非出廟

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
門即止也
六十 既尸天子告諸侯求臣弼

康王之誥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遂誥諸
侯作康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遂報誥之
因事曰遂康王之誥求諸侯之見匡弼
六一 召畢率東西諸侯執壤奠王答拜
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
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
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黄朱諸侯皆陳四黄
馬朱鬣以爲庭實實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
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
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
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
首王義嗣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
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六二 畢公代周公爲東伯以召領冢宰先西方
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
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
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
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
以東爲右西爲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爲位嫌東
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
六三 諸侯來朝遇喪因見新王
諸侯之在四方皆爲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
成王始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
喪遂因見新王也
六四 諸侯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
盡禮也義嗣德三字史原王答拜之意也康王
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
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六五 太宰以下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
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六六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
文武誕 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
受羑若 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
言大受 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天道而 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天下賞
順之 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
窮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
六七 羑聲近猷故訓道
羑聲近猷故訓之爲道王肅云羑道也文武所
憂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
起於西土故也
六八 康王報誥群臣以文武君聖臣良故得天
正義曰群臣諸侯旣進戒王王順其戒呼而告
之曰衆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君惟我一
人釗報誥卿士群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道甚
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
道博恰也文武旣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
羆之勇士不二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
臣良之故用能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
其道付與四方之國使文武受　諸國王有天
下
六九 答諸侯曰伯父擧同姓大國言之
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
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
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擧同
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
事有法故令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
之道而法循之
七十 羣公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羣公旣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脫去
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正義曰羣公總謂朝臣
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
諸臣亦在爲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
服禮喪服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
畢命 七一 命畢公分別居里成東周郊境

康王命作冊畢命爲冊書以爲畢公分居里成
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
使有保護作畢命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
二七 康十二年自鎬至豐命畢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康王即位十二年六
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安自宗周至于
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
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
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安理治正成周東
郊令得所
三七 漢初不得此篇有得其年月者
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
漢書律曆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
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王命作策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
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之
言何所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
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
於豐刑皆妄作也
四七 畢公代爲東伯王以周公毖殷告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畢公代周公爲大
師爲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
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惟周公左右先王
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
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
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
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
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道
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
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
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
善則民無所勸慕
五七 畢公佐文武成康四世祇師言勤小物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

師言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
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
六七歲星太歲皆十二年一周故曰紀
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遷殷頑民
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右至
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
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
十二年曰紀父子易人為世
七七克勤小物大事必能勤
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
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
說語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
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
左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
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
之
八七表宅里猶今表門閭殊井疆猶今擯出
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
善者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
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義里使放
傚之揚其善聲告之踈遠使聞知之先王制之
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
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
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
猶今下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
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
九七申畫郊圻謹固封守京師安則四海安
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畔亦令更重畫
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
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
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設守備惟
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
矣
十八安危惟殷士以周公君陳勉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爲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

一八　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敝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寵勢惟已久矣怙持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誇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今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爲大順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世有祿位財多世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必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邈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凌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

尚書要義卷第十八終

尚書要義卷第十九　君牙　冏命　呂刑

一君牙爲大司徒父祖功紀太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穆王康王孫昭王子作君牙君牙臣名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王若曰嗚呼君牙顯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録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

二祁寒暑雨祁訓大

傳以祁爲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雨是大雨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雨以見之互相備也

冏命

三大僕正謂太御中大夫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作冏命冏命以冏見命名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大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爲周禮太御若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

四

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御者最群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爲密昵僕田僕太御最爲長既稱正于群僕故以爲太如周以御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師澤趙侯寵少師以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同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爲太御中大夫掌御玉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叙在太御之下故以太御爲長大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爲長

五太僕正簡僚無以巧令便嬖

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令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便僻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爲善

顔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僻者前却俯仰以足爲恭側媚者爲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爲近官也

六后之德不德皆由僕臣正諛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

七無昵于憸人無貨其吉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憸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呂刑

八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夏贖刑

呂命呂侯見命爲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作呂刑呂刑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録之以爲法又一節見後

九未有甫追稱甫既有甫仍稱呂

或稱甫刑知後爲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爲平　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爲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人以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爲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許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許申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

即甫也

十穆王即位之年遷紀與孔傳異

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比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脩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此書圖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五五百年從十五年以前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生年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與無逸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異王年老能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

十一（呂侯之意）

二十孔以九黎蚩尤爲一與諸說異

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虐莫能伐之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君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爲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爲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黄帝所滅言黄帝所滅則與史記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爲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黄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炎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

二十一爲鴟梟之義矯稱上命若固有之

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爲梟爲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益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己自有也

四十作五虐之刑曰法自謂得法

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爲之故爲五虐之刑不必皐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作得法欲民行而畏也

五十三苗凡三爲惡鄭爲苗爲黎後與孔異

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下句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爲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

六十苗民自謂德刑者非馨香乃腥臭

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矜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所以爲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是腥臭喻惡也

七十堯已絕苗而末年又竄苗禮不滅國

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堯之初興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爲五虐之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凶德故歷代每被誅耳

八十堯絕地天通清問下民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

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不相干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群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疏以民神不雜釋絕地天通楚語文

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爲巫史民神同坐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義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

疏鄭以命重黎爲顓帝清問以下爲堯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

誅九黎謂之過絶苗民於鄭義爲不悵楚語言
顓頊命重黎鮮爲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
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
廿一 堯命三后恤功皋陶制刑教祗德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
禮教民而斷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
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
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
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刑
之中以教祗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皋
陶作制士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
敬德也
廿二 三后當禹先稷次今伯夷禮爲急
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於功也此三事
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土乃得種穀民得穀
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廪實知
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
夷若以民爲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
先言用禮
廿三 典獄乃天牧當監伯夷懲苗民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典
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重任是汝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言當視是伯夷
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
于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
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罔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
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衆爲威虐者任之以
奪取人貨所以爲亂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
不蠲降咎于苗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
亂加無罪天不絜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苗
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
故堯絶其世申言之爲至戒
廿四 言父兄弟子孫舉同姓包異姓
王曰嗚呼念之哉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伯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
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
以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
幾有致命

卅五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凡人彼人畏必當自謂己有可畏敬彼人譽必
自謂己實有德美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
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教之令
謙而不自恃也

卅六 兩造五辭五刑五罰五過五疵五疑疏在後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
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
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
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
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
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
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當同官位或詐反囚
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
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
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
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
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卅七 五辟疑赦各入罰不降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顙而涅之
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
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
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
罰倍差閱實其罪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

卅八 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宮
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
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
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
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
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相其
義以相備

九二 以兩造入五辭應五刑疑則五罰無疑則
入過
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爲敵
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
兩人而已旣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練
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
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覆審囚證之辭不
如簡核之狀旣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
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
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罪依準五刑
疑則從罰故爲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
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
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
者皆爲疑罪欲令贖罪而其人不服獄官重加
簡核無復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强遣出金
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
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
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爲過故謂之五過

五者之過皆可原也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
三〇 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無過而赦
刑罰不 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
言五 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
過赦 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辜
疵言 知損害王道於正爲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
疵 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詐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
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
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因與吏舊
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
但枉法多是爲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
一三 五過之疵惟出罪而并言入猶今律出入
同罪
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
罪與犯法者同惟出人罪爾而傳并言入者有
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
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也
二三 惟貌有稽即周禮五聽

察其貌若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爲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

卅三 唐虞以來有五刑漢文始除肉刑

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顙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顙額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

卅四 鍰之輕重諸儒小異

六兩曰鍰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鋝馬融云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俗儒云鋝六兩爲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鍰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鋝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爲鍰二鍰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鍰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鍰爲鋝如鄭玄之言一鍰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

卅五 傳或言黃金或黃鐵皆銅

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詳見舜典

卅六 漢惟除墨劓剕隋始除宮刑婦人猶閉

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爲淫刑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爲最重也

卅七 實則刑之疑則罰之故刑罰同屬
此經歷言二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
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
其數同也别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
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
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
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爲二
句以其二字足使成文
卅八 一罪當二條適輕二罪俱發適重
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輕重兩條
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下罪
卅九 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世輕世 以重罪而從上服令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
重世 罪罰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加
宜權 罪刑罰有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
齊之 罰者所以齊非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
之
四十 劉君以爲適輕適重皆一人有二罪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者謂若一人有
二罪則應兩俱治今惟斷獄以重條而輕者不
更别數與重并數爲一劉君以爲上刑適輕下
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
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
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
是贓罪罪從重并贓輕亦備是爲而輕并數也
知不然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
服而已何得云輕贓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
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者此即
是下刑適重之條而以爲上刑適輕之例實爲
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
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爲其説故今不
從
一四 哀敬胥占審克輸孚備刑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構下人
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
刑當其罪皆庶幾以得中正之道其刑其罰其

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行之無失
中正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
信於王謂上其鞫劾之辭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
上之

四二 此言明啟刑書左傳不爲刑辟各一義
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獄者依案用
之宜令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書
當其罪今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之
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
庶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
言明啟刑書而左傳云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者彼鑄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制宜
不預明刑辟人有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
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
義不相違

四三 其刑上備若今申省并兩刑謂輕重具上之
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鞫劾文
辭也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

四四 爲案申尚書省也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
漢世問 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具上之使王知
罪爲鞫 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
斷獄爲之
劾

四五 人君配天治民當明清于單辭 又見下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今天治民人
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
特難聽故言之

四六 無或私家于獄辭獄貨非寶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與獄無敢有受貨聽詐
成私家於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
衆人見罪

四七 伯爲官長族爲同姓姓爲異姓
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
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
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爲同姓姓爲異姓也

四八 單辭一人獨言兩辭一虛一實

傳以相爲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成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己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

四九 私家謂典獄受貨

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

五〇 府聚罪辜之事則報以衆尤

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是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也多天必報以禍罰

五一 德于民之中屬于五極嘉師祥刑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我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辝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辝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辝

五二 訓𧶠贖與刑非周禮所謂金罰

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𧶠之贖

五三 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又似不得贖罪贖必異於𧶠法以𧶠刑爲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𧶠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刖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

周禮五刑各五百經以重多此經三千輕多重必

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太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以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

尚書要義卷第十九終

尚書要義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費誓秦誓

一晉文侯迎立平王賜秬鬯圭瓚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作文侯之命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正義曰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

二呼父義和親而字之

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

三鄭氏謂文侯名仇當字儀

四再稱字親之不名尊之
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旣呼其父又稱
其字所以别他人也初則别於它人重則可以
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臼名明
父之交白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
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
五遣文侯歸國賚秬鬯弓矢乘馬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還晉國
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
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一盧矢百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馬四
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
小無度
六賜秬鬯當徧告宗廟
祭時實鬯酒於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於卣及
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故盛以卣也詩稱告
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玄云王賜
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
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宗廟
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
七鄭以彤旅爲周禮唐大孔亦當然
鄭玄以此彤弓旅弓爲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
強弱之名彤旅是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
此傳及毛傳皆云彤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爲
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
勞者是講德也講論其有德乃賜之耳襄八年
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
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
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
費誓
八魯居曲阜徐戎並起爲寇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居曲阜徐夷並興東
九
郊不閑徐戎淮夷並起爲寇於魯故東郊不
魯以戎
閑作費誓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衆也諸侯之
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

悔過序 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

列當主 猶詩錄商魯之頌費誓費魯東郊之地名正義

之後 曰魯侯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

曲阜之地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爲寇

十記云封周公地方七百里孔謂監七百里

諸侯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

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時伯禽爲方伯監七

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

里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州別立一賢侯

以爲方伯即周禮大宗伯云八命作牧是也禮

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

以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七

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百里地并封伯禽也下

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內更有

諸侯之人故知帥七百里內諸侯之人以之共

征也

一十戎夷錯居中國至秦始逐出

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

帝王之所羈縻而統叙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

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

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命召穆公平淮夷

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

始皇逐出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四十年

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

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

來也

二十經典惟甲胄秦後始有鎧鍪金爲之

十三 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

敿甲胄 胄兜鍪也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胄秦世已

穿㪉之 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

敿干楯 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

緊楯紛 名也甲胄爲有善有惡故令敿簡取其善者鄭

云敿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敿理穿理

之干是楯也敿乃干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

此注 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汝楯紛紛如綬而

小繫於楅以持之其以爲飾鄭云楅猶繫也王
肅云楅楅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爲此說也爾
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
善也
卌杜擭斂穽猶今律坑穽有禁
穽以穿地爲名擭以得獸爲名擭亦設於穽中
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塞之窒斂之皆閉塞之
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牿牢之牛馬
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
搶作坑穽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
王肅云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
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墜之恐害牧牛馬故使
閉塞之
卌一馬牛風臣妾逃勿越逐祗復之
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
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
之歸於本主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
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
敬還復歸本主者汝則有常刑僖四年左傳云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
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
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當各守部署止
則有壘壁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
逐之
卌二古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
軍故云臣妾逋逃也
卌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
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
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
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三
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
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
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
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
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

守四面當四郊四遂今言三除東郊

十八 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
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
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
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
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
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
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
也

十九 甲戌至日即築如距堙之屬

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
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屬兵法攻城築
土為山以闚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
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
杜預云堞女墻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
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
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
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

廿 不供楨榦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
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
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
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
妻子不遺其類在軍使給廝役又則入於罪隸
舂稾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
女子入於舂稾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
男女同名鄭衆云輸於罪隸舂人稾人之官也
然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
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秦誓

廿一 秦自崤關伐鄭晉以不假道伐而敗之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師往伐之晉襄公帥師
敗諸崤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
其三帥還歸作秦誓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
過作誓秦誓貪鄭取敗悔而自誓正義曰左傳
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
說秦伯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
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

廿二
我享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
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
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杜
預云殽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
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崤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
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
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
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
廿三 古謀人若蹇叔等今謀人若杞子之類

廿四 伐鄭之時群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之謀
未就子 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又偝忌之惟指今事
忌傳云 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己而用之悔前
未成我 違古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
欲又忌 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
之 蓋謂杞子之類
廿五 春秋書晉人敗秦師晉諱背喪告略
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
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

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
而云大夫將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
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
用兵故告辭略也
廿六 用順道則多盤言爲善最樂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注言民之行己
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忠臣正
義曰訖盡也自用若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
有福則身樂漢明帝問東平王劉蒼云在家何
者爲樂對曰爲善最樂

尚書要義卷第二十終

書纂言四卷

（元）吳澄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書纂言四卷（內府藏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其書解也。古文尚書自貞觀敕作正義以後、終唐世無異說。宋吳棫作書裨傳、始稍稍掊擊。朱子語錄亦疑其偽。然言性言心言學之語、宋人據以立教者、其端皆發自古文。故亦無肯輕議者。其考定今文古文自陳振孫尚書說始。其分編今文古文、自趙孟頫書古今文集注始。其專釋今文、則自澄此書始。自序謂晉世晚出之書、別見於後。然此四卷以外、實未釋古文一篇。朱彝尊經義考以為權詞、其說是也。考漢代治尚書者伏生今文傳為大小夏侯歐陽三家。孔安國古文別傳都尉朝庸生胡常、自為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為師說。澄專釋今文、尚為有合於古義。非王柏詩疑舉歷代相傳之古經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顛倒錯簡、皆以意自為、且不明言所以改竄之故、與所作易纂言體例迥殊。是則不可以為訓。讀者取所長而無效所短、可矣。

元吳文正公著

書纂言

通志堂藏板

今文尚書纂言序

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元草廬先生吳澄所輯尚書旣遭秦火漢初濟南伏生以所憶二十八篇敎授齊魯閒即今書是也其後孔壁書出增多二十五篇謂之古文尚書而目伏生所授者爲今文自東漢及魏世所行者惟伏生之書而已古文舊藏於官人不及見迨東晉始復出唐孔穎達因安國傳而作正義書以盛行於是伏生之書遂爲其所亂有宋諸儒始疑其文體不協朱子亦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孔傳及序不類西京文字則疑古文者非一人矣至先生序錄羣經始分而出之取伏生之二十八篇序於前以還其舊而以孔壁所出之古文別序於後至爲纂言則獨有今文古文置而不釋其見可謂卓矣而說者或謂先生果於自信輕於非聖經余以爲非也孔氏壁書已不可見至東晉所上之書出於梅賾一手其非安國原本明甚至重華之名雖見於太史公本紀彼姚方興者豈遂不能援以自實其所撰耶固未可知也嗚呼聖人之經燦若日星甲是乙非未能遽定而先生是編考据詳博釐正錯簡咸皆確當學者將以明經袪惑其於是書必有取爾矣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書今文

虞書

堯典

皐陶謨

夏書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牧誓

洪範

康誥

酒誥

金縢

大誥

君奭

多方

立政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書二十八篇漢伏生所口授者所謂今文書也伏生故爲秦博士焚書時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以教授于齊魯之閒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欲召生時年九十餘矣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往受之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頴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夫此二十八篇伏生口授而鼂錯以意屬讀者也其閒闕誤顚倒固多然不害其爲古書也漢魏四百年閒諸儒所治不過此耳當時

以應二十八宿蓋不知二十八篇之外猶有書也至晉梅賾始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稱爲孔子壁中古文鄭沖授之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謐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授賾賾遂奏上其書今攷傳記所引古書見於二十五篇之内者如鄭玄趙岐韋昭王肅杜預皆指爲逸書則是此二十五篇漢魏晉初諸儒曾未之見也故今特出伏氏二十八篇如舊爲漢儒所傳確然可信而晉世晚出之書則別見于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虞書

堯典第一

舜典第二　同今文

堯典愼徽五典以下孔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時以愼徽五典爲舜典之初隋開皇初購求遺書有人言蕭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在愼徽五典之上方興上之未及施行而以罪僇隋既購得此本遂增入二十八字

皐陶謨第四　同今文篇首增曰若稽古

益稷第五　分今文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

大禹謨第三

夏書

禹貢第一　同今文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商書

湯誓第一　同今文

盤庚上第九

盤庚中第十　分今文盤庚作以下

盤庚下第十一　分今文盤庚既遷以下

高宗肜日第十五　同今文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說命上第十二
說命中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周書
牧誓第四
洪範第六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多士第十六
無逸第十七
君奭第十八
多方第二十
立政第二十一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分今文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内以下

呂刑第二十九 同今文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武成第五
旅獒第七
微子之命第十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陳第二十三
畢命第二十六
君牙第二十七
冏命第二十八
右書二十五篇晉梅賾所奏上者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文古文之異何哉鼂錯所受伏生書以隷寫之隷者當世通行之字也故曰今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皆科斗書科斗者蒼頡所制之字也故曰古文然孔壁眞古文書不傳後有張霸僞作舜典汨作

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書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即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偽泰誓一篇也古經十六卷者即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爾張霸偽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

張霸偽書遂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篇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賾所增混淆誰復能辯竊嘗讀之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掇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

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

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是魏晉間人作托孔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裏而訓詁亦多出小爾雅也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帙以別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諸後孔氏序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耳

書卷第一　臨川吳澄纂言

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攷詳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遣掌故晁錯即其家傳受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女子獻僞秦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僞舜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內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爲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註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爲正

虞書

虞舜氏因以爲有天下之號虞書虞史所記也

堯典

堯唐帝名典說文云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載事於簡冊庋而藏之書府以傳永久故曰典以其所載可爲常法故又訓常此篇蓋舜崩之後虞史紀舜之行事然以舜徵庸攝位皆在堯時故追紀堯之行事以該初終一篇並載二帝之事不名舜典而曰堯典者統于尊也伏生書此篇止名堯典梅賾始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陳振孫曰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之文曰堯典則知古無舜典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唐以前隸書本曰作粵曰若者發語辭猶周書越若來三月也稽考也放勳堯號放至也猶放乎四海之放勳功也言堯之功勳無所不至也羲農黃帝數聖人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大孔子稱堯巍巍乎其有成功故堯崩之後以放勳號之也史將敘堯事先言攷古之帝堯沒而號曰放勳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欽仁敬也明聖智也文身儀之外著思心官之中主安安自然而然無所勉強也允信也恭莊肅也克能也讓謙遜也常人僞恭而不實欲讓而不能堯信(疑信作性)之者是以信

恭能讓也光德盛而有光輝也被及也四四方也
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盛德光輝充滿六合極
其廣遠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聖人氣清質美性之全體無所
汚壞故其德之大非常人所及也以用也親愛之
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也既盡睦和也平均齊
普徧之意章亦明之也平章謂均齊普徧無一不
明之也下文平秩平在倣此百姓畿内之民昭明
能明其明德也協合也和和之使不乖戾也協和
合諸侯而皆和之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黒也
謂黒首之民於歎辭變變化時是雍和也堯能自
明其大德推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家齊國治天
下平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羲和重黎之後司天之官也若順也昊廣大也曆
以推筭度數氣朔象以窺測躔次晷景日陽精一
日遶地一匝月陰精一月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
及衆經星東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七宿斗牛
女虚危室壁西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南七宿井
鬼柳星張翼軫東七宿象龍西七宿象虎皆南首

而北尾北七宿象龜蛇南七宿象鳥皆西首而東
尾辰天之壤無星處皆是而因日月所會分爲十
二次會于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
紀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
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授謂頒布于
有司俾遵而行之也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
事早晚所關如下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節候
也孔疏曰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
後方始命之程子曰克明俊德至時雍言治身以
至平天下治之道也乃命羲和至咸熙言分職順
時事則治之法也而事之最大最先在天道時令
萬事無一不體于此故先詳載其事聖人治天下
惟此二端作典者述堯之治盡于此矣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
分别也宅居也或曰度也嵎夷東裔之地禹貢屬
青州暘明也日出而天下明故曰暘谷寅敬賓迎
也出日初出之日也于東方迎日之出而識其景
出卯中則爲春分也平秩一切皆秩也東謂立春
以後東方木王之時作發生也一一次序春時萬
物發生之節候也日晝之晷也中猶半也日與夜
平分[illegible]得其半也星謂中星初昏時見于南方正

午之位者也鳥南方朱鳥之星其辰鶉火其宿則
星也殷中也仲春之中謂春分也厥其也析分也
老壯分析而居壯者出就田廬老者留居邑宅也
孳乳化也尾交接也爲將乳化而交接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
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裔交阯之地南謂立夏以後南方
火王之時訛化也一一次序夏時萬物化育之節
候也致推極也周官冬夏致日是也於南方推極
日中之景至午中而短極則爲夏至也火東方蒼
龍之星其辰大火其宿房心也正謂陽至此極得

陽之正仲夏之正謂夏至也因孔註謂老弱因就
在田之丁壯以助農是也希疏也革皮膚也膚革
希疏猶見錯言疏理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西裔之地漢誌天水郡有西縣昧暗也日入而
天下暗故曰昧谷餞送也納日方入之日也於西
方送日之入而識其景入酉中則爲秋分也西謂
立秋以後西方金王之時成收熟也一一次序秋
時萬物收熟之節候也宵夜之晷也中者夜與日
平分而得其半也虛北方玄武之星其辰玄枵宿

則虛也仲秋之中謂秋分也夷平也老壯平分老
者歸邑而壯者在田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
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裔之地北謂之朔者取月朔之義前月之
終後月之始明盡而復生謂朔北方陰盡于中陽
起于中亦猶月之朔也日行至此淪于地中萬象
幽冥故曰幽都在存察之意朔謂立冬以後朔方
水王之時易改更之也一一詳察冬時歲物改更
之節候也冬不言秩而言在終始之交宜詳察也

日短晝晷最短也昴音留星在天之酉位字從卯
舊音卯者非西方白虎之星其辰大梁宿則昴也
陰至此極得陰之正仲冬之正謂冬至也隩隈也
老壯皆居邑宅就隈隩溫煖之處以避寒也氄毛
細毛也毛理細密猶晁錯言密理也乃命總命羲
和也就羲和之內分別之羲掌春夏和掌秋冬故
言分命又就羲之內和之內重分之既命其仲復
命其叔故言申命堯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
時而其要在於度日景日晷驗初昏中星以定二
分二至而已蓋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
蘇氏曰嵎夷南交西朔方乃四極之地以日景定

分至而後曆可起必驗之四極非常宅也朱子曰推測日景之處寅賓是賓其出寅餞是餞其入敬致是致其中北方無日故不說東作南訛西成朔是謂節候也林氏曰仲春日在卯入酉昏時鶉火見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春分之氣仲夏日在星入辛初昏大火見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是爲夏至之氣仲秋日在心入酉初昏虛星見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是爲秋分之氣仲冬日在虛入申初昏昴星見晝四十刻夜六十刻是爲冬至之氣馬氏曰星鳥以象言星火以次言虛昴以宿言互相備也朱子曰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

在斗昏中壁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有餘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平運而舒日內轉而縮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大過乃倍其年而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而未精密也澄案唐開元大衍曆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然久亦與天違今授時曆不立差法但日夜占候以求

合於天

帝曰咨汝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咨者嗟嘆而命之也曁及也朞猶周也前冬至距後冬至周匝一歲也有又通旬十日也三百六旬有六日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微弱而交次年節氣也不言五日四分日之一而言六日舉成數也閏月者氣盈朔虛所積之餘日也天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行至健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日行少遲繞地左旋一日適得一周而不過比之天則爲不及一度月

行尤遲繞地左旋一日將近一周而不及比之天則爲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若依四分曆法分一日爲九百四十分則日之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而與天會是爲一歲之氣月之行積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是爲一月之朔一歲十二朔通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三十日積日凡三百六十者一歲之正數也日與天一會而過三百六十之數故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謂之氣盈月與日十二會而不及三百六十之數故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之積一歲得

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二歲得二十一日七百一十四分三歲得三十二日六百有一分以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置第一閏尚餘三日百有二分四歲并上所餘得十三日九百二十九分五歲得二十四日八百一十六分六歲得三十五日七百有三分置第二閏尚餘六日二百有四分七歲并上所餘得十七日九十一分八歲得二十七日九百一十八分九歲得三十八日八百有五分置第三閏尚餘九日三百有六分十歲并上所餘得二十日一百九十三分十一歲得三十一日八十分置第四閏尚餘一日五百二十一分十二歲并上所

餘得十二日四百有八分十三歲得二十三日二百九十五分十四歲得三十四日一百八十二分置第五閏尚餘四日六百二十三分十五歲并上所餘得十五日五百一十分十六歲得二十六日三百九十七分十七歲得三十七日二百八十四分置第六閏尚餘七日七百二十五分十八歲并上所餘得十八日六百一十二分十九歲得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置第七閏無餘是爲一章失一閏則春之季月入夏夏之季月入秋秋之季月入冬冬之季月入春失二閏則春之仲季入夏夏之仲季入秋秋之仲季入冬冬之仲季入春失三閏則春皆入夏夏皆入秋秋皆入冬冬皆入春而四時不定四時不定則歲首非歲首歲終非歲終而歲不成故必置閏月以定四時然後能成歲也今案一日分爲九百四十分者蓋以史記所載顓頊四分曆爲準漢三統曆則一日爲千五百三十九分唐開元大衍曆則一日爲三千四十分其氣盈朔虛分數各不同每改一曆又變一法訖不得其至當攷之歷代史志可見兹不備陳及宋紀元曆則一日萬分至今承用雖其分愈細然其數整齊難與天合西山蔡氏祖述邵子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例以一辰爲三十分一分爲十二釐一釐

爲三十毫一毫爲十二絲一辰計十二萬九千六百絲一日計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絲每歲氣盈朔虛共十日一百三十六萬絲澄嘗即其法推筭與古差殊乃知其説甚美其術則疏猶欲因之再爲更定以追古合天而未之能也尚將有俟于哲人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釐析而治之也百工百官之事如工人然一工掌一事也庶衆也績積其功之成也咸皆也熙光明廣大也呂氏曰二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言澄謂此章自乃命以下記堯命官之事然特詳于司

天時之一官此一節上句總言治人事之官下句
則言其效也
此第一章堯在位之事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
訟可乎
疇誰也疇咨謂誰可咨命者若時謂順是猶言稱
此也登庸謂登進于百僚之上而用之蓋百揆之
職也放齊臣名胤嗣也朱堯嗣子名啓開也言其
心識開明稱是登庸之職也吁者嘆其不然之辭
嚚口多言不忠信也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
才用之于不善故爲嚚訟堯至公至明知其子之

惡而不然故齊所舉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任事之臣爲百揆之副登庸者舉其綱任
事者治其目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
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能成其事曰功言方且鳩
聚而見其功可稱今任事之職也靜言庸違謂閒
居無事之時則能言及至用之則違背其言也象
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蓋因下文有此二字而
誤二字當是中心傲狠之意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
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
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
也蓋下流不渡泛濫上涌而逆行也割害也蕩蕩
廣貌懷包其四傍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
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下民居處
卑下之民也咨嗟怨也能者謂其才足以辦此事
俾使乂治也僉衆共之辭鯀崇伯名先言於者嘆
美其才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辭方逆也命上

之令也言恣己自專違逆上命也圮敗族類也言
與衆不和傷害同類也鯀之不可用者以此楚辭
言鯀悻直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獨言也异
置也已也試嘗而驗之也言鯀不可用則已之哉
或姑試其可見其不可乃已之也蓋當時治水之
才亦未有能過于鯀者故四岳之意欲弃且試之
也於是遣鯀往治水而戒以欽者凡事不可不敬
況治水之事任大責重乎帝朝用人三載一考其
績九載則三考矣成猶完也禮記言禹脩鯀之功
則鯀之治水非無小小之功但至於三考而其功
不成完耳邵子皇極經世書帝堯六十一載命鯀

治水六十九載其績弗成或疑績用弗成蓋在舜既徵庸之後史言之于此以終上事也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皆為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陳氏曰朱共鯀皆有過人之才堯獨察其非賢蓋世大姦舉不能欺史備載之以表堯知人之明以示萬世人主擇人之法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朕我也古者上下得通稱朕至秦定為天子之稱案史記堯年十六自唐侯為天子在位七十載則年八十六矣巽遜通堯嗣子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當時百揆虛職在朝之臣四岳獨尊居是官者必世族重臣才德出于羣臣之上故堯欲以天下授人而先語四岳謂汝能用我之命今巽我之位于汝也否不通忝辱也四岳謂已不德不足以當帝位之重受之適為辱耳故辭而不受也曰者堯言也明明普照精察之意重言二字猶前言安安也揚舉也側陋偏僻之處也四岳既辭堯使之舉人自代謂在朝無其人則明明揚偏僻微賤之人也師衆錫與也師錫帝曰緣四岳未對而衆臣先與帝言也鰥無妻也在下在民間未仕也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也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人之詳也瞽無目也舜父號瞽瞍頑心無知覺也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倨慢也諧和也孝善事父母而推之為友悌也烝進也如火氣之烝而上也姦惡而為亂也堯問舜之為人如何四岳乃獨對謂舜乃瞽者之子父既頑母又嚚弟又傲而舜能諧和以孝使進進于治而不至於為大惡也其者將然之辭四岳既詳言舜之

為人堯謂我將以事試之也試之事目見下文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女以女與人也刑儀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堯以二女女舜于是娥皇為妻女英為妾而觀舜所以示儀法于妻妾者此史臣述堯試舜之意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東縣出歷山入河内汭水合流之内也嬀汭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謂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内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此史臣述堯嫁女之事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周子曰治天

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玆試矣

案此一節堯試舜以齊家之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慎謹也徽以繩糾約之意五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常道也蓋使爲司徒之官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敎是也此試之以敎萬民之事也納入居其位也百揆揆度百事之官猶周之冢宰也敘各循倫次也左氏所謂無廢事是也此試之

以總百官之事也四門四方之門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蓋使兼四岳之職穆穆敬也左氏所謂無凶人是也此試之以臨諸侯之事也麓山足也烈迅也迷錯也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堯使舜主祭將升太山方入于其麓而偶遭烈風雷雨衆懼失常舜行獨不迷錯遇非常之變而不爲動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近之此試之以攝祭主之事也格來詢訪乃汝厎致陟升也讓辭遜也堯謂詢舜行事而考所言則見汝之言致之可以有功于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舜謙遜辭避以其德不能嗣堯也

案此一節堯試舜以治國之事

此第二章堯禪位之事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長也正月長於諸月上日此月上旬之日蓋堯在位七十有三載之正月朔日也文祖堯始祖之廟舜以此年正月朔朝於文祖之廟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美珠璣衡皆觀天之器以璿飾璣所以象天也有機運轉故曰璣以玉爲管所以窺天也橫設於璣故曰衡齊者測驗推步之不差也七政日月五

星也其行或遲或速各有限節度數如國家之政然故曰七政常星爲天定體者謂之經七政與天各行者謂之緯故必察於璣衡之器以齊其行度堯之命官先命羲和舜之攝位先齊七政蓋治曆明時君道所當先也璣衡之制蓋如後世之渾天儀云自古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無師說不知其何如周髀之說謂天以覆盆斗極爲中中高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之說謂天渾渾然圓如彈丸地居其中如鳥卵中黃天包地外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地上見者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不見者

亦百八十二度半強其南北兩端樞紐不移處為
極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
其天體經星與日月五緯斜而迴轉北極之南五
十五度當嵩高之上正為天中又其南十二度為
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
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
一度而已夏至之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之
日去極九十一度冬至之日去極北一十五度此
其大率也古者觀天之器其法無傳漢武帝時洛
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宣帝時耿壽
昌以銅鑄為天象劉宋時錢樂以銅鑄為渾天儀

歷代相因由唐至宋漸加精緻為儀三重其外第
一重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名地平環上列壬子
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
戌乾亥二十四字一名陰渾一名單橫規一名陰
緯單環北地面四方四緯之象也又側立黑雙環
名天經環橫刻二極相去度數直跨地平環相銜
於子午半出地上半入地下子以上出地平三十
六度為北極樞孔午以下入地平三十六度為南
極樞孔一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此天脊從布
之象也又斜倚赤單環名天緯環互刻赤道周天
宿度上下與天經環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

少弱東西與地平環相銜當卯酉之位此天腰橫
繞之象也三環表裏相結不動上下四方之定位
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其內第二重曰三辰儀側立
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制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
差小但彼不可動而此銜附黃赤二環以轉動爾
其赤道環則為赤單環亦刻宿度制如天緯赤單
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去南北極
各九十一度少弱其黃道環則為黃單環亦刻宿
度上下亦與三辰黑雙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二
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
環相銜在環上所刻卯酉春秋二分之處又為白

單環承其交鎖定黃赤二環使不傾墊或不用下
設機輪以水激之可省人運亦或不用日月星辰
之運行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又其內第三重曰四
遊儀亦為黑雙環制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
又小以揭直距直距者銅板二從置於四遊儀內
上屬北極下屬南極而橫夾望筒於其腰中內面
為小孔以受望筒腰中之小軸望筒者古所謂玉
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一名橫簫其筒中空兩
端各為方掩方掩中各開圓孔以俟仰窺腰中兩
面各為小軸以貫直距腰中之小孔東西既得隨
環運轉南北又可隨處低昂故曰四遊第一重六

合天經雙環銜附地平天緯二單環第二重三辰雙環銜附黄赤道二單環第三重四遊雙環銜附直距與望筒六合之規大於三辰三辰之規大於四遊雙環雙鑄一樣二合而爲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六合天經雙環南北二極之處有孔銜軸以穿三辰四遊二雙環於内軸如管虚中其外有臍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其尺度則地平單環徑八尺濶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濶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濶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濶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二寸四分黄赤二道單環徑七尺二寸八分濶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濶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二長各如四遊環内徑濶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端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開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槃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于水槽上一名水趺或名水平其臺爲十字或爲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以激機輪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郊者祭昊天之常祀非常祭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所尊祀者有六曰日曰月曰星曰四時曰寒暑曰水旱遠望而祭之曰望山川名山大川徧周徧也羣神者天神自六宗之外地示自山川之外以次神示皆祭之也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示以攝位告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也瑞玉也周官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榖璧男執蒲璧執之以爲符信故曰瑞既月盡此月也覲見也四岳在朝之臣統羣牧者羣牧九州之伯統諸侯者班分也羣后衆國君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上皆正月事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遠近不同至有先後故每日接見岳牧率諸侯以見見者分還所輯之瑞與之使之歸國也陳氏曰自正月上日至此述攝位初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之二月也巡守行視諸侯所守之土也岱宗東岳泰山也柴燔柴祭天也望望祭山川也秩者品等其尊卑先後之次序一一皆祭之也東后東方諸侯也五玉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瑞玉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諸國君臣所以爲贄而見者時謂歲之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每歲每月之積日諸侯之國皆稟天子正朔歲月日有不合者則協而正之以節氣定四時所以正一歲之日以晦朔定大小所以正一月之日時日協則日正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爲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六陰律爲呂凡十二管皆空圍九分有奇徑三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律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而重濁短者聲高而輕清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其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容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

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諸侯之國皆遵天子法制四器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度量衡其起於律律同則度量衡亦同也脩完整之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之禮其有廢缺者則完整之也如猶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蓋猶周官所謂同數器也卒終畢也復回還也此數事皆畢則回還而他向也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北各以其方所屬之時也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如岱禮如初如西禮謂祭秩覲見協正同脩等事皆如東巡守之禮也歸巡守既畢而歸至於國也格至也至其廟而告祭也藝祖疑即文祖或云文祖之所自出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古者君行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程子曰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于其廟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林氏曰漢武帝元朔初東巡海上還封泰山並北海之碣石歷朔方九原以至甘泉武帝儀衛徵求多矣八月之間尚行一萬八千里則舜一歲而巡四岳可知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鄭氏曰巡守之年諸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

諸侯來朝于京師蔡氏曰五載之内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荅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協和也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廣布也奏進也車服謂命之仕而賜以車服也周官一命受則再命受服三命受器蓋因古制也此承上文言諸侯貢士於天子者先廣進之以言復明試之以功必施之於事功如其言而後用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古者中國之地爲九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大河以北爲冀州而帝都在焉禹既作貢之後舜以冀青地太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并州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内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然舜既分十二州而商時但言九圍九有周官職方氏亦止列九州有揚青荆豫兖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則十二州蓋不甚久或謂禹即位後復合爲九然未有考也封表

也每州表識一山以爲一州之鎭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鎭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山言十二蓋一州止封一山而餘山不封濬川不言十二則川無大小皆濬也曾氏曰冀之北邊與狄接故分正北爲幽西北爲并東北爲營陳氏曰既分此三州然後冀中立於諸州之内故二代後復爲九州而幽并不革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圖所用五刑之象以示人所謂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也周官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蓋亦由是典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五等重刑典章所載之常法也流謂徙之遠方若水之流去然宥寬之也五刑即典刑鞭木末垂革官刑官府之刑扑夏楚二物教刑教學之刑也金赤金銅也贖贖其罪也古者贖罪用銅漢及後魏用黄金唐宋復用銅蓋寇賊姦宄之大惡宜服五等之重刑但聖人至仁不忍輕用故圖象以示使之知畏而不敢犯如此而猶有犯者乃不得已而刑之也五者之刑至重然苟其罪之可疑與夫不當施刑之人則以五流之法宥之至於官府學校之間或有慢令違令者既不可待以五刑又不可無以懲戒故設

鞭扑之輕刑使之知愧而不欲犯周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儀禮鄉射記楚扑長如笴射者有過則撻之即此官刑教刑也二者之刑雖輕然苟其情之可矜與夫不堪受刑之人則以罰金之法贖之此五句者有重有輕各有攸當法之正也眚過誤也災殃禍也肆縱之也故除釋也怙恃也終不悛也賊以寇賊治之也承上文而言所犯輕刑之可矜者雖在罰贖之法例然或其人因過誤致災而麗於刑則又不令罰贖而直縱肆以赦之所犯重刑之可疑者雖在議宥之科然或其人因怙恃不悛而麗于刑則又不令議宥而如寇賊以刑之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法外意也通前後七句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具矣而主之以敬慎重詳審常以慈祥惻怛之意行乎其中故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謂憐憫之也程子曰史記載舜制刑之法重明舜之意言敬謹哀矜之至朱子曰古所謂贖刑者贖鞭扑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先王之法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即流宥五刑之流放亦流也放棄置於此不得他適竄擯匿於此如穴中鼠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竄者竄其君也殛謂待死于此以終其身流放竄殛四者陳氏謂有重輕如今世編管羈管安置居住之類澄謂罪既重輕則地宜有遠近幽洲北裔崇山南裔不知的在何處三危在雍州羽山在徐州今以四凶之罪論之後篇於共工言畏於驩兜言憂於有苗言遷其辭蓋有輕重鯀以治水之績不成故廢黜而用其子代之罪比三凶為輕而說者不明殛字之義以殛為誅死果若是則四罪鯀乃最重誤矣又以四裔之地論之羽山去帝都差近三危稍遠崇山蓋又遠幽洲蓋最遠或謂崇山即今澧州慈寧縣之崇山幽洲即其後所分幽洲之北鄙未詳是否若以罪之重輕度地之遠近則北流宜在荒服二百里流之地南放宜在荒服三百里蠻之地西竄宜在要服二百里蔡之地東殛宜在要服三百里夷之地但疑當時水土未平五服地里未定則未能盡然也陳氏曰言四罪見當時無犯者罰當其罪明也法行權貴公也刑止流放仁也允愜人心故天下咸服史載於欽恤之後見用法之審林氏曰殛鯀竄三苗當在水未平之前巡守肇十二州當在禹

平水之後史因言舜之謹刑遂舉誅四凶之事繫于下爾吳氏曰史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在位七十載而徵庸舜試舜三載而老舜以堯七十三載之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攝位之二十八載堯在位一百載矣殂落死也死者魂氣升于天故曰殂體魄降于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父曰考母曰妣三載子爲父服則斬衰三年爲母服則齊衰三年也四海甸服千里之外四方諸侯之民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之樂器也案儀禮圻内之民爲天子服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百姓應服三月者如服考妣三年之喪四海應無服者耳不聽樂蓋雖無服而若有心喪者焉此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近而國中之民遠而天下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

此第三章舜攝位之事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上日也蓋舜攝位三十有一載之正月朔孔傳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之廟告疏曰既除喪以明年之正月告廟即正位爲天子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于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據澄案孟子言堯老而舜攝堯崩而舜帥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矣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子嗣父位者雖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然國事則總于大臣喪畢而嗣君始親政此常禮也舜以大臣攝天子事在堯生存之時堯崩之後堯之子居喪舜攝事如故蓋天子崩世子聽于冢宰三年者禮也喪既畢則堯之子可以嗣堯爲天子矣故舜避之而去天下臣民皆就舜而不就堯之子堯之子亦不敢當而舜不得辭于是乃還國中告祖廟而踐帝位與嗣君踰年即位之常禮不同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也闢開也帝朝大臣百揆四岳爲尊舜自百揆升爲天子則朝之大臣惟有四岳而已故舜踐位之初首謀治于四岳開四方賓客之門俾下之事情無或壅蔽廣四方耳目之寄俾上之視聽無不用徧也蓋四岳在内而統四方之諸侯者故謀

之以天子治天下之道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有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牧以養民爲職養民在先足民食足食在不違農時故曰食哉惟時柔謂撫綏之能謂和協之惇謂厚作之德有德之人也允謂信用之元仁者之人也難謂拒絕之任壬通壬人包藏凶惡之人也率猶皆也養其身懷其心者安民也親君子遠小人者知人也如此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率皆服從矣蓋十二牧在外而長一州之諸侯者故命之以諸侯治其國之道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言舜曰者別于堯也此以前之帝曰皆堯此以後之帝曰則舜也奮起也奮庸猶曰登庸載行事也亮明了之意采事治之意惠順也意與若相近謂得事之理稱人之意無所拂戾也亮采惠疇猶言疇若予采而倒用其語也伯爵禹名崇伯鯀之子姒姓司空掌土之官懋勉也舜問有能奮起幷用於羣臣之上而廣明帝堯所行之事者使之居百揆之職亮采而順者其誰乎四岳與羣臣同辭以對謂崇伯名禹見作司空之官可當百揆之任也俞若帝然四岳羣臣所舉之當命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謂汝前有平水土之功矣今惟於是百揆之事而勉之哉以司空兼百揆如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也稽首拜而首至地臣拜君之禮也稷田正官名棄封於邰姬姓契臣名封於商子姓稷契皆帝嚳之子皋陶亦臣名稷契二人皋陶一人故言暨以別之下文殳斨暨伯與倣此俞者帝然伯禹所推之賢汝往哉謂汝其往宅百揆哉不許其讓也舜登帝位百揆職虛故首擇人以居此職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因禹之讓三臣各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阻厄也后君也有土之稱蓋分土爲諸侯而仕于帝朝者也稷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播種也穀品數多故曰百穀帝言黎民或有厄於飢者汝爲后稷之官其教民播是百種之穀一年耕有三年之食則雖遇水旱凶荒不至厄於飢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聖賢於事無所不敬授人時敷五教事之重者故特言敬五教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爲教也寬有容而不迫也帝言百姓或有不相親睦而於五品之人倫或有不順者汝爲司徒之官其敬敷此五教以教民在乎寬以待之使其優游浸漬以漸而至則人不苦其難而教易入也孟子所引堯言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也夏猶四時之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姦宄皆爲亂也士理官也服猶衣服之服謂刑加其身也三就朱子以爲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不欲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五而分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明謂照察精審允謂刑罰當罪言蠻夷或有猾亂中夏者寇賊或有爲姦爲宄者不可以無刑也汝爲士官五刑五流各有所宜惟明而後能允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與若予采之若同工造作器用者也周官考工記六工曰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曲禮則曰木工金工獸工草工石工土工也垂臣名有巧思顧命云垂之竹矢莊子工垂之指即此人也帝問誰可稱予工官之職者而僉舉垂以對也共謂供其職共工蓋衆工之長也殳斨伯與三臣名殳以集竹爲兵建于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者令垂往爲工官汝諧者以所讓三臣爲佐汝與之諧和共治工事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謂高上之地山林也下謂卑下之地川澤也益臣名嘗同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芟除草木驅逐鳥獸故帝問誰可稱予上下草木鳥獸之職者而僉舉益以對虞掌山林川澤之官周官分爲虞衡二職山與澤曰虞川與林曰衡朱虎熊羆四臣名左氏傳載八元之名有曰伯虎仲熊虎與熊爲二人則朱與羆亦二人也史記謂朱虎熊羆爲伯益

之佐往哉者令益往爲虞官汝諧者以所讓四臣爲佐汝與之諧和共治虞事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宅揆典禮之事重與工虞不同故特咨四岳而皆以有能二字發之典謂主掌其事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吉禮也禮有吉凶軍賓嘉而此獨言吉禮者蓋以吉禮爲重也伯夷姜姓伯爵夷名也俞臣僉舉稱爵稱名與伯禹同而帝之咨命爵而不名蓋齒德俱尊不純以臣禮待之也秩品次也宗祖廟也秩宗禮官也品次百神之祭祀而專以秩宗名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官掌禮者謂之宗伯都家掌祭祀者並謂之宗人名義蓋亦同此夙早也直謂心不斜倚清謂潔淨不汚禮以敬爲主交神明者自早至夜惟當常敬故曰夙夜惟寅敬所以直內然敬立而內直未易能也惟人欲淨盡無所汚濁而後能之故曰直哉惟清夔龍二臣名往欽哉者令伯夷往踐其職而主之以敬也凡事無不當敬典禮者尤當敬故特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夔龍二臣名亦因伯夷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若前之申命稷契皐陶也冑夙也冑子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直者徑行温者和煦寛者弘量栗者嚴密剛者堅勁虐者殘酷簡者省約帝言命汝爲典樂之官欲俾汝教冑子以變化其氣質之偏也直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寛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益其不及也剛者易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易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損其太過也四者姑舉其大凡其他莫不皆然而所以變化氣質專在於樂是以教冑子必屬典樂之官而周官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亦大司樂所職也詩以言陳述其心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詩者所以言其心之志歌以口唱嘆其詩也永長曰詩若急疾讀過則其辭短促必歌之于口每字延引遲久使之悠長故歌者所以永其詩之言永或作詠永或同義聲謂五聲最濁者爲宮稍濁者爲商微濁微清者爲角稍清者爲徵最清者爲羽依憑倚也所歌之辭若無清濁高下之節自始至終皆同則雖遲久悠長亦不足聽故曰歌辭之永必憑依于五聲而抑揚高下之五者清濁相間迭用然後錯雜成文而不

質俚故曰聲依永律之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和謂五聲勻調也蓋宮商角徵羽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管之長短定之每律之宮各有商徵羽而不相亂其長短之度不可有分釐之差然後其聲勻調故曰律和聲聲和律不特歌聲勻調施之八音皆能諧和而無相奪倫矣相奪倫者商太下則奪宮之倫太高則奪角之倫角太下則奪商之倫太高則奪徵之倫徵太下則奪角之倫太高則奪羽之倫羽太下則奪徵之倫太高則奪變宮之倫不相奪倫而和足以感格神明變移風俗故用之于神則神和用之于人則人和也

帝曰龍朕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火熟之土曰塈燭頭之燼亦曰塈皆有熄滅不生之義音與疾相近古字或通用故孔傳曰疾也讒說誣譖人之言也殄行傷害人之事也震動也驚猶駭也師衆也帝言造讒譖以傷害人者駭動衆聽易于惑人我欲熄滅之故命汝爲納言之官凡夙夜之間上言之出下言之入惟其允當而後出納之蔡氏曰命令政教審之既允而後出敷奏復逆審之既允而後入則讒說不得行邪僻無自進矣孔疏曰納言者聽下言納于上出朕命者受上

言宣于下納言下納于言朕命有出無納官名納言又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澄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四人禹垂益伯夷也因人之讓而以舊職申命之者五人稷契皐陶夔龍也或因其典樂汝作納言之上有命字遂以夔龍二人亦爲新命者非也今案帝問而命臣拜而讓之新命也不問而命不拜不讓者申命也夔龍若果新命則臣受君之命豈得不拜王氏曰百揆者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者王道之始故次命稷富之然後教之故次命契刑所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者成器以爲天下利治人之末故次命垂治人者略具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自百工至于鳥獸草木咸若則隆禮樂之時也禮樂者治之大成所以事天地鬼神而和理萬物故次命夷夔有禮而後樂生焉故先夷後夔陳氏曰羣賢雖盛苟讒間一行則賢者不安前功廢矣命龍于末所以衛羣賢而成其終猶命十二牧終之以難任人夫子論爲邦終之以遠佞人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有二人四岳十二牧九官也人君之位天位也人臣之職天職也天下之事無一非天之事故曰天功舜踐位之初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而

又總命之曰汝二十有二人者其敬哉惟于是而亮天之事蓋明于其事則善于其職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黜貶退也陟升進也幽謂暗于其事而隳廢所職者明謂明于其事而脩舉所職者考績至三歷年至九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畢見故黜其幽陟其明考核精賞罰當人人勉力事功是以庶績咸熙也帝既咨命羣臣史因述其考績黜陟之法于後而并及其効如此且于堯舜二帝在位之事皆以庶績咸熙四字終之辭雖簡而所該則大矣

分北三苗

分謂使之離異二人隨順為從二人相背為北三苗之君前既竄于三危而三苗之民尚居故地頑而習惡治水之役違拒上命羣類衆多終必為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于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而始薦禹自代今書所載自初年咨命羣臣之外惟有考績分北二條其他無事可見夫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朱子曰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無所為澄以書稽之允信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前章紀舜攝位之事而于章末敘堯之終此章紀舜在位之事故于章末總敘舜之始終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嗣堯位又五十年而崩也舜以服堯喪畢之明年正月踐位而此五十載數自堯崩之明年始何也蓋堯崩而天下無君舜雖未為天子而紀年則當屬之舜故始自堯崩之明年為舜元年如漢王五年方并項氏得天下然秦亡而天下無君漢王雖未稱皇帝而紀年則當屬之漢故始自入關之年為漢元年也韓子曰

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乎天也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同文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朱子曰菜此得之但不當以陟字為句絶爾方猶云徂乎方之方林氏曰陟方乃死與揚子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勢同

此第四章舜在位之事

臯陶謨

謨謀也典者載堯舜二帝之善政謨者載臯

陶禹二臣之嘉言

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敍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迪猶導也明謂明哲之人弼猶輔也諧猶汝諧之諧惇厚而篤也敍各得其倫理也庶衆也勵勉也翼猶弼也言臣之于君信實開導其德所資之謨謨必以明者爲輔弼而諧和之所謂允迪厥德者謹其身之所脩而思永久則其德終始如一也身脩則家可齊故能惇敍九族所謂謨明弼諧者庶明之人勉勵輔翼則國治也國治則天下可平故自一國之邇可推而及于天下之遠者在此皐陶禹問荅于帝前皐陶所言善故禹拜而然其言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申上文之意言庶明勵翼者在于知人邇可遠者在于安民帝帝舜也禹謂皐陶言治國平天下惟在于知人安民二者誠能如是之所言然人未易知民未易安帝舜雖聖當以二者爲難而不可忽也知人則有明哲之智而能官使人才安民則有惠愛之仁而民心無不歸嚮巧好令善孔甚也好其言善其色佞僞于外而包藏于中甚深蓋指共工也前此憂驩兜而放之于崇山以其阿黨惑上而害于知人也遷有苗而竄之于三危以其威虐殘下而害于安民也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共工而流之于幽洲以其靜言象恭姦回叵測而于知人安民俱有害也旣能哲又能惠則知仁兩盡雖有如共驩三苗亦不能昏吾之智梗吾之仁而何怪乎憂之遷之畏之哉或問人之難知民之難安何也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當務之爲急天下之人品不一也豈兩耳目之聰明所能盡知徧巳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天下之民數至衆也詎可謂覆載之內無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者乎雖大聖人不敢自足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

此以下自亦行有九德至政事懋哉懋哉言知人之事自天聰明至敬哉有土言安民之事行者行于身德者得于心言猶王制所謂辯論官材也載始行也采采事其事也觀其身之所行則知其心之所得其別有九者人不可求備苟有一德可矣此知人之法也先論量其人之有何一德乃論量

其人曰可以事何事此官人之法也何者禹復問
其詳而臯陶于下文乃詳陳之也
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詳陳行有九德之目愿謹愨也亂治也才能可
以治亂也擾馴狎也毅果決也廉有分辯也塞實
也義合宜也寬弘而綽栗則不凋踈柔順而植立
則不愞弱謹愿而恭肅則不至于朴野而不文有
治才而敬畏則不至于逞能而妄作馴擾而果毅
則不至于少斷徑直而溫和則不至于多忤簡略
而廉隅則不至于無分辯剛健而有實則非虛矯

恃氣之剛彊勇而有義則非鬬很為亂之彊寬與
直對柔與剛對亂與簡對擾與彊對而轉語辭合
二長為一德則不偏皆天之所與學之所成自然
而然之懿非以彼濟此之謂彰著也有常久而不
變也德著于外終始不變是為吉德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詳陳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之意三德六
德謂九德之中或得其三或得其六也宣達之也
浚謂脩事明謂通曉有家卿大夫之家也嚴祗敬

禮之也亮亦通曉之謂采亦脩事之謂有邦諸侯
之國也翕合也兼收而並蓄之曰翕受分別而任
使之曰敷施俊才之大而敵者乂才之可以治者
百僚百官之屬師師官之長也百工百官之事撫
循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于四時土寄旺于
四季各旺七十二日共三百六十日而成一歲也
凝成也卿大夫之有家者得三德之人日進達而
用之足以治其家矣諸侯之有國者得六德之人
日尊禮而用之足以治其國矣天子有天下者于
九德之人合而受之敷而施之使皆事其事各隨
其能以居其官則百官長屬所職之事悉不違時

故循四時之序而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承上文言天子所以用九德之人者蓋不能自治
天職故也無毋通禁止辭教謂上行而下效之逸
謂安逸欲謂嗜欲兢兢戒謹業業恐懼幾微也曠
廢也天子者諸侯之視效不可導之以逸欲當戒
惟一日二日之萬幾一日二日日日之至淺萬幾事
之至繁一日二日之閒事之細微至于萬焉其可
逸欲而不兢業乎已雖兢業然萬幾之多豈一人
所能自治庶官與我共治者也蓋天子所事皆天

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爲之也其可有一職之曠廢乎孔氏曰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言官不可以非才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五庸舊本作有庸今從馬本勑敎戒督勉之意我通言君臣自由也寅恭皆敬也寅在心恭在貌和謂不乖衷即典禮也五服五等之服九章至一章是也章顯也承上文天工人其代之而言父子君

臣夫婦兄弟朋友有自然之倫乃天所敘也而五者之典各惇其所當惇者勑于我則不可無司徒之官親疎貴賤尊卑隆殺有自然之品乃天所秩也而五者之禮各庸其所當庸者由于我則不可無秩宗之官君臣當内同其寅外協其恭以和此典禮之衷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無乖戾也命德者天也隨其德之大小而章之以五等之服則不可無百揆之官討罪者天也因其罪之輕重而用之以五等之刑則不可無士師之官命討之政事君臣當勉勉無已不可使賞罰有一之不當也此所謂天工人其代之者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上謂天下謂民天之聰明非有視聽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天不在天而在民上天下民通徹爲一民即天也故能安民則民懷而天眷之不能安民則民叛天釋之矣有土之君其可不敬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曰襄去衣而耕也勤力服事之意

皐陶謂我所言良可以底行禹然之謂汝之言底行之可以有功皐陶謙辭言我未有所知不敢計功也但思每日贊助于帝勤力服事而已

此第一章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勤勉不已之意禹皐陶相與問荅于帝前皐陶既陳謨于帝呼禹使之亦陳其言禹拜而歎美

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皐陶問其所以孜孜者禹乃言前此勤勞治水之事昏墊謂四顧茫然莫知所之也墊下謂卑下之地為水所及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為之其形如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隨循刊除也蓋水涌不洩平地皆水不沒者山耳故循山伐木以通治水之道路也奏進也肉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播種暨益教民以田進刊木所得禽獸之肉以食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濬深

也周官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夫之間廣深二尺曰遂一井之間廣深四尺曰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皆田間水道此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至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至于川也播謂播種百穀也艱漢今文作根謂百穀根生其實可食者也或曰難也人力所成得之不易也暨稷教民播穀以供食然可耕之地尚少故又教民以漁兼進決水所得魚鱉之肉以食也懋大傳作貿貿易也遷徙也化變換也居儲積也兩相貿易遷有于無變化其所居

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皆得粒食而萬邦興于治也禹之意謂今水患雖平然不敢忘昔之勤勞而遂安逸欲常如治水之時所謂孜孜者如此而皐陶以其言為可師也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自述其孜孜之意乃進戒于帝俾愼于居位居天位甚難雖聖人不可忽易愼之之道安汝止以下是也止謂心之所止蓋一物有一則皆具于

心各有所止凡事之來物各付物循其自然之則曰安審事之幾于始省事之康于終其輔弼又得直人斯無過舉矣後待凡所作為大應下民期望之志得人心斯得天心故以此明荅上帝眷祐之心則天亦申重其已然之命而嘉美之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帝之意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臣鄰之助臣謂任事之臣當時九官如周之六卿者是也鄰謂君所親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如周之師傅保者是也君與為師友而不臣之故不曰臣而曰鄰鄰以輔成君德臣以分治天職禹所謂弼帝所謂鄰也輔

成君德之鄰固所當重分治天職之臣亦不可輕
故帝因禹言弼直而并言之互言至再以見反覆
丁寧之意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
言汝聽
此帝言所資于臣之事股足髀肱手臂左右有民
謂內治畿甸厚民生利民用正民德也翼如鳥翼
謂在身兩旁夾持覆護宣力四方謂外使諸侯諭

志意布德化救災患也爲獸名彼屬有力便捷効
使令趨事助者似之黃帝始制衣裳古人蓋謂黃
帝象謂肖其形狀星辰凡經星布列周十二辰者
皆是此謂星宿三星名爲大辰者也華蟲有文華
之羽蟲雉也會與繪同畫也宗彝宗廟盛鬯之
尊名曰彝周有六彝虎彝雉彝爲上藻水中聚藻
粉米白米黼黻黼爲斧形刃白身黑黻兩弓相背
青黑線繡絺讀爲黹刺繡也衆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六者作爲繪畫于上衣衆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六者黹爲繡紋于下裳采五色之物藍砂粉墨雌
黃之屬繪則以五采渲之于筆繡則以五采染之

于線彰施彰顯而施用之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
明謂察其物象采色之合法也七始詠孔氏傳作
在治忽史記引書作來始滑惟漢書律歷志引書
作七始詠今從之七始國語謂之七均蓋六陽律
六陰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
二管之中用其五爲五聲然宮與商商與角徵與
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
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五聲之序宮生徵
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矣角又隔八下
生其律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則羽聲距正宮雖
間二律而距變宮止間一律矣變宮又隔八上生

其律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則角聲距正徵雖間
二律而距變徵止間一律矣正聲五變聲二每律
用七聲爲均相和而均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
終始一調故曰七始先有六律然後可定五聲宮
徵該正變二變非正聲故止曰五聲也五聲定則
被之八音之器而奏七始之均詠歌也八音之外
有人聲也人聲之精者爲言五言脣齒舌牙喉之
音爲言各不同也或曰五方之言也樂工審于聲
音故亦能辯人之聲音而使之出納五言也聽謂
審其聲律音調之中倫也帝欲左右而臣翼之作
肱也帝欲宣力而臣爲之作股也帝所欲觀而臣

明之作目也帝所欲聞而臣聽之作耳也有民蓋后稷司徒所職四方蓋四岳十二牧所職服色蓋典禮所職聲音蓋典樂所職翼爲明德皆曰汝者禹與羣臣咸在而禹作揆兼總衆職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此帝言所資于鄰之事違戾也我有違戾于道汝當弼正其失汝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四鄰之職也四鄰謂在前在後在左右也帝舜之時輔弼疑丞之庶官不可知其爲誰或百揆四岳亦兼此職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曰汝弼曰汝無面從責之禹及居是官而在帝側者林

氏曰舜大聖人夫豈有違于道禹亦大聖人豈有面從後言無是而猶儆戒所以爲聖呂氏曰舜非有所歉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庭之臣非肯欺其君而面是背非者聖人敬畏無已虛懷待諫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也如此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其爲人也仁好學多聞道順天子未嘗有過者謂之疑其位在前強立敢斷輔善從義者謂之輔其位在左廉潔切直弼過諫邪者謂之弼其位在右齊給便利善應顧問而不回者謂之丞其位在後天子中位而聽朝四鄰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帝與禹言欲臣鄰各盡其職以助己而未任之人亦欲教養以成其才蓋百官世冑萬民之俊選及諸侯所貢之士皆他日居臣鄰之職者其可用之才固將論定而官使之其間有庶頑讒說不在是選者儻以爲不可用而遽棄之慮有遺才之失故必命掌教掌樂之官悉心造就冀其改過遷善而

得爲吾用侯張侯以射也如王制所謂司徒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習射上功是也明之使自明也射之禮必明于進退周旋升降揖讓之儀必明于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之節又必内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中所以開悟其心思智識者非一故曰以明之撻扑也如儀禮鄉射記所謂楚扑長如笴射者有過則撻之是也記之使之自記也人有不善每欲諱護不遭戮辱稍久即忘恥不甚則悔不深悔不深則改不力射而有過及犯教者撻之中庭衆所共見辱莫大焉所以堅牢其羞惡憤悔者至切故曰以記之書用

識哉者謂歲時常教習之苟其有一善則書而識之以待考校如周官族師屬民讀法書其孝弟睦婣閭胥聚衆庶讀法書其敬敏任恤是也夫習射而使之明撻過而使之記又用書以識其善道之齊之懲之勸之至再至三而未已者欲其並生而已善者生之徒不善者死之徒改不善而從善是與之並生也已上蓋使掌教者教之猶以為未足又使典樂者教之工謂樂工納言樂工平日所納之言也颺播揚也工以所采詩歌之類時時播揚倡歎以曉諭感動之而興起其善心如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是也承進也威

謂屏之責之也其改過而至于善者則進之用之其不可化而終不改者則屏之責之也嗚呼帝舜為君為師之道仁之至義之盡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俞哉者然之而不盡然蘇氏謂與春秋傳諾哉意同是也隅角也海隅四海之隅蒼生草木蒼蒼然而生之處言極其遠也黎獻黎民之賢者庶朱子云當作試由音相近而訛也帝德光輝遠被普天之下以至海隅草木所生之地萬邦黎民之賢誰不感慕興起共願為帝朝之臣惟帝于是而舉之既敷納之以其言又明試之以其功必其言之施于事而有功然後賜以車服而用之用人之際如此精別誰敢不以敬以讓而應上之求言此蓋謂諸侯所貢之士必不敢為頑讒也不言國之俊選者以遠包近也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敷同孫氏謂猶言普同也帝之用人試其言之有功然後用不是普同無分別而日進無功之人世胄非才者不得世其官故以丹朱示戒堯子朱

于丹淵為諸侯丹者朱之國名也慢怠慢也因怠情而好遊行也傲嬉戲也因嬉戲而為虐害也不分晝夜頟頟不休息此好慢遊之事罔水行舟如聚之平地盪舟此作傲虐之事朋猶言羣聚也羣聚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厥世言此蓋以儆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使之不敢為頑讒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創懲也塗山國名壽春縣東北有山名曰塗山國

蓋近此山也啓禹子呱呱泣聲荒大度營爲也土
功治水之事也禹言我懲創丹朱之如此故娶妻
歷辛壬癸甲四日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子
啓泣聲不暇子之惟以荒度土功爲急朱子曰丹
朱如是故不得爲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
戒敎令莫如丹朱而如我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
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夾持以正弓檠曰弼薄迫近也治水事畢經理天
下定爲五服之制每一服一面五百里兩面相夾
而成千里如弓之弼然五服共五千里旣別九州

後增其三一州立一州牧爲之師故有十二師內
自侯服而迨外迫四海之遠皆建五等諸侯爲之
長師統諸侯者也長君一國者也有師有長各使
導迪其民以趨事功惟三苗之國于治水之前已
竄其君于三危而其民留居故土者習頑不順政
敎治水之時不就官司之徵役在內讒說之頑可
化也在外苗民之頑未易化帝其念之哉苗民之
頑其後帝分北之猶殷民之頑周公遷之于洛蓋
所以化其頑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

敘者無一事之不理也帝言導迪朕德者是汝之
功惟當更使事事咸敘又言皐陶爲禹之助方祗
敬其當敘之事方示人以畫象之刑凡猾夏之蠻
夷姦宄之寇賊有刑以待之惟當更加明審蓋因
禹皐陶謨之後歸美二臣而又欲其加勉也

此第二章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

此堂上之樂戛亦擊也戛輕擊重球玉磬石音也
叩之則鳴故曰鳴球搏猶擊也輕手取聲曰拊琴
瑟絲音也詠登歌也鳴球琴瑟其聲清越和平可

與人聲相比故戛擊搏拊之而詠也祖考所祭之
祖考虞賓丹朱也在位內百官也羣后外諸侯也
皆助祭者虞賓不臣故序內外諸臣之上德讓有
相讓之德也樂作而所祭者來格助祭者德讓則
神人無不和矣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下謂堂下之樂管竹音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故
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故謂之下管鼗小
鼓鼓大鼓革音也合止爲二音合作止則敔止柷
木音敔當是土音塤之類而舊說相傳以爲斲木
成伏虎狀背有鉏鋙櫟之以爲聲蓋因敔名而生

鉏鋙之義必不然也笙匏音也列管于匏中又施簧于管端鏞大鐘金音也堂下之吹與堂上之歌相間故曰間蹌蹌舞貌鳥獸蹌蹌而舞則萬物無不和矣孔疏曰樂上下迭奏而曲成神人鳥獸之應上下共致以神人尊而在上故配堂上之樂言之鳥獸賤而在下故配堂下之樂言之非堂上之樂獨感神人堂下之樂偏感鳥獸也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簫韶舜樂名簫字本作箾舞者所執之物成謂樂曲之一終也樂曲終必變而更奏周官言九變傳言九奏與九成之義同鳳凰靈鳥也儀有容儀也

箾韶合奏九成而樂大備雖靈鳥瑞物不常有者亦感至和而來儀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又一時之言拊循古戛也石通球而言石音貴于衆音故韶樂以球爲首商頌亦言依我磬聲也百獸該物之飛走庶尹該官之正貳方擊拊石音不待衆音備奏而已能召人物之和上文先言神人而後鳥獸以尊卑爲序此先言百獸而次庶尹以難易爲序夔言樂如此蓋有舜之德是以有夔之樂道德樂之本聲音樂之具舜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盡善盡美故其感應之妙古今莫及

此第三章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凡樂必有歌辭上章載韶樂感應之效驗此章載帝朝君臣之歌詩勑天之命謂以天命難保相敕戒督勉也惟時惟幾謂無一時不勑無一事不勑雖須臾不敢忘雖細微不敢忽也此帝先言其所以作歌之意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股肱臣也喜歡喜而有爲元首君也起謂作興而無怠百工熙哉謂百工之職業廣大光明也此惟時惟幾而勑天命者也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先拜手而後稽首九拜中之吉拜也颺言發揚其聲而言也念哉令同列思念帝歌之意作起也振發之意興事謂建立其事不可頹廢也憲法也率皆起而立事事必循法所當致愼于始事雖已成猶當屢省于終始終同一敬也此皐陶先拜帝歌又言所以賡帝歌之意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賡續也載始也帝歌則先臣後君皐陶賡則先君

後臣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如此則庶事安泰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隳傾圮也君不識體要而行臣之事臣虛竊祿位而怠君之事則萬事廢壞矣王氏曰前言庶事後言萬事甚言叢脞與惰之敗事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蔡氏曰帝拜重其禮也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不敬也陳氏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

此第四章

書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卷第二

臨川吳澄纂言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禹貢成於堯之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貢者下供上之名林氏曰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先分布九州之土地以別州界隨山之勢斬木通道又定其山之高者川之大者以爲各州綱紀然後因界分相其便宜而施功焉

此第一章總敘大槩以起後章

冀州

冀州堯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尊帝畿示天子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辭載始有事也壺口山名龍門之上口也在隰州吉鄉縣東南梁呂梁山也在石州離石縣東北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壅河爾雅云梁山晉望謂此山也岐狐岐之山也在汾州介休縣

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呂不韋謂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水溢逆流孟門蓋在壺口之下流壺口治則河流壺之中而不復出其上矣自是乃治梁治岐魏志曰梁山北有龍門大禹所鑿新安王氏曰龍門兩山夾河其一在洚州龍門縣其一在同州韓城縣陳氏曰水患莫甚于河河之險在于龍門孟門蓋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爲河之距扼故首治之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孟子謂禹行其所無事如鑿龍門豈得爲無事鑿其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其所無事也林氏曰鑿者疑就狹處鑿而廣之未必如賈讓所謂隳斷

天地之性也蔡氏曰梁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太原河東太原府也岳太岳山在晉州霍邑縣東山南曰陽今岳陽縣地也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蓋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于河此導汾水也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覩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獨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漢河內郡懷縣今懷州也衡漳水名衡古橫字漳水二源一出平定軍樂平縣少山者名清漳一出潞州長子縣發鳩山者名濁漳東至涉縣合清漳東北至定遠軍東光縣入北河曾氏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自太伾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河從漳橫故曰衡漳蔡氏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東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日以東而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太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如此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白色也壤質也水害既去土復其常故以土色質辨土之所宜也王氏曰冀土非盡白壤其大致然也餘州倣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上税下之名粟米兵車之類錯猶間也賦上上第一等間或第二等田中中第五等田賦之等不同何也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肥者爲上上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畿內之地併與

廛里場圃關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但田賦也他州皆先田後賦蓋賦出于田而已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出定州曲陽縣恒山北谷東流合滱水至鼎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恒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衛水非古逕矣衛水出眞定府靈壽縣東流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大陸蔡氏曰高平曰陸禹河自澶相以北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皆穿西山踵趾以行班馬王橫所謂載之高地是也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

此處謂之大陸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孫炎以爲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者非是程氏曰古河未嘗逕邢行鉅鹿之廣阿也作謂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行者可耕治也敘此于田賦之下以其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呂氏曰言于田賦之前者其害大不可不先治也言于田賦之後者其害小故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島海中山皮服製皮爲衣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南漢右北平郡驪城縣邊西臨榆縣河入海處蓋在碣石東南冀州三面距河他州貢物必達于海而後至帝都故八州敘事于章末紀其入貢之道冀州天子所自治故無貢篚璧有島夷皮服之貢島夷來貢所經之道東海在左碣石在右來行其間由海入河而達帝都也

此第二章

濟河惟兖州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于濟也蔡氏曰河昔北流兖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淪于海河益

徙而南濟河始相去不遠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濟泲音同字異當以古文爲正澄案導水章所敘冀州之濟兖州之濟實一水也濟泲二字蓋通用註說文者因二字而以北濟南泲爲二水非也

九河既道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蔡氏曰唐滄州即漢漸海羣地北境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

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去海岸五百餘里則是古河自今已爲海處始分爲九而淪于海矣漢王横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此說是也澄案後儒葢因爾雅九河之名而誤道水得其道也後倣此

雷夏既澤

雷夏在濮州雷澤縣西北澤者水之鍾也孫氏曰既澤向未爲澤今始爲澤也呂氏曰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則相轉而已達海使之有所歸也或不可以達海則損數百里之地因其勢以爲澤使之有所容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兩相合謂之會合爲一謂之同新安王氏曰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者沮溝出濮陽灉水出曹州下流相合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也兖地宜桑後之濮上桑間可驗也地高曰丘兖地卑民皆升高丘以避水今水退而桑土既可蠶矣于是民始下高丘而居平土也

厥土黒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傳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抽也條長也呂氏曰兖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包喬不同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中下第六等貞猶木之貞榦貞榦在下枝條在上貞者物之下事之終也賦下下第九等言在九州之下九等之終也禹治水八年十有三載通治水八年言之則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與同謂一州之内或高或下水患皆平若有一處未平則不可謂同也兖水最甚故作治十有三載乃同也

厥貢漆絲

貢者謂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先漆絲以土地最宜者先之也他州倣此

厥篚織文

篚者所貢之物入于篚也篚竹器筐屬幣帛必承以篚所謂篚厥玄黄也織文織而成文綾羅之屬東陽馬氏曰周官九貢一曰祀貢菁茅是也二曰嬪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浮磬是也四曰幣貢璣珽皮革是也五曰材貢杶榦栝柏篠簜是也六曰貨貢龜貝金珠是也七曰服貢絺紵織文是也八曰斿貢羽毛是也斿旗之有旄垂下者九曰物貢魚鹽橘柚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兖雍最寡荆揚最多然各因土地所宜雖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泛舟于水謂之浮自水通水謂之達案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謂此乃漢河與漯殊異澄嘗浮濟舟人言漯合于濟孔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此第三章

海岱惟青州

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孔疏曰東北當跨海堯時青州越海而有遼東舜分青州爲營州卽遼東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矣

嵎夷旣略

嵎夷卽堯典嵎夷蓋海濱之夷在登州略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密州莒縣東北濰山北至濰州昌邑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東至青州壽光縣入濟其者將然之辭上言既道既者已然之辭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水旁也斥鹹土也可煑爲鹽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平土則白而墳海濱之土則處處皆斥鹵故曰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上下第三等賦中上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海物水族排蠯蠃蜆之類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畎谷也枲麻也鈆黑錫也怪石怪異之石碔砆之屬岱山之谷出此五物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産爲良也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萊夷萊山之夷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也檿山桑也野蠶食山桑成繭其絲中琴瑟絃以之爲繒堅韌異常惟東萊出此絲水平而萊夷之地可作牧矣故篚檿絲而來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原山西南至鄆州中都縣入濟蓋淄水出原山之陰汶水出原山之陽不言達河者遷濟則

自濟可達河矣
此第四章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距岱南至淮林氏曰北接青州則至岱南接揚州則至淮一州之境有四至七州止言二至此獨載三面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言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沂二水名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間始大其泛溢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出沂州沂水縣艾山行六百里南至下邳入泗源

出尼丘山西北徑魯雩門即曾點浴沂處又一源出武陽冠石山又一源出黄孤山又有出沂州費縣者皆曰沂水乂治也徐之水非一獨舉淮沂者蓋徐州泗水爲大而淮沂二水與之並沂在上流而入泗水淮在下流而受泗水二水治則他無不治矣蒙羽二山名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跨兩邑間費縣在其東南蒙陰縣在其東北顓臾國在費縣西北故爲東蒙主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之東南海州朐山縣之西北藝言可種藝也
大野既豬東原厎平
大野澤名在鉅野縣北五里其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俗呼梁山泊水蓄而復流曰豬東原漢東平國即鄆州也後爲東平府以地之平故曰東平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景帝時亦名濟東國東平下濕自古多水患後世數徙其城厎平者水患已去厎于平也蔡氏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黏泥如脂之膩也考工記言摶埴老氏言埏埴土黏膩故可摶可埏而爲器埴墳其土質有黏膩者有墳起者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上中第二等賦中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土五色謂青黄赤白黑五種之土徐土赤而五色亦間有之案周書作雒篇曰建大社于國中其遺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蓋以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五色具也翟雉也五色之雉羽中旌旄嶧山名下邳縣有葛嶧山嶧陽嶧山之南也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水名出

泗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因以爲名西南經曲阜分爲二派南洙北泗至瑕丘復合又經魚臺東南過沛彭城又過下邳入淮泗濱泗水之二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于水然或曰泗水旁近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不曰石而曰磬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北之夷蠙蚌之别名淮有美魚謂之淮白魚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産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纖黑經白緯縞白繒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而泗自泗達于河或謂泗水不可達河者蘇氏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此考之不詳也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文穎註云于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魏武與袁紹相持于官渡乃楚漢分裂之地自秦漢有之安知非禹跡耶晉王濬伐吴杜預與書云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王濬舟師古今絶倫而自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于今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開創也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理不應爾意此水道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皆引河而注之淮泗也

此第五章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歙信饒撫之水及洪州東境水豬者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處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

康至湖口縣入江陽鳥鴈也冬月居于此澤洲渚之間千百爲羣日夏南冬北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隨日南北趨暖避寒故曰陽鳥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唐仲初吴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吴越春秋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入謂入海蘇湖之水于此入海也震澤太湖一名五湖在吴縣西南五十里今湖州也震如三川震之震俗謂湖翻大湖之水震蕩難定故名震澤江之下流三江既入海則震澤厎于定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竹瀾節曰簜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沖新安王氏曰兗徐言草木于厥土之下其土高下燥濕同兼山林言之也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言草木于厥土之上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下下第九等賦下上第七等上錯錯在下上之上言間出第六也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特言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皆美石瑤石玉琨次瑤篠材中矢笴簜材中樂管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齒象齒革犀兕革羽鳥羽毛牛毛木楩梓豫章之屬凡木之可用者皆是島夷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卉草也卉服織草以爲衣服也

厥篚織貝

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

凡貢物有宜入篚而貢者有宜包裹而貢者故又出厥包一條于厥篚之外小曰橘大曰柚錫與也

言下與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制也故曰錫貢錫貢字例當在貢物之上爲嫌厥篚之文繫以錫貢則不成辭故言之于貢物之下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泗可達河而至帝都矣林氏曰禹時江淮未通故揚州入貢必自江以入海然後達于淮泗至吳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黃池然後江淮始通孟子謂禹排淮泗而注之江蓋誤指吳王所通之水以爲禹跡澄謂江北淮南地高于水雖曰溝通江淮兩水之間掘一橫溝兩端築堤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此第六章

荊及衡陽惟荊州

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春曰朝夏曰宗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氾濫橫流之患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宗也

九江孔殷

九江今之洞庭也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

地記言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盛也言九水之合有所容歸其流甚盛也漢志以九江爲在廬江之尋陽縣者非是蓋尋陽乃揚州之境不屬荆州且惟一江而已不見有九江而孔疏又以彼處九江之名起于近代則非禹貢所謂九江也

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江漢源發梁

州流經荆州故梁荆皆有沱潛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案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非出于江也華容縣有夏水者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潛乃江漢下流支派不一蓋謂江漢下流不一支派無循其道者矣雲夢澤名周官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案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蓋此澤跨江南北八九百里故每處名焉土謂水退而土見作乂謂可耕種而治乂鄭氏曰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易氏曰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在江北爲雲

楚子田江南之夢則在江南爲夢江北江漢之會水潦常積雲在北方者方見土江南皆山水源易涸夢在江南者已作乂沈氏曰舊尚書雲夢土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

厥土惟塗泥

上下濕與揚州同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下中第八等賦上下第三等蔡氏曰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濶人衆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

簵楛

荆州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孔註謂善者爲先也杶榦栝柏皆木名杶古椿字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揚州貢木不言其名凡木可用者皆貢此州所貢只此四木而已礪麤砥細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丹砂箘簵二竹楛木名材皆中矢笴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

三邦未詳其地厎致也匭匣也既包而又匣之敬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厎貢其有名者今辰州麻陽縣包茅山出菁茅然

他處亦有之蓍以三邦厎貢厥名屬土文簡籍楛
者非是
厥篚玄纁璣組
玄染黑六入者七入則爲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
者四入則爲朱深赤矣璣珠不圓者組綬璣組以
璣穿結爲組也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者以
菁茅祀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升在篚前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寶非可常得若偶得
之則以入納而錫于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
也故于貢包篚之外別出此條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出入不可詳大勢則自江沱而
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自漢出陸行及
洛濱乃用舟順流而下逾越洛口而遂入河也程
氏曰不徑浮江漢兼浮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
便或由經流或循支派也
此第七章
荊河惟豫州
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府鞏縣
入洛瀍水出河南郡舊穀城縣替亭北至偃師入
洛澗水出澠池縣白石山至新安入洛伊瀍澗三
水入洛而洛水入河此言四水皆入于河猶漢入
江沱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
並流大小相敵故也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周官職方氏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
溠滎在鄭州滎澤縣西五十里敖倉東南鄭氏謂
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
曰禹塞淫水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
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

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
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一也滎瀆水受河水有
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波水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
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
說不同未詳孰是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
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寃
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
也孟豬被覆而及之也孟豬在睢陽郡虞城縣西北
周官作望豬左傳爾雅作孟諸漢志作明豬史記

作明都頁氏曰菏澤水盛餘波被于孟豬如弱水餘波入于流沙也不言入言被者水盛乃被之不常入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上不言色色不一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說文曰黑剛土土質高下不同故別而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中上第四等賦錯上中第二等而間或第一等也蓋冀賦第一或時數少于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于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也

厥貢漆枲絺紵

周官漆林有征周時豫爲畿内故征而不貢禹時豫在畿外故貢而不征紵麻屬林氏曰顏師古謂織紵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紵或成布未成布不可詳

厥篚纖纊

纊綿也林氏曰纖與纊二物也

錫貢磬錯

磬錯治磬之錯也凡錫者非常貢故于末特言之龜非貢物故言納不言貢橘柚磬錯雖是貢物非常制所貢也故言錫貢

浮于洛達于河

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自入河其西境由洛達河

此第八章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距西岳華山之南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嶓二山名岷江源所出嶓漢源所出二源既滌水無阻滯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沱潛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成都府郫縣東有沱水西入江又彭州導江縣西南有沱水東入江又洋州眞符縣有灊谷水西南入漢灊音潛凡江漢之流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皆名沱潛不拘一處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蔡蒙二山名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雅州名山縣酈道元謂其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溷崖水脉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旅祭名旅平者治功畢而祭以告水患之平和夷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旅祭二山而和夷所居之地亦致功也林氏曰今雅州有和川鎮即和夷故地

厥土青黎
黎黑也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下上第七等賦下中第八等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爲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升兗于下中而梁爲下下隨本等第八爲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璆玉磬鐵柔鐵銀白金鏤剛鐵可刻鏤者也磬石磬先鐵後銀鐵多于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見梁州產鐵之多也熊似豕羆似

熊而黃狐類犬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孔氏謂以四獸之皮織金通外國之俗者爲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傳之織而爲布非綫皮爲裘亦非織毳爲褐也西傾山名在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葉氏曰中國之貢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以通中國獻方物也澄案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所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于帝都之道他州之貢則皆然舊註以此句屬下文浮于潛之上者非是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凡漢水分支可以容舟處皆潛也不言浮漢而言浮潛者隨其支流徑便不必至漢乃浮也桑欽叙漢自西樂城以上爲沔度水口以下爲漢大率漢之支流皆名潛漢之上流皆名沔此潛以達漢也沔在山南屬梁州渭在山北屬雍州水不可通自沔而北陸行度隴至于渭濱乃用舟順流而不可逾越渭口而遂渡河也文當曰入于沔逾于渭蓋二文互也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

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蔡氏曰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又未可曉絕河而渡曰亂
此第九章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跨黑水東至西河西河主冀都而言龍門之河在冀西也
弱水既西
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張掖郡刪丹縣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既西者導之西流也柳宗

元曰其水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墊沒及底故名弱水

涇屬渭汭

涇水出安定岍頭山易氏曰岍頭山一名崆峒連亘原州高平百泉平涼三縣涇水東南流至涇州臨涇縣保定縣邠州宜祿縣永壽縣又東北流至京兆醴泉縣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水出山處故漢名谷口縣白渠溉田在此地又自池陽東流至涇陽縣南七里左傳襄十四年諸侯伐秦濟涇而次在此地東南流至高陵縣東北流至雲陽縣西二十五里即鄭國鑿渠處又東流而入渭洛入河處

謂之洛汭渭入河處謂之渭汭涇至雲陽縣而入渭又至華州華陰之永豐倉而入河此二百八十里閒涇與渭相連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漆沮二水名漆水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下合榆谷慈馬等川至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從如恒衛既從之從灃水出京兆鄠縣北東至咸陽縣經上林苑與渭水合爲一故曰同棠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晁氏曰此邠州漆也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非禹貢之漆水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北條荆山在耀州富平縣掘陵原岐在鳳翔岐山縣東北十里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終南一名大一山在京兆萬年縣南五十里惇物一名垂山在武功縣鳥鼠俗呼爲青雀山在渭源西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也在邠州豬野澤名武威縣東北休屠澤是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名未詳其地史記以爲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或以爲燉煌左傳曰先王居檮杌于西裔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即燉煌也敘謂服從政教也舜竄三苗之君于三危者猶尚桀驁頑不即功蓋三苗故地山川險惡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猫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黃壤故其田他州莫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上上第一等賦中下第六等或謂荆州厥賦下上上錯之等是與雍州兩易而此不言錯何也曰荆賦或時數多于雍則錯出第六而雍爲第七自是荆之賦有增羨而非雍之賦有减殺也故荆言錯而雍不言錯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球琳皆美玉或云球玉磬琅玕美石似珠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崑崙析支渠搜皆西戎國名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渠搜近朔方地即猶即工之即敘猶丕敘之敘即敘言臣順而効貢也梁州織皮西傾之戎所貢雍州織皮此諸國之

戎所貢易氏曰臨羌西即今蘭州之地河關西即今積石軍之地朔方郡有渠搜縣水經云河自朔方東流經渠搜故城禮大戴記云北發渠搜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總三十六國舊本織皮至即敘十二字在會于渭汭之下蘇氏曰其文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今從之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名禹導河所始處龍門在河中府龍門縣雍之貢道有二北道自積石至西河南道自渭入河北道自龍門而下與南道會于渭汭蔡氏曰他州入貢亦必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漕使李復奏稱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僊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考云

此第十章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陳氏曰隨山治水故以導言水源出於山因山以相水之源委山有澗谷者導而納之川朱子曰導山自北而南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爲之紀二條又分爲四鄭氏曰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澄案舜列之中又有二焉此條河渭北境之山北條之北也岍岐荆三山在渭北北條之北之一也岍在雍州岍

源縣西六十里北與隴山接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皆古之岍也逾謂行及河濱用舟栰流横渡逾越河濱而又出陸也壺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九山在河北北條之北之二也雷首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太岳即霍山在晉州霍邑縣東三十里厎柱在陝州陜縣東北五十里山在水中破爲三穿河出其間有似于門俗名三門山析城在王屋縣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如城有南門焉王屋在垣曲縣北十五里周廻一百三十里高三千里山形如屋太行連恒河北諸州澤州之晉城陸州懷州之河内武陟脩武以至于河北境皆太行所經故太行在河北爲天下之脊恒山北岳也在漢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入于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岍與西傾皆雍州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岍也此條大河南境之山北條之南也西傾朱圉鳥鼠太華四山北條之南之一也朱圉在秦州清水縣伏羌鎮西南六十里太華西岳也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北條之南之二也熊耳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外方中岳嵩山也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二十三里桐柏一

名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西南九十里陪尾案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孔疏以安州安陸縣横尾山爲陪尾者非是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此條江漢北境之山南條之北也嶓冢荆山二山在北南條之北之一也嶓冢在興元府金牛鎮東二十里其山中高東西下形似冢山以東水皆東流山以西水皆西流俗謂分水嶺荆山在荆門軍當陽内方大別二山在江北南條之北之二也内方一名章山在復州竟陵縣大别在漢陽軍漢陽縣漢水入江處鄂州在江南岸北對此山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嶓岷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嶓冢此條大江南境之山南條之南也岷衡二山南條之南之一也岷山在茂州汶山縣西北俗謂鐵豹嶺南去青城石山百里蜀以山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峰接岫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岷也岷山之陽其山非一衡山南岳也在衡州衡陽縣北七十里南一峰曰岣嶁山自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過九江謂導山之人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是導岍岐荆山逾于河以盡恒山碣石之例也敷淺原一山

南條之南之二也導山目衡山東行至今江州德安縣有敷淺原即漢歷陽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名望敷陽乃其中間之小山廬阜則其盡處之大山也

此第十一章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蔡氏曰濬川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山水皆原于西北故叙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朱子曰導水凡九條弱水最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爲四瀆

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爲先漢發源于西在江之北故次于河江在漢南故次于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于江淮在濟南故次于濟渭水所經止于雍州于一州爲大于九州爲小故後及之洛水所經止于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易氏曰弱水合黎流沙同在甘州即漢張掖郡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合黎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俗名要塗山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六十里古以爲流沙朱子曰流沙在合黎之西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水經曰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漢志曰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夏氏曰黑水在張掖爲雍州之界在于闐爲梁州之界易氏曰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珥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瀰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爲黑水一名祿裨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于西羌吐蕃下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瀰諾江西南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劔南東北之西境蔡氏曰梁

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水出塞外東北入塞内漢張騫窮河源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于闐河北流合葱嶺河東注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説者謂張騫從見兩水入蒲昌海誤

以爲河源爾雅云河出崑崙墟唐長慶中薛元鼎
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
源于莫賀延積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
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
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河源非
出于積石禹導河自積石始也易氏曰河自鄯州
積石軍北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化成縣南八十
步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西南六十里
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又三百九十里至河州
枹罕縣南五十里積石在縣西北七十里一名唐
述山今人自龍支縣山爲大積石此山名小積石

又三百里至蘭州五泉縣北二十里東北流三百
八十里至會州之會寧縣西北有黃河堰又五百
三十里至靈州之迴樂縣枕黃河即後魏刁雍開
富平艾山舊渠通河溉田之地又經靈武縣又一
千餘里至西受降城東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
又二百里至中受降城又三百里至東受降城三
城皆唐景隆中張仁愿所築並在河岸以遏突厥
河轉南流三百五十里至朔州之鄯陽縣西三十
里又三百七十四里至嵐州之合河縣西二里又
七十里至石州之臨泉縣北二十里又經定湖縣
西二百步孟門關在縣西一百步又經平夷縣西

四五十里又四百二十里至隰州之永和縣東六
十里又經秦寧縣又二百里至慈州之吉昌縣北
六十里又經文城縣孟門山在縣西南三十六里
河中有山如槽水流懸注七十餘尺俗名石槽與
龍門相對即龍門之上口爲河之巨阨又一百八
十里至河中府之龍門縣北二十五里乃龍門口
所謂至于龍門者也河口廣八十步水陸不通大
魚集其下不得上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
爲華州華陰縣河經太華之北故曰華陰河至東
流經陝州之芮城縣陝縣又五十里至陝石縣有
底柱山在河中又二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

南五十里又至河陽縣後爲孟州南城四面臨河
謂之富平津古謂之孟津又經鞏縣有五社渡洛
水入河謂之洛口亦名石谷張儀所謂下兵三川
塞石谷之口者也又經汜水縣本漢成皐縣一名
虎牢三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南五十里謂之棘
津亦謂之石濟津東北流至黎陽縣大伾山在縣
南七里俗號爲黎山二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
南五里又八十里至澶州頓丘縣南二十五里北
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之貴鄉縣大河故瀆在縣
西三里俗云王莽河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
經城縣枯河在縣東十里又二百一十里至冀州

南宮縣洚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以禹河東從故
道入海而不入河又一百二十里至滄州下流故
道不可復考九河入海當在滄州之北蔡氏曰自
積石至龍門三千里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
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
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又
詳記其東向所經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通利
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山在大河垂欲趨
北之地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過洚水洚水今冀
州信都縣枯洚渠也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
頓丘東南流與禹河道背戾漢魏郡鄴縣有故大

河在東北古洚瀆自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
都向北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又詳記其北向所
經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處則曰逆河自
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垠
岸高于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
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
方向辨其故道則猶可考也蘇氏曰播為九河播
分也朱子曰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
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為西河南流至華陰而極
始折而東至厎柱至孟津過洛汭而為南河至大
伾而極始折而北流為東河至兖州而分為九復

合為一而入海河流于是終矣澄案自漢以來人
但知有漢河不能復知禹河入海之處雖遷固且
然近世河堤汴泗徑淮入海與淮合為一瀆河瀆
遂絶不考古者非惟不知禹海所在雖漢河故迹
漸莫能知已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
大別南入于江東為北江入于海

嶓冢山漢水所出在興元府西縣之西此漢水東
源也其西源在三泉縣之東始源曰沔逕葭萌入
漢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是
也易氏曰漢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

至此名漢水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二里又三
百里至洋州興道縣百步又經金州之漢陰縣南
二里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百步又經洵陽
縣又經均州之豐利鄖鄉二縣又六百八十里至
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州至此又
名滄浪水東南流經襄陽府之樂鄉宜城二縣又
三百六十里至襄陽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
郢州長壽縣十步又三百里至復州景陵縣南縣
有汉汉水即三澨也又經沔州漢川縣至漢陽縣
大別山之東北入江澄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
北岸東行為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

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
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而相匹配
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于荆州言朝宗于
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
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
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
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
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
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
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并小而專爲
瀆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

漢附于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
海而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
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東匯澤爲彭蠡東爲中江入于海
易氏曰岷山漢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考唐志
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松州交川縣古
西羌地江源鎮在縣西北三十里江南流二百四
十里至翼州翼水縣二百步又六十里至茂州汶
山縣汶山即岷山禹導江始此又經蜀州之青城
縣彭州之導江縣後以二縣治永康軍又三百七

十里至成都縣南七里縣有沱江鎮以沱水名即
東別爲沱者也凡江之別出者爲沱梁荆二州皆
有此特其一又二百里至眉州通義縣東三里又
經陵州之籍縣嘉州犍爲縣又五百六十里至戎
州僰道東北十步東流五十里經南溪縣有符黑
水入江今南廣溪也又經瀘州之綿水江安二縣
又三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川縣南三十步東北流
經渝州之萬壽縣七百里至渝州巴縣南又三百
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東流三百五十里至忠州
臨江縣南百步又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浦縣又
經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又三百一十里至夔州

魚復縣瞿塘峽在縣東二里水中孤石名灩澦堆
又一百里至巫山縣巫山在縣東四十里江水南
去縣一里波流峻急或有冒險朝發白帝暮宿荆
渚其間千二百里又經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又
三百三十里至歸州秭歸縣縣城東北二面並臨
絕澗西大溪水南大江有空舲峽在縣東百二十
里湍水迅急上甚艱險載物悉下然後得過又經
陜州之宜都縣南二百步又二百里至陜州夷陵
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
北有西陵山自縣泝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爲西
陵峽長二十里所謂三峽此其一也或謂巴自有

三峽此即峽石東南流入夷道縣百步又三百三十里至江陵郡江陵縣東流經公安石首二縣東南至澧州界即東至于澧也先儒以爲澧水然澧水入洞庭而後入江又以爲澧陵然澧陵在江東南數百里禹貢言至者非山即澤今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是小山澤因水而得名者自澧州界東流五百七十里至岳州巴陵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步周廻二百六十里此禹貢之九江過九江言橫截乎洞庭之口是漢水過三澨之例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名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自巴陵東

迤北經臨湘縣北又經鄂州之蒲圻縣五百一十里至鄂州江夏澄曰鄂北對漢陽軍大別山漢水自北來入江合流江水與之會水之合流曰匯故曰東迤北會于匯不言會于漢者以漢有漾漢滄浪之異名不可指定一名而言故但曰會于匯也江會漢水合流之後東流之經武昌縣北又經興國軍界六百里至江州德化縣又六十里有水自南來入江合流其澤名爲彭蠡西岸江磯山乃廬山盡處東岸今爲湖口縣所謂匯澤爲彭蠡也東匯澤爲彭蠡六字舊本誤在導漾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說不通遂至紛紜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辨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東北流又經池州城北五里池口鎮自江州至此凡五百八十里又經太平州當塗縣之采石鎮又經建康府城西十五里又經鎮江府自池州至此凡七百四十里又東至江陰軍北對泰州入海自鎮江府至此凡三百里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漢水江水共爲一瀆漢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矣然循江南面岸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指湖水而言以江水行于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發源王屋山東南頂崖下既見而復伏至濟源縣西北平地而出有兩源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其見者兩源合流東至溫縣歷虢公臺西南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丘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面而湧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旣塡塞陶丘亦無實濟瀆故迹不復可尋自至菏會汶之後流而爲川其

迹始著易氏曰孟州王屋縣王屋山南行九十里至濟源縣流方名濟水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處東南三百二十里至鄭州之滎澤縣有古滎澤東五十里至鄭州又一百里至汴州東北二百四十里曹州濟陰縣有定陶鎮後以為縣屬廣濟軍蓋陶丘一名再成唐堯所居故為陶唐又東北九十里至菏澤陶丘在廣濟軍之西菏澤在廣濟軍之東北凡古濟所經之地自河至此七百餘里濟至菏澤又東北至東平府之壽張縣安民亭會于汶北流一百里至須城縣西二里又經齊州之長清縣東北流經豐濟縣西二十六里二百里至臨邑縣西四十里又經全節章丘臨濟三縣又經淄州之鄒平鄉南三十里又經濟陽又一百九十里至高苑縣七十步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青州博興縣北百步東北流入海蔡氏曰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經書導沇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程氏言河溢出南岸為滎溢出者非濟水顧弗深考耳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穴地流注顯伏吳興沈氏亦言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煑膠謂之阿膠

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勁故也澄曰沇水之伏而見也近見于河北之濟源者終于入河是為北濟逺見河南之滎澤者終于入海是為南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經蔡州之郎山縣又二百八十里經真陽縣南八十里北至蔡州一百里又經褒信縣又經新息縣南五里又三百里西南流經潁川汝陰縣南五里東流二百二十里經下蔡縣後為壽春府又五百里至宿州蘄縣南七十里又經虹縣又經濠州之招義縣即漢淮陵縣地漢志所謂泗水至淮陵入淮者也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又二百四十里至泗州臨淮縣東流經宿遷縣東北流經漣水縣又二百七十里入海澄曰沂至下邳先入泗泗至淮陵乃入淮而曰東會于泗沂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没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同處一穴故名其山曰鳥鼠易氏曰山在渭州渭源縣西七十六里後屬雍州禹導渭始此有

三源正東微南流至襄武縣東流五十里至隴西縣縣後爲鞏州又至秦州之伏羌縣南一里又三百里至秦州上邽縣北三十里秦州後徙治成紀又一百二十里至隴州之南由縣南四十里縣後併入吳山又三百二十里至鳳翔之岐山南二十里又經京兆府之渭南同官咸陽三縣又二百七十里至萬年縣北五里又二百六十里至華州華陰縣東北流三十五里有永豐倉入河謂之渭汭澄案會于灃在鄠縣東會于涇在雲陽縣西過漆沮在同州朝邑縣蔡氏曰會灃會涇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先涇次漆沮後灃者散言

境內諸水也合汭鄭氏曰渭水源出塞外行二千里而附于河不得與四瀆並而施功不下于四瀆故與四瀆同紀于導水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冢嶺山在商州上洛縣西七十里東流七十里至上洛縣東北流九十里至洛之南四十里乃在熊耳山之西浮梁之水出焉而注于洛又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盧氏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禹導洛始此東流經河南府之福昌縣東北流經壽安縣又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縣北四里洛陽縣西南三里自苑內上陽之西瀰漫東流六十三里至緱氏縣東北流七十七里至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一百四十里而入河合汭鄭氏曰洛水其下源不遠不及渭漢其流之不過涇沔其行僅千餘里而入河而得與導水之列者洛居天下之中與河並爲出圖書之所後人見洛而思禹功蓋亦以此曾氏曰水所經一也有言至言過言會者言過言會者皆水名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河之至于龍門華陰厎柱大伾漢之至于大別皆山名河至于孟津則地名河至于大陸濟至于菏澤皆澤名也江至于灃或以爲灃州多山澤或地名因水

也至于東陵陵名也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河之過洛汭過降水漢之過三澨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漆沮皆以大合小也二水勢均而相入謂之會江會于匯濟會于汶淮會于泗沂渭會于灃于涇洛會于澗瀍于伊皆水勢之均也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未嘗言會濟淮洛之水爲小凡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也

此第十二章澄曰篇內地里凡稱郡者因漢之舊稱府州軍者因唐宋所名不及一一改從後所稱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此言民居之安同謂九州之内無一處有未治者
隩隈水涯也四隩四海之隈水患悉平海濱遠地
旣可奠居則中國近地可知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此言水患之平九州之山槎木通道而旅祭告成
矣九州之川疏滌其源而無復壅滯矣九州之澤
旣有陂障而無或決溢矣四海會同言天下之水
皆與會同而爲一也或曰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九州川澤之水一一皆歸于四海其
會同諸水猶天子之會同諸侯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言水平而任土以賦民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
也修整飭六者皆修故曰孔修庶土川澤墳衍原
隰丘陵山林也交俱也正辨土所宜各得其正也
財謂民所出賦謂上所取致其謹者惟恐過取也
則準也三壤上中下九等之田也依約田之高下
以成則法于中國則取之有制而不過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言水平而建國以君民也錫土者分之以百里
七十里五十里之地也錫姓者天子建國因生以
賜姓如生于江水者賜之姜姓生于嬀汭者賜之
嬀姓也祗敬也德先有德之先世也所封諸侯乃

帝者子孫所以敬其有德之先世也有德之後象
賢故人人能恭順天子而不距違我所行也
此第十三章總結前章別州隨山濬川之事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所服皆田賦之事
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
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
謂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
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于秸言之者該前二
者而言也粟穀也内百里爲最近故幷禾本總納
二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而納三百里又次之去
藁麤皮而納四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
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
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也孫氏
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粟米不言納從上文也朱
子曰總至米皆公田之賦畿内不封諸侯故田賦
入天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
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
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

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陳氏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或曰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禹定千里之外曰侯服侯服一百里內爲采者此也然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家邑稍地者大夫之采地乃在畿內又有小都縣地大都畺地者公卿王子弟之采地亦在畿內與禹貢不同疑禹貢侯服之采其周官所謂邦國閒田乎蓋侯服百里最近王畿故不以封而爲閒田天子之子弟食采者畿內之疆地世遠族蕃則其采地有及于侯服故空其地以待之所謂百里采者如此或曰此說非也虞周之制各不同耳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去王畿漸遠謂之綏者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內取王畿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于內外之閒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要約之義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夷夷之也夷東夷之名也要服內三百里東西南北皆曰夷者謂待之若東夷而不繩以中國之法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孟子云殺三苗字異音同古字通用也說文作𥝓謂𥝓散之也散置罪人于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理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其地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蠻慢之也蠻南夷之名也荒服內三百里東西南北皆曰蠻者謂待之若南蠻而不繩以中國之法也流流徙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案要服荒服內三百里均以處夷人而俗小異故曰夷曰蠻蠻蓋甚于夷也外二百里均以處罪人而罰不同故曰蔡曰流流蓋加于蔡也夷蠻雖非中國禮義之俗而其居猶在蔡流者之內蓋亦人類非有罪也蔡流之人不與同中國既遠屏要荒矣而所出夷蠻者之外蓋深弃絕之所謂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也或曰內三百里亦處蔡人外二百里亦爲夷人夷與蔡蠻與流互文以見耳然則夷地蓋以處罪之輕于蔡者蔡地又

遠于夷其猶戎與蠻地蓋以處罪之輕于流者流地又遠于蠻其猶狄與蔡氏曰五服四面四千五百里然堯都冀州北境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弃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時冀北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昔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蕃衍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法論也澄案周制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禹并王畿為五服周王畿之外自為九服而里不同蓋禹服言其面每面各五百里故五服相距方五千里周服言其方方五百里則其面一方二百五十里自王畿至蕃面二千七百五十里相距五千五百里增于禹貢但五百里耳禹綏甸服為王畿其外侯服其別有三綏服要服荒服其別各二蓋亦別為九焉曾氏曰周王畿即禹甸服其侯服甸服即禹侯服其男服采服即禹綏服其衛服蓋若綏服之奮武衛也禹之衛去甸服八百里周之衛去王畿千里周之衛凡二百里其蠻服夷服即禹要服其鎮服蕃服即禹荒服澄案周之蠻服一作要服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凡言四海者謂東西南北通乎地下之海其海也西北地高臨海皆高山海在下如深井然人不得而見東南卑海水溢出岸上今所見之海乃海傍平地水所淹及者耳故東南海中洲島又有國土人民更幾千里始為無底之海東漸于海之海指今人所見者而言非訖于四海之海也青徐東

距海岸故曰東漸雍州弱水餘波西入流沙故曰西被言漸出今海被過流沙之外與北際南陸之遠皆及嚮慕帝朝之聲教而所及極盡于地維窮處之四海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其斯言之謂與

此第十四章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錫猶錫貢納錫之錫下錫上也治水事畢故以玄圭為贄而見于帝以告成功蔡氏曰水色玄故圭以玄云

此第十五章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誓者以言戒勵之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交兵曰戰六卿六鄉之卿也召之者將誓也周官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之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軍而屬之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是也意夏制亦或相似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親率六軍造其城下有扈之敢抗天子交兵大戰若勢均體敵然視堯舜禹三聖相承之時氣象有間矣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王夏王啓也嗟發語閔嘆之辭六事即六卿人則六卿所統之衆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有扈夏同姓之國在漢鄠縣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威謂暴害侮謂輕忽五行水火金木土也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威侮之則其用乖違民

有不遂其生者矣怠謂不虔棄謂不用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帝王受命三正迭用蓋自唐虞之前已然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則當時諸侯當稟正朔有扈氏不臣服故怠棄夏之正朔也勦絕也勦絕謂滅之虐下背上獲罪于天故天用勦絕其命今惟恭承天意以行罰恭敬奉也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伐有罪稱肅將王誅皆謂有稟承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一車甲士三人左掌射右掌擊刺御者居中掌進退驅馳命謂受上命各有所掌春秋左氏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正皆能致敗故戒勵之俾各盡其職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用命謂恭命不用命謂不恭命戮殺也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示賞罰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社下疑有脫簡

予則孥戮汝

此句與上文辭意不屬或有脫簡或是下篇湯誓之文重出在此

書纂言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書卷第三

臨川吳澄纂言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鄭玄云商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上洛商是也春秋左氏傳云閼伯居商丘杜預注云梁國睢陽宋都也

湯誓

湯號也湯名履姓子氏都于亳鄭玄云亳在河南偃師縣漢書音義臣瓚云濟陰亳縣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征之時誓于亳都者也孔疏曰甘誓牧誓首皆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辭有詳略也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追稱也格至台我稱舉殛誅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我后湯民指湯也恤憂念也穡耕穫之通稱割斷也亳邑之民憚伐桀之勞謂湯不恤我衆舍我耕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聞衆之言如此然夏氏

有暴虐之罪天命我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
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
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
朕必往
其曰其者將然之辭如台猶曰如何也率盡遏絶
也割如剝割夏邑之割怠謂解體弗協謂離心時
是也日指桀曷何也喪亦亡也湯旣言夏氏有罪
然亳衆安於湯德攻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
氏之罪其心曰夏氏之罪其如何哉故湯言夏王
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夏之有衆率

皆解體離心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
乎若亡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
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征之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
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
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致推而至於彼也賚與也謂勝夏之後有賞賜也
食言如日食之食自有而無謂言已出口又收入
而吞食之不行其言也不從誓言謂不肯往伐夏
也孥奴通孥戮謂囚繫爲奴而戮辱之也

盤庚

湯都亳第二世次子外丙立三世弟仲壬立
四世湯長子太丁之子太甲立五世子沃丁
嗣六世弟太庚立七世子小甲嗣八世弟雍
己立九世弟太戊立十世子仲丁嗣遷囂十
一世弟外壬立十二世弟河亶甲立遷相十
三世子祖乙嗣遷耿案書序但言圯于耿史
記言又遷邢依書序則盤庚是自耿遷亳依
史記則是自邢遷亳或謂今邢州不近河圯
如耿之有患若果在邢似可以不遷況邢耿
字體易相混亂恐疑邢字即耿字傳寫之誤

故史記以爲再遷邢也但若無遷邢一遷則
五邦之數少其一此又不可追考且當闕之
十四世子祖辛嗣十五世弟沃甲立十六世
祖辛之子祖丁立十七世沃甲之子南庚立
十八世祖丁之子陽甲立十九世弟盤庚立
復都于亳舊註以爲自耿而遷也大家世族
安土重遷唱爲浮言以惑衆小民雖蕩析離
居亦惑於浮言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
害書凡四節第一節述民怨之辭第二節未
遷時告羣臣之辭第三節在途告庶民之辭
第四節旣遷至亳總告臣民之辭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殷亳都也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我王指祖乙茲指當時所都而言也劉殺稽與叶通問卜也盤庚欲遷於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而曰我王祖乙來都於此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地也今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則當卜以稽之曰其如之何也豈可不信卜而輕遷之也哉意者盤庚之遷卜之不吉而盤庚必於遷故民之不肯遷者以此爲言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先王成湯以來之王服事也茲指先王所都亳而言也顛仆也由古文作㽕木生條也蘖萌芽也盤庚之遷以今所都有水患故欲舍舊從新復成湯所都之邑庶望可再興盛如先王之時故民從而識之曰我先王有所事能謹敬天命其處亳邑猶不能常常安寧所以不常其居自亳而遷至今已歷五邦若亳果可常安則先王居之至今矣今於他事皆不承順於古先王之爲不知天將斷絶汝命況可自謂吾往都亳邑則能從先王之功烈如巳仆之木再生枝條萌芽天將長永我命于此新遷之邑而繼紹復還先王之大業以致于撫安天下之民乎

此第一章周氏曰殷人稱殷自盤庚始以前惟稱商盤庚遷都後殷商兼稱或只稱殷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斆教由自箴規也小民蕩析離居而巨室安土重遷以浮言相眩惑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以先王舊常遷都之事正其法度小民有欲以言箴其上者毋得遏絶而使不上達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衆者臣民咸在也若曰史述其大意若此猷語辭毋與無同傲上命而從己之安故不肯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雖臣民咸在此言實爲羣臣而發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脩猶易言脩辭論語言爲命也古先王任舊人共政凡有播告其臣皆承宣而不隱匿其指用能大

敬乎王者如此盤庚將責其臣故先舉先王之臣
而勸之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兹德
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聒聒多言亂德也險利口相傾覆膚巧言切中肌
膚訟爭辯今汝亦是舊人胡不能如先王之臣乃
聒聒然以險膚之言起人之信予弗知汝所訟言
者何故反求内省非我自荒廢其德召汝怨謗乃
是汝含容我之德恃我之寛厚而不畏懼我一人
故敢浮言以惑衆我不過縱於始萌之時遂至舉
國怨咨無所忌憚如火之方燎不撲之乃坐觀其

熾盛是我之拙謀起汝過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綱網大繩紊絲亂也力勤也秋收成之時有秋有
收成也戎大毒害之甚者君如綱之綱臣如網之
目舉綱在提其綱則衆目自有條而不亂喻臣當
從君之令不可傲上也農夫服事田畝勤力耕植
則必有收成喻今不憚往遷之勞終必安居之利
不可從康也汝之不肯遷者以有傲上從康之心
也汝能黜去此心承命往遷則小民之衆與汝婚

姻僚友之家皆有便益是汝施實德於彼也汝之
祖父嘗有德於民矣今汝又施德於民是世有積
德也乃敢大言於人而無愧旣遷去則不復畏水
災爲大言於遠邇矣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
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
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昬勉也恫痛也惰農自安不勤勉於耕作之勞則
必無黍稷之收成汝不以温和吉善之言於百
姓使之樂遷將後遭水患則是汝自生此害爲致
敗禍之姦宄以自災汝之身也夫怨咨不遷民

之惡也實由汝倡浮言感之是汝先其惡也病痛
人之所去而今乃奉之是護其疾利其災及有災
之時汝雖悔之而身已無及矣此戒其從康也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
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
靖非予有咎
視此小人平日猶且相顧人所箴規之言慮巳之
發言或有過差於口況我爲天子生殺在乎實制
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爲不利何不直以告我
而乃倡浮言以恐嚇沈溺于臣民如火燎于原勢

焰薰灼不可嚮而近之其尚可撲而滅之乎汝之
浮言是汝自作不安靖非予有召怨致謗之咎此
戒其傲上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用舊人使
新器我今與汝舊臣世家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汝為功臣之子孫我
其敢用非所當罰之罰於汝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大享祫祭爾祖父有功勞於國其子孫當世世選
用爾苟有善予不敢掩蔽而不用汝然爾祖配食
於我先王之廟能昭鑒其子孫善惡而為之禍福
無所私者是以我亦不敢用非所當德之賞於汝
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志所射表的也侮玩慢之也弱輕賤之也無父曰
孤十年曰幼有又通言孤與幼作起而還也猷字
或在句首或在句中或在句末皆語辭也我告汝
今日遷都之艱難當如射之有表的期於必中必

至汝當與老者幼者各謀久長於其所居勉出汝
力聽從我起而遷去不問遠邇皆當同遷也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今日不遷他日必死用罪罪之所以救其死故曰
伐厥死其從令者用德德之所以彰其善也邦之
善歟是為汝衆之善邦之不善歟是爾衆有不善
而予一人佚於行罰凡在爾衆當致告于我正為
告羣臣而此言汝衆爾衆兼民而言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
弗可悔

汝自今以往有事者各恭敬有位者各齊同言一
心協力也出口之言當有節度勿復以浮言胥動
如其不然則罰及汝身不可得而悔也
此第二章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
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
言無荒失朕命
以猶與也謂能左右之也話說喻之也弗率不循
上命誕大亶誠有衆兼臣民而言王庭謂道路次
舍之所如周官掌次所職盤庚既起涉河南其民
以遷乃說喻其不從令者大告之以誠心其民皆

至戒其勿得褻慢凡在王庭聽號令王臣居前庶
民居後盤庚已告其臣矣今將告其民故升進其
民於前令其明聽我言遵守而行不得廢失我所
命也自君言之謂之言自臣言之謂之命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承奉順也保愛護也浮如名浮于實實浮于名之浮過也猶言勝之也降黜去之意大虐謂水災虐害人也我先王無不惟民是承故民亦保愛其君

通志堂 王公

共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殷家能遠去水災之大害以先王不懷其居之故其所以起而遷者視民所利而用遷也汝民何不思念所聞我先后之事我之奉承汝者蓋欲使汝共享喜樂安康之利非惟汝有罪比附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民志本欲安其居所以不肯遷者以苟目前之暫安而不圖他日之久安我所以招呼汝遷懷念此新邑者亦惟汝之故將以大從爾民欲安之志不遷則舉國無安定之時以汝遷者所以安定一國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爾民不得安居此我心之憂而至于困者我言憂爾民之憂而汝不憂我心之憂乃皆大不宣布其心欽敬思念以誠心感動我爾惟苟安坐待水患之至是自取窮苦譬之乘舟者然汝若遲滯不濟則必臭敗其所載之物濟水之誠心間斷不屬則不

通志堂 致玲

復能濟惟相與以及沈溺而已利害若此汝不考察但自怨咎忿怒何能瘳其病乎言無益也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將至之災是汝大有可憂而自勸其憂也孟子曰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有今言有今日也罔後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日偷生後日必死何能有生命于天乎下文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于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

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人之浮言誑惑偏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沈溺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迓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先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奉畜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王嘗勞爾之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撫安爾故如此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高后湯也知有水患而不遷政之失也失政而久留于此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虐害我民蓋君不能爲民圖安俾遭沈溺之患是虐害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先后迺言爾先王幼孫盤庚自稱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乃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汝無能迪迪謂開導解說以求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汝不肯遷非上災及汝身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則或云當作賊貝古畔戎字也綏撫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者多取而兼之謂貝海介蟲古者以貝爲貨以玉爲寶此言貝玉貨寶互相備也世臣巨家聚畜貨寶恐因遷散失耗費故搖動百姓使不肯遷迪開導也盤庚言若治政之臣所以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惟務富已之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高后令作大刑于其子孫開導我高后崇降之以不祥也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皆謂禍也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

所信以曉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爲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皆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告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爲與臣言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猶上文告汝于難之意水患大可憂汝當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疏遠隔絶也民之所以與君相遠絶者由其偏爲巳計而不分其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念以相從而各設中于其心也中則其心公平不偏于爲巳計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上令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刼掠行道者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有遺留其生育無俾遺其種類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恐有姦人乘隙生變故嚴以戒勅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永建乃家爲爾子孫立無窮之業也

此第三章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既遷至亳邑也定其上下所居謂君有寢廟臣有邑宅民有廛里也位朝見羣下之位正其朝位以見臣民而慰勞撫諭之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無戲欲其敬事無怠欲其勤事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猶孟子言立命蓋命雖在天立之在我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傲上從康習于戲怠未遷則以爲憚既遷則以爲足謂今日自可永命不復爲自勉自力之計故以戒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自此至茲貴告民也敷心腹腎腸謂無一不布露也歷盡也百姓民庶也協合比連也臣民雖既遷盤庚猶慮其強從上令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明白洞達以釋其疑而曰爾無共懷前日之怒而合比讒言以謗議我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多猶增廣也山謂亳邑商都嚚相耿等處皆近水惟亳近山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契始居亳其後累遷莫能安定湯欲

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山德謂民受水害
適亳邑依山以居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黜其凶
德而又成美功于我邦謂湯由亳而興以有天下
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
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
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蕩漂析分極止震亦動也沖童弔至由用靈善宏
大賁飾也舊都墊圮民漂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
定止而爾民猶且安土重遷乃謂我何爲震動萬

民以遷乎此乃天將俾我興復成湯之德以治我
家故我及一二臣之能篤敬以恭承民命者用圖
永安居于此新邑也我非廢爾衆謀其至乃用爾
謀之善指當時民臣有言當遷者也我與善謀之
人各非敢違卜蓋用以宏大此賁飾之事是以不
得不遷也賁者猶曰增光于前人也蓋盤庚之遷
龜謀不吉而人謀已決故違卜而遷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
爾念敬我衆
自此至篇終告臣也邦伯邦之長諸侯也師長衆
官之長公卿也百執事百官也隱閔痛也簡閲相

視也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諸臣當惻然憫恤愛護
封殖之予其勉閔視爾爾當思所以敬我衆兼
臣民而言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
肩任也鞠人困窮之人不能自謀者也謀人能自
謀之人不困窮者也我不任貪人有能恭于恭承
民之生生俾貧富之各保其居皆敍而敬之者我
則任之也曰恭曰欽所謂敬我衆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若者如我之志恭生生是也否者不如我之志好

貨是也總聚也庸用也今既示汝以朕志之向背
爾當無所不用其敬毋聚寶貨而以民之生生爲
己責式用敷布其德于民永久守此一心而不變
也始終不二之謂一
此第四章
高宗肜日
高宗武丁廟名史記曰武丁崩祖庚立尊其
廟爲高宗是也湯十九世盤庚其二十世弟
小辛立二十一世弟小乙立二十二世子武
丁嗣二十三世子祖庚嗣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彤日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雉鳴也祖庚于高宗肜祭之明日有雊雉之異蓋祖庚當時致隆于禰廟故天降災異以儆之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祖己將告王故先言古先格王或遇災異惟反身自省正其所行之事而已若今王之祀豐于昵事之當正者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監視也下民猶曰下人典猶主也義者天理之宜言天監視下人其禍福予奪惟主于義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其不永者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絶其命也商人尚鬼其瀆祀也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帝五時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在于所行之義不在于禱祠也況言人而不言君不敢斥也

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于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人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其德人乃曰孽祥其如何則是不畏天戒也意欲祖庚因雊雉以自省而改黷禰廟之失

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嗚呼嘆辭司主也敬民即上文所謂義也猶夫子告樊遲以務民之義胤嗣也昵親也近也謂禰廟也王之所司當敬以盡人事而已徼福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者其可獨豐于昵廟乎

西伯戡黎

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專征伐爲西伯戡勝也黎國名舊說以爲在上黨壺關之地今潞州有黎城縣呂氏曰西伯武王也史記紂使膠鬲觀周師問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澄謂黎畿內之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決不稱兵於紂之畿內武王嗣爲西伯其事殷猶文王也其伐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絶則爲君臣一日命絶乃行天罰此事間不容髮今既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則振撼甚矣豈得戡黎之後班師而去復就臣位而紂恬不以爲意也竊疑戡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然黎國若潞州之黎城則山路險僻不當周師經行之道紂都

朝歌在今衛州而衛州有黎陽去朝歌甚邇
或指當時近畿有小國周師自孟津渡河故
先戡黎而遂乘勝以進紂都也

西伯旣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伊殷賢臣也篇中無及戡黎之事作書者特摽此于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奔告自邑來奔告紂也

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康安虞度率循典常法

也祖伊特呼天子而言天旣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今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絶于天故天從而棄絶之使我不有其安享之食謂沈酗暴殄也不知其本然之性謂昏亂厥德也不行其當循之典謂廢壞常法也三者皆紂所自爲若天奪其間而使之爲之然故曰天棄我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于殷而受大命宜王者何不至乎今王其何如哉上言天棄殷此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著明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嘆而言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反還其私邑也乃指紂也旣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前與紂言故稱王此以下祖伊退而私言之故稱乃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也指當時與紂共事之人皆無不同受戮于爾之邦者時周師已逼商亡在旦暮間祖伊危迫之情可見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周師其在祖伊旣告之後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直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案此乃殷邦殄滅命在須臾之時蓋已無暇於怒忠諫而殺忠臣也湯二十四世祖庚弟祖甲立二十五世子廩辛嗣二十六世弟庚丁立二十七世子武乙嗣去亳遷河北二十八世子太丁嗣二十九世子帝乙嗣三十世子受辛嗣而商亡受紂字通用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此篇次序疑在戡黎之前然商書五篇前四篇乃君告其下臣告其上之辭此篇乃臣下自相告之辭故居後云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其與或者皆非必然之辭亂治也殷之亡形决矣猶曰其弗或復能治正四方乎猶冀其悔悟不敢必其果不能也我祖湯底致沈于水不復能出也飲酒成凶曰酗亂敗爲酒所亂而壞其德也上謂在前下謂在後也我祖成湯致遂陳列其功在上而子孫沈酗于酒亂敗厥德于下我指紂也不斥紂而言我厚之道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草竊雜意竊盜取也卿士卿也淪沒也津渡處涯水際殷民染紂之惡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在上者以法禁治之庶其可止今卿士爲民師表凡有辜罪之人反容縱之無常法捕獲若是以小民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而爭奪相與爲讎敵之讎匹天下蕩無綱紀殷其淪沒喪亡矣若涉大水茫無畔岸無望其可濟惟有沒于水而亡爾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曰更端之辭我微子自我也遜逃遁荒野外顛傾覆隮隕墜何其語辭微子言我其發而出外歟則若病狂之人行不知所之留而在家歟則若昏耄之人居不知所爲愁悶憂困無所措其身思欲逃遁于荒野不忍此身親見宗國之亡也今爾無所指示以告我國將顛覆隮墜若之何者蓋微子之情危迫之甚故又更端以問救亡之策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以下箕子之荅也毒甚害之意荒謂迷亂紂之無道乃天甚其害而降之以災使之荒迷于國方且起而沈酗于酒以紂無道歸之天與詩言昊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此荅微子所言酗酒敗德之語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耇長老成之人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皆咈

逆而棄逐之則在位者新進年少不更事之人爾
此荅微子所言卿士非度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毛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祀天祭
地享宗廟之物商民猶且攘竊有可用相容隱俾
將去食之而無災禍此荅微子草竊罔獲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降下也監臨視也乂治也斂掊聚也召招至也乂
讎猶曰嘉耦怨耦云爾言下臨視者殷民使殷民
平日安和之讎匹皆化而爲鬭敵之讎匹猶掊斂
招召之然日長無已故曰不怠此荅微子相爲敵

讎之語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詔告也夫民之盜竊有司反容之民之鬬敵有司
實召之則盜竊鬬敵非專民之罪治民者亦有罪
與之相合而爲一上下同惡不恤其民民多餓莩
捎瘠無所告也此總前兩節意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箕子言我皆自我也臣僕爲國亡俘虜而爲人臣
僕也言商今其有災我適起而當禍敗人臣之義
無可逃避商其淪喪我惟有死之而已不復爲他
人之臣僕也此箕子爲自己謀亦荅微子淪喪之

語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出謂去之以避國亡之禍也蓋商祀不可以無人
主之微子之身存則商祀不絕刻害也箕子舊以
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
忌之是我前日所云適以害子微子若不出而國
滅身死則我之宗祀遂隕墜而無所托矣夫委質
爲臣身非我之身國家之身也國家之宗祀泯絕
猶我之顛隮也故亦言我箕子紂叔父同出于先
王者也此箕子爲微子謀亦荅微子顛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靖安也微子之義不可不去箕子之義不可去各
有所當故箕子言自安所安人各有以自獻陳于
先王之前我之義則不復却顧而行出逃遯矣此
亦總前兩節意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奴比干
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微子問箕子箕子
荅微子之後微子然箕子之言去之以避禍及至
商亡之日微子歸周武王封之于宋以奉殷祀微
子既去箕子竭誠匡正其國猶冀其不亡紂惡而
囚之箕子佯狂而爲奴武王克商釋其囚訪洪範
箕子不仕周而處于遼東以終其身箕子既囚比
干竭誠諫諍其君猶冀其能改紂怒而殺之武王

克商封其墓三人者各得其本心之安天理之正故曰殷有三仁案樂記云武王旣下車封舜之後于陳封夏之後于杞封殷之後于宋荀子成相篇云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喜之封之于宋其祖蓋武王旣克商即封微子于宋舊説謂封紂子武庚紹殷後武庚叛而誅死微子始得封者非也

書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卷第四　　臨川吳澄纂言

周書

周自后稷封邰其後公劉居邠大王始遷于岐山之下曰周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

牧誓

牧地名在紂都朝歌之南近郊三十里文王爲西方諸侯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嗣爲西伯亦如之及十有三年紂惡已極遂率西方諸侯伐紂師自孟津渡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師進至牧野誓于將戰之時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大斧也以黃金飾之杖鉞示誅有罪左手杖之示不必用旄犛牛尾使指揮三軍進退右手秉之以麾則有力逖遠也言自西土至紂都道理遥遠行力勞苦撫慰之之辭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御事治事之臣也司徒

司馬司空三卿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次也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衆也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千夫長千人之帥百夫長百人之帥庸濮在江漢之南蜀西蜀羌西羌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當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友邦冢君諸夏大國也此八國遠方小國也稱舉戈戟干楯矛戟之屬長二丈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相並捍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

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晨雞鳴戒曉也索盡也牝雞而晨反常之妖其家必敗婦妲己也婦言是用猶牝雞司晨也國必亡矣昏昧也蓋紂爲妲己所蔽惑故凡皆昏昧也肆祭名未詳其義周官以肆獻祼享先王鄭註爲他歷反或曰肆陳也陳設以祀也荅猶報也不荅歷宗廟之禮不知報本也遺先王之遺胄也王父母弟王之諸父諸母諸弟也廸猶道也不廸絕族親之義待之不以道也逋亡也卿士卿也四方多罪之人逃亡而歸紂者乃尊寵而任用之以之居顯位俾毒民爲惡也此言紂反人道之常天罰所宜加也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愆過也步進趨也齊猶整也勖勉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整齊其行列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以戒其輕進也吳氏曰乃上句絕齊焉者陳法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止又整齊其行列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以戒其貪殺也

上言夫子勖哉此言勖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丁寧之意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奔謂來降也以役西土與周官以役太師左傳以役諸侯意同紂之衆弗來迎戰而能來降者則受之而俾役使于我西土之人蓋勉其武勇又令其受降也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弗勖謂不勉于前三者

洪範

洪大也範謂鑄金之模匣禹治水之時洛出神龜龜背有文自一至九禹則之第列三才之道分爲九類以配九數其綱九其目五十八天下之道悉包括而無外故曰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商謂年爲祀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紂諸父也紂囚之爲奴武王克商而釋其囚以其素傳洪範之學故下車之初就問之也此篇以箕子所陳録而爲書稱祀不稱年見箕子不臣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難辭嗚呼歎辭而後言重其事也陰黙騭定相助也協和也相協厥居謂重其生利其用正其德也彝倫常道之次序指洪範九疇而言也敘謂各有條理也凡九疇之序皆天所以黙定下民而相協其居者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陻塞汨亂鯀不順水之性導之就下但爲隄防陻塞之水失其道汎濫逆流故陰勝火木不能敷榮金不得孕育土不可墾闢五行皆汨亂陳列矣帝即天也以主宰言曰帝震怒謂鯀逆天理得罪於天也畀與也疇如田之界域斁敗也殛死謂放之羽山而死嗣興謂繼鯀而登用錫賜也禹錫洪範九疇謂洛出書也洛書不出於鯀治水之時而出於禹治水之時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斁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敘也然洛之出書不過龜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而已五行至六極皆禹所分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也今曰天錫禹何也蓋禹心得此道前此未嘗爲書因龜文有九感觸其心遂作洪範九疇雖禹之自爲然實因龜文發之若天啓其衷云爾故以爲天所錫也

此第一章洪範之總序也

初一

數之初爲一一洛書文之在後者

曰五行

曰五行禹所分配也下八疇做此五行五氣之運行也不言用者無所待於人而自然也造化萬類無不本於五行故以五行配數之一

次二

一之次爲二二洛書文之在右前者

曰敬用五事

敬者此心常存而爲一身之主凡言用者有所待於人而後然也蓋主於君人者而言人稟五行之氣而成形故以五事配數之二

次三

二之次爲三三洛書文之在左者

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所以厚於人也先身而後及於人故以八政配數之三

次四

三之次爲四四洛書文之在左前者

曰協用五紀

協謂與天合紀如絲之紀先人而後及於天故以五紀配數之四

次五

四之次爲五五洛書文之在中者

曰建用皇極

建立也皇君也極屋棟之名高上之至無能過之也尊爲天子德爲聖人人倫之至四方瞻仰而取則焉是之謂皇極五行順五事敬八政厚五紀協斯可以建極矣皇極居天下之中洛書之五亦居中故以皇極配數之五

次六

五之次爲六六洛書文之在右後者

曰乂用三德

乂治也德道之得於己者惟皇作極民所視效日遷善而不知無所事乎治也或有未然則治之各有所宜故以三德配數之六

次七

六之次爲七七洛書文之在右者

曰明用稽疑

明謂決其疑也稽古作卜考也謂考之卜筮也德雖應變無方然有疑事非人謀所能決者必須謀之鬼神故以稽疑配數之七

次八

七之次爲八八洛書文之在左後者

曰念用庶徵

念謂反身思者也庶衆徵驗也雖聽命於鬼神猶不敢自是也必驗吾之得失於天故以庶徵配數之八

次九

八之次爲九九洛書文之在前者

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威畏古字通用嚮者慕之而欲其有威者畏之而欲其無極者禍之至極者也五福人心所同嚮慕也君之所嚮在此而常願民之獲此福則凡可以致福者靡不勉矣六極人心所同畏避也君之所畏在此而常恐民之至此極則凡可以致極者靡不戒矣自五行至庶徵皆得其道則協氣成象人蒙休祥而五福應之或失其道則乖氣成象人罹殃咎而六極應之故以五福六極配數之九而爲九疇之終

此第二章洪範之綱也其下九章洪範之目也

一

洛書文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五行之材水能潤能下火能炎能上木可曲可直金可從可革土宜稼宜穡稼謂耕治穡謂收穫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爰於也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新安王氏曰土非止於稼穡以民生粒食之用言之也潤下用之於灌溉炎上用之於烹飪曲直之斵削從革之鎔範用之於宫室器用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作猶爲也水之鹵味鹹火之焦味苦木之實味酸金之銹味辛土之稼穡味甘五行各有聲色氣味此獨言所作之味以見其餘

此第三章

二

洛書文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者身所動之容言者口所發之辭視者目所見於外聽者耳所聞於內思者心所慮運於中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容莊而謹也從辭順而達也明所見昭徹聰所聞審詳睿通於幽微陳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物也恭從明聰睿則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莊謹則其心齊一而不二故作肅言順達則其心理治而不亂故作乂視昭徹則其心知識了悟而不眩故作哲聽審詳則其心計慮精當而不苟

故作謀思通於幽微則其心可馴至於無所不通

故作聖

此第四章

三 洛書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民生所最急者務農重穀以足其食有食則種樹阜通以殖其貨既有以養生必有以事死故祀以報本追遠養生事死在乎安居故司空掌土以定其居居既得安不可無教故司徒掌教以導其善

教之不從則齊之以刑故司寇掌禁以懲其惡內治舉而後及外故賓以親邦國往來交際有其禮師以平邦國立武足兵有其備用師非得已故最後八政或言其事或言其官此一疇該周官六官之事食貨天官所總祀春官所掌司空冬官也司徒地官也司寇秋官也賓亦秋官所掌師夏官所掌

此第五章

四 洛書文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則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爲

曆數之紀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五紀都有專官掌之然王與羣臣亦自加省察恐其測天推算之或差所以欽天也卿士師尹不言省者皆文師尹衆尹謂大夫士也尊者所省者大而簡卑者所省者小而繁王省一歲之四時卿士省每月之大小師尹省每日之長短易謂與天不相合而差殊所省一歲一月一日之時皆與天協則物產收熟政治光顯賢人之未用者用羣臣之

有家者安其或一日一月一歲之時皆與天殊則其應反是此申言歲月日之紀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庶民之所省者惟觀星而已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觀星則知將有風雨而避就之以耕種護斂也

此申言星辰之紀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日之行冬至道極南度極盈冬至後漸北漸縮夏至道極北度極縮夏至後漸南漸盈月之行春從青道夏從朱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青朱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從箕度則風從畢度則雨凡此皆用曆數推算而知之此申言曆數之紀

此第六章

五

洛書文

皇極皇建其有極

釋皇極二字言皇極者謂人君建立其有極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庶民在下之民淫謂沈浸爲惡朋類也人在官之人比謂阿黨徇私民無惡類人無私心皆君之德有以爲之標準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有猷謂工於謀事有爲謂敢於作事有守謂操持不變時是也庶民之中其有有謀爲操守者固當念之而勿忘其有雖未合於善道而亦未陷於罪戾者亦且容之而勿責則是庶民皆有得於汝之極而使汝長保此極矣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人之有才能有作爲者使進其行務令才德兼全而國可賴之以昌煢獨孤立無援者高明勢位崇顯者不以其無援而困沮之不以其有勢而尊敬之但論其才行之何如耳是則人亦有得於君之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敷廣布也人君立極者所敷之言即此常道而敎訓之皆以天理而敎訓也庶民於立極者所敷之言即此敎訓而踐行之斯能親近天子道德之光矣又言天子能使庶民近其光斯可作民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矣此一節申言庶民無有淫朋之意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陂舊作頗義叶音義

偏謂不正陂謂不平遵循也義天理之宜也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爲考工記千夫有道萬夫有路此言道路互辭取韻叶耳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人也蕩蕩廣大貌平平夷易貌反側皆謂不正正謂不偏直謂不枉其正會如會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王直歸於極也此一節申言人無有比德之意

此第七章

六 洛書文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正直不偏於剛不偏於柔剛柔適中徑直行之而無所枉也克勝也剛克剛勝於柔也柔克柔勝於剛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平謂平均不彊不弱也康安而無事也彊弗友謂剛彊不相順助也燮友謂柔和相順助也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或寬或猛或寬猛適中各隨其時俗而施之有不同焉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謂沈抑下而不上潛謂潛藏內而不外高謂高亢上而不下明謂明顯外而不內沈潛者易至於卑愞故以剛克治之進之於高明也高明者易至於浮露故以柔克治之退之於沈潛也各因其資質而待之有不同焉

此第八章

七 洛書文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鑽龜曰卜揲蓍曰筮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以爲卜筮之官及有疑事之時乃命之使卜命之使筮卜兆有五雨水兆霽火兆蒙土兆驛木兆克金兆筮卦有二貞內卦悔外卦卜筮皆有占此占字專言筮

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人句絕衍忒未詳朱子曰衍是多剩忒是差錯

或曰卜筮若止一人則或有差錯無從正救故多剩其人數俾之參互推究其或有差錯者立是人爲卜筮之官各三人人各一法三卜三筮所占或皆吉或皆不吉若一不吉二吉則作吉用一吉二不吉則作不吉用故曰占則從二人之言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新安王氏曰大疑謂國有非常之事未能決者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朱子曰卜筮處末者占法先斷人志後命蓍龜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彊無疾而壽逢大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人心之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也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能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爲吉若龜筮而逆則凶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謂祭祀冠婚外謂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外事內事俱不作也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

此第九章陳氏曰卜筮者天之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乂至於有疑然後謀及人而斷之以卜筮苟人事不協而惟卜筮之從雖得吉兆而無益也故稽疑必在於皇極三德之後

八

洛書文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陰陽之氣交則蒸而爲雨氣散則開而爲暘陰退陽進則爲燠陽退陰進則爲寒陰陽旋繞扇播則爲風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

而化育不言熱涼止言燠寒者燠爲熱之微寒爲涼之極長物舉其始成物舉其終也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於四時之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備猶有也是五者之來其有各應期而不亂所謂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庶草物之尤微者此茂盛則萬物咸遂可知所謂休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謂過於有極無謂過於無一者過於有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也一者過於無謂恒雨則無暘恒暘則無雨恒燠則無寒恒寒則無燠或彌旬彌月無風也凶謂饑饉疫癘由此起所謂咎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禎祥曰休皆因五事之敬而有此徵肅有滋潤意時雨似之乂有開豁意時暘似之晢昭融有和暖意時燠似之謀審密有凝結意時寒似之聖無所不通時風似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災沴曰咎皆因五事之不敬而有此徵狂者貌之放蕩淫雨似之僭者言之差忒亢暘似之豫則昏惰散緩而不收恒燠似之急則躁卒縮栗而不舒恒寒似之蒙則心冥迷而無主猶風之終日飄揚而無定也凡此休咎之徵因其事而各以類應

此第十章

九

洛書文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生而爲人孰不好生而惡死壽者其生之長也故先之以壽有生必有以養故繼之以富雖有以養又必身安而心寧故繼之以康寧身康心寧又必知爲善之樂故繼之以攸好德考成也成全以終其命謂盡其天年而不死於戰鬭刑戮也有雖壽而不得善終者故卒之以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先不得其死曰凶凶者考終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彊者弱也惡弱者好德之反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斂聚此五福以廣布與庶民
凡厥正人旣富方穀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色當作寧字之誤也正人謂爲正長之官者穀祿也詩曰仳仳方有穀好如鄕黨自好者之好謂自愛重也言正長之官使之旣富足有祿而又身得以康心得以寧其人必能爲善而曰予所好者德則是汝實與之以此福也汝若不能先使之富且康寧則彼在家無所顧藉不自愛重將陷於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雖欲與之以福而彼之所作爲無

非得罪於汝之事矣上爲庶民言斂五福此爲在官之人言而不及壽與考終命者蓋以人臣委質致命不敢有全身保生之心然苟眞能好德則天自報之以壽考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辟君也威謂六極之可畏玉食謂珍美之食也此言能爲民福禍者惟君一人此其所以獨享天下珍美之奉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頗不平僻不中也臣佐君治

民然無有能自爲福禍者故亦不敢享至尊之奉若爲臣而有君之權享君之奉則是僭亂之臣君臣必俱傷敗凶於臣之家害於君之國有位之人效之而側僻天下之民效之而僭越差忒矣
此第十一章

金縢

蔡氏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冊文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序其事之始末因以金縢名篇孔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敘將告神史乃冊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

辭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武王旣喪以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旣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以後之二年言克商未久也有疾初得疾弗悅豫則疾篤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敬也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咸在肅敬以聽命於神故曰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葉氏曰戚者休之反也二公以武王疾爲先王不

佑而遺之戚如雲漢之詩言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者故周公以爲未可因武王之疾而遽戚我先王
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
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功事也自以爲功謂以身自任其事築土曰壇除
地曰墠同除地一所而築三壇設三王之位皆南
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古
禮凡於遠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
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於禮不得入廟者或有
禱告必須墠地爲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之爲子

爲臣故不敢告於廟而爲壇以告也璧珪所以禮
神植謂置之於壇秉謂執之以手二公爲王穆卜
不過欲占其病之安否何如非能轉凶爲吉也周
公以介弟之親任冢宰之重愛兄憂國其情切至
爲宗社計其慮深遠有非二公所得與者故却二
公之卜而自任其事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
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
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
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
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史掌治文書册作册以書告神之辭也祝掌接鬼
神祝曰者祝述册書之辭以告也元孫長孫某武
王名遘遇也厲惡虐害丕子太子也責猶責其侍
子之責旦周公名武王爲文王之丕子若爾三王
之靈在天責其來服事左右願以身代之材才智
藝技能周公謂我之仁德如父又多材藝從三王
在天則能供給服役於鬼神武王之德雖亦能然
而材藝不如我之多縱死而從三王於天亦不能
供給服役於鬼神但當留下地作民主乃受命於

天帝之庭廣佑四方之民而君之矣用能定爾三
王之子孫皆有分土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
畏武王之威德然天命方新人心初服未久未固
未可遽死也武王一身宗社所繫三王愛念保護
毋令其死而墜失天所已降之命則我先王之祀
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
若貴重之也即就也命三王之命也元龜大龜也
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謂決之於卜也卜之吉是
三王之許我卜之不吉是三王之不許我也許我
則王疾瘳而已代死得從三王在天事鬼神故以
此璧與珪歸家而俟三王許我之命屏藏也不許

我則王疾弗瘳而已不死不得從三王在天事鬼
神而此璧與珪無所用故藏之也案周公告三王
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侍側以語其親可見終身
慕父母不死其親之實孝愛忠誠之至也又案武
王喪於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
庚之叛周室幾危設使喪於克商甫二年之時則
禍變又將若何周公蓋覩事勢之必至於此所以
欲代武王之死也或曰死生有命而周公欲代死
理有之乎曰有匹夫匹婦發一誠心可動天地況
聖人至誠至公心與天一志壹則動氣固有改移
造化之理若理之所無則周公豈爲之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
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
予一人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洪範所謂立時人作卜
筮三人是也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一猶齊也習
重也并並也謂三龜之兆齊相繼而吉及啓籥見
兆書而其占果並吉也體兆之體周官君占體大
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公言視卜兆之體王之
疾其可無害予小子周公自謂予一人謂武王也
公視卜知王疾必瘳而已亦不代死故言我新受
命於三王惟當永久克終是圖三王既不令我代
死則今此所俟三王之命但俟其能愛念武王而
使其疾之瘳矣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周公歸其私家也冊即史所作之冊縢緘也
匱藏物之器金縢之匱藏卜書之匱以金緘之也
翼日公歸之明日瘳愈也言公既卜而歸卜人乃
以周公請命之冊納於匱中與卜書並藏也蔡氏
曰金縢之匱藏卜筮書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
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王氏
曰卜筮既畢而不敢褻必納其冊書於匱異時將
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爲此匱藏其冊爲

後來自解之計也愚謂匱所以藏卜書卜則啓匱
此常事也惟周公此時之卜有與常時不同者以
先有冊書告三王而後卜也故既卜之後其冊書
因得同藏於卜書之匱若常時之卜則史述卜主
之命告卜人蓋不書於冊既卜亦無冊可藏也故
前此二公欲卜武王之疾後此成王欲卜風雷之
變皆不聞有冊王氏蔡氏之說未當而謂非周公
藏其冊爲後來自解之計則是
此第一章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
于孺子

武王之疾既瘳數年之後乃喪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也非長弟故曰羣弟猶儀禮非長子者曰衆子也流言如水流自彼至此也國周國也其言發自紂都而傳至周國也孺子成王也公將不利于孺子謂欲奪其位也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德澤之入人者深紂爲無道諸侯離心而雍梁荆豫徐揚六州歸周冀兖青三州猶屬商及武王克商封帝乙元子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分紂故都爲三以母弟三人爲三監紂都之北爲邶封管叔南爲鄘封蔡叔東爲衛封康叔紂子武庚居殷墟有司厚給其廩祿而

已蓋未嘗與之土地人民也然殷民懷商不忘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武庚煽惑管叔以謂兄亡弟及管叔當立今周公弟也而居內將爲天子管叔兄也而居外不過爲諸侯管叔及弟蔡叔唱爲流言以惑王而間公將西向奔喪以軍師從而圖不軌周既有釁武庚俟管蔡二叔去國之後收其遺民叛周而復商南有徐戎淮夷等國亦相挺而起所謂管叔監殷以殷叛者其事情之實蓋如此而前史所載失其傳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法也周公自責言今此召謗致亂是我之所爲不法也王室將危我何告我先王乎亟能弭災安王室乃可於是大誥諸侯東征叛人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謂出征而居東方也二年出征之第二年也罪人謂叛人武庚得謂捕獲也武庚伏誅而管叔亦死殷亂遂平林氏曰自周公居東以下其事跡皆在大誥之後然實與周公請死之事相爲始終故於此併載之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謂罪人斯得之後貽遺也鴟鴞詩見今豳風以言責人曰誚管叔流言謂周公將爲不利公不

俟王疑之釋而自往征之蓋國家安危重於一身聖人之心至公無我豈若小丈夫然避小嫌而妨大計乎以王室至親秉東方諸侯伯而仇讎之人煽惑我兄弟離間我君臣以傾覆我國家禍變艱大事機迫急拯溺救焚惟恐不及征之其可少緩乎逮叛亂既平周公居東不歸作鴟鴞之詩以貽王極言周家創造王業之難而有傾覆之者其情哀痛庶幾成王之悟而王疑終於未釋但亦未敢誚公而已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而周公尚留居東都此其三年之秋也大雷電以風天之怒而渝也弁皮弁常服玄冠端畏天威敬鬼神故王與大夫盡改服皮弁素積啓金縢所藏卜書以卜而於其匱中見周公請命之冊諸史百執事供給卜筮之人昔曰

從周公以卜者今王將卜故爲卜而俱至二公及王得周公代死之說遂以問之則爲信有此事噫心不平之聲又慨歎而謂公常有命令勿與人言故我勿敢言爾蓋請命代死出於一時迫切之誠變禮也非常道也故不令宣泄成王初意欲卜天變之爲何既得此說始知昔日周公如此用心以勤勞於王家王自悔年幼不及知不免爲流言所惑夫周公肯以身代兄死其肯奪兄子之位乎以公之忠聖而被謗蒙疑至今在外公無負於王王有負於公矣天動威譴告以彰顯周公忠聖之德王因此感悟知天變爲公故曰其勿穆卜王疑既

釋亟欲夫歸謂我當親迎而國家所以待公之禮亦當宜稱公自東歸將至王出郊以迎而天乃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回也感應之速如此凡大木爲風所拔者既顛仆於地矣風所偃者根未拔而餘欹斜則合衆力支撥之起其幹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言歲則大熟其辭相始終以見未穫而禾偃既偃而復起雖遭風災而不害也親迎俗本親作新今從馬氏本

此第二章

大誥

誥辭有大誥二字取以名篇武王克商誅紂其子武庚猶曾一日忘周哉顧周未有隙可乘又在己無土地人民之資耳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不平此可乘之隙也武庚說管叔聲周公之罪舉兵西向其心豈爲管叔計直欲伺管蔡二叔去商則己得收遺民據故都以復商也管蔡庸愚武庚狡黠管叔身行叛事而實爲武庚所陷武庚身造叛謀而先藉管叔以發禍機可畏折之於方萌則易遏之於已熾則難所以不得不速出師也此誥蓋作於武王崩之年他書載武王崩

在十二月若果爾東征亦當不出是月也成
王元年殷亂平二年周公歸三年伐奄遷殷
民七年營洛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
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廸
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以冢宰攝行王事公之東征代王親征也國
之號令當自天子出故稱王命以告猷發語辭大
誥猶言普徧以告也多邦謂諸侯之君御事謂其
治事之臣不弔猶言不幸謂不爲天所閔恤也割
猶害也遭大喪禍其痛如割也延猶待也不少延

謂伐殷未久武王遽崩也無疆謂無有境界窮盡
之處言其大也歷天之歷數也服猶事也造猶造
道之造格猶格物之格武王受天歷而服王事此
至大之任大惟我以幼小沖弱之人而嗣守之弗
能造於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未盡况
敢言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
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渡水曰涉往猶進也渡訖曰濟敷廣也賁飾也若
涉深淵之水進而求所以濟思欲增廣脩飾以增
廣前人所受之命使其命愈隆愈固此不忘前人

創業之大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
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閉謂掩藏諱護降威即降割也寧王武王也紹謂
龜能承接天意以傳於人即命就受天之命於龜
也曰者龜兆之占如此云也大艱謂大患難也天
降喪禍於我未知天意若何不敢諱護不問故用
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以繼紹天明卜未來之吉
凶而龜兆之占預報以武庚叛亂之事謂將有爲
大患難於西土者蓋言武庚叛周也雖西土之人
亦爲不安靜之事蓋言管蔡雖是周人而亦爲亂

也此武王崩後所卜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蠢如蟲之物而無知也殷謂武庚腆厚也紀理絲
也敘傳世之次也疵猶隙也國有疵謂二叔謗周
公以惑成王也民即人不康即不靜謂動兵也反
謂反於常理也鄙遠邑也武王崩後龜兆預告以
將有叛亂及此果有蠢然而動者殷餘小小腆厚
之武庚大敢理其傳系以己爲殷王之子當繼世
而王適值天降喪禍於周知二叔與周公有隙而
爲不安靜之事遂乘此隙而曰此予殷家興復之

時欲亡周而反以周邦之土地爲商紂之遠鄙此武庚之叛謀也當時蠢動蓋是管蔡率殷民以來誥辭直歸罪武庚者指出叛謀所起禍根所在而言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民獻未仕之賢也于往敉撫安也寧武亦謂武王初喪未謚以其能安天下曰寧王有安天下之武功故曰寧武自嗣子言之則曰寧考槩言之曰寧人自後人言之則曰前寧人大事戎事也并吉三龜皆吉也今殷民蠢動於今日之明日有賢者十人來爲我輔翼以往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克殷有天下者武王所圖之功也使殷再復則前功棄矣往平殷亂所以敉其圖功也我之戎事有克捷休祥之徵故卜三龜而皆吉此東征之時所卜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爲尤必協人謀鬼謀而不自用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尹氏大夫庶士上中下士御事指卿而言也逋播

臣謂殷亡而武庚逋逃播蕩也以此見周未嘗封武庚爲諸侯而自司馬遷以來皆謂紂誅而以武庚續殷祀者所傳謬誤也越予小子設爲諸侯自稱之辭考謂揆度審察翼即十夫予翼者周公以十賢來助龜卜協吉決於往伐而邦君御事乃不欲往曰患難之大而人之爲不靜者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蓋謂王感流言二叔不咸也我衆諸侯揆度審察十夫之謀不可往征王曷不違卜而罷東征之役乎或曰王師以順討逆而諸侯敢不從命何也曰管蔡二叔誣謗周公舉兵内嚮必以奬輔王室爲名成王幼沖方且疑惑豈遽目之爲逆武庚之叛謀甚深黨附二叔勸之西行實欲二叔去殷亂周而已得以據殷叛周也二叔既墮其術中衆人淺識亦但見二叔有不咸之迹而不知武庚懷叵測之心諸侯不欲東征者以二叔王室至親而武庚叛形未露也惟周公上智洞燭幾先明徵其辭顯斥其罪專指武庚而不及二叔兵法所謂上兵伐謀先人奪人之心者固聖人之餘事邦君御事乃以艱大不靜惟在二叔而不及武庚愚智所見相去懸絕若此儻武庚謀泄迹著人人皆知其叛則諸侯安敢不從征討而自比於逆亂哉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
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
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
永思猶曰深長思也卬我也毖謹慎勤勞之意我
深思今日之患難而曰彼之蠢告乎爲無知而動
矣然少壯效驅以行鰥寡不得其養可哀也哉我
嗣受天命興師討罪乃天役也爲此天役所謂大
艱皆遺之投之於我一身謂我身自當之也但我
不暇自憂一身所憂者在前人之基業意謂爾邦
君等知義必安我曰無過於憂不可不勇往定亂

以成汝寧考所圖之功今爾反曰不可征豈爲義
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
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我之往征蓋不敢廢上帝之命也天降休命於寧
王由百里小邦而興周惟卜之吉而用以伐紂遂
能安受此天命而爲王今天意其相助我周之人
猶寧王時也況我亦惟卜之吉而用以討叛卜吉
則天意可知矣故嘆而言曰天之明天之威輔弼
我大大之基業其可不順天命以討彼之逆天命

者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
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
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
爾西土邦君御事皆舊事武王之人爾大能遠省
前事豈不知武王定天下若是之勤勞哉閟者隱
匿不顯之意天實隱匿勤慎與我以成完前人圖
功之所我不敢不極盡以卒其所圖之事也化謂
化其固滯誘謂誘之順從天非誠有言辭以命我

但考我之民民賢來助即天意也予曷其不於前
人所圖之功而思所以終之乎天亦惟用勤謹佑
我周之人若有疾病當速攻治予曷其不於前人
所受之休命而思所以畢之乎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
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昔昔日也謂初欲東征之時言語辭或曰猶謂說
及也如昔日之意則我已往矣我亦於此患難日
日思之以至於今譬如作室父既厎定廣狹之度

矣其子乃不肯爲之築基況肯爲之造屋乎辟如耕田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使之成熟而穫乎其子如此其父之輔翼者其肯曰予有後嗣能不弃父之基業乎予者子其父也蓋武王定天下如作室之底法如耕田之既菑今不能討平叛亂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矣況可望其肯構肯穫而保天命於無窮乎故我何敢不以我而撫安武王所已受之天命此自責之辭養如養癰護疽之養勸如盤庚篇汝誕勸憂之勸叛者當懲不往誅之是勸之也坐視其叛而不之懲是養其勸而不救也兄考喻武王友

喻武庚子喻成王民謂爲兄考家之人喻邦君御事此責諸侯之辭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肆下加哉字亦發語之辭連下至御事句絕明察國事由於哲人十人即民獻十夫迪知者眞知非臆度知之十人知天命之眷周故來助東征之役天非可信爾於是無敢改易前人之法奉天命以伐商者武王之成法改其成法是逆天命也則天將不可信而命亦改矣況今天降喪禍之戾於周邦故惟與大患難之人大於鄰近之處自相攻伐於其邦君之室此事不可考疑是康叔不肯從亂而管蔡伐之也今汝不欲東征是不知天命之不易得而輕弃之也降戾猶前章降割降威謂武王崩也蓋亦有周之喪禍故有殷之大艱也天意惟欲亡殷武王既誅紂於始若穡夫然予曷敢不因武王已墾之田而終其畝乎謂當誅武庚也天亦

惟休眷我武王故伐紂之時卜之而吉明周當得天下此極吉之卜也予曷敢不從此吉卜而率循保守武王已有所指定之疆土乎何況今日將伐武庚卜之又并吉是天意欲誅武庚也天之命不僭差以卜之吉陳說告汝是如此也

康誥

康地名文王之子名封初食采於康武王克商之後分紂故都朝歌以北爲邶管叔居之以南爲鄘蔡叔居之以東爲衛康叔居之管蔡以長康叔以賢皆以母弟鎮守商地其後紂子武庚誘管叔以畔惟康叔忠賢阻阨亂

人如防制水殷亂之平康叔有力焉如漢時吳楚七國反得梁孝王捍其衝七國卒以破亡事勢相類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是也此篇及酒誥乃康叔往衛之時武王告之之辭朱子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爲成王周公之書而五峰胡氏以爲武王書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武王之自言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信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說者又謂寡兄朂爲稱武

王尤非寡兄自謙之辭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且康誥酒誥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及武王何耶或又謂武王時康叔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者乎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康叔布兹與汲冢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特序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脫簡因誤爲成王書也康誥酒誥篇次當在金滕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朂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丕顯大明也明德生知而猶緝熙也慎罰哀矜而不輕用也侮謂忽慢鰥無妻寡無夫民之窮而無告者且不敢侮則法不輕用於民可知也庸有常祗敬威可畏重言之猶堯

典言安安以庸常敬畏之德顯其民謂導民而使之明也肇始造作區謂分畫界域夏謂華夏岐周猶近西戎文王徙豐始作區宇於華夏之地也一二邦謂鄰國也脩謂完治怙恃也冒上進也此言文王初年我西土惟文王是怙其德日盛上聞於天天用休嘉之乃大命文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殪殺也戎殷謂殷之虐民猶寇戎也誕大寡兄武王自謂謙辭東土殷都在周東也此言滅商而大受天命爲天子及所統之國所有之民無一不得其敘乃汝寡德之兄所勉朂以繼志述事者也故今日汝得以在此東土而爲諸侯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王曰者二欲康叔明德也念謂不可忽忘將語辭遹述也紹繼也聞衣謂聞而服之於身猶下文言聞由也往之國也敷求廣求也宅心謂居官之心知立政所言克厥宅心也訓古訓也弘充廣也裕饒益也言汝今治民在敬述文王所紹所聞所衣之德言蓋文王雖生知安行之聖亦聞而知之故孟子曰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文

王則聞而知之因文王之所聞又往敷求殷家先哲王所用以保乂其民之道以證文王所聞之德言汝大遠惟商之老成人居官者所知之古訓因商臣之所知又更求知行古昔先哲王所用以康保其民之道以證商臣所知之古訓然未可自足也又當擴充其德與天爲一若德足乎己則王之命汝者永不廢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恫痛瘝病戒慎恐懼常若病痛之在身則無所不敬矣畏威通棐朱子從顏氏漢書註與匪同後並倣此忱信也天之威非可信其常佑助民之情大可見者小人雖保其常懷服也然天之視聽自民民情所向即天所佑民情所背即天所弃汝往就國當盡汝之心毋自安而好逸豫乃可以治民又申言小人難保之意我聞人有言曰凡民不當使之有怨怨無大小皆能爲患不在大者大起於小不在小者小至於大汝之德雖已惠愛於人猶自以爲不惠雖已懋勉於己猶自以爲不懋欵然不自足惟恐失民之心如此庶可使民無怨也應謂

順其心宅謂已得天命而居守之也作謂振起而變化之也新民殷民之新附者汝所服行惟弘廣王之所以應保殷民者亦惟佐助王之所以守天命而動化其新民者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以下王曰者六欲康叔慎罰也敬則慎重所以能明小大猶言輕重眚謂誤犯終謂故犯典式謂以常法爲法式也自作不典式謂自爲不法之事眚災謂因過誤而罹災禍適爾適然如此也蘇氏

曰此設爲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爲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寘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謂刑罰中倫皆得其宜是汝能大明而有以服民也明不可欺而民畏服其必勑正懋勉不敢乖戾以犯法然此特道之以政而已故民之和者勉強爲之若有疾若保赤子道之以德也止民之惡者如去己之疾則調護無所不至民必遠罪而盡棄其咎矣保民之善者如保己之赤子則愛養無所不至民必遷善而底於康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而後可康乂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非汝封刑此人殺此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非汝封又言當劓此人刵此人則無或敢有劓刵人者言用刑之權惟汝得專不可輕用也刑殺刑之重者劓刵刑之輕者刑人之刑輕於殺重於劓刵蓋指剕宮二刑而言也孔疏曰此又曰述康叔

之文曰下章倣此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謂都邑之事天子地方千里六鄉六遂在方四百里內者爲國中公邑家邑小都大都在方四百里外者爲野諸侯大國地方百里方四十里內爲國中其外爲野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方三十里內爲國中其外爲野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蓋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丘也臬法也立木爲射之的故謂法爲臬都邑之事在司之者得其人汝陳列任法之司使之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刑舉其輕者言也要謂詰罪之辭囚謂拘繫之人汝又與有司言及罪已詰定明徵其辭而囚繫其人以待決斷者當服着於心而思念之五六日至十日至三月詳察審覆情理無差則上其獄而丕斷此要囚之人也案周官鄉遂之外縣野有縣士都家有方士掌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五百里之獄訟各辯其罪而要之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而上其獄於國司寇聽之蓋與此誥之意相似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言國中康叔自決之事汝陳列用法之事其輕而當罰則斷以殷家之常法其重而當刑當殺則擇用殷法之合於宜者不可移就汝之意此刑字兼墨劓剕宮大猶次舍之次汝所用之法盡遜順於理曰是有敘矣惟當曰未有遜順之事蓋道民以德刑措不用乃為極治法之當未足言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已者畢前起後之辭汝雖年小他人未有能若汝之心者至於我之心我之德惟期於無刑亦惟汝能知之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達通也惟猶與也越助語辭我我康叔也尹謂大夫旅謂衆士予予司徒司馬司空等也厲虐害之也勞慰安之也歷經也過也謂挺刃及其身傷而未死者也戕殺人者也敗歷人者也宥當服重刑而從輕者也前一節武王言我之心欲用德不用刑惟汝能知之此承前節之意而言上下貴賤皆當使其心通達為一而相知以庶人之為民及士之為臣者通達於卿大夫之家欲其皆知大家之心以卿大夫之為臣者通達於王與邦君欲其皆知王與國君之心汝若於恒時而曰我之卿大夫士言曰予罔或厲人殺人蓋未知其君之心不欲厲人殺人也臣之罔厲殺人者亦其君先敬於慰安其民故其臣所徂往皆敬於慰安其民而不厲之也臣之罔殺人者所往有為姦宄殺人傷人而情理可憫猶或宥而不殺之亦見其君所行之事於殺人傷人者亦或宥之也此一節舊本錯在梓材篇首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凡民何絕言凡人之情皆如此也自得罪猶上言自作不典式太甲自作孽之自謂其得罪皆由己稔惡非因人致災也越人猶顛越人即上文歷人敗人孔疏謂不死而傷是也于貨謂所以殺傷人者于其貨也暋昏愚強暴也憝惡也凡人之情於怙終為惡寇攘之姦宄甚至殺人傷人而取其貨強悍不畏死者無不惡之孟子引此凡民二字在罔弗憝上語意尤明上文言戕殺敗歷之姦宄亦或有時宥之蓋其情理之可憫若耳若此自得罪不畏死之姦宄凡民罔不惡之則必刑必殺而不

可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元惡殺越人于貨者也大憝凡民罔不憝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不孝總言父子失道不友總言兄弟失道下乃分言之也字撫愛也天顯長幼之分乃天之顯道也鞠子幼而未離鞠養之子也哀矜憐也弔至也上文所指元惡人所大惡也況

於不孝不友之人父因子之不孝遂不慈其子兄因弟之不恭遂不友其弟其斁倫悖理至此豈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乎天所與斯民之常理大泯絕紊亂矣然則如之何哉汝其曰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以罰之刑之而於此無所赦乎蓋不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不率不孝不友者也戛擊也大戛謂罰之刑之而不赦也外謂都邑之官也庶子卿大夫士之庶子爲士者訓人猶周官土訓誦訓訓方氏之類多見聞能道說古今遠近之事者正人如周官宮正酒正之類爲一官之長者諸節如符節璽節旌節之類小臣持以出入者引猶引弓之引言滿盈其惡義謂君臣之義上文所指一家父子兄弟之不率且欲大治之也況於不令之臣哉夫爲臣者當承宣君之政教令則別有所播揚敷布以造大譽於民閒亂政改作違道干譽弗念弗用其君之命以病其君是乃長惡之人爲上之人所惡然則如之何哉汝乃其速用此君臣之義律之而率皆殺之乎蓋不可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君長謂康叔也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謂化誨而和順之意也家人謂父子兄弟一家之人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外庶子訓人正人也舉其長以包其次也威虐謂無赦率殺也放廢棄也典謂五典父子之親兄弟之序君臣之義在乎以身先之有不孝不友之民弗念弗庸之臣者亦是汝爲君爲長不以德化順彼一家之人與此小臣外正之官乃惟用威虐以刑殺之是大廢棄王命而非以德

為治矣王之命欲以德乂汝不用德而用威虐廢
棄王命也汝亦無不敬行五典以道其民汝所用
以裕其民者惟當用文王敬畏之德汝之裕民曰
我惟求有以及於文王則我之所喜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武王旣戒康叔矣又自責於身爽明也明知斯民
導迪之則吉康我欲迪民於是惟殷先哲王之德
所用以安治其民者起而求也況今殷民無以迪
之則不能自適於吉康之地不迪其民則非惟民
陷於凶危而我國亦無政矣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我惟不可不監視於古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
蓋德者本也告汝以罰之行必本於德之說所謂
德者即上文求殷先哲王以康乂民之德是也戾
定也今殷民不安靜未定其心道迪之屢屢矣猶
未齊同此皆我道民之德未至也不能奉天作君
師之意天其降罰而殛我我不敢怨天我之罪無
在於大亦無在於多雖小寡亦不可矧至於章顯
而上聞於天爲天所罰殛則罪大且多矣尚何敢
怨乎此亦王自責以儆康叔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殄
戒康叔敬而無怨無作致怨於民之事非善謀非
常道者勿用惟斷以是心之誠大則在於敏脩其
德誠則揆諸心而安顧謂常目在之敏則不怠是
以能顧非謀非彝猷之不遠者能饒益其民民乃
底於寧而我不瑕疵絶汝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命謂命爲諸侯之命不于常謂不可常保殄享謂
失國而絶朝享天子之禮當明汝所服之王命謂
不可昏忘也高汝所聽謂當聽我所告文考及先
哲王之道不可卑汚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五典者率性之道汝敬而行之勿或失墜聽我告
汝之言乃以殷民世世爲國君而享於天子矣

酒誥

商紂酗酒其下化之康叔封於紂都就封之
時武王有誥之之辭載之康誥之篇矣又特
誥之以此俾往妹土敎戒其臣民勿湎於酒

而別爲酒誥之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命敎戒之辭也妹地名紂所都言康叔今旣往封當明示大敎命於彼妹邦之臣民俾勿湎於酒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玆酒
文王廟次爲穆故稱穆考告勑之使敬謹故曰誥毖庶邦諸侯之君文王爲西伯故告戒庶邦庶士上中下士少正大夫御事治事之卿皆文王之臣也告戒他國衆君本國羣臣於朝夕之間曰惟祭祀得用此酒武王將欲康叔往東土告戒其臣民故先言文王在西土亦如此告戒令康叔法之也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天降命謂天降此敎命於人威猶禍也禍之可畏者也武王旣述文王昔者之告戒遂自言曰如今我民作酒惟用之於大祭祀是天以此敎人也旣有此酒之後飲者至於沈緬有身者有酗酒之行則大荒亂而喪失其德有國者有酗酒之罪則非但喪失其德并喪亡其邦凡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因於酒是天以此禍人也
文王誥敎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將無醉
小子者庶民之子孫有正卽少正有事卽御事不言庶士省文上旣總言文王之誥毖此又分言文王誥敎本國之民臣無得常飲酒必因事而後飲及誥敎他國諸侯之君惟祀乃飲其飲以德將之無至於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誥民之辭令汝之往惟當言曰爲我之民者各導迪其子孫務本力農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不爲外慕所誘則其心臧善能聰聽祖考彝常之敎及其小大之德小大德謂所行之善或小或大純語辭爲民之小子者惟專一其心於妹土之地繼爾民股肱之力其種藝黍稷竭力代父兄之勞農隙之時始遠役賈買貿易貨物用以孝養其父母至父母當慶爲子者乃自盥洗以示潔敬極其腆厚致用酒以奉親豳風所謂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授康叔以往妹邦誥臣之辭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與篇首所稱庶士少正御事同有正即少正庶伯君子衆官之長即御事也爾康叔與其臣也爾臣常主於聽我之教戒必不以酒廢事凡燕享祭祀之禮皆有俎有羞先進俎後進羞羞者惟國養耆老之時爾大能進羞於老者侍君燕飲之時爾大能進羞於君此時爾乃可因而飲酒以醉食肉以飽若非養老侍燕則不得飲也又有大於典聽朕教者爾能自脩其德也惟曰爾能永遠監觀省察動作有稽欲其德無過不及必不以酒喪德惟祭祀之時爾尚能進羞以饋祀祖考此時爾乃可因而飲酒自介景福用以逸樂若非祭祀祖考則不得飲也如此乃眞可爲王家有正有事之臣如此天亦佑助爾之大德在王家亦永遠不忘爾也非止爲一國之賢臣而已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御事之下不言少正庶士以大統小也文王昔爲西土之君常教戒其臣民文王既終西土非往日之邦君矣而臣民猶能遵用文王之遺教不敢腆於酒文王德教盛行永久不替天所佑助故我用至於今日遂能受殷之命而有天下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殷先哲王謂湯廸畏猶言寅畏天顯天道之顯明經常秉持哲者德之明也成王守成之王畏相敬畏之相相謂輔弼師保在王左右者也棐有恭猶內則言不有敬事崇猶崇酒之崇過飲而崇足也言湯畏天畏民明德日新自湯以後之成王畏相及治事之卿大夫雖平居燕息之時非有所恭敬之事猶且憂勤不敢自閒暇逸樂況敢過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外服邦國之諸侯侯甸男衛舉四服以包其餘邦伯邦君及其州牧也內服都鄙之臣百僚庶尹都鄙之庶士周官所謂殷也亞都鄙之大夫周官所謂伍也服都鄙服官政之卿周官所謂兩也宗工王朝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食采邑爲大宗者都鄙之長也百姓里居民之居於閭里者尹人邦國都鄙之尹其民者辟法也承上文言不止殷王與

公卿大夫不敢崇飲外而邦國諸侯內而都鄙羣臣下而閭里百姓皆無敢湎於酒者臣勤其職民勤其業亦無暇於飲也爲臣但知助成王之明德爲民但知助尹人之祇敬奉法而已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亦惟曰繼上文惟曰而言後嗣王紂也酣身酣酒

於身也言其命令之出無能明於民之當祇保及民怨之不易弭縱恣意也淫泆溺也泆放失也燕褻慢也盡痛意息止也大惟其縱意以淫泆於非彝用燕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傷心悼其將亡者紂惟荒亂腆厚於酒更不自止息乃肆爲逸豫商邑王畿千里之內殷國天下諸侯之國罹憂也其心忿疾很戾不克畏死其罪積聚在商邑及殷之侯國得罪於畿內之民天下之民雖至於滅亡而不以爲憂德馨香祀以德之馨香祀神也民怨庶羣自酒謂民所以怨皆紂與其羣臣自酒而召怨也天不聞其以德感格於神之馨香但聞其與羣臣自酒召怨於民之腥穢天降喪而不愛之者惟以其逸豫故也蓋天非虐惟民自速其罪民猶人指紂而言速召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循以手案循而視之也我不惟如此多誥所以詳言湯及紂之事者蓋以古人有言謂人無於水而監水能見形之妍醜而已當於人而監則其得失與亡可知今殷人自速辜既墜命矣我其可不大監視於是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毖勤力戒勑而使敬畏也獻臣侯甸男衛之賢臣封爲諸侯者當時侯國多承殷之舊也案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此太史友內史友乃殷時太史內史之官廢居紂都康叔與爲賓友者獻臣百宗工皆殷賢臣之不仕者爾事服事於爾者大夫也服休職之優閑者服采職之繁劇者若疇汝之疇類三卿也圻父司馬薄迫也司馬掌封圻薄伐征違農父司徒也司徒掌農事順保萬民宏父司空也宏宮室之宏

司空定度地居民之法故曰定辟矧汝句絶先劼毖殷民之爲諸侯者次及殷臣之爲賓友不仕者然後及康叔之臣自卑而尊然後及康叔之身而總戒之曰凡殷之臣及汝之臣及汝之身皆當剛制於酒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誥告字通用飲不羣則不久亦未至於荒敗惟羣飲則酗矣周京師也其者未定之辭諸臣衆臣官

之卑者工宗工官之尊者蠲除也其或有人告汝之臣羣聚飲酒汝勿縱失盡執拘以歸於京師予當詳其罪可殺者殺之若殷家所廸之衆臣及宗工湎酒者予勿用殺之姑惟教之其有從斯教者則褒顯之使明享其報以示勸乃或不用我教辭不恤我一人不蠲除其湎酒之事是則同於殺前兼戒民臣至此則略於民而獨詳於臣者蓋臣者民之師表臣正則民正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使也汝常主聽我誥毖之言勿使爾司民之官湎於酒

梓材

案召誥言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疑此篇即其命侯甸男邦伯之書也召誥召公率諸侯陳幣而有進戒之辭蓋所以荅此篇之意故此篇列於召誥之前若其命庶殷之書則多士是也列於洛誥之後者蓋周公獻卜之事在命庶殷之先也吴氏曰此書設諭者三不於其先其次取之而獨取其後梓材名篇不可考矣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哉生魄望後也基始營作四方民諸侯各以其國之民來赴役者也營築勞事民之至者乃大和猶文王作靈臺而庶民子來也會五服諸侯以時見之禮相見也周制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藩九服猥舉上五服者以蠻夷鎮藩皆夷狄也男下有邦字以男居五服之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百工周公官屬播鼓動之意見猶論語從者見之之見士諸侯之士率其民者也勤謂勞撫之成王七年三月望後周公新作洛邑而赴役之民皆大悦周公于是以會禮見五服諸侯百工又因民之悦

而鼓動之雖士之微亦使得見而周公皆撫勞之
因大誥以王居洛邑治民之意也舊本此一節誤
在康誥篇首而康誥內一節誤冠此篇之首蓋互
錯一簡也蘇氏移此一簡於洛誥篇首者非是蓋
與彼文意不相聯貫又詳彼處即無缺簡不待補
也惟吳氏說得之今附見篇末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
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玆監罔攸辟
此以下疑即周公告侯甸男邦采衛之辭然文闕
不可復考存者亦顛倒失次今姑據其存者略爲

敘正而釋其義啓開監侯國也敬當作矜與鰥同
屬對長而言謂其子弟婦對夫而言謂長與屬之
妻辟偏邪也謂王之所以開置監國爲治民也其
命監之意蓋曰無相與戕殺虐害其民雖至於鰥
寡窮民及其家之屬與婦皆合聚由是以容畜之
王之所以責效侯國之君及其御事之臣者其命
何以哉惟欲引長斯民生養安恬之道而已自古
王者皆如此故其所立之監皆能遵上意而無有
偏邪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今王惟曰先王
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
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皇天既付與中國之民及其疆
土於先王今王之意惟曰先王既勤於用其明德
以懷撫爲已夾輔之諸侯俾庶方之來享者皆作
而起兄弟之國方方而來矣亦既用其明德能使
羣后之式用典章者皆聚集而庶邦與不來享者
矣享言同姓之國丕享并言異姓之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惟曰若
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
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迷民商之頑民也先謂紂之民後謂紂之遺民復

與武庚爲亂者故曰先後迷民先王受命謂先王
受天所命之民也言今王但當如先王之用其明
德以和悅商家先後之迷民又用以慰悅周家先
王之受命民也迷民專指殷民遷洛者而言受命
汎指四方諸國之民而言稽治敷廣菑芟去草棘
陳列脩治疆畔畎通水渠也塈仰泥茨蓋也梓良
材可爲器樸粗治之也斲精治之也丹赤石雘采
色之名言先王用德以懷諸侯已如稽田之敷菑
作室家之垣墉作梓材之樸斲矣今惟當用德以
成其終如陳修而爲疆畎塗之以塈而茨之塗之
以丹而雘之也故宅洛邑土中以賓四方諸侯者

蓋爲此耳
巳若玆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若玆言如上文所云也諸侯之君自今以往咸願
周之王業至於萬年之久保王之子子孫孫長保
其民而已吳氏曰此篇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庶邦
丕享之類與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民和見士於周之意若相始終王啓監以後若
洛邑初成諸侯畢至之時周公進戒之辭曰中國
民亦謂徙居於洛在天地之中也其曰若稽田作
室家作梓材皆爲作洛而言欲其克終也

召誥

春秋左氏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
記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
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
然則武王固欲宅洛矣周公相成王成武王
之志此時召公先至經始周公繼至成終庶
殷之民舊遷在洛者諸侯之民新來赴役者
同力輸作營洛功畢周公歸鎬而召公率諸
侯作書致誥以答周公甲子誥治之辭并以
告庶殷御事俾與聞之所謂公事公言之也
而因周公之歸以達於王召公所誥故曰召
誥蔡氏口其肯拳拳於歷年之久返復乎

夏商之廢興以諴小民爲祈天命之本疾敬
德爲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
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

二月成王十七年之二月日月相望謂之望或十
五日或十六日或十四日既望望後一日也若十
六日既望則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豐去鎬
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
也太保召公也告廟召公乃先周公往洛以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
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越若發語辭來猶來年來日之來承上二月而言
故云來三月丙午三月三日也月三日明生始出
西方謂之朏戊申五日也卜宅用龜卜宅都之地
也得卜卜而吉也經營規度城郭塗巷廟社朝市
寢室之位也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
寅位成

庚戌七日也庶殷殷之衆紂都之民遷在洛者就
役之也攻治也甲寅十一日也位成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等位置巳定也召公之攻位但用殷民不

用周民何也蓋洛邑畿內之民不征其力諸侯四
方之民又未至洛惟殷民遷在洛者可役而攻位
之攻力亦省且易故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
一羊一豕一
若發語辭翼在身旁故在旁之日謂之翼甲寅之
次日乙卯也達觀徧觀也召公已成位周公至則
徧觀新邑所營之位丁巳十四日用牲於郊祭告
天也郊用特牲配以后稷故牛二戊午十五日社
於新邑祭告地也祭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此

蓋就洛邑新立之郊社爲成王告作洛於天地而
周公攝行其事告畢然後興功也不告先王者王
巳在豐告廟矣於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
始烝祭宗廟也遣使告卜於王蓋在祭告天地之
後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甲子二十一日也用書命庶殷者多士之書是也
命侯甸男邦伯者梓材之書是也梓材言五服此
言三服者省文互見也伯州牧也庶邦冢君咸在
而統於伯也丕作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家民且

樂於效力周之友民可知矣悅以使民民忘其勞
其斯之謂與或問至此始言庶殷丕作何也曰周
公未至洛之前召公以庶殷攻位用其力者五日
矣及周公至洛而諸侯之民皆至考之前篇自哉
生魄而基作凡治城郭宮室蓋四方太和之民必
休殷民之力至此亦已五日故於其朝用書命殷
庶既命而遂丕作自是之後在洛之民與四方之
民同輸力役以至於畢功其勞逸之均也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作洛功成周公將歸宗周召公與庶邦君咸在公
所出謂自公所出外復入謂自外入至公所也錫

與也召公率諸侯出而取幣復入而與周公因公
歸以獻於王蓋以慶洛邑之成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此召公與庶邦冢君言也旅陳也猶庭實旅百之
旅蓋貢之拜送幣而陳獻於王與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此召公與殷之長民者言也御事商之舊臣長其
民而同遷於洛者此篇召公陳戒之辭蓋與庶邦
君同辭以荅前日周公命書之意因公歸以達於
王而俾遷洛之殷人與聞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
乃御事謂告殷民而又自其長以達於民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召公與周公言而以告王也殷紂嗣天位爲元子殷大國也元子非可廢大國未易亡而天改其命矣我周王今受其命此莫大之美亦莫大之憂也故嘆而言曰曷其奈何弗敬乎甚言不可以不敬也此篇專主敬字而言敬則此心常存動循乎理我不違天而天亦不違我矣所以能保有天命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遐遠也終絕也後王謂紂後民紂之民也後王服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戴其君厥終紂之末年也疾猶速也殷亡十有餘年天既久絕其命矣殷先世多有哲王殁而精神在天子孫宜若可恃其佑助而紂之末年賢智隱藏惟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扶持其妻子哀號呼天逃亡而出則又往其亡出之地拘執之無地可容故天亦哀此民而眷命其用懋德者以代殷此周文武所以興也天命惟歸於德今王其可以不疾敬德乎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夏去周之時已遠故曰相古先民天迪從子保謂夏爲天所開導從其傳與子而保佑之面稽天若謂所向能考知天意之如此也殷去周之時爲近故曰今相天迪格保謂殷爲天所開導使之格正夏罪而保佑之禹湯受天眷命不違天意而其後皆墜厥命見天命之無常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遺棄壽耇有年壽之老人古人之德如禹湯之敬德稽謀自天謂所謀能考天意如禹湯之面稽天若蓋老成之人既能知古又能知天所當親信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其者期之之辭諴和也後猶後獲後義之後顧回視也碞險也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年雖幼任則大也其大能和於小民在今可以爲休美乎王於今時有不敢後者民心無常有如碞險所當回顧而惕畏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來來洛邑也周公歸告洛邑之成王將自來行祭祀朝會之禮也紹上帝代天而繼其志也服行事也土中洛邑居四方之中也旦者君前臣名召公告王故稱周公名也成命天命定而不改也先猶先難後獲之先服化服之也比親也介猶賓介之介節裁抑之也性氣質之性邁行而進也王來洛邑將繼天而自行事於土中周公曰其作大邑於洛其可自是對乎天以主上下之百神而毖祀其可自是宅乎地中以臨四方之諸侯而爲治洛邑

旣成王其有天之成命於此治民在今可以爲休美乎王於今時尤有所當先者商之舊臣已遷於洛正欲化服其心使之親近我周之臣薰染變化以矯揉其性之偏而日進於善也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一句起下三節謂王當以敬而爲其所不可不敬其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在我不可不監視夏殷之興亡歷年長短在乎天者也我皆不敢知敬德在乎人者也惟不敬德乃早墜命我所知者此耳夏商歷年不爲不久召公以爲早墜命蓋欲王永命於無窮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今王繼夏殷而受其命在此亦惟以此二國之命而繼其功功謂能敬德而有歷年者不可如其後王之不敬而墜命者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貽遺也哲命以哲而爲天所命也王今日來宅新邑乃行事之初譬如生子者在其初生之時服習正事則膺受福祿是命雖在天而以哲獲命則此命乃自己所貽也今日天之所命其亦命其哲者敬德哲也不敬德非哲也故所命或吉或凶歷年或長或短知皆在今我初來行事於宅新邑之時敬德則命以吉而年永不敬德則命以凶而年不永故王惟當疾敬德也肆惟王其疾敬德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一語相終始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此一句起下三節祈求也天命視人心而爲去留

王用德不用刑則民懷其德而天命永矣雖非有所祈於天然以用德而永命有若祈而得之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非彝猶曰非法勿以小民犯法之故我亦敢於用嚴刑以治之而有功有功謂能勝奸究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

元首也衆體之長也顯明德也上下羣臣有上有下也勤謂勞心恤謂恤刑王之位居民上如元首之於身然不以位長民惟在以德長民故言其惟

王之位在於德之元小民而已王德之元小民猶天德之首庶物也乃惟刑用見先德後刑有不得已而用之意刑之不得已而用於天下及王之惟務明德不欲用刑者羣臣奉承此意故若上若下皆勤意於恤刑而不輕用也勤恤猶帝典言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曰者所期如此夏歷年踰四百丕若者期於過之殷歷年踰六百式勿替者期於及之也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語通結上三節與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一語相始終

拜手稽首

此四字召公又贊庶邦君同拜也

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既拜復更端而言予小臣召公暨庶邦君也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之御事也友民周民也保猶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之保威命猶言嚴命即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之命也明德謂王敬德以愛民而祈天者也

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王於終有成命之時亦顯其德蓋謹始如終不以命既有成而怠於德也我召公庶邦君自我也若我衆臣則非敢曰能勤也惟恭敬奉進幣帛用以供給王期王之能祈天永命而已王末有成命因上文王厥有成命而言顯字勤字因上文越王顯上下勤恤而言恭奉幣因上文取幣旅王若公而言能祈天永命亦因上文而言以結一篇之意

洛誥

成王在洛烝祭命周公留後治洛作冊以誥周公故名洛誥而篇首先記周公在洛遣使

告卜之事次記成王在洛與周公問荅之辭
所以具事之始終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拜手稽首者記周公遣使之禮曰者周公授使者
以告王之辭復猶復逆之復反也報也王命周公
營洛遣使反報于王也子親之之辭明辟尊之之
辭周公于成王親則兄之子尊則君也故稱之曰
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
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及猶言與也基謂創始定謂成終于此新作都邑

爲基命從此久安長治爲定命宅洛所以基命定
命也王宜親行而王以幼沖執謙退讓若不敢與
知大事然于是周公乃繼召公而往相視洛邑庶
幾爲王肇始作民明辟之地而周公以二月十二
日乙卯之朝至于洛也洛邑在鎬東故曰東土洛
師猶曰京師師衆也言可以居衆也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
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我者謂國家也卜宅乃國家之事非己所敢專故
曰我卜召公以二月五日戊申至洛卜宅是也召
公既卜宅定位位成周公始至徧觀畢然後遣使

以復于王也河朔黎水漢時河北黎陽也澗水東
瀍水西東都王城也漢時河南縣瀍水東下都成
周也漢時洛陽縣食者龜兆食墨占之吉也薛氏
曰食者墨與龜相茹入今卜兆先揚火而後致墨
既坼而墨加之則大小微明可知吉凶自此辯澄
案龜卜占法今不傳據褚少孫所錄在史記龜策
傳者每一事有一占法各不同疑卜宅之占以兆
食墨而明爲吉不食則其兆曖昧非吉兆也先卜
黎陽不吉乃卜洛邑二處而龜兆皆食其墨也伻
使也使來將至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受周公獻卜之禮也曰者王
授使者以荅周公之辭匹配也視示同貞猶主也
天將休我國家欲俾宅土中而定命周公承天意
來相宅于洛所以敬天之休也相洛邑可定宅其
休可與宗周鎬京之地相配使來示予以卜觀卜
兆則宅洛之休非但一時之吉乃永久之吉予與
公共當之公既敬天休矣又當以予敬天休于萬
億年之久也所責望于公者遠矣
拜手稽首誨言

此亦王之辭併受之使者王自謂拜手稽首以荅
公之誨言也所謂拜手稽首即上文所記受獻卜
之禮誨言即謂周公獻卜之辭拜手稽首誨言與
後拜手稽首休享文同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而
使者以達于公也

此第一章周公在洛使于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公明保予公以其明而保我也保猶保傅之保稱
丕顯德所謂明也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
和恒四方民居師所謂保也和恒非止和于今和
于久也居師居洛師也惇敦同猶敦匠之敦宗禮
官將猶行也稱秩謂舉行而秩序有功之臣也旁
無方所也迓迎也衡平也穆穆迓衡篤恭而天下
平也不迷文武所知所行不失文武之道也宅洛
者所以發揚先烈順承天眷輯睦民心也公舉其
大明之德護衛我以我如此而居于洛此王以宅
洛之事功歸于公也今當敦篤禮官舉行大祀雖
祀典所無者咸秩敘之而不遺惟公之德其明則
光于上下其勤則施于四方有功于天下而無愧

于前人既以其明而保予矣又以其勤而教予俾
予夙與夜寐毖謹于祀事也此王以毖祀之事求
教于公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
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
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
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
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周公荅王請教之辭殷盛也與五年殷祭之殷
同齊謂整一之惟命之惟又也汝受命之汝王汝
公也乃汝之汝公汝王也朋謂比昵之私彝謂故
常之事撫如以手撫循之撫嚮謂心所專嚮明謂
精明不眩大謂功業盛大裕謂民生饒裕王始舉
盛禮于新邑予統率百官使從王于宗周予之心
惟曰王將往洛邑行祭禮庶幾各有所事今王即
有命曰記錄功臣之禮官以有功者與此大祭又
有命曰汝周公受我之命篤輔之我大視記功之
典籍勿俾有所遺周公既述成王所命而曰汝之
命如此悉以自教令羣臣矣案周官有功書于太
常祭于大烝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
與享之成王將烝祭故命禮官錄有功者而祭之

又命周公丕視功載也毖祀之事王既自紹卒臣故周公惟務格王之心王新蒞政于洛其心不可有比昵之私故曰孺子其朋乎孺子其朋乎其往新邑也當杜私心私心之發始雖甚微終必熾盛而不斷絕有如火然當遏之于微也王心既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其如故常之事及新至之事則予之責也如予但以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使之東邑就職精心作事百官各勝其任以敦其所已大以成其所已裕則汝之休聞永世有辭矣

此第二章成王在鎬將往洛邑烝祭與周公問荅之辭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此成王在洛命公留洛之辭遣使致此辭于公也敉慰撫綏安之意猶下文言寧禮記言康皆謂尊崇賞賚也迪將語辭未詳其義士師工洛邑百工有士者有師者師爲大夫文武受民謂洛之民皆文武所受于天之民輔如車輔之輔謂夾輔于其旁漢三輔蓋本諸此成王言我其退歸就君位于周今四方開治之初未定宗人之禮亦未能崇奬公之功公其留後于洛監臨我之士師工大保護文武所受之民治此洛邑以爲宗周之四輔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周公拜受王命而許之留洛亦以此文授使者以荅王也來者來洛邑承保汝文祖之受命民及汝光烈考武王之受命民此荅王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言也武王之下不再言受命民者省文恪恭臣事君之職也今又命我治洛是欲弘大我事君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前此王未至洛惟召公先相之周公胥相之今王初來至洛故言相宅典猶主掌也獻民猶曰良民王來相此洛邑之宅其大敦督主掌在洛之殷民致治而爲四方之新君作周家人君恭以禮下者之倡曰者人所期望之言其自是居土中而治非但治殷民兼治四方使萬邦無一不寧是惟王治功之成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衆士也予統率羣士大夫增廣前人已成之烈副荅民衆之望爲周家人臣信以事上者之倡

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
之德昭猶前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殫謂率而行
之無不盡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寧猶敉也秬黍爲酒芬香條暢謂之秬鬯所以祼
神也以賜公者敬公如神也卣中尊也明潔也精
意以享曰禋王使我來洛邑化誨殷民乃有命綏
寧我賚以秬鬯二卣命曰此潔而可禋今拜手稽
首以賚于公其承此休而享受之周公不敢留以
經宿即以禋于文王武王敬之至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遘遇自周公自己厭飽也言行之無已時也乃文
武也周公禋于文武且爲自己祝曰願篤敘文武
所行庶獲助佑身其康強無有遇己身之疾至于
萬年之久飽于文武之德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又爲殷人祝曰願殷人以長壽考王能使之順從
即敘至于萬年之久永永觀瞻我王所以懷之之
德蓋公既許留洛治殷民故爲己與殷民致祝也
此第三章後章所謂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者
冊之所書蓋即此章王曰之辭而逸傳王命

以誥周公也或謂此章問荅疑在烝祭之前
者非是蓋周公既拜手稽首以受王命矣豈
公既受命而始告文武也哉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周公既許于留洛王遂歸周而與公別也定止
也已語辭肅將未詳困猶倦也斁厭也公其止留
于此予往歸宗周已公之功人皆愛敬之王願公
留治洛故曰公無倦哉我歸周當無斁其安天下
之事公更久留洛無替其儀刑則四方其世世來
朝享于周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此周公于王歸宗周之時進敎戒之辭也汝年尚
幼沖初政令如此矣惟當其終欲王有初有終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
成王有四方世享之語周公因言當識享上者之
誠僞多猶重也儀禮物幣也享之所重者重其禮
也禮不足而物有餘雖享猶不享也謂其不用志
于享故爾凡民見其如此亦曰雖享猶不享也諸
侯無享上之誠則其于事上之事必有差爽侮慢

者矣其可不辨之于早察之于微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頒謂頒賜也棐民彝非人之常道所不當爲之事也蘉勉也言王若但能頒賜我而不暇聽我教汝不爲所不當爲之事則是汝不自勉而天命將不永矣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正父武王也彼謂宗周戾定也篤敘汝父武王之道無或有不如者汝命我治洛我不敢廢棄汝所

命今留洛矣汝往歸宗周其敬之哉我留于此其務審知耕農之事以不奪民時汝在彼宗周而饒裕我民則無問遐遠之地皆安定矣蓋邇安則遠安自然而然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周公敘王篤敘乃正父王謂公之功非但開道我以篤敘而已蓋平日無一事不如是敎我也
此第四章王與周公問答之言蓋在烝祭之後王將歸鎬之時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此以下記成王在洛之事考漢書歷志成王七年正月乙巳朔小二月乙亥朔小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十月辛未朔小十有一月庚子朔大閏月庚午朔小十有二月己亥朔大戊辰朔日也烝冬祭之名歲者適當歲終也騂赤色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于洛故舉盛禮也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作冊者作爲冊書也逸史逸也祝讀冊以告神也作冊在祭前讀冊在祭之日冊惟告周公其後謂冊書之辭惟是誥文武以周公留後于洛之事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賓猶虞賓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或曰凡諸侯之君皆曰賓殺殺牲之時禋初祭之時祼酌鬯以享也殺牲初禋之時助祭諸侯咸王及祼獻則王獨入太室之中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王命周公留後亦作冊書載命之之辭逸誥者讀冊以告周公也作冊在祭前祭畢而逸就公所授冊也
在十有二月
以上事皆在十有二月明戊辰之爲十二月之日也書之常法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此先記日記

事後乃記月變例也大戴記公冠篇先載祝辭後
乃曰維某年某月上日亦此例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題上事也此篇自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後皆
載王命周公留後于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之辭此
九字猶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爲世子章周公
踐祚章教世子章並題上事于章後
惟七年
題上年也雖已題其事未表其年故又記此言此
篇所載事辭皆在成王之七年也洪範惟十有三
祀表年于篇端也此篇惟七年表年于篇終也
此第五章前四章記言此一章記事也

多士
士殷之諸臣有位者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召誥所謂甲子周公朝用書命庶殷即此篇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
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
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周公稱王命以誥謂王之意若曰爾乃殷所遺之
多士不幸旻天大降下喪亡之禍于殷我有周爲

天佑助而命之將奉天之明天之威致王者之罰
以督促殷命使終絶于天射取禽鳥曰弋爾衆士
當知所以王非我小國之周敢弋取殷之天命乃
紂不爲天所與天信不堅固保護爲亂之人所以
弼我而使我受殷命也我豈敢求殷天位而有之
哉乃紂不爲帝所與而我下民皆秉心以爲我民
心所歸即天命所歸也或言天或言帝綜錯成文
爾非有異也殷命非我敢弋乃天不畀紂而我得
之天位非我敢求乃帝不畀紂而我有之畀我者
天之明不畀紂者天之威也故總之曰惟天明畏
畏與威通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
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天不畀
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上既言殷所以亡周所以興此又言夏亡殷興之
事以見昔殷之代夏亦如今周之代殷也我聞人
言上帝於人君之好逸樂者引而去之有夏之君

若禹若啓若少康皆以憂勤合天意而不適於逸則上帝降格眷佑之嚮猶趨向之向謂趨而至也向至於是夏桀不能用上帝之意天不好逸樂而桀乃適逸大淫溺於逸樂而有可罪之辭惟是之故天無復愛念聽聞之遂廢絕其大命降致以罰謂夏亡而桀放也天乃命爾殷士之先祖成湯改革夏之俊民爲殷之俊民而甸四方諸國之土地不言改夏民而言改夏俊民蓋謂俊民且歸殷則凡民可知猶孟子言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殷自成湯至帝乙皆能合天之意無不克明其德勤恤祀事蓋人君爲神天之主承上下神祇與社

稷宗廟然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故祀事以明德爲本殷之諸賢君知此故天大建立之爲王而保治有殷之國殷王爲天所建立亦無敢失帝之意無不益廣其德澤以配合乎天蓋言帝乙以上諸王能順天意以保天下而紂不能然也在今後嗣王謂紂也天意引勉而紂乃適逸是大不明于天之意也況能耳聽心念先王克勤于家之事乎大淫於其逸樂之事泆逸通無能顧視天之顯道與民之當敬惟是之故上帝不保殷而降如此大喪亡之禍天之所不與紂者以紂不明其德故耳因言凡四方小大之國至于喪亡者無非皆有可罪之

辭然則紂之亡也亦以有辭于罰而天罰之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又呼殷士而與之言謂周所以王以我周王大善承奉上帝之事故上帝有命命之割絕殷命遂告勑殷之事于帝如湯將伐桀用玄牡昭告于帝也我于割殷之事應天順人一舉而定不待再適殷都爾乃不明天命所歸既亡復叛使我之用兵遂至于再乃惟爾商王之家召我適爾殷都也其曰

者審度之辭武庚之叛乃惟爾大爲非度我不先起兵端于爾擾動自爾邑作亂有以招致我之罰前既誅紂後又殺武庚我亦惻然念及天就降于殷以此大災戾故使汝以不正而取諸滅亡之禍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承上而言我惟是之故所以遷爾之居而西爾也紂都在洛東自東遷而適西故曰西爾所以遷爾

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勞動爾不安寧爾也是惟天命如此不可違逆我順天命不敢有後後猶緩也爾無怨我爾殷王先世改革夏命為殷有冊書典籍記載其事爾所知也今爾又言殷革夏之後簡拔其人使在王庭有職于百僚今我一人惟有德者聽采而用之爾若有德亦用爾也天邑商言商地舊為天子之都我豈是敢以私意求索爾於天邑之商而遷爾於洛乎予惟皆矜憫爾欲俾爾習於遜順不為叛亂以保爾之生也遷爾非我之罪是惟天命當如此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我伐奄而歸之時大降下爾四國民以教命多方之書是也其時殷民未遷既告多方之後見殷民未化遂乃明致天罰移爾於遐遠之地謂遷洛也叛亂之人得免誅戮罪當流徙遷之者乃致天之罰也紂都距洛非甚遠而曰遐逖者以殷民安土之情則為遐逖也遷爾者欲俾爾親比服事臣順于我周多遜之宗薰染以成習也宗謂士大夫之家各有宗以相統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承上而言今我惟不欲殺汝故惟以是昔日誥多方之命又重言以告爾殷士欲使爾臣順我周而不致殺身也今我所以作大邑于此洛者一則為四方諸侯無所賓貢之地以洛是中土四方來者道里均故營洛以為朝會之所二則為爾殷多士遷徙在此就此朝會爾習見我周羣臣濟濟相遜爾所服事奔走臣順者皆多遜之人而爾亦化為多遜也蓋洛有二都一以賓諸侯者名東都又名王城所卜澗東瀍西之地是也一以居殷民者名下都又名成周所卜瀍水東之地是也殷士化為多遜庶幾於此保有爾之土田庶幾於此安寧如木之幹有所定止而枝葉得以生長也敬者一心謹畏不敢怠忽之謂克敬則循理而致福天所與而矜憐者也不克敬則悖理而取禍是天所罰也不但不能保有爾土亦將不能保有爾身此戒之之辭今爾惟於是立家而安處爾邑於是傳世而繼續爾居有幹謂宅爾邑而基業植立有年謂繼爾居而子孫永久爾後世子孫之興從爾遷洛始

此勸之之辭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曁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篇爲誥殷多士而作此又普告四方諸國衆士來赴營洛之役者而及殷士之遷在洛者蓋欲諸國之士共聞誥殷士之言也今爾之爾專指殷士

殷士之遷洛蓋在成王之三年此時爲成王之七年故謂爾奔走臣服於我所立之監已五年矣汝等多士其閒亦有衆胥之長與小官之正大官之正各爲官長無或不能守法也爾自身所爲或猶有怨恨不和之心繼今以後爾惟自變化而和哉非特爾身爾室家之內猶或有陵犯不睦之人繼今以後爾惟變化而和之哉不和不睦謂不肯臣事之所致庶幾無有凶惡之德可忌諱也亦且肅順于周也居爾之邑而能至於光顯由爾能勤其敬在爾之位能臨視於爾之邑而所謀者大矣庶幾自此洛邑可以長保其祿天亦將畀矜於爾我周家亦將大有賜賚於爾簡拔而置之王庭庶幾爾之所事有服其事而至大官者非特保有爾邑土田而已此所謂大介賚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若不能勸勉以信奉我之教命是不能奉上而凡爲民者亦惟曰汝不奉上矣通前一節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至此百五十一字舊本錯簡在多方篇今從吳氏胡氏說釐正在此不享之下疑又闕文
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又曰上舊有王曰二字新安王氏曰王曰之上必有脫簡又曰之下必有脫文不可强釋今案王氏說是也王曰之下脫簡卽是誤在多方篇內者旣取彼之文補之於此則此王曰二字宜衍今刪去又曰蓋承上文惟曰而言述凡民之又曰也予自民言之予周王也爾爾殷士也洛邑殷士所居此篇叮嚀告敎欲殷士永久安居於洛所謂言爾攸居也凡民又曰是我周王乃或能言爾所居諄切懇至如此非愛爾之深其能然乎爾殷士在下者不能敬上我周王在上者乃能愛下不爲必然之辭故曰或

無逸

成王漸長周公慮其嗜欲萌動故作此書教
戒以篇首無逸二字名篇吳氏曰考於君奭
立政洛誥諸篇周公於成王皆有沖孺幼小
之稱而無逸獨無故知其爲最後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
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
之人無聞知

此篇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重嗟永嘆所以深戒
勤成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所語辭也古人盟誓

之辭發端皆曰所其者有所指而言無逸者勤勞
而無休息也勤勞之事非一而惟小人之於稼穡
最爲艱難君子於人所勤勞之事首先能知乎此
身體盡瘁濕暍備嘗耕種耘穫終歲無有逸時此
小人勞逸者之爲也君子雖不爲之而能知之故
乃暇逸之時則能知小人之所倚賴以爲生者在
此而不敢厚斂多取以困其力也視彼小人其父
母勤勞於稼穡而爲農家之子乃不服田畝反不
知稼穡之艱難故乃暇逸之時猥習俚言既恣爲
夸誕矣不然則又侮訕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
聞知徒爾自苦也夫勞心以治下者君子也勞力
以奉上者小人也周公教戒成王亦欲其勤勞於
心耳豈欲其勤勞於力哉然不知小人勞力之事
者必不能爲君子勞心之事蓋勞心者治人而食
於人勞力者食人而治於人居人上者當思我之
崇高富貴凡宮室衣服飲食之奉無一不出於民
力彼之勞力以奉我者如此其至也我其可不勞
心以治之而使之得遂其生乎故此篇七節自第
二節以下皆以勤勞於心者勉成王而篇首獨舉
勤勞於力者爲先俾王知小人勤勞稼穡之事其
善於格君心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

中宗大戊廟號嚴恭敬之形于外寅畏敬之主于
中自度猶言自律自檢天命在躬易失難保故反
躬自省謹循法則惟恐不能永保天命也天人相
關知敬天命故亦敬民事以嚴恭治民爲祗以寅
畏治民爲懼平日存心處事皆不敢迷亂怠弛中
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廟號亮陰居喪之名鄭氏讀爲梁闇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者美之至靖者治安之謂高宗舊時勞苦于外及與小人遊處起自民間即天子位蓋嘗親歷民事艱難故發言不敢輕易居喪不言禮也然三年之久不出一言聖賢之君未必盡然高宗獨能如此故謂乃或猶言是或一道也惟不輕言故言發而當前此殷國中衰不可言靖況可言嘉乎高宗存心處事亦如中宗不敢荒寧遂能中興嘉靖殷國至于或小或大之人咸得其安無于是時而或有怨者高宗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鄭氏曰祖甲武丁子有兄祖庚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甲以此爲不義逃于民間故曰舊爲小人澄案史記武丁崩祖庚立七年而崩祖甲起承帝位以其久在民間于是能知小人之所依用能愛護利澤于衆民雖窮民亦不敢慢忽祖甲能如此所以能永年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時厥後夏氏以爲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是也耽貪欲自侈之謂言自是三君之後立而爲王者生則好耽樂不知農事之艱難是以不聞細民用力之勞而惟一己耽樂之欲是從以此伐性戕生自是以後亦無或能壽者澄案史記中宗之後仲丁十三年仲壬十五年所謂十年者也河亶甲九年陽甲七年所謂或七八年者也高宗祖甲之後廩辛六年所謂或五六年者也武乙四年大丁三年所謂或四三年者也時成王稍長疑或有徇欲促年之漸故周公丁寧戒之林氏曰此言商賢君止于三酒誥多方多士言自成湯至帝乙罔非賢君蓋與成王言則責其難不如三君之享國則不足稱與商民言則樂道前王之善苟能紹湯之基業而不墜則皆可稱不以辭害意可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不特殷之三王如此周之三王亦然抑者貶損謙下之意將言文王之事故原其家法之所自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

享國五十年
卑服猶禹之惡衣服也蓋舉一端而言凡宮室飲
食自奉之薄在其中矣康功安民之事田功養民
之事徽懿皆美也而徽有糾緊之意懿有淑善之
意柔易至于懦徽柔則非不斷之柔恭易至于拘
懿恭則非不安之恭惠鮮謂惠利而甦鮮之使有
生意也遑亦暇也重言文王之薄于奉己而厚于
養民斯有柔恭之美德平易近民于民之微者則
懷保之于民之窮者則惠鮮之然此特一國之民
爾紂毒痡四海文王爲方伯勤勞政事自早朝不
食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猶不暇于食者蓋將用

以咸和庶邦之萬民視民如傷望道如未見其勤
勞自不能已豈若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
哉盤謂盤旋不已耽其樂也遊謂巡行田謂田獵
遊田有常制文王不敢過也以遊田之簡可知百
用之約故庶邦之供貢者惟正數而已于外無一
毫之多取方伯長諸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
時齊晉稱伯諸侯各有貢物至唐猶有送使之制
其所從來舊矣受命謂嗣君爲諸侯內受命于先君
上受命于天子也中身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
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
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
無毋通禁止辭觀謂覽視逸謂宴安或觀以舒目
或逸以休身或遊以省方或田以習武四者人君
所不能無特不可淫溺于此耳淫于四者則侈費
無度必致橫斂四者不淫用有常經而以萬民惟
正賦之供萬民畿內之民也正謂九貢九賦什一
之制也無暇言曰今日姑且耽樂人始耽樂者曰
吾于今日爲一日之樂而已是心一流今日而明
日或至終身忘返者焉民生在勤天生不息但一

日耽樂則非所以訓民非所以若天是人大有愆
矣非小失也酒德以酒爲德也耽樂之事非一酒
德爲首故又專以此爲戒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訓告道說告詔之也有朋友之道焉保惠保護惠
愛之也有保傅之道焉教誨校範開曉之也有師
道焉譸譎誑也張夸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
幻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訓告相保惠相教
誨夫如此則視聽聰明是非不惑故民無或敢以
誑誕之言而爲欺罔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心違怨者怨蓄于中也口詛祝者怨形于外也言成王于此古人胥訓告保惠敎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道訟之以變亂先王之正法先王之法甚便于民一變亂之則至于或小或大或有違怨于心者矣或有詛祝于口者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廸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者不能廸知也殷周四王

允蹈所知其或有人告曰小人心怨口詈則皇皇然自敬其德反求諸己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則安受之曰我之愆信乎若是不但不敢藏怒而已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綽大也亂謂不當殺罰而殺罰之罰者不至于殺殺者不止于罰叢聚也言成王于此殷周四王廸哲之事而不聽信人乃或以誑誣無實之言相欺罔而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以爲果若是蓋君道尙寛大不長永思念其爲君之道不寛綽其心信譸張無實之人不知實無怨詈之事于是羅織疑事刑戮妄亂及于無辜罪之人罪辜互文也向之怨詈設或有之亦不過一二人耳至此則人同怨之是衆人之怨叢于一身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玆

其者期望之意玆者如此以上所陳也

君奭

召公封於燕留王朝爲太保有國故稱君奭其名也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公以太傅行冢宰事武王崩武庚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

蓋周公既歸而太公薨周公以太師與召公太保奭左右成王召公欲去周公留之而作此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不弔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殷既墜其命而我有周既受之矣然天命難諶有德則常留無德則旋去孚者以實感以實應也永孚于休命之留也不祥者休之反出于不祥命之去也雖曰我周既受天命然謂其基必可久長我所不敢知也雖曰天棐

可信然謂其終必至失墜我亦不敢知也呂氏曰
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亦曰弗弔
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
樂哉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嗚呼君奭歎而呼召公以告之也君已皆一字爲
句已字義見康誥大誥曰時我承上文言天命去
留國祚脩短我皆不敢知則臣之事君惟當竭人
力以保天命是我之責也然我亦不敢安于上帝
之命而不永遠思念天威及我民之無尤無違者

惟在於得人也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
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
明德

遏絕佚失也先王既受天命爲後嗣子孫者若大
不能恭承天地之祀事遏佚前人盛德之輝光居
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之不易保則天命難信乃或
至墜失其命不復能經歷久遠而繼嗣前人之恭
德明德矣恭上下者前人之恭德光者前人之明
德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施延及也釋解去也在今我小子旦之身非能自
有所正於王迪惟前人盛德之輝光可以延及于
我沖子又言天命不可信我之道惟以寧王之德
必可延長此命故周自文王始受天命傳于至今
子孫天不庸釋去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

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又舉商家所以能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爲
之輔相以見召公未可去也成湯之時其臣有如
伊尹能相湯以格于皇天湯雖聖亦賴伊尹之助
也湯孫太甲之時其臣有如保衡保衡即伊尹以
其保護王躬而天下之事皆取平焉故曰保衡蓋
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太甲孫太戊之
時則有如伊尹之子陟與臣扈能相太戊以格于
上帝巫咸不及伊陟臣扈亦能治王家之事巫賢
巫咸子保衡巫賢甘盤之下不言其事蓋無可指
定而言者也陳如陳力之陳陟猶言升遐也禮陟

以禮而終謂善終也總言商五君所用此六臣皆有所陳以保乂有殷之國故殷王各保其位以禮善終得配天爲王者六百餘年吕氏曰伊尹佐湯以聖輔聖與天無間故曰格于皇天伊陟臣扈佐太戊以賢輔賢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其徧覆包含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凡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此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百姓王畿之民王人王朝之士也承上文言天惟於商純篤佑助而命之者非特大臣得人而已則以商家實是內而百姓之賤王人之微無不秉執其德明於其所當憂勤之事外而侯國之小臣爲藩屏在侯服甸服者與其一切奔走任事之人惟此諸臣惟德是舉用以治其國君之事以此之故凡天子苟有所爲于四方辟如卜筮之占無不以實應者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謂無一事不與天通也心通乎天必得其壽

伊尹而下六臣能相其君以平格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滅亡之威天不壽之者何哉蓋無賢臣輔之以格于天故爾今汝永遠念及此則我周可有堅固不墜之命其能常治而顯明我新造之周邦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無能往來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吕氏曰割裁也蔡案禮記緇衣篇引此割申勸寧王作周田觀文王今詳割字無義周字疑當作用田觀當從書作申勸寧王當從禮記作文王申重也再三丁寧之意勸猶獎賞之也言天意用以厚報文王之德所以集大命于其躬脩謂完備無所虧缺脩和猶曰咸和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宫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蔑無也文王之心求賢如不及視民如傷雖有五臣爲助而其心歉然又言無能往來於此而導迪常教者德已及民而自視猶若無德及於國人聖人之不敢自足者如此亦惟天篤佑我周家秉德迪知天威之臣乃能於

是而顯其君使其德著見上聞于上帝故能于是
而受有殷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武王時虢叔已死死者曰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
世故曰尚迪有祿劉殺也謂誅紂及其黨單盡也
四臣能顯其君使徧覆包含大盡其所稱舉之德
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虢叔等五人者
豈其遠事王季逮及文武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
伊陟乃尹子臣扈非湯舊臣即殷世臣巫咸巫賢
世爲大臣甘盤小乙舊臣以遺武丁周公所舉皆

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
今周公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
去乎
在今予小子旦若遊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
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遊浮水也當此重任若遊大川予之往也與汝共
遊其思所以濟我而至于岸周公居東時召公專
任國事今周公雖已歸而在位然謂召公今日任
事當同于昔日我未在位之時大無誘責于我而
欲去造猶偕爲也鳴鳥鳳也時周方隆盛鳴鳳在

郊召公若收斂而去無以勗我之所不及耆老退
處自偕其德而德不降下于民則我不能保今日
之盛在郊之鳳將不復鳴況曰能格于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歷述殷周世臣又歎而言令召公監視于此
者以我家受命爲天子固有無窮之休祥然天命
未易保亦有至大之艱難我告汝以予心所謀汝
當有以裨益我使我不以文武之後人昏迷于永
保天命之道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此前人指武王偶猶配也夫與妻爲偶君與臣爲
偶乘載也猶負荷也承猶當也周公與召公同受
武王顧命輔成王故言前人宣布其心悉以命汝
俾汝位三公作汝民之極其意曰汝當明勉輔所
偶之王在今誠宜負荷此武王當日之大命惟率
循文王之德以當此無窮之憂責其可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

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告汝以予中心之誠實汝克敬謂不敢怠忽也以我監視于殷之喪亡大否者我念天威之可畏不但是中心如此多誥而已予惟曰勤力輔治者我二人也襄字義如皐陶謨襄哉之襄汝之見有合于此則亦當曰在是二人也若曰今日天之休命滋至功業日隆福祿日增惟是二人將弗能勝其在汝惟能不怠忽于德益加抑畏明揚賢俊之人布列于位若他日治功大成之時汝乃可告于嗣王辭遜而去今則未可也又嘆而言若非是二人

則我周用能至于今日之休美乎我等皆當同心協力終始不怠以成完文王治天下之功大所覆冒雖海隅出日之地亦無不屬吾之使令者如此方爲丕時

公曰君予不惠若玆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言予不但惠順于汝而若此多誥予惟用憂天命人心之不常所以拳拳留汝輔治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玆往敬用治

惟汝諳力之久能知民之德人亦無不能于其初者惟當于其終而如其初汝其敬順此所誥之言往而敬用以治事上章言天命民心民心又天命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篇內後嗣子孫沖子後人皆謂成王小子皆周公自稱

多方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奄東方之國蓋與淮夷相近武王崩奄及淮夷徐戎與武庚同叛周公東征之二年誅武庚其時伯禽在魯征徐戎奄及淮夷雖爲魯所遏不得猖獗然未及聲罪致伐吳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年奉

通志堂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還歸於豐而作多方及營洛邑成周而作多士澄案吳氏說與胡氏皇王大紀同今書多士在多方之前者失其次也多方之書蓋以伐奄而還有俘囚之民與東方諸侯偕至宗周者既不誅戮俾教告之而復遣之歸仁之至也孟子所謂伐奄戮飛廉滅國五十疑皆此時之事不與相武王誅紂同時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五月蓋成王三年之五月宗周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
祀
此時王與周公同在鎬京止稱王若曰恐疑爲王
之自誥故先稱周公曰而後稱王若曰以見王不
親臨而周公傳王命以告也大誥亦是周公以王
命誥而直稱王若曰者以其時王居憂周公攝政
出征非王自誥可知故不稱周公曰也四國謂四
方諸國多方謂諸國之民非一處也惟猶及也殷
侯尹民殷諸侯之尹其民者正謂誥民而因及其
君也降下命誥命也圖計度也天命已去商知大
度乎此則必不徼覬以謀興復恭順事上可保祭
祀長敬念乎此則必不叛亂以取誅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
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
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
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
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
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周之伐殷猶殷之伐夏也故先舉夏亡殷興之事
次及殷亡周興之事以喻殷民使之知天命也慼
憂言語辭淫昏謂沈溺迷惑勸勸勉之意帝之迪
謂天道開通悟也麗民所依也甲始也旅祭名周
官有大故則旅上帝靈承于旅猶曰靈承帝事也
進之恭猶曰躋之敬也舒緩叨貪懫忿日欽謂
孜孜爲惡猶孜孜爲善者之敬也劓割謂傷害之
夏邑畿内之民也享饗通謂歆受而有之也恭多
士桀以爲恭而任之者也簡者閱視選擇之意夏
之盛時帝降格于夏而眷佑之有道桀大其縱逸
不肯憂民之憂大爲淫昏而不能一日勸勉于帝
之迪此乃爾所素聞善圖帝命者惟得民心則天
命固矣桀則不然其圖帝之命也不能通悟民之
所依故天降罰而增崇其亂于有夏國之治者天
福之也國之亂者天罰之也桀之亡因始于其家
國之亂遂至失天下而不克靈承上帝之祀事蓋
以桀無能日躋其敬以寛裕其民乃惟日務貪虐
以傷害其民桀既不君天惟于是求其可以爲民
主者而大降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俾伐夏而絕
其命惟天不與桀故不能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久

多年享而有之民之於君以義合天與之則能有
其民天不與則不能有其民矣故曰義民非特桀
一人爲虐夏之多士亦大不能明而保享其民乃
相與共虐其民至于凡百所爲皆不能通悟於保
享其民之事惟湯能以爾多方之民爲臣所簡選
以代夏而爲之主蓋湯心謹愼惟恐民失其依故
乃勸勉加意於其民尤於刑而加意由湯至于帝
乙三十一君無不明其德以導民愼其罰而不輕
亦能加意于獄訟要囚之人要囚之中又有分別
其多罪者殄戮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入其無辜者
開釋之亦能加意而非失出湯後諸王皆能如此

今至于爾君紂乃不如此所以亡國而不能以爾
多方享有天命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
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
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
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
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
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周公又更端而言先自歎而後稱王命以告爾辟

承有夏有殷之文兼言桀紂屑輕小之意不集于
享謂諸侯離心不能合聚之使來朝享也有邦謂
商間猶代也蠲潔也詩曰吉蠲爲饎烝冬祭名不
蠲烝若所謂昏棄厥祀弗荅也聖謂明智狂謂昏
惑五年當時蓋有所指今不可考須待也暇寬暇
也之子孫猶之子于歸之之念聽謂有善可愛念
而徹天之聽也動謂警發之顧乃眷顧之顧堪可
勝也教謂若天啓其衷也夏殷之亡非天釋去之
皆其自取惟桀紂有爾多方而大淫于惡以圖天
之命一一皆有可罪之辭旣總言之以下又分言
桀紂然于夏則降時喪之下惟有邦間之一句于

商則降時喪之下自惟聖罔念至尹爾多方累十
餘句蓋前一節言夏巳詳而言殷猶略故于此一
節略於夏而詳於殷也明智之人一不念則即爲
昏惑昏惑之人一克念則即爲明智故紂雖極惡
未嘗不可改而善也自武王克商之年追數五年
之前紂惡巳極商巳當亡然天以其爲商先王子
孫故須待寬暇未遽亡之猶冀其能改可作民主
及五年之久紂卒無一善之可念聽天于是求民
主于四方諸侯大動以譴告商紂之威開悟爾多
方之國顧有可勝天之眷顧者而爾多方又無可
勝眷顧之人惟我周王善奉皇天之祀克用其德

逐令爲神天之主天寔殺我而用休美之命以休
之簡選而畀之以殷命使尹爾之多方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爾曷
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
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
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我惟
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
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夾左右輔之也介相助也乂猶用乂㕑辟之乂惠
順也熙光顯也播棄也不典逆理亂常也圖忱于
正謂圖復商也大遠猶曰大逆也逖遠也遠去也離
逖爾土謂離去所居遠徙它處也上文言商之亡
周之興皆天命謀復商者不知天命也所以不容
不以言解惑今我曷敢多言以告我惟大降下爾
四國之民以教命也爾多方何不誠心以利益于
爾乎何不輔助我周王享有天命乎何不順惠我
王光顯天命乎爾乃導迪至屢而尚不安靖爾心
未能自愛乃大不安天命乃輕棄天命乃自爲逆
亂圖欲使已亡之國誠得再居天下之正乃惟縱

逸頗僻大逆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禍我則
當致天之罰徙遠爾所居之土我周仁厚未忍遠
流放爾今爾庶幾得以如舊保有爾之田宅我惟
於是而教告汝我惟於是而戰汝之國執汝之罪
俘汝之身以至于此略示懲戒既不殺汝而復使
汝歸宅汝之宅田汝之田若至再至三又不用我
所降之教命我乃大罰殛汝罰即上文天罰之罰
殛猶殛鯀之殛謂遷徙流放也至此之時非我有
周所秉之德不能安寧乃汝自召此罪多方蓋是
徐奄淮夷及所滅五十國之人從殷以叛者罪當
流放今但告之曰離逖曰罰殛而未忍刑之其後

多方之民卒免遷徙惟紂都之民懷商之念深慮
其不靜故于是年遷洛所遷者紂都之民非多方
之民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
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我非是多誥惟敬告爾以教命而已又言是惟爾
之一初乃爾去惡從善改舊爲新之時若自今以
後不能敬行和睦之道猶復乖戾則自底于罰無
我怨也

立政

立政謂建立政事之人猶曰知政執政也唐

虞之百揆周之冢宰後世之丞相是也篇內
官職非一而獨取此二字名篇以其爲衆職
之首也成王歸自伐奄周公敎以用人之道
官制猶因夏殷之舊蓋其時制作未定未有
周官六典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玆
知恤鮮哉
常以有常德之人居此官也伯長民者也文武時
召公爲伯而宣化于外蓋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
武時周公爲宰而秉政于中蓋其職也準人掌法

之官刑法當如準之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
幕人掌次之類虎賁衛王者如虎賁氏旅賁氏之
類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
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而曰王左右之臣有
長民者有任事者有平法者有居而張設者有行
而護衛者皆不可不謹選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
畢於王前嘆美羣臣所戒謂美哉斯言也然能以
五官不得其人爲憂者鮮哉前周公若曰公與羣
臣言也後周公曰公與王言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
競強也迪知忱恂眞實知之信之也九德之行見
皐陶謨面猶向也訓順也古之人惟有夏之君乃
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事天有眞知實能九
德之行者乃敢告戒其君先致其尊敬而曰拜手
稽首后矣復盡其忠愛而曰得人以居是三者之
官斯可以爲后也然謀度其人而向之者必其大
順于德乃可以爲居是官之人
玆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
後

承上文言此夏桀之時居三官者皆無善人蓋由
桀於有德之人弗以爲往昔所任而棄之所任者
惟暴德之人所以喪國而無繼嗣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猶曰恭惟嚴惟丕式四字並發語辭湯自七
十里升爲天子大能理上帝之明命用以居是官
之人無不稱其位未居其官而言其有才者無不
稱其人所任得人故王畿千里之民皆和睦四方
諸侯之國皆見其所任之爲有德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
商受命奄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同厥邦謂共泣侯國庶習逸德
羣衆相習爲縱逸者同厥政謂共治王事奄謂包
覆而有之甸謂井牧其地以授民紂於有德之人
泯昏而不能明惟與羞刑暴德之人共國庶習逸
德之人共政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
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其萬姓萬姓者商之受命
民而今爲周所有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
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微盧烝三亳阪尹
三宅居其位克知其心者知其能官也三俊有其
才灼見其心者見其可用也得人以治天職可當
天心矣所以敬事上帝也立民如立之斯立之立
謂植民之生也立民之長伯常伯也即夏之宅乃
牧在帝朝則四岳統十二牧是也立政之任人常
任也即夏之宅乃事在帝朝則百揆統九官是也
準夫準人也即夏之宅乃準在帝朝則皐陶作士

是也夫下牧字衍夏氏曰準夫牧謂準夫不專任
法以仁政牧民爲事也今詳立民立政二官大臣
也職位相等準夫掌刑之一職耳以民命爲重故
與二官並而曰作三事趣爲掌養馬左車右車
右攜持也攜僕執轡御車者也官之所居曰府庶
府衆官府也大都都鄙之遠者除食邑采地外爲
公邑王使大夫治之庶府非一其賤者又有藝人
焉藝伎也醫卜之類大都最遠其近者又有表臣
焉表外也郊外治公邑之臣也虎賁綴衣趣馬之
下言小尹庶府大都之下言小伯皆其屬也左右
攜僕藝人表臣之下言百司該其餘也大史掌六

典八則八法不可雜於衆職之中故特出於後而
其下文繼之以尹伯該其屬總之以庶常吉士該
其餘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者大夫旅者
衆士三卿王所命大夫士亦以名達于王者微夷
微盧烝夷蠻之國蒙北亳穀熟南亳偃師西亳阪
險也夷蠻小國前代故都及險要之地皆以王官
爲之尹此言文武之時大小内外之官皆得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玆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
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玆
克厥宅心能以宅官者之心爲心也立玆常事謂

立事之官即任人也司即準夫也牧即長伯也能
於立事司牧之官以能得俊有德者居之惟能心
其心故能於其官而能得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
王能之兼猶言參預也庶言諸多是非淆亂之言
庶獄諸多鞫辯爭訟之事庶慎諸多禁戒儲備之
事陳氏曰之猶及也澄案有司之牧夫其立文猶
月令言參保介之御兼文王不下侵臣職惟信任
準人及牧夫違逆也是訓用違謂庶言之順逆及
庶獄庶慎文王皆不敢自知知猶知政之知得人
而信任之篤文王所以盡君道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處事合宜者容德其
心有容者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于義德之人用
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于容德之人從之
而不敢違蓋撥民危急必資剸裁之能貽謀宏遠
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
故父子並受此大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
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

繼自今言繼續自今以往也此一節六我字皆我
成王也立政立事之人即常任也若謂如此也相
佑助之也受民王之民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也
和不乖戾也自一話一言即所謂庶言也末終成
德之彥即三宅之俊有德者也自今以往王於三
事之官當灼然知其如此乃使之爲治謂知之貴
乎明也使之相我所受之民和我庶獄庶慎之事
勿有以間之而不得專意爲治至于庶言則自始
至終一惟成德之美士是諮獻可替否以乂我所
受之民謂任之貴乎專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周公謂我已受人
言之美者皆告之于王則所謂庶言不勞王之自
擇其美惡矣惟有庶獄庶慎之事其勿自用而至
于誤但當付之于人以治之正者官之長即常伯
常伯準人之官也蓋言之當擇獄之當決事之當
謹皆不易能人君苟恃己自用一或至誤雖悔何
及惟當求賢審官委任責成則自收得人之效此
周公所以拳拳于成王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克宅之謂能以可居是官者居之繹如繹絲謂又從而由繹之審度之詳也商人與文王于三事之官詳察其可而後使之治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憸人小人也小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無能光顯以在世故戒以勿用憸人而惟用吉士也勱勉力也此申言上文之意言立政之官當擇其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不云庶言庶慎舉其中以該之省文也此申上文之意言準牧之官當專其任也三官皆當擇人而專任兩節之文互相備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詰戎兵謂農隙講武事田獵選車徒之類陟猶行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舊迹也方行徧行也覲顯見也耿光德之輝也揚振發也大烈業之盛也文王以方伯專征伐武王一戎衣有天下其光烈如此成王伐奄而歸兵威遠被周公欲其繼今毋忘武備以顯揚文武之德業故言及此或疑此一節與前後文意不接恐有脫簡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承上文王武王而言故稱成王爲後王常人有常德之人三事常任爲重故獨舉此一官以結一篇之意

此第一章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玆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司寇刑官蘇國公爵名忿生武王時爲司寇敬不敢慢忽也爾今蘇公也由用長我王國謂延國祚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蘇公能敬其所用之獄今亦於此而有慎以例比並權輕重之中而用其罰也周公呼太史而告以蘇公敬獄之事太史書之簡策因此篇周公戒成王以勿誤庶獄而附記于其後非一時之言也

此第二章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臨死回顧而發命故曰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成王崩年之四月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崩曰登遐曰宴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

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洮盥手也頮沃面也水以水洮頮之也發大命臨
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也相相禮者
被冕服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凭所憑以為安玉凭
以玉飾凭也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
凭同召同時俱召也太保奭召公以太保領冢宰
也特名以其尊異之芮伯司徒彤伯宗伯畢公太
師領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太傅領司空師氏中大
夫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二官宿衛之臣也百尹謂
諸大夫衆士也御事總言上自六卿下至百尹皆
治事者也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時發顧命

故自尊及卑同以王命召異於平時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
嗣玆予審訓命汝
此以下王之顧命也漸進幾危疾甚曰病日臻日
加劇也彌甚留久也誓以信言相要約也病旣不
瘳恐至大故不得誓言繼嗣之事今此我所以詳
審道說而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
達殷集大命
昔君猶先君也宣昭布也重光明德之輝光相繼
也奠定麗依肄習重言者習之不已也達由此而

通于彼也集猶鳥之來于木也定民所依陳列敎
條民皆服習而不違民心從故天命至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幼而未有知也成王以幼沖即位故稱侗迓逢
迎之也天威大誥所謂天降威也成王升遐敬迎
此天威而嗣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迷逾越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
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殆違也弗興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
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

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度脫艱難和
燮畿內遠邇之民安勸畿內大小之國然爲政有
本必先脩身當思如夫人之能自治于威儀者脩
身有要必先治心毋使冒進于不善之幾幾者動
之微幾有善惡審擇于此時進于善不進于惡非
幾者動而之惡者也冒所以韜尸進於不善猶尸
之入於冒故曰冒進
玆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羣臣于此旣受顧命畢而各還其位徹
出幄帳于路寢之庭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

仮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仲南宮氏桓毛名齊侯氏呂名仮太公望之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以兵衛迎太子以入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主或曰恤宅宗蓋喪次之名宗者宮廟室屋之通稱初喪未成服未居梁闇故於路寢之翼室爲憂居之室也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于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如下文升階即位受同祭咤等禮節是也凡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略具矣故于此時傳顧命于嗣君也召公以西伯爲冢宰故曰伯相上山虞匠人之屬須索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禮獻材于殯門外檀弓旬而布材與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狄下士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使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爲斧文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時牖間牖東戶西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猶鋪也重天子之席三重篾席桃竹枝席也此舉其上席而言其下更有二席黼以絳帛爲質白黑線刺爲斧文純緣也即周官次席黼純也華玉有彩色之玉以之飾几周官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變几謂飾之漆之盡變其質彌文也仍几謂雖飾之漆之尚仍其質其文不皆滅質也吉事尚文凶事尚質故爾西序東嚮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成王殯在西階之上此座堂在殯之西南底席蒲席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畫彩色雕刻鏤西夾南嚮此親屬私燕之坐也筍席竹席紛雜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將傳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
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兊
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
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
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
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
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
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
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兊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
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度故歷代

相傳寶之此陳寶器也楊氏曰宗器于祭陳之示
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
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綴輅金輅面皆南向先輅象輅次輅木
輅門側之堂曰塾左塾門内之西右塾門内之東
前皆北面此陳車乘也象輅對玉輅木輅對金輅
不陳戎輅者戎事非常故不陳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
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
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雀弁赤色韋弁也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綦弁以
文鹿子皮爲之上刃刃外向堂廉曰戺兩階戺阼
階賓階之稜也士皆立堂下冕大夫服劉鉞屬東
堂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戣瞿皆戟屬東垂
西垂東西序之階上也銳矛屬說文作鈗側階蓋
東廂之側階上以恤宅宗在東夾翼室故此陳兵
衛也上文陳座席寶器車乘皆象成王生存時儀
物成王殯在西故以西爲上陳兵衛者衛嗣君也
嗣君在東故以東爲上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王康王釗也儀物既備然後受顧命嗣王位自是
始稱王麻冕績麻三十升布爲冕蓋衮冕也是時
成王在殯尚未成服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衮冕
之衣五章其裳四章此用黼裳惟二章示變也由
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爲主也卿士王朝
之卿也邦君諸侯也蓋自此始至卿士王臣故先
于邦君蟻裳色玄如蟻正服當玄衣纁裳此變其
裳色也卿士邦君及太保等蓋各從其命服卿士
邦君但陪位無所執事故入路門即堂下之位不
升堂也卿西向諸侯北面若有公亦北面孤則東
面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上宗太宗伯也彤赤色纁赤色之淺者下纁裳而彤裳亦變也介大也大圭鎮圭也長尺二寸天子所執同爵名瑁方四寸太保攝王事故承介圭太宗掌禮故奉同瑁太史太宗之屬以其秉冊故先之太保宗伯奉先王之命以傳嗣王故升自阼階書即書顧命之冊太史將以命王故從王而升自西階御猶御車者之御言與王相近也王于此時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于殯西南秉冊書而命王以嗣位之事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皇后大君也末命臨終之命成王顧命自言其嗣守文武大訓故曰命汝嗣訓卞法也燮亦和也蓋成王顧命命羣臣也此辭則述成王顧命之意書之于冊以命康王者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天威與前敬迓天威同謂喪禍也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命起而荅曰眇然予末小子其能如前人之治四方以敬畏此可畏之威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天子之禮無可考證今以士禮推之父之命子必醮以酒醮者有獻無酢太保攝王事傳顧命命嗣王亦用酒者如成王生存親命其子也然太保臣也不敢純如父醮子之禮故略如臣獻君之禮有獻有酢其時太保執天子之圭爲攝主太保以同酌酒承以瑁獻嗣王王受同瑁三宿而後三祭三祭而後三咤宿與肅通肅者肅拜也案儀禮燕禮臣獻君君拜而後受爵此天子禮或異于諸侯或一時變禮不當比于常禮故先受爵而就執爵以

肅拜三肅致敬也春秋傳晉郤至三肅使者或曰儀禮鄉飲酒主人三拜衆賓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蓋衆賓升階拜受爵者三人主人各爲一拜故三拜此蓋以太保太宗太史三臣傳顧命故各一肅拜以禮之也祭者飲食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示不忘本也三祭儀禮冠禮皆以四祭醴三註云禮成于三故三祭也咤者以酒至口而不飲居喪故也三咤肅祭皆以三成禮故咤亦三也饗者勸飲食之辭欲王受此酒而饗之也如成王錫周公曾酒而曰休享享饗通士特牲饋食禮尸執奠祝饗註云饗謂勸強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
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王三咤畢太保受同于王降盥升以異同酌酒秉
璋以酢蓋臣為獻主不敢勞君酢已故自酌以酢
又不敢襲君爵故易異同又不敢以圭瓚故用璋
禮凶事設洗西階西南吉事設洗阼階東南此時
喪未成服而行吉事盥洗在東宗人小宗伯佐大
宗者大宗供王小宗人供太保既自酌酒于同將
拜故受宗人同而拜受爵王荅拜以送爵太保乃
于宗人受同而祭嚌咤嚌者各嘗其味宅與咤同
以嚌為咤嘗至口異于王也既嚌咤以同授宗人

又拜者拜酢禮也王又荅拜亦如平時燕飲之禮
太保降收
獻酢禮畢太保降則王及羣臣亦皆降收者有司
收徹器用
諸侯出廟門俟
廟門路寢之正門成王殯在焉故曰廟蓋自廟門
出而俟于路門之外非俟于路寢門外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天子五門皋庫雉應畢畢門即路寢門以諸門至
此而畢也應門之內內朝也天子三朝外朝在雉
門內朝士掌之內朝在應門內司士掌之燕朝在

路寢太僕掌之時殯在路寢故王于內朝見諸侯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
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周中分天下諸侯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
畢公率東方諸侯者繼周公為東伯也諸侯各隨
其方而入分左右班皆北面以東為右以西為左
布陳也乘四馬也黃朱黃馬而朱其鬛以為庭實
其時諸侯必衆衆國皆陳四馬非王庭所容必少
陳之餘者在外賓諸侯也或曰當作擯案周官小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繡璜以黼謂以馬為幣則以圭合之兼幣即合幣
也布乘黃朱是馬為幣也故賓舉所奉之圭以兼
其所陳之幣而致辭于王云云一二見非一也為
王藩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之贄奠之再拜
稽首臣拜君之禮也義嗣德史氏之辭義宜也王
義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
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
而不拜則未為後也喪禮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
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見諸侯若以為
不當拜則疑未為後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

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呂氏曰此非常禮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羣臣見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相之人太保司徒率羣臣而相者舉手揖之使拜遂皆再拜稽首也前之拜諸侯拜羣臣不拜此之拜羣臣拜諸侯不拜也王荅諸侯拜而不荅羣臣拜葢諸侯自外初見羣臣在內日見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為外諸侯之伯內羣臣之長故率諸侯羣臣進戒于王也羑若未詳或曰若順也羑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曰羑若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或曰羑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澄案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陟升遐也成王未諡故稱新陟王畢盡協合賞當功罰當罪盡合其宜克勝其任安定文武之功用能延及于今後人有此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張循張弓之張言無弛也皇大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寡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當不忘戎備無或弛息而墮壞我文武不易得之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稱名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未踰年亦書名也報誥報其進戒之辭而告之也報誥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也底至致于極也齊信謂皆信也文武之心致之至極而民丕齊其信用能顯著于天下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乂王家用能受正命于上帝君仁于民臣忠于君而盡其道天用順之而付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旣得天下之後乃封建諸侯樹立以藩屏在我後之人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勵羣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藩屏後人所以勵諸侯也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
子羞
予稱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
曰伯舅小國曰叔舅今獨舉同姓大國以包其餘
也顧綏爾視而安行之也王室若此汝則奉承而
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爲憂也鞠子王自謂諸侯
不能盡職豈不貽我羞乎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羣公謂大國諸公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既皆
聽新天子誥命相者推手揖之使出遂皆趨而出
也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冕服反喪次成服自是常服斬衰居倚廬朝
臣反就其次諸侯反歸其國亦服喪服喪禮喪服
篇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
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
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而即吉無時而可
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
也曰何爲其不可孔子有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
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嘉禮也猶可
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
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

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
斯言矣春秋傳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
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
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
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
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于此
書也曰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猶以爲後
世法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或問蘇氏以此爲失
禮如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

孟子有吾未之學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
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意以告嗣君韓文外集
順宗實錄此事可考蓋易世傳受國之大事當嚴
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
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或問蘇朱二說孰當澄曰蘇說據禮之經朱說達
事之權舉一而廢一皆不可古者天子崩世子聽
于冢宰雖未正名嗣位而羣臣尊之爲君下無所
覬覦上無所疑忌禮明而分定故也武王喪成王
幼周公以叔父位冢宰攝王事致流言之謗成王
或因風雷之異得周公代武死之說而王之疑始

羿及其將終以此爲監欲嗣子正名定分于初衣之時故有顧命召畢奉承其意例無任冝之語蓋前此所未嘗有後此亦不常行也朱子見後世有繼嗣不定而致禍亂者當宋氏光寧授受之際又嘗身親其事一時困心衡慮故其言如此然先王之禮萬世可行或值事變不同隨時度冝而行變禮亦聖人所許所謂禮變于不得已也若遂以後世冊立新主君臣吉服爲是改先王之禮則恐未爲通論

呂刑

呂國名刑刑書也禮記孝經作甫刑宣王時詩云生甫及申平王時詩云不與我戍甫蓋呂侯子孫或因呂爲甫或別封爲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曰甫刑者猶叔虞封唐子孫稱晉詩從初所封曰唐國風史記從後所稱曰晉世家也或曰呂甫聲協猶受紂二字不同其初蓋一名也

惟呂命

呂侯爲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書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

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嗣位時年已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耄老而昏忘也荒大度揆猶禹言荒度土功詰治也大加揆度作爲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若發語辭訓遺書也古有遺書所載之事如下所云蚩尤炎帝時諸侯黃帝興兵誅之鴟貪殘之鳥橫取非己之有曰奪矯强虔殺上古風淳俗厚蚩尤始行凶暴以開亂原惡勢熾盛驅扇薰染延及平民皆習于惡無不爲寇爲賊以貪殘爲義肆行不忌外姦內宄爲寇而劫奪取貨爲賊而强矯殺人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苗民三苗之君也蠻獠之處擅自長雄僻君其國非受天子命而爲諸侯也其實一民而已五虐之刑比舊五刑更加酷虐也曰法非法而爲之法也殺戮大辟也劓刵皆劓辟不言剕辟者包于劓宮或曰刵字誤爲刵椓宮辟黥墨辟并制一并制之不分輕重也有辭無罪者也凡對獄有罪者無辭

無罪者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改作五虐之刑爲法大辟旣施於無罪而又過爲四者深刻之刑凡麗于刑不分輕重而并其制無復簡別其無罪而有辭者與猶生也民生斯時相與漸漬于淫刑之中泯泯然沈昏棼棼然殽亂信實也刑之輕重允當情理之實是之謂中并制之刑其實民無所取中顯明之地莫可告訴則告訴幽冥之間以求直于鬼神而已覆反也彼此互相詛盟也衆庶被虐威之戮各以無罪告訴于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德其刑威之虐發而上聞惟有腥穢之氣皇帝堯也庶戮以無辜告天而帝堯

哀矜之堯之心即天之心也遏絕謂竄之于三危遏上其惡而絕其世使其子孫無復得傳世爲君也此篇言在下者五皆謂爲諸侯也對天子而言天子在上諸侯在下者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重少昊之後黎顓頊之後重即羲黎即和在地者人也在天者神也三苗貪虐民罹凶害無所控訴而聽于神夫妖由人興民不諂瀆求神則神之妖怪自息堯命羲和欽天授時禮秩有經職方無越民不得以非禮上交於神神不可以非類下接於人自是無復有妖怪降至人間者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天人作享家爲巫史民神同位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世敘天地而別其分至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羣后諸侯也逮及也及此時在下爲諸侯者皆有非常之明故鰥寡之情無所擁蔽時苗民已竄矣堯清心訪問下民鰥寡遂言苗民既往之惡其情即得上達堯知苗之毒民在於昏虐今諸侯一反

其道以德之威爲威則不虐以德之明爲明則不昏也案苗民之竄考之傳記在舜賓于四門之後受終攝位之前時帝堯在上爲君所謂皇帝哀矜庶戮清問下民孔傳皆以爲堯蔡氏以爲舜者非是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三后皆以諸侯入爲帝朝之臣伯夷名猶崇伯名禹稱伯禹也稷封于邰以有邰之君入爲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爲憂也自上敎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衆兆民伯夷敎民以禮民入于禮而不入于刑折絶斯民入刑之路也禹爲司空治水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各主有名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農得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民之生聚降典敎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之也所謂德明惟明者如此皐陶爲士官爲百姓制得中之刑使之畏威寡罪而敬其德當是之時穆穆者在上爲天子明

明者在下爲諸侯封國在東在西在南在北其明各章灼于其方無一不勤于德其彛猶召誥言非彛四方諸侯皆惟德之勤故能明于皐陶制刑之中導民爲善禁民爲惡民之集彛者率皆順治而刑不用典獄諸侯之君主四方之獄者非反辭惟正辭下章非時伯夷惟時苗民是其例也訖絶也富貪賄賂也堯時萬國咸寧比屋可封刑措不用或不得已而用刑則盡絶貪虐一是公正敬謹畏忌表裏無愧身之所爲皆可言之于人無所揀擇去取治獄如此是能合乎天德而天之元命不待外求乃其自作也故得上配天子享國在下所謂德威惟畏者如此案此篇皆是誥諸侯之辭此章首言蚩尤之亂遂言堯時苗民淫刑之惡羣后祥刑之美以示戒示勸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嗟歎辭四方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諸侯爲天之牧民者乎今爾何所監視何所懲創乎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惟是苗民也伯夷以禮敎

民使不犯刑此其布政之迪也奪貨刼取賄賂也蠲貸也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蓋以不擇用吉人審觀于五刑之中惟是一衆虐者貪者斷制五刑妄亂加罪于無罪之人上帝不貸其惡而降之殃咎苗民無所辭于帝之罰乃至滅亡絶其子孫之傳世不復得爲君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伯父等即司正典獄之諸侯王享國百年矣諸侯
之老者猶父兄弟少者猶子孫父兄之列以伯稱
弟之列以仲叔季稱子孫之列以童幼稱舉同姓
諸侯以包異姓也刑合天心則天降格而眷命之
爾皆聽我言而謹于刑庶乎天有格命也由用也
刑之中者用以慰民也爾無于此而不日勤刑之
失者宜以爲戒也爾無于此而戒不勤勤于由慰
爲其所當爲也不勤于所戒不爲其不當爲也刑
者天之所以齊乎民也淫刑爲天所譴則必不終
于位祥刑爲天所福則必克終于位使我在位一
日或不克終或克終皆在爾司刑之人爾能謹于

用刑庶可敬逆天命而使我克終所以奉我一人
也畏與威同畏謂刑罰之也休謂赦宥之也雖有
所刑罰苟不當則勿刑罰之雖有所赦宥苟不當
則勿赦宥之惟當敬謹于五刑使輕重寬嚴各得
其當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當寬而從輕柔克也
當嚴而從重剛克也寬嚴輕重適其平正直也天
有格命而克終于位一人有慶也惡無所容而善
有所恃兆民賴之也上下同享其安永永無窮矣
穆王惕然以己之克終不克終係于諸侯用刑之
當不當諸侯承王之命其可不謹于刑乎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邦言其國土言其境內之地祥吉善也刑者凶器
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輕重主之以不忍行
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爾諸侯欲安
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當
揆度非及乎人謂用刑之人及謂刑之所加猶罰
及爾身之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
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兩辭證也造至也具備俱完也師衆也獄辭不一

麗于刑者不過五故曰五辭辭證俱完則與衆有
司共聽其辭當麗何刑簡分別之也孚實信無疑
也辭既分辯而無疑則定其罪而正之于五刑五
辭所麗之刑分辯不明是謂不簡不簡則正之于
五罰五刑所宥之罰審責不合是謂不服不服則
正之于五過刑罰過皆曰正者謂斷以公定以理
各得其正也然古之所謂罰者以五流之法宥之
而已今五罰皆以金贖則與古不同矣周官所謂
過者桎梏而生諸家食役諸司空今五過輕于金
贖則與周官又或不同矣夫自刑輕之而爲罰自
罰輕之而爲過過則幾于免矣法固欲其輕也以

私而故縱之則非天討之公所以嚴責五過之疵
官挾勢也反報恩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請求
也爲是五者而徇私所犯非過而以爲過此故縱
之罪與犯人同所宜審克之審克謂審之而能得
其審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者雖不刑之而猶入于罰也
若五刑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入于罰矣五罰不
服正于五過者雖不罰之而猶治其過也若五罰
有疑則直赦之而不復治其過矣有疑而當赦者
所宜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罪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
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雖有衆人同聽惟當
更于其容貌有所考察周官所謂色聽是也衆皆
曰然而猶必察焉慎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而當
赦者也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于尋求或至誤

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
也刑施于人曰辟五辟之疑皆赦其罰謂或有不
赦而罰贖者也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倍謂倍百爲
二百鍰倍差謂倍二百爲四百而差之少進爲五
百鍰閱察也察數而得其實曰閱實五罰之金多
寡不同皆必閱實其罪果當其罰而後罰也屬類
也三千總計之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者刑罰同
屬互見之也周官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
今此雖增其舊然輕罪比舊爲多重罪比舊爲少
三千屬者法之正條若罪無正條則取上下條比
附其罪但比附之例有不可誤者有不可用者僭

差誤也謂當比此一例乃比彼一例所比不當則
與辭不相應是亂其辭也雖有比附之例其法不
可行者勿用之漢長安賈人坐與渾邪王市者五
百餘人當死汲黯曰愚民安知所市買長安中而
文吏以爲出財物如邊關乎若此之類是以不可
行者比附也法無正條尤當詳謹內致其察外比
以法所宜審克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

刑在上而情適輕則減一等而下服刑在下而情適重則加一等而上服用刑之權也諸罰亦然或減輕一等或加重一等輕之重之如衡之有權然此特隨一事而輕重耳亦有隨一世而輕重者若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之類是也刑罰之權或同或不同然有其倫敘則不可紊有其要歸則不可易惟齊非齊者權也有倫有要者經也罰贖聊以懲之雖非至死然殫其貲財人巳極于病矣輸財者猶憫之況刑加其身乎此穆王哀矜之甚也佞口才也獄者欲盡人之情

實以口辯折人使人無所措其辭易至誣枉良者慈祥豈弟之人治獄之法雖不可過亦不可不及無非在于得其中而已察獄辭之參差不齊有不從順者有從順者從謂得其情理也當以哀敬之心折獄哀謂矜憐其人敬謂謹重于己獄辭既定當得何罪則明白開讀律法之書與衆有司共相推度如卜筮之旅占咸欲庶幾乎中正其刑必如是其罰亦必如是所宜審克也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獄既成于下而無疑輸于上而無疑治獄有司于其刑達上之時必備載其情節有可輕可重者并載兩刑聽君國者之自裁不敢專決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卿大夫從諸侯而來朝故又呼其大官大姓而戒之穆王惟恐用刑之或誤故言之而多懼惟其敬于刑故欲有德者司刑今天相佑斯民有四方司政典獄之諸侯爲天牧民作天子之配而在下單辭無佐證者聽之尤難其明之所照當如清水之

照影表裏洞徹無毫髮之不見故曰明清于單辭民之所以治由典獄者之無偏私中聽聽之不偏也家者人之所私私家謂私之如家然府主案牘者辜功以入人之罪爲功也報如報虐以威之報庶衆言之也尤殃咎也不中聽獄者所見之偏爾私家于獄者必受貨賂也然獄之所以私亦有非以財貨爲貨者惟主吏欲以人之罪爲己之功則故以陷人治獄而私天必報之以庶尤今雖未報終久可畏者惟天罰也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爲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

忞爲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玆祥刑

嗣孫諸侯嗣世之子孫蓋諸侯或有世子代君來朝者自今以往將何所監視豈非德于民之中乎謂以德用刑于民而得其中也我之言如此汝尚明聽之哉屬猶附著也哲人明理審法其于用刑也雖兩造之辭紛紛無有窮盡皆使附著于五刑之極處極謂得其至當故刑咸適中而已亦有福慶也凡受王之良民而治之者不可虐之以不祥之刑當監視于此之祥刑祥刑者以德爲刑也

文侯之命

文侯晉君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史記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襃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東遷于洛平王賜文侯秬鬯弓矢命爲侯伯此其命書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尊之也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于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于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于文王定于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能于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之事皆率循從順以此貽後故文武而下諸君爲平王之祖者得以安于其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而自傷言已嗣位父死國敗爲天下之大罪戾夫犬戎之禍幽王實致之平王過則稱已故以天丕愆爲已所造也戎猶寇也純語辭俊大也王室中圮資用惠澤及于下民者殄絶詩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是也資澤殄則民心去故夷狄乘間侵寇我國家即我治事之臣無或有耆宿壽考之人尚在其所服之官既無可以付托而內顧已才則不能勝其任惟曰四方諸侯在祖行父行者其誰能憂恤朕躬乎又嘆而言諸侯若有功于我一人則我可以永安在位矣蓋悲無人如先正之能使先祖得以安于位者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乃汝也顯祖唐叔也乃辟平王自謂唐叔有功周室今汝有功于我是汝能光昭其祖也幽王失位諸侯莫有至者文侯始以身為天下倡取法文武之道以勤王室用以會合諸侯繼紹汝君使不絶其世追孝于前時文德之人謂使已不失天下以祀其先王也汝多所脩完捍衛我于艱難如汝之功我所嘉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彤赤盧黑也諸侯受賜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往者往歸晉國簡者簡閱其士恤者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蘇氏曰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室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臥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釋然遽以為足嗚呼此周之所以終于東乎

費誓

費地名後為季氏邑魯侯伯禽征徐戎之時誓師于費也案史記周本紀魯世家武王克殷封周公旦于曲阜曰魯公不就封留佐王王崩管叔及羣弟流言公相成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及公奉王命東伐淮夷徐戎亦反伯禽率師伐之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魯肹即費字傳寫不同爾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戒敕之使無諠譁欲其靜聽誓命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徂茲猶曰往者敹整治之也敿旋楯紛也紛如組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弔精至也備具也每弓百矢又有重弓以防損折鍛鍊礪磨也鋒刃刀劍之屬甲衛身冑衛首干楯以捍敵皆自衛者戰伐所用長兵則弓矢短兵則戈矛與凡可以擊刺之鋒刃皆攻人者先自衛之器後攻人之器言之序也魯侯謂往者至國之初已有淮夷徐戎並起叛亂其時已嘗俾汝脩戎備無敢有不精好者矣今往征徐戎且築壘壁有當敎戒之事如下文所云故又誓衆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今謂今出征之時也淫大舍放牿牢言放牧杜塞擭捕獸機檻斂塞穽穿地陷獸傷牿謂傷牿之牛馬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風牡牝相奔逸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逐追求也復還之也失者無得踰越壘伍而追求得者惟當歸還之則我當商度多寡以賞賚汝如或失者越伍追逐得者藏匿不還則皆有常刑也

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上文既言馬牛臣妾之去失者此又言不因去失而敢盜取他隊之馬牛臣妾者先戒之以無敢寇攘而或有踰垣墻而竊其馬牛誘其臣妾者當服寇攘之罪故亦有常刑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也糗糧食也不逮不及數也大刑死刑也淮夷徐戎並起今獨征徐戎蓋徐戎近魯先攻近者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墻端之木也旁曰榦墻兩邊障土者也上文峙糗糧不言魯人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當自費特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人也此下楨榦芻茭非遠國所能自費故責之魯人也無餘刑謂刑之至重其上更無餘特降死一等而已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芻茭所以供牛馬若不繼則牛馬飢疲故亦服死刑也魯侯作費誓之時蓋在周公作大誥之後其篇次文侯之命者以侯國之書附帝王之書故居周書之末

秦誓

秦穆公遣兵襲鄭而為晉所敗作誓以悔過此其辭也案春秋左氏傳僖公三十年九月晉秦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君秦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而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使孟明西乞白乙出師蹇叔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爾墓之

未拱矣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使遽告于鄭鄭視客舘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敵不可縱夏四月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晉文公夫人文嬴秦穆公女也請舍秦囚晉人歸三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作誓悔過蓋

在此時然文公二年春秦又伐晉戰彭衙三年夏秦又伐晉封殽尸既作秦誓之後荐興報復之師烏在其爲能悔過也但其行事雖不踐言而其立言則可垂訓故夫子取之聖人不以人廢言也如是邵子曰夫子定書終于秦誓知周之必爲秦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羣言之首猶曰第一等言語云爾即下文所引古人之言是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其盤樂無逸所謂盤于遊田孟子所謂般樂怠敖是也言人盡如此多荒於盤樂已責人之不善此其無難惟受人責已之不善能如水之流有順而無逆者是爲難也盤艱難三字協韻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思欲遷善改過惟恐弗及故憂日月之逝若弗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玆黃髮則罔所愆

惟如古先謀國之人則今未能即有其人使來就已忌諱辭如詩抑鬯弓忌惟今之謀人姑且將以爲可親而與之謀雖則曰如此然于今之謀人之中庶幾求問老成之人則無所過也此蓋悔其違蹇叔之諫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番番良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大也昧昧深潛之意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庶幾有其人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願有其人此二者人品易明前日之失今日復踐矣惟有捷給善巧諞言

之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俾君子變易其言辭我
大多有其人故昧昧深潛而思之惟恐一日不察
復爲所惑也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
子此蓋悔其用杞子之言也

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
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
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
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介猶个也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休休易直好善
之意容有受也技有才者彥聖有德者彥美士也
百五十二
聖通明也不啻謂心之所好甚于口之所言也子
孫黎民言子孫所有之黎民職主也冒忌也違背
也俾不達謂在下困窮不使之達也殆危也穆公
前既悔用人聽言之非矣故又及此言能容之人
進賢利國不能容之人妨賢病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結上文言國之危殆繫于所
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于所任一人之是

後學 成德 挍訂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二卷

（元）王充耘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讀書管見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王充耘撰。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稱充耘字與耕、而原序及梅鷟跋並稱耕野、疑虞稷誤也。吉水人。元統甲戌進士。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後棄官養母、著書授徒、因成是編。所說與蔡氏多異同。其中如謂堯典乃舜典之緣起、本爲一篇、故曰虞書。謂九族既睦、既當訓盡。謂象以典刑爲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謂同爲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爲異說者。至於洪範錯簡之說、伊訓改正不改月之辨、尚未能糾正。所附周不改月惟魯史改月一條、尤爲強辭。大醇小疵、別白觀之可也。又禹貢篇嶧陽孤桐一條、語不可解。梅鷟跋稱此書得之西皐王氏、寫者草草、其末尤甚。此條疑亦當時所訛脫。今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焉。

元王耕野先生著

讀書管見

通志堂藏板

讀書管見序

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詁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奥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覔辯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諸密微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又豈假明經捷徑視舊學如弁髦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於子長也先生易簀之際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録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孽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諸複壁中僅免於燬乃加補葺取別本訂其譌闕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其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眞者矣其首貢明科有以也及是余乞骸蒙恩至自南陽吉乃出其先人手澤示余且道逃亡之脫亂僅存其槩徼余言以傳信余既嘉光薦之能寶其從父遺書以遺其胄嗣又嘉吉之能通知父志以不墜先業王氏一經之傳所以演世科之澤者其在斯文乎其在斯文乎善繼善承余竊有望焉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上

堯典

堯典謂之虞書

傳云或以為孔子定堯典為虞書蓋非孔子不能定也何以明之堯典紀堯之事甚略其始皆作書備稱頌贊之辭中間不過分命羲和作曆一事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又皆為禪舜張本堯在位七十載其可紀者獨此事耳若舜則自側微登庸攝政即位涖政命官以至其死備載於篇以此見堯典不過舜典之起頭耳伏生以舜典合堯典此正古書本是一篇之證也如此則此為舜而作不為堯而作安得不謂之虞書乎傳者云因作於虞史而為虞書非的論也費誓秦誓豈作於周史乎舜典作於夏史何以不曰夏書乎

九族既睦

既字當訓作盡字如既月之既言無一人不親睦也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當作一句讀與敬授人時作對蓋日月星辰即所以為天其行度有遲速莫不出乎天然則候者當謹順之而已不可妄為穿鑿也

分命四仲

分命仲叔四節傳者謂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考八

之者非也上文曆象授時者總語以大綱此下方詳告以其故也賓日是曆象日星鳥是曆象星以殷仲春却是授人時餘三節放此然此四節是正四時乃作曆之常道別有活法存焉所謂活法者置閏是也故有閏方能定四時成歲不然則前所謂春者非春夏者非夏矣若謂曆既成而頒布則置閏豈當在頒曆之後乎

疇咨若時登庸

疇咨若時登庸與疇咨若予采作書者變文言之職任初無大小蓋堯之所訪欲得可禪代之人而用之故一咨而得丹朱再咨而得共工三問而得鯀皆不勝任至舜然後稱所舉焉故前三節皆爲禪舜張本職任那得有大小邪

堯禪舜

堯欲得可禪之人而放齊舉胤子朱蓋父有天下傳之子此親親之常道丹朱不稱然後驩兜舉共工而云方鳩僝功蓋以爲親者不足取則莫若視有功者與之尚功次於尚親故也共工以靜言庸違棄則因洪水而曰有能俾乂讓于四岳則否德蓋功不足取則尚能能不足取則尚德尚德以爲傳賢賢者有德故也然尚親尚功尚能皆不及舜惟尚德而後舜不得辭焉益舜雖側微而其聲實已孚於上下堯固已心敬之矣然草茅微賤無因而至前固雖加訪而衆論之所舉者皆通顯在位及其有揚側陋之命然後衆始舉之此見聖人作事周密授舜雖出乎己意而舉舜必待於衆言蓋舉天下授之匹夫非詢謀僉同未有不招禍亂者子之子噲是也

堯試舜

堯欲試舜獨不可使臣下妻之以女而妻以己二女何哉蓋道不出乎五倫其處父母兄弟則善矣未知其處妻妾何如也故復以此試之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况以匹夫而妻帝女又且二人焉此其難處有甚於頑父嚚母傲弟者於此而能使之和洽焉則推之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凡人處順境易處逆境難堯蓋思以逆境觀之也

舜典

舜典與堯典本合爲一篇篇首二十八字蓋後人僞增也故其文上下皆不相蒙

重華協于帝

重華協于帝一句是總言下文是申說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以八字贊舜之四德故云重華與欽明文思齊聖廣淵徽柔懿恭聰明齊聖之類皆以一字爲義者不同下文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此協于帝之實也蓋非謂其光華可合於堯言其德有契乎堯之心

不然何故命以職位也此是古文尚書手脚如所謂允德協于下亦然下文實之以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蓋子惠即所以爲允德民無不悅即所以爲協下也

愼徽五典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非是爲司徒蓋此兩句接連試以二女之文通上文父母兄弟妻妾而言舜能使瞽叟底豫象不格姦二女協和家道雍睦是舜能愼徽五典而五典克從者也蓋人道不出乎五常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矣納于百揆百揆非一官也即後面九官之事以其爲事不一故云百揆耳司徒固在其

中也堯以朝廷之事悉委諸舜是納于百揆也舜任賢使能而無事不理是百揆時敘也堯以統御諸侯責之舜舜委任四岳得其人是賓于四門而四門穆穆也蓋堯知有舜而已舜自擇岳牧九官與共事及其成功則固舜之功也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止舜讓于德弗嗣

詢事考言言可底績則堯初得舜亦必使敷奏以言然後歷試以功但其言不可考耳舜讓于德弗嗣傳引後說爲優若云讓于有德之人而弗嗣則不應即以受終繼其後

受終文祖齊七政止類上帝輯五瑞

舜以正月朔日受終即觀象祭告然後會諸侯先神後人其序自當如此然以事理推之新君攝位重事也四岳必先期徧告於諸侯諸侯必豫期會集於京師以受命於新主故云既月乃日覲岳牧頒瑞羣后蓋既近月終乃以一日受朝賀之禮即散遣諸侯至二月則東巡狩矣輯五瑞雖言於祭告之後蓋作文序事不得不爾然豈待此時而後發命徵召邪豫期召集一日受朝以後世大聚會朝賀推之可見豈有以一人之尊而逐日與諸侯相見以盡論察禮意則爲其上者不亦勞乎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此仍舊文爲是傳者欲移置肆覲東后之下恐未然蓋聖人巡守所至之處祀神祇朝諸侯考正朔同制度正禮樂使諸侯不得變易禮樂改制度耳故舜典所紀皆其大凡未暇及其細碎若東后執贄之物悉書於冊則當時柴望祭告籩豆鼎俎之類何不亦紀之乎

格于藝祖

文即藝藝即文故藝祖即文祖非二人也作書者變文言之耳

敷奏以言

奏言試功旌以車服此特總敘聖人統攝諸侯之道

非必並用於來朝之時也古者三載考績豈得言下即考其功且試以事功亦非考功之謂也

象以典刑

象非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蓋罪有小大故刑有輕重刑所以倣象其罪而加之耳

象以典刑一段是立格例流共工一段是斷例舜受終之後觀象以齊七政是整齊天時然告是交神明巡守是整齊人事封山濬川是理地道末後乃制刑用法而終焉見舜自得位之後天地神人之事一切經理皆過其規模廣大綜理周密真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詢于四岳

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即四岳職事蓋四岳統四方諸侯其來各以方至故當闢四門以接之敷奏以言聽之者四岳也明試以功察之者四岳也故當明四目達四聰不然則察於東而眛於西詳於南而略於北矣若以詢四岳非命四岳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人無乃欠一人乎

奮庸熙載使宅百揆

舜即帝位則天下事功何乃欲求宅百揆以熙帝之載蓋作書者紀其命官之辭於即位之後而其咨命實在登庸之時其時堯爲天子而舜執政故也且舜欲得人以宅百揆而衆推禹爲司空則司空以下百揆也不然則自后稷以下皆有所命之職業而百揆獨無職守何耶傳謂禹以司空兼百揆經無兼官明文其所命不過曰汝平水土其與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敷五教汝作士汝共工何以異哉蓋爲治莫先於平水土以定民居其次播百穀以足食敷五教以成性明五刑以察姦作什器以利用其餘功及於草木鳥獸使亦得以遂其性然後節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夔之樂而終之納言以杜讒說以相與保治功於無窮而已是此九官所職者不一所以名之爲百揆也豈於九官之外他有百揆者乎堯納舜於百揆而揆敘即此九官各稱其職之效也傳者以爲舜即位而命官故禹稷契皐陶之命有所不通則以禹爲司空兼百揆餘三人不咨而命者申命舊職其他咨於衆而後命者爲新命之官益烈山澤與禹治水同時故禹自言曁益奏庶鮮食今益作朕虞咨諸衆而後命豈亦申命舊職耶稷契皐陶既久在位而黎民之阻飢蠻夷之猾夏五品之不遜自若乃猶申命使仍其職果何取於此三人耶

垂讓殳斨伯與益讓朱虎熊羆其下皆云汝諧傳引

史記云朱虎熊羆爲益佐則前殳戕伯與亦當爲垂之佐意謂汝諧者使共此職非也禹讓稷契皋陶而用稷契皋陶伯夷讓夔龍而用夔龍故皆不言汝諧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未嘗用朱虎熊羆垂讓殳戕伯與而未嘗用殳戕伯與故各言汝諧言惟汝可以宜此職爾他人不能也迮言咨四岳證以堯典疇咨可見

典三禮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五禮以吉禮居先舜命伯夷典禮而止言三禮蓋舉其重者言之耳

典樂

詩言志至律和聲是語以作樂之曲折八音克諧至神人以和是期以樂和之效驗聲依永謂以輕重清濁分爲五聲而永言之歌方有所依據蓋以五聲足以括盡人聲之高下也

咨二十二人止分北三苗

欽哉惟時亮天工是語言之告戒考績黜陟是法制之維持庶績咸熙是陟明之效分北三苗是黜幽之效蓋二十二人皆有功可陟其不即工而可黜者僅三苗而已

舜陟方乃死

陟方乃死爲巡守而死之說爲是以後面周公欲成王以詰戎兵陟禹跡推之可見蓋欲成王整黜六師巡守方國則以陟方爲巡守何疑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

文命敷于四海一句是總贊大禹猶贊堯而曰放勳贊舜而曰重華協于帝祇承于帝曰所以起下文與上文不相屬若云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又能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則誤矣

嘉言罔攸伏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三句是已然之效詔于衆以下方是本文言之所以伏而不達者以一

多自是而不肯咨詢於人賢之所以有遺於野者以困窮而無勢援者不得進用萬邦之所以不能皆安者以鰥寡無告之失職耳有能稽于衆而又舍己從人則善言豈有隱而不聞者宜其無所伏也能不廢困窮則未至於困窮者可知矣宜賢才之無遺也能不虐無告則未至於無告者可知矣宜萬邦之咸寧也然而此豈易能哉非聖人不能及也故曰惟帝時克

儆戒無虞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一句是總言下面曰罔曰無曰勿皆是備言其戒懼之條目末後四夷來王一句

却是極言其效驗百志惟熙凡百所向必要光明俊偉愼勿卑闇汙濁亦條目中之一也蓋大者可以枚舉故一句說一事小者不可悉數則以無怠無荒總之怠以心言欲其無一念而不戒飭也荒以事言欲其無一事而不戒飭也

戒之用休

戒之用休是誘之以賞也董之用威是懼之以刑也勸之以九歌和之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久而不壞也

禹讓皐陶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舜讓天下於禹而禹獨讓之

皐陶而不及益稷契何也有虞之朝教養萬民而納之於善者禹之功糾之以刑而驅天下之人使爲善者皐陶之功禹則啓其爲善之途順而導之也皐陶則閉其爲惡之路逆而驅之也二者相須其功相埒故禹自以己之功德不及皐陶而欲舉天下讓之皐陶焉其實皐陶之功安能勝禹使禹功未敘刑將安施若益稷契則皆佐禹以成功蓋同功一體之人也己爲首既自以爲無功矣若推其佐則己又安得以無功而辭

舜禪禹

堯欲得可禪代者衆因各以所知爲薦或欲尚親則舉胥子或欲尚功則舉共工或欲尚能則舉鯀至尚賢而後舉舜舜讓禹則不待人言而言惟汝賢則尚賢無賢於禹者矣不矜而人莫與爭能不伐而人莫與爭功則尚功尚能又無有過禹者矣故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蓋因人事以知之也

精一執中

惟精惟一兩惟字乃其用功之方精與一蓋其效驗猶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其工夫全在思惟上明與聰非用功之謂也至於允執則猶中庸固執然確然執之而不搖奪正其用功所在若謂信能執其中則是稱美之辭而非戒勉之意堯告舜以允執厥中豈亦

是稱美其信能執中也邪況下文所謂勿聽勿庸曰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可願無非教其用力持守而所謂中者豈眞有高遠難行之事非聖人不可企及邪今恒言俗語於事當其可者則謂之中其不可者則謂之不中雖愚夫愚婦皆能言之又何有傳授心法之秘

枚卜功臣

禹欲枚卜功臣而從其吉帝則以爲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今人謀既順則鬼謀無不合矣故曰鬼神其依其者必之於將然之辭也所謂卜不習吉者言繼使卜之亦必汝吉無第二人再吉者蓋以此杜其枚卜

之言耳而非謂已嘗卜吉也若已嘗卜禹安得又有
枚卜之說乎

禹征苗

三旬苗民逆命言兵力服人之難也七旬苗格言德化感人之速也夫以兵力服人宜如摧枯拉朽然朝至而夕服矣而遷延一月更一晦朔天道既一小變而猶未服何其服人之難以德化人宜若挑撼汗漫而不可以歲月計功也然僅七旬而有苗來格蓋不逾時而屈伏焉何其服人之易也

禹之征苗雖曰奉辭伐罪既數苗之非則必矜已之是猶未免有自滿之意此苗所以不服也故益勸之

使還兵而增修德教庶幾不戰而屈人所謂謙可受益也禹從其言而班師舜感其言而大敷文德但知舞干羽于兩階而不復謀動干戈於遠國置有苗於度外而彼自來格焉於此見德如帝舜而猶未嘗有自足之心而恃威武以屈人誠不若德化感人之易也若曰舜之德不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其來也適當其時則益之言為空言而聖人以德服人之實全索然矣況上言舞干羽而下言七旬來格安見有苗之來適當奏舞之時耶

堯舜禹禪授

堯授舜舜授禹皆使之真即帝位而自已退閒猶後世以天下授之子而已稱太上皇耳而說者謂堯舜仍為天子國有大事猶稟命焉蓋執孟子答咸丘蒙之說以為據耳今以書考之乃殊不然舜既受終祖廟祭告神祇又朝會諸侯巡守方岳是已正名為天下君矣而堯仍為天子於上世豈有二天子耶使舜仍北面於堯而就臣位則不知祭告神祇當以何者為稱呼而朝覲諸侯之際將南面以君禮見耶抑猶與諸侯比肩而北面也耶

禹謨古文之辨

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疑蓋禹與皐陶舜三人答辭自具見於皐陶謨益稷篇中如予思日孜孜帝

慎乃在位此即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大禹謨一篇且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皐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敘其間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為謨舜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為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苗為攝位後事謂其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朝廷之事而親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誕敷文德必勵精為治克已布政使所為有加於前方可名曰誕敷恐非老年之所能果能

之則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傳會之書其
征苗之事亦不可信

傳授心法之辨

堯命舜允執其中其說見於論語今推其意若曰咨
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言已之禪位出於天非有
所私於汝也允執其中猶言汝好爲之凡不中之事
慎不可爲也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言若所爲不中而
致百姓困窮則汝亦休矣蓋古人授人以職位必有
警飭之辭如舜命九官皆勉以欽哉之類欲其知所
戒懼而不敢縱恣云耳大舜聖人也豈有蹈不中以
干天下然古人兢業自持日慎一日訓飭之語觀禹

戒舜以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則堯之戒舜豈其
過哉

中土呼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不中
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與不中目之孟子
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指人之賢不肖
言之也其所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與不可好與
不好耳蓋其常言俗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
所謂深玄高妙也傳者不察其中爲一方言遂以爲
此聖賢傳授心法也矣夫所謂心法者蓋言治心之
法耳其意以爲人能操存制伏此心使之無過不及
然後能治天下故聖賢以此相授受其說固若有理

且足以醒人耳目然初學之士於道未知向方必有
先知先覺之士爲之開示蘊奧則可舜自側微以至
徵庸觀其居家則能化頑嚚傲很者使不爲奸命以
職位則能使百揆時敘而四門穆穆過者化存者神
治天下如運諸掌斯時蓋未聞執中之言也而所爲
已如此豈其冥行罔覺耶抑天質粹美而暗合道妙
耶迨即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六十矣然
自授受之後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
所傳不足爲舜損益也舜生三十徵庸即命禹治水
則禹生後舜不過十餘年耳舜耄期而後授禹則且
八九十矣使禹果可聞道及此而後語之不亦晚乎

且舜之稱禹以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而禹所陳克艱
之謨所論養民之政皆判然於理欲之間而其言無
纖豪過差者此豈猶昧於人心道心而行事不免有
過不及之失者必待帝舜告語而後悟耶方其未聞
也其心不見有所損及其既聞也其心不見有所益
則謂此爲傳授心法者吾未敢以爲然也仲虺告湯
以建中于民成王告蔡仲以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
章成湯聖王蔡仲賢臣猶或可以與此盤庚告羣臣
以各設中于乃心盤庚之臣皆傲上從康總于貨寶
者亦得與聞心法之訓何耶蓋嘗論之堯之告舜僅
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無所

增損也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為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偽而以為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為禹之賢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喻幾於可笑蓋皆為古文所誤耳固無足怪也不特此也孔子告顏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教學者不得不爾而亦以為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顏子之明健不得聞不知今之教者於初學之士動作不循禮度者將禁制之使不為乎抑姑聽之待其至顏子地位而後約之以禮也是其為說固有所不通耳孟子敘堯舜至於孔子以為見而知之韓昌黎謂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皆言其聖聖相承其行事出於一律若其轉相付授然耳豈真有所謂口傳面命邪道者衆人公共之物雖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謂聖人私以相授者妄也湯文孔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邪若謂其可傳則與釋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道者不如是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之語言而今人亦推崇以為其師弟子密相授受而以為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與貫字相為對待而訓釋之如此為一如此為貫皆不成文理何以知之以曾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知之也蓋夫子恐曾子以為己之道施於己是一般施之人又是一般不知聖人之道退則修己出則治人成己為忠成物為恕人己雖有不同而道則安有二致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喻其意而曾子曉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即其實以曉之知忠恕出於一致則知夫子之道果是一以貫之矣此與子貢論多學而識而告以予一以貫之者語意不同此則言我之道是人己一貫彼則言余之於學非多學而識乃一以貫之猶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云爾

皐陶謨

無教逸欲有邦 止 敬哉有土

無教逸欲而兢業萬幾言當勵精圖治無曠庶官言當任賢使能惇典庸禮是先之以教化命德討罪是輔之以賞罰以民之視聽好惡為天之聰明明威是存心敬畏如此安民而民不得其所者未之有也揚氏謂天叙有典而下為安民之事者非

思曰贊贊襄哉

傳者謂思曰之曰當作日以益稷為有思日孜孜之語故也然作曰者是而作日者非蓋皐陶純乎臣道故言自云有功則吾豈敢吾所思者亦曰助君以成功耳若云思日孜孜則不成文理且無意義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皐陶陳謨已竟帝呼禹使言禹謂予何所言所思者曰孜孜而已猶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皐陶有如何之問而禹遂有治水之陳其意以為當洪水橫流之時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是故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播艱食奏鮮食懋遷化居然後烝民得以粒食萬邦遂乂作又此豈空言所能拯邪要非孜孜不可此予之所以欲無言也皐陶自以其所見之不逮故云師汝昌言俾者謂禹述其治水本末而警戒之意實存其間蓋欲君臣勉力以保治功恐經文原無此意艱食者用人力播種而後

得之其得之也難非如鳥獸蟲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為鮮食此為艱食

安汝止

人主之患在於輕舉妄動故當安汝止以惟幾惟康蓋乎其心以慮其事之始終庶幾其無失也然猶恐有遺慮其輔弼之臣又直道以匡正之既內謀諸心又外謀諸卿士宜無過舉矣然猶未也又思動而有為要足以大應天下徯望之志而後可蓋上兩句是慮善以動下一句是動惟厥時事雖善而動不適時猶無益也人君舉動如此可謂慎之至矣以此昭受上帝天寧不申命用休乎其應固可必矣所謂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者此之謂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止帝曰吁臣哉鄰哉

禹陳謨則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陳謨則曰臣哉鄰哉以倚重其臣意各有所主也

臣作朕股肱耳目

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教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制禮審音出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為治之大要也帝欲觀古人象日月星辰之類以制衣象宗彝之類以作服是象乃做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蓋象字不可為句斷若云物象則何得云古人之象

六律五聲八音皆作樂之具不可便以為樂律有長短聲有清濁音有哀樂作樂者必先審較乎此以觀其果治世之音歟抑亂世之音歟然後以之出納五言則奏曲譜而成樂矣猶今人彈琴瑟者必先調弦故其所謂在治忽者乃審音之治忽而非審政之治忽也若云察政治之得失如何把去出納五言

庶頑讒說

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小人與君子雜處其頑讒之態度不彰則其心不知愧恥故以射侯明之射而不中則德不若人為可恥矣明之以射侯而猶不知愧則從而撻之撻之辱甚於射也撻之而不悛則識其過

惡於簡冊蓋撻之辱僅見於一時而簡書之紀載將遺臭於無已其辱又甚矣若此者豈憎惡其人哉蓋盛世皆為善之人而為惡者無以自容非誅殺則流竄能全其生者寡矣故聖人用此以激勵而教之使知遷善庶幾得以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然恐不得保其首領矣

工以納言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古者以樂教養人故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而周禮亦使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教之而改則薦用之不改則刑之而非謂使樂工颺頑讒之言以觀其改過與否矣

光天之下

上文帝患庶頑讒說故此云誰敢不讓與讒說相應敢不敬應與頑字相應蓋化天下莫如舉賢而致賢又莫如修德己德既盛則賢者自來用賢人則衆人自勸到此時人無不濟濟相讓矣豈復有讒說哉人皆爭自濯磨以應上之所求矣豈復有頑不即工也哉

州十有二師

州十二師即所謂十二牧也以其養民則謂之牧以其為民師則謂之師非十二牧之外又每州立十一諸侯以為之師也

簫韶九成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雖曰尊異靈瑞故別言之然其言亦自有意蓋謂祖考子孫同一氣人又有血氣心知尋常鳥獸皆目前所有一聞樂聲之和為之感動固其宜也若鳳凰則翔於千仞覽德輝而後下世所不常有也豈容易感之使來哉故必九成而後至也蓋陽數之極於九而樂陽聲也作樂而至於九成則樂之和至此極矣感物而致鳳凰則感通亦至此極矣

帝庸作歌

帝作歌則先股肱欲倚重於其臣皋陶賡歌則先元首以責難於其君所謂颺言者乃歌之漸非大言而疾也與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同蓋有韻則為歌無韻則為言而兩語皆以欽哉係其後有咏歎歌颺之意亦歌之類也皋陶以為人君不必下侵臣職以求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耳率作興事者分職授任如咨命二十二人是也屢省乃成則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是也能如是則可謂之明君君明則臣不敢欺而思盡其職庶事自各就緒矣苟為不然而欲下侵衆職則元首叢脞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辦故萬事之墮因其宜矣

禹貢

篇首敷土奠高山大川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土者蓋鯀以土湮水禹遂敷分而疏導之然後隨山刊木以治水之發源既乃定高山大川以分別州域若云敷土而分別九州則當以奠高山大川居隨山刊木之上今次序不然故知舊說未當

九州貢賦

九州田賦止是米穀非必兵車甸服百里賦納總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可見蓋貢者土之所宜賦者田之所出九州之賦必皆歲輸京師然後可比較其多寡若諸侯各私所有則朝廷安得而知其總入之數耶文王爲方伯而庶邦惟正之供則所謂萬民惟正之供者必非止於畿内也

南北方言

南方流水通呼爲江北方流水通呼爲河南方止水深闊通謂之湖北方止水深闊通謂之海子

碣石河道

傳據程氏以爲碣石已淪入海九河亦爲海水所漸而謂平州正南石山尚在此即碣石或者以爲今谷口御河入海處北岸有石山聳立狀如小孤山北人呼爲碣石古人嘗鑱銘其上揭先生亦嘗刻詩石間

御河水自衛輝彰德而來過臨清東光滄州長蘆至赤谷下海湍流黃濁與黃河相類或云此正古黃河道謂之逆河蓋以海水逆潮而得名其上合流如滹沱易水之類通有九水又與九河相應而自海道入河者碣石亦正在右轉屈之間其與夾右碣石入河皆相脗合至於平州正南別無石山在海中者不知昔人何據而說此豈亦未嘗見而云爾耶又爲朝宗所說案此說有理但於播爲九河一句說播字未通尚欠考訂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州田賦作十有三載乃同者蓋當河下流又有九黃河衝冒受患最深其用功最先而成功獨後水平之後田地既可耕作矣又必優之十二年待其一紀之後歲星一周天道變於上地力復於下然後使之供輸於公上比同他州蓋因其受患之深所以優恤之至

嶧陽孤桐

梧桐非可以作琴瑟嶧陽之桐乃梧桐樹耳

錫貢

厥包橘柚錫貢與錫貢磬錯以爲非常貢待錫命而後貢恐尚未然錫者上與下之辭而納錫大龜禹錫玄圭師錫帝曰皆以錫書蓋大龜爲國之守器禹告

成功是為舜成百世之功衆舉舜是為天下得人皆非常之事故變之而亦不以常辭書獨橘柚磬錯謂之錫貢有不可曉若謂口腹之欲待錫命然後貢則淮夷貢魚豈非以充口腹者邪謂磬錯非常貢則泗濱貢浮磬青州貢海物惟錯何不待錫命邪

錯賦

錯出之賦止於揚荆豫梁豈惟兗南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東西北三方田皆可歲耕者也是亦有不可曉者

三苗

舜竄三苗說者謂驅逐禁錮其君長然共工驩兜鯀

皆言其名獨苗之君長不名而謂為三苗是固可疑舜典又謂之分北三苗禹貢又云丕敘皋陶謨又云何遷乎有苗呂刑又云遏絕苗民夫謂之分北則必非止於一人謂其丕敘則必非止於一君又謂之遷有苗謂之遏絕苗民則亦不特遷徙其君長而已此必并其國人俱徙之也左氏記四凶而指為一人固已訛矣流放竄殛變文耳其實皆遷徙也猶之命官一也而曰詢曰咨祭祀一也而曰類曰禋曰望曰徧皆作書者錯綜用字謂其罪有小大而刑有輕重者非也帝舜平生加刑於人此四事為大故作書者取而類記之而非謂其一朝罪四凶也後世不察遂以為舜誅四凶皆攝位時事故於禹征有苗處說不通遂以為三苗乍臣乍叛寧有此事邪夫三苗既匪在朝之臣舜得不動干戈執其君而竄之舜執其君而無所難禹征以六師而反不服何邪蓋苗頑不即工故征之來格而後分北竄徙之所謂皋陶施象刑則加以流竄者是也豈施以刑不服而後征之邪然既懷之以文德而來格苗則已革心向化矣又從而追咎其既往而分北之豈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之謂乎聖人必不爾也蓋征苗而苗格此出安國古文與舜典益稷皋陶謨相抵捂此必漢儒傳會之辭不可盡信

導山

禹貢有導山導水水非疏鑿不可山豈待疏鑿而使入海邪而導岍岐則終以入海何也舊說以為山逾於河者固非是今傳者以為禹逾於河似矣而下文至于碣石入于海豈亦禹入海邪蓋當洪水懷襄平地無非是水不復知有河道故禹先隨山刊木以決導之待其水落土出然後河道可見於是從而決九川故導山即所以導水其言入海固宜但其所導之山皆是衆水發源與水道有相干涉者非泛然視其廣博高大者而導之也如岍岐是黃河所經大岳是汾水所出王屋是濟水所出鳥鼠以導渭熊耳以導

伊洛㶁柏以導淮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可以見漢水之源流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可以見江水之脉絡但其所謂逾于河所謂至于某者又若不專指水言者尚欠考訂

敷淺原

敷淺原恐非廬山高平曰原而又名敷淺則必平曠之地不爲高山可知禹貢導山即所以導水不个山之高大但於水有干涉曾用工者則錄之若謂其所表見諸山必其高大可以辯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則五岳中之嵩山揚州則若舒州之潛山江東之茅山九華山之類其綿亘皆數百里何故略不載紀邪

導水次序

禹貢導山水皆自北而南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者也故導水先言河次漢次江濟與淮雖能入海而其源短故居其次渭水洛水皆不能入海者也故居其末

漢江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於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首尾紀其合流故於漢水言南入于江江漢朝宗于海各見其首尾故於漢水言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於江水則言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然於漢水言南入江則江水北入漢可以互見矣於江水不言會于漢而曰會于匯則漢水匯爲彭蠡亦可以互見矣此古人敘述之精雖不費辭而一分一合脉絡昭然自見今讀者不細考而妄疑古人疎略誤矣

九江彭蠡

先儒有九江彭蠡辯其辯九江則是而辯彭蠡則非彭蠡乃今之鄱陽湖其源固有豫章諸江而其爲澤則固江漢之所匯者也今春月江水暴漲則匯而入湖蓋江流浩渺而其下東以小孤山水道狹甚其勢不得不逆流而入此澤故有發舟湖口無風而一夕達鄱陽之安仁者問其故乃舟乘逆流行甚迅速猶隨湖而上者也故江水之匯衆所共知今乃疑之顧

弗深考耳且謂漢自大別入江合流已七百餘里安能復識其匯澤者爲漢水邪亦可謂膠固之甚者矣夫單敘漢水源流則其勢不得不以漢水爲主但既云南入江則東匯澤爲彭蠡即江漢共匯可知矣不成曰南入于江東與江共匯澤爲彭蠡然後爲明白邪又謂彭蠡在大江之南當曰南匯不當曰東匯匯既在南則當曰北爲北江不當曰東爲北江其論南北反戾幾爲可笑蓋江漢兩水皆發源西蜀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轉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以入海其東西

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今若欲改云南匯彭蠡則是南流入江之後又南匯彭蠡則漢水當逆流向洞庭矣匯澤之後不云東為北江而云北為北江則漢水又當決破安慶橫入淮河矣

三江

三江既入疑當從蘇氏之說以漢為北江岷水為中江豫章水為南江蓋揚州之水莫大於此經隔于餘里以入海安得舍此不錄而錄震澤下之三江也邪傳者疑三水既已合流為一不得復分為三江不知大小相埒各能達海故雖見其合而仍以三江書以伊洛瀍澗入于河江漢朝宗于海推之可見不然何故於大別明紀漢水入江矣於匯為彭蠡之下復分漢為北江岷為中江乎且不以岷水為南江而云中江則隱然見別有南江章水是也古人紀載詳密而不貴辭類如此非後人所及也

禹貢體製

洪範禹貢其文相類洪範則先撮總而後開列九疇禹貢則先條列九州而後撮總導山所以總九州之山導水所以總九州之水內之為九州外之為四隩高之為九山下之為九川小之為九澤大之為四海此總言水土無不平治也六府孔修所以見九州物產之充足正庶土以厎慎財賦所以總九州之土貢則三壤以成賦中邦所以總九州之田賦種藝之利不通於夷裔此田賦所以止於中國也水土既平然後財用充足財用足而後可取於民故較土田以定貢賦貢賦定而地之廣狹可見故可以錫土姓而建侯國夫如是則所以經營天下者已備可以無為而治矣故祗台德先而莫有距違者焉所謂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者此也

五服

五服五千但大約立法如此耳非四面截然正方真如棋局也堯都冀州冀之北境邪得二千五百里邪古今天下止有許闊其土地所產大略相同如舜封象於有庳羲仲測日於嵎夷禹南巡於會稽導弱水至于流沙四裔之地皆古人足跡所及者謂周人九服增地一倍者妄說也荊揚土貢多於餘州今亦未見有加於古貢象齒則地盡南海可知冀北土貢止皮服古亦未見有勝於今謂古今土地有盛衰不同者臆說也譬之夏后授田五十畝至周人增為百畝夷畎澮溝洫破涂路遂徑不大煩擾邪其所井之田安得皆平原廣野高下如一邪要亦因其可井而井之其不可為井者則亦品搭多寡以授之使如井田之數耳五服之制亦由是也

東漸西被

聲教至於海濱則止矣何以又云漸于海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狄咸賓貢於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教東不止於海且漸入於海中西不止於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

禹錫玄圭

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玄圭何也蓋為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衆人舉舜而云師錫帝曰蓋為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

禹貢之作

禹貢非作於禹治水成功之時必後來追紀之書其間如云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如東漸西被之語皆後而追述之辭豈禹八年而水土平民方脫於昬墊教化遽能大洽固無是理也且其間如兖州田賦作十有三載乃同夫水平之餘又使耕治十三年方取其賦豈逆計其年歲而優之邪此必取賦後紀錄無疑也且舜竄三苗曾幾何時而於雍州已言三苗丕敘此豈水土初平紀錄之語邪

甘誓

乃召六卿

六卿安知非王朝六卿諸侯大國三卿武王伐紂故諸侯則司徒司馬司空佐行天子出征則六卿隨往亦常理耳

三正

怠棄三正傳以為子丑寅之正不知王朝頒朔三正並頒於諸侯邪抑止頒寅正也而奈何責有扈以怠棄三正且不奉正朔是欲擅變禮樂改易制度何得云怠棄或者以為禹論養民莫重於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正是不務三事為諸侯而不知養民此天所以絕之也其說為優

胤征

聖有謨訓

聖有謨訓至邦有常刑是先引格例其或不恭謂各敬其職非指為恭君也若專以諫君為恭則義和非以不恭君而受伐

先時後時

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此特為曆官誤筭天象不可準信重其法耳而非謂凡百官作事違限者皆殺也

其爾衆士懋戒哉

懋是勉其所當勉如威克愛之類戒是戒其所當戒如愛克威之類

仲虺之誥

民墜塗炭

民墜塗炭只是陷民於水火耳塗非真指泥也泥何能為民害惟水能殺人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此二句當從眞氏之說蓋茲者此也指伐桀之事而言之也湯以爲不幸處君臣之變而伸㓕以此乃率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治則戴之以爲君者常道也亂則誅之以救民者亦常道也變而不失其正即所以爲常也故湯則駭之以爲變而伸㓕則視之以爲常

惟王不邇聲色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懋官懋賞用人改過克寬克仁是歷數湯之善行彰信兆民是總言其善行之足以取信於天下非特指寬仁一事而已傳者失之

初征自葛

湯征自葛民徯其來蓋苦桀之虐而欲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耳傳引呂氏之言謂其征伐之際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無乃大巧而不切於事實耶

推亡固存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言夏有亂亡之形不可不滅是乃理勢當然非湯欲圖其天下也此猶是釋湯伐夏之漸非勸勉之也當以林氏之說爲正

懋德建中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此是儱侗大綱言之言當明教化以立个準則於天下如親親使人各親其親長長使人各長其長如此而已至於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說得嚴密正是垂法後嗣不可有豪髮過差蓋湯爲創業之主非特天下之所取正亦後嗣之所取法者也苟有一豪不中禮度則後必有甚焉者矣傳者以後二句屬上文非是

愼終惟始

愼厥終當思其始而謹始之道無他惟殖有禮覆昬暴賞善而伐惡是是而非非如是欽崇天道則自然可以永保天命而有終矣不然則今日固代夏而王矣少不加謹安保後日不爲人所滅乎

湯誥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此二句當作一連說夫害民者去而憔悴之民皆有生意賁然如草木之榮茂而可觀矣若說天如草木不成義理

凡我造邦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四句正是誕告萬方之要語前二句是禁止之後二句是開導之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蓋使天下皆化於善而不陷罪惡方是人君能克綏厥猷也林氏之說爲長

伊訓

元祀十有二月

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見於詩書周禮詩有七月流火與四月維夏可見其云一之日二之日者變文耳非指此爲一月二月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若以子月爲正月則仲冬嚴冱安得始和二月掌判會萬民使合昏此必今之二月未必臘月也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四時皆未嘗改獨有所謂正歲者則正是以十一月爲歲首故喚作正歲如月令是秦書則以季秋之月朔須來歲朔於諸侯是秦分明以十月爲歲首而考當以爲春正月也商書元祀十二月皆是以首月行大事何嘗改月數乎惟春秋改之不知是魯史改之乎抑朝廷改之乎論語莫春浴沂雖不見是何月然所謂莫春必今三月若以子月爲春則莫春乃正月北方正月氷猶未盡泮安可浴乎先儒疑之故以爲上巳祓除又云地志以爲有溫泉皆意其爲天寒而未可浴也然既已服春服又乘風舞雩壇豈可謂寒邪其爲今之三月無可疑者是孔子之時猶未改也獨孟子七八月之間旱與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則已改之但孟子又出春秋之後其改也宜矣竊意周初未改及春秋然後改今亦未見改自何時但於春秋可見其改耳然若非春秋改則

周用子正於他書皆無可證驗先儒有謂武王以十三年滅紂就改十一月又就改爲春則無緣後面周公作詩作周禮皆不遵用新正朔而止從其舊此爲可疑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則恐商周四時與夏實不同故夫子欲改而從夏不但更其歲首之月耳一說正魯史改之蓋武王定天下改用子正不過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月數實未嘗改故正以詩書所引皆坦然無可疑者至魯史則以周公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於周室爲懿親於姬姓之國爲最長而天下諸侯於是乎觀禮者固當遵用周之正朔以率先天下其改之宜也夫子修春秋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亦因魯史之舊文載當時之事耳

布昭聖武

湯布昭聖武猶云懋昭大德蓋湯欲誅暴救民不得不用武耳武曰聖武猶德曰懿德而布昭則是湯稱擧而發揚之而謂湯之德威敷著於天下非是

今王嗣厥德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蓋言前王以武功取天下後王當用文德以致太平所謂德者不過愛敬二端而已蓋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愛親是仁敬長是義二者出於人性之自然一陰一陽相爲對待猶春生

秋殺然蓋一於愛則流一於敬則離二者不可偏廢也人惟愛也故惻然而有所不忍惟敬也故肅然而有所不敢不忍不敢而後君臣父子長幼貴賤得有所繫屬而不離相安而不亂故治天下之道莫切於此彼百姓之不親是不知愛五品之不遜是不知敬不愛不敬而後大亂生焉故親親而人各親其親則一家興仁而一國興仁矣長長而人各長其長則一家興讓而一國興讓矣大學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皆此道也

先王肇修人紀

先王肇修人紀以下是歷數湯之行事以見其積累之勤苦蓋肇字與以至字相為首尾言由其始於如此其所積累不亦難乎先儒誤以肇字專屬之修人紀遂以為湯始修復人紀非也

嗣王祇厥身

嗣王祇厥身與後面祇爾厥辟相似古當愛敬其身不可以縱欲敗禮度是輕其不貲之身也

太甲

領諟天之明命

天之明命只是天之眷命猶云畏天之威相似大學引此以釋明德是斷章取義如緝熙敬止之類今釋書者豈得反據大學而指為我之明德乎若以為即明德則於後面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將何以釋之乎謂之明命猶云元命大命皆雅其稱謂耳

慎乃儉德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總言以戒其縱侈之病下面若虞機張省括則釋是申之以譬喻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是正言以盡其意蓋射者猶不肯妄發人君安可輕動而不思為長久之計乎凡事皆有當然之則一定而不可移者所謂止者此也人君要道敬守此理不敢踰越但有所為一循祖宗成憲則便是能慎德而可以久長之道也大臣安得不歎喜而後世安

得不仰其今名天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為臣之道惟知媚于天子而已今伊尹有以懌之言又有承王之休亡斁之語使太甲而縱欲則伊尹遂可厭之乎是不然媚于天子此人臣事君之常道而伊尹則自任以天下之重其所為安可以常理拘也觀其自謂予弗狎于弗順而放太甲于桐則可見矣然而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不可以為常法也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傳云思明則所視者遠思聰則所聽者德非也人情事生則孝事死則忘矣接上則

敬接下則慢矣相近則明視遠則昏聽佞則聰聽德則戎猶魍文佞所謂聽古樂則卧聽鄭衛則喜不知倦人情大抵如此故當有以矯之子張問明夫子告以不受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者可以謂之明又可謂之遠是以遠與明對言遠亦明之類也與此視遠惟明不同其註引之誤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辯言亂政吳氏謂太甲所失者此非也大甲居桐三年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政事皆出伊尹今而後復政厥辟伊尹將欲歸休伊尹深慮已既退休則必有讒人交搆長短以求媚其上使太甲爽反其所為者大甲若誤信之則國之禍必自此起此君之所當戒者若人臣則功成身退以謙遜自處庶幾可以保全功業不然則患失患得之心生而禍亦由此起矣此臣之所當戒者如周公復政成王有明農之志亦不能無此慮故一則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一則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皆惟恐已退而君有變更於其間也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

德是總言師則指其人善則指其行事人君居天下之上其德必首出衆人而事事盡善乃可然豈必生

成哉亦取諸人以為善而已故德不可執一人以為師但是善者皆可以為師善不可執一善以為主惟協合於一而已蓋欲其悉有衆人之萬善以成自己之一德耳苟匹夫匹婦不獲自盡則民主無與成厥功安可自廣而狹人哉其與孔子所謂一貫者不相類與精一執中之言亦不同彼是言作事要常適其中此則欲取諸人以為善耳

盤庚

予若觀火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傳謂我視汝情明若觀火非也夫火雖不可嚮邇猶可撲滅故火蔓延則當撲之今乃坐觀其延爇是拙謀矣人臣不從上令則當刑以驅之今乃聽其所為成就其過惡是與觀火者何異惡得不謂之拙謀

說命

若金用汝作礪

金而無礪一器之不適用耳其利害所係者小巨川則曰涉者衆若無舟楫則所係者大矣然但涉者病之其不涉者固未害也若歲大旱則舉天下民物之命皆懸於一雨其不可無也必矣故曰三語雖若一意而實一節深一節者此之謂也

若跣弗視地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與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之語不倫意亦不相對值竊意前二句是古書後二句是傅會

后從諫則聖

聖者通明之謂作事無纖豪過差以其能從諫故也至於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二句說不通后以從諫而後聖是聖由諫而後得也如何聖而後臣方諫之

惟天聰明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是承上文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而言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是因承以大夫師長惟以亂民而發天則聰明聖則立法臣則順君民則從治各有體式其理勢自當如此下二句不是憲天之效憲非效天乃是立法

惟口起羞

言語是宣文教甲胄是供武備衣裳是命有德干戈以討有罪人君為治惟此四者能審所當用而不失則言不至於起羞甲胄不至於起戎以賞則勸以討則懲無所往而不善矣故曰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厥攸居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兩惟字皆訓作思一句是一義以下句為上句之效者非也

爾惟訓于朕志

爾惟訓于朕志是欲其格心非徒然輔德也蓋志者心之所之欲有所向而未見諸行事者也人臣匡君於此正之則易待其見諸行事而正救之則難蓋人君之志慮不可少有所偏當適其中而後可故辟之作酒醴爾必思麴與糵辟之作和羹爾必思鹽與梅夫偏於麴則苦偏於糵則甘有鹽無梅則鹹而不可食有梅無鹽則酸而不可食故曰爾交修予言當兼致其力而不可使有所偏也此志既正則作於其事發於其政安有不善者哉

惟斅學半

傳謂教人所得居自學之半蓋教學相長此理固有之但傳說此言為高宗而發不知高宗學成之後使之轉教何人方可以足成那一半若不教人則高宗所學終是不全矣以此觀之則教者止說得一半學者當自用功如舉一隅能以三隅反之類未見其為儉巧也

四海咸仰朕德

四海仰德時乃風風非教也蓋說之出也異乎尋常命相故天下皆翹首企足而望之曰後有下令而異於前者必新相格君之功也是其風聲足以聳動四海耳非教也

對揚休命

對揚休命對者酧荅其所言揚則稱舉之所謂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是也非所謂對以已而揚於衆周書用荅揚文武之光訓亦此意蓋古文書出於一手故其言每每相重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上

後學 成德 挍訂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下

泰誓

亶聰明作元后

聰明作元后蓋合萬國而聽於一人其舉直而錯枉是是而非非必無纖豪過差而後足以服天下非極聰明者不能故商書亦言惟天生聰明時乂又言實作則

于湯有光

于湯有光當從孟子集註傳謂于湯之心為益明白大過

武成

列爵惟五

列爵分土是定制度法既定須人以守之故任賢使

能得其人使之如何為政曰重教化使民知禮義重食喪祭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惇信明義是以身率之于其先崇德報功是以勸賞激勵之于其後如此而天下可不勞而治矣其言不一而其間自有次序

洪範

惟天陰騭下民

天陰騭下民是無形聲可驗故武王不知彝倫之所敘者何由蓋治天下不過欲敘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治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天下亂彝倫果何由而得其敘哉有九疇以維持之則彝倫敘無九疇以維持之則彝倫斁矣是九疇

自九疇彜倫自彜倫彜倫是人之五常九疇是治天下之大法而傳以彜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非也夫治天下莫急于五行所以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缺一不可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九疇以五行爲先人有所養而後可以修己故次之以五事己旣修而後可以治人故次之以八政五紀是作曆以合天皇極是人君以身立教三德是先後之以刑賞柔克者作福賞也剛克者作威罰也或剛或柔或正直隨時制宜是又能因時制變矣然人有不能決則相率而聽于天七稽疑是也庶徵則因效驗之見于天者以爲之省驗福極是因效驗之見于人者而爲之勸懲九者

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其序雖有先後而其中蓋無所重輕傳者以前四疇爲皇極之所以建後四疇爲皇極之所以行牽強無味蓋皇極不過九者中之一耳安得以此一疇總括九疇且五紀作曆稽疑卜筮于建極何相干乎九疇非始于禹如卜筮起于伏羲作曆始于黃帝堯舜以來皆從事五事以修身皆用刑賞威福以爲治豈待禹而後有乎蓋聖人爲與立法創制先後錯出而無倫至此敘爲九章而聖人治天下之大法首尾完具粲然如指諸掌則自禹始耳故曰洛出書而九疇敘

一五行

五行非泛論造化指五材言之乃養民之六府耳故未歸宿于鹹苦酸辛甘而加以五作字曰者出于自然作者出于人力

二五事

五事者何明五者人之所當從事者也蓋人之自修欲其肅乂哲謀聖而已然肅乂哲謀聖本於恭從明聰睿恭從明聰睿生於貌言視聽思人之正已惟事乎此五者足矣與第一疇之意同皆歸重在末五箇作字上

五行水爲老陰火爲老陽故其性或潤或燥一上一下皆一定而不可移木爲陽穉金乃陰穉故其性可曲可直可從可革而無定

以五事貌言視聽思强分配水火木金土甚無謂蓋九疇中五行只是論切于民用之五材而諸家不察咸以爲論造化故如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一一牽合相配穿鑿可笑稽疑雨霽蒙驛克庶徵雨暘燠寒風猶云與五行相關至于五福六極與五行有何干係而又欲牽引附會此漢儒之失而後人不悟又復祖述之

四五紀

五者何以謂之紀蓋歲月日星辰曆數爲天紀猶君臣父子五常爲人紀也天道推移雜然而無統而聖人作曆即此五者以爲之經紀焉分之則有歲焉有月焉有日焉有星辰焉總之則爲曆數曆數如今曆

相似所以具載歲月日星辰于其上而以頒授諸人者傳以為步占之法者非如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豈亦有步占之法邪不過指其書耳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與湯建中于民相似皆是以身立教以其至極而無以復加則謂之極以其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至當而不可易則又謂之至善其名殊其實一而已至善猶云極好相似論其條目之大者不出乎五常如為父而慈是父道至此而極不可過不可不及矣天下之為人父者豈復有加于慈者乎為子而孝是子道至此亦至矣極矣不可有以加矣天

下之為人子豈復有加于孝者乎人君建極斂五福以錫庶民豈眞有斂散之迹哉大槩有道之君立乎其上則自能措一世于治平民皆飽食煖衣入孝出弟有壽康而無鄙夭者是果誰之力哉謂非其君有以致之不可也董子所謂人君正心以正四方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者此即建極斂福錫民之謂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此即斂福錫民之謂也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蓋建極在一人而保極在天下始焉人君以身立教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極及其教化既行風俗既定則建極之君有時而不存而父慈子孝之俗亘千百年如一日是君之極反藉民以保之也謂之錫保者重其辭與錫福為對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蓋天生材止有此三等一等是能出謀發慮者謂之有猷一等是能經營四方者謂之有為一等是能彌縫周固物莫能奪者謂之有守正如高祖之用三傑是也此三者特其生質之美耳汝當思念之未知所謀所為所守者果當理乎抑或挾其才以為不善者乎若求其善則不協于極無善之可稱求其罪則不罹于咎無惡之可矜此則當容受而收錄之若其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則可錫之以福而進用之矣上文念之正是

念此兩途夫人固有色厲而內荏者矣此則安和之色出于自然而非強為人固有言不及義者矣此則發言惟在于好德則其積中形外者可見矣錫之爵祿豈其過哉若謂念之受之隨其材之輕重以成就之則不成有猷有為有守者反不如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蓋總是三等生質之美者但不當分作兩股

皇極之數言

皇極數言只是以禁止開導之方形諸反覆詠歌使人知所以遏人欲由天理耳故其間既言無偏無陂矣又曰無偏無黨矣又曰無黨無偏言遵王之義矣又曰遵王之道言會其有極矣又曰歸其有極無非

叮嚀反復之辭初無深淺異同之論今傳者以偏陂好惡爲己私之生于心偏黨反側爲己私之見于事同一無偏也一以爲生于心一以爲見于事不知何以分別王義王道不過言皇極耳而曰皇極之所由行且以遵義遵道遵路爲會其極蕩蕩平平正直爲歸其極亦殊不可曉蕩蕩平平不過言皇極之理大公至正無少私曲耳如何謂之歸其極遵義遵道同一遵字而析道義爲兩言會極歸極同一極字而憂會歸爲兩字蓋其行文不得不爾而言豈有異同哉若必以一句爲一義則無偏無黨與無黨無偏亦有兩意乎

極之敷言

皇極之敷言蓋更端以總結一章大旨上言人君立教一本于天此言庶民歸極則歸功于君代天立教但知有天而已庶民因君以復其性但知有君而已

六三德

三德者人君御世之權隨時而制宜因時而變化消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者是之謂正直若剛克則糾之以猛所謂惟辟作威是也柔克則待之以寬所謂惟辟作福是也皆以不齊齊之蓋並行而不悖者也

七稽疑

稽疑雖以蓍龜爲重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有卿士庶民咸以爲非而獨取信蓍龜足以獲

吉者此商俗尚鬼之流弊也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是總言下面是分雨暘五者來備各以其敘是爲休徵張本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是爲咎徵張本五者來備即是上文雨暘燠寒風各以其敘即是上文時字之義備而又敘則吉極無極備則其不適時者可知五者順序何獨見于庶草蕃廡蓋植物皆藉雨暘燠寒風以生長收藏然如後彫松柏不足以見天道之逆順惟草最柔脆易榮易枯雨暘及時則蕤蕤豐茂一或愆期則其憔悴可立而待故獨指此爲言

王省惟歲

曰王省惟歲以下錯簡當爲五紀傳文若云王與卿士師尹各以尊卑爲序而省其得失于歲月之間則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歲使王之所行無失而卿士師尹兆天變于一月一日之間則王之善不免爲卿士師尹所累矣使王之德足以調陰陽則卿士師尹之失遂爲王所庇矣其休其咎將使誰執哉況此言歲月日而下言庶民惟星終之以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其爲曆數可知非五紀傳文而何日冬行南陸而夏行北陸月冬行北陸而夏行南陸故長短相反而成望若春秋則共行南北之間晝夜長短適均無有

異同故經但言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而不言春秋者此也

九五福六極

五福曰嚮六極曰威不知上之人以此勸懲臣民乎抑以此自勸自懲乎是則有不可曉五福不言貴六極不言賤蓋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若曰不言貴欲人之安于賤則獨不欲使人安于貧乎

旅獒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

王乃昭德所致于異姓之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寶玉亦德之所致互文耳

金縢

乃卜三龜

卜三龜而一習吉者習重也而龜之兆吉耳啓籥見書然後知彼一龜亦并是吉也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新亦當作親言親禱于三王也命非受命之命乃命告之謂也

我之弗辟

我之弗辟當從古註周公以身任社稷管蔡謀危宗社得罪于天下在所必誅周公安得顧私恩而出避于國之東乎是時成王幼冲政自公出故曰小子同未在位周公安可一日去左右而乃居東二年不知國事將付之誰耶且所謂流言者必管蔡與武庚同爲叛逆以此聲周公之罪而出師耳故周公不得不往征之而史謂之流言者特以其誣罔不實而妄加公罪乃無根之言耳豈但如今人造爲訛言作爲匿名文書之類乎周公居東不知誰爲按究造言之人遲遲兩年而後得實乎且史于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之下即繼之以于後公乃爲鴟鴞之詩以貽王而後及風雷之變傳者謂因天變迎公歸而後管蔡叛乃命周公東征然鴟鴞之詩已有既取我子無毁我室之言則彼時管蔡已爲武庚所累而伏誅矣豈有至此然後叛之理要之湯武以臣伐君周公以弟誅兄皆斷以大義所謂公天下以爲心者固不可以尋常君臣兄弟論也

通志堂

大誥

弗弔天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與詐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不弔昊天亂靡有定語意政同蓋弗弔天當作一句讀而弔音如字當訓爲弔恤之義天有降福謂之天降災者謂之弗弔天猶言無情之天也微有致不足于天之意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以其降災故也

天閟毖我成功所

天閼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
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
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
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三言天三言予蓋謂天意如
此我安敢不如此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云云

天惟喪殷若穡夫

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此二句是一意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
有指疆土此二句是一意皆是以天與予對言文勢
猶前三言天三言予之意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
土當作一句于訓為往言敢不往從率循寧人有指

定之疆土傳謂敢不從爾弗征非是

微子之命

惟稽古崇德象賢

惟稽古崇德象賢未便是說湯蓋是先引格例言稽
諸往古有德者宜在所尊崇其子孫之賢者使繼先
王之統修其禮物以作賓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如舜封堯後夏宗舜後商宗夏後古固有此制也下
文乃祖成湯以下是言崇德爾惟踐修厥猷以下是
言象賢欽哉往敷乃訓以下是教之統承先王修其
禮物作賓王家永世無窮

子嘉乃德

子嘉乃德曰篤不忘言我嘉汝德以其能篤前人所
行而不忘其舊也與篤前人成烈篤敘乃正父相似
所以為象賢也

慎乃服命

服命不過職守之命爾與康誥明乃服命同非服飾
命服之謂也

萬邦作式

宋一諸侯耳臣于周者也如何為萬邦式蓋宋先代
之後諸侯宋魯于是觀禮有欲學殷禮者必之宋也

康誥

明德慎罰

明德是崇教化使民有所視效而入于善慎罰是謹
于用刑以輔之使民有所畏憚而不敢為惡聖人之
治不過此兩事而已罰謂之慎非去之謂蓋必罰其
所當罰而輕重出入不差毫釐然後民不敢犯若過
故不分輕重失當則民惡者無所懲而善者反無所措
手足矣罰如何去得雖堯舜不能廢但有謹慎不妄
加耳庸庸是賞功威威是罰罪庸即車服以庸之庸
不訓作用字祗祗亦不但是敬賢者凡所當敬者無
不敬也區夏只是國都次及友邦已而怙冒西土則
為西伯矣其始也德顯于民而民歸之其終也德聞
于天而天命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當作一句言文

王受厥命及厥邦厥民也不可以厥邦厥民屬下句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歷述其父兄創業之難欲其
知得國之由而不敢忽也

恫瘝乃身

恫瘝乃身敬哉言使汝有民者非富貴汝也以民社
之重寄之汝適所以病汝也下文言天威可畏小人
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此即所謂恫
瘝汝身也謂視民不安如疾痛在己者非是天畏棐
忱只是天可畏其去就無常惟誠則輔之猶皇天無
親克敬惟親之義

乃服惟弘王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
汝職事不在乎他廣宣上德以和保殷民者汝之職
也助王以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者亦汝之職也蓋
康叔所治者殷民而殷民叛服關天命去留係四方
治亂當時武王雖已滅殷受命然天命猶未固四方
猶未丕變也故武王猶以宅天命爲憂觀後來三監
倡亂而四國動搖周公破斧缺斨久而後定然後知
武王之慮非過也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能心武王
之心者武王之戒飭康叔如此其命三監得無告戒
之言乎豈以三監既叛而史遂削之歟是不可考也
已

敬明乃罰

敬明乃罰所謂慎罰也式敬爾由獄惟敬五刑用刑
不可不敬也惟明克允用刑不可不明也

有敘時乃大明服

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有敘者言立法制
刑其重輕大小固有次敘如所謂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何嘗不截然各有次第然用
刑者必明其所服民方有所戒勅而勉于和服即五
刑有服上服下服之服蓋當罪受刑之謂也所謂明
者何蓋刑有故爲有過爲二者不可不審也去惡如
去疾斬然斷制而無姑息之意所謂刑故無小怙終

賊刑則民知惡之不可爲而畢棄咎矣保民如赤子
蓋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在所哀矜
而非可加以罪者也則赦宥而全之使得自新如所
謂宥過無大眚災肆赦則良民不至無所措手足而
自康乂矣罰之貴于明者如此

汝陳時臬事

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
封言用法之際必取是法與是事比並而陳之案法
如此而事如彼則合與不合昭然可見矣必法與事
相當然後斷之所治者殷民則不得不用殷法然謂
之常法必湯所制可以常行而非商紂之虐法也

輕而刑戮重而殺必適于義義者宜也宜刑則刑宜殺則殺顧其所犯何如耳不可曲法以遷就汝喜怒之私若使就得汝心則刑殺必不合宜矣無所謂恐其汎古不通趨時而狥己之說也

兄亦不念鞠子哀

兄亦不念鞠子哀言兄亦不思其弟之可憐耳謂弟爲鞠子者言其幼小尚未離鞠養猶言小子也觀康王自云無遺鞠子羞可見傳謂兄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者非也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如此而不于我政人得罪焉是爲民上者坐視其傷風敗俗而不問則天之與我民彝幾何其不泯亂乎民彝即彝倫聖人之

治以敘彝倫爲急務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愼罰者以弼此而已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能如柔遠能邇之能謂化誨擾復之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訓用惟訓思言汝亦罔不克敬典用以裕民當思惟文王之敬忌以至裕民而心之所期者曰我思跂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懌矣蓋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六典之法度典國之常典使無文

王敬忌之心以行之則徒法而已矣民何自而得其安哉

敬忌者愼罰條目之工夫也故呂刑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爽惟民迪吉康

爽惟民迪吉康以下依舊是明德非欲其以德用罰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惟字當訓作思言我亦思惟殷先哲王德用以康乂其民庶可與殷哲王爲求匹耳

不迪則罔有政在厥邦言人君政事止是導民于吉康所謂制其田里敎之樹畜申以孝弟之義之類是也若不能導民何政事之有傳謂迪言德而政言刑

殊不可曉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

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依舊是以明德愼罰並言

封敬哉無作怨

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欲其愼罰也蓋彝即罰蔽殷彝之彝蔽即丕蔽要囚之蔽正指用罰而言也丕則敏德以下欲其明德也罰能謹而德能明我之所求于汝者此而已果能是雖欲瑕之而無可疵雖欲殄之而無可殄蓋諸侯而不稱職輕則

既爵削地重則六師移之武王之于康叔分則君臣親則兄弟而告戒之嚴凜然有不可以私恩貸公法之意者何也蓋殷民叛服繫天命去留關國家治亂不得不嚴為之戒勑也故下文又申以命不于常無我殄享而未復教以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仁人之于兄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而惟恐其不能保有祿位如此夫

酒誥

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大克羞耇惟君猶言能養老以盡為君之道相似蓋養老者國君之事也爾乃自介用逸介者副也言

祭祀而灌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以宴者其副也明酒為祭祀設不止為宴飲設耳永不忘在王家所謂有成績以紀于太常之類

邦君御事小子不腆于酒而武王以此之故受殷命何哉蓋沈湎者喪亂之原則不耽于酒者固興邦之所由也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蓋既畏天畏民則所行自無敢慢故經其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不敢或作或輟蓋惟恐無德而不足以享天心秉其哲而不移所謂是是而非非舉直而措枉確乎其不

亂蓋惟恐用舍顛倒而無以服乎人也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則為君者同一敬畏之心惟御事厥棐有恭則為臣者同一畏敬之心自暇自逸且不敢況敢尚飲乎商人尚敬之道蓋如此

自成湯至于帝乙凡三見之蓋商之能有天下者始自成湯終于帝乙帝乙而下所謂在今後嗣王酣身者也紂為喪亂之主不足稱數故以帝乙終焉則自帝乙而上成湯而下凡為君者皆可稱道非指賢聖之君六七作者為言也

汝劼毖殷獻臣

汝劼毖殷獻臣以下欲康叔止酒先自貴戚始蓋法

之不行自上犯之大家世族冒行而不忌則何以責之小民故凡權勢貴要而難令者乃聖人所欲嚴為之禁制而不以姑息者也然而已身不正又何以律人故在已直須剛制于酒則令行而民莫敢犯矣衛為諸侯之國三卿則有之矣安得有所服休坐而論道之臣與夫大史內史者乎且康叔既為一國之君矣又有所事所友并與已為疇匹者將何以為國乎此無他康叔所封者殷之故都凡此皆殷之故臣耳觀其起句所謂劼毖殷獻臣可見矣蓋殷之舊臣有嘗為諸侯者有為太史內史者有為公卿者康叔為王司寇則與三卿為疇匹而三公尊于已其所當事者

太史內史與己爲友者蓋以爵位之尊卑而論之也此等皆怙恃富貴輕犯國法者在康叔不可不先制之也傳以爲此自遠而近自卑而尊則不然夫服休者三公也豈當在三卿之下乎要之本無次序

羣飲拘殺

羣飲勿佚拘執殺之所謂劼毖也蓋刑亂國用重典不得不爾

典聽朕毖

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者欲康叔剛制于酒也勿辨乃司司者職守之謂康叔而沈湎乎酒不治其職則何以禁民之湎酒哉猶羲和湎淫廢厥司之謂傳謂有司非也

梓材

以厥庶民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傳謂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其意不白

無胥戕無胥虐

無胥戕無胥虐當謂設監以治民使民無得相戕相虐爾非謂監者不得戕虐其民若如此言則于胥字說不通

塗丹雘是三字塗之丹之雘之與塗墍茨義同

先王旣勤用明德

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蓋古者封建諸侯各私其土各子其民其勢易至分裂而自守以天子而統馭萬邦千里之王畿其力豈足制諸侯哉所恃者有德以柔服之而已故夙夜匪解已之所以自治者益殷則殷聘世朝諸侯之所以事上者愈謹不然則諸侯不享而爲天子者徒建空名于諸侯之上耳是故自古以來惟以四方朝貢爲盛事如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史書之以誇耀後世成王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昭王而見侮于南至穆王而荒服不至夷王下堂以見而諸侯不來及宣王能復會諸侯于東都而遂爲中興復古之盛績矣故周公教成王亦以爲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爲此故也

召誥

丁巳用牲于郊

用牲于郊牛二傳云祭天地故用二牛非也蓋社即祭地安得又合祭天地乎其用二牛者祀天以稷配各一牛也禮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其証也郊社大事也而乃以人臣行之可乎蓋因事祭告來年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

王來紹上帝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昔者幼沖政出大臣今洛邑旣成而王新即政凡事皆須自己服行非可委之

責乎他人也

召誥雖不明言王來洛邑然召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以下皆是如與成王面說則王來新邑分明矣其說與洛誥相表裏洛誥是周公戒成王此是召公戒成王耳傳謂召公因周公歸而托轉達成王恐未必然蓋其間亦不見周公復歸宗周明文況洛誥但見周公遣使告卜未嘗見周公先歸也洛誥初間亦不見成王來洛而中間却見成王歸周蓋古史必詳書此特因事記言耳故事之首尾不及具載

王厥有成命

王厥有成命猶云王其有成命皆是預期之之辭猶

言王必有此效以從吏之也成命者一成而不變有則保之而勿失之謂也

王先服殷御事

王先服殷御事蓋民不難化特恐有位者抵冒法禁而不忌則無以令小民耳故有位者服則沛然德教洋溢乎四海矣亦豈必刑驅之亦火習之于正人中日漸月染久將自化矣然君身不正如正人何故王當不怠于敬德而後可

自貽哲命

自貽哲命與自作元命相似其制命之權不在天而在我

其惟王位在德元

其惟者期之辭王位在德元言居乎德之首也蓋治民不在于嚴刑而在于修德德果超于衆人之上則人自觀感而化矣越王顯傳謂王德顯非也蓋王者德足以蓋天下而天下皆化之所謂黎民於變時雍之氣象也其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王豈不赫然章顯矣乎苟惟不然吾見其闇然無聞于世而已耳後面王亦顯可証

保受王威命明德

威命明德威命者刑罰也明德者教化也人君之御天下德與刑二者而已

洛誥

卜洛

召誥言召公先至洛卜宅經營而後周公至洛誥却言周公卜而惟洛食何歟蓋周召奉王命以作洛二人同功一體不容分彼此于其間故以事實言之則召公得吉卜而經營自周公遣使復命言之則爲周公卜宅而營洛也

王肇稱殷禮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蓋成王宅洛之初其禮當如此王者爲天下神人之主故即位即政必先享祀羣神朝會羣后成王昔者幼沖雖在位而未

親政令洛邑成而王即政與新即位同故曰王肇稱殷禮是昔者王皆未嘗親祭也其肇盛禮自今始故當徧于羣神宜乎其咸秩無文也祭祀之後繼以敬識百辟享則敎以朝會諸侯之事也此與帝舜攝政而類上帝禋六宗望祀山川徧于羣神之後即徵五瑞以覲于四岳羣牧何至其巡守方岳亦必先柴望而後覲東后先神後人禮當如此傳引呂氏之說謂定命之初大享羣祀有告有報有祈者既不切當且以周公首以祀新邑爲言若迂闊于事情不知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故周公以爲首務者幾下迂闊可笑舜攝政而徧祭羣神武王勝商而柴望告成後世人主即位亦必祭告天地宗廟而凡祀典之神皆令有司攝殷致祭豈亦藉此以格君心萃天下乎柰何其亦以此爲首務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是繼接咸秩無文之後即是共祭于一時而下繼以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則是祭此人就命此人生祭功臣明矣是故成王明告周公曰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未克敉公功厥後却用秬鬯二卣寧公其曰明禋曰休享是生祭周公以功宗故也宗如宗子之宗功臣雖多必有一人爲之冠是謂功宗而周室功臣未有過于周公者故以周

公爲之冠焉但不知古禮如何有生祭之典即命者疾速發命使司勳者紀功猶去趣有司定功行封也

丕視功載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蓋紀功載籍必昭示于大庭廣衆之間功之高下有無自有公論不可以私意而爲之輕重增損也凡可以使衆人見者其紀載必公不然則必不敢以示人矣乃汝其悉自教工非是教以公私乃教其勤于立功耳蓋有功則登于載籍無功不得幸而冒焉則有功者固加勉而無功者必憤悱奮矣是不教之教也

厥若彝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若彝猶云常彝言順民常性是敷教化撫事是治政事二者如予是不可改舊政惟用在周工往新邑是不改舊臣如此則臣下知上意向無所變更各就其職展布四體以爲治功自是成俗自是厚聲名自歸于汝矣蓋昔者政自公出而今王即新政周公恐其更張改作驚駭羣情則隳治功而壞風俗故不得不以此戒之後面又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可見此意伊尹復政太甲亦有君罔以辯言亂舊政皆此類也

汝惟沖子惟終

汝惟沖子惟終惟者思惟之惟言汝年甚幼後日方

長未可輕有所爲當思其終毋使有今罔後也傳云
終文武之業者非是

惟不役志于享

惟不役志于享是釋上文言儀不及物是不用心于
朝享故曰不享非全不來朝也

公稱丕顯德

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能左右民以周公
既明農以歸休成王欲周公留以輔我言我沖子耳
非公明保之而誰哉公當以德佐我令我不墜前人
之功烈上可以荅天眷下可以綏四方其責任之尊
莫過于此惟有修德庶幾可以勝此任坐而論道以

德匡我舍公其誰

惇宗將禮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皆蒙上以予小子之
文言我得以奉祭祀者皆公之力也揚文武烈荅公
篤敘乃正父𣪍裕我民之辭惇宗將禮荅肇稱殷禮
記功宗之辭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予沖子夙夜毖祀終上文公稱丕
顯德稱秩元祀之意言有公如此故我得以如此也

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成王欲歸即君位于周不肯留洛發政即辟與前面
復子明辟相應或者舊說爲然尚欠考訂

四方迪亂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今方欲導
迪以治四方急于治民之事故未暇定宗禮亦未及
敉公功耳迪如矧今民罔迪不適之迪傳謂四方開
治公之功與下文不接

我惟無斁其康事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言我只不
怠于安民之事公則當勿替爲師師百工之儀刑君
能厲精圖治又有老臣在朝以爲諸侯之表儀四方
自然世世朝享不絕矣此荅公敬識百辟享亦識其

有不享之語傳謂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者非也

其大惇典殷獻民

其大惇典殷獻民此周公教成王以宅洛之務必洛
守國之典章任用殷之賢者蓋出治不可以無法輔
治不可以無人也且宅洛將以化殷民安可不就用
殷士必使出治竦四方之觀聽而爲新辟恭以接下
足以爲後王也乎先若此者何亦曰自是居中出治
使萬邦皆得以蒙其休而王有成功也成王即位久
矣而此曰新辟者蓋即政自今始文武固恭以接下
矣而曰恭先者蓋宅洛自成王績曰成績則萬邦之
廣有一民不被其澤豈可以言成哉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者言欲成就君之儀刑而殫盡文祖之德蓋威儀德之刑乎外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是方成其儀刑必使其君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如文王然然後得爲殫文祖德不然是未免有愧于前人也于成王則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周公自敘則曰考朕昭子刑殫文祖德蓋君以出治爲功臣以輔君爲職各欲自盡而已

伻來毖殷

此所謂以功作元祀者也故旣秬鬯地降神之酒而又重以明禋休享之辭豈非生祀周公也歟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固當受人臣所不當受之禮公則自以爲凡己之所能爲者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安得受此非常之祀哉故不敢歆其祀而以之禋祭文武而徼福于先王焉惠篤敘至殷乃引考此周公自禱之辭王伻殷至朕子懷德乃爲王禱祝之辭蓋無有遘自疾即自身康強而無有厭于乃德者乃指成王言飽女福澤至于殷人亦引考則周公留洛主掌殷民故亦願其不爲叛亂俾保首領以沒而蒙壽考之福也且殷乃讎民令之而有不從禁之而有不聽而王能使之承汝敘悖聽從號令不復懷思其舊主而乃觀法于汝懷思汝德焉是雖成王化之有道

然非文武在天之靈陰騭默相安能至此故周公爲成王願之

新邑烝祭歲

成王烝祭其日則戊辰其月則十二月其年則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此史倒載之法也古無年號如此紀年猶云會于承筐之歲耳命公留後不當在此豈簡編錯亂邪抑史臣追書之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是又以冊書命公前面作冊以告文武此作冊以命公重其事故也

多士

惟帝不畀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蓋上文言不畀殷而畀我恐殷民不信以爲周公托天以自神耳天豈嘗諄諄然命之乎但民心之所向背即天意之所予奪也

明德恤祀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是教化以治民恤祀是潔粢盛以事神君者神民之主也能盡此二者可以爲君矣故天則丕建保乂而顧盼有殷眷命爲之益隆殷王亦戰兢惕厲而惟恐有不合天意其所以明德恤祀者愈致其謹惟其罔不明德恤祀

所以罔不配天其澤配天其澤即所謂克配上帝而施澤于民言久有天下而已湯以七十里諸侯而升為天子非天丕建之而何傳祚至于六百非天保乂之而何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不貳適者言無二心我周之為諸侯惟知忠于所事耳初未嘗有二心而欲弋取殷命也但爾王家自我適耳言不求而自至殷之亡非周之罪也以此推之殷人搆亂必有興兵之辭意其必謂周本諸侯商之臣子耳乃懷二心干取大命故周之誥告首尾皆分析之經傳謂周不二于帝殊失本旨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言我亦念天禍汝邦故汝不正而謀叛者皆天為之也

無逸

君子所其無逸

無逸首以君子所其無逸與小人不知艱難作對說分為兩途下文却引三宗文王以實君子所其無逸之言引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以實小人不知稼穡艱難之語君子所以能所其無逸者以其先知稼穡艱難嘗歩歷辛苦然後處于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而自放心不下不能不以憂勤為心矣所謂三宗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而知小人之依者是也小人則不然其父母嘗勤勞稼穡其子未嘗涉歷艱苦而乃處安逸之地宜其縱誕無所不至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而惟耽樂之從者是也傳以以勤居逸以逸為逸釋殊不可曉

自時厥後

人雖至愚亦知耽樂能損壽惟沈酗于酒則敗亂荒惑雖刀劍鼎鑊在前亦且不顧矣故周公特以此為言能不耽酒然後能所其無逸也

徽柔懿恭

徽柔懿恭與嚴恭寅畏寬裕温柔聰明齊聖相類皆是以一字為義嚴恭寅畏是以四字形容其謹畏之心徽柔懿恭是以四字形容其和易之態而傳用呂氏之說專重柔恭而謂非柔懦之柔非足恭之恭乍觀似可喜子細體認若不柔懦不足恭則有儼然而畏之之狀矣小民何由而近前鰥寡安得而相親文王和易之態又徽又柔又懿又恭藹然如慈母之于赤子所以懷保小民而惠鮮鰥寡也

君奭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此四句是一意皆周公自謙之辭上文言後嗣子孫

過佚前人光則墜失天命然今小子旦非能有所正救其君啓迪思惟前人之光以及我沖子是不能保其不過佚前人光也

我聞在昔止多歷年所

歷言前代皆是有君而有臣所以能治效通于天治功形于國而國家長久者此其故也其虞夏姑勿論且以近代言之湯受命時則有伊尹佐之以格天太甲太戊則有保衡伊陟臣扈佐之以格帝有巫咸以乂王家在祖乙武丁則有巫賢甘盤以保乂有殷此所以殷能配天而多歷年所也曰格于皇天曰格于上帝曰乂王家曰保乂有殷皆錯綜成文其實一也

夫格天即所以格帝而乂王家乃所以格天帝安有優劣淺深之分傳用呂氏之說而強分聖賢優劣不知伊尹佐太甲以聖輔賢如何與以賢輔賢同一格帝而已且巫賢甘盤無所指言而謂六臣循惟此道不知循爲何道也配天不過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言有天下與天作配耳乃以爲死而配天祭祀夫既死矣如何又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此言有一代之天眷故有一代之人才自足以鼓舞天下而成一代之王業蓋聖賢者所在則人莫不靡然而信從之以其素行足以感人故也如伯夷太公歸周是天下之父歸之矣其子焉往宜其四方信之也湯一征而天下歸之信其志在誅暴救民而不爲亂豈止是信湯只是有伊尹諸人在朝自足以彰信兆民耳且人之至信未有如信卜筮龜焉告吉未有復疑其爲凶筮焉告凶未有復疑其爲吉者人主所爲而人嚮應如此其成功宜哉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此三句疑有闕文不可強解

迪知天威

與後面誕將天威相首尾蓋天有亡殷之意而此秉德之臣良知天威所在知殷必亡之理于是昭明文

王之德奔走先後布宣德教使其德迪見冒聞于上帝而卒受有殷命也夫有德之人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在文王時殷雖未亡而已逆知其將亡矣在武王時則殷可覆滅矣故此四人暨武王誕將天威以伐殷

予往暨汝奭其濟

其者期必之辭未敢以爲決然也言若游大川獨力豈能濟與汝召公同往庶幾其有濟耳

作汝民極

天子以身建極于上而謂三公爲民極者何蓋論道經邦使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三公之責是亦

所以為民極也偶王者上而天子夾即三公相與共治天下蓋三公所以副貳天子如耦耕相似在亶乘茲大命如亶聰明之亶言的實如此夫天之大命無人焉以乘載之則墜地矣故偶王以乘此大命者公之責也夫謂之三公則位不可謂不尊欲其偶王以乘大命纘文王之德以承無窮之憂則責任不可謂不重武王命召公如此公乃欲去獨不思念前人之言乎傳云在于相信如車有兩非也

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勉召公圖功攸終未可委之而去也

蔡仲之命

周公位冢宰

傳引吳氏云周公居攝于諒闇之時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理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各傳云周公攝政之七年三月而洛誥一篇終始見成王新即政之事如云王來自服于土中營稱殷禮厥若彝及撫事如予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皆是教成王自出政布治即前此政自公出可知傳所引前後自相抵捂

皇天無親止終以困窮

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為善而歸于治為惡而歸于亂即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即是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懋乃攸績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是本以蕃王室和兄弟康濟小民是由此出使般樂怠傲而當為者有所不為則無以治其國朝聘不時疆埸不戒而四鄰交侵則無以睦鄰如此則自救之不給上焉何以能屏蔽王家次焉何以尊位重祿同好惡以燕及兄弟下焉何以輕徭薄賦安恤小民故二者乃其本也

率自中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與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相對言凡事皆有自然之中道汝但循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不須強作聰明妄為穿鑿取新出奇而亂舊章更子細視聽不可以一偏之言而輕改法度蓋大凡有所作為若非自出己見則是聽人說誘己見不可穿鑿人言不可輕信舊章法度不可輕易變改諸侯能謹守國家成憲人君安得不嘉美之傳以率自中一句為重而無作聰明詳乃視聽于罔以側言改厥度一句偏枯而無所著且云度者吾身之法度不知吾身有何法度之可改

多方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相類疑即指夏桀此處必有闕錯不可強通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聖者通明之謂作事無不中禮者是也狂者顛倒妄行昏昧于理者也聖而罔念是不用心思索則顛倒是非而與狂者無異矣非聖而罔念作狂乎狂者固顛倒妄行苟能思念則不復妄爲而與聖皆亦無異矣非狂而克念可作聖乎傳云狂而克念則作聖之

功知所向方聖而罔念未至于狂而狂之理在是是識聖狂形狀不透隔皮想像之言耳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民和而神降之福有明德以爲馨香則神歆其祀故善承其民克堪用德者可以爲神之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善承其民克堪用德者可以當天心天惟式教我用休蓋亦因其材而篤焉天知文武有可爲之資故陰有佐佑而扶持之使其德日盛而業日新天休滋至寔明寔昌然後一旦簡畀殷命而尹爾多方也民承其君而曰君承其民是謂民惟邦本雖賤

而不忽所謂王司敬民者是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上 乃惟爾自速辜

與舜之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否則威之相類皆是聖人不忍輕于棄人反覆教戒終于不改然後刑之蓋有不得已焉耳

爾罔不克臬

臬當訓法官爾惟胥惟伯多正自是長民執法者豈有不成法度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上 有服在大僚

言爾能勤力農畝則天必憐汝而賜汝豐年我周亦須補不足助不給以大介賚汝若蚤簡汝在于王庭

爾能勤于所事則有服在大僚當升陟汝矣蓋居而安于農業仕而勤其職業皆可以獲福也傳以大介賚爾連下文說不明

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不奉上命即是無君之心故云不享

立政

常伯常任準人

三宅即六卿之別號爾常伯即司徒六卿之中惟司徒爲親民之官常任則冢宰司馬宗伯司空皆是任事之官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與兵國事也司空亦名事官故此皆爲任事之臣準人則司寇六卿位尊

職重與人主共治天下故在王左右爲三宅繫天下安危治亂綴衣虎賁給事左右者緊王躬之薰陶涵養故曰休茲而不可不以得人爲憂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此言文王明于知人而所用無非賢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言文王逸于得人故不須以身兼理庶事但是有司牧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罰而已至于庶獄庶慎則文王何敢與知焉夫君道逸臣道

勞文王明于知人得賢者而委任之則可以優游無爲而庶事自治矣何必以身兼之哉蓋其所操者不過黜陟之權而已舜命二十二人以任庶政自己惟三載一考績三考而加以黜陟耳此所以得君道也然使知人無術而所用非人乃欲委任之專而不以身兼其事不可得已傳者以爲任人之專尚不足以盡其言

義德容德

義德能撥亂反正所以能成大功容德能兼總衆善所以能定大謀

克灼知厥若

灼知厥若是明察于未任之先丕乃俾亂勿有間之是專篤于既任之後夫疑人勿任任人勿疑已無知人之明乃恃小人以伺察之果何由展布哉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與上文相我受民勿有間之相終始言委任之專篤但一開口必在于成德之彥如此方專使議論之間微有向背鑄隙則讒邪得以乘間入之矣

其克詰爾戎兵 止 揚武王之大烈

方禹迹者何巡守也天子之出必有兵衛六軍以隨之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整黜軍衛巡行天下足以振壓姦宄坐消禍變所至之處足以見文王之耿光

足以不墜武王之大烈蓋文王德光本自照臨四海而武王一戎衣有天下其烈莫盛焉使子孫不能保有其基業而爲他人分裂之則藩垣之外皆他人地文王德光雖在彼而子孫無由覲見之武王辛苦成功者竟墜地而不振矣傳者不察其爲巡守而云周公無故敎成王黷兵不知周官所謂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即所以實此語也以此證之則舜陟方乃死爲巡守而死無疑而傳以陟爲升遐乃死者非矣

周官

撫萬邦

成王始親政故巡守而歸整齊在朝之官此繼立政之後其巡守奉行周公誥戒乃方行天下之訓其董正治官也奉行周公立政三宅之語隱然相應

唐虞稽古

蓋自黃帝得六相設左右大監監萬國雲龍鳥火之號其來尚矣至堯舜時監前代沿革而總集大成故其法度體統森嚴周密內有百揆四岳百揆即九官也明王立政是總唐虞夏商之君言之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國安夏商亦克用乂者蓋不恃其建官恃得人耳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也傳云不惟其官之多任無此惡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

訓迪厥官

蓋前代制治保邦者無他建官擇人以立政而已故予小子亦仰惟前代時若而訓迪厥官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為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 此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為天子之師不親政事所職者坐而論道耳所論者何道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夫邦國若此其大也要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井然有條而不亂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于天地之間而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以多變此亦必有其道是道也惟三公為能明達其所以然則使之論說于天子之前至于以其道見之施為則天子宰相之責也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其人之難得也以知道者之不可多得也六卿分任庶政一官不備則一政闕三公同論此道則得一知道者足矣否則雖多亦奚以為

三公燮理陰陽

燮理陰陽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故堯舜在上而天災咸熄庶徵太和有夏懋德而罔有天災考其所為不過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分任庶政使人人各遂其性而已初未嘗特設燮理陰陽之官亦未聞別有燮理陰陽之政太戊修德

以弭桑穀之妖亦不過早朝晏罷弔死問生勤于政治而已然以道經邦乃所以燮理陰陽也故天災少見于治平之世而迭見于衰亂之時者以其所為有以召之也彼匹夫銜冤猶足致三年之旱況政乖民困而千萬人訕詛歎恨豈不足以傷而間之和今論者不察此徒曰吾能治一身之中和則心正氣順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世寧有是理哉甚者災變之來則歸過于三公而策免之謂其燮理無狀夫論燮理之道者三公也而行燮理之政者君相之責非盡三公所得為也使三公而無所建明則策免之誠不為過若其言之而不聽聽之而不行君相所為自有以

召天變不知自反徒歸咎于三公豈不過哉且後世三公居散地經邦之事全不干與而徒責其變理陰陽其訛謬益甚矣

丙吉逢羣鬬死傷不問而問牛喘以爲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不知當春而熱陰陽失序吉憂之當如何而調之邪夫治爭鬬固非宰相之職然使有司失職而死傷寃抑無所告訴其干陰陽之和不亦大可慮邪故爲吉者問爭鬬則不可至于戒飭有司審理寃濫不可不加之意也

三孤貳公弘化

三孤爲三公之佐故曰貳公言其爲三公副貳也弘化與經邦爲對化者教化即所用以經邦者也寅亮天地與變理陰陽爲對亮者相也與惟亮天工之亮同謂補助其所不及也弼予一人弼者匡輔其不逮也此皆就行事上說與三公之職微有不同蓋三公長官三孤佐貳均此職也長官尊主張其事于上佐官卑身任其事于下是故三公經邦是運天下于掌上者三孤弘化則是因其已成之化而推廣之耳三公變理陰陽是範圍天地之化者三孤寅亮天地只是輔相其不及而已三公論道是教訓天子者三孤弼一人只是彌縫其闕失而已此所以爲公孤之別

傳謂呂氏說謂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爲道天地之

用運而無迹者爲化牽强附會但圖對偶親切耳而不察實事不知天地之化運于無迹將使三公何如張而大之

三公上言立而下言官不必備惟其人而三孤六卿不言者蓋立凡例于前而後皆蒙其語耳傳者〻察謂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三孤六卿獨非立於周家之制者乎何以不言立也夫立與建同虞[illegible]賢豈亦必自武王設官而謂之建邪蓋立官建官設官皆恒言耳且三公必其人而不必備員三孤六卿獨可備員而非其人乎以此知特發例于此耳非專爲三公言也

六卿倡九牧

六卿總治于內九牧親民于外六卿之職雖不同而其爲民則一也冢宰均四海固所以治民司徒掌教以復民性宗伯掌禮以定民志司馬掌兵以衞民患司寇掌刑以詰民姦司空掌土以定民居以此倡九牧而九牧皆一一奉行于外則民自殷阜而化成矣若于[illegible]教民而後致力于袖成之者治之養之教之無父則之謂也

學古入官

學古入官明于古道議事以制則參以時宜如此則博古通今而政無錯繆者矣其爾典常作之師欲其

守常也無以利口亂厥官戒其好異也猶云罔以側言改厥度罔以辯言亂舊政皆爲輕信他人之言耳傳云不可喋喋利口而紛亂之似以爲自已利口非也

功崇惟志

建功業者在于志與勤而志勤必貴于果斷保祿位在于恭與儉而恭儉必貴于實德前是告之以建功業之道後是語之以保祿位之方所謂後艱者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耳蓋天下之事乘其幾而爲之則易爲力後其時而爲之則難爲功

推賢讓能

一人推讓則衆人成起而推遜所謂濟濟相讓而庶官和矣不然則人各有心其爲乖戾甚矣政事安得歸于一而不雅哉

萬邦惟無斁

此一語不可解古文書屢言無斁如云朕承王之休無斁俾我有周無斁皆訓厭斁朕無斁于王周無斁于後于皆可通訓至于戒飭百官而云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不成萬邦厭斁百官且惟之一字更不可通此古文闕漏處

君陳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引草上之風必偃非也蓋凡人未見聖則起慕慨想惟恐不得見及其既見則怠惰因循亦不克由聖此凡人常情然在凡人則可在爾有所不可何也爾居民上而爲風民居爾下而爲草爾且如此民何則焉欲其所爲以凡人爲戒而自强于治必以周公爲法可也

出入自爾師虞

或廢或興莫不謀諸衆人而後蔽之于己所謂繹者再三反復思之不可造次剖決恐其有不周備此即所謂莫或不艱者也

從容以和

從容以和只是凡事無急迫當從容寬緩以和之蓋近民之法當如此耳否則急促躁暴强速化而民且無所措手足矣傳謂和不可一于和當從容以和之語不可通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

殷民在辟在宥而惟厥中中者言必審其當爾使其中辟則辟之中宥則宥之不中則否雖君言有所不可從也下文辟以止辟乃辟此是中辟者辟之也三細不宥此是不中宥者宜勿宥也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于頑是有忍也無求備于一夫是有容也

各有主蓋事有當忍者有當容者傳謂忍猶堅制力蓄恢乎其有容斯乃德之大意謂容勝于忍又分淺深似不必如此未化者不可忿疾已化者不可求備且一味容忍將去就其中有能修其職業修其行義者簡拔而登之使彼有所慕焉則頑者有時而自化不修者有時而修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民生本厚也知誘物化然後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有之蓋因物有遷耳是以違上所命教令有所不行從厥攸好而放辟邪侈無所不為厥者其也指民而言自徇己所好耳以為從上所好者非也

爾克敬典在德止終有辭于永世

言臣能得所以化之之道而使人人向化易澆漓之俗而升為大道之世則我可膺受多福矣蓋天下治平者君之福也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者擬議于將然之辭言民皆從化則爾臣亦何所不得乎殆亦有無窮之聞故曰有辭于永世是臣之休也傳以為臣承其美者語意弗明

顧命

恐不獲誓言嗣

言恐一旦而死不得出誓言以屬託嗣子承繼之事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敬迓天威是敬天嗣守文武大訓是不敢背棄祖宗成憲各有所指傳謂于天言威于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殊不可曉不成文武法度即天威乎

弘濟于艱難

王業以艱難成之亦必以艱難守之弘濟于艱難言守成難必待諸臣與君共濟之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此教以治人之道思夫人自亂于威儀則是教以修己之道

敷重篾席敷重筍席

篾席筍席皆指其物名底席豐席獨不言其物蓋底席以其底而在下猶今以末職為底僚相似言其最下而著底也豐者言其高而在上未知何物為之傳謂底席為蒲席蒲草賤或者因此謂之底席至謂豐席為筍席則不應又自有筍席此為可疑要之今人言書多錯互見亦未可知

臨君周邦

臨君周邦不過為天子以在其民率循祖宗之大法燮和天下以此對揚文武之光訓傳謂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牽連三大字殊覺牽強無味

顧命一篇鋪敘始末宛如圖畫嘗謂今文書如禹貢

洪範顧命費誓條理由折法度森嚴若有錯簡闕文則全無可理會矣而此皆出于伏生口授先儒謂伏生書不可曉晁錯以意屬讀之此等豈晁錯自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衛宏之說蓋左袒古文而欲抑今文其言决未可信

洪範中間似有錯簡

康王之誥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止用敷遺後人休

蓋文武能受天命以有天下耳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成王也其所以戡定者無他惟畢協賞罰而已蓋刑賞乃人君之大權使賞必當功而不僭刑必當罪而不濫則天下不勞而定矣

昔君文武丕平富止保乂王家

君之德用昭明于天下所謂彰信兆民即康誥所謂顯民者是也人臣保乂王家而用端命于上帝即是輔相其君扶持其國使治效上通于天即君奭所謂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之謂由此然後皇天用順文武之道而畀付以四方其與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皆相出入故知用端命于上帝與用昭明于天下作對說而端命二字亦若活字猶云感格上帝相似傳云文武用受正命于天下而經文無受字其說未安

康王冕服

成王初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召公畢公故推一時之宜即正君臣之分使天下知所定而無疑繼世以正大統天下之大義不可以更張廢吉凶不可亂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則凶服亦不可爲吉事也變服爲禮傳引蘇氏之說而葉呂陳氏之說皆有可取要之召公酌禮之變而用之所以懲前之禍也

畢命

惟文武敷大德于天下

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止言得天下之由惟周公左右先王止式化厥訓止言化殷之由旣歷三紀止予一人以寧止言殷民已化而天下治安矣道有升降止民罔攸勸止言政事當隨時變遷今之世又非復周公初定殷民之時宜有旌別淑慝之政蓋殷民初定周公一味包涵鎮之以静使久而自定到今則世變風移善者當賞惡者當懲宜有以少變其習俗矣

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蓋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雖民相鄰故畢公一面旌別淑慝以化之一面固封守以防之聖人固恃德以服人然亦未嘗不豫備不虞故易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否則疆埸不戒

以啟戎心此誰之咎與洛帝都也帝都一搖則四海相煽而受禍矣故云以康四海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此與武王告康叔以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之意同傳謂其不苟于小成非也昔者商奄搆難四國動搖其後式化厥訓四方無虞邦之安危囚不在于殷士乎遇之以剛則急之而生變撫之以柔則又狎玩而肆侮惟不剛不柔而後可也

周公愼始君陳和中

周公克愼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皆見于已然惟公克成厥終是期望之于將然言此事非畢公不能終也

蓋殷民難服繫天下安危天下安危繫人主憂樂使殷民從化則天下治安天下治安則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外而四夷亦得以被其賜而一人固可以享其休故曰四夷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言畢公當敬若文武之功毋墮周公君陳之政也

君牙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此語以施教之方典即五常父子君臣是也則者父之慈子之孝之類是也以其常行而不可易則謂之典以其不可過不可不及則謂之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語以立教之本

夏暑雨

暑雨祁寒民胥怨咨其生之艱難如此為司徒者皆當圖之蓋司徒為親民之官凡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司徒之職蓋民必飽煖然後能服從教化敷教特舉其重者言之耳觀周禮地官所職掌可見不然則公劉作室召司空宜也如何并召司徒蘇盈過周為人所掠王使司徒衛而出之境武王伐商有司徒與司馬司空自隨蓋謂之司徒政及重掌民徒起徒役皆屬之司徒

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當作一句讀蓋文謨武烈所以遺後者無不完爾但敬以明司徒之訓以教人能如先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爲則可以追配前人矣蓋光命即謨烈也前上成康用爾祖父為司徒故能對揚文武光命而不墜其治民之法今汝能不失成康之意則與祖父無異矣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

夫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治教化不明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天下亂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

呂刑

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若止于竄其君不當稱民既云無世在下不當後來又有征苗之事以此見竄三苗者不但竄其君必并其民而徙之故云分北三苗後來苗民被竄者皆改所事故禹貢云三苗丕敘而禹謨征苗一段此後人杜撰之辭非實事也

絶地天通

在天而神在地而民無相瀆亂則妖誕自息此固王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爲善者或不得免禍爲惡者或苟免于刑而鰥寡屈抑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覬詛于神故羣后之逮在下凡長民者明明棐常雖勢力單弱之甚如鰥寡者其情亦得以上達而無復屈抑不伸之患則民又何苦而聽于神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明者彰其善威者懲其惡刑當其罪者謂之德威故人無不畏賞當其善者謂之德明故人無不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凡禮教與刑相表裏故可徒敷教亦必有刑以弼之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有不從者則以刑折之使其陵僭者不得以自遂則其勢不得不折而入于禮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三后成功民既殷阜然後使士師以不輕不重之刑以制之以教其敬德也蓋民未殷富時所謂救死不贍何暇治禮義其陷于刑戮者非民之罪也今導之而生養遂矣有不率教則不可無刑以糾之矣此是先教養而後刑罰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上率乂于民棐彝

君臣以身率之于上朝廷清明四方丕變矣然後明于刑之中者以治民而輔其常性彝即彝倫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于孝弟是即所以棐彝也此是先德教而後刑戮之意又以見德化雖已與行而刑亦不可廢蓋非此無以弼教也

而言刑之中者何蓋刑而失之重則傷于苛暴而民無所措手足失之輕則流于姑息而惡者無所懲惟酌其中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犯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諸家皆自典獄之人言之然謂之元命是國命與厥惟廢元命同謂之配享在下是又言人君享國與天相配與克配上帝配天其澤之意同蓋謂所用典獄之人能敬忌之至用刑悉無寃濫則是人君德與天合而自作元命猶云自貽哲命可以長治久安而配享在下矣此即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之意耳

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有邦有土固常以安百姓為職果能擇人敬刑而審度其所逮及者是即所以為祥刑矣

兩造具備

兩造具備猶云原告被論干証悉完也師聽五辭猶今圍坐公同推問也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或輕或重以不齊齊之然其間自有倫理自有機要未嘗雜然而無統任意而為之進退也所謂權也而實不離乎經焉

今天相民

今天相民猶云天佑下民相似作配在下言汝官伯族姓有邦有土皆配天在下以相民者也傳云天以刑相治斯民者非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亂者治也言治民之道無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蓋單辭者只是一面辭惟當明清以聽之兩辭則各執一說非單辭之比主于中以聽之未可有所偏主私家者偏有所主之謂也蓋以私意而主于原告則被告雖有理亦不肯聽矣主于被告則原告雖得實亦不肯信矣如此則安得為中獄貨

非寶惟府辜功言鬻獄而得貨豈足以為寶不過聚蓄辜罪之顯迹耳他日受報將報以庶尤殆降之百殃也前言朕敬于刑後言永畏惟罰以刑罰對言而以敬畏互言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固當敬也罰獨不可畏乎非天不中以下又申言報以庶尤之意言用刑失當者受報如此此豈天有不中而妄加人禍哉惟人在命只人自造命而有以致之耳猶云自貽哲命自作元命之意天之所罰者為其不極庶民惟其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極即原于皇極之極不極庶民只是刑罰失中不協于極耳傳謂此章文多未詳以意逆志當如此釋之似得其旨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此與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相似德即有德惟刑之德中只是刑之中篇中中字不一皆是主刑言謂為民所受之中恐未然

屬于五極

謂五刑各臻其極于事理無有少不當之謂

文侯之命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即就也言就我御事之中觀之無老成賢俊者在事予又無能不過曰惟祖惟父其爾恤朕躬耳伊當訓爾蓋朝無臣已無能自克惟外服諸侯庶幾能矜我

爾其論卑氣弱有乞憐之狀其視康王初即位而求助諸侯羣臣其言豈不壯哉

周會紹乃辟

傳謂合之使不離繼之使不絕者何蓋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頓依托母家父死于寇國命中絕而文侯能合之繼之也

費誓

徂兹淮夷徐戎並興

徂往當從孔氏言今往伐此戎夷爲是孔氏謂戎夷帝王羈縻故錯居九州之内竊意古者天下初闢禮義之風未能悉徧只無禮無義者輒以戎夷目之而

有禮義者輒謂爲華夏非必四海九州之外而後爲戎夷也故五服之制則蠻夷在要荒之地然以周時考之太原有白狄徐州有淮夷徐戎齊有萊夷伊川有陸渾之戎而吳楚大國皆擯以夷狄是又非必皆在要荒之地也皋陶以刑制蠻夷猾夏只是無禮義而侵亂禮教者輒刑之而傳者不察遂妄謂皋陶掌兵不知彼時蠻夷與中國之俗雜處何待于兵革豈如後世遣大將征伐四夷之謂乎

此書得之西皋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摳衣于耕野之堂也

梅紡和鶚云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下

後學成德挍訂

尚書纂傳四十六卷

（元）王天與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尙書纂傳四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王天與撰。天與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薦授臨江路儒學教授。蓋天與爲贑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時、憲使臧夢麟以是書申臺省、得聞於朝。故有是命也。是書雖以孔安國傳孔穎達疏居先、而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爲宗、而以眞德秀說爲羽翼。蓋朱子考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與以蔡氏傳爲據。德秀則書說精義以外、復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出入。故天與亦備采之。其注疏或删或存、亦以二家之說爲斷。自序所謂期與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蓋道其實也。所說於名物訓詁多有闕略。而闡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讞義之流亞也。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序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注而一以晦菴朱子西山真氏爲歸與其鄉先生彭翼夫往復考正十五年而後成大德中鄭人臧夢解爲憲使以其書上於朝得授臨江路儒學教授其子振板行之予所見者即至大鋟本也吉安自宋季文信公謀興復不遂被執以死其門人賓客咸以忠義自奮鄉曲之士多知自好恒絕意仕進潛心經義於易則有龍仁夫之集傳劉霖之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說於詩則有劉瑾之通釋於禮則有彭絲之集說於春秋則有絲之辨疑李廉之會通書自梅浦而外則耕野王氏其撰述多有得者梅浦是書其抄撮也博而甄綜也簡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間亦採摭其說擇焉可謂精矣彭翼夫者嘗仕於宋爲江陵府教授即絲之父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贅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猶及記其垂髫穎脫泉湧千里駒不足道既冠章甫籍籍有場屋聲一時從之遊者膏殘馥賸無不意滿而素辟數奇竟出諸交校尉下衆猶以器晚俟之梅浦於是息意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爲此書勤亦至矣鄉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功業逐日以新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奧緼集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膴仕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爲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中大義數十微顯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故不書丙戌暮春友人劉坦謹述

聞若稽古說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入武庫號萬色色具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雖增多伏生屹屹三五十倍然比三萬若四百者而既少矣而又無不明與不逮也是可嘉也毋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槩以爲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爲道心乎侍御史陳千峰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後數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眞西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邪或謂君有功於纂摭政在此橫艾執徐之二月廬陵劉辰翁書

書繇伏傳孔註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上遡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也書蘊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也如余習讀時尤愛董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闡自伊洛後讀書者知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上出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亦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兄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爲之決擇則將焉據爲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畢具而余知其纂類統有宗者遠攄伏生二孔之訓詁義疏近据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餘者一旦煥然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彪炳矣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兄曹錄前輩許附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榷嗟乎百代而上世遠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

會以逝思古之人巍冠講論事付之一概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己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私孰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諭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嬿益甚余復為之慫慂敘其說於帙之初友人彭應龍翼夫敬書

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之義繇伏生傳二孔註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菴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為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吴薛呂其與門人荅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菴先生而遂定晦菴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訂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就矣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慫慂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使帝王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菴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鋟之梓丙戌孟春仲吉之安

成後學王天與謹識

經進尚書纂傳

帝王之學莫先尚書自訓傳浩繁蘊義滋晦先
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
德三年憲使曾山臧公夢解保申臺省迺得上
聞先父遂繇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
教授
恩命政隆餘齡忽殞歲月既久字畫欽漫遺孤振泣
抱父書責深思
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
清朝復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
列亦萬萬幸也至大元年三月朔嗣子王振百
拜謹題

尚書纂傳卷第一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虞書

堯典第一

唐孔氏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唐陸氏曰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漢孔氏曰言聖德之遠著宅居也唐陸氏曰昔古也堯唐帝名姓伊耆氏帝嚳子呂氏曰聰明聖人先知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徹而在外則爲文聰明之蘊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聰明之體當也程子曰聽曰聰視遠曰明文章也明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明其含蓄充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而居天下也○漢孔氏曰遜遯也老使攝遂禪之虞氏舜名許氏曰遜退也朱子曰讓推以與人也唐陸氏曰舜姓姚氏唐孔氏曰虞地名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舜居虞地有天下號曰虞○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堯典之篇○呂氏曰聰明文思云云四句該一篇之旨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厥四岳以下將遜于位之實也

安唐孔氏謂書序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至朱子則以爲非又云相承已久未敢輕議且附經後今是編姑從漢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云

堯典

漢孔氏曰言堯可爲百代常行之道朱子曰說文云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爲常○唐孔氏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之○朱子曰此篇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元城劉氏曰當爲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言史臣考古以此事也粵若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朱子曰古文作粵元城說是○程子曰放勳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漢孔氏曰勳功欽敬也朱子曰放至也孟子言放於四海是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真氏曰放廣大之意自堯以來義皇黃帝數聖人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爲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鄭氏曰史臣以放勳贊堯而孟子因以爲堯稱如子貢言夫子天縱之將聖後人遂稱夫子爲將聖也呂氏曰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云言欽則聰在其中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工夫聖聖相傳入道門戶莫要於此伊川又云明句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作聖始終之工夫也朱子曰安安言其德性之美皆出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也○漢孔氏曰允信克能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朱子曰只莊敬謙讓謙遜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被及

表外上天下地也德之盛
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程子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朱子曰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此是再提起堯德說又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大學引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朱子曰德之本體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而昭於一物之小惟堯能明其大德而無昏蔽狹小之累○漢孔氏曰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既已也許氏曰以用親愛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鄭氏曰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夏侯氏歐陽氏曰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氏云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朱子曰九族且從古註又曰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真氏曰既盡睦和也○漢孔氏曰百姓百官蔡氏曰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朱子曰典謨中百姓只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國語中百姓則多指官百族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

按伏生大傳作辯章百姓朱子門人曰後漢書云部刺史之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辯章即平章也又下文平秩平在之平大傳亦皆作辯

○漢孔氏曰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化上是以風俗太和朱子曰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陳氏曰於如詩於穆於乎之於嘆美之辭也於變蓋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云變者氣象不同矣○朱子曰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又曰九族既睦是堯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天下之明德

按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朱子曰明明德者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

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終於平天下是所謂新民者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又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眞氏曰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但以克明與不克明爲異耳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以氣稟昏弱二以物欲蔽塞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患在自不肯爲耳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惟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明則堯文王可及矣以上釋大學之義有關堯典者今附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子敘卓指見篇末○漢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許氏曰命使授付也唐孔氏曰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朱子曰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唐孔氏曰日月會於十二次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陬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朱子曰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所關也○呂氏曰未作曆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既作曆之後敬授民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定曆之法敬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當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異也○眞氏曰敬之一見於經始此

按先儒釋敬字義附皐陶謨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許氏曰分別也唐孔氏曰堯於羲和之內乃分命其羲氏而字仲者○漢孔氏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唐孔氏曰居在國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是也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此谷而日從谷之出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下文互發之○漢孔氏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朱子曰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也寅賓何氏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此可以補先儒之說○漢孔氏曰日中春分之日殷正也以正仲春之氣節唐孔氏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爲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

夜猶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不可通而爲率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於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昴在西星鳥在南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堯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林氏曰仲春之月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漢孔氏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朱子曰以民之散處驗其氣之溫也以物之生育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漢孔氏曰申重也唐孔氏曰又就所分羲氏之內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劉氏曰暘谷昧谷幽都皆指地而言不當於夏而獨以氣言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耳陳氏曰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漢孔氏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方同之亦舉一隅朱子曰南訛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致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漢孔氏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以正仲夏之氣節林氏曰仲夏之月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漢孔氏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朱子曰因析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唐孔氏曰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漢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朱子曰西

謂西極之地也孔氏曰谷爲日所行之道故謂日入之處爲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漢孔氏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許氏曰納入成就也朱子曰納日方納之日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漢孔氏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林氏曰仲秋之月初昏之時虛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亦以陰者秋分陰之中也○漢孔氏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朱子曰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唐孔氏曰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程子曰朔初也陽生於子謂朔初始生之方也朱子曰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暗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漢孔氏曰在察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王氏曰冬不言秩而言在在察其改易而已秩非不在在非不秩亦互相備吕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與成今歲之終又更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聖人體之以贊天地化育乾健不息艮始終萬物之意也○漢孔氏曰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林氏曰仲冬之月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漢孔氏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温焉朱子曰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温也

○總說分命羲仲以下四節○朱子曰天左旋一日一周天又行過一度或言天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此說不是若以爲天止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如此則日日一般如何記歲把甚麽時節做定限禮記月令疏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處甚分明

按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又云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此朱子之所引也以此推之自仲春至仲夏爲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鶉火而火星亦見南方下文星虛星昴亦然此四時中星所以不同也

○朱子曰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黄道俱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爲

大九小字九十七

通志堂 陳氏

大也乃倍其年而反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爲近之而亦未爲精密也○林氏曰此一段皆是觀象作曆之法所以定中氣起閏餘蓋必先定方隅驗昏旦測時氣晉刻候中星而又驗之於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可以他求惟求作曆之法而盡得之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漢孔氏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期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曆象應氏曰咨者謀之辭也類先總而言曰乃命繼析而言曰分命申命終復總而咨謀之蘇氏曰有讀爲又古有又通唐陸氏曰十日爲旬許氏曰閏餘分月也唐孔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得成○漢孔氏曰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嘆其善王氏曰不言功而言績謂其功乃緝累而成張氏曰熙廣而且明也○程子曰自乃命羲和巳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察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乎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於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施於事更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云云史載堯治天下之法盡於此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曆星爲一技之事而與政分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

通志堂

可乎

程子敘堯舉見篇末○漢孔氏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朱子曰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呂氏曰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漢孔氏曰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可乎言不可程子曰以堯老廣求聖賢之意放齊以嗣子朱對朱子曰胤嗣也訟爭辯也○呂氏曰啓明之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爲善小人因開明以爲惡想朱之性亦果開明但不能因之爲善耳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驩兜說見上文○漢孔氏曰采事也朱子曰上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漢孔氏曰驩兜臣名都嘆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嘆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朱子曰方且也以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許氏曰以勞定國曰功○漢孔氏曰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胡氏曰靜無事之時也

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漢孔氏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朱子曰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按二說不同詳在舜典末章

○陳氏曰堯典言咨四岳一言其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古者大事謀于衆故帝以此事大體專四岳專方岳知天下衆庶之情故以諮之○漢孔氏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爲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言浩浩盛大若漫天方說見上文鄭氏曰積石曰山大阜曰陵山高則喚而包之陵卑則襄而上之○漢孔氏曰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漢孔氏曰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朱子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漢孔氏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朱子曰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云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族之證也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楚辭言鯀婞直亡身其方命圮族之證也○漢孔氏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朱子曰岳曰四岳

之辭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言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漢孔氏曰勑鯀往治水命使敬其事朱子曰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漢孔氏曰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陳氏曰祭法謂禹能修鯀之功是鯀非無功但不能成耳○呂氏曰觀往欽哉之命曰鯀非無治水之才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惟欽之一字可以治鯀之病鯀而領往欽哉之命安知其不可用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弗欽也要之鯀非無才心之忽實壞之也

○鯀試九載者若時以下至此爲第一章○唐孔氏曰此經三言未必一時事但序者頒次不須寫相承然本○程子曰堯之時舜未在朝四凶未去而無惡君子之未勝耳○呂氏曰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德首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之盛無其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時雖未往聖而有洪水是變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漢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馬氏曰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至秦始皇始獨稱朕○漢孔氏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朱子曰帝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吳氏曰巽遜古通用○漢孔氏曰否不忝辱也辭不堪○漢孔氏曰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朱子曰明明上句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唐孔氏曰側陋僻側陋之處○漢孔氏曰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在下民之中朱子曰師衆首四岳群牧諸侯同辭以對也○漢孔氏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說見上文○漢孔氏曰無目曰瞽配字曰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朱子曰母舜後母象舜異母弟名傲驕傲也○漢孔氏曰諧和烝進也言能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朱子曰言善事父母爲孝呂氏曰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寄獨於家庭言之何也蓋鯀瞽瞍之子父既頑母既嚚象復傲而舜克諧以孝其始也怨怒之克乘尹咬犯一家之中無所不有克諧之後邪慝變爲和順雍睦之風烝烝乂一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進進之意詩云烝之浮浮如甑之炊物然漸不斷火氣相續使自然烝烝以至於熟舜觀頑父嚚母傲象之間苟非孝誠所積豈能乂和消消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漢孔氏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焉氏曰將以天下大事任試之刑于二女則閨門至親至切之一端耳○漢孔氏曰女妻刑法

也堯九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鄭氏曰觀猶視也新安王氏曰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升在下則娥皇爲妻女英爲妾爲天子則娥皇爲后女英爲夫人○漢孔氏曰降下嬪婦也水北曰汭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嘆舜能修己行敬則其所能者大矣唐孔氏曰嬀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舜居嬀汭爲一地分爲二水汭水涯也鄭氏曰汭之爲言內也唐氏曰水之隈曲曰汭○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朱子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是堯之言故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臣記之治裝而下嫁二女于嬀汭使爲舜婦于虞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

○總論□按若曰以下至此章○□氏曰堯問若□之人而放齊以朱對又問若時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嘆之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方一人之舉何異後世廟堂之論議卿之人自□及弓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所以發爲中節後有不容隱此其所以爲聖□然以爲法則當如何□明其德而已蓋堯之□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此□可以與于知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嘆私室□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所以明其德也明德若知人之本也

○總說一篇意○程子曰自放勳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明俊德□於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之治法也自疇咨□時□□以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呂氏曰堯典一篇只在欽之一字如之欽明文思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寅餞敬致□□以欽爲主又曰堯典乃一書之綱領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長之矣又曰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俱備如日多□說帥

尚書纂傳卷一　九

尚書纂傳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漢孔氏曰爲庶人故微賤□□□試以治民之難事唐孔氏曰此言側微即舜典所云□在畎畝謂之微其人賢而德之微居處陋賤故言陋史記云舜冀州之人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說曰堯與朱子曰歷試觀試也呂氏曰堯之知舜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下非堯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雖於舜亦當試驗不亦宜乎○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舜典

舜典

朱子氏曰典之義與堯典同○朱子曰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

尚書纂傳卷二　一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夏氏曰此史紀欽舜之德○曰若稽古以見舜典與堯典同○漢孔氏曰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於堯呂氏曰重華者堯光舜亦光煇光重光合昭如日月更明當有煇光於與堯重然與其如乾之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夏氏曰或以重華爲舜號非也○漢孔氏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程子曰溫粹和也塞充實也朱子曰細分是八事總是四事深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充塞之又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言允塞即誠義也

按詩疏明且哲書明作哲明哲于須博選庶微見者哲之反愚者疑似不惑之名則哲乃明見之處義又經中言哲皆同文明以下昌恭朝夕王猶允塞□兩字爲一義□□宿於下一字

○漢孔氏曰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唐孔氏曰東晉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肅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

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陳氏曰此述舜登庸歷試之事○漢孔氏曰愼謹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五者人倫也孔氏所云未盡張氏曰父子至朋友其有分也故謂之五品其有彝也故謂之五典爲父子者教之使有親爲君臣者教之使有義至於夫婦長幼朋友亦然故謂之五教朱子曰從順也此蓋使爲司徒之官也○漢孔氏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於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新安王氏曰入總其位故曰納朱子曰百揆惟唐虞有之猶周冢宰敘序也時敘以時而序○漢孔氏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朱子曰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漢孔氏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蘇氏曰自漢以來有大錄萬機之說章帝始置太傅錄尚書事而晉以後權臣將篡者爲之考其文蓋古文麓作禁故誤耳太史公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朱子曰麓山足也呂氏曰大麓之說不同惟大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祀於太山之麓而風雨不迷耳○李氏曰以孟子考之所謂主事而事治即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之類是也所謂主祭而百神享即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厎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吳氏曰自此至帝乃殂落雜載舜二十八年居攝事○漢孔氏曰格來詢謀乃汝厎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承帝位呂氏曰舜非始辭乃貌辭也不曰不堪也竟○龜山楊氏曰堯禪舜命時中○朱子曰堯命舜曰女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不居其位不攝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後來舜讓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漢孔氏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陳氏曰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正月朔旦一也互文相備唐孔氏曰堯之文祖不知謂誰不可强言呂氏曰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寡舜在廟受堯付託祗懼之意不言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漢孔氏曰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朱子曰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其最當先理會者唐孔氏曰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變其文璣爲轉運衡爲横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是也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王蕃渾天說云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暨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之象史官用焉宋元嘉年錢樂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有其法也朱子曰渾天儀歷代以來爲候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子午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月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銅儀制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焉

按朱子單儀說又有吳東俞氏震虞表志要編叙○六合儀所謂平置黑單環者名地平環一名陰渾一名帶横規一名全圓規一名地盤平準一名陰

結單環上刻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此地面四方之象也所謂仰立黑雙環者名天經環古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上刻周天度數與地平相結於子午半出其上半入其下子以上出地平三十六度爲北極樞孔午以下入地平三十六度爲南極樞孔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所謂斜倚赤單環者名天緯環一名天常單環一名百刻單環上下與天經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東西與地平相銜當卯酉之位此天腹赤道之象也○三辰儀所謂側立黑雙環者亦卽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但彼不可動而此南北附黃赤二環以轉動耳所謂赤道環者制亦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銜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所謂黃道環者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銜而南出赤道環二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亦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環交互相銜之處上環上所刻卯酉春秋二分之處也所謂白單環者銷定黃赤二環或不用以水數輪可省人運亦或不用○四遊儀所謂黑雙環者制亦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又小以挾直距所謂直距者銅版二縱置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旋關軸以夾望筒所謂望筒者卽玉衡也一名窺管一名橫管一名橫簫其筒中空兩首各爲方樞方孔中各留圓孔以窺測○右單儀三重六合天經雙環附地平天緯一單環也三辰儀雙環附黃赤道二單環也四遊雙環附直距與望筒也六合之規大於三辰三辰之規大於四遊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轉一環二合而爲一故厚可一寸二分單環單轉故厚視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夾有孔銜軸以受三辰四遊之內更可置轉軸如管屈出其外有轉兩層以關接三辰四遊之行大尺度曰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十厚一十半寸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十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黃赤二道徑七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雙環徑六尺二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二長各如四遊環內徑闊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首方樞方一寸七分中鑿圓孔徑七分半地平之下鑿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槽名水趺或名水平其臺稍爲十字或爲方井中盤水道相通行水水平則厚儀正矣如前尺度特其大約要之隨表長短厚薄隨宜增損有不必拘但得規模分布度大均準相銜交結樞軸無差則窺測不患其無準矣以上俞氏說附載於此

○朱子曰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曾氏曰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璿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陵歷鬭食盈縮犯守不如璣衡則爲齊異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漢孔氏曰肆遂也唐陸氏曰上帝天也朱子曰類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爲之故曰類○漢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祭亦以攝告唐孔氏曰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朱子曰六宗只當用祭法或問晉初張髦三昭三穆之說如何朱子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不足爲據○漢孔氏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朱子曰望祭名張氏曰山川之遠不可徧至而祀望祀之而已矣鄭氏曰徧周徧也唐孔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陳氏曰祭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祖見之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漢孔氏曰輯斂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唐孔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蓋諸侯執之以爲符信故稱瑞程子曰輯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同期於一日也朱子曰羣牧九州之牧伯毛氏曰守養六畜曰牧州牧取守養之義陳氏曰諸侯君國故得稱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漢孔氏曰諸侯爲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程子曰非是當年二月夏氏曰但謂巡守之歲蔡氏曰泰山在襲慶府奉符縣唐陸氏曰爾雅祭天曰燔柴爲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漢孔氏曰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太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朱子曰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漢孔氏曰遂見東方之國君○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唐陸氏曰同齊也漢律歷志曰律黃帝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是爲律本又曰律十有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一曰黃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

呂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呂又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

按黃鄭氏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唐孔氏疏曰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十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爲一合西山蔡氏發揮曰空圍九分者空圍中九分也又曰黃鍾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又按朱子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可又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即其長權爲九十分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然矣然後以其十一律與度量權衡皆得矣若秬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其求於聲氣之元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以上發明又詳故附載

○朱子曰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差則先粒而後特正日度量衡必參方使其久則先本而後文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

按曆以紀數象以觀運衰以月晷律以候氣皆推步造化制度數自所一言律之實錢微致識表景而制作非巡守時事特考附律使與民同今而已

○漢孔氏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朱子曰修品節之也唐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周之五禮亦當是前代之禮○漢孔氏曰五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爲贄以見之蘇氏曰五瑞命圭也五玉五器贄玉也新安王氏云贄與瑞不同瑞者上頒而下守之以爲有國之符信贄者下獻而上受之以明享上之儀物記曰凡執贄諸侯圭周禮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璜享后用琥錄有五玉其所贄之玉歟覲禮侯氏朝瑞玉有繅侯氏取圭升致

命王受之則所執之瑞也享王皆束帛加璧侯氏升致命王還玉不受以示弗財則所贄之玉也此說得之蘇氏曰執以見曰贄○漢孔氏曰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唐孔氏曰如若也聘禮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意朝禮亦然漢孔氏曰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蔡氏曰南岳在潭州衡山縣唐孔氏曰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漢孔氏曰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蔡氏曰西岳在華州華陰縣唐孔氏曰其禮如岱宗初行○漢孔氏曰北岳恒山蔡氏曰北岳在定州曲陽縣唐孔氏曰亦如西岳之禮○漢孔氏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牲朱子曰藝祖疑即文祖或云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假于祖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其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文中子叔恬問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呂氏曰歸格藝祖語可見聖人之心夫舜以天地萬物之責於身特於遠也一徧巡天下諸侯所與不安然後歸見祖廟而無愧使一民未遂一物未宜其歸格爲何如哉舜之心慊然而有愧於祖之靈愀然而不滿此身將若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時此心與四岳協在朝惟然於敢布已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漢孔氏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新說數奏之事故申之曰之許氏曰朝覲君之總稱朱子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而遠近合和也○漢孔氏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有以告飭之矣○呂氏曰五年閒如此提撕警策激厲使人情常有廣爲之一新此聖人操持天下妙用處○林氏曰四方巡守以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漢孔氏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唐孔氏曰十二州始舜之時常然左傳云夏之方有德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按劉侍讀說書序九共共當爲丘九丘蓋九州之志也以此推之肇州建師咨牧皆攝政及即位中閒事則舜下士合九州安知非其後時閒關再更定乎謂十二州終舜之時常然恐未必爾

○漢孔氏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鎭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蘇氏曰封殖也謂禁採伐王氏曰封者培而聚之也謂又曰十二州之山川皆封培而濬之蓋山川所以表識又天地間生民之大利於是乎出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後其次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漢孔氏曰象法也王氏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治象刑象之法于象魏是也朱子曰典常也刑即五刑也○漢孔氏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朱子曰流遣之使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朱子曰鞭者木末垂革唐孔氏曰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加之未必有定數○漢孔氏曰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孔氏曰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属扑於教○漢孔氏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唐孔氏曰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爲金此金即銅也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孔氏曰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朱子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非人所爲也赦釋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漢孔氏曰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直欲得中○漢孔氏曰象恭滔天足以亂世放之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漢孔氏曰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吳氏曰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崇山今在澧州○漢孔氏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朱子曰竄則驅逐禁錮之三危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漢孔氏曰方命圮族績用弗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朱子曰殛則拘囚困苦之羽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漢孔氏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程子曰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朱子曰象以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以此寬之也鞭作官刑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災肆赦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

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爲平而又有利之之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矣又曰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扑○眞氏曰欽恤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耳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迸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亦放竄殛皆誅以爲殺非也僅屏遠之則於市於朝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羈管編隸是故後之讀書至此者以四凶之罪止從流宥而嘆後世刑網之密嗚呼異乎世同心者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漢孔氏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林氏曰魂氣歸於天故曰殂體魄降於地故曰落○漢孔氏曰考妣父母然氏曰喪亡也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朗一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之爲言媲也媲於考也○漢孔氏曰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唐陸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朱子曰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遏密八音見聖德廣大恩澤深故哀慕之深至於如此○吳氏曰四海之內皆絕樂若後世禁樂○邵子皇極世紀堯甲辰年即位癸丑徵舜登庸乙卯舜攝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通在位一百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唐孔氏曰自此以下言舜眞爲天子命百官授職之事○漢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唐孔氏曰前以攝政告今以即政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漢孔氏曰謀政治於四岳呂氏曰舜繼堯以通下情爲當務之首詢四岳者開朝之元老當代之耆舊故首詢之○漢孔氏曰闢開闢四方之門未閉者廣致衆賢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朱子曰闢開也達通也開闢四方之門以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唐孔氏曰告廟既訖乃謀政

治於四岳之官所以開四方之門也明四方之目也達四方之聰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咨嗟見舜歎朱子曰十二牧十二州之牧○漢孔氏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朱子曰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漢孔氏曰柔安邇近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唐孔氏曰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漢孔氏曰惇厚元善也長任佞難拒也朱子曰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懼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乘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率服見禹貢○呂氏曰此數語敎十二牧以爲治之大綱如菽粟麻穀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抵於根本求之十二牧領此而歸豈有爲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漢孔氏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群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吾舜曰以別堯呂氏曰奮是奮發昂然之人與昏怠擾擾之時同也可見舜時天下已治復奮庸不幾於生事乎蓋天下之理不進則退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爲生生不窮日新之道應氏曰云熙帝載者見舜於堯統續然惟恐負其付託雖易世之後不敢忘○漢孔氏曰亮信惠順也唐孔氏曰舜本以百揆攝位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林氏曰亮有輔相之義如寅亮天地之亮疇如九疇之疇類也謂弼亮朝廷之事各順其類而不至於倒行逆施○漢孔氏曰四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朱子曰禹以姒姓鯀之子○漢孔氏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朱子曰蓋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漢孔氏曰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唐孔氏曰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爲敬之極是拜內之別名禹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朱子曰稷田正官棄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子唐孔氏曰皐陶即庭堅高陽氏○漢孔氏曰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漢孔氏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於飢汝后稷播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張氏曰棄以名命稷以官稱朱子曰阻厄也后謂有邰之君如所謂

三后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亦因禹之讓而又申命之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漢孔氏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五品五教說見前司徒詳見周官朱子曰聖賢於事無不敬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有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此亦因禹之讓又申命之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漢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群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林氏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蓋九州之內有雜夷與民雜居爲民害者○漢孔氏曰士理官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林氏曰孔說三就本國語然經言五服是五刑皆然而此止於大辟耳薛氏曰刑與罪稱之謂服疑可已矣而聖人未遽已也必再三審之求其至當而後已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者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雖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五覆奏者況唐虞之盛乎○漢孔氏曰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唐孔氏曰罪不輕流而必羈縻全護所在而有以宅之流而各其所宅則得其所安矣而亦不限以一處且斟酌區處別而爲三自非窮凶極惡不可移徙者未有不以漸而使之自新也如王制不帥教之人自左鄉移之右自右鄉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又不變屏之遠方未嘗不以其漸而行之也○漢孔氏曰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孫氏曰惟明則情僞畢知允則輕重適當真氏曰皐陶明章欽恤之意蓋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朱子曰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孫氏曰凡問而後命讓而後受者皆新命也不問而命不讓而受者皆申命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漢孔氏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

播埴之工皆是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此之謂若非作爲奇技淫巧○漢孔氏曰朝臣舉垂垂臣名朱子曰垂有巧思莊子謂攦工倕之指是也○共工說見舜典林氏曰汝共工猶言汝后稷謂欲使汝爲共工也○漢孔氏曰殳斨伯與二臣名林氏曰殳一也斨二也伯與三也中加暨字三人無疑朱子曰殳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爲名殳斨豈能爲二器者歟○蘇氏曰汝能諧和此三臣朱子曰不聽其讓也○呂氏曰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與後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漢孔氏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漢孔氏曰虞掌山澤之材而舜之命略不及也惟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非聖人不急於政則而急於物也順其宜成天下之大利者自致天下之大利故曰若○漢孔氏曰言伯益能之林氏曰伯益即伯翳其後爲秦○漢孔氏曰虞掌山澤之官呂氏曰益之爲虞非一山一澤蓋爲衆虞之長○漢孔氏曰朱虎熊羆四臣名林氏曰四臣名左傳有仲虎仲熊與熊二人則朱虎亦二人朱子曰以獸爲名蓋亦以能服是獸爲名歟史記云朱虎熊羆爲益之右前受斨伯與當時爲益之佐○林氏謂詳見上章朱子曰亦不知其爲誰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漢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朱子曰典主也林氏曰典禮之職於古爲宗伯至周所不殊然實以祀神爲主故伯主三禮○漢孔氏曰伯夷臣名姜姓○漢孔氏曰秩序也宗尊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以秩宗名之○[illegible]下竹子枝亦云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是禮使當其主也故[illegible]宗伯尊宗禮之禮者謂之都以人家宗人○漢孔氏曰夙早也[illegible]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illegible]以自[illegible]少私曲則心清而無物欲之汙可交神明林氏曰寅敬也不變其所守而不爲情[illegible]者事鄒氏曰[illegible]思神之道也○漢孔氏曰夔龍二臣名○漢孔氏曰然其賢不許讓[illegible]物[illegible]欽者禮之本敬而已陳氏曰[illegible]惟帝以舜答之命[illegible]曰女往[illegible]必非[illegible]能[illegible]斯[illegible]往[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漢孔氏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唐孔氏曰說文云胄胤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鄭註云王子王之庶子也呂氏曰典樂教胄子兼之職兼一事也樂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周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漢之太常猶領太學以此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漢孔氏曰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意簡者不煩之謂虐慕也直溫寬栗所以因其性之善而輔翼之也二無字與毋同則無虐簡無傲所以防其氣質之過而矯揉之也教胄子者使其如此而教之之具專在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黃氏曰謂詩言志是以導之歌永其義以長其言鄭氏曰人聲曰歌張子曰詩者樂章也又曰永言只是延其聲入人可聽今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朱子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illegible]曰聲依永又以律和聲以和之唐杜氏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爲徵徵數五十四一分徵數五十四分各十八上生者加一加十八

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一分商數七十二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一分羽數四十八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唐杜氏曰宮于五聲於倫理以信爲之管而聲均以子爲首丑爲大呂寅爲大蔟卯爲夾鐘辰爲姑洗巳爲仲呂午爲蕤賓未爲林鐘申爲夷則酉爲南呂戌爲無射亥爲應鐘周禮大師鄭氏註曰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黃鐘長九寸其實一龠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終於是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illegible]曰獸[illegible]有長短則以有清濁高下之殊歌者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聲既有長短清濁則又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illegible]所謂律和聲也[illegible]以黃鐘爲宮則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illegible]

[illegible]蓋以三分損益[illegible]

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

按唐杜氏曰五聲六律[illegible]

射爲羽仲呂爲角所謂旋爲宮商角徵羽也[illegible]

之羽爲仲呂之徵[illegible]

其宮爲姑洗之羽[illegible]

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者也[illegible]

隨之其還宮[illegible]

[illegible]

○漢孔氏曰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勅之[illegible]

前朱子曰八音[illegible]

五聲十二律[illegible]

度數[illegible]

以[illegible]

至[illegible]

人[illegible]

曰石磬也[illegible]

而辨[illegible]

歌[illegible]

立辨夫樂以和爲主而磬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和則無不和矣○夏氏曰此亦以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漢孔氏曰堲疾殄絶震動也[illegible]

張氏曰[illegible]

聖之使[illegible]

變亂[illegible]

於下以[illegible]

於下故言出[illegible]

見也朱子曰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illegible]

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illegible]

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夏氏曰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漢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

無[illegible]

天功二十二人治職之統要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此以下史述舜事[illegible]

[illegible]

夫明[illegible]

見[illegible]

言[illegible]

[illegible]

時[illegible]

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illegible]

後[illegible]

書共工之事同見萬國咸順執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朱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illegible]

○唐孔氏曰[illegible]

篇[illegible]

文[illegible]

河知也他皆倣此

尚書纂傳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虞書

大禹謨第三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漢孔氏曰矢陳也謨謀也鄭氏曰皐陶之謨禹之功各舉其著見之最盛者而言其實互文見意觀序題謂禹成厥功而下文又總以大禹謨言之則皐陶可知○漢孔氏曰重美二子之言○眞氏曰申舒也謂發達之使申而不屈○朱子曰此乃三篇之序皐陶矢厥謨謂皐陶謨篇禹成厥功謂大禹謨篇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帝舜申之者當因皐陶陳謨因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孔氏曰史錄其辭作大禹皐陶謨二篇也謨又作益稷也篇凡三篇林氏曰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爲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皐陶謨盡在第二篇也此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皐陶所言皆皐陶謨又曰虞史既述二典此又述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三篇備二典之所未備

大禹謨

漢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王氏曰皐陶稱其名而禹稱大禹者宅揆任大冠諸臣之上表而出之也○朱子曰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曰若稽古説見堯典○林氏曰文命上曰字史官曰也○漢孔氏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朱子曰文命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祗敬也帝謂舜也呂氏曰祗承與重華不同重華者日月生明一意祗承不過坤承乾之意耳○董子曰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

蘇氏曰或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呂氏曰此下四章互相發明克艱之義○漢孔氏曰敏疾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朱子曰曰以下禹言艱難也○眞氏曰君臣之道莫以克艱二字可謂至矣蓋以爲難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生驕逸之念此治亂安危所自分○呂氏曰以爲君艱君道以爲臣艱臣道人相傳之道后厥后臣厥臣各止其所之謂若克艱君之事臣克艱臣之事也不出其位也君不盡君道而下行臣事君職必虧臣不盡臣道而上僭君職必虧非艱厥臣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漢孔氏曰茲此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陳氏曰嘉言罔攸伏隱也賢者才德多於人之稱唐孔氏曰言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也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故嘉言與賢異其文○漢孔氏曰帝謂堯也考衆從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張子曰稽衆舍己堯克當其心以爲天下也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蔡氏曰不虐不廢皆謂矜恤之至也○呂氏曰相通也呂氏曰虐不必橫致暴刑加之毫精神念慮之不到便是虐之○蘇氏曰無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朱子曰舜因禹言謂此惟堯能之非常情所及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眞氏曰知爲君之難者易而知其難而能盡其道者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之人主聞一嘉言而不必用言不知伏于下者之難達也不必求賢不知遺于野者之難進也惟堯於此一以難處之故能使言不伏于下賢不遺于野而致萬邦之安雖然堯猶以爲難也又且稽衆以從人猶以公無告困窮者不虐不廢皆自克艱一念爲之孔子論堯舜亦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可謂知堯舜之心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漢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也○朱子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而不息○蘇氏曰廣則無所不運運則無所不及○呂氏曰德之廣運則與天同運故能受天之命○林氏曰聖神武文四者皆天所以命堯而堯所以受天命者也○眞氏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武者德之所以克敵文者德之所以致治此皆德之見於外者也益之言蓋以堯之德在於廣運而所以爲聖神文武者皆本於此也○益言此所以勉舜天子者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漢孔氏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蘇氏曰吉凶者總名禍福作○吉凶者禍福之總名成敗得失皆吉凶也

蓋亦因之以戒舜〇呂氏曰禹克艱之言得舜之言而愈明舜克艱之言得益之言而益大益克艱之言得禹之言而始備聖賢之言互相發明以見君道之廣大而無窮君心之誠敬而無已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呂氏曰益又言克艱之目〇漢孔氏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〇呂氏曰戒警也王氏曰自儆戒無虞至四夷來王乃其所以戒哉也〇漢孔氏曰法度也無依度謂無形成於無形備慎深朱子曰擬儆警古文作儆開元也今文作敬氏曰言度以世有其未有度而成一矣〇漢孔氏曰秉古常法于丈墮也陳氏曰度者丈尺寸也以度物法故曰法度〇漢孔氏曰逸過也過逸樂則德之源喜樂所以蕩欲皆以爲戒陳氏曰淫水曰過過者放於安之謂淫曰淫如水之浸淫而不返〇漢孔氏曰一意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勿疑邪勿行是義所存於心日以廣矣朱子曰勿禁止之辭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而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如時所謂築室道謀是何人成言謀何不成常自作一句不連上文蘇氏曰人之爲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其天下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有爲者以好行其所疑也朱子曰百志惟熙所謂百志呂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也一心既正凡有所之皆適其明故曰熙〇漢孔氏曰干求也失道求名古人惡之覺欲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蘇氏曰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毀譽天皆以是爲聰明而況於君子違道足以致民毀而已安能有譽哉好行小惠以求譽者亦此類不足恤以爲不足恤而從欲以咈之亦殆矣咈戾也〇漢孔氏曰人君于常戒慎無怠荒廢則四夷歸往之林氏曰綱怠荒所謂不儆以戒也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朱子曰九州之外也一說曰王四夷歸往中國可知矣陳氏曰益救數言戒而終之以此云蓋言由一念之在人主之心益之戒始於君心終於君心此聖賢傳授要去也故曰帝哉一天下之玄宗身致太平皆以德與四夷狄之學亦偏乎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萬世之著蔡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夏氏曰此禹又言俾勿壞之術〇漢孔氏曰嘆而言念重其言鄒氏曰念當思也亦夏氏曰禹言今日德政已成其事誠美在帝不可不念以其保之之術也〇漢孔

氏曰爲政以德則民懷之呂氏曰德惟善政政本於德也政在養民民賞其政也後世言政以兵非養民之政也〇漢孔氏曰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唐孔氏曰此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剋爲次左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蘇氏曰穀本在木行之數以爲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夏氏曰今人皆以之水火金木土穀之六府即所能皆修〇漢孔氏曰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夏氏曰以之正德利用厚生之三事〇說惟和〇漢孔氏曰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左氏曰穀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可歌也謂之九歌朱子曰當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得見矣夏氏曰分而言之謂之六府謂之三事合而言之謂之九功六府修三事和此九功可謂有敘矣有敘非可以徒水火而後金木土穀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特謂九者之功各得其敘而不失其倫耳〇或問論語韶武章朱子曰韶書中所謂惟善政至九敘惟歌此是韶樂九章者僅見可思如何於其又曰此便是韶樂之本也

按禹謨所言當政治實政之大者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語是也以德以和要其帝王之大經綸之實意者之經傳可考證者今更舉以行之如數修水之利其經制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後之爲坊溝爲合分而莫作爲其閘聚之爲堤防爲渠皆所以行天鼓兵言皆是也修火之利其圖畫如藏有新蒸圖有司爟掌以鐘合以攝號是燧合而藏之小之以燒薙以行水是其驅而實曉皆日是山修金之利則其地關鍵其坑冶關其貨藏物民以財是已及其用之而錯之實物而器其修宜以致和貨貨所以利其事也修木之利則有材斬材有其斬時禁其斧斤入山林之時而梟木之各得其財植而修之亦不使其斤斧以時入而培以不時其用別則以辨地之宜以相地之生土化以相地之宜修土利也而物不止此稷之田野書之井牧其度井地之宜以定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尤土利之大者也〇稷生九穀之種各以其野辨撫種之種修穀利也而亦不止此稷年成豐以謹春秋之賦斂以之蕃息使其郁鬯之麥稷有所以關之妻積有都鄙道路之委積以待凶荒使備其二年之畜有六年之蓄有九年之蓄凡穀乃天下大者也蓋以觀天地閒之萬物有所穀也和養民民利而利之姦苗而能救大君立祿於上率黎觀成於下以正民興斯無邪慝民德之正而後施惠工美精不足固利用之美者而凡書所與術患生與防利之導之出入用之皆民利之利也仰事俯育飽食煖衣同厚生之著者而凡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欲壽爲之宗而不傷欲富爲之厚而不困皆民生之厚也此聖府事修和之實而特以兩言總之可謂簡而盡矣又按禹自天錫疇之書其後以敘九疇之範則初一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挈其綱以定九疇之實則六府孔修以下三十一字在其本以陳九功之謨所此十有六字撮其要洪範其所以敘禹貢其作爲敘禹謨其敘陳帝前敘語之詳略不同而實一也以是帷成帝舜之使德政並益以娛樂媲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傳至成周尚以薦之宗廟而奉和與唐虞並稱世謂唐虞世遠復古之難以此語觀之皆聲磬精實噴者當考之也

○漢孔氏曰休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蘇氏曰先事而今曰戒朱子曰戒古文作畏鄭氏曰威刑勸勉環敬也呂氏曰此段精神全在俾字蓋順自然虛天理之常戒威輔相君人之道也天下之理盛必有衰成必有敗俾勿壞者聖人救成輔相以替消息盈虛之理觀勿壞之意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夏氏曰此舜又歸功於禹○漢孔氏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而嘆美之言是女之功明眾臣不及王氏曰方水之未平春作秋成有弗獲者故地平然後天成朱子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鄭氏曰治理輸時也夏氏曰禹功豈惟萬世曰萬世者姑取其數之多言之耳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夏氏曰此下數舜禪禹事○漢孔氏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鄭氏曰言已年老厭倦萬機女不懈怠於位稱總我眾欲使攝唐孔氏曰舜年六十二即位在帝位三十有三載至今九十五矣舜在位五十年則禪禹之時舜年八十三矣朱子曰蓋倦於勤而惟汝不怠故總我眾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日陟帝位舜命禹以總攝蓋堯於舜亦如是而已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漢孔氏曰依倚邁行布種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皐陶布行其德下合於民民歸服之朱子曰邁勇往力行之意言民所不依皐陶種德而黎民懷之

以自代萬禪皐陶以報其德之所自出也降如雨露之降黎民懷其德罔有不懷也種德以之罔克者如何民懷以之不依者如何此禹所以然不敢當帝位也○漢孔氏曰釋廢也朱子曰茲指皐陶也呂氏曰禹告舜以念皐陶也念之而在此釋而不念亦在此名言者指其事而言之亦在此允出者信存於心亦在此史氏曰念功念皐陶種德之功也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漢孔氏曰或有干犯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呂氏曰高者之世風俗醇厚敢干予正者已無而或干予正者亦無陳氏曰舜爲正道之主使臣庶有一犯正者即犯舜之正也○漢孔氏曰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鄭氏曰行刑以殺止殺無犯者于斯爲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朱子曰期者先事取必之謂陳氏曰明五刑以弼五教者刑所以輔教也凡以輔吾教之不逮而已出於教則入於刑出於刑則入於教使民趨於五教而不至於刑此聖人之本心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按中正之義皐陶但曰中未曰正者以有不中中者未有不正朱子曰中是正之恰好處合當做底是正做得恰好處是中

漢孔氏曰愆過也言帝德純粹如天地而不疑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何以至此其臣以爲德不可以加而皐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如是乃可謂之無過耳○漢孔氏曰御治也唐孔氏曰上下以勢言故曰臨眾寡以人言故曰御陳氏曰臨統御制御也御以馭馬爲義寬則使從與寬正相反人君能容眾而後能御眾寬容則人心固結乃所以爲御也於未之所及不行於未之所不及所御使各得其所也

孔氏曰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鄭氏曰罰罪止其身者賞賜施之子孫所以勸善也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可謂寬矣賞延于世然人爲善亦勸來者如世賞而不世官也○漢孔氏曰過誤所犯雖

大也有不得已故刑罰小也刑[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大者故[illegible]法者[illegible]民[illegible]
疑則從於姑息反以害仁此縱貸無故無小而其故不備既入見人之故為惡者不使其惡之大罪大則足以滅身矣但其小而刑之所以救其後而[illegible]中心○漢孔氏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朱子曰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呂氏曰[illegible]以[illegible]賞以[illegible]多疑以[illegible]仁心火之光也帝舜之疑天地之德也　漢孔氏曰辜罪也經常也[illegible]寧失不經之罪不[illegible]仁愛之已寬恤矣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唐孔氏曰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俱失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也陳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好生之德聖人所以配天地而有[illegible]生育[illegible]以簡而[illegible]是呂氏曰自簡寬而殺無非好生蓋以多事者以不好生好殺者必不好生唐孔氏曰合于民心者[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人皆自愛不犯有司之上好人之生則民莫不自好其生仁心之和感也秦人殺人如草芥宜若民不犯也姦宄不勝上輕人之生則民亦自輕其生戾氣之所召也○朱子曰古之愆以下見聖心之有發生與天地同而物我自然理以于天誅也夫好善取舍之間亦自有不易之理其有過非私而其故非私如罪疑惟輕作好息功疑惟重非過乎如天地四時之運寒[illegible]錯[illegible]當其中而乃有發生之心未嘗息也此行其間此所以協合民心而自不犯有司非既抵[illegible]而後縱弛之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漢孔氏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illegible]吳氏曰欲猶好也朱子曰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而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孫氏曰皷之舞之久見其為之之迹而民莫不技靡此之謂風動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漢孔氏曰水性流下故曰下水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illegible]禹最賢重美之朱子曰降水洪水也古文作洚孟子云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於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之氾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呂氏曰舜時水已平何以謂之儆予舜雖不見洪水之害常若洪水之在目前天地之中一物不順無非儆予何暇計時之先後況舜時水猶未盡平誠不可不儆也王氏曰與禹皆人信之謂之成允朱子曰成功謂水患既平而九功皆敘呂氏曰當此之時惟禹一人故曰惟汝賢○漢孔氏曰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菲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史氏曰勤儉二字觀之若易行也實難惟勤儉

[illegible]惟帝舜乃能然故[illegible]克勤克儉乃足以[illegible]其任也謂也呂氏曰滿假者必矜伐功成而後自以為功則為假也禹雖成功其心以然若無所以為不自滿假唐孔氏曰上一是功以言其能故再言惟汝賢也禹不自賢可謂自功成而禹惟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功而不失其功所以為禹也聖人也孔氏曰私代伐見功義相近而與不矜不伐天地相須也呂氏曰天下之理必有對言此物對有那物一有不矜者那不伐有對那理蓋有代者矣對禹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故朱子曰[illegible]道其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朱子曰德[illegible]其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而言功[illegible]其功而言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illegible]汝躬言當天道為天子曆象日月以定正朔而號令天下司馬遷言堯美說知大官明時正度陰陽調風雨節年曆舜禹之曰云天舜亦以命禹由此觀之帝王之所重也陳氏曰躬身也朱子曰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

按曆數之說惟吳氏得之書疏以為曆數與以曆對舉而[illegible]此與其紀以曆學數而言皆即安之時數即一歲萬之數曆所以為紀數之書數所以為紀然後元其次天之曆數在汝躬得傳帝王之世次傳頌如此正謂首任之大可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漢孔氏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或問人心是形氣之私形氣則口鼻耳目四肢之屬否朱子曰是又問如此則未可便謂之私曰此數件物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且如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箇不好底根本○又曰饑寒飽之類若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此言是○又曰道心惟微者雖明而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又曰人只有一箇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知覺從聲色臭味上去便是人心只爭些子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危只是危殆欲墮未墮之間若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隨之入於安定又不止於危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無故而怒與喜至於過怒至於甚皆為人心所使也須是喜而當喜怒所當怒乃是道心○又曰以飲食言之飢食渴飲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於孔悝與夫嗟來之食此不可食者也○又如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常人亦能之道心之正也苟父一虐其子則子必狠然悖其父人心之所以危也惟舜不然雖其父欲殺之舜

之者未嘗皆此道心也故當使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又曰中庸所謂擇善固執之擇善惟精也固執惟一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又曰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未發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謂也此曰允執厥中以其在事者言之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吳氏心經贊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illegible]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欲易流是之謂危須臾或放眾惡之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illegible]其存是帝二者之間[illegible]精[illegible]知及仁[illegible]惟精故惟一故中聖賢迭興[illegible][illegible]

曰[illegible]斯攻[illegible]欲其知[illegible]台存養[illegible]微之方[illegible]大哉[illegible]不力[illegible]也道[illegible]御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知[illegible]以道心之發[illegible]錄錄如[illegible]微惟[illegible]仁義禮智而[illegible]矣蓋[illegible]舜[illegible]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illegible]矣茲復加以三言者蓋必如是而後[illegible]讀論語[illegible]首末[illegible]其中[illegible][illegible]

云何以知其[illegible]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漢孔氏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朱子曰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謂之勿聽謂之勿用[illegible]漢孔氏

曰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非大君以自任君非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漢孔氏曰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illegible]可願欲[illegible]發修者用[illegible]無已也[illegible]又曰欽哉[illegible][illegible]言發於外[illegible]大禍[illegible]所與人君之富貴[illegible]極永終[illegible]必命禹以後世言之[illegible]誥危之如此[illegible]之主[illegible]位之[illegible]之[illegible]如有[illegible]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漢孔氏曰枚[illegible]

卜[illegible]○蘇[illegible][illegible]

實一而已

○漢孔氏曰舜[illegible]聖人以天下爲[illegible]禹[illegible]○[illegible]孔氏曰受[illegible]終[illegible]按文[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行[illegible]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唐孔氏曰此言征苗事○漢孔氏曰三苗之民數干王法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亂逆命汝討之○陳氏曰有苗猶有扈有窮皆指有國之君○蔡氏曰征正也正其罪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舜老而禹攝雖代總萬幾而兇封殺天子自若故猶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在居攝後而稟命於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舜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漢孔氏曰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蔡氏曰會羣后誓師之號○真氏曰會諸侯之師而誓諸侯亦在其中○蔡氏曰會誓也有會有誓虐已然猶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漢孔氏曰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應氏曰蠢者物之但能蠕動而無知識之稱○呂氏曰苗之頑盡出於昏迷不恭不恭者萬惡之所從出○漢孔氏曰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鄭氏曰侮輕慢忽自賢自以爲賢於人也○真氏曰道德二字並言始見於此道者常行之正路背之故言反德者固有之實理失之故言敗○漢孔氏曰廢仁賢任姦佞○漢孔氏曰言民叛天災之○呂氏曰災咎也○漢孔氏曰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應氏曰奉辭猶易所謂有辭言也○陳氏曰罰討也○漢孔氏曰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漢孔氏曰以師臨之一月不服○呂氏曰帝王之舉兵至則服而三旬逆命何也有苗頑惡之深自難感動如一氣之春草木發生而陰崖寒谷甲者未拆根者未芽當春氣之或偏陰凝結理之所物和始少後之則昔之未發生者悉拆而芽矣三旬逆命其氣凝結應候之時也舜之敷風和氣舉世游泳獨有苗雖負固被其澤矣○漢孔氏曰贊佐屆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林氏曰益見時方從禹出征○呂氏曰贊猶贊天地之化育禹有是心而益贊之非告以未知也○真氏曰德上可以動天者可以致遠○漢孔氏曰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鄭氏曰滿召謙避也○蔡氏曰滿損謙益即易所謂虧盈而益謙者○呂氏曰使禹以

爲弗率有苗非敎化未孚則爲矣自反修至和可罪苗乃謙也○唐孔氏曰舜初耕行德之事欲禹但修德虛以來苗○漢孔氏曰仁覆愍下謂之旻天○呂氏曰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蔡氏曰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朱子曰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也○漢孔氏曰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呂氏曰舜自負罪引惡敬以事見父母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呂氏曰自負其罪自引爲父母之自引其惡不以爲父母之惡○鄭山林氏曰舜惟以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爲孝也自以爲孝則非孝矣蔡氏曰齋莊敬也慄戰慄也○朱子曰孟子說舜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而善之則順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載見瞽子於其父者常始於見其不是處耳○蔡氏曰今以瞽瞍之頑傲亦允若是乃至誠所以感物也○漢孔氏曰誠和感神見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蔡氏曰至誠感物○漢孔氏曰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入曰班旅師之整衆曰振旅○呂氏曰拜而俞之所謂禹聞善言則拜○孔氏曰此見其師出以律其歸以序○陳氏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呂氏曰此見其師出以律其無功不恥不忿其方命○唐孔氏曰罪不請者進是苗頑初不屈也○漢孔氏曰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呂氏曰大時請命乃退也舜之文德素布於天下又大敷之則和氣彌滿天地之間矣○漢孔氏曰干楯也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唐孔氏曰楯則干也○朱子曰舞干大武之舞羽文舞皆所執○陳氏曰干在左手執楯右手秉翟是文舞知苗頑難化至於此言舜非有意於苗也○蔡氏曰舞干羽于兩階只是實事非如漢儒以舞干羽爲文也○漢孔氏曰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者之必以道○呂氏曰春生萬物由化以生者自有遲速知此則三旬之逆初非可怒七旬之格亦非獨異先後各有其時至此不得不格也○蔡氏曰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亦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爲禹班師而後始敷其文德舞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至遠當其時故因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之盛千載之下猶可以想而想其一時之氣象也○真氏曰舜耕歷山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不見人之爲頑極其敬誠一念所以格瞽瞍感其征苗也自來有罪而苗之作惡與其見瞽瞍之時是心微有間矣所以苗民逆命及班師之後益敷文德亟思往時負罪引慝之念羽之舞知氣充塞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然則人心其可以少自滿哉

尚書集傳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中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虞書

皐陶謨第四

皐陶謨

漢孔氏曰皐陶為帝舜謀林氏曰此篇雖與禹相答問其實陳於舜前史記云禹皐陶相與語帝前是也故揚子雲謂皐陶以智為帝謨○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皐陶

曰若稽古說見堯典○蔡氏曰典以記事故曰若稽古以下即記其事謨以記言故曰若稽古以下即記其言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載皐陶則載其謨凡臣之謨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皐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也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按此禹皐問答惟虞典以德以謨弼之義而充極於人君修身齊家之

○漢孔氏曰迪蹈也蔡氏曰皐陶言人君當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孔氏曰此以上不言皐陶者承大禹為謨以上不言禹

按允迪厥德從人君修德上說謨明弼諧從人臣輔德上說但即一文慎厥身以下之云謨明自開陳于此啓心天心之謂弼諧則協贊於此皆經乃悠臣不同心之謂或以德為皐陶之德或以允迪為啓迪其君之德皆未當

○漢孔氏曰然其言問所以行○漢孔氏曰嘆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蘇氏曰慎其身之所修思其久遠之所至者禮云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葉氏曰言慎修其身學欲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葉氏曰親親以隆其因盛樂以合其好文足以相接恩足以相愛惇九族之道也尊尊而卑卑長長而幼幼親疏以序隆殺以辨敘九族之道也程子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真氏曰庶明謂衆賢勵勉也翼輔也○真氏曰皐陶陳謨未及他事首以慎厥身修為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而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人主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一放則能暫而不能久者也常思所以欲其慎者夫然後謂之永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義也惟其常敬而無忽思其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備於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之義推之九族吾之屏翰也萬邦而均被其恩衆賢吾之羽翼也勉勵而樂為吾助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按中庸九經修身為經而待臣與民皆其中切要之事即如此篇發首先言治之原在君身而後言治之要在知人安民下文皐陶山楊氏說端頗同當然

又當考

真氏說

○漢孔氏曰以皐陶言為當故拜受而然之○三山陳氏曰禹皐同心或都或俞或吁或如何無非其真情實意之所發者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問之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以為矜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以為諂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龜山楊氏曰知人安民皆難之一物也修德而可知人之事天敘有典而可安民之事○葉氏曰嘆美之辭言人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呂氏曰而一相行若此之何憂也○漢孔氏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為難故曰吁葉氏曰帝堯之聖猶且難之人君不敢易也○漢孔氏曰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林氏曰知人智之事也安民仁之事也智之明也仁之愛也○漢孔氏曰佞人其亦不多見已故放之孔氏也巧言令色居驩兜之徒其任如此放棄其宜也○蔡氏曰能哲而惠猶言知人安民也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葉氏曰驩兜之於人之功罪害於知人故憂之有苗弗即工害於安民故遷之巧言令色孔壬所不害者最憂又甚於憂也○林氏曰帝能哲而惠則當黜無使何畏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有苗也君何所慮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人三凶見宗帝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龜山楊氏欽章[illegible]見上文○漢孔氏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其[illegible]則可知朱子曰行者可見之迹也程子曰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眞氏曰九德之名自皐陶始○漢孔氏曰載行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豈可以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其說[illegible]以九德[illegible]之言其人具斯人也[illegible]曰是德也有某事[illegible]考其言其事也

按諸家皆本孔氏說[illegible]所謂九德之行致和故必論其人之有某德有某德乃可論其人之足任某事任某事[illegible]如立政[illegible]知恤拘于九德之行乃敢[illegible]以定事數其[illegible]三事云

○漢孔氏曰[illegible]九德[illegible]○[illegible]孔氏曰性寬弘而能莊栗朱子曰[illegible]書皆[illegible]敬[illegible]○漢孔氏曰和[illegible]而能[illegible]事[illegible]曰柔[illegible]立[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而恭[illegible]唐孔氏曰[illegible]者[illegible]良善[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失於[illegible]○漢孔氏曰亂治也有治而能[illegible]敬[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而[illegible]故才[illegible]人可[illegible]大難曰[illegible]亂[illegible]十人是也呂氏曰亂者能治亂之人多恃才作爲大則爲亂小則爲[illegible]成[illegible]惟加以敬則[illegible]當

按朱子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又曰程子[illegible]以主一無適言之[illegible]嚴[illegible]一物者焉又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illegible]書敬字凡七見而此章特以敬言德故附其字義於此

○漢孔氏曰擾馴也毅果[illegible]朱子曰毅[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和○漢孔氏曰性簡大而有廉隅朱子曰簡是[illegible]簡[illegible]有分辨也[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剛[illegible]而能塞則如孟子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漢孔氏曰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朱子曰[illegible]義[illegible]亂惟[illegible]而有義則如[illegible]九德之[illegible]失[illegible]者[illegible]易失於[illegible]未必能[illegible]剛者[illegible]

也失[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者相類[illegible]一者相類即其範[illegible]而能[illegible]者作[illegible]範[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德[illegible]其範序[illegible]所以不[illegible]眞氏曰柔而[illegible]塞雖各爲一德然實[illegible]也[illegible]也皆[illegible]故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皆[illegible]以溫以義[illegible]朱子曰九[illegible]九德凡十八[illegible]皆是好底[illegible]論[illegible]九德[illegible]是以[illegible]舜

按九德[illegible]解[illegible]朱子[illegible]理[illegible]之謂

○[illegible]張氏曰自寬至彊皆[illegible]義皆學力[illegible]蔡氏曰[illegible]皆[illegible]其成德之[illegible]非以此[illegible]眞氏曰[illegible]不同然[illegible]不[illegible]學而成者[illegible]安行者也自非聖人[illegible]有所偏[illegible]之外後[illegible]性之全故[illegible]也[illegible]明[illegible]也況九德之常以[illegible]人而[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常[illegible]於[illegible]而不能安行[illegible]常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人其[illegible]一也[illegible]常[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九德之中有其[illegible]宣布夙早[illegible]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illegible]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史氏曰[illegible]之必勤也林氏曰[illegible]孔氏曰大夫受采邑[illegible]世[illegible]不[illegible]故稱有家[illegible]大夫以[illegible]之政事也○漢孔氏曰

有[illegible]六德以[illegible]事則可以爲諸侯[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敬[illegible]也[illegible]巳也張氏曰爲諸侯目有山川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而[illegible]於都邑故稱有邦[illegible]氏曰使之爲諸侯以亮明[illegible]之政事也○漢孔氏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illegible]能[illegible]之士並在官[illegible]氏曰受[illegible]施用也王氏曰合九德而受之[illegible]九德[illegible]曰又[illegible]氏曰合九德[illegible]人而成事其事[illegible]本也[illegible]才[illegible]二之[illegible]八元八[illegible]也而謂之才子其全才備德如此後世治天下者[illegible]求[illegible]非九德[illegible]之謂也○蘇氏曰後之學者多[illegible]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其實未必然也[illegible]曰天子[illegible]十人諸侯五人大夫二人使諸侯而[illegible]七人可得謂之皆天子乎[illegible]者取其[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九德[illegible]知人[illegible]何獨[illegible]命[illegible]而[illegible]以長短相[illegible]以此[illegible]人[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官方[illegible]而治一[illegible]相[illegible]相制[illegible]不至[illegible]人者○漢孔氏曰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illegible]官皆是言政無非[illegible]氏曰自[illegible]事言[illegible]曰百工○漢孔氏曰[illegible]官皆[illegible]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蘇氏曰撫順也唐孔氏曰[illegible]五辰者[illegible]時平秩東作之類葉氏曰不特授時而已大而[illegible]陰陽小而山澤草木無不得其所胡氏曰[illegible]在木於是布德

惠迪吉從逆凶…[illegible]

之辰秋盛而在金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

者之常眞氏曰有邦諸侯也人主一身天下之表…[illegible]

逸欲教有邦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向也…[illegible]

風而靡矣 黃孔氏曰兢兢戒慎業業危懼…[illegible]

氏曰安之於微…[illegible]

乎周子曰幾善惡朱子曰周子說幾徵有動之微…[illegible]

存者只於此看破便能轉了呂氏曰一二日之中幾微不萬…[illegible]

之善則善之惡則惡一心之中少有不敬善惡即於此而判矣

按虞書言典禮者…居書戒非私者一語家有非事而言者有私心而言者幾無不在要須合一…天德作一日二日萬機

○黃孔氏曰曠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呂氏曰凡在職任無非代天理物…天之命…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龜山楊氏彼章揖見上文 黃孔氏曰大哉叙人之常…各有分…

五常之叙使合于五而已…[illegible]

氏曰知在…[illegible]

…[illegible]

使有常庸…[illegible]

禮亦天所秩也天子當…[illegible]

叙大者是理聖人從而行之所謂道也…[illegible]

下相…[illegible]

知然後…[illegible]

不得…[illegible]

聖人之心只得付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illegible]

是合天理之自然…[illegible]

夢氏曰東…[illegible]

衷則和後民舜物自各得其正是所謂和衷也 黃孔氏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illegible]

等之服孔氏以天子…[illegible] 黃孔氏曰言天以五刑討有罪…[illegible]

何當如此…[illegible]

之惡則…[illegible]

是…[illegible]

氏曰大…[illegible]

禮…[illegible]

天…[illegible]

曰天明可畏…[illegible]

我…[illegible]

…明天聰明…[illegible]

好惡未知如何朱子曰林氏…[illegible]

明所畏如…[illegible]

通達…[illegible]

不知所以…[illegible]

故労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按此又皐陶與禹更相推讓以結之

○黃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陶氣象爲如何

尚書集傳卷第三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下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虞書

益稷第五

益稷

漢孔氏曰禹稱其人因以名篇林氏曰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孔氏據科斗書餘篇而爲二觀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實與前篇贊襄哉相接蓋古人以簡策多者一篇離而爲二既離之又以篇名別之故也朝篇當從孔氏而以文相屬讀之當以伏生爲正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葉氏曰此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〇漢孔氏曰因皋陶說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〇呂氏曰昌言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拜而嘆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己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蔡氏曰孜孜勤勉不怠之意氏曰予何言者猶皋陶之未有知也思日孜孜者繼皋陶之思曰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曰之當爲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有以也夫〇漢孔氏曰問所以孜孜之事〇唐孔氏曰皋陶性禹不言故曰吁又曰如何〇洪水至大浩浩懷山襄陵說見堯典 漢孔氏曰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〇漢孔氏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〇許氏曰乘篤也唐孔氏曰史記河渠書云泥行蹈毳山行即橋徐廣謂橋一作蕁直轅車也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謂毳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應劭謂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如淳謂梮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謂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輴與毳一橇與樏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蔡氏曰隨循刊除也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木以通險阻除障蔽也陳氏曰與益奏進眾鮮食於民魚鼈新殺皆謂之鮮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〇漢孔氏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水至川亦入海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食之〇陳氏曰決通也夏氏曰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爲九川謂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說者因謂距四海者弱水入流沙爲西海黑水入南海爲南海河北播爲九河入于海爲北海餘入水所入爲東海不必如此之泥但謂九州之川皆決以入海因以四海言耳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使小水有所入蔡氏曰艱食言稼穡艱難唐孔氏曰於時雖甫播種所收猶少人食不足故鮮食以助穀陳氏曰水漸除矣與稷播種奏艱食與鮮食於民 陳氏曰益稷播奏鮮食以人而飲食之分穀之有多耳〇蔡氏曰洪水之害禹隨山刊木除其障蔽然後益得以取山澤之所出鳥獸可得而食所謂暨益奏庶鮮食也決九川使至於海濬畎澮使至於川然後稷得以播五穀教稼穡奏庶艱食而食也所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〇鄭氏曰禹言暨益以奏鮮食山刊木之下言暨稷於濬畎澮距川之下則是以刊木之故而得獲夫木乃山林之產畎澮乃田間之道也益爲虞實主山澤以利木之故得益助之所以刊皆益之職爲之稷田官常出入田間以濬畎澮之故暨稷贊助之刊木以除水之害濬畎澮以致水之通二者治水大事也而益稷有功焉則是治水功成禹專爲先益稷實予之矣說者不以刊木濬畎澮爲益稷之事但以奏鮮食奏艱食論益稷於不合宜是禹所言者兌類曰總其功之所當從者句則禹所言者皆是歸功於此二人也〇漢孔氏曰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王氏曰居儲也應氏曰勸而不匱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平準者所能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貿遷有無化居 漢孔氏曰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蔡氏曰水平也庶氏曰鮮艱並奏食貨交貿而以總之以乃粒目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穀惟修五行之土爰稼穡本末輕重之序瞭然也陳氏曰作又與於也〇漢孔氏曰言禹言甚當可師法〇林氏曰禹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險阻艱難備言之矣予之所以思曰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與警戒常如其水未平之時則國家之福何無窮矣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林氏曰此即窮禹排明慎位之道〇唐孔氏曰禹以皋陶然已因嘆而戒帝曰帝當慎女所在位蔡氏曰慎乃在位即前帝所謂慎乃有位蓋古者君臣更以其口相告戒類如此 漢孔氏曰然禹言受其戒〇漢孔氏曰言慎在位當先安汝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真氏曰先儒謂心者人

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爲衆星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蔡
氏曰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
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所止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
而不陷於人心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
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也呂氏曰安汝止
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當致省察之功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諱
蓋君心之道毫釐之間忽焉隱微操存工夫最切而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隄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弼直則外得其養
按幾康如呂氏說固密如蔡氏從事上說
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哉合今並存之
○漢孔氏曰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夏氏曰紂
言惟動丕應徯志言惟動徯志丕應此言徯我舉動之際當順從天下所徯
之志猶所謂丕從厥志也○漢孔氏曰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林
氏曰書稱天稱帝其實一也如既云格于皇天又云格于上帝既云帝乃震怒
又云天乃錫禹既云惟帝不畀又云惟天不畀皆更錯其文以成其義○吳
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林氏曰據下文欲四鄰指禹之佐右而
言臣哉者指禹言之言鄰哉臣之助也鄰哉者女又當爲其佐輔左右前後之
臣以爲我助也既言臣哉鄰哉又言鄰哉臣哉反覆重複以見至誠之深○陳
氏曰舜既然禹慎位之言而禹又然舜臣鄰之言
君臣之相然豈苟爲容悅必有契於心者矣

大文大小合五十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
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王氏曰冇臣作朕股肱耳目至否則威之帝責任於禹○漢孔氏曰言大體若
身鄭氏曰股足也肱手也唐孔氏曰帝以禹然己之言又曰云云言已動作視聽
皆由臣也吳氏曰左右有民爲作肱而言宣力四方爲作股而言觀古人之象
爲作目而言聞五聲八音爲作耳而言推此四者則亦無所不類矣而宗之
命傅說蓋出於此○漢孔氏曰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呂氏曰予欲左右扶持其民翼而左右者汝也林氏曰左右即孟子所謂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之意陳氏曰翼如鳥翼輔
而起之之謂翼即左右之也○漢孔氏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當爲之林氏曰宣
力即所謂陳力蓋陳力就列臣之職也呂氏曰予欲宣力於四方而及於四方
爲其事者女也○漢孔氏曰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爲三辰華蟲雉也會

五采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米形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五色備曰繡天子服
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唐孔氏曰左傳云三辰旂旗
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也鄭玄謂[illegible]
彝也蓋宗廟彝器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
之黼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
以青黑線繡也又曰鄭玄云會讀爲繪日月星山龍華蟲六者畫以作繪施於
衣絺讀爲黹黹紩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紩以爲繡施於裳蔡氏曰易言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
堯舜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宗彝取其孝藻取
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陳氏曰采華采之物也藍之
采青砂之采赤五采五種之采藍砂粉墨之類彰施其采而彰之也五色青
赤白黑黃也又曰周禮司服云公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
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自
玄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註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
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爲
繢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
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
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古代制雖未必盡同大略當然○漢孔氏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

小字四百

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審聽之唐
孔氏曰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蔡氏曰忽
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審音以知世之治否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政治理若
其音怨怒乖離則政怠忽陳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雖言於播於律之所和以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詠故爲五言林氏
曰出五言者爲之樂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周頌雅頌皆出之爲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也納五言者謂下之言歸於詩歌者
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也
按漢志亦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伏生大傳亦作
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所謂七始者或曰七音或曰七聲或曰七均蓋宮
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也西漢以前云宮與商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
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
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此亦出於自然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
曲爲諸聲之綱至二變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聲但可以濟五聲
之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爲樂也前雖無已載五聲之位所
謂變宮變徵亦以隔八相生假如子黃鍾爲宮未林鍾爲徵寅太簇爲商
南呂爲羽辰姑洗爲角此五聲五也又加以變应鍾在宮羽之間爲變宮
午仲蕤賓在角徵之間爲變徵此變律也諸律倣此虞書雖無七始之字
而又云他書固有此理耳然顧氏註又謂周以前但有五聲自周以來加文
武二聲謂之七音未詳二聲何起何代始識其義漢志以出內五言尤明

○漢孔氏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呂氏曰股肱耳目之外又以一身見非之責[illegible]付於禹也古者君臣之義[illegible]之至如此舜之為君非有所憚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有所未盡而致人之後言意者廷之臣又非肯挾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者聖人徵畏無已豈敢俾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也如此○漢孔氏曰四近謂前後左右之臣勅使敬其職伏生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又曰其爲人也[illegible]而多聞道以天子疑而問焉則未嘗有不應而疑者曰疑者疑[illegible]天子者也以其[illegible]在前故為人也彊立而敢斷廣心而從欲輔善而誼[illegible]者輔者輔於天子者也其位在左其爲人也廣聲而切直顯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於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右其爲人也多聞而[illegible]給便利而不拙[illegible]而[illegible]可者謂之丞丞者丞於天子者也故其位在後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不得爲非也林氏曰欽四鄰者[illegible]當敬汝左右前後所與[illegible]以事上者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漢孔氏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illegible]即舜所聖者[illegible]漢孔氏曰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別[illegible]其侍唐孔氏曰古者天子將祭[illegible]周禮司裘[illegible]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illegible]射記云天子能備百官諸侯[illegible]熊侯以下同五[illegible]史君思共射之蘇氏曰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illegible]安上化頑以射學[illegible]教之人元日[illegible]射上功[illegible]齒[illegible]蓋古人鄉射其中[illegible]

即撻以記之也意與明撻記文脈相聯不可析為二句解

○漢孔氏曰書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共並生蔡氏曰識哉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禮掛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張氏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頑讒之人有死之道其生也幸免而已[illegible]也並生者使之爲善有可生之道也○漢孔氏曰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illegible]孔氏曰周禮大師教六詩瞽矇之類是也陳氏曰颺揚揚之也使樂官以所陳納之詩歌時時颺而感動之使與於善蓋以樂教也○漢孔氏曰天下之人能至于昔日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蘇氏曰論語云有恥且格格[illegible]改過陳氏曰承薦也[illegible]官使之[illegible]不格者[illegible]蘇氏曰[illegible]如庸之使之[illegible]○林氏曰庶頑讒說雖其可惡然能化之未以不爲善者事之則[illegible]以不肖之心應之矣郭子云堯舜之世非無小人難乎爲小人也[illegible]亦變爲君子此所

以上屋可封也又曰此龍之職其略見於舜典其詳見於此命禹總其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王氏曰曰俞哉至帝其念哉禹歸重於帝　漢孔氏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之所及黎獻也蔡氏曰春秋傳[illegible]若曰雖然[illegible]不然也俞哉者亦有味其言矣[illegible]所不可也蔡氏曰禹雖俞帝之[illegible]嗚[illegible]德[illegible]不在光輝中　[illegible]共爲帝臣[illegible]舉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孫氏曰[illegible]奏以言明以功奏試[illegible]言試[illegible]上進賢[illegible]心是以讓名[illegible]日進

[illegible]共[illegible]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漢孔氏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唐孔氏曰[illegible]漢孔氏曰傲戲而爲虐[illegible]晝夜[illegible]張氏曰傲虐人也[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蔡氏曰[illegible]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不如是也漢孔氏曰[illegible]塗山國名[illegible]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

氏曰負者負惡而爲害之力也林氏曰丹朱之惡起於慢遊故已戒之不敢不
逼勉以赴事功唐孔氏曰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
北塗山之國蓋近彼山○漢孔氏曰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
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蔡氏曰呱呱泣聲也荒大也陳氏曰度相度也
○林氏曰自古未有沉溺乎妻子之愛而能成大功立大事者真氏曰朱惟慢
台是以至於禹惟敬戒是以忘私○漢孔氏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
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水輔成之張氏曰當舜之時洪水橫流天
後亂而難治壤而未修禹於是疆其封域爲之經理所以弼成之也○唐孔氏
曰鄭玄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陳氏曰州十有二師即十二州
牧也以其養民故言牧以其爲一州之師故言師○漢孔氏曰薄迫也言至
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唐孔氏曰薄
者逼近之義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王制云[illegible]此建五長
亦如彼文陳氏曰建立也咸建謂內外皆建五長特以州之外與師同○新安
王氏曰舜之五服甸侯綏在九州內要荒在九州外成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要
在九州內夷鎮蕃在九州外九州之內有師有長其合計九州之外薄于四海
有長無師略之也○漢孔氏曰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
善惡分別蔡氏曰即就也林氏曰帝當以三苗
爲念而憂勤於政事不可有一日之曼游也
按前章帝責台於禹者相與之總合[illegible]之勢[illegible]
使黨[illegible]於彼[illegible]

黎獻蒼生內外爲之所而雖頑如有苗亦不使負棄
於事業功業之會如此乃陳禹台大包天下之氣象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氏曰此歸美於二臣○漢孔氏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
又氏曰所謂九功惟敘也○漢孔氏曰禹五服四夷咸服皐陶敬行其九德考
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象刑皆明白[illegible]
帝言我命皐陶敬承汝功之有次序者而用刑以防之正如前九功惟敘之後
董之用威俾勿壞也陳氏曰象刑即象以典刑明刑說見禹謨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林氏曰此舜夔所作樂也故[illegible]漢孔氏曰戛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
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illegible]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
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
蔡氏曰戛擊考擊也陳氏曰球樂器能鳴故稱鳴球新安王氏曰八音以石爲君故
韶以球爲首林氏曰揚雄長楊賦云戛滆鳴球鄭良註謂球樂器也戛滆拊擊
也是鳴球可以戛擊也新安王氏曰搏猶擊也拊輕手取聲也琴瑟屬雅頌
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大琴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
七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illegible]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
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林氏曰古語云拊鳴琴又云手揮五絃是琴
瑟可以搏拊也蔡氏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
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林氏曰來
格者[illegible]於人也又義[illegible]入室[illegible]如見其位[illegible]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illegible]如聞其嘆息之聲是爲來格陳氏曰朝廷之
官謂之后[illegible]成功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后羣后四朝是也唐孔氏曰王者
之後尊於羣后故[illegible]在位羣后亦在位[illegible]德讓[illegible]亦以德讓也○漢
孔氏曰堂下樂也鏞大鐘閒迭也吹笙擊鏞[illegible]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
[illegible]管長尺圍寸併兩而吹之[illegible]氏曰如周禮所謂陰竹
之管[illegible]竹之管也[illegible]
又曰合樂用柷止樂用敔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
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木長尺擽之

註曰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鄭氏曰鏞與笙[illegible]
曰笙鐘頌磬[illegible]
西階之西[illegible]
以人聲爲主[illegible]
間堂下[illegible]林氏[illegible]
庭中[illegible]
樂名[illegible]
則[illegible]
尺[illegible]林氏曰古文[illegible]
管於[illegible]
知[illegible]
郢也[illegible]功見於九功惟敘故樂以九爲節歌於堂上舞九德之歌舞於堂下
者九韶也[illegible]武王之功成於六故舞以六爲節也唐孔氏曰成謂樂曲成
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曰九成文中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
成莫大於[illegible]故韶之成也虞氏[illegible]
[illegible]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上下[illegible]合而[illegible]曲成[illegible]物之
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illegible]故配堂上之樂鳥獸[illegible]物故
配堂下[illegible]
石白獸率舞[illegible]漢孔氏曰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陳氏曰石與
球皆磬也蔡氏曰五聲之由者終條理之事故擊石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

獸者考工記云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蔡氏曰百官之長謂之尹百僚庶尹是也有邦諸侯亦謂之尹尹茲東夏是也陳氏曰上先言神人而及鳥獸以先後爲序此先言百獸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程子曰記云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矣如百獸舞鳳皇儀三代以降無此也○張子曰觀虞書禮樂大備左氏傳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朱子曰有舜與文王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詩不患其不作

按虞書言樂至身爲備欲須考論韶樂根柢處朱子所謂德性善孜至允配歌此韶樂九章蓋當九功告成之後仰撣萬天地和聲溢于宙欲發於韶之盡善盡美如此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林氏曰史又載舜皐陶賡歌之辭○漢孔氏曰作歌以戒之說已見皐陶謨呂氏曰天命流行內而起居寢處外而天下萬事無非天命必有以勑之時者時時勑之幾者時之微也頃刻之間幾微之中一毫不勑則私欲間之矣大抵天命流行而不息聖人亦未行而不息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陳氏曰天命無常禍患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孫氏曰此歌引也

按呂氏說天命固精然書中率以難諶靡常之命爲言二說當兼取

○漢孔氏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陳氏曰乃歌曰云云一口勑天命者當如此陳氏曰喜喜樂也起作興也○漢孔氏曰大言而疾曰颺率歌以戒帝林氏曰首至手曰拜手首至地曰稽首李氏曰念哉者常念其敬勑之意也○漢孔氏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蔡氏曰率總率也呂氏曰輕者奮勵之謂○漢孔氏曰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修以善無懈怠范氏曰省察也呂氏曰治雖成時時猶之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當既治太平之時省察之功不可廢也○徐氏曰皐陶特曰念哉兩曰欽哉蓋欲使存於念而始終乎敬也孫氏曰此歌引也○漢孔氏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陳氏曰明良乃君道臣道之本體良善也○漢孔氏曰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蔡氏曰惰懈怠墮傾圮也　范氏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王氏曰前言庶事後曰萬事蓋言叢脞惰之廢事也

按帝歌勑天時幾而皐陶颺言發明其旨曰念曰欽曰愼曰省皆欲動其喜起之歌言夫率爲此者精神奮事業之時也明良之歌言夫當擇此者見樞事理當世叢脞惰隳之歌又言夫玩忽此者精神見樞消鑠始盡上蔽下怠荒事皆從而墮廢也若說全章才歸宿於勑天時幾二句又戒謂帝歌於有爲廢歌意分而爲若有啖餡之意亦未盡其旨

○總說作歌虞氏曰舜歌本爲勑天而作君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蓋人事所以動天命也呂氏曰是歌三百篇之祖也詩定作歌宜發乎對颺而動天之命乎樂乃在儆戒之中皐陶颺言其吁亦宜歸張所以而不出乎規矩準繩之內此所以爲情性之正○漢孔氏曰舜受其誠戒敬自今以往師其職事哉呂氏曰古者君臣傳於而坐一言之間可爲帝者師以師禮拜其言之德也欽哉一語可謂尚經雖沒千百年其心至今猶在也陳氏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總而觀之讀書之際陳氏曰典謨其君之始末三謨乃載其君臣平生嘉言善政非盡一時之語然史所編次脈絡相貫未嘗無意義蔡氏曰典謨畢具皆可爲萬世法

尚書集傳卷第三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夏書

禹貢第一

唐陸氏曰夏禹天下號也凡九篇五篇亡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分其圻界〇唐孔氏曰計九州之境當有[illegible]水爲事攷新故言禹別其〇隨山濬川[illegible]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〇漢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功〇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以爲禹貢[illegible]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不言作微子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禹貢

漢孔氏曰禹制九州貢法〇林氏曰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illegible]后氏五十而貢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又曰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illegible]篇典體也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唐孔氏敘章相承稱禹[illegible]分此九土即別九州之義〇隨山刊木言其知也〇漢孔氏曰奠定也高山大川[illegible]曰以別州境若兗之濟河青之海岱[illegible]荊河豫之華陽黑水雍之黑水西河也

冀州

漢孔氏曰堯所都也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〇[illegible]氏與地貢說云

保　莫　雄　霸　信安　水寧　順安　保定　安肅　廣信
眞定　中山　趙　深　冀　河間　祁
相　磁　邢　名　懷　衛　晉寧　絳　澤　易
檀　薊　媯　平　營　大原　石　絳　慈　隰
潞　河中　解　東　威勝　平定　分　忻　代

嵐　石　憲　岢嵐　寧化　火山　保德　雲　應　新
寶　儒　蔚　朔　府　安北　鎮北　單于　右在冀

州冀州之西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折而南流雍在冀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在冀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北流兗在冀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云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而近恒山在河北此冀東西南北之境也舜後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幽州易檀以下等州是并州大原晉絳以下等州是其[illegible]氏曰即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〇新安王氏曰九州之名其意不可詳考晉地有冀然地有冀則是冀雖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荊山則梁荊以山名之也兗青徐揚豫雍以水名州也其不知者當闕之

既載壺口

朱氏曰載者已事之辭篇內凡言既者做此載始有事也〇漢孔氏曰壺口在冀州〇呂氏曰壺口山名〇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在河東北屈縣東南〇易氏曰唐爲慈州吉昌縣後爲吉鄉縣今冀北屈縣地壺口山在縣西南五十里〇呂氏曰壺口龍門之上口也

治梁及岐

王氏曰修其舊州之治〇漢孔氏曰梁岐在雍州〇晁氏曰梁山呂梁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酈道元云梁山[illegible]望也則是冀州之山若以爲雍之梁山則當爲秦[illegible]而去冀甚遠[illegible]呂梁也岐山狐岐山也在今汾州介休縣[illegible]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至于汾[illegible]岐山[illegible]冀州山[illegible]雍之岐[illegible]十言[illegible]云[illegible]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illegible]大溢逆流[illegible]謂龍門[illegible]水經[illegible]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王氏曰[illegible]〇漢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〇[illegible]今太原府[illegible]〇漢孔氏曰[illegible]太岳山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〇易氏曰[illegible]〇朱氏曰[illegible]地[illegible]山[illegible]功之始[illegible]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漢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〇[illegible]氏曰地理志[illegible]〇[illegible]

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漢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
唐孔氏曰衡古橫字漳在懷北五百餘里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
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唐孔
氏曰地理志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易氏曰唐潞州長子
縣本漢舊縣屬上黨郡發鳩山在西南六十五里濁漳出焉東北流至本州所
理之上黨縣本漢壺關縣地濁漳在縣西南一十五里又東北流四十里至本州
潞城縣本漢路縣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南又東北流五十二里至本州黎城縣
南二十一里本漢舊縣又東北流三十里至本州黎城縣西北五十六里凡東
流三百五十里至相州鄴縣北五里鄴本漢舊縣鄴西門豹引漳水之地又東
北流六十五里經磁州滏陽縣又東北流一百一十里至洺州洺水縣本漢斥
漳縣地屬廣平國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在縣西二百步至此入清漳○唐
孔氏曰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邑成縣入河過郡
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易氏曰唐太原府樂平縣本漢沾縣地樂平少山一名
河逢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山海經云少山清漳出焉東南流至儀州和順縣本
漢沾縣地後改州爲遼州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東北又東北流至洺州洺
水縣東北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宗城縣本漢廣宗縣地後改州爲貝州
又東北流至本州漳南縣北四十六里又東北流至德州長河縣西二十五里
本漢廣川縣地屬信都郡即漳水之南境其北境則屬瀛州平舒縣本漢東平
舒縣屬渤海郡自此一漳東北流而入河○蔡氏曰按此二漳異源而下流
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入河者蓋禹導

河自澶州大陸至碣石入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日漸
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漳水日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
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漢
孔氏曰從覃懷致功至衡漳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王氏曰冀土非盡白壤其大致然也餘州倣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漢孔氏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蘇氏曰賦
田所出粟米兵車之類劉氏曰此聖人良法預爲推移通變之權以通行於萬
世於是舉其輕重之尤者四州而爲錯法焉曰冀賦上上錯厥賦錯上中者皆
其重之尤也重之尤而不爲錯出之法則其久也或有所不堪非可通行於萬
世也曰厥賦下上上錯厥賦下中三錯皆其輕之尤也輕之尤而不爲錯出之
法則其久也或有所僥倖亦非通行於萬世也○漢孔氏曰田之高下肥瘠九
州之中爲第五劉氏曰九州田賦多不等者禹之定田賦揔其田爲九等又揔
其賦爲九等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齊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惡爲等州雖小而
田美則居上州雖大而田惡則居下不復問其大小也其定賦也以賦之多寡
爲差州大者其賦多州小者其賦少不盡繫其田之美惡也○漢孔氏曰此州

先賦後田殊於餘州林氏曰他州先田後賦蓋賦出於田[illegible]冀先賦後田者
王畿之地并與遂甲場圃廛市之類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非盡出田賦也○
漢孔氏曰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馬氏曰貢者侯國獻其土物於天子冀州天
子自治故不言貢孔氏穎達曰林麓藪澤則林衡澤虞掌之金錫角齒則牧人
圉人掌之皆其
自有何待於貢

恒衞既從

漢孔氏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
東入滱水衞水出靈壽縣東入滹沱易氏曰漢常山郡上曲陽縣唐爲定州恒陽縣後升州爲中山府是
爲上曲陽本漢舊縣有恒山在縣北四十里恒水所出漢避文帝諱改爲常山
蔡氏曰晁氏云今恒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滋水又南流入衞水
非古迹矣○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
北入滹沱易氏曰唐之靈壽縣屬恒州後改爲眞定府

大陸既作

漢孔氏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陸在鉅鹿縣北釋地十
藪云晉有大陸孫炎郭璞皆云今鉅鹿北廣阿澤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
于寧杜氏以爲汲郡修武縣吳澤卽修武也然此一澤相去甚遠以爾雅廣
平曰陸但高平之地其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易氏曰鉅鹿郡鉅鹿縣唐以後

屬邢州平鄉縣及邢州武縣唐以後屬趙州昭慶縣此一說也大陸當在趙
州以北非河水所經又在鉅鹿以北北非河水所經今考之邢州鉅鹿縣本漢
鉅鹿縣大陸澤在縣西北五里自邢州東北至趙州二百九十里趙州昭慶縣有廣
阿澤一名大陸在縣東二十五里自趙州東北至深州二百里深州鹿城縣大
陸澤在縣南五里蓋河自宿胥以北皆行西山之麓班馬王横所謂載之高地
是古河之在冀以南者實兩山踵趾及其過冀以北則地勢夷曠今此二
州相去四五百里地皆夷曠又皆有大陸澤然則不可泥一所以當其名○
朱氏曰此州田賦之下不敘山川此復敘者以此水平在田賦既定之後也

島夷皮服

漢孔氏曰海曲謂之島林氏曰島夷海島之夷也[illegible]
之[illegible]皆服之[illegible]上輸其所有如蠙珠
織皮之類島夷皮服貢其皮服也陳氏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
與貢州不言貢不相妨[illegible]氏曰見島之夷夷人也他州倣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漢孔氏曰碣石海畔山唐孔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易氏曰
唐薊州石門山在平州盧龍縣南盧龍本漢肥如縣屬遼西郡今平州石城縣本
漢驪城縣屬右北平有禹貢碣石山秦皇登之以望巨海蘇氏曰酈道元言今
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

在河口海濵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程氏曰冀爲
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不必書而其北境
則漢碣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
自北公海附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然後能達河○新安王氏曰此二句夾右碣
石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迹矣漢時河徙東郡更
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氏河在東
二河相並而行後又決于清河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博州屯氏河始絶後
又決于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
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遵於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北者支川與河相
貫者亦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故欲辨冀州山川當先講求河之故道也

濟河惟兗州

漢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唐孔氏曰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
北至東河也濟河說並見導水○鄭氏曰禹貢言濟河惟兗州而謂州及呂氏
春秋皆言濟河間曰兗州蓋言濟河者特起東西之限耳○成氏曰輿地記云
大名 恩 開德 鄆 齊 貫 濮 博 德 濱
棣 滄 青 永靜 右古兗州地自河以東自齊以北皆兗州境也
然後世大河所經歷之境與古不同考求古河所經之界則兗州之境見矣

九河既道

漢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唐陸氏曰爾雅九河徒駭一
太史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鈎盤八鬲津九○唐孔氏曰徒駭成平縣
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
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許商上言
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徒
駭河許商說外地理志曰勃海郡成平縣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寰宇記曰在滄
州清池縣南○太史河闕○馬頰河寰宇記曰在棣州蒲臺縣又曰在棣州商河
縣北又曰在滄州樂陵縣東南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曰在德州安德縣
○胡蘇河許商說外寰宇記曰在滄州饒安無棣臨津三縣○簡河闕○絜河
輿地記曰在滄州南皮縣○鈎盤河寰宇記曰在德州平昌縣來自滄州樂陵
縣東南入海○鬲津河許商說外寰宇記曰在滄州樂陵縣西東北流入
知入海○蔡氏曰自漢至唐講求九河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
積傳聞得其六輿地記又得其一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
可信矣其顯然謬誤者班固以虖池爲徒駭而不知虖池不與古河相涉樂史
記馬頰乃以篤馬河當之而不知漢志篤馬不與古河參預攘取他名以附九
河而謂隨處自入于海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亂舊名無復可以稽考唯
見今考唐滄州即漢勃海郡地北境與平州接相去五百餘里禹河未改海之
時從今海岸東北有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當在此地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
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大河水道變遷難考惟考碣石所在則
九不應但沒後世貿海之地既無此山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平

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爲海處瀕北斜行始分爲九其
河道已入于海明矣漢王璜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
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包淪於海後世知求九河於
平地而不求碣石有無以爲證故非九河之地而强鑿求之宜其支離不能的
也朱子曰既道者水行得
其道也後言道者倣此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漢孔氏曰雷夏澤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雷夏在濟陰城陽縣西北晁氏曰唐
以後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有雷夏澤蔡氏曰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
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澤水之鍾也流水橫
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足以溢爲患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夏氏曰其澤東
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之澤呂氏曰凡稱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如
白水不出兩端川亦歸會皆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有數
百里地以爲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漢孔氏曰灉沮二水名蔡氏曰灉水曾
氏云爾雅謂水自河出爲灉許慎謂河灉水在宋又謂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
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謂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雝然則灉水即汳水也
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理志云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
爾雅謂自河出爲灉自濟出爲濋求之於兗之方輿有澶音一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
詳孰是晁氏曰灉沮漢志不著本末唐以後濮州雷澤縣有灉沮二源俱出縣西
北平地去縣十四里王氏曰兩相合謂之會合爲一謂
之同周氏曰會同朝宗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爲喻

桑土既蠶

蔡氏曰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
九州皆有之而獨於兗州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

是降丘宅土

漢孔氏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蔡氏曰下丘居土者處皆然獨
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於兩大流之間遭其水之民尤困以
其免於厄尤
喜故記之也

厥土黑墳

漢孔氏曰色黑而墳起漢馬氏曰墳有膏肥也
林氏曰土脈墳起如左傳謂祭之地地墳是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漢孔氏曰繇茂條長也唐孔氏曰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二州言草木者二州偏
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升上者其下是也陳氏曰此見禹之功及草

木也他州倣此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漢孔氏曰田第六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漢孔氏曰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與他州同唐孔氏曰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曾氏曰鯀九載[illegible]十三載高堂隆言堯共水二十二載是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漢孔氏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唐孔氏曰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所出者爲先○漢孔氏曰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蘇氏曰筐所以盛幣帛織文織而有文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所謂筐厥玄黃也唐孔氏曰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歷外八州皆有貢篚孔氏曰史以貢名書紀其貢篚之見於經者水平定民得安居自然條穀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旨之奉於親故其貢篚皆其崇輸利非強爲之科率○王氏曰周禮九貢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是也二曰嬪貢絲枲是也三曰器貢宗器是也四曰幣貢玉帛是也五曰材貢木材是也六曰貨貢金玉是也七曰服貢絺紵是也八曰斿貢羽毛是也九曰物貢魚鹽橘柚是也○林氏曰八州之貢兗雍至寡荊揚至多各因其地之所宜雖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漢孔氏曰因水入水曰浮濟漯二水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易氏曰班氏於東武陽言累水所出於平原不言所出釋者欲正原郡高唐縣引桑欽說以爲累水所出又應劭於平原郡漯陰縣釋云漯水出東武陽今不知敷其所以今考平原高唐縣即唐博州之聊城縣西南至州一百二十里見在博州之東若東郡東武陽縣則唐魏州莘縣後升魏州爲北京大名府北京雖在河北然禹河故瀆在州東則莘縣西去州百五十里亦在禹河之東要之魏州東武陽在西乃其上流而平原高唐以至千乘而入海千乘即唐青州千乘縣是累水在禹河東者如此自大河東徙魏博等諸州諸縣乃在河北蘇氏曰累者濟之支流也未詳其地○漢孔氏曰因水入水曰達唐孔氏曰自濟入河自累入河林氏曰雖不見濟漯相通之道要之二水皆可以入河

蔡氏曰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即達帝都

海岱惟青州

漢孔氏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山唐孔氏曰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東萊公孫度據遼東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舜時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分

青州爲營州此曰遼東也○岱山見舜典易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武帝封禪分其地立奉高縣後魏改博縣爲博平隋改爲博城唐改爲乾封屬兗州後升州爲襲慶府改府爲泰符泰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成氏曰輿地記云

青　齊　濰　登　萊　密　淄　安東　右古青州地九州惟青最當舟楫有魚鹽之利先儒皆以青徐爲可下才不知可下流惟兗當之有余已嘗辨漢以來可考還從始歷青徐之境又夏氏曰爾雅不言青州商制也商無青州併青於徐也周有青無徐以徐併於青也

嵎夷既略

朱氏曰嵎夷即堯典嵎夷薛氏曰今登州地呂氏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

濰淄其道

漢孔氏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里易氏曰書云[illegible]國維山在縣東北八十里維水所出與漢志異要之山因水得名或所出之處漢志所載乃其所經之地今維水出莒縣之維山又東北至一百五十里至本州諸城縣界諸城今屬東武縣屬琅邪郡又東北七十四里至本州高密縣[illegible]北至昌邑縣[illegible]本東平壽縣之劇地又東北南去縣五十里後又折北入海其地也本菑都昌縣地隋置昌邑縣即濰水至都昌入海之地○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易氏曰唐淄州淄川縣本漢般陽縣地屬泰山郡淄水出縣東南原山去縣六十里俗傳禹治水功畢土石皆黑故謂之淄是淄水出原山雖同而漢唐郡縣差異考今地理兗州萊蕪縣地實有原山而萊蕪故城則在今淄州淄川縣東八十里淄水本出萊蕪原山東北過臨淄縣又東北過千乘縣東北入海此言入海而漢志言入泲蓋入泲乃泲川之舊自大河東徙濟之上流既絕故入于海博昌即今青州壽光縣乃淄水入泲之地○林氏曰河濟下而兗受之淮下而徐受之江漢下而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工最省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林氏曰此州平地之土則色白性墳海濱之土則彌望皆斥鹵漢孔氏曰濱厓也言復其斥鹵唐孔氏曰鄭云斥謂地鹹鹵也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漢孔氏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蔡氏曰鹽斥地所生漢孔氏曰絺細葛林氏曰海物水族繁夥非一類漢孔氏曰錯雜非一種林氏曰鹽絺海物惟錯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同不既別是一物則錯亦應別是一物如所謂錫貢磬錯○漢孔氏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以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唐孔氏曰枲麻也子氏曰鈆錫也陸氏曰怪石碔砆之屬林氏曰怪石意其貢爲器用之飾有不可缺非以充玩好又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產爲良也

按洪水初平九州有貢聲色玩好之具怪石不宜在下之人輸誠貢之而不容已上之人寬大受之而無所卻如此則怪石之類不勞解釋其意自明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易氏曰萊夷古萊子國齊東之夷夾谷之會齊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爲裔夷之俘漢志東萊郡有萊君祠唐以後爲萊州漢孔氏曰可以放牧○漢孔氏曰檿桑蠶絲中琴瑟絃唐孔氏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云柘屬也蘇氏曰惟東萊出此絲以之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孫氏曰檿絲出於萊夷織貝出於島夷故青徐揚序致篚於三夷之下

浮于汶達于濟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易氏曰唐兗州乾封縣本漢泰山郡博縣後改爲乾封縣汶水出縣東北原山萊蕪縣本漢泰山郡縣皆在兗州之西南故汶水所出之原山介兩邑間又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述征記云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有五汶皆原別而流同其原山之汶水西南經乾封縣南去縣三里又西南流九十里入鄆州中都縣孔子爲中都宰之地本漢東平國汶水北去縣二十四里已上爲汶水入古濟貴之地自濟之上流既絕故汶水入大野陂而不入濟○濟說見導水○朱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揚州倣此

海岱及淮惟徐州

漢孔氏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說見導水林氏曰北接青州則至岱南接揚州則及淮凡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止言一至蓋以鄰州互見此獨載二面者北言海岱則嫌於青南言淮則嫌於揚故必言海岱及淮而後於州之疆境始別○蒲陽鄭氏曰呂氏春秋云泗上曰徐州者以其在徐州也○成氏曰輿地記云

徐 宿 兗 海 沂 泗 淮陽

右古徐州地此州受淮泗下流地亦卑下然不若兗揚之甚春秋爲鄒魯之國秦末爲楚漢戰爭之地項羽都彭城即今徐州○夏氏曰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州青兼於徐故徐言濟也

淮沂其乂

漢孔氏曰二水已治○淮說見導水唐孔氏曰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故於此記之○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易氏曰蓋縣在唐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後以下邳縣置淮陽軍沂水經下邳縣分爲二一於城北西南入泗一經城東屈曲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之處曾氏曰酈道元謂沂水出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曾點所欲浴沂即此又武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世謂之小沂水又一水出黃孤山世亦謂之小沂水許慎亦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則徐州之水以沂名者非一○蔡氏曰徐之水有四有沂有泗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徐之川莫大於淮淮乂則泗以下凡爲川者可知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沭以下凡爲浸者可知

蒙羽其藝

漢孔氏曰二山已可種藝○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易氏曰唐沂州費縣本漢費縣蒙山在縣西北八十里與漢志差異蓋蒙山跨兩邑之間費在其山之東南蒙陰在其山之東北可以互見顓臾國在蒙山下其時屬費縣西北爲東蒙主即此○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易氏曰唐沂州臨沂縣有羽山在縣東南百一十里與海州朐山縣分界羽山本在祝其縣之西北百里蓋羽山介乎三邑祝其在其山之北臨沂在其山之西北朐山在其山之東南

大野既豬

漢孔氏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易氏曰唐鄆州鉅野縣本漢舊縣鉅野澤在縣東五里即魯西狩獲麟處後以鉅野縣屬濟州蔡氏曰柯承天云鉅野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有濟於是乎見○夏氏曰職方氏兗州澤藪曰大野今徐州有大野者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亦與徐州故以屬兗

東原底平

漢孔氏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唐孔氏曰東原即東平郡蔡氏曰即鄆州是也曾氏謂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後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去而既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曰東平又曰東原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漢帝亦名濟東國○曾氏曰原曰既平山阜可知○蘇氏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

厥土赤埴墳

夏氏曰土色赤質黏而膏脈墳起漢孔氏曰土黏曰埴蔡氏曰埴膩也黏膩如脂之膩墳說見兖州

草木漸包

漢孔氏曰漸進長包叢生蔡氏曰漸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包如詩所謂如竹苞矣言其叢生而稠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漢孔氏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漢孔氏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絜黃取王者覆四方蔡氏曰土五色者[illegible]五種之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葉氏曰[illegible]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林氏曰周禮染人[illegible]

大全本少夏字

染五色是知夏翟雉也具五色者古者車服器用以爲飾多矣不但旌旄○漢孔氏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易氏曰下邳縣唐屬泗州後廢在淮陽軍嶧山在邳州西六里林氏以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貴必曰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漢孔氏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蔡氏曰泗水旁近石浮生土中望之若浮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唐孔氏曰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爲磬猶如砥礪然○漢孔氏曰淮夷二水出蠙珠珠名唐孔氏曰蠙蚌之別名此蚌出珠遂名蠙珠馬氏曰淮有美魚謂之淮夷[illegible]林氏曰淮夷蠙珠此二物○蔡氏曰[illegible]夏翟[illegible]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漢孔氏曰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曾氏曰玄者赤而有黑色以之爲祭服所以事神也以之爲冠所以爲首服也記云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註謂黑經白緯曰纖纖縞皆喪服也即喪服之服之以養老則縞又爲燕服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

浮于淮泗達于河

【注】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易氏曰漢濟陰郡唐爲曹州後升爲興仁府乘氏縣屬焉睢陵縣即今泗州招信縣也此境漢志所載有兩泗水其一即所謂自東氏至睢陵入淮者也又一水首受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二行

[illegible]五行志泗水出[illegible]四水俱導因以爲名西南流四十五里經本州曲阜縣縣本漢舊縣分爲二[illegible]縣本漢魯國[illegible]泗水東[illegible]五里東復與四合又南[illegible]又東南[illegible]百九十里至本州[illegible]五百九十[illegible]百九十里至[illegible]入淮今盱眙軍相對即四口[illegible]蘇氏曰自淮四入河必道于卞[illegible]入泗[illegible]此水道[illegible]不詳世[illegible]漢書項羽[illegible]中[illegible]分天下[illegible]引河東南[illegible]宋[illegible]乃[illegible]不[illegible]

淮海惟揚州

漢孔氏曰北據淮南距海○戚氏曰輿地記云揚 高郵 楚
通 泰 滁 和 真 壽 廬 蘄 舒 濠
光 無爲 平江 杭 越 婺 潤 常 明
溫 台 嚴 衢 睦 秀 江寧 宣 歙 處
饒 信 太平 池 南康 江 洪 筠 臨江 撫
吉 袁 虔 南安 建昌 福 建 漳 泉 汀
南劍 邵武 興化 [illegible]右古揚州地孔氏[illegible]北二方而言然以地域考之[illegible]三方揚州東南之境皆距海而江漢入海[illegible]皆東[illegible]境方[illegible]及於荒青徐而下於[illegible]經於[illegible]言三方於荊止言二方蓋以鄰州互見此[illegible]言三方而不言西境得非以荊州互見耶○曾氏曰[illegible]其地故曰淮海惟揚州[illegible]其方故曰東南曰揚州一也蘇推以南[illegible]揚州則揚一境北不至淮[illegible]所指者如此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漢孔氏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蔡氏曰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也唐孔氏曰彭蠡是江漢合處下云導漾水南入于江東匯于彭蠡是也易氏曰唐江州都昌縣本漢彭澤縣地後割屬南康軍彭蠡湖在縣西六十里即江漢所匯之澤既豬說見徐州唐孔氏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蔡氏曰今彭蠡湖

澍之間千百爲羣說陽鳥攸居之義夏小正記鴈北鄉傳氏曰見禹功及飛鳥也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漢孔氏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又曰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又曰有北有中南可知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三江既入入海不入震澤也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五湖卽震澤若如志之具區卽震澤其湖藪爲一[illegible]以爲震澤之旁若今之湖[illegible]之受桓其澤謂之藪[illegible]定故曰震澤底定者底定而不震[illegible]江自入于海不[illegible]何以言震澤底定蓋江[illegible]想[illegible]按三江不勝異說[illegible]

[illegible]

下[illegible]三江[illegible]如彭水[illegible]也[illegible]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漢孔氏曰篠竹簜大竹水去已布生○漢孔氏曰少長曰夭喬高也○新安王氏曰充俗言草木[illegible]下其土[illegible]性[illegible]林[illegible]揚[illegible]惟曰其且如[illegible]多山林不[illegible]故言草夭[illegible]厥上之上

厥土惟塗泥

漢孔氏曰地泉濕王氏曰地之下濕東南爲甚天傾西北地勢東南故揚與荊皆曰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漢孔氏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漢孔氏曰金銀銅也漢孔氏曰瑤琨皆美玉[illegible]

[illegible]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illegible]

荊及衡陽惟荊州

[illegible]

江陵	郢	荊門	漢陽	信陽	歸	峽	安	復	黃
鄂	興國	岳	鼎	澧	辰	沅	靖	常	寶
永	道	郴	邵	桂陽	全	武岡	鄰	吳	吳

陁野　右古者□川澤衡山以東□為□□衡山以南□□□□之境獨未
盡如二廣之地恐亦在其間○南陽鄭氏曰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呂氏亦謂南
方曰荊州爾雅漢南曰荊州爾雅商制荊
州之域又跨荊山之北而至于漢水也

江漢朝宗于海

漢孔氏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為宗○江漢之導水易氏
曰江出梁州岷山東流至南郡枝江縣歸州即今歸州秭歸縣始入荊州界又東
至長沙下雋縣即今岳州巴陵縣又東北至江夏郡沙羨縣即今鄂州江夏
縣皆荊州境也○漢說見導水易氏曰漢出梁州嶓冢東流至南郡武當縣
即今均州武當縣始入荊州界又東流至江夏郡安陸縣以入江即今漢陽軍
漢陽縣皆荊州境也○唐孔氏曰周禮春朝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人事之名水無性識
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
就大似諸侯歸天子假人事以言之

九江孔殷

漢孔氏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唐孔氏曰地理志云九江在潯陽縣
南曾氏曰九江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無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湘水資
水皆合于洞庭中江則過之而已九江蓋非洞庭于下文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迤北會于匯東陵即巴陵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於彭蠡則九

江不在尋陽易氏曰漢志沅水出牂牁郡至武陵郡臨沅縣入江漸水至武陵
郡索縣入沅無水至武陵郡舞陽縣入沅辰水出武陵郡辰陽縣三山谷南入
沅敘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入沅酉水出武陵郡充縣酉原山又南至沅
陵縣入沅澧水出武陵郡充縣歷山又東至長沙國下雋縣入沅資水出零陵
郡都梁縣路山東北至長沙國益陽縣入沅湘水出零陵郡始安縣海陽
山北至長沙國酃縣入江此九江漢志皆在荊州之境會於洞庭以入江

沱潛既道

漢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唐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自
漢出為潛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於梁州入於荊州出於荊者荊之沱潛出於
梁者梁之沱潛易氏曰今江漢之間支川分派者不一或有出於江漢而他流
者又有出於江漢而其流復入者此荊梁二州各有沱潛也程氏曰沱潛從江
漢下亦得名此言江漢之得平故曰沱潛
既道若曰不獨其上亦治其支流亦治耳

雲土夢作乂

漢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為耕作畎畝之治沈氏曰
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乃雲土夢作乂詔改從古本唐孔
氏曰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
夏安陸縣亦有雲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方八

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易氏曰左傳楚子亦田江南之夢入于雲中
則在江北者為雲楚子田江南之夢則在江南者為夢江之南皆山也水源易
涸土之北則江漢交流之會水勢常積雲有方者方見土夢則在南方者
已作乂亦其勢耳鄭氏曰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夢在江南今公安
石首建
寧等縣

厥土惟塗泥

余見說
見揚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漢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林氏曰土雖與
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漢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林氏曰職方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荊州其利丹銀齒革
則荊揚所產可見左傳秉丹對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又贊子曰如杞梓
皮革自楚往也又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則羽毛齒革金木貢於荊宜矣○蔡氏曰杶木似樗漢孔氏曰榦柘也柏葉松
身曰栝唐孔氏曰考工記弓人取榦之道以柘為上杶栝柏皆不名也以其所
施多矣柘木惟用為弓榦故舉其用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
此言杶榦栝柏者所貢止此耳○漢孔氏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
丹朱類唐孔氏曰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粗糲為稱魯語云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可以為采○漢孔氏曰箘簵美竹楛
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唐陸氏曰楛
瓜木名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莖似蓍林氏曰箘簵楛三者皆可為矢
智伯伐趙趙襄子入晉陽問張孟談曰無矢奈何孟談曰臣聞董安于之治晉
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牆之其高丈餘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之
勁不能過也是則箘簵竹之堅勁者其材中矢之笴楛大鼎演氏嘗貢焉則楛
之材亦中矢之笴三邦未地總無明文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注
謂胡子之國在楚傍意者三邦故地歟○漢孔氏曰匭匣也林氏曰菁茅有刺
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示敬也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
貢包茅不入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今辰州麻陽縣苞茅
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漢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
組綬類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曰三染其色已成為絳纁絳一也

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云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
爲緅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玄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說文云璣珠不圓者也孔氏
曰組綬成綬帶之類夏氏曰此皆充男服之用故入篚而貢○吳氏曰尺二
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陳氏曰錫貢命也待其如數錫者王氏曰大龜上錫下也
辭納錫納而錫之如師錫帝之類錫字也辭林氏曰大龜不可常
得故不可爲常貢惟九江之地偶得之則納錫於上以禹錫者[illegible]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上言潛漢說見上文程氏曰不得浮江漢兼用也[illegible]以達河也東水不
經流或通支派期便事而已○吳孔氏曰逾越也可在潁川南東南故越洛而至
至南河洛說見導水蔡氏曰四水不與各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
于南河陳氏曰河在冀之西者曰西河在冀之南者曰南河在冀之東者曰東
河其實
一河也

荊河惟豫州

漢孔氏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荊說見荊州河說見導水林氏曰荊即南條
之荊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荊州此州在荊之東北冀之南故以荊山河水爲界
○陳氏曰輿地記云　蔡　潁　潁昌　順天　陳　開封
興仁　廣濟　河南　單　孟　陝　德　汝　鄭　唐
鄧　隨　襄　光化　均　拱　右古豫州地居九州之中四方
輻湊之地地勢平曠惟有伊洛瀍澗四水而伊瀍澗入會洛而入河惟洛水稍
大其他皆非巨浸禹治此州視他州稍易○曾氏曰周官職方氏曰河南曰豫
州呂氏春秋云河漢之間曰豫州蓋豫之東南不及漢東而不及荊山蓋古今地有
同小異有
因有革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易氏曰弘農盧
氏縣今虢州盧氏縣伊水所出熊耳山[illegible]行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偃師入洛○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洛水出弘農上洛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洛入河見
導水○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南入洛蔡氏曰今
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瀍水所出至本府偃師縣入洛○唐
孔氏曰地理志云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洛蔡氏曰新安在今河南府新
安縣也○閻今澠池縣東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
出酈道元水經注廣陽山○漢孔氏曰四水合流而入河易氏曰考之地理
瀍澗並出河南府而伊遠出虢州洛又遠出商州東流至洛而三川皆入洛而
同流入河曾氏曰伊瀍澗入洛洛入河今乃若四水各入河者以四水大小相
敵
也

滎波既豬

漢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林氏曰周禮職方云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孝
當爲一水○唐孔氏曰沇水入河而溢爲滎鄭玄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
處爲滎澤在其縣東易氏曰漢志河南郡滎陽縣乃古滎澤之地即今鄭州滎
澤縣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若爲時爲澤至周爲川禮天子傳言于滎之水
孝廣曰滎澤當爲川○易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　波以出
洛得名自當在弘農盧氏與河南界上鄭之境乃今河南府商州

導菏澤被孟豬

漢孔氏曰菏澤在胡陵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易氏曰曹
州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後以定陶爲一定陶縣屬曹
定陶縣仍置廣濟軍○漢孔氏曰孟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溢覆被之唐孔氏曰
地理志云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易氏曰唐宋州虞城縣本漢虞縣西北
孟豬澤在縣西北十里周回五十里蓋此澤介二邑之間睢陽在其西南虞城
在其東南宋州後改名應天府林氏曰孟豬周禮作望諸左傳爾雅作孟諸漢
志作明都史記作明都一也周禮青州澤藪曰望諸此乃爲豫州者周無徐而
徐幷於青青在豫東故澤兼有孟諸之名陳氏曰菏澤不言被孟豬而言導
弱水所反入流少也不言入而
言被者水盛乃被之不常入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漢孔氏曰高者壤　下者墳壚　壚疏　陸氏曰說文壚黑剛土
也唐孔氏曰不言色者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漢孔氏曰田第四賦
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蓋漆在豫爲獨盛故以之爲貢紵在纖外故爲貢
卑絺說見青州林氏曰纊細綿也紵所以爲布及練絹[illegible]曰貢紵成布未成
布未可謂之貢○漢孔氏曰纖纊細綿纊說又見徐州○唐孔氏曰治玉石曰錯治
磬錯林氏曰[illegible]則與此篚之文相類故曰錫貢在後此磬錯則與
厥篚之文相亂
故曰錫貢在先

浮于洛達于河

蔡氏曰豫去帝都最近其東境徑
自入河其西境則浮洛而後至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漢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周禮豫州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林氏曰梁雍西境皆至黑水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為界○成氏曰輿地記云

興元　利　洋　閬　劍　巴　文　興
蓬　龍　二泉　梓　遂　果　資　普　昌　叙
瀘　合　榮　渠　懷安　廣安　長寧　富順　成都府
彭　蜀　綿　漢　邛　嘉　雅　黎　茂　簡
威　棋　眞　儇井　永康　松　當　悉　靜　恭
柘　翼　眞　乾　姚　嶲　虔　忠　萬
開　涪　梁山　南平　太寧　隆　戎　鳳　扶　疊
宕　商　金　房

右古梁州地此州境域雖廣而險阻尤重山積嶺四塞險固與中州不相接武王伐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皆從而誓師史言曰逖矣西土之人則梁雍皆遠而梁尤遠也禹時劍門金牛之道未鑿梁州之通于中州者循嶓冢之險而北行達于漢上而入于渭逾河然後能入冀河以達帝都則其險遠可知

岷嶓既藝

漢孔氏曰岷嶓皆山名既藝水去已可種藝○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易氏曰唐茂州汶山縣本漢蜀郡湔氐道也岷山在縣西北南去青城石山百里俗謂之鐵豹嶺林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岷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易氏曰西縣即今秦州上邽縣其地大遠今考唐志興元府金牛縣本漢葭萌縣地[illegible]三泉縣嶓冢山在縣東二十里東水所出其山中高而東西下

沱潛既道

荊梁二州沱潛說見荊州○唐孔氏曰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蜀郡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歟潛蓋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此解升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薛氏曰沱水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illegible]州[illegible]縣也潛水地志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鬵谷水出西南入漢鬵音潛安陽縣即今洋州眞符縣也

按梁州沱潛與荊州同名[illegible]氏謂江漢支流分來不一不可定一所以當其名丁丈亭千潛亦然○曾氏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illegible]源此不志於[illegible]漾導漢也惟潛則江漢之有別[illegible]而見

蔡蒙旅平

漢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唐孔氏曰蔡山不知所在易氏曰蔡唐地理不載惟輿地記云雅州嚴道縣有蔡山今周公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易氏曰唐雅州嚴道縣本漢青衣縣蒙山在縣南十里今雅州名山縣本漢青衣縣地有蒙山此與漢郡縣同而其里方位在嚴道則此山介二縣之間也蔡氏曰蒙[illegible]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沫水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圍其山在[illegible]功多也○陳氏曰[illegible]獨於梁雍言之蓋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此諸州名山皆旅也又獨於蔡蒙[illegible]言之蓋紀平水土之終於梁雍[illegible]紀旅之始也[illegible]以見諸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之旅山則川可知祭山川則大於山川者可知

和夷底績

蘇氏曰和夷西南夷名也氏曰自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illegible]廣都二十有七[illegible]氏曰今[illegible]和[illegible]即和夷故地底績說見冀州

厥土青黎

漢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張氏曰[illegible]言土之色與性此不言性者其性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漢孔氏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漢孔氏曰璆玉名曾氏曰蜀郡卓氏程氏皆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州之在於鐵夏氏曰鏤剛鐵也漢孔氏曰鏤剛鐵唐孔氏曰鏤者可以刻鏤故說者以中川材氏曰砮貢石磬此貢石磬潦又貢磬錯則知當時樂器皆取於梁州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新安王氏曰能似豕熊似熊而黃狐狗大而長尾貍則狐之小者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漢孔氏曰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唐孔氏曰西傾雍州山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易氏曰唐洮州臨潭縣地本漢臨洮縣地即西傾山以名西傾山李氏曰能羆狐狸織皮非中國所有也

物也自西頃來因桓水而至耳[illegible]桓水由西傾而至于[illegible]非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出於羌戎自西傾山因桓水而入蜀耳張氏曰西傾夷之地因桓水而來以[illegible]中國獻方物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潛說見上文程氏曰凡漢水下流分支可以[illegible]皆是[illegible]浮于漢而言浮潛者隋其支流徑便可浮則浮不必盡至漢乃浮也[illegible]漢上曰沔易氏曰[illegible]褒水口以下爲[illegible]漢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illegible]北入渭蘇氏曰沔在漢中[illegible]帝時人有上書言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illegible]中穀可致[illegible]自沔入渭[illegible]時[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南道之可以浮江者荊既先之則梁次乎荊不待申言

黑水西河惟雍州

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illegible]水[illegible]境[illegible]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南[illegible]黑水[illegible]東距西河[illegible]所[illegible]其實[illegible]本[illegible]成氏[illegible]地記[illegible]

京兆 延安 邠 耀 鄜 環 寧 坊 丹 保安 慶 鳳翔 秦 隴 岷 階 西安 西寧 會 熙 河 蘭 渭 原 積石 鞏 德順 懷德 [illegible] 甘 肅 沙 西 伊 安西 北庭 右[illegible]

[illegible]左[illegible]右隴[illegible]可[illegible]其[illegible]大可[illegible]此東[illegible]地勢極高視山東諸州若臨于[illegible]所謂[illegible]此也○曾氏曰職方氏正西曰雍州[illegible]呂氏春秋西方曰雍州[illegible]西[illegible]不得[illegible]正西[illegible]故呂覽以西方爲雍皆因其[illegible]所在也

弱水既西

弱水說見導水唐孔氏曰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

涇屬渭汭

漢孔氏曰屬逮也[illegible]孔氏曰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illegible]陽[illegible]東南至[illegible]陽陵縣入渭行[illegible]百里易氏曰[illegible]郡[illegible]山一名崆峒山在縣西[illegible]里又[illegible]西南二縣雖皆安定郡之地而實非[illegible]今[illegible]西四十里[illegible]故城是也[illegible]於此二縣[illegible]本[illegible]又東[illegible]東南至京兆府[illegible]本[illegible]又東南[illegible]出山之處[illegible]五百餘[illegible]流[illegible]之[illegible]代[illegible]水[illegible]渭[illegible]成[illegible]其水名其說本[illegible]

漆沮既從

[illegible]出[illegible]北[illegible]入[illegible]人入[illegible]又有[illegible]謂[illegible]在[illegible]東北[illegible]十里又一百[illegible]十里[illegible]此[illegible]

漢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illegible]氏曰漆水[illegible]字記[illegible]合沮水上[illegible]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illegible]宇記沮水[illegible]陽[illegible]之[illegible]水[illegible]漆[illegible]其水入渭在灃[illegible]水[illegible]非[illegible]水[illegible]

灃水攸同

[illegible]氏[illegible]灃水[illegible]同[illegible]氏曰地理志云[illegible]水出[illegible]上林苑入渭易氏曰[illegible]京兆府鄠縣[illegible]屬[illegible]

山自發源縣東二十八里入渭○蔡氏曰屬從同主渭而言

荆岐既旅

漢孔氏曰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易氏曰唐京北府富平縣本漢其縣屬北郡荆山在縣西二十五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易氏曰唐以後為鳳翔府岐山縣有岐山亦名天柱山在縣東北十里大王所邑○陳氏曰水旅平此旅互相備說又見梁州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漢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又有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唐陸氏曰秦記云終南又名地肺○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易氏曰唐以後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原隰見冀州○漢孔氏曰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唐孔氏曰許慎云廣平曰原此原隰即豳地蔡氏曰今邠州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武威郡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易氏曰輿地記涼州姑臧縣本漢武威縣地有豬野澤古休屠澤蔡氏曰台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豬野澤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漢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美禹之功○唐孔氏曰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也左傳稱先王居檮杌于四裔故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杜預謂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鄭玄引地記書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易氏曰唐沙州燉煌縣本漢燉煌郡三危山在縣南三十里有三峰故曰三危此即顏師古所引者然非也其引鄭氏謂三危在河之南其說誠然唐松州禹貢梁州之境古西羌地羌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實於賜支至於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唐屬劍南西道豈非在積石大河之南而為雍梁西境乎三危說又見黑水○呂氏曰三苗既竄自後世觀之聽其生死在所不恤聖人則不然方其有罪至于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及之故禹台水至三苗亦為之畫其居宅大得其敘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知聖人之心也

厥土惟黃壤

蔡氏曰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漢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漢孔氏曰球琳皆美玉琅玕石而似珠○唐孔氏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之球琳琅玕焉○蘇氏曰今南陽有青瑯玕瑯玕屬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說見導河○西河謂冀州之西河也○林氏曰雍之貢賦自積石入河其南道自渭入河北道來自龍門者與南道會故曰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上之文也○蘇氏曰他州入貢亦必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漢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皆是戎狄故以西戎揔之○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鳥夷此三國亦當織皮但古語有節作詩略耳○唐孔氏曰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易氏曰臨羌西即今鄯州之地河關西即今積石軍之地皆屬漢金城郡渠搜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水經云河自朔方東流經渠搜故城禮三朝記云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則渠搜一國西戎又在三國之外如漢之西域亦總三十六國後為五十餘國云○蔡氏曰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

○總說九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而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林氏曰禹治水先後之序其載九州之後導山導水是也此但記九州疆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耳○新安王氏曰稱其州之封域序所謂禹別九州也次言山川治水之功所謂隨山濬川也次言上田貢賦所謂任土作貢也而以入帝都告終焉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唐孔氏敘導山見篇末○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水而施之川○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易氏曰唐隴州汧縣本漢汧縣地在汧水之北汧山在縣西六十里北與隴山接此正禹貢汧山非所謂吳岳吳岳雖同在隴州別自有吳山縣在隴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岐荊山說見雍州○漢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程氏曰此過于河若禹自西絕河而東也○壺口說見冀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易氏曰唐河中府之東縣本漢蒲坂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縣南十五里後以蒲坂縣屬永濟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河東彘縣東有霍大山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易氏曰唐以後皆以霍邑縣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二十里○漢孔氏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易氏曰唐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東北五十里唐太宗勒銘於此蓋西面水陰當水若破之以通河○析既中可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之三門山○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易氏曰唐河南府王屋縣本漢垣縣屬河東郡後以王屋縣屬孟州析城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山峰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門焉故曰析城○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易氏曰唐河南府王屋縣本垣縣屬濩澤地屬河東郡後以垣縣屬絳州王屋山在縣北十五里山四面一百十里高一十里狀如屋○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易氏曰漢志河內郡懷縣太行山在西北又在山陽縣唐及今太行山連亘於河北諸州如黑州之青城陵懷州之河內武德修武以至於河北北境皆太行所經之地故太行在河北爲天下之脊○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易氏曰唐定州曲陽縣本漢上曲陽縣恆山在縣北四十里後改恆山爲常山屬中山府有北岳恆山在西○碣石見冀州○唐孔氏曰入于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蔡氏曰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說見梁州○曾氏曰此西傾自雍州以西傾不言導北文蒙於導岍○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南易氏曰唐秦州伏羌縣朱圉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後廢伏羌爲寨入清水縣而成紀縣有朱圉山○鳥鼠說見雍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易氏曰唐華州華陰縣本漢華陰縣太華山在縣南八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易氏曰唐虢州盧氏縣本漢盧氏縣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易氏曰漢武帝立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唐河南府告成縣嵩高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後以縣爲登封○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易氏曰唐及今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之東境桐柏山在縣西南九十里○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易氏曰唐安州安陸縣本漢安陸縣陪尾山在縣北六十里後以安州爲德安府○蔡氏曰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說見梁州蔡氏曰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林氏曰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爲分水嶺○荊山說見荊州○唐孔氏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易氏曰竟陵後爲景陵屬復州○漢孔氏曰大別山名唐孔氏曰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易氏曰唐沔州漢陽縣本漢安陸縣地屬江夏郡有魯山一名大別山在縣東一百步小別山在縣東南五十步○蔡氏曰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說見梁州曾氏曰岷嶓皆梁州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嶓冢○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易氏曰唐衡州衡陽縣本漢湘南縣地岣嶁山即衡山在縣北七十里衡山之南岣嶁特一峰而已自湘南縣西北以至湘南縣東南皆衡山也○九江說見荊州朱子曰過九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至于衡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九江而東取山路以至於敷淺原是導岍岐荊山逾于河以東相同之分也○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易氏曰江州德安縣本漢歷陵縣有敷淺原○蔡氏曰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經導山○唐孔氏曰從上而下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山在北故自北而始蘇氏曰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林氏曰禹本導水而今乃先導山蓋其奠高山大川蓋是又雖被施功無所指手故先以高山大川爲表識自西徂東以致其功於水所瀆下流入于海川流故亦指而可求於是始施疏瀹川之功先隨山後瀹川其序不得不然○又曰導岍岐至碣石然後導川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冢至大別然後導漾之功可施導岷山至敷淺原然後導江之功可施○又曰岍岐所治之山乃合河之南北最爲吃緊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東之東自東遵之東北既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岷所遵之山則未能達海且至于下流之地及導川也功既施乃猶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此則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唐孔氏敘導水見篇末○唐柳氏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漫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漢孔氏曰合黎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唐孔氏曰地理志云張掖郡删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始此易氏曰唐甘州删丹縣本漢删丹縣屬張掖郡弱水在縣南山下唐甘州張掖縣本漢觻得縣屬張掖郡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縣西北二百里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百六十里古文以爲流沙者風吹沙行故曰流沙弱水合黎亦以同在唐之甘

州即漢之張掖郡程氏曰當弱水東北而逝至合黎并達[illegible]
不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洩委之於流沙所謂行所無事也故
書於雍止曰既西而於導水
不曰入于西海者皆紀實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唐樊氏曰雍州之山有水焉極險若赤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漢孔氏曰黑水
自北而南經三危唐孔氏曰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
入于南海蘇氏曰地志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易氏曰樊綽雲南志載黑水
之入南海者有四西洱河與蘭倉江合一也麗水與瀰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
勃弄諸水三也唐樊所見盤龍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其水從羅些城之三危山西南行三千里
名祿禪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illegible]有瀰諾江西南來會之與
于所羌吐蕃[illegible]
經瞻睹之界而入于羅此乃南詔吐蕃南北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細
南東川之西境[illegible]鄭氏所引地記謂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者合
又與唐志松州縣之[illegible]相近則黑水經此誠麗水之古今所可證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
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唐孔氏曰經水云河出崑崙虛李巡云崑崙山名虛山下地
敷奏故水所[illegible]
原[illegible]
[illegible]
為由國[illegible]
里俾河[illegible]
積石可想連吐蕃[illegible]
龍門成鑿石或穿地以通流易氏曰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羌中河
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今以唐以後郡
縣證之廓州積石軍在州西南兩臨大關北枕黃河河自此東北流二百五十
里至本州所理化成縣南八十步又東流一百四十里至鄯州龍支縣界鄯州
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屬金城郡河在縣西南六十里積石山在縣西九十八里
河又東流三百九十里至河州枹罕縣界河州枹罕縣本漢枹罕縣屬隴西郡
石山一名唐述山在縣西北七十里今人目龍支縣山為大積石山此名小積
石山河在縣南五十里又東流二百里至蘭州五泉縣蘭州五泉縣本漢金城
縣屬金城郡河經縣北二十里又東北流二百八十里至會州所理會寧縣會
州會寧縣本漢鶉陰縣地屬安定郡河在縣西北有黃河堰又東北流六百七
十里至靈州所理迴樂縣靈州迴樂縣本漢富平縣地屬北地郡縣枕黃河即

後魏刁雍所謂[illegible]地又東北流[illegible]本州靈武縣凡一千
餘里至西受降城西受降城本漢臨河縣地屬朔方郡在黃河外八十里又東
流一百八十里至天德軍中天德軍本安北都護又東流二百里至中受降城中
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漢更名五原又東流一百里至東受降城東受降城在
朔州北一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illegible]唐武德[illegible]所理
可[illegible]河水又轉而南流凡二百五十里至[illegible]
本漢[illegible]郡河在縣西二十里又南流凡二百七十四里至嵐州合
河縣[illegible]合河縣本漢[illegible]縣地屬太原郡河在縣西二里又南流七十里至
石州臨泉縣石州臨泉縣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河在縣北二十里又南經
本州定胡縣西一百步亦漢離石縣地[illegible]在縣西一百步又南經本州平
夷縣西四十五里亦漢離石縣地河南流凡四百二十里至隰州永和縣隰州
永和縣本漢狐讘縣地屬河東郡河東去縣二十里又南經本州大寧縣凡南流
二百里至慈州所理吉昌縣[illegible]本漢北屈縣地屬河東郡河去縣西南二十六
里又南經本州文城縣[illegible]門山俗名石槽在縣西南二十六
六十里又南[illegible]門縣[illegible]龍門[illegible]今河中有山如
槽水流縣之七十餘尺又南流一百八十里[illegible]
門者也河口寬八十步[illegible]
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故云曝鰓龍門孔氏曰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
陽縣北林氏曰[illegible]大禹[illegible]山[illegible]

前[illegible]
明南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可[illegible]百里至陝州陝州
西北對河[illegible]華陰縣本漢[illegible]太華山在縣南八里河經大華
之北故曰華陰[illegible]山故名龜瞿華陰又自
華陰[illegible]
又東[illegible]陝州所理[illegible]
大東[illegible]
津地名易氏曰河至陝石縣又東流一百五十里至河南府王屋縣[illegible]
至[illegible]河南府[illegible]
縣[illegible]
北地林氏[illegible]
易氏曰河至河陽縣東[illegible]
五社[illegible]洛水東經洛汭北對[illegible]
川寨什谷之口者也晁氏曰洛汭大洛小故言過下文[illegible]
氏曰[illegible]
北水縣本漢成皋縣一名虎牢凡東流二百九十里至衛州汲縣衛州汲縣本
漢舊縣[illegible]又東北流至本州黎陽縣界
本漢黎陽縣屬魏郡大伾山在縣南七里[illegible]
其南河水經其東是也漢孔氏曰降水水名入河唐孔氏曰地理志云降水
在信都縣易氏曰河至黎陽縣又東北流一百五十里至相州臨河縣相州臨

河縣本漢鄃縣地屬清河郡河南去縣五里又東北流八十里至滄州
滄州頓丘縣本漢舊縣屬東郡河在縣南三十五里復升州為附
入清豐河又北流一百二十里至魏州所理貴鄉貴鄉縣本漢魏郡元
地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西去縣三里後省貴鄉縣入大名府元城縣又東北
流二百一十里至貝州貝州經城縣本漢堂陽縣新河縣河東去縣十里
後經城入宗城屬大名府又東北流二百一十里至冀州冀州信都縣本漢
縣屬信都國漢志信都縣禹貢降水亦入海以爲河東徙故自入海而
不入河降水故瀆在縣東南六里大陸澤見冀州漢孔氏曰北分爲九河
以殺其溢易氏曰河至冀州又東北流一百二十里至滄州下流故道不復可
考九河入海當在滄州以北呂氏曰播爲九河者河水至此散而爲故禹不
情數百里之地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九河既見兗州漢孔氏
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程氏曰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
二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周漢以前入海故道不在渤海
從見之如志而說禹貢道河輒自志之乃謂逆河九河入于渤海
之五載河入海乃在碣石九河始于渤海爲時不注渤海然則欲知禹河入海
之處當從碣石求之○葉氏曰河自積石三千里而至龍門
二千步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
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處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
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降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
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

下水陸變遷莫知其實故言其大概下有碣石則其入海之處也
而○合沙鄭氏曰河水自雍州之外入雍州之外則其所在而至元入海禹之功
功莫大於此又曰其水之出可知矣蓋河之爲患久矣其東北趨於下
原今鮮堤與漢之金堤猶有存於河北者夫禹之所以治之者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漢孔氏曰泉始出山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流爲漢水經梁
州及導山易氏曰嶓冢山漾水所出東南百八十里與元府所理南鄭縣
漢舊縣屬漢中郡漢水經縣百步漾水至此方名漢水　林氏曰漢水
留名易氏曰漢水至南鄭縣又東流七十二里至興元府城固縣北二里本漢
舊縣屬漢中郡漢水北去縣百步又東流經金州漢陰縣南
縣屬漢中郡漢水北去州城百步又東流經本州洵陽縣又東流
縣又東流經均州鄖鄉縣凡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本漢舊縣屬南
郡漢水去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漢水至此又名滄浪水與東流爲
漢同後世謂有他水自外而入鄭道元謂之三滄而後爲漢著明非有他水入其
也漢孔氏曰三澨水名易氏曰漢水至武當縣又東南流經襄州之樂鄉
縣又東南流經郢州長壽縣凡二百六十里至郢州所理長壽縣本

竟陵縣地屬江夏郡有臨漳縣故城又東南流凡二百二十里至郢州京山
縣本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又東南流三百里至復州沔陽
陵縣本漢舊縣屬江夏郡後改爲景陵縣漢水在縣南
○易氏曰漢水至竟陵縣又東南流經沔州汊川縣凡東南流七百里至沔州
汊川縣界流入有大別山大別既見導山漢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易氏曰
大別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上有大禹廟　漢水入江之處在漢陽州西北
○漢孔氏曰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程氏曰經於漢派曰東匯澤爲彭蠡
於江派曰東迆北會于匯彭蠡一江自南而至橫衝而東與之迴轉故曰匯
配北中與之相敵故曰會彭蠡既見揚州○漢孔氏曰自彭蠡江分爲北江而入海易氏
曰漢水入江經匯澤于彭蠡又爲北江而入于海要之即江水而已　程氏曰
漢水自漢中至武當皆東也自襄郢而下則南也自合江而達于海則又復
爲東合少鄭氏曰漢水源出於東北行不下二千里而附於江
故不得與河濟並列禹之施功不下四瀆故與四瀆同紀於導水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岷山既見梁州易氏曰漢志蜀郡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
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考地志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

徼在松州交川縣禹貢所謂岷山者也江源在縣西北三十里
江水所出曰松潘又東北流百四十里至翼州翼水縣地本漢蠶陵
縣地屬蜀郡［?］縣　百步又南流六十里至茂州汶山縣本漢舊縣屬蜀
郡汶山縣岷山在西北又東南流凡一百二十里至灌縣又東南流經彭州導江縣
後以縣置永康軍南流　自七十里至成都府成都縣本漢舊縣屬
蜀郡郫江一名汶江在縣　南七里蜀守李冰鑿二水成都中［?］
境縣有［?］以六八爲名即東別爲沱者也凡一江別出皆爲沱梁州之沱
皆在此特其○漢孔氏曰沱水名易氏曰江至成都縣又南流一百有五里至眉
州眉州彭山縣本漢武陽縣之南安縣又改爲眉山本漢武陽縣之南境地屬犍爲郡江一名汶江經縣
東二里又南流經嘉州之犍爲縣又南流經嘉州之犍爲縣凡五百六十里至戎
州戎州僰道縣後改爲宜賓縣本漢僰道縣屬犍爲郡江經縣東北去
縣十步又東流五十里經本州南溪縣又東流經瀘州江安縣凡二百一十里至瀘州瀘州
瀘州之江安縣又東流經本州合江縣又東北流經渝州巴縣江津縣
以萬計入江津凡七百里至渝州渝州巴縣後爲恭州本漢江州縣地屬巴郡
江在縣南凡二百四十里至涪州涪陵縣本漢涪陵縣地屬巴郡大江黃石灘一名
橫石又東流二百五十里至忠州臨江縣本漢舊縣屬巴郡江在縣南百
步又東流二百六十里至萬州南浦縣本漢朐忍縣地屬巴郡又東流經
夔州之雲安縣南百步凡一百二十里至夔州奉節縣本漢魚復縣地屬
巴郡瞿塘峽在縣東一里水中孤石名灩澦堆又東流一百里至本州之巫山

縣今漢巫縣屬南郡在山在縣中四十里江水南去縣一里庋流分者或有呂險朝發白帝暮宿荊者其間千一百里又東流至歸州之巴東縣南百步凡一百二十里至歸州歸州秭歸縣本漢秭歸縣屬南郡其縣東北二面悉臨絕澗西大溪水南大江有空舲峽在縣東白二十里絕崖壁立而水迅急上其艱險載物悉下然後得過又東流經峽州宜都縣南一百步凡二百里至峽州峽州夷陵縣本漢舊縣屬南郡大江西自歸州秭歸界流入經縣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縣西北有西陵山自縣西江二十里入峽口名為西陵峽長二十里所謂三峽此其一也或謂巴白有三峽此即峽也又東南流入本州宜都縣本漢夷道縣江去縣百步凡二百二十里至荊門府江陵府江陵縣本漢舊縣屬南郡江在縣南十里東流經本府公安石首二縣又東南至岳州界即東至于澧也孔傳以為澧水然澧水入洞庭而後入江又以為澧陵然澧陵在江東南數百里蓋禹貢言至者非山即澤是必山澤因水而得名者今澧州在江南西非山澤等不可信○易氏曰江至澧州界凡東流九百七十里至岳州岳州巴陵縣本漢下雋縣之巴丘地屬長沙郡江在縣北四里洞庭湖在縣西南五十步周圍二百六十里此禹貢之九江於是自荊九江諸水山峽山之水而是江之流環繞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者也是漢水遇九江於例九江亦見荊州○漢孔氏曰東陵地名林氏曰水經云東陵在廬江金蘭縣西北巴陵○江郡亦有東陵鄉氏曰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是也地志在廬江者非是易氏曰江水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今也岳陵與岳相為東西惡得以名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漢孔氏曰迤溢也東迤北分會為彭蠡

韻略曰迤邪行也易氏曰江至巴陵自荊州北北後漢北分經荊州臨湘縣北又北流經鄂州蒲圻縣後乃嘉魚縣凡五百十里至鄂州鄂州江夏縣本漢沙羡縣屬江夏郡江水在縣西南北對漢陽又東南經本州武昌縣本孫權所都又東流經本州永興縣界凡六百里至江州江州德化縣後改為德化縣本漢柴桑縣屬豫章郡又經本州湖口縣後屬南康軍都昌彭蠡湖之口即下漢水匯澤之地後人彭蠡入江之處林氏曰江漢二水皆經流於此而東流漢時與江合口以朝折而南江行與漢合口以朝折而北蓋江在漢之南漢在江之北江行北則其勢北上故會于彭蠡而東也匯澤為彭蠡者蒙一文也彭蠡之水林氏曰漢既名北江故此名中江易氏曰江至湖口又東北經彭澤縣自江州凡五百八十里至池州池州秋浦縣後改為貴池縣本漢石城縣地屬丹陽郡江在縣北七里又東北流經銅陵縣至太平州當涂縣之牛渚山一名采石後以二縣析太平州又東北流至潤州之上元縣孫權所都建業後置昇州又升為建康府又東北流百四十里至潤州潤州丹徒縣後升為鎮江府縣本漢丹徒縣屬會稽郡江在縣北臨江而華即此地又東至常州之江陰縣後為江陰軍乃江之南入海處北岸七十四里至揚州揚州江都縣本漢廣陵縣地屬江都國又東北流一百二十六里至本州之海陵縣後置泰州泰州亦江都縣地漢十一所謂至江都入海者也○合沙鄭氏曰江水自梁州之外入荊州之內歷荊揚禹之施功又次於河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

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漢孔氏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垣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今考唐志河南府王屋縣後屬孟州本漢垣縣屬河東郡王屋山在縣北十五里沇水所出南行九十里至本府之濟源縣後屬孟州本漢軹縣屬河內郡濟水在縣西北二里平地而出有二源其東源周圍七百步深一丈其西源周回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並流水源出王屋然王屋山既見而伏東出於濟源縣方名濟水○漢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南流數里而溢為滎澤在敖倉東南易氏曰自濟源縣凡南流一百二十里而入于河自入河又東南流一百三十里至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有古滎澤程氏曰濟水之為濟本細微他數處既有河可盪水當通於滎地是溢若非濟水因濟而得名故禹遂以元名命之程氏言其字因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皆非濟水則當不應以可攷者何得其得其字者皆有理而言非宿可也且河濁而濟清河之下可以溢明矣為所證此禹貢之序與若斷而續而實有其未歿見或伏而後可考也其日以行下流可勁者非入河大抵於流注伏而出於地者非之記謂泰山之北其西東南者合之水西北匯北出里水之勢又西北注于地其之勢而至于馬之東蓋水之所伏也與其北折而也此則疾也其又至于崖下則有然而止何自其以北至于濟成之丙蓋五十曲而有泉勇出高或數尺其旁六七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

於黑水之所者而見之於其泉則有馬之遺糠或出於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言而北皆謂之出於達於濟可以入于海無其由者其若皆於是達此者多甘泉其湖名者十數而魚味皆同以此驗之蓋皆濟水之所出者也然且水之伏流地中原多有之然獨於濟而疑者何哉程氏言自古以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而絕可得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未知禹時所以為濟也復出河之南為滎之澤也然亦其實則○按孔氏以潁為濟河之南濟亦河之水非復以濟之所可為之名也程氏謂當流以江之名者字自特見之例惟其自此而前故不如為河可溢其名其為不如他水下流之至而有出之名一也又王屋之下既見而伏東出而再伏至此而復見在河北既河何獨溢出於河而何不然二也又濟可至惟州南陶邱猶有東而出矣四瀆亦至而品氏本紀猶有再出其間於濟州猶使其下流至充者非已有所其水上流則必為者也其得以無所之水名充瀆城三也要之入河之後其物與河地之所以皆不相南自齊界至滎入河者也○維可東下其伏地潛而復見者為於榮再出於河若聽其未嘗不與河相亂○漢孔氏曰陶丘丘再成易氏曰鄭州滎澤縣東至本州五十里又東一百里至汴州又東北二百四十里至曹州曹州濟陰縣有定陶縣後以為定陶縣屬濟陰郡曹州亦陶丘也一名左城唐堯所居故為陶唐○漢孔氏曰菏澤之水易氏曰自定陶縣又東北九十里至於菏澤是謂

丘在今廣濟軍之西荷澤在今廣濟軍之東北以上古荷水所經之地自可至此凡七百餘里蘇氏曰謂之至于荷者蓋荷陂縣自有荷水來入於荷至其地耳荷澤見豫州○漢孔氏曰濟與汶合易氏曰濟至荷澤即東北會于汶在鄆州中都縣之地汶說見青州○漢孔氏曰北折而東易氏曰濟自會汶凡北流一百里至鄆州須昌縣須昌縣後省入須城縣本漢須昌縣屬東郡濟在太興西二里又北流經東阿之長清縣本漢盧縣地又東北流經齊州之豐齊縣後省入長清本漢茌縣地齊西去縣二十六里凡二百里至齊州之臨邑縣齊陽縣臨邑縣本漢舊縣屬東郡齊西去縣四十里又東北流經本州之全節縣後省入歷城本漢東平陵縣屬濟南郡又東北流經本州章丘縣本漢陽丘縣地又東北流經本州臨濟縣後省入章丘本漢菅縣屬濟南郡又東北流經淄州鄒平縣本漢舊縣屬濟南郡齊南去縣三十五里又東北流經淄州濟陽縣今屬鄒縣屬濟南郡凡一百九十里至淄州高苑縣淄州高苑縣本漢舊縣屬千乘郡濟在天縣七十步凡東流二百四十里至青州博昌縣青州博昌縣後改為博興縣本漢博昌縣屬千乘郡濟北去縣百步又東北流入海○合沙鄭氏曰濟水源不出於塞外亦不附於中國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桐柏說見導山唐孔氏曰水經云淮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按蓋桐柏之旁小山也陳氏曰淮自桐柏以上水小無所用導故導之自桐柏始胃爲言门大如扁氏曰漢志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今考之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之東界屬南陽郡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縣南九十里淮水經此山○漢孔氏曰與泗沂二水合而入海易氏曰淮自桐柏縣東流經蔡州朗山縣凡二百四十里至蔡州真陽縣本漢慎陽縣地屬汝南郡在縣南八十里北去州一百里又東流至本州褒信縣又東流至本州新息縣南五里凡東流三百里至潁州汝陰縣本漢舊縣屬汝南郡淮西南去縣入縣南五里又東流一百二十里經本州下蔡縣周世宗以下蔡縣置壽春府凡東流五百里至泗州盱眙縣本漢舊縣屬臨淮郡淮北去縣南七十里又東流經本州虹縣又東流經淮南楚之昭義縣後改為信義縣四十里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漢志所謂至淮陵者也又東北經泗州之徐城縣凡四百六十里至泗州泗州臨淮縣本漢徐縣地漢臨淮郡臨淮水出桃木河又東北流經本州之宿豫縣又東北流經本州山陽水縣凡二百七十里入海漢孔氏曰沂水至下邳入泗泗水至淮陰入淮乃沂先入泗泗入淮耳以去淮近故連言之沂泗說見徐州○合沙鄭氏曰淮水不出於塞外亦不出於中國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說見雍州漢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李巡云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易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東至北船司空縣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考之唐之渭州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屬隴西郡今屬隴州有鳥鼠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導渭始此凡有二源又三東微南流至渭州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本州隴西縣後於縣置鞏州又東流至秦州伏羌縣南一里凡一百里至秦州秦州上邽縣唐末廢後成紀渭水在縣北十二里又東流凡二百二十里至隴州南由縣後省縣入吳山本漢汧縣地屬右扶風渭水在縣南四十里凡東流二百二十里至鳳翔府岐山縣鳳翔府岐山縣渭水在縣南二十里又東流經京兆府之鄠南同官咸陽二縣凡東流二百七十里至京兆府京兆府鄠縣本漢扶風郡左馮翊渭水在縣北五十里凡東流一百四十里至華州華陰縣華州華陰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渭水在縣東北流二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即所謂渭汭也○豐涇漆沮說見雍州蔡氏曰此言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而東之次也雍州言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者散言境內諸水非東西之次也○合沙鄭氏曰渭水源出於塞外其行不下二千里而附於河故不得與四瀆並而禹之施功不下於四瀆故與四瀆同紀於導水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說見導山易氏曰漢志弘農上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蓋禹導洛雖始於此而洛原實出於上洛之冢嶺山考之唐之商州洛南縣本漢上洛縣地屬弘農郡冢嶺山在縣西七十里洛水所出又東流七十里至本縣又東北流九十里至本州之上洛縣南四十里乃至熊耳山之西洛東之水出焉而注于洛凡四百六十里至虢州盧氏縣本漢舊縣屬弘農郡熊耳山在縣南五十里禹導洛始此東流經河南府福昌縣又東北流經河南府壽安縣凡四百五十里至河南府河南縣本漢舊縣屬河南郡洛水在縣西上四里又名洛陽縣本漢舊縣屬河南郡洛在縣西南三里自苑內出之釘湖又東流又六十里至本府偃師縣又東北流七十七里至本府鞏縣伊闕伊水自伊闕出之水東流各水北對即入洛口亦名什谷凡東北流一百四十里而入河瀍澗伊說見豫州○合沙鄭氏曰洛之水其源不遠不及渭其流亦不大不過源于熊耳而終亦入于河其行僅千餘里而已而得與導水之列者洛居天下之中與河並為圖書之所古人貴而各而思禹功蓋亦本此

○總論導水○唐孔氏曰所導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在雍梁之西界故次之河在雍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故次言之又其間與洛俱入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

耳○夏氏曰上文導山如河濟淮渭名江漢大略已見故此所導水皆所以結上文而足其義前有導岍及岐則此導川先及於河前有西傾朱圉鳥鼠則此導川亦及於淮渭洛前有導嶓冢岷山則此導川亦及於江漢以始終相因之辭惟弱水黑水前無所因後無所屬又皆在塞外而非禹先所導者故以冠於衆水之上○蔡氏曰經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者原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可不言自者言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曰積石而不言自也曰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究水之以山者沈水伏而其出不一故不志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胡氏曰水所經一也有言至言過言會言入者鄭玄云言過言會者皆水名言至者或山或澤皆是也若河之至于龍門至于華陰至于底柱大伾漢之至于大別皆山名而至于孟津則地名而至于大陸至于荷澤則澤名也江至于東陵以爲曾州多山澤或地名因水也至于東陵以名也以大水合小水則謂之過若河之過降水爲名內處之過二篇江之過九江渭之過泰漆沮皆以大水合小水也水合而相入則謂之會若江會于淮會于...渭會于...漆沮會于洛...各之水爲小九州之合者勢皆可知故大之曰過...如各於嶓壘伊皆之會只大之曰細可知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唐孔氏敍章相見篇末○葉孔氏曰所同事在下故民...方氏...車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雜亂治之...不見其爲異故序言易此言之也○葉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黃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上官氏曰九州之山見於禹貢者四十有五

岱 衡 大華 恒 外方 南荊 北荊
雍岐 冀岐 徐蒙 梁蒙 壺口 梁 太岳
碣石 ... 嶧 岷 嶓冢 蔡 西傾
終南 惇物 鳥鼠 三危 積石 龍門 崐崘
岍 雷首 厎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朱圉
熊耳 桐柏 陪尾 內方 大別 敷淺原 合黎
大伾 東陵 陶丘

○黃孔氏曰九州之川已條除其原無壅塞矣上官氏曰九州之川見於禹貢者三十有六

河 江 沇 淮 弱水 黑水 漾
渭 洛 兗沮 雍沮 荊沱 梁沱 荊潛
梁潛 衡漳 恒 衛 灘 漯 濰
涵 降 三澨 豐 汶 泗 沂
涇 澧 漆 澗 瀍 伊 汭
九江

○黃孔氏曰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上官氏曰九州之澤見於禹貢者十有二

大陸 雷夏 大野 彭蠡 震澤 雲夢 滎
波 菏澤 孟豬 豬野 流沙

○黃孔氏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唐孔氏曰四海諸侯皆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言官之無民皆得聚會京師非謂諸侯朝天子也○六府修治見禹謨○葉孔氏曰文伐於衆土但得其正謂壤墳壚之類所貢者財貨貢賦取之有節不過度葉氏曰謂庶土非特土之所出土地所宜其財賦之入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定貢賦之法者十有一等之名分以任土事之類也○黃氏曰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教稼穡樹藝也中邦謂九州之田品第之以爲九等以定其賦之出之類也○呂氏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等...之法而以爲天下之則...中國也蓋四夷...以其財賦不責其備...多然九州之澤...以九山刊旅終之上言...所載川澤雖...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而言方之擇帝都者不過是也故以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外...台也庶土交正則財...之物...地非特...水土之別也財物者民命所係一或輕取則民無以生聖人所深謹也故於此又提其要...功之全可見矣

唐孔氏敍章相見篇末○葉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者常自以敬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吳氏曰錫土姓謂以土建諸侯以姓...之以立上下祗台德先者祗上之德先之也不距朕行從上所行行也○呂氏曰台者我也天下天子又祗是德以先之而天下無敢不從此皆禹功所致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唐孔氏敍章相見篇末○葉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呂氏曰禹之甸去先於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爲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曰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蓋率天下以歸本也

朱氏曰里者乃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甸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漢孔氏曰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 朱氏曰百里一百里亦以四面各言之百里者[illegible]王城之一百里二百里者第二之百里二四五皆然 唐孔氏曰總者總下銍秸禾[illegible]皆之也○漢孔氏曰銍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漢孔氏曰秸藁也服藁役 唐孔氏曰[illegible]外斷去[illegible]納藁非是徒納藁也此言服明上下皆有所納之役省文也○呂氏曰[illegible]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曾氏曰[illegible]粟而納之王宮[illegible]藏之[illegible]米之辨也[illegible]精者少[illegible]者多 唐孔氏曰其[illegible]也皆當[illegible]所納[illegible]○漢孔氏曰所納[illegible]○孫氏曰二百里以下不言賦粟米不言納從上文也○林氏曰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所載但及甸服者[illegible]氏謂侯綏[illegible]賦稅各入本國此但據天子立文耳朱氏曰自總至米皆公田之稅畿內專言田賦者畿內不封諸侯故田賦入天子然五服事各不同亦舉凡例以互相見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漢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illegible]以始有諸侯故曰侯服○漢孔氏曰侯服內之百里供王事[illegible]第一百里爲采[illegible]者卿大夫食邑之地[illegible]王制曰千里之外曰采[illegible]千里之外爲侯服於此正采地也然[illegible]之居官[illegible]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illegible]大夫之采地在畿內也又有小都縣地大都[illegible]地[illegible]采地亦在畿內此次則侯服之[illegible]其官所謂采國[illegible]最近王[illegible]故不[illegible]弟食采在[illegible]地也[illegible]不及於侯服故[illegible]所以待[illegible]謂之百里采者如此○漢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illegible]氏曰第二之百里爲男邦[illegible]所[illegible]而小國[illegible]之力[illegible]孔氏曰[illegible]名朱氏曰[illegible]至五百里者[illegible]文生例不可拘也[illegible]實非特此三百里[illegible]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illegible]子在其間[illegible]男邦[illegible]大國[illegible]依天子[illegible]互相見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漢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illegible]蔡氏曰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illegible]孔氏曰引語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彼賓服當此綏服綏者據諸侯安王爲名賓者據王[illegible]諸侯爲名彼[illegible]先王之制此服舊有二名○漢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illegible]氏曰文教以文德教化也[illegible]百里接於中國故以文教爲事 夏氏曰若非雖所謂古[illegible]所加其賦所養揆度文教以經理之也○漢孔氏曰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陳氏曰武衛以武事衛護也外之二百里接於夷蠻故奮武衛也然武以衛[illegible]諸邦[illegible]而已非射兵服[illegible]也呂氏曰夷虜與[illegible]故二百里常奮其武以衛中國以一百里之武衛而能捍數百里之蠻夷蓋因其所居使之守其鄉邑[illegible]則人人自[illegible]故二百里足矣後世不明古意秦至發[illegible]左[illegible]萬里[illegible]戍[illegible]而行[illegible]漢魏使夷狄內附入居中國隨塞之地故至西晉有劉淵石勒之變石晉以燕東一道賂契丹故至夫宋有[illegible]之變綏服一百里奮武衛以嚴夷狄之限實萬世不可易之法也○陳氏曰內二百里非無武備[illegible]以文教爲主外一百里非無文教[illegible]以武衛爲主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漢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者 王氏曰[illegible]不可用中國之政要約而已 陳氏曰[illegible] 曾氏曰夷易也[illegible]○蔡氏曰[illegible]夷者[illegible]孔氏曰蔡法也[illegible]三百里而差簡[illegible]蔡叔[illegible]蔡先儒[illegible]罪[illegible]先王[illegible]亦[illegible]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漢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illegible]○漢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illegible]以法[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移也[illegible]罪[illegible]○[illegible]五服[illegible]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漸入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禹功盡加於四海薛氏曰聲教風聲教化也振於此而彼聞焉訓之聲敎於上而下放焉訓之敎陳氏曰訖盡也林氏曰青徐抵東海故言東漸于海雍州弱水既西而弱水入流沙故言西被于流沙揚州抵南海冀州抵碣石至北海故言朔南暨聲教而終以訖于四海蓋聲教盡加四海也朔南不言所至下文見之也新安王氏曰聲暨皆言聲教所加特變文耳非有深意○漢孔氏曰玄天色禹錫玄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朱氏曰錫猶師錫帝曰之錫下錫上也玄圭其贄與王氏曰禹納玄圭於舜以告成功也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此篇史序爲文發首冀州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大較與諸州爲引序自導岍至嶓冢條所以山言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所以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總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布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總言四海之內並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總結禹功成之事也

尚書纂傳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五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漢孔氏曰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朱子曰文兵曰戰唐陸氏曰有扈國名古北鄠縣即有扈之國甘水名今在鄠縣西呂氏曰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事例無聞至啓而有扈也臣叛與君抗其勢若均其書若敵遂至於戰是有苗弗率但征之氣象有間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甘誓

甘誓

漢孔氏曰將戰先誓唐孔氏曰甘誓言收誓之辭與其誓皆以誓爲名因所誓之地其王誓泰誓者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泰誓某戰而誓故不言國名泰誓自伸而誓非爲戰誓故舉其國名○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唐孔氏曰發首二句敘其誓之由王曰以下皆是誓辭○漢孔氏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蔡氏曰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曰大戰于甘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李氏曰周禮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爲之將屬於大司馬即此卿也呂氏曰六卿兼統六師無事則爲六卿有事則爲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常也六卿並行司馬帥一兵常也而不執[illegible]陽鄭氏曰司馬雖專掌兵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illegible]師千諸侯大司徒以旗致百官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illegible]于社○漢孔氏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唐孔氏曰鄉主六鄉[illegible]六事

之人者晉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偏勅在車之士步卒亦在其間呂氏曰嗟者發嘆而慨其勞之辭○漢孔氏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廢棄天地人之正道蔡氏曰威暴殄之侮輕忽之唐孔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呂氏曰五行散在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五行其或毀害生民戕賊物即是威侮也○漢孔氏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漢孔氏曰恭奉也唐孔氏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伐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漢孔氏曰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唐孔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車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同兵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唯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蔡氏曰古者車戰左右不失其事為攻故賞王復右其特謂之車攻呂氏曰啓之誓師賞罰分為不攻左而攻右右不攻右而攻左御不以範而以詭雖有功亦為不恭命也師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實起斬先登而斧斂斬首者為斬首之功小得而失罪大一亂部分則不可以為師也○漢孔氏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張氏曰用命謂恭命○漢孔氏曰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主殺親祖嚴社之意也氏曰弗用命謂不恭命者孥子也戮殺也○漢孔氏曰孥子也蘇氏曰戮及其子曰孥子見辭之時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曰罪人以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呂孥戮者脅之與湯知德之衰矣啟以言之而不聞其自孥戮人也呂氏曰啓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親行陣之事一日誓師戒飭戎陣如素講然古人之學體用兼全本末具舉於此可見

尚書纂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六

後學 王天與立夫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夏書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唐孔氏曰啓子太康以遊畋棄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漢孔氏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陳氏曰昆兄也唐孔氏曰五人自相長幼故稱昆弟蘇氏曰稱五人言之則曰昆弟對太康言之則曰弟對其母言之則曰五子唐孔氏曰五人名字書傳無聞仲康其一也洛內謂見禹貢○蔡孔氏曰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程子曰書稱王者之事軌範不獨爲聖王之事以為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鄭氏曰此篇訓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唐孔氏曰史將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漢孔氏曰尸主也許氏曰尸如主祭之尸蓋居其位而不為也陳氏曰居其位而不能有為曰尸今太康尸位是也居其位而人敢有為曰尸尸者康王尸天子是也康王居喪聽於冢宰故謂之尸天子非其罪也太康非有他故而逸豫反放棄萬機故此言尸位與羲和尸厥官同○漢孔氏曰君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蔡氏曰豫樂也夏諺謂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先王遊豫有節皆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滅德也陳氏曰滅喪也德根於性本無可滅之理以其蔽窒不反難謂之滅可也貳攜貳也○漢孔氏曰盤樂遊逸無法度○漢孔氏曰洛水之表水之南田獵過百日不還林氏曰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蘇孔氏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

孔氏曰左傳云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illegible]
羿弑夏云羿帝嚳射官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illegible]
其帝嚳帝堯皆有羿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不知有名爲何[illegible]
而東氏曰距以兵距之也呂氏曰羿雖何世無之我之理至此使無間而入[illegible]
有隙隙彼必投之此羿所以因民弗忍而距之也[illegible]本在此而
不在彼也秦皇不守長城起阿房[illegible]
東秦之王世忘何所因[illegible]氏曰禹之功與天地並非及舜世太康以逸豫[illegible]
遂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如此[illegible]
而代之非少康君臣之苦經營[illegible]以一朝而失之少康[illegible]
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易而復之難如此○漢孔氏曰[illegible]
傳太康陳氏曰太康盤遊有窮所距故五子從母待於洛○漢孔氏曰怨其久畋失
國呂氏曰此怨非他怨也乃忠義之怨也故五子之歌當以[illegible]
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illegible]
述僞也歌以敘怨[illegible]漢孔氏曰其一[illegible]是述大禹之戒
也其一[illegible]
本其所作歌[illegible]
有小序云[illegible]
爲作[illegible]出於此

其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呂氏曰[illegible]唐孔氏曰五子作歌五章[illegible]是一人[illegible]
接自爲[illegible]相[illegible]其一[illegible]
歌之文○漢孔氏曰[illegible]民可近而不
可踈不可下[illegible]民可敬而不可賤[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
曰民者國之本[illegible]
氏曰此二句百世[illegible]之定[illegible]
與宗[illegible]以戒子孫[illegible]
能勝[illegible]
[illegible]民之心見天下實[illegible]理[illegible]
也○漢孔氏曰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illegible]呂氏曰明
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有不明之怨[illegible]所不明若人
君結怨於民民不敢言而敢怨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救[illegible]
人所以常[illegible]不見[illegible]聖賢之君未有不畏民之怨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之不見不使之至明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弭之於小

不作之[illegible]大也[illegible]明召怨之有無也
漢孔氏曰[illegible]
氏[illegible]
子[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馬[illegible]非常[illegible]
此[illegible]大下[illegible]於人主也[illegible]爲君臣者
呂[illegible]大下[illegible]王人各有心[illegible]之大下[illegible]古人
心而已○漢孔氏曰[illegible]不臨[illegible]民[illegible]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
身[illegible]民上[illegible]
之訓宜知所戒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呂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紀也[illegible]大禹作之而使子孫[illegible]爲人主者能以此大[illegible]
銘之坐席則保國之
金[illegible]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呂氏[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
爲天子都[illegible]
下[illegible]
之方[illegible]
氏[illegible]
有[illegible]紀[illegible]
紀綱[illegible]
非二事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illegible]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纂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七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夏書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illegible]

胤征

林氏曰此篇書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illegible]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夏氏曰此引古訓以正羲和之罪○夏氏曰聖有謨訓之咸之也見於其攸氏曰有衆所謂之衆○漢孔氏曰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為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陳氏曰聖先聖也以其定謂之謨以其垂教謂之訓○蘇氏曰下文臣謂明之語○漢孔氏曰言君能謹戒臣能奉有常之法○林氏曰謹戒修省以消變異也天戒日蝕之類常憲奉法謹職以佐人事也王氏曰日有變王為之謹者謹天戒也不敢廢時亂日者有常憲也○漢孔氏曰政典輔以明辟是子之謂呂氏曰不言輔弼而言僚輔者輔弼之大夫人臣自謂於朝夕者也人君有本然之明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以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休○漢孔氏曰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許氏曰遒長也王氏曰正春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司馬書孔氏曰謂人不知其為實憲之為聚衆人而令之政以為名實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舌有金木之異以書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數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陳氏曰徇巡而行之也徇于大路欲其無不聞 漢孔氏曰官衆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陳氏曰規箴之也以為過者也以爭規正之義○王氏曰工執藝事如所慶則宜室之事於以箴闕規諫之事醫和以諫疾之事是也○左氏傳師曠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故夏書曰云云此其常也 漢孔氏曰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王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陳氏曰常刑刑之有常不敢廢者後世從諫之君賞諫則有之未聞有不諫而刑者蓋古之時諫者官常以無者乃失職也後世反是○漢孔氏曰顛覆言反倒○朱子曰顛仆也 夏氏曰畢德不修若木之顛覆之覆 漢孔氏曰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唐孔氏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胡氏曰沈者內醉其心志入焉其威儀失其所得所謂淫亂之所皆在於酒是也○陳氏曰畔與叛同違也離去也官所居之職次所舍之位○漢孔氏曰俶始擾亂紀謂時日也林氏曰天紀即歲月日星辰曆數羲和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之遠棄其所主之司謂何其私邑○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唐曆志曰新曆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又曰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林氏曰日月不相輯睦故食孔氏以集為集合之集非也房有二說或以為房星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則以房為所次之舍其

說為長 漢孔氏曰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唐孔氏曰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謂夏禮異於周禮也去禮瞽朦之官掌作樂無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目於音樂審也王肅云瞽奏鼓謂伐鼓於社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而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謂嗇夫蓋司空之屬庶人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也林氏曰漢上林虎圈有嗇夫又有鄉嗇夫是執役之賤職唐陸氏曰車馬曰馳步走曰走○漢孔氏曰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漢孔氏曰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氏曰不曰干仲康之誅而曰干先王之誅蓋一循乎天理已不得而與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林氏曰此戒飭吏士之辭○漢孔氏曰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林氏曰居官政典司馬掌之渭南史六師於政典而曰蓋大司馬法也軍法有先時後時之刑先時謂先期而往某處功也若董班勇與張郃赴敵焉者皆無所道則欲北道約促至焉者即欲效功乃先期徑入之者是謂先時蓋不與大將軍期會而嗜利輕進不可不誅故殺無赦不及時謂後期而至是逗遛也若漢書所奏之壽等四奴公孫敖出北地雖過居延斬虜一萬級亦以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謂不及時首與大將軍期而不至以指延師期亦可以誅故殺無赦○漢孔氏曰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 漢孔氏曰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蘇氏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專征敵愾之義呂氏曰將天罰曰同力王室曰欽承天子威命將帥但知承王命于王者但知奉天討皆不敢認為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安敢犯命○漢孔氏曰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許氏曰俱皆也焚火灼物也○漢孔氏曰逸過也天王之吏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王氏曰吏奉將天罰故曰天吏朱子曰烈威猛猶猛暴也○漢孔氏曰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鄭氏曰脅迫脅也 漢孔氏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

一無所問。唐陸氏曰汙宛居者物也。陳氏曰與鎖許也。○漢孔氏曰嗟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林氏曰此威非刑威也。威乃果斷之威。此愛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鄭氏曰克勝也。威也。新安王氏曰若魏絳戮揚干。穰苴斬莊賈。皆威克厥愛也。趙盾不能止趙穿。荀林父不能止先縠。皆愛克厥威也。愛克威則主弱不嚴。軍不肅。敵之不能禽也。不退未有不敗者。○漢孔氏曰言當勉以用命。戒以殺戮。○呂氏曰夏書存於後世者極少。因胤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事旅之事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唐陸氏曰此下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唐孔氏曰自此以下皆商書也。孔以經亡序存。無所托。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首。故附于此卷之末

按此當從舊解以爲夏書。蓋以商書而仍政簡命之帝告釐沃湯征等書正皆爲夏與後時事者乃夏書而有證

○漢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唐孔氏曰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左傳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漢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唐孔氏曰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臣瓚云今濟陰亳縣是也。今濟陰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皇甫謐云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孔氏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唐孔氏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漢孔氏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漢孔氏曰葛國伯爵。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唐孔氏曰皇甫謐云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漢孔氏曰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伊尹字氏。湯進於桀。唐孔氏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云伊尹名摯。○漢孔氏曰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漢孔氏曰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夏氏曰北門亳之北門。○漢孔氏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張氏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也

尚書纂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湯誓第一

漢孔氏曰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唐陸氏曰凡二十四篇十七篇存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悟而已伊尹知桀終不可輔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又曰湯伐桀爲時中林氏曰[illegible]陸氏曰[illegible]漢孔氏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illegible]何由之[illegible]以升陑爲出其不意如何朱子曰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illegible]其正道[illegible]湯必不爲後世之[illegible]詐若陑只取[illegible]近何必迂路蘇氏曰[illegible]

○漢孔氏曰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唐孔氏曰[illegible]云今安邑有鳴條[illegible]○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湯誓○林氏曰[illegible]故湯誓以弔伐之意蓋誓於亳序云乃若臨戰而誓者[illegible]詳而繫以今所誓師之語[illegible]而誓若牧誓之類也

湯誓

漢孔氏曰戒誓湯士衆唐孔氏曰[illegible]引別言其誓意[illegible]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夏氏曰此湯言夏何可赦之罪○漢孔氏曰湯稱王則比桀於一夫林氏曰湯武誓師時桀紂猶在王位若史官追稱也湯武稱王必於克夏勝殷之後夏氏曰格來也[illegible]汝衆也[illegible]漢孔氏曰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夏氏曰稱台小子猶後世稱寡人謙辭也王氏曰以常情言之以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大命言之湯所謂天吏非稱亂也○漢孔氏曰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薛氏曰[illegible]湯[illegible]林氏曰[illegible]也割斷也[illegible]民安於湯之[illegible]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illegible]舍我穡事而斷正有夏也[illegible]曰正即下文不敢不正之正○漢孔氏曰不敢不正桀罪誅之[illegible]薛氏曰汝衆憚於征役之言我固聞之矣○漢孔氏曰[illegible]夏氏[illegible]朱子曰[illegible]求聖人之心如湯[illegible]上帝不敢不正[illegible]之心[illegible]氏曰武王謂予弗順天厥罪惟鈞[illegible]也[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如我所聞之[illegible]日湯又舉[illegible]漢孔氏曰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illegible]割剝夏之邑居[illegible]漢孔氏曰衆下相率爲怠惰不與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呂氏曰桀爲威虐天下[illegible]至不聊生之地自知必[illegible]

[illegible]死則[illegible]曰[illegible]何[illegible]朱子曰[illegible]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illegible]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漢孔氏曰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朱子曰湯之征伐只知[illegible]不知其他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呂氏曰此[illegible]○漢孔氏曰賚予也[illegible]賞[illegible]漢孔氏曰食盡其言僞不實唐孔氏曰左傳[illegible]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illegible]○漢孔氏曰不用命[illegible]孥子也[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於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illegible]已不可矣湯誓師之辭[illegible]又曰朕不食言[illegible]攸赦世之變見[illegible]聖人不得不然[illegible]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漢孔氏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唐孔氏曰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

去冕社于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能殖百穀自商已來祀之湯於此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句龍[illegible]水土之官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程子曰聖人不以[illegible]人以為不可而不還則是湯亦有[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夏社不可遷之意疑至及臣扈二篇皆亡唐孔氏曰疑至臣扈[illegible]名亦言不可遷之意○邵子皇極經世書紀夏桀十一年[illegible]王凡四百五十八歲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漢孔氏曰大崩曰敗績從謂逐討之○蔡氏曰三朡國名今定陶也[illegible]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illegible]也桀[illegible]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陳氏曰[illegible]寶玉[illegible]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二臣作典寶一篇[illegible]氏曰誼伯仲伯之言不得而見[illegible]叔子友為寶[illegible]為寶哉以不貪為寶蓋傷桀而以戒湯也

尚書纂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九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漢孔氏曰自三朡而還大坰地名唐孔氏曰大坰未知所在[illegible]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漢孔氏曰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為湯左相○吳氏曰[illegible]湯歸至大坰在中路間仲氏[illegible]以[illegible]誥[illegible]不[illegible]有[illegible]唐孔氏曰[illegible]仲虺之誥序[illegible]仲虺之[illegible]以理是文便故略之

仲虺之誥

漢孔氏曰會同曰誥○陳氏曰[illegible]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唐孔氏[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德[illegible]不及古[illegible]蘇氏曰[illegible]見[illegible]以名有[illegible]湯[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以天下[illegible]後世[illegible]而有天下後世[illegible]不以為口實[illegible]湯之所以慙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唐孔氏[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漢孔氏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漢孔氏曰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illegible]○漢

孔氏曰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呂氏曰有夏昏德王與聰明相反○漢孔氏曰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禹舊服纘禹之功統其故服鄭氏曰勇果決也智知識也呂氏曰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陳氏曰立木爲標準謂之表表而正之使萬邦皆正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蔡氏曰易革夏而增舊服式子孫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也○漢孔氏曰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鄭所勉者氏曰與即典世常行之理眞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慚德蓋以爲不獨有愧於人亦將有愧於天中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漢孔氏曰王任天以行虐於民乃兼之大罪林氏曰矯誣也如矯制之矯誣偽也吳氏曰如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比類是也○漢孔氏曰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蘇氏曰式善也呂氏曰有夏昏德衆民亦昏惰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得醒故曰爽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鄭氏曰附親附勢權勢也○漢孔氏曰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朱子曰穀之始生者曰苗莠似苗之草秕穀不成也林氏曰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秕此言勢之危而立於此時必不見容也○漢孔氏曰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蔡氏曰戰戰恐懼貌朱子曰此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住不得○林氏曰史記稱桀囚湯而困之夏臺雖不見於經以仲虺之言觀之則史記信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史氏曰仲虺稱惟王言湯之所爲天下一人而已○漢孔氏曰不近聲樂言清儉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財貨利言不貪也既有盛德兼有此行呂氏曰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湯不爲高大之論而實非聖人莫能至聲色貨利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安能如此

林氏曰老子云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禪湯武之兵天下不以爲利者惟其無私之之心故也故仲虺言聲色貨利皆不足以動湯心則其伐夏救民果且有私之之心乎○漢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善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馬氏曰官須用有德之人小人有功者亦或有之但賞之而已林氏曰用人惟己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也呂氏曰用人惟己猶所謂取人以身司馬氏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是則聖賢之意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漢孔氏曰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眞氏曰寬卹對仁而言實貫仁中之一事眞氏曰六經言仁始於此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而後言仁之體

按仁字義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仁之道大不可一言而盡也程子謂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也今詳此所言仁於愛之理而言眞氏所謂仁之用是也

○漢孔氏曰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爲仇是以不祀而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唐孔氏曰乃葛却語已過之事朱子曰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王氏曰王者之用兵如良醫之治疾惟恐其來之晚故先彼則此怨先此則彼怨張子曰湯征而未至怨者非史官虛辭如郡縣苦貪吏暴政亦望一良吏其非至誠乎居亦不甚至於有事則傾望其上之來如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欲拔頒出莫非實如此○漢孔氏曰怨者辭也蔡氏曰奚何也言湯何爲不先征伐我國也○漢孔氏曰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朱子曰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慶喜也蘇復生也呂氏曰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荊棘生焉湯師之至民皆欣然有喜蓋弔民伐罪所至自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語又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地之大變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張氏曰湯未有天下而民已后之亦猶文王之詩稱文王爲父母也○漢孔氏曰舊謂初征自葛時蔡氏曰天下之愛戴歸往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日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

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唐孔氏曰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漢孔氏曰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唐孔氏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己有侮謂侮慢其人○漢孔氏曰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林氏曰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善者必為人所助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言不善者必為人所絕也聖人因其當理以應世接物雖有可亡之道無可存之理易因其將亡推而亡之果何容心哉○漢孔氏曰日新不懈自行滿者盈盈朱子曰日新須是常接續不已纔有間斷便不可呂氏曰湯安得有自滿之意此書欲警湯之勳所以歷舉德業之盛天命人心之所歸又懼湯以是自滿也故以此啓繇防之湯豈有是哉論必至此乃為備也眞氏曰日新日進一日堯舜禹湯之學也自滿則日息一日後世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唐孔氏曰禹邦與滿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九族親見堯典○漢孔氏曰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中說見大禹謨義說見泰誓愼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鄭氏曰制裁制也遠及後世也事

陽馬氏曰昆命于後也後昆猶言子孫眞氏曰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此心無時而不然此其無時而不明之一言乃其樞括也懋昭大德此其修身之事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為民之極使望而海之皆歸於中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則居於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己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慊則王垂於後而有餘○漢孔氏曰求賢聖而事之蔡氏曰孟子云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氏之言曰而原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也歟○漢孔氏曰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呂氏曰謂人莫己若則孤峭特立傲然萬物之上自得而不亡○漢孔氏曰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呂氏曰此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所以諄諄者人君之居入自滿最甚也○漢孔氏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愼終如其始○漢孔氏曰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氏曰有禮昏暴非指人而言蓋欲湯之自警也湯豈昏暴者哉此亦虞廷以敬虞戒舜之意

按此兩說不同左傳載仲虺之言亦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暴此說蓋依此句法

○漢孔氏曰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蔡氏曰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呂氏曰欽也天道勅天之命之謂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欽之至也○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一句更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一己慚恐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言湯在桀時懼罪之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擇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慙○蘇氏曰湯之慚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愧不已以害雖新之政故思有以寬其意者皆要得罪於天天命不可辭矣言桀之必害己終言湯之勳德足以嘆天下者乃因以陳為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己乃為無窮之恤以深解湯之所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明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弒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盡見萬世之後乎

尚書集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集傳卷第十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漢孔氏曰黜退也林氏曰黜廢夏命不使復承天統○集說見商書序○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湯誥

漢孔氏曰以伐桀大義告天下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夏氏曰此史敘湯作誥之意○漢孔氏曰誕大也陳氏曰萬方猶言萬國唐孔氏曰下云凡我造邦是告諸侯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林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嗟歎辭○呂氏曰明聽提撕振起作其更新之意○漢孔氏曰上帝天也皇說見大禹謨朱子曰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降便有主宰意又曰何故不說降善只說降衷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底道理

或問降衷與受中以生之中二字義同異朱子曰左傳云如衷給皆舉之又云衷甲以見有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爲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綱因過不及而得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端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未親切又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還是一意否朱子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衷說已見皐陶謨臬氏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罪曰降罪之一二曰眞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如可不敬哉○漢孔氏曰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朱子曰恒常也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猷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臬氏曰上經言性始見於此伊尹謂性乃不義得與性成又兼得而言與上言降衷之性亦互相發也

按性字義程子曰性即理也朱子曰生之理謂性又曰生只是實理仁義禮智無一不具

○眞氏曰誠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以仁義禮智之性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異而人之所受於天者清濁純駁有不同焉以賴君師之作良善有常之性而開迪之俾之微而與周之敎六德六行皆其事也若其本然而彈教以善則是使之自非自之也觀若之一字則人生之善可見矣眞其辭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又安於熟于安於等知其自然而不可違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當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也於此見聖人帝王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子之言性善之理益明而萬世之學原則自湯始○呂氏曰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惟天生聰明時乂與此同何也蓋從情上說乃自末以及本成湯從性上說乃自本以及末也○漢孔氏曰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呂氏曰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亂之故曰滅德威者性之所本無以私欲作之故曰作威人君天下之所其勢不使作敎于上則其酷虐自未于下侈殘其殺以敷虐其勢不然耳○漢孔氏曰罹被者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孔氏曰罹苦荼毒人之無所告之類○漢孔氏曰百姓兆民並告無辜言天地之神祇林氏曰天曰神地曰祇不堪其苦無所赴訴並告于天地神祇以冀其昭己也云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不可欺天以伐癸也其未嘗不甚文得安○漢孔氏曰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謂之而然然不以或問福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曰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一二或不幸也甚氏曰天人各也意當時必有災咎之事如月語所謂伊各竭而夏亡之類○漢孔氏曰行天威謂誅之蔡氏曰以天子告萬方故稱予一人對上帝而言故稱台小子陳氏曰將天命之明威言其威之明呂氏曰不敢赦罪見得不得已之心如有所迫而不得已者○漢孔氏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唐孔氏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也夏氏曰必用牡者特用牡不用牝呂氏曰昭告者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爲之也林氏曰上天天帝神后后土皇地祇也吳氏曰請求也請罪者

請加罪有夏也。○漢孔氏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吳氏曰請命者請百姓之命也。○漢孔氏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貶伏遠屏林氏曰易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其得罪於天人不復有君人之道也。○漢孔氏曰僭差賁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也。○朱氏曰賁明也朱子曰言天命不差明白易見人得遂其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林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蔡氏曰輯和也。吳氏曰言當邦家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漢孔氏曰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蔡氏曰獲戾得罪也。○漢孔氏曰悼(慄)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陳氏曰慄慄危懼[illegible]之真。吳氏曰商頌云聖敬日躋玩此則聖敬日躋之實可見矣。[illegible]孔氏曰戒諸侯與之更始無常[illegible]也[illegible]從非常無即[illegible]蔡氏曰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illegible]一新[illegible]夏氏曰從如惟耽樂之從之從即如即康功田功之即。蔡氏曰[illegible]其常法承天美道。呂氏曰天休即在[illegible]中[illegible]能承天休何者非心悟俞安泰[illegible]可知凡[illegible]皆非[illegible]也。○漢孔氏曰所以人蔽善人不敢已罪以上簡在天心故也。吳氏曰於人一言一善[illegible]已言罪自責之辭[illegible]似難之有善也在帝心。○漢孔氏曰自責化不至[illegible]萬方一民非所及王氏曰此非[illegible]乃誠然矣天下有罪豈非天子不能爲化故然[illegible]天子有罪萬方何與焉。○漢孔氏曰忱誠也。陳氏曰[illegible]亦有終世之美。陳氏曰曰尚曰亦[illegible]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忍之意

○總論一篇意。○林氏曰此篇自惟皇上帝至兆民允殖[illegible]民之事自俾予一人至乃亦有終言[illegible]保邦安民之意一篇所[illegible]本末與仲虺之言蓋相爲表裏

咎單作明居。

漢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唐孔氏曰馬融云咎單爲湯司空

尚書集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會纂傳卷第十一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漢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 邵子皇極經世紀成湯乙未伐夏即位至十三年丁未崩 唐孔氏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經不同疑必安也 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也 胡氏曰五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立不敬宗尊祖本支亂而爭奪起矣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名創業垂世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大開後世爭奪之端乎故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於孔子孔子曰否立孫孔子曾人宜知先王之故而不以立弟爲是邵子經世書亦無外丙仲壬此又可證 按公羊傳一生一及何休註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周家傳子商家則未盡然亦多有傳及長弟者考之世系可見湯崩而立太甲必外丙仲壬俱幼而太甲嫡孫年長宜立故程子考究情理定知史記誤云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漢孔氏曰其二亡

伊訓

漢孔氏曰作訓以教導太甲 林氏曰此書之一體有誥訓誓戒之書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氏曰此史敘伊尹作書之意○漢孔氏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唐陸氏曰祀年也商曰祀夏曰歲周曰年唐虞曰載註不載取物終更始歲取歲星行一次祀取祭四時一終年取穀一熟 蘇氏曰元祀十有二月者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辯 朱子曰商人但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 蔡氏曰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 唐孔氏曰祠祭也 唐孔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漢孔氏曰居位主喪 鄭氏曰下朝上曰見 蔡氏以對伊尹言故稱先王對嗣王言故稱祖 唐孔氏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或問是時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當在如何伊尹祠而見之 朱子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蓋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則有天下國家之事體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漢孔氏曰在位次 陳氏曰敘侯甸於羣后之首者二服在五服之先也 吕氏曰四方諸侯猶未盡集於侯甸近服也如主者與○漢孔氏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朱子曰冢宰太宰也 林氏曰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是其亦謂之冢宰 漢孔氏曰湯有功烈之君故稱烈祖 吕氏曰明言者第力之言 陳氏曰大猷爲于功德之盛者也成德之始全無虧也以久遠之事告人人未必信惟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孫曰莫不寧信固守故五十之遠惠之戒伊尹言以湯之德屈召陳文武之事亦爲雖大聖莫及也 吕氏曰太甲方在喪而作訓求其心之虛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夏氏曰此首言夏之所以亡以戒太甲○漢孔氏曰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懷災 吕氏曰方者常常如切久而無一毫之間斷之謂也後者天地萬物與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其由是也此德之所以大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 漢孔氏曰莫無也言皆安之 唐孔氏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 漢孔氏曰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 唐孔氏曰鳥獸在陸魚鼈在水 林氏曰德合於天故無天災山川鬼神皆安其居而不爲怒不爲厲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爲怪不爲孽此所謂無有天災也 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蔡氏曰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湯也 吕氏曰假手於言倚非易純是天意 吕氏曰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長保悠久至孫一不率天亦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感應之理存於修德之中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爲惡皆恃天下爲己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蔡

[illegible]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illegible]

彰明其為善惡者證也○漢孔氏曰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山陳氏曰不常者去就無定也陳氏曰祥休祥殃咎殃百言多也朱子曰觀此則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詐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漢孔氏曰修德無小則天下賚慶矣苟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朱子曰慶福也又大學或問引善必有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書所謂云云亦是意耳林氏曰如易之屬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多後可以為德之大至於三風十愆有一而亡是不德不在大也苟事常守云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之而有餘之書復斯言以為得伊尹訓太甲之意大禹盡瘁有夏而太康以十旬遊畋而喪之辰之王世自后稷開基凡十餘世而文武始受命幽王以褒姒之一笑而壞之豈不信哉

肆命

漢孔氏曰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

漢孔氏曰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尚書纂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上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廣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作太甲三篇

漢孔氏曰不明居喪之禮○呂氏曰除以不明居太甲之過也又曰既立不明意者繼立之後質色見味有以蠱之○漢孔氏曰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諸山楊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陳氏曰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蘇氏曰易稱祭伊尹放太甲于桐宮未有以是為人得已之言也故易以斷而成法受其以我之所以如此其與伊尹不放太甲不屬而一時不可使後世無道之君明天下無若我其為伊尹與曰實均耳聖人以為以教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為之以為不得已之以為不可○漢孔氏曰念常道蔡氏曰思未伊尹之言也○陳氏曰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上篇是放桐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壓言其事以為三篇也

太甲

漢孔氏曰戒太甲故以名篇○孔氏曰湯孫也○皆是發之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為名有異○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皆異立稱以太甲名篇○林氏曰此篇亦無所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唐孔氏曰此篇伊尹戒嗣王○呂氏曰此篇目○漢孔氏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言○王氏曰阿如大陵之有阿衡平如衡之稱言君如何平其國如衡○蔡氏曰商官名也亦曰保衡○吳氏曰君子之於伊而不名且樂其德而為之號如阿衡尚父仲父之類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

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氏曰此言湯及有夏以戒太甲〇林氏曰[illegible]

王惟庸罔念聞

蔡氏曰此史氏之言[illegible]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夏氏曰此又言湯之勤以戒太甲[illegible]

王未克變

蔡氏曰此亦史氏之言〇漢孔氏曰未能變[illegible]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張氏曰此伊尹之[illegible]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蔡氏曰此亦史辭○漢孔氏曰往入桐宮居憂位三年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蘇氏曰憂則心收樂則心放故王居憂而克終允德○蔡氏曰允德實有是德於身也太甲篇言嗣王克終厥德又言允德協于下故史臣言克終允德以發太甲篇之義○呂氏曰此篇伊尹未嘗言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蓋人臣戒君有言其惡必不聽信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心自相形此伊尹納誨之不可及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夏氏曰此史敘太甲自桐歸亳時事○漢孔氏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蔡氏曰此亦一年正月也冕見伊訓○漢孔氏曰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唐孔氏曰王制云殷人冔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冔冔是殷之祭冠天子爵弁冕者為冕冠而通稱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所服冔即冕也夏氏曰太甲既得師保之訓又克當一年之喪畢既常禮以至是可歸故伊尹以冕服奉迎太甲歸亳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夏氏曰此伊尹美太甲之意○漢孔氏曰無君不能相匡以生須君以生須民以為君無民則君不可為君也○蘇氏曰君民相須其不可一日無者如此天民太甲能終其德此天之所以眷佑有商也○呂氏曰伊尹方以國家之事責之太甲既往之美矣○史氏曰實則此數語伊尹歎定之辭也使太甲知不從伊尹將若何者伊尹之言可謂切矣

通志堂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夏氏曰此太甲答伊尹之言○漢孔氏曰君而稽首於臣尊師保也○夏氏曰太甲既得伊尹之訓故能拜手稽首於伊尹惟太甲克自悔尹居師保故為師保之德○呂氏曰太甲自謂不明不明以不明日之甚太甲之病正在不明也林氏曰不類猶不肖也詩云克明克類是也○漢孔氏曰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義以自召罪於其身○唐孔氏曰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度以敗其身禮謂之常禮度二也○夏氏曰二字乃太甲受病之源○蔡氏曰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漢孔氏曰孽災也逭逃也○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黄

孔氏曰言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救正之德[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天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惟恐伊尹之不[illegible]○蔡氏曰太甲[illegible]知也若欲若迷今復昔時今明如日月晦蝕一復其光[illegible]可及矣若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下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illegible]

[illegible]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

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illegible]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蔡傳卷第十三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illegible]

咸有一德

[illegible]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illegible]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illegible]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illegible]

所主雖此二者二者之外乃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陳孔氏曰其難[?]以爲易其慎無以輕之羣臣當知一心以事君政乃善貞氏曰人君任用之際[?]難乎慎不敢任用非人又與之和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爲於天下可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陳氏曰此言一德之義[illegible]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illegible]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

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陳氏曰此言一德已盡[illegible]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illegible]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illegible]

大拱不祥之罰〇漢孔氏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唐孔氏曰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告君〇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先世殷王太戊之時有桑穀生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災妖不勝善政〇眞氏曰史記云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遇災而懼如此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是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漢孔氏曰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伊陟原命二篇皆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漢孔氏曰太戊子去亳遷囂地名[illegible]亡唐孔氏曰[illegible]渡新亳[illegible]李顒以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遷囂在河北或云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漢孔氏曰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亡唐陸氏曰今魏郡有相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漢孔氏曰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亡唐孔氏曰皇甫謐以爲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尚書纂傳卷第十三

後學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四上

後學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漢孔氏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唐孔氏曰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商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illegible]祖丁[illegible]南庚[illegible]陽甲[illegible]盤庚立[illegible]

盤庚

漢孔氏曰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篇唐孔氏曰左傳引此篇謂之盤庚之誥則此篇誥辭也〇蔡氏曰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蔡氏曰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〇漢孔氏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〇漢孔氏曰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〇陳氏曰慼憂也林氏曰籲呼也[illegible]庚和呼衆慼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也〇漢孔氏曰我王祖乙居耿[illegible]

言祖乙已居於耿[illegible]

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漢孔氏

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林氏曰古之[illegible]

必以卜[illegible]之如[illegible]之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illegible]

吉終然允臧[illegible]

謹天命如此[illegible]

是此言先王[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按吳孔氏易始居[illegible]從先王居[illegible]

亳[illegible]

○漢孔氏曰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陳氏曰[illegible]以先王之事[illegible]○王氏曰[illegible]若曰[illegible]史官[illegible]

非其[illegible]

氏曰[illegible]多責臣之辭○漢孔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黜私心[illegible]

無從康[illegible]

按盤庚[illegible]

服也[illegible]

以號[illegible]

○漢孔氏曰先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illegible]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illegible]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illegible]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illegible]

○漢孔氏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從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蔡氏曰弱少之也蘇氏曰孤有幼猶言孤與幼張氏曰觀此見不肯遷者特新遷舊居上非老成下非孤幼之罪也○漢孔氏曰盤庚勑臣下各思長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漢孔氏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為善唐孔氏曰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言用德彰厥善[illegible]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厥生故文互○漢孔氏曰有善則眾人之功佚失也是己失政之罰罪己之[illegible]漢孔氏曰致我誠告汝眾[illegible]致告者使各相告戒呂氏曰盤庚所告[illegible]庭之人在外容有未知者故欲其轉相告○漢孔氏曰恭其職事正齊其位以去度居汝口[illegible]氏曰自今至于後日各當恭其職而新是圖則[illegible]勿論矣孫氏曰共事由無散上齊位則無從廢[illegible]也○漢孔氏曰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呂氏曰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勸從以為不能用刑故發此言使知之盤庚[illegible]如此後世[illegible]措置其合[illegible]

尚書纂傳卷第十四上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四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以為盤庚發端之目○漢孔氏曰為此南渡河之法[illegible]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illegible]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女俾女惟喜康共非謂女有咎比于罰 [illegible]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illegible]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曁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曁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纂傳卷第十四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蔡氏曰此史氏之言〇漢孔氏曰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illegible]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陳氏曰此先慰諭其民之辭[illegible]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illegible]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陳氏曰此[illegible]

巳責也生生謂見上篇○葉氏曰肩作丁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者
氏曰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
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賢矣哉孫氏曰
一心者人臣成始成終之事故以永肩一心終之
○總說三篇意○唐孔氏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
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新安王氏曰上篇告群臣
中篇告小民下篇
總臣民而告之
按此說近之然三篇中皆有告臣民之辭蓋盤庚本意在於遷都然必[illegible]民而
其中責臣之意尤重者以當時君民之情不通皆群臣之罪也是其開[illegible]
後君民之情通
遷都之計定矣
○鄒氏曰盤庚三篇稱天者五所以上其位也稱先王者八所以追其[illegible]
先后者二所以近其驗也稱古者二所以示其公也稱心者十所以默其私也
稱生生者二利而導之也廣辟言由前者八理以前之也外此則盤庚之爲人亦切
矣○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耿盤庚不得不遷而使
先王遇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
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庶慮[illegible]
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
而後世爲民上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不可以不論

尚書集傳卷第十四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集傳卷第十五上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漢孔氏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唐孔氏曰世本云盤庚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漢孔氏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命說爲相○唐孔氏曰夢是心之名○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王又陳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

說命

漢孔氏曰始求得而命之○林氏曰此記高宗命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蔡傳予之命蔡仲之命之類後世命官制詞其原蓋出於此○孫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氏將述高宗命說之辭先敘其事始如此○漢孔氏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illegible]知事則爲明智明則能制作法則[illegible]朱子曰知猶識也林氏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實爲法則於天下○漢孔氏曰天子[illegible]百官仰其令[illegible]天子謂之天子式即法也作之[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令下命也陳氏曰言有所爲命而[illegible]

作只不言臣民無所稟令而承式之矣上行之謂命下稟之爲令○漢孔氏曰用臣下怪之故作書以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不類說見大抵中○呂氏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聖之門也○漢孔氏曰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夏呂氏曰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求得旦應非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眞氏曰此一語最宜深玩非獨人主宅憂之時當然學者平居求道亦所當然程子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此理之常或問高宗傅來說非說來入夢耶曰是如鏡銳於此有物必形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先知不善亦先知○范氏曰中庸所謂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蓋誠之形而心之神也或問高宗因夢得說無乃近怪乎朱子曰精感之極可以天道非感出之常理耳古之帝王固有得賢於夢者皆以爲卑賤所相何獨於夢說而疑之耶叔孫穆子之夢堅牛事亦類此但高宗感其思故夢亦感叔孫邪其思故夢亦邪耳蘇氏曰史記曰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蓋非直以夢而已○漢孔氏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氏曰審詳也○漢孔氏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省似似所夢之形故問傳說版築費書爲朱子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漢孔氏曰於是禮命立以爲相使在左右蔡氏曰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子……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之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黃氏曰此高宗責說之辭海○漢孔氏曰言當納諫海有辭以輔我德○呂氏曰朝夕者工夫相續而不間斷也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新安王氏曰訓教曰誨不曰諫而曰誨蓋屈己以求教也林氏曰古者置師非特百官均四海蓋將使之輔其君之德高宗命說不及政事而首言納誨輔德可謂先立乎其大者○漢孔氏曰鐵須礪以成利器礪喻見禹貢○漢孔氏曰渡大水待舟楫鄭氏曰大楫櫂也○漢孔氏曰霖以救旱○孔氏曰左傳云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林氏曰此若詩人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但舉一句亦足見意或者遂從而爲之說以爲每句皆有所託如王氏謂作礪使治己作舟楫使濟難作霖雨使澤民呂氏謂作礪舉一己而聽之作舟楫舉一國而聽之作霖雨舉天下而聽之皆附會穿鑿不足取○漢孔氏曰開汝心以沃我心蔡氏曰沃灌溉也陳氏曰啓乃心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灌溉物有漸漬浹洽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者非一日之積蓋有浸潤之漸矣○漢孔氏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唐孔氏曰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司馬氏曰高宗命說云云蓋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從諫不咈不得已○漢孔氏曰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陳氏曰足無履則跣傷損也呂氏曰高宗本非拒諫之君自惡乃若無所聞者倘然爲耳目一時不可無說也其望說又甚於前矣○漢孔氏曰與女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林氏曰說爲相統百官則百辟卿士而下皆其僚○漢孔氏曰言汝當使我率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張氏曰先王高宗以前之賢王高后成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高宗命說納誨輔德反覆懇切而終之至康兆民而極可謂知人君之職矣○漢孔氏曰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蔡氏曰命即上文所命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黃氏曰此說動高宗之聽從○蔡氏曰答欽予時命之語○漢孔氏曰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朱子曰繩引繩彈墨以取直者今墨斗是也蘇氏曰說以匠大抵啓王宣之待之如此意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復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斯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然所以致刑措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漢孔氏曰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呂氏曰主聖則臣直此又充高宗好問之量高宗本欲求之臣此乃使求之已也

尚書纂傳卷第十五上

後學 成德 挍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廣龍翼夫　增校

商書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

漢孔氏曰在冢宰之任唐孔氏曰惟此一句史特標此句爲發言之端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陳氏曰此章皆言憲天敕臣之事○漢孔氏曰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山陽氏曰明王不以私智自用惟天理而已所謂奉若天道也唐孔氏曰建邦明君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君也大夫師長人臣也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去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漢孔氏曰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蘇氏曰古之言天者皆以民從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皆爲獨以逸樂之哉將使爲己也此所謂天道也○漢孔氏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呂氏曰天聰明此其自然以得順之故允蔵高宗之明哲決之廣大卿故敍

宗於憲字下工夫黃氏曰據由有四位曰天曰君曰臣曰民是四者相須而爲治者三退聽而待其治者一天也君也臣也者相須而爲治者也民也者惟德而待其治者也天以民爲心君以天爲心臣以君爲心轉相係屬使一不可○漢孔氏曰甲鎧胄兜鍪也○呂不可輕教令易用兵○鄭氏曰羞衒辱也二語輕出則有起辱之患唐孔氏曰古之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兜鍪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漢孔氏曰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戈戟也王氏曰衣裳命服也上曰衣下曰裳蘇氏曰笥篚皆所以藏衣裳幣帛者也以貢上曰篚以賜下曰笥唐孔氏曰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方言又云戟楚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但長短雖異其用則同○朱子曰惟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所以曰甲胄又曰干戈以兵事爲重也○漢孔氏曰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山陳氏曰明出於敬而收斂於此而放於彼者未足謂之明王氏曰四事乃天下之大者推其大則小者從之故曰乃罔不休○葉氏曰治亂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故氏曰治亂不在天下而在庶官所以道治亂也○漢孔氏曰不加私昵惟能是官是賢人而惟賢是官蘇氏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論定一也官之使之任也爵之命之也然後官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能謂才用賢謂德行合事公用能故官之惟其能爵位則惟其賢故鄭氏曰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曰太宰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異貨異稱

氏曰官以職言爵以位言若虞六官周六官是也爵以位言若公卿大夫士是也新安王氏曰昵如御也近也惡德○漢孔氏曰非善非時不可動陳氏曰合於理之謂善當其可之謂時呂氏曰作事圖始從善必待時措之宜如貞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見善用之非其宜矣○漢孔氏曰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陳氏曰善在於中矜於外人之功善雖前少有矜心則尚善即日退雖有功善俱喪之矣功由自所致故曰矜其能喪厥功○漢孔氏曰事事非一事鄭氏曰備物備故張氏曰如車馬備器械事乎有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患刑致器作榜故事無農事則農有其備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漢孔氏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唐孔氏曰恥過而文之遂成大非○林氏曰明智能女下以其名賜之禍所謂啓寵納侮實哉爲賢大臣置而官至引如蕭何以束方朔之嫌更置而北宮所謂恥過作非○漢孔氏曰其所居行皆如所以爲之政事無非醇粹蘇氏曰居上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上也義理出於節則純一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於政事則醇而不雜○漢孔氏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戒之鄭氏曰黷猶褻也煩猶作辭數也○陳氏曰以高宗之明乃典祀豐昵一事推之則此所言未必不有爲而發然此二事皆在高宗政後於一見知其未形之過而先戒之蓋先見於其微矣○呂氏曰天之聰明至公無私君憲天之目聰天一也惟口起羞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又曰老子之言曰勝物多於虛字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舉之於實惟口起羞以下皆事爲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敬而精者

通志堂

洞然矣舟事知所戒非聽卯之大者乎○蘇氏曰傅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言之
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真氏曰朱子嘗言伊傅之言雖
爲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
不切於己者亦蘇氏藥患之意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氏曰此高宗贊美傅說之所言○漢孔氏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陳氏曰服謂其言可以佩服○唐孔氏曰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陳氏曰此二語蓋贊美其言之可行而非於此方求其言者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蔡氏曰此傅說勉高宗之所行○唐孔氏曰上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勸高宗○程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固也然知之亦自艱如人欲往京師必是知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能力行者然能明道此知之亦難也○廣集張氏曰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此之告高宗蓋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其學甘盤之所得也知之非艱以說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難事貴於能知而能行之此爲知之

者二口也若高宗不克知而告之曰非知之艱則說爲失言矣朱子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缺一不可又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唐孔氏曰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信合於先王張氏曰高宗以成爲主何患於行之難乎第于所得者是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者是也成德說伊訓○董孔氏曰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蔡氏曰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稱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其爲學之說也行引而不發之義

尚書纂傳卷第十五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五下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陳氏曰此高宗責說以勸學之事○漢孔氏曰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書孔氏曰舊學甘盤以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甘盤於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將使受書甘盤故○唐孔氏曰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蘇氏曰武丁爲太子學於甘盤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遂其所往則居河宜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共學者故相說也舊學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學更無此理猶則如是太甲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高宗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遯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稼穡之艱難史非荒野之遯也○漢孔氏曰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通達陳氏曰高宗於說必言誨言訓者蓋以師禮待之訓志猶格心也○漢孔氏曰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醬醢梅鹽羹須鹹酸以和之蔡氏曰醴酒名麯官五齊一曰醴齊注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鄭氏曰麴米麥蘖米麥生穀和羹五味之調節也范氏曰麴非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之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甜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和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漢孔氏曰交非一之義○呂氏曰交修交相修正之也應氏曰罔予棄者非必舍而去之也言而不盡誨而或倦是即有厭棄鄙夷之心矣呂氏曰予惟克邁乃訓高宗蓋舉前言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曰恐高宗不能行耳今高宗謂我能行汝訓汝而不言則汝之咎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陳氏曰此與說論學爲王者事而以成湯望高宗○葉氏曰王者事學有不多聞以立事于民曰王人猶君人也眞氏曰人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之行事者異而措之耳此本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未嘗有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今學王之不可偏可見矣○漢孔氏曰學於古訓乃有所獲蔡氏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理林氏曰秦焚詩書不師古始自以爲萬世之業而二世以亡此不古之永世者也○漢孔氏曰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修乃來蔡氏曰遜志知無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眞氏曰凡人之害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情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呂氏曰來者如源泉之之意如井之泉愈汲愈來○漢孔氏曰[illegible]於其身眞氏曰積聚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不替自是積於其身即道積於厥躬矣○漢孔氏曰斅敎也敎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呂氏曰敎人與受敎者皆工各半如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敎人多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力下一半必自用工蔡氏曰言敎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敎人亦學也或云受敎亦只學得一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實無此險巧且纔說後世強被穿鑿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眞氏曰學之不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敎學相長也蔡氏亦謂學之半云然說亦有意味且與下文人之說始典于學相關則不可不如此○始終而言終始者學無止法也上言追之積下言終之始以理言之是猶眞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孫氏曰德修罔覺言無所知而自知也○漢孔氏曰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呂氏曰前數語皆收在此句既言學於古訓又言監于先王先王不能遺學學猶其可視此之謂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然非以才輕之法一可以慨之○漢孔氏曰說不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史氏曰王雖有志尚恐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欽承之際敢不招俊乂列庶位乎是以租己之徒得以進也然則傅說豈固寵而敵賢乎陳氏曰亦市此人君莫大於稽衆捨己之相莫急於用賢眞氏曰六經至此始言學字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傅說始言之萬世言學之源自聖賢其功大矣哉

按學字義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及仲尼皇皇亦已久矣眞氏曰世人多言帝王之學與儒者不同不知學者之言道凡學便當講求王者之事大學自格物致知至於治國平天下天子至庶人皆所當學豈以位殊而有異乎此言有可取者朱子曰學無非事無非學張子曰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陳氏曰此篇論致君澤民之事而以伊尹望傅說○漢孔氏曰風敎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敎○鄭氏曰作成也學者首陟之事亦見大禹謨○漢孔氏曰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高宗以爲輔相之喩故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喩其所望者切矣王氏曰期說之良期已之聖至是相期若此深矣漢孔氏曰保衡伊尹作起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陳氏曰保衡阿衡但伊尹也伊尹爲相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陳氏曰易學自伊尹爲之聖乃尹興起切作成之也○漢孔氏曰言伊尹不欲使其君如堯舜則自恥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鄭氏曰愧恥也○漢孔氏曰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眞氏曰周子云伊尹恥其君不若堯舜一夫不獲則若撻于市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當體伊尹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漢孔氏曰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天無能及者到祖說見伊訓陳氏曰緣是道之也○漢孔氏曰爾尚明安我事以伊尹留美呂氏曰明保者明白一心以保佑我也蔡氏曰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允協先王成憲亦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漢孔氏曰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朱子曰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之本意如此

按君必賢而能治賢亦在君之能養高宗切切於養賢以任治而非謂爵祿可德色於賢者也朱子此說得之矣

○漢孔氏曰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蔡氏曰克者責望之辭○葉孔氏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陳氏曰兩言皆嘆故不祇若

王之休命今云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蓋方求諫之時則責乎臣故舉衆以稱之至於阿衡之事傳則彈說當躬任其責故相己以言之

尚書纂傳卷第十五下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商書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黄孔氏曰耳不聰之異雊鳴唐孔氏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陳氏曰雉野雞雊者求匹長尾身有文采善鬬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葉氏曰災異有二等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至於災異若始出災異以警懼之其災異之應當在賢君至誠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有少過雖未隔絕之差亦有災異其災異之應常速言○大王夫凡與天為一體故有過失而飛雉之升鼎隨見○東孔氏曰賢臣也以訓其諫王○書

孔氏曰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

唐孔氏曰此篇亦是訓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以爲訓王之端○黄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於肜日有雉異蔡氏曰肜有相尋不絶之意繹則取其尋溫而復祭也○漢孔氏曰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唐孔氏曰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玄聞其賢子孝己之言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一言告人耳鄭是也蔡氏曰格猶格其非心之格祖己言當先格王心之非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蔡氏敘皐指見上文○漢孔氏曰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林氏曰天監視下民其禍福無常惟常主於義耳○漢孔氏曰言天之下

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新安氏曰知
折曰天林氏曰高宗之祀意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之於五畤入神嶽故
祖己先論壽夭之理以義爲主謂壽不可以禱祠而得夭折不可以禳檜而延
惟能常厥義雖不祈年亦永而自永矣蔡氏曰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言也
○漢孔氏曰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修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
蔡氏曰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祖己意謂
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于祭祀傅說嘗以進戒意或若也不能非也
祥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如
也○董氏曰祖己恐王未安其言故乃復曰大道其如我所曰鼎安王氏曰
承上文言天既孚命以正其德矣民乃曰欲如我之何是猶恃其雉雊之災
也亦
愚矣

按其如台二字商書凡四見孔氏之訓
類合但乃曰非祖己之言合依王氏說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蔡氏敬承指見上文○漢孔氏曰昵近也嘆以戒王言王者主民當敬民
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有常不當特豐於近禰故王司服罪改修之林氏
曰王之所職在於敬民民父天母地以生無非天之胤嗣故當敬之也愚氏曰
或謂高宗昵於親廟故有鼎雉之異夫高宗令賢之君豈以文過祖己

象之于祖己之言特謂其能敬民則所以敬天何佑助之理在其中不必出爲
學於祖考之親以微意外之禍也○呂氏曰傳說誡高宗戰祭高宗既祭其言
曰旨哉又許以克邁乃訓其後乃復有此病蓋
人之氣質偏學難變化方知行之果艱也
○物之一篇意○蘇氏曰高宗祭日之祭野雉唯於鼎耳此神以來所格
祖之矢之番矣故祖己謂先格王心之非革天下不專修人事數祭以媚神此夫
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言以移行精州足
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日
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者災大於此蘇氏以蘇氏所
謂以象類求者謂其箋五行也此也鳥不於他而於鼎可見其祭祀之器耳
大驗不然則小人學小爲漢儒之論以災異大抵如此成帝時雉亡行大射禮有
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將軍之府未央宮承明
殿御史大夫王音曰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道人君微而著雉者聽察先
聞於音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
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三公之府與宗廟之宮然後入宮其宿留告
曉人具備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諭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
者得無人爲之首則音對曰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而此佞諂之計
說聖德如此莫告一代末遠一增之異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以說高宗之訓○漢孔氏曰所以訓也○林氏曰傳書雖見存一篇以序者若
肆命日高與伊尹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伊訓篇末加肆命徂后四字以

見篇次當在是而書其火之逸也若以此爲附目
此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訓四字蓋世久而失之

尚書纂傳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七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漢孔氏曰咎惡乘勝也唐孔氏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黎在朝歌之西○漢孔氏曰祖己後賢臣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唐孔氏曰此及泰誓武成皆呼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蔡氏曰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也蘇氏曰黎蓋西伯所統伐之乃西伯之職祖伊非謂西伯有叛商之心蓋以黎亡逆知殷之必亡故恐而奔告○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唐孔氏曰此篇亦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下文無戡黎之事史原其故以為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漢孔氏曰戡亦勝也○蔡氏曰西伯文王也姓姬氏名昌史記文王既出羑里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載紂使膠鬲觀兵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繼文王為西伯矣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陳氏曰此曰天民棄殷以警紂○漢孔氏曰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蔡氏曰特曰天子者天絕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漢孔氏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唐孔氏曰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此以為言耳○漢孔氏曰非先王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呂氏曰自絕云者天無心因所繫心也○漢孔氏曰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呂氏曰曰故者天實有所因參陳氏曰不肯享有其康安王食謂行作不靜不虞度天性謂違亂不省不蹈循其典謂棄廢典常凡此者皆天奪其魄而棄之也○漢孔氏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曰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蔡氏曰大命非常之命也上言天棄殷此又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史記作今王其奈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陳氏曰紂不自責已故祖伊直其必亡之狀○漢孔氏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云豈能害我○蘇氏曰紂辭如是非不知命也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也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乃曰有命在天真不知命者也○漢孔氏曰反報紂也曰汝罪惡眾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安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呂氏曰以反曰為反告於紂非也此數語激切其使紂聞之必變比干之諫蓋反者反身而退與孟子言曰子貢反同鄭氏曰參列也責求也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則可○漢孔氏曰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蘇氏曰功事也陳氏曰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此功蓋謂其惡之所成也與惟何辜功之功同○愚謂一篇意蘇氏曰子貢以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祖伊盡忠諫唐中書所不能容者紂猶不殺而終天誅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不如紂多矣○呂氏曰商之覆亡固未易撲滅而賢人尚多先王之澤尚未泯紂苟能轉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告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騭而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前日欲喪者今將愛戴而依歸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蔡氏曰吾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受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人知周之興必不利於商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矣

尚書纂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八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漢孔氏曰錯亂也唐孔氏曰不指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漢孔氏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告二師而去紂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唐孔氏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呂氏曰治亂之興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則相與謀議於朝共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則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皋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而丁紂時是之不敢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辨其節理賢或以至此時之時如何○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此篇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微子

蔡氏曰此篇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蔡氏曰此微子問二師之言○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蓋亡形已見矣猶曰商其弗或能治正四方是微子望君之切猶冀其一旦悔悟不敢謂其果不能也○漢孔氏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陳氏曰遂成也○漢孔氏曰我紂也沈湎酗醟敗亂湯德於後世蔡氏曰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沈訓見胤征唐陸氏曰以酒爲凶曰酗李氏曰紂罪多矣止言沈酗于酒者蓋眾罪自沈酗始德本素有因酒敗之故曰亂敗葉氏曰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上下猶前後也○漢孔氏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呂氏曰好者見其心之無所畏也○漢孔氏曰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林氏曰六卿庶士皆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紂爲天下逋逃主而卿士師師非度故凡有罪者不能常獲呂氏曰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爲善師師爲惡是爲惡之方新也如見人宮室華麗之類則師其華麗是相效以爲惡也犯罪者皆有所倚倚人君爲惡可以逃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逃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逃罪雖有三尺將奚用亂世之象明矣○漢孔氏曰共爲敵讎言不和同葉氏曰方興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敵爭鬭也讎仇怨也呂氏曰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群者也謂君能群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群則大陵小衆陵寡爭相陵奪方且興起而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漢孔氏曰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陳氏曰水渡曰津水際曰涯呂氏曰詩人刺幽王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之情正如詩人無聊之態○漢孔氏曰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呂氏曰微子嘆商業之大乃至今日而遂喪亡代紂而實心也○唐孔氏曰微子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漢孔氏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鄭氏曰狂猶也耄昏亂也張氏曰微子蓋有去之之意矣○漢孔氏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

隮墜如之何其救之○林氏曰鄭氏謂其語助也音姬孔氏謂如之何救之則是但非其字讀當以鄭爲正○蔡氏曰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傷悲憤後世人君亦可以深鑒之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蔡氏曰以下箕子答微子之言○呂氏曰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唐孔氏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漢孔氏曰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爲沈湎不可如何蔡氏曰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數于下土者同葉氏曰方興與上文方興同林氏曰紂之惡其萌惟在沈酗故微子箕子兩言及焉之詩皆言之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蔡氏曰此答微子卿士師師非度之語○漢孔氏曰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蔡氏曰乃罔畏畏不畏其所當畏也咈其耇長老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蔡氏曰此荅微子草竊姦宄之語○漢孔氏曰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殷亂甚○唐孔氏曰攘竊同文且攘是竊類故文云攘竊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用者皆器盛之實謂黍稷稻粱在器所曰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夫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者爲特重故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蔡氏曰此荅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漢孔氏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蘇氏曰歸斂若仇讎掊斂之也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讎以敵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召之不怠力行不怠也○漢孔氏曰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葉氏曰詔告也呂氏曰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卿爲不善猶可詔其偏裨之大夫今上下俱瘠如出一人困窮之民何所赴愬惟有坐視而已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蔡氏曰此荅微子淪喪顛隮之語○漢孔氏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唐孔氏曰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唐孔氏曰有此災與淪喪事而重出文者上言災難未至至則己必受禍此言殷滅之後已不事異姓有二意故重出其文矣○朱子門人問曰微子以宗祀爲重紂亡不勝其憂故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多當也宗國與爲存亡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服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以逃死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佯狂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其言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以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困辱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幾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焉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朱子荅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漢孔氏曰我教王子出合於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而立紂今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蘇氏曰刻害也朱子門人問曰箕子爲微子之計其意則以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及子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虛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瞷但

當避逃而出乃合於道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宗祀有一全宗祀可也朱子曰是張氏曰觀此則微子雖有去之之意又出於父師之詔而始決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蔡氏曰上文既荅微子所言至此告以彼此去就之義○漢孔氏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唐孔氏曰皆順蘇氏曰微子之去箕子若比與之偕去然箕子曰吾二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爲續先王之祀箕子以爲之奴爲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漢孔氏曰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魏氏說一篇意○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龜山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王氏曰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者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歸周在武王克商之後而其行遯之本心特欲避禍自全待其悔而冀其存也紂卒不悔武王克商微子奉其宗祀出而歸周計其亦不得已也

按說者謂微子去存殷後爲仁然此言於紂亡之後可也若謂其去之初事因出此則未然嘗考此書辭意將去深悲迫於情之不獲已故雖有存宗祀之心而亦出於不得已其君留身以存後圖之意左傳載歸周在殷亡之後若謂此時已抱祭器而往則是於國家未亡而自計其身僅存殷後爲小祀計者不過如此得爲仁乎故讀微子之書者若以爲微子之去終去之全未嘗祀未足見微子之心惟觀其愛君憂國傷時念亂彷徨躊躇沈謀於一同休戚之人而後微子之心始著已而去之獨詩謂王庶殺之子日望之萬一疑情未悛頗釋前非眞爲宗社救此一線此宗臣依依宗國之真心也書有五子之歌詩有小弁皆說親也親親仁也詳味書中辭意然而不忍去而去其微見情意之真故述以共商確云

尚書纂傳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九上

後學 王天與立夫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按

周書

泰誓上第一

蔡氏曰周文王國號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唐陸氏曰凡四十一篇九篇亡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漢孔氏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林氏曰武王名發漢律歷志曰三統伐紂之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還歸二年乃遂伐殷克紂十三年也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歲亦在鶉火書歷志曰國語云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皆說歲在巳以推其時謂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竹書十二年庚寅周始伐商而三統曆以己卯爲克商之歲非也呂陽子曰泰誓稱十有一年本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併數之耳此妄說也或謂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稱十有一年以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非泰誓正經之明文也十有一年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唐孔氏曰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其成經一曰一月故此序同之其成所以稱一月者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一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謂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戊然也孟津見禹貢蠡山楊氏曰武王伐紂爲時中之舉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林氏曰上篇是在河南時作中篇是戊午日渡河而次舍於河北之誓也下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

泰誓

漢孔氏曰大會以誓眾唐孔氏曰經云大會于孟津故稱泰誓林氏曰孟子左傳國語皆此或作泰或作大以其字通用○林氏曰伏生書本有泰誓孔安國於壁中書泰誓始出然漢武帝時學官遂有張霸偽為泰誓與伏生書並傳故篇內所載觀兵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等語太史公皆載之不疑至後漢馬融始疑之謂其文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然融雖疑之而古文泰誓猶未出至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左傳荀孟諸書皆合而偽泰誓始廢矣○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林氏曰洪範云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而史記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洪範既爲十三年則伐商爲十一年明矣蓋經文一字誤作三字也唐孔氏曰序言一月則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蔡氏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 按朱子云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觀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然以四時田獵以夏時爲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今詳周禮與詩其不改月時者並有明證惟此所書春大會孟津即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會者也勇唐志當爲建子之月與夫春秋傳曰南至之云當惟改月乃併時改之然則改者竟此正以是新時人之耳目而不改者乃其理之一定故朱子又謂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此說庶得之

○唐孔氏曰此二篇尚是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眾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但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敘事而爲篇端耳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林氏曰此武王先言天地生民立君之意○王曰說見湯誓嗟說見甘誓○漢孔氏曰同志爲友言志同滅紂友者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眾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漢孔氏曰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眾民父母朱子曰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則於人類之中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育之所謂作民父母也然自古聖賢惟堯舜生知安行爲不假此行而此質而無愧若湯武聰明之質固不如堯舜之全矣惟能學知利行是以能復其聰明之全體亦與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不及而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也呂氏曰此雖一時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轄百王之樞要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林氏曰此言紂不能作民父母之事○呂氏曰推原紂惡之本也紂惟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故降災虐而不恤也○葉孔氏曰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殘暴虐殺無辜唐孔氏曰冒貪也呂氏曰敢者果敢也謂行之而力無所忌憚也○葉孔氏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致亂蘇氏曰罪人以族易事也而罪人以族虐及無辜罪首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易也聚族徒言之而不虞舜之賞延于世官人也○葉孔氏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障水曰池侈服侈靡之服也言所以竭民財力爲奢侈宮室說見伊訓唐孔氏曰李巡云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

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云臺積土爲之榭但有堂也郭璞云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孫氏曰焚炙忠良則刳剔孕婦之事見於唐孔氏曰焚炙俱燒也刳剔割也殷本紀云紂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熨斗以火燒然之今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葉孔氏曰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未集曰未成○葉孔氏曰天與之人歸之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呂氏曰天命未絕故文王猶服事殷使文王未崩紂惡不悛天命已絕文王亦必伐之矣葉孔氏曰發武王名○呂氏曰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葉孔氏曰以武王發兵觀政而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事文王豈得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故不敢兵一年而始伐也然朱子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非不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則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葉孔氏曰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林氏曰夷居倨而坐也夷同蓋踞肆而無禮也○葉孔氏曰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惟犧牲既見於凶盜陸氏曰夷猶云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孔氏曰紂言吾之類所謂既于凶如公羔氏將祭而亡其牲所謂既于盜○葉孔氏曰紂言吾

所以台此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陳氏曰紂考且曰吾有民有命不能懲止其侮慢紂所謂有民徒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絕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林氏曰此皆武王自任之辭○葉孔氏曰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朱子曰天之生民立君師以作成之使養教導使無一夫不得其性故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秦漢以來世主不知明德新民之事君師職得其一二而師道絕矣呂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

東志堂

而寄以二事焉自一代以下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幾而當矣四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雖非其至亦賢于弟莫不安學宮大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化之美莫然未知所以教也○葉孔氏曰越遠也言已志欲爲民除惡與否不敢遠其志○張氏曰知武王者以爲禮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罪武王者以爲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武王志在救民不以有罪無罪一乎心惟欲從之也不敢遠也○葉孔氏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強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王氏曰同力之私兩協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義者公也○葉孔氏曰十萬爲億萬人億萬心一不和諧三千一心言可欲○葉孔氏曰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陳氏曰貫盈萬惡鄭氏曰紂與紂同乎也唐氏曰常道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湯武所處乃君臣之變也然紂之罪使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將靡滅而後已又豈湯武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葉孔氏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呂氏曰冢土大社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王制以神尊卑爲文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故先言受命文考後言類于上帝類說見舜典○葉孔氏曰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呂氏曰此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葉孔氏曰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呂氏曰此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漢孔氏曰祗惡除則四海長清陳氏曰武王伐紂不崇朝而會朝清明蓋決其兩間者皆自見○葉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呂氏

曰此正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尚書纂傳卷第十九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九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唐孔氏敘章指見上篇○漢孔氏曰次止也戊午度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唐孔氏曰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漢孔氏曰諸侯盡會次也鄭氏曰畢盡也○漢孔氏曰徇循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張氏曰此武王先言紂之罪○漢孔氏曰武王在西故稱西土蔡氏曰前篇師大會而衆誓之此與後二篇衆言西土有衆君子者蓋紂都東北民被其惡甚深不待累告而知其可伐西土漸文王之德被其毒者淺猶恐未知伐事如毫民之以易爲不卹我故申告其衆又告其君子○漢孔氏曰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呂氏曰人心本無息如天行健在人用之何如耳吉人用於爲善則思日孜孜凶人賊其良心善端與欲紛擊爭利蓋此心本未嘗息人自錯用之耳蔡氏曰猶言對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漢孔氏曰行無法度張氏曰不足故曰力行張氏曰此句總衆惡而言其下皆無度之事○漢孔氏曰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蔡氏曰播放棄而黃也張氏曰先王養老乞言而君不近刑人紂皆反此○漢孔氏曰過酗縱虐以刑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呂氏曰人之陷於惡者善世猶存自彊力當度不至於肆至於私欲叢長若火燎原自肆而莫知所止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矣○漢孔氏曰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民皆呼天告冤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無林氏曰權權勢也呂氏曰君子以道義相與雖宇宙而同心小人徇私一爲朋黨則相妬害患李林甫楊國忠以利相朋亦以利相傾其禍卒至於社稷傾覆生靈塗炭大抵爲善爲惡皆有執時爲善執時則至於馨香爲惡執時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張氏曰此再引桀以言紂之罪○漢孔氏曰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呂氏曰此兩句須看惟字天所以立君之意只在民上○漢孔氏曰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王氏曰弗克若天非所謂奉天流毒下國非所謂惠民○漢孔氏曰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唐孔氏曰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異桀之狀○漢孔氏曰剝傷害也蘇氏曰剝落也微子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紂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於帝乙即位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俱爲嫡子而微子最長故云于命之曰殷王元子○唐孔氏曰賊虐諫輔即比干也○蔡氏言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之大故重陳之○漢孔氏曰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張氏曰謂己有天命故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謂敬不足行故簡忽弗敬謂祭無益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謂暴無傷故作威殺戮毒痡四海○漢孔氏曰其視紂罪與桀同案言必誅之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張氏曰此武王言必誅紂之意○漢孔氏曰用我治民當除惡林氏曰其云兆循體康誥大其我命于茲新邑正義言之於未來之前辭當如此○漢孔氏曰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伐紂必克之占應氏曰夢者心之靈而通乎物卜者物之靈而通于心皆以無心相爲感應而休祥見物之先見而動之微也蓋東萊也林氏曰戎商與康誥言殪戎殷同周詩亦言燮伐大商○漢孔氏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東氏曰億兆人離心離德目紂爲獨夫矣○漢孔氏曰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唐孔氏曰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泰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劉氏曰子無臣母之理蓋武王之后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胡氏曰始言三千一心此言十人心德之同蓋賢德之士粹然出於衆人之上德其心之精微者也○漢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陳氏曰仁人即予亂臣以才言之仁人以德言之○漢孔氏曰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或問天視云云此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爲是便是天以爲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或問天便是理否曰若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些主宰底意思○漢孔氏曰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林氏曰湯誥亦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湯武蓋以身任天下之責也○漢孔氏曰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唐孔氏曰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當爲伐也而曰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例鐘鼓也○漢孔氏曰殺有毒天下之罪定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正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蘇氏曰湯放桀而有慚德今我亦為之是以不愧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

呂氏曰此武王激厲軍士之意○漢孔氏曰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東陽馬氏曰夫子如云丈夫男子也○漢孔氏曰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唐孔氏曰懍懍危懼之意以畜獸爲喻民之怖懼以畜獸崩摧其頭角然○漢孔氏曰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呂氏曰紂之亡惟離心離德周之興惟同心同德前既言一德復提起以勉之

尚書蔡傳卷第十九中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九下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按

周書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唐孔氏敘此指見上篇○漢孔氏曰是其戊午明日衆士百夫長已上○孔氏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故詳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略故言巳大巡六師巡處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林氏曰此言六師者指諸侯之師非謂周於此時已備六師之制也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武王是時尚為諸侯而有三軍之制[illegible]文王十官人而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亦指文王出師之時所命諸侯之師也三篇之首史官所敘不同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中篇但曰羣后以師畢會此篇言衆士但史官變其文耳非謂假但告諸侯而此但告衆士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吕氏曰此武王數紂[illegible]○林氏曰此十君子[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有明著其義類[illegible]○王氏曰天有顯道[illegible]吕氏曰[illegible]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一句於前其下乃數紂之罪天之道○漢孔氏曰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荒怠不敬天地神明吕氏曰五常之理林氏曰[illegible]常存之敬之心有廢事有[illegible]則戕天理戕人欲為人所不爲武王數紂之惡其本原只在狎侮上其下皆本然之應張氏曰敬者百聖之心法弗敬者萬惡之本原○漢孔氏曰狎侮乃衆惡之原也張氏曰敬者百聖之心法弗敬者萬惡之本原孔氏曰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也而紂自結怨之實○漢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唐孔氏曰說文云斮斬也朱子曰脛足骨也許氏曰剖破也○漢孔氏曰痡病也言害所及遠吕氏曰作者作之有力也○漢孔氏曰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去以安者反放退之林氏曰師保謂師保之官○漢孔氏曰屏棄常去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孫氏曰屏除也唐孔氏曰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漢孔氏曰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恣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唐孔氏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本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漢孔氏曰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漢孔氏曰孜孜勤不怠○吕氏曰臨事之際初心易失而所畏有所則奉公之心幾於失矣孜孜者承續而不間也恭行天罰說見甘誓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夏氏曰此武王既數紂之惡乃申說告戒之以明義吕氏曰天下[illegible]則為后虐我者則以為讎是君臣反覆手之間[illegible]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之君撫我者乃為君之職虐我則於君職反矣反乎君職則是讎矣此引之以明紂非撫民之義而發也○漢孔氏曰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蔡氏曰孟子言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意蓋本此朱子曰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林氏曰世讎謂與一世之人爲讎[illegible]匹夫匹婦之讎然且復之況紂為世讎乎○漢孔氏曰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蔡氏曰此兩句古語○漢孔氏曰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吕氏曰自古人有言至殄殲乃讎數語辭旨嚴厲[illegible]之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illegible]以風雨[illegible]而萬物[illegible]以雷霆[illegible]不為聖人天也○漢孔氏曰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漢孔氏曰賞以勸之戮以威之王氏曰不迪謂不迪果毅也蔡氏曰厚賞非特一賞一級而已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孫氏曰甘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與此同意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

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夏氏曰此稱文王盛德以結之○漢孔氏曰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張氏曰易云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云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則明莫明於日月文王有明德故以日月之照臨喻之蔡氏曰照臨言輝光也呂氏曰光曰四方與堯之光宅舜之重華同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兩言之乃文王所治鄰近而尤顯學者須知光華所自發處○漢孔氏曰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漢孔氏曰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蔡氏曰無罪猶言無過○漢孔氏曰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蔡氏曰無良猶言無善○唐孔氏曰勝非我功敗非父咎此不辱罪己蘇氏曰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而猶有勝負之憂爲文王若是以先王重用兵也

尚書纂傳卷第十九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牧誓第四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漢孔氏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蔡氏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也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漢孔氏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林氏曰史記孟子皆作三千人愚謂當從此所言古者虎賁之士必擇驍勇有力者爲之以爲衛兵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當周之盛時猶有虎士八百人則伐殷之時有三百人固其理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是虎賁之士蓋宿衛之官所以翰衛乘輿者也牧野之戰有虎賁三百人已克殷矣是時諸侯各以其師來會此僅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但舉周師之數而不及諸侯之師者蓋以周師爲主也○漢孔氏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唐孔氏曰史敍其事作牧誓

牧誓

漢孔氏曰至牧地而誓衆呂氏曰湯伐桀止於亳誓言一篇武王伐紂則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即誓言之一篇盛衰可見時世風俗之推移○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按此史敍作誓之由○漢孔氏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呂氏曰司馬法謂戚將交刃而誓言致民志也此誓即交刃而誓也○漢孔氏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於逐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唐孔氏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旄用旄牛尾以其易見也唐陸氏曰馬云白旄旄牛尾爾氏曰麾指麾也蘇氏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而求者附致議論皆非其實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

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林氏曰此舉所誓之人○友邦冢君御事說見泰誓上○漢孔氏曰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林氏曰是時周爲諸侯未有六卿故止言三卿○漢孔氏曰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林氏曰周禮不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亞即所謂貳旅即所謂殷殷衆士也蔡氏曰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漢孔氏曰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唐孔氏曰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內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林氏曰師氏即大誥所謂尹氏也范所謂師尹又在亞旅之下○漢孔氏曰師帥卒帥旅帥蔡氏曰司馬法百人爲卒卒有長所謂百夫長也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皆有帥則千人之間宜亦有長所謂千夫長也林氏曰千夫長百夫長皆是主兵之人但不必盡合司馬法所言○漢孔氏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唐孔氏曰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西故西南夷先屬焉○漢孔氏曰稱舉也戈戟干楯矛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曰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呂氏曰令各各嚴辦以聽誓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林氏曰此誓之以伐紂之意○漢孔氏曰言無晨鳴之道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吳氏曰書孔氏曰牝雌也雄曰雌雄走曰牝牡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雌雉雉是飛走通也林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二代聖賢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不有德威嚴敬速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包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漢孔氏曰妲己惑紂紂信用之○漢孔氏曰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蘇氏曰祭所以報也故謂之荅唐孔氏曰不事神祇是亦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漢孔氏曰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唐孔氏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王父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爲祖之昆弟亦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同母之弟尚棄則別生者必棄矣舉親以見卑疏也遺亦棄也經先言事祀棄親者鄭玄云皆是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吳氏曰紂受病之本皆是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漢孔氏曰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林氏曰四方多罪逋逃之人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爲大夫或爲卿士既曰崇又曰長又曰信又曰使言其好用小人也○漢孔氏曰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唐孔氏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也○恭行天罰說見甘誓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林氏曰此節制將士之辭○漢孔氏曰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當旅進一心蔡氏曰步進趨齊整齊也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此言夫子勖哉下言勖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其意夫子謂將士泰誓中○漢孔氏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蔡氏曰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呂氏曰戰陣如長蛇與敵鬥勢高下長短變化消息皆不可知數數止齊亦不是聖人之法蓋伍兩卒旅各有長使其長各自止其部伍各自齊其步故當戰時目并形表序不失紀律一軍一人百將一指後世之師有雖夜行二百里者紀律安在哉○漢孔氏曰桓桓武貌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唐孔氏曰迓迎也蔡氏曰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者也按以役西土唯如周禮以役太師句法蓋勿迎擊而謂役之來者皆爲西土所用也恐未安○漢孔氏曰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呂氏曰武王之誓比後代雖繁然曰顯戮曰有戮此則誓言易勇者之擊戮反躬甚也而亦不應復遜於昔也

尚書集傳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一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漢孔氏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善事以爲志唐孔氏曰此序於經亦于征伐商是往征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已識善事在五如爾惟五分土惟三是也○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羽翼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奉揆當武以修文撫綏取天下而亡不旋踵者蓋無以定之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武成

武成

林氏曰篇內有大告武成故以名篇唐孔氏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須江徐氏曰是書乃武王翦商之功已成而後作非紂尚存之日作也以其所以爲武成其文豈必相屬唐孔氏曰武成亦誥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往伐之歲○一月[illegible]漢孔氏曰旁近月一日近死魄唐孔氏曰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望後死魄朔後生魄望也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爲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漢孔氏曰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度孟津蔡氏曰周鎬京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歸獸之意○漢孔氏曰其四月始生明月三日魄死魄生○唐孔氏曰其年四月己丑朔生明死魄俱是月初陳氏曰朔日月已生明似其明處稍微明生月魄死矣故爲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爲哉生明薛氏曰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晦也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哉生觀月則可見蔡氏曰文王都豐武王未伐紂猶居豐都猶湯踐夏復歸亳也蔡氏曰豐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邑之上周先王廟在焉○漢孔氏曰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張氏曰政事曰修文也非政事之外別有文○漢孔氏曰桃林在華山東蘇氏曰華山之陽有川險艱可入不可出唐孔氏曰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有其所往謂之歸據其禮之則云放牛歸馬互言之耳呂氏曰此但放用以伐紂者耳若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不然後之東征將何所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功成祀廟告天朝諸侯之事○漢孔氏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以上七世之廟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唐孔氏曰丁未四月十九日也李氏曰邦甸侯衛言甸服侯服衛服之邦也見五服諸侯皆在矣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漢孔氏曰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唐孔氏曰越三日庚戌二十二日也呂氏曰使武王伐紂有一毫之慊者曾能對越在天又見伐紂非武王事乃天地山川之責在我者書其辭曰成乃告武王之心蓋與神明爲一○漢孔氏曰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以上自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陳氏曰諸儒以生魄爲十六日夫望之後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四日或在十六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爲生魄也○唐孔氏曰丁未祀廟也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也呂氏曰命已助周祭明其心也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曰先言告武成既詳然後卻受命故文在下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政于

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敘武王伐商告下之辭○漢孔氏曰歎美之以告諸侯漢孔氏曰尊祖故稱先王后稷也唐孔氏曰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漢孔氏曰后稷曾孫公劉能厚先人之業唐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

○漢孔氏曰大王脩德以附民商人始基王業之兆王季勤立王家史氏曰史記后稷而下十三世古公亶父即大王十四世季歷即王季唐孔氏曰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剖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漢孔氏曰言我文考之文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陳氏曰能成其功如伐崇伐密一怒安民是也膺大命撫方夏明二分天下有其二也李氏曰中庸謂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此大王以下所以皆以王稱○漢孔氏曰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亦孔氏曰大邦力足以敵故言畏力小邦必畏力矣小邦或被侵陵故懷德大邦亦懷德矣董事戎文也○漢孔氏曰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集○漢孔氏曰予承文王本意○漢孔氏曰致紂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唐孔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類于帝宜家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山川大乃有名名大王言也耳周禮大祝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祀告行也○漢孔氏曰告天社山川之辭大王以兵征之也蘇氏曰有道指祖父唐孔氏曰稱曾孫者曲禮云臨祭事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左傳前眠禱稱亦自稱曾孫蓋是通承籍上祖莫卑之意陳氏曰泰誓言小子發此言周王發蓋武成之後史文其言也蔡氏曰正即易征不敢不正之正○漢孔氏曰無道傷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唐孔氏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害除人外皆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漢孔氏曰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大敵孔氏曰紂於物害民為天下逋逃之人

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漢孔氏曰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鄭氏曰仁人衆心與天為一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又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以遏亂人之謀略亦如易事求元聖而後與爾有衆請命也○漢孔氏曰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華夏蠻貊陳氏曰南曰蠻北曰貊總言見蠻貊猶言夷狄也俾使也蔡氏曰成命猶商之定命也○漢孔氏曰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陳氏曰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征弔民伐罪秋毫無犯以安其士女而已蔡氏曰士女猶曰男女詩中多對女言之玄黃色帛也朱子曰商民而曰我周王猶夏民而曰我后也○漢孔氏曰天之美道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漢孔氏曰神庶幾助我度民危害無為神羞辱○陳氏曰正月辛卯朔戊午二十八日也二月辛酉朔癸亥三日也甲子四日也蔡氏曰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史臣明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漢孔氏曰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杵甚之言朱子曰孟子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漢孔氏曰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薛氏曰戎衣甲冑之服○邵子皇極經世書紀殷自成湯至紂二十八王凡六百四十四年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王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周亡○或問武成諸家多以為錯簡何也曰後復讀之竊以為二三月已後皆史官所敘其前之事雖作於武王

曰孫周王發此皆史言之曰非武王之自稱也亦如孟子詩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辭若如此看不必改移亦自可讀朱子曰王若曰以下周告群后之辭兼紀其諸侯之辭亦如此知誥之辭但此無結辭只自叙其功烈致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代亦非語命之體恐有錯簡按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諸家分章各不同惟徐氏以為皆武王告下之辭今詳王若曰至無作神羞此史敘王言無可疑者其下紀戊午癸亥甲子之類已見於泰誓牧誓而史又復言之者蓋敘王言祀告之後須覆載數語則上文有所承結而前章紀一月紀四月已著始末亦得此以補中間事之未備不可以日月先後不同而遂疑也今姑依徐氏合之而記其說于此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須江徐氏曰此又史臣敘武王識政刑之實○漢孔氏曰反紂惡政用商王善政○漢孔氏曰囚奴徒隸封益其土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唐

孔氏曰爾雅以爲箕在所内同思虎云箕子名胥餘鄭王肅皆以箕子爲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家語云比干紂之親是紂諸父商容賢人姓名式者車上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閭族居里門也○漢孔氏曰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唐孔氏曰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漢孔氏曰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唐孔氏曰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及歸施鹿臺之珠玉賑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聚之乎是悅服之事也○漢孔氏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漢孔氏曰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賢能既見說命中陳氏曰建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司徒司空作士作稷之異禹皐稷契皆賢也而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又必隨其人之能以位其事也○漢孔氏曰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爲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孔氏曰五教五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故重之○漢孔氏曰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漢孔氏曰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呂氏曰垂衣拱手天下自治武成與堯舜氣象不同然篇一語則與堯舜無爲而治如一也

按此篇自唐孔氏而下王氏劉氏程子皆疑簡編錯亂各有改正而朱子集諸家所長定讀一篇自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次惟爾有神至萬姓悅服次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次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次丁未至大告武成次王若曰至其承厥志次恭天成命至用附我大邑周終爲此下有敘文宜有求助諸侯交相警飭之意略如易誥又次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其序如此但世本相傳已久未敢輒依此更易而唐孔氏又謂體裁異於餘篇蓋史官敘載武成之事雖與斷爛而各有首尾觀者尚有考云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二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洪範第六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漢孔氏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爲王者後一名祿父張氏曰立武庚者繼絕世也○漢孔氏曰歸鎬京呂氏曰以字不可不深求箕子言我罔爲臣僕是無仕周之意以之歸者武王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爲武王陳洪範也夫以是畀禹而傳至於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唐孔氏曰箕子敘述其事作洪範之篇呂氏曰此篇載箕子之言實周史所錄也

洪範

漢孔氏曰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鄭氏曰此篇訓體也○蔡氏曰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夏氏曰武王以十一年伐商此篇之作乃武王之十三年也史記謂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呂氏曰訪者就而問之孟子所謂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故有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唐孔氏敘章皆見篇末○唐孔氏曰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故吟乃問思慮乃答乃復辭也○蔡氏曰箕子稱舊邑爵者未封前爵也○漢孔氏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唐陸氏曰陰默也蔡氏曰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上呂氏曰上帝下字貢萬殊衣服飲食是孰使之然哉天也○漢孔氏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眞氏曰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敘君師亦敘之責於我乎屬而我則未知常理之次敘焉此所以問箕子也呂氏曰武王豈眞不知哉云不知者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唐孔氏敘華指見篇末○呂氏曰箕子言我聞在昔蓋將於道之大本指其所自
也○黄孔氏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程子曰河北但見鯀堤無
禹堤鯀陻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唐孔氏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
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性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爲亂陳其五行是五行
陳列皆亂也○漢孔氏曰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故常道所以
敗𩔗大震怒説見易訟唐孔氏曰九疇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
章故漢書謂之九章呂氏曰堯舜之時彝倫未嘗斁也止於鯀身言之耳○漢
孔氏曰放鯀至死不赦殛父興子堯舜之道程子曰殛死非誅死也謂貶死於
放殛不得生還耳朱子曰鯀既被誅禹乃嗣興所以蓋前人之愆○漢孔氏曰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常道所以次敘顏氏曰羅所負者數耳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
因次之爲九疇○唐孔氏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與禹者即
是洛書也禹既第之應人盡知武王獨問箕子者五行之正聖人行其道而寶
其眞譯及於既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illegible]殷以箕子歸[illegible]
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義或然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各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

六後右[illegible]
徵於此乎蓋洪範若河圖之數方者各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而
作範也古今傳記自孔安國以來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
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所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錫禹
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朱
子曰易大傳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
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
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
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
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
以兩其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
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
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
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
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所謂各有合
者也此河圖之全數而諸儒之說也至洛書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
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數其所以
不同者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
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

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
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
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
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
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
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
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
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
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
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
也奈何曰以數言之則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然河圖之
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
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
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
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
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
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
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
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
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

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
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
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
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
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
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
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
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
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
變化無窮之所以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
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
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
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
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
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
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
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
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
子目也是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
寡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

猶得乎書而未必息考於圖則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以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按劉歆云河圖伏羲則之以畫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此章止皆洛書而顧命亦言河圖故並載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陳氏曰朱子於初一之下有曰字此讀也今詳見以一二三爲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又見聖人去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爲洛書本文皆爲句讀不明也下皆做此○漢孔氏曰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爲始眞氏曰以其布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唐孔氏曰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地萬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漢孔氏曰五事在身用之必敬乃善朱子曰五氣運行人稟之以成形故有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蔡氏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漢孔氏曰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蔡氏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漢孔氏曰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曾氏曰協與協時月正日之協同陳氏曰其數錯綜而條理不紊是謂之協蔡氏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漢孔氏曰皇大極中伏生大傳作建用王極朱子曰皇極不是大中皇者王也極者如以爲民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爲下民之標準蔡氏云至而無餘之謂極亦好唐孔氏曰皇極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所能盡也蔡氏曰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漢孔氏曰治民必用正直剛柔之三德孫氏曰修理排治之不棄故曰乂用蔡氏曰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漢孔氏曰明用卜筮考疑之事張氏曰稽之不可不明不明則紛於疑矣此所謂明用稽疑也唐孔氏曰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爲七若舉一不得兼包故不得兼、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也蔡氏曰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唐孔氏曰念用六時衆氣之應驗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爲五休失爲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爲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蔡氏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漢孔氏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且人用六極眞氏曰極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民皆仁壽是爲之福也民皆鄙夭然後爲之極也蔡氏曰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朱子曰此乾一福首尾都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貞是順五行故

五事所以人致協五紀以修農用八政協五紀建皇極又須乂三德事物之後剛柔之辨須盡庶徵合而稽疑則考之於神庶徵則驗之於天五福六極則體之於人這下許多維持這皇極蔡氏曰九疇本不該爲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漢孔氏曰此已上禹所第敘書孔氏曰不知各書本有幾字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禹所加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爲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爲敬用等亦禹所第敘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朱子曰各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諸儒說皆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足數如此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唐孔氏敘見篇指見篇末○吳氏曰一五行者次第一疇經之目也以後倣此○漢孔氏曰皆其生數唐孔氏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所謂之成數也又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來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爲火數是故易說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二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生故五爲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亦是次之宜大劉與顧氏皆以爲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亦然也○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勝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唐五行志曰五行其象於天爲五星分位於地爲五方行於四時爲五德稟於人爲五常用於人爲五材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爲五行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於物爲最靈王氏曰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

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偶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剛一柔一晦一明故有清有濁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吉有凶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偶之中又有偶焉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朱子曰潤下潤而下也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稼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曰曰而言爰者於也土無成名無專器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變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木曰曲直能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也朱子曰張子此說一字不可增減鄭氏曰此五行即六府也蓋天生民日用之利而言之○唐孔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月令冬云其味鹹是也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味苦是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月令春云其味酸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是也成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是也言曰者言其本性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數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蘇氏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所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唐孔氏曰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唐孔氏曰貌舉身之大名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真氏曰貌言視聽思五者相須而不相離也而孔子之告顏淵乃獨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貌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為聽不然耳目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之者正即心而言也○張氏曰恭敬之見於貌也從謂從理而不悖也聰則所聞審無曾氏曰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于其極聖者人之極也或曰不思而作何也蓋自誠而明者不思而得身舜性之者也自明而誠者思之弗得弗措湯武身之者也程子曰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則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若渾濁久自明快呂氏曰學當與水以潤下一般看蓋其本然如此如貌本恭不恭則非貌餘亦然○陳氏曰自恭而充之齊一肅整而能肅自從而充之理當人服而能乂自明而充之洞達立決而能哲自聰而充之審善定計而能謀自睿而充之則無所不通而能聖周子曰無思

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呂氏曰作字是工夫處然亦是自然○唐孔氏曰此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

○總說五行五事相配○唐孔氏曰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決斷若金之斷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易東方震為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也亦是五屬之義也○五行志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火不炎上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則土不稼穡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則金不從革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則水不潤下○蘇氏曰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並然諸儒之說皆失之○朱子曰吳人傑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與庶徵之序相脗合蔡氏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

按此說伏生漢志多牽強蘇氏雖有據亦未順洪範之序惟吳蔡說五行五事庶徵皆順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漢孔氏曰勤農業林氏曰務農重穀之政如井田耕助之類○漢孔氏曰貨用物林氏曰阜通貨財之政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漢孔氏曰敬鬼神以成教林氏曰報本反始之政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漢孔氏曰主空土以居民林氏曰度地居民之政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漢孔氏曰主徒衆教以禮義林氏曰教之以政如學校選舉之類○漢孔氏曰主姦盜使無縱林氏曰立去盜去姦宄之政如五刑之屬三千之類○漢孔氏曰禮賓客無不敬林氏曰交際聘好之政如冠昏喪祭鄉相見之類○漢孔氏曰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林氏曰寓兵於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之類○唐孔氏曰食貨祀賓師皆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一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陳氏曰八政在唐虞時食貨合為一而稷掌之粒烝民而懋遷有無是也祀則秩宗掌之司空司徒司寇皆有之惟司寇謂之士而兼兵師之職賓雖不知其何官所謂賓于四門是也○蘇氏曰周禮建六官主八政食貨則天官祀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朱子曰此八政是箇大綱舉天下之事其大者已該備於此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漢孔氏曰所以紀四時歲說見堯典○漢孔氏曰所以紀一月唐孔氏曰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漢孔氏曰紀一日唐孔氏曰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爲一日○星辰說見堯典○曆數說見大禹謨○唐孔氏曰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曆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爲此文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曆數總曆四者故歲爲始曆爲終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按此章當以朱子說爲主今先載訓詁語錄及諸說備異義而後繫以皇極辨

皇極說見首○或問何以能斂五福朱子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則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雖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有仁而無鄙大偸是五福反是則福轉而極又曰斂者非有以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後可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蔡氏曰人君敷錫其福以與衆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人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所謂

錫汝保極也○漢孔氏曰民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蔡氏曰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朱子曰有猷有爲如可以託孤寄命有守如臨大節而不可奪若漢霍光雖有猷有爲只是無所守○王氏曰詩云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康而色之謂○漢孔氏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枉法畏之陳氏曰煢獨謂孤寡窮獨者高明謂勢位尊顯者○漢孔氏曰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漢孔氏曰偏不平陂不正應氏曰古文無皆作毋唐藝文志曰開元十四年玄宗以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頗爲陂陳氏曰遵循也千夫有道萬夫有路此曰道者路之義也有路即義之所通行者也○陳氏曰偏偏於己黨偏於人蔡氏曰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漢孔氏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辨治○呂氏曰蕩蕩廣遠也平平易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陳氏曰君能會其有極民皆歸其有極呂氏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朱子曰自皇建其有極以下皆讀人君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化之之義自無偏無陂以下反覆歌詠王道皆自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推本結一章之大意○馬氏曰天子作民父母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武以爲民祖鴻烈矣其指○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於此而幷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推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其下文之云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旣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

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
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
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至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
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至其作
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
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將必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
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
矣蓋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
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
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
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
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
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
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行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至
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
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至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
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絶遠而有以
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
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
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所以於天之所以

錫禹雖其究然然卧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武王者則曰
嘗矣聖其說之宗與雅若有未易曉者然嘗潛心而再三反覆焉則
亦知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
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以
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
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
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
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
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
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正直說見上文○剛柔說見皋陶謨○唐陸氏曰克能也勝也朱子曰剛克主於
剛勝柔克主於柔勝○呂氏曰正直三德皇極本體然此三德乃皇極之用

然也○漢孔氏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陳氏曰如唐虞待於變之民周家待二
南之俗是也○漢孔氏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治之陳氏曰如舜待四凶
周待三監是也○漢孔氏曰燮和也世和順以柔治之陳氏曰如易武寬高光
唐太宗懷撫新附之民是也○張氏曰遇平康則正直爲中遇彊弗友則剛克
爲中遇燮友則柔克爲中此所謂時中也○蔡氏曰沈潛者沈潛退不及中
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資質沈潛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
以柔治之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爲而治是也彊弗友燮友沈潛高明義
習俗之偏氣禀之過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
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
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漢孔氏曰言惟君得專威福爲美食華
氏曰周官八柄馭群臣爵祿予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唐陸氏曰玉
食珍食也林氏曰玉食凡服食器用乘輿服御皆在其中此人主之名器所以
厲學萬變之勢者唐孔氏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
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
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爲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
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爲此僭差也○呂氏曰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
位故皆曰用也○真氏曰或謂呉楚嘗僭天子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
何耶曰呉楚之篡弑季孟之家臣擅叛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
之於禹禹受之於天其一曰建皇極非天理而可畏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其威

播如齊田氏盜物上寄朝歸於室如漢董賢者○袁氏曰三德所以開乂之
偏實俾歸之於極也世有欽若師乂之君必無上下僭差之害中正健自綏持
御上下雜而
民志定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
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
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

吉用作凶

漢孔氏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朱子曰龜之歲久則靈蓍之年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也○吳氏曰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吉凶也卜法以明火爇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林氏曰如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漢孔氏曰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有蒙闇者有絡驛不連屬者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唐孔氏曰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兆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得無先後也蔡氏曰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其兆爲金克者相犯相侵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漢孔氏曰內卦曰貞外卦曰悔朱子曰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如揲蓍成卦則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吳氏曰一卦之數唐孔氏曰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唐孔氏曰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陳氏曰卜之變如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坼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不致窮○漢孔氏曰立是知卜筮人使爲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葉氏各二人唐孔氏曰變過上師立一筮人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卜者有三人故三人並掌氏曰孔氏以三人爲三法所掌其于太卜安得有用易者呂氏曰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漢孔氏曰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林氏曰大疑者謂當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皆國之大事而未決者○漢孔氏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朱子曰此修無間身甲其子孫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呂氏曰斯之謂爲昭忠先定論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曆數在躬啓龍成王宅洛周公卜相四方和會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六年八百然過其歷身其康疆子孫逢吉可知矣唐孔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惟龜筮以上者能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也上者當有主故以人爲先下三事亦然故下言龜者是明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吉於人故改言龜也筮自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能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爲主人雖不從不害爲吉若龜筮從逆則凶咎必矣○漢孔氏曰三從二逆中吉可以舉事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呂氏曰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不肯耳何害於吉唐孔氏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二者各爲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異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爲主見其吉同也○漢孔氏曰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呂氏曰此如周公東征成王未知民人蠢動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一二臣知之亦終於吉唐孔氏曰此論得吉以從者爲主故文曰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以從爲主故退汝則於下○漢孔氏曰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朱子曰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漢孔氏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然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舉事但卿士衆民之謀配合故內事吉外事凶蔡氏曰苟龜從筮逆而知筮從龜逆者龜長筮短者也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自天子以及極著卦之德書重卜筮書不傳○漢孔氏曰皆逆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矣朱子曰此條龜筮俱違於人謀雖有從者動必凶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爲衆驗唐孔氏曰不言一曰二曰者爲其來無先後也五行傳言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朱子曰謂氣相配皆錯亂了惟吳氏南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其說爲順○漢孔氏曰五者備至各以其敘則衆草蕃滋廡豐也唐孔氏曰下言百穀此言草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漢孔氏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敘王氏曰極備饑饉極無疫癘之所由作故曰凶○漢孔氏曰敘美行之驗○漢孔氏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朱子曰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朱子曰乂則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能照晢則時燠順之朱子曰晢是昭晢便有和暖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朱子曰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朱子曰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漢孔氏曰敘惡行

之驗○漢孔氏曰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唐孔氏曰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李氏曰狂則蕩故恒雨若○漢孔氏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唐孔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李氏曰僭則亢故恒暘若○漢孔氏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唐孔氏曰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朱子曰豫猶豫明不足也李氏曰豫則解緩故恒燠若○漢孔氏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唐孔氏曰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對謀李氏曰急則縮栗故恒寒若○漢孔氏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唐孔氏曰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李氏曰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害故恒風若○朱子曰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如漢儒之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則雖聖人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荊公又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喻說則人君有不必警戒矣如漢儒之說固不可如王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漢孔氏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曾氏曰此章之所言皆人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寄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自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師尹計一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感之分然也林氏以先儒君臣取象說與休咎之徵全爲脫異惟曾氏說得之

按林氏評二說如此然以下文語何其曰體象之中又及占象其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是王與士師尹如歲月日之統會庶民如列星之象多體象說也至其考歲月日時之不易說易與日月運行之常又爲夏月星象各之爲風雨又占象說也周官辨十二歲以候日月之所在以傳言日官歲日辰世星雖亦以爲民者占此類其衆夫惟體象占象無往不足然後爲能矣體象之說盡並所以有人道云

○漢孔氏曰各順常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賢人顯用國家平寧林氏曰歲月日之時各循其常而無所變易則年穀豐登政治修明賢才登進家國安寧休徵見於天下矣蔡氏曰休徵言歲月日者以人大也漢孔氏曰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林氏曰日月歲之時失其常度而至於陵歷闕食有餘不足則水旱相仍紀綱摧亂賢才擯弃事離日膝咎徵見於天下矣蔡氏曰咎徵言日月歲者以其小也○漢孔氏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林氏曰漢班固天文志謂蓋其說以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去北極近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去北極遠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風寒此皆行以循軌故所以有冬夏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進而長爲常寒退而短爲常燠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

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月失中道移而東北出箕則多風畢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南入畢則多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如固此以諸儒議論所未至庶民惟星者謂王及卿士師尹皆休咎之所出故各有所省以知己之得失至於庶民則其所省者不在於歲月日時之職度惟以月所麗之星者以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故也畢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孟堅所謂月失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入畢則多雨蓋以其失中道而東西故也孟堅之意蓋以謂日月之麗于天所歷有常度所行有常道月雨暘寒燠風各以時至無有失節故能使萬物莫不茂遂年穀昨熟知或所歷度有過有不及而爲南北之贏縮則寒燠之氣以有所行之道或彼或此而爲東西之附麗則風雨之氣必有淫差矣月之遲速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月五星皆隨之故有冬有夏併月日而言之也日亦有從星之時而不言者鄭康成云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漢孔氏曰百二十年唐孔氏曰人之大期百年爲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者故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漢孔氏曰財豐備陳氏曰言富則貴在其中五福通天下而言故不及貴○漢孔氏曰無疾病林氏曰形氣和而心寧安也至也○漢孔氏曰所好者德福之道蘇氏曰作德心逸日休其爲福大矣○漢孔氏曰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新安王氏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是謂考終楚人執解揚將殺之揚曰臣獲考死又何求蓋死生命也死而合義亦考終命而非凶之謂○張氏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一福也考終命又一福也○漢孔氏曰動不遇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夏氏曰凶短折止是夭枉不必分折○漢孔氏曰常抱疾苦林氏曰疾者痿癘之類○漢孔氏曰多所憂林氏曰憂者不樂以樂其生○漢孔氏曰困於財林氏曰貧者不得以資其生○漢孔氏曰醜陋林氏曰惡者凶暴之謂○漢孔氏曰尫劣林氏曰弱者懦弱之謂呂氏曰爲善生於剛爲惡生於弱人之不能自遷爲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立者耳故弱居六極之末○張氏曰福有五極有六者其義相反不必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貧此一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張氏曰上之人使民舒泰則各全其壽雖半則各得其富知禮教所以攸好德不死於征戰不陷於刑戮所以考終命其或死於征戰陷於刑戮則凶短折陰陽不調則疾多失其所則憂賦斂繁食貨少則貧禮教失風俗壞則惡而弱福極之柄全在君而已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二句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倫攸敘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至威用六極言禹第敘九疇之次自一五行以下箕子條說九疇之義使成典教耳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漢孔氏曰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宗彝說見前篇○漢孔氏曰言諸侯各有分也○唐孔氏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三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漢孔氏曰西戎遠國貢大犬大高四尺曰獒○漢孔氏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林氏曰不言召公作旅獒而言太保者言保傅之職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

旅獒

旅獒

唐孔氏曰旅獒亦訓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蔡氏曰此旅獒之本序○漢孔氏曰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林氏曰蠻夷來王其道自通非若秦漢之開四夷以斥境土也○漢孔氏曰西旅之長致貢其獒○呂氏曰獒方獻而言已至此召公之所以為能格君心者朱子曰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陳氏曰此專論貢獻之義○漢孔氏曰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呂氏曰慎德一篇之綱領眞氏曰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有不期而自至者○漢孔氏曰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唐孔氏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漢孔氏曰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蔡氏曰昭示也呂氏曰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

眞氏曰昭德之致謂王者得遠方之貢，分賜諸侯使知謹德則能致遠人之服不德則反是欲其惕然自省無替厥服此即愼德之謂也德以身言服以事言能謹德則能謹事能謹事則能謹其德古人論德不在事外也○漢孔氏曰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蘇氏曰敍布也○漢孔氏曰言物貴由人所貴在於德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朱子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又曰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君人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圭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陳氏曰此皆反覆言獒不可受之意○漢孔氏曰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眞氏曰召公既言惟德又以狎侮爲戒蓋不敬乃敗德之原唐孔氏曰君子

謂臣小人謂民呂氏曰狎侮之病必至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未必免狎侮君子豈能爲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困不得不從然心不服豈能盡其力○漢孔氏曰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眞氏曰物之動人以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若非心有所主未有不爲耳目所役杜氏曰百度百事之節也○漢孔氏曰以人爲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爲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爲志發爲言皆以道爲本故氏曰玩人即上文狎侮之事玩物即上文役耳目之事眞氏曰玩有戲狎有既著意玩人則以人爲戲謔慢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以物爲嬉戲全未有不喪其志者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吾前何以接之曰以道爲準非當否折之以道雖遠之非道則能遠乎此內外交養之方也○漢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唐孔氏曰諸所安作皆爲無益者所希有皆爲異物眞氏曰爲無益則心志分而功不成貴異物則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適推類而言莫不然也○漢孔氏曰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皆非所用有損害故眞氏曰大宗守衛馬能致遠皆可用之物非其土性尚不畜養況珍禽奇獸怪異無用之物可畜之乎○漢孔氏曰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蘇氏曰夷狄性貪故貴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王者乎○漢孔氏曰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眞氏曰小細衆而皆師以敢非土性也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千里馬之卻漢文所以有道關哦

之來歟氏所以不良商不寶徑寸之珠而寶橫掌數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彌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所以爲聖賢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陳氏曰此又嘆息以申前意○漢孔氏曰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呂氏曰此句與明王愼德相爲表裏勤即是德工夫所謂自彊不息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耳目玩好何時可入○漢孔氏曰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愼其微朱子曰矜是矜惜持守之意呂氏曰當於一嚬一笑一動一作時子細體察蓋小處易忽微者祥故爲眞氏曰行者德之積微者細之積一行不謹全德之累微著少忽鉅者不成○漢孔氏曰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鄭氏曰簣盛土器也呂氏曰功虧一簣非謂止用一簣便做足了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聖人之心無窮眞氏曰武王大聖人也昫旅獒之細初未之受召公猶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啟褻之受爲無損故稱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德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以聖人猶若是今人未有不言可吾知嚮其大不恤其細可乎哉○漢孔氏曰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漢孔氏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漢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圻內之國爲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之唐孔氏曰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旅陳也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爲陳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唐孔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陳氏曰武王兄周公弟也周公名旦食采於周地在岐邦之內公爵也後封於魯謚文公

金縢

漢孔氏曰遂以所藏為篇名唐孔氏曰金縢是一體現在諸篇中〇朱子曰金縢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係東征本末故敘於此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〇漢孔氏曰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〇漢孔氏曰穆敬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蔡氏曰古國有大事卜貝公卿大夫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曰穆卜林氏曰戚憂也番博士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宜存亡之所同也故為王穆卜則戚我先王矣是也〇漢孔氏曰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己事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吳氏曰壇高而墠卑高者設神明之位於其上卑者以供奔走之役於其下壇同一墠廣其地以容之耳〇漢孔氏曰立壇上對三王唐孔氏曰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鄭云時為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〇漢孔氏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贄告謂祝辭〇蔡氏曰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惻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為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〇漢孔氏曰史為冊書祝辭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唐孔氏曰某即發也奉書牧誓是不諱發而此獨諱之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成王開匱得書至此字改為某故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本王所讀而諱之唐陸氏曰遘遇也呂氏曰常人疾皆自致惟聖人道德充足血氣和平篤當尚養皆尚其非與天地之戾氣相遇而得虐害之疾耳〇漢孔氏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蘇氏曰死生有可相代之理而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為其父母發一至孝之心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多矣見周公乎且周公之請非徒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為先王請也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耳〇漢孔氏曰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薛氏曰若如也與不若同義〇漢孔氏曰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鄭氏曰武王所不能者材藝也所能者敷佑四方也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〇漢孔氏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張氏曰下地對上天而言四方之民以武王在上皆有祇畏之心天下方安民心易搖武王於是而死事未可知蓋大位姦之窺也危疑邪之何也其敢保四方之祇畏乎異時三監之叛周公之先見微矣〇朱子曰周公金縢中乃亡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只有見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至罔不祇畏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〇漢孔氏曰歎息武王言不救則墜失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蔡氏曰寶命即帝庭之命謂之寶者重其事也〇漢孔氏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〇漢孔氏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薛氏曰許我謂許我代王之

請也呂氏曰此非與三王爲要約也蓋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葉氏曰所欲以身代其死者存我者也在我者可必而在天者不可必故曰爾其許我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不死其親之意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唐孔氏叙章指見篇末○葉氏曰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呂氏曰三王之龜各有一龜習吉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唐孔氏曰鄭玄云籥開藏之管也○漢孔氏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唐孔氏曰周禮卜筮君占體鄭云體兆象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張氏曰周公爲王占體非僭也蓋王方在病中上相代王如此○漢孔氏曰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呂氏曰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居攝蘇氏曰此所俟者二王能念我一人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即上文所謂歸俟爾命也○漢孔氏曰從壇歸翼而唐孔氏曰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使人開也王氏曰古者卜筮畢而不敢褻必藏其冊書曰時有大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爲此匱藏其冊以爲後世自解之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唐孔氏叙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孺稚也稚子成王也○皇極經世書紀武王己卯伐商踐天子位至七年乙酉崩家語曰武王崩時成王十三歲史記曰武王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霍叔處曹叔振鐸成叔武其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封武王克殷立紂子武庚祿父於故都以續殷後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周公以聖德輔相朝廷分商畿內地封管叔蔡叔霍叔監武庚台殷民號三監武王崩成王幼中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爲成王之不利奪其位而有之馬氏曰流言謂以無根之言流布於國中朱子曰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亦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不敢之於刀而劉覬耳○漢孔氏曰辟去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去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唐陸氏曰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或問周公之時管蔡流言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其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是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居爲辟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不幸成王終不悟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先王也觀公告二公之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忠厚懇懇不敢避嫌惟此心無愧而後先王可告也

自出其身而爲避去之謀周公豈爲之哉朱子答曰辟字當從古註董山楊氏曰周公未得蔡放時中○漢孔氏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陳氏曰周公爲東伯東方是以之不軌其職自得專征朱子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兵王室事親與諸侯東方管叔富周民皆言生殺之理師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唐孔氏曰東山之篇歌此事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皆其去年故二年也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漢孔氏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責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子曰鴟鴞之詩大意言王以王業艱難不可毀壞之意鄭氏曰誚責讓也○漢孔氏曰二年秋也蒙恆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鄭氏曰偃仆也○漢孔氏曰皮弁服以應天所藏請命冊書本史自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唐孔氏曰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何爲表請變是見此變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省察災變求異所由林氏曰啓金縢之時猶未卜而得往者周公之說於匱中蓋將卜而偶得之蔡氏曰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人問其事則曰周公使卜疾之人也○漢孔氏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唱恨爾唐孔氏曰周公忠心欲代武王死非是規求名譽故不用使人知之○漢孔氏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穆卜說見上文林氏曰觀其得書而止卜乃知

其爲卜而啓籥非爲周公而啓也○漢孔氏曰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林氏曰周公尚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肯不利於孺子乎○漢孔氏曰發風雷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漢孔氏曰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陳氏曰新逆馬本作親迎蔡氏曰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親迎公以歸於國家之禮亦宜也○漢孔氏曰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漢孔氏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桑果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張氏曰成王疑則爲雷爲電爲風爲偃禾拔木成王悔則爲雨爲反風爲起禾爲大熟人之一心可少差乎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

○總説一篇意○唐孔氏曰從首至王季文王史敍所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以下敍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五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漢孔氏曰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唐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周既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林氏曰孟子謂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謂之監殷即武庚也若以武庚爲一則武庚何所監乎蔡仲之命云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其說信矣陳氏曰使一監不叛武庚欲叛乎故序王名而謂之三監叛○漢孔氏曰相謂攝政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陳氏曰成王名誦蔡氏曰周公主代事故言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與伊尹相湯伐桀同○唐孔氏曰史敍其事作大誥

大誥

漢孔氏曰陳大道以告天下遂以名篇林氏曰以篇內有大誥多邦之言故以名篇○唐孔氏曰陳壽云皋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皋陶與舜禹談周公與群下矢誓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

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陳氏曰此首章總言東征之義大意以卜爲主○漢孔氏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illegible]若○說見盤庚林氏曰猷者

發語辭耳[illegible]訓不一曰謀曰言曰已曰可曰圖非但[illegible]通也大誥多方謂誥詩箋所謂[illegible]呂氏曰成王之監[illegible]爾何必大誥多邦及御事之人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所變[illegible]之奉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諭之使之釋悟合一無間[illegible]無由生[illegible]氏曰聖賢舉事必先[illegible]多士者所以昭大公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吳氏曰[illegible]道[illegible]故天下[illegible]不少[illegible]三監[illegible]作難也害[illegible]大惟毋我初童人[illegible]承[illegible]大數[illegible]其政而不能於智者以安人故便[illegible]安人且[illegible]不能見其有命乎知天命者乎末二句弗弔口如字讀如[illegible]所謂不弔昊天[illegible]見[illegible]也天降[illegible]于我家不少延句絕[illegible]氏[illegible]武王[illegible]三監[illegible]是天降[illegible]不少待也歷歷[illegible]五服行[illegible]格物[illegible]人思我[illegible]中[illegible]大[illegible]能造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illegible]其能格知天命乎○吳孔氏曰已發端嘆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度氏曰度水曰涉度亂曰濟往猶進也呂氏曰言我以幼沖小子當此艱難如涉深淵之水無有津涯可以如此[illegible]雖畏之之深然不可不往求其濟之道設[illegible]而君[illegible]行方能有濟已漢孔氏曰前人文武也我求濟度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天下[illegible]用謂[illegible]言我不敢閉絕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從伐四國呂氏曰[illegible]謂[illegible]前人之[illegible]體色之意也大抵[illegible]成之君[illegible]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illegible]明盛大目非善繼矣[illegible]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然乃能不亡所成之大功張氏[illegible]殺前人受命[illegible]人所受之天命從而廣之陳氏[illegible]天降威且下文天降威

同意[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未[illegible]惟[illegible]知今我當天之降威既然亦人不敢掩閉○漢孔氏曰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行之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蘇氏曰當時稱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陳氏曰下文所稱寧考寧人皆武王也呂氏曰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有大龜以爲國鎮此句大誥一篇之綱目自始至終皆言卜張氏曰天明與康誥天顯同意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同[illegible]氏曰寧王遺我以此龜者謂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是寧王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今而果然卜之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漢孔氏曰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言我殷當復[illegible]東國人今不安[illegible]鄙[illegible]我周家[illegible]蘇氏曰腆厚也商以富厚[illegible]敢紀其既亡之緒蓋天降威[illegible]其心知我國有[illegible]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有周邦也呂氏曰鄙鄙小如[illegible]謂鄙鄙[illegible]也之鄙○漢孔氏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大事武事也人謀[illegible]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蘇氏曰獻賢[illegible]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也邦君御事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知周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人以今天下張氏曰得天在乎得民得民在乎[illegible]賢[illegible]天[illegible]民民[illegible]觀賢[illegible]楊氏曰惟至誠爲能通天下之[illegible]誠而不疑則類自合[illegible]衆[illegible]言[illegible]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illegible]謂也林氏曰民獻與蔣

稷[illegible]孚以三卿爲主[illegible]不與楚戰亦周公之意漢周[illegible]天伐[illegible]國得[illegible]以[illegible]謂[illegible]民[illegible]其名氏不見於後世[illegible]氏曰上文曰有大艱[illegible]武王[illegible]云朕卜并吉乃卜於伐武庚之日先[illegible]吳氏曰[illegible]及於王官[illegible]民御大夫衆士御治事者[illegible]用[illegible]伐殷逋亡之臣謂武庚[illegible]呂氏曰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illegible]播遷之臣也○吳氏曰汝衆[illegible]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illegible]大難四國不安亦在天下諸侯[illegible]氏曰在王宮云云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也○漢孔氏曰[illegible]我小子先卜欲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害有害故[illegible]從卜[illegible]氏曰考翼以爲成敬則非[illegible]下文有[illegible]此一也不[illegible]爲二說蘇氏曰害何也按此[illegible]大[illegible]曰民不安靜亦惟在王之宮邦君之室及于小子而已當反躬自咎可也征伐之事父所敬重王何不違卜而已乎○漢孔氏曰故我重人成王長思此難而嘆曰信[illegible]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illegible]其害可哀哉呂氏曰成王明知邦君之言爲非[illegible]言此者聖賢無斷然阻絕人之言所以盡人心也○漢孔氏曰我周家爲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張氏曰爲天吏以奉行天罰[illegible]天所役而已遺[illegible]所投[illegible]所畏○漢孔氏曰言征四國爲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及上下至御治事者[illegible]國君曰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illegible]不成汝寧[illegible]聖考文武所謀之功[illegible]陳氏曰卬我也蘇氏曰毖慎也○蘇氏曰我聞汝衆言亦[illegible]是行也[illegible]動[illegible]哀哉然予爲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

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爲也而衆人義當以[illegible]安我以無逆此亦自卜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文寧考所圖之功今乃不然寧責之也○葉孔氏曰不敢敬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漢孔氏曰言天美寧王興周者以寧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明命明卜宜用葉氏曰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故言卜邦周朕夢協朕卜且武王伐紂亦用卜矣○葉孔氏曰人獻十夫是天助民見亦用卜乎吉可知矣蔡氏曰今天相助斯民避凶趨吉兄亦惟卜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獨可廢卜乎○葉孔氏曰業天之明德可從輔成我大大之業言卜不可違也呂氏曰天明即上文所謂明天明者張氏曰人君當以明大自期無以驚憂自沮言進不能何以見其不四要不撥何以見當王然且四國之叛勇天之所闕也審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陸氏曰此言前篇當從少義○葉孔氏曰於命父老之人知寧王故事者天[illegible]老者識古事女知寧王若彼之勤勞哉呂氏曰於邦君御事之中提出舊人而告之謂舊事武王者○葉孔氏曰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寧王所謀之事蘇氏曰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難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方此也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漢孔氏曰故大化天下道我友國諸侯我周家有大化誠辭爲天所輔其成我民矣我何其不於前寧王安人之道謀其功所終乎林氏曰由于謂有如時雨化之者顏子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化誘有優游不迫之意先王率寧之道也非惟也天不言而用以驗其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黄孔氏曰天亦勞慎我民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寧王所受美命終畢之蘇氏曰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之有疾之不忘瞬也予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唐孔氏曰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又云攸受休畢一者文辭稍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寧王之業事非誤戰

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陳氏曰此申言卬成功當終之義○漢孔氏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艱備矣日思念之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黄孔氏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葉孔氏曰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乎唐陸氏曰田一歲曰菑○漢孔氏曰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承其功業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按蘇氏翼一語正所以答考翼不可征之辭邦君艱大之辭則以考翼不可棄若成王者貞肯堂肯構肯播肯穫之行成王若志之語則以考翼不可棄若成王者子矣

○漢孔氏曰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寧王大命以征逆乎薛氏曰古之舉大事者必自任其成功故武王曰今朕必往而此曰曷敢不越卬也○葉孔氏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于惡故以比四國將亂而無救者非大故負民之養如養惡不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讎之人而伐吾子而吾曰以友愛之人而伐吾子民其可吾養之且勸救以弗救乎友蓋指二監而言三監本吾所親愛者一日以此吾子所謂湯泣而責之者

也伐厥子謂殷取我子也民可當時之異論者實指邦君御事而云一民也若兄考指武王而言成王之兄考也友謂管蔡武王周公之所友愛也子謂成王兄考之子也管蔡叛周是伐兄考之子若友所伐而民乃欲養被而勸以不救可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東氏曰此總申前所言之意○漢孔氏曰嘆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下御治事者林氏曰王若大誥亦曰肆哉師古云肆陳也勸令陳力此諭邦

君御事以陳力戡難也○漢孔氏曰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林氏曰舉與用爽厥師王氏曰爽邦由哲非由衆也十夫者哲人也蔡氏曰迪知者蹈行其知也謂賢人能知天心十夫歸周天意歸矣○漢孔氏曰於天輔誠如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况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除安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陳氏曰命德討罪天之定主爾當時不改殷易乃今天降災汝不欲征是不知天命不可變易也與上罔敢易法相應○蔡孔氏曰家猶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正是亦猶是矣我何敢不盡天終竟畝乎唐孔氏曰言滅草當除去殷餘當然從○蔡孔氏曰天亦惟美于寧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未敢不於從必從也李氏曰理所當從不卜亦何也書孔氏曰循寧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况今卜并吉乎以何可不從永氏曰指意也武王克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苟他人據之而不全有所舊是考指意○漢孔氏曰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眞氏曰予永念以下分三節天命殷不可不教其事一也天命武王凡今疆土皆前人所區畫不可不事其……天惟祖宗所以付托于我者其在此乎焉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命我所不可違……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後以卜參之雖不違卜亦不專恃於卜也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呂氏曰黜殷命殺武庚蓋居東之時事字言成王者發周公尊王之意見征伐自天子出○漢孔氏曰命爲宋公爲殷後吳氏曰微子之封宋蓋在成王時此書乃留爲上公由命之書史記世家言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爲是○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微子之命

微子之命

漢孔氏曰封命之書稱其本而封以名篇林氏曰微子殷之舊臣今既封宋當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微子不肯忘殷之舊故成王亦未有臣之之心亦猶箕子雖封於朝鮮而猶稱箕子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陳氏曰此首言以命微子先殷後之意○漢孔氏曰微子帝乙元子王若曰順其事而言之也……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所以崇德象賢也○呂氏曰崇德如封夏之後所以崇禹之德封商之後所以崇湯之德象賢如……各修其禮物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唐孔氏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皆郊天以其祖配之所以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王氏曰除王制之外不用時王之制……○漢孔氏曰爲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陳氏曰作賓謂先代之後有……宋微子……後世……左氏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吕氏曰後世感人之國……商之存焉子孫當長久於其國而休永世無窮見用心之廣大忠厚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

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陳氏曰此承湯之德應上文崇德之意〇漢孔氏曰言汝祖成湯能齊聖廣大深遠後世蘇氏曰齊肅也齊則銳不敬則昏銳不自廣其大淵乎其深〇漢孔氏曰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〇漢孔氏曰撫民以寬政除邪虐之暴也呂氏曰傳此多論湯之勳業而時存不知台禮者中使稱湯曰克寬克仁自湯開創六百年之業本在於寬所謂尚厥外寬其亦不考於經與又曰撫民以寬乃自有天下規模寬之一字百世不可易〇漢孔氏曰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宋子曰裔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子孫之稱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陳氏曰此言微子之賢應上文崇賢之意〇漢孔氏曰汝微子能踐修湯德久有善譽昭聞遠近蔡氏曰踐履修治猷道也陳氏曰踐修有舊典也聞者與顯然人也令聞善譽也呂氏曰令聞非自外來反求於身踐履所至亦實譽自然外彰〇蔡其來舊矣〇漢孔氏曰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而不可忘張氏曰各慎在心屬恭在貌克孝內也故〇恪恭神人外也故言肅恭〇呂氏曰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其德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〇陳氏曰恪慎克孝是盡親以敬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皆以敬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吉者取賢惟敬用功而已〇馬氏曰公有二有三公之公在內而相王者也有公侯伯子男之公封建而分治者也時建者惟二王後乃稱公甫稱上公〇鄭氏曰宋地在禹貢徐州之南西及豫州盟豬之野焉都亳宋都商丘皆在應天府亳北界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陳氏曰此皆戒勉之辭應上文統承先王垂永世無窮之意〇漢孔氏曰敬哉敬其爲君之德以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教循用常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宋室〇蔡氏曰微子既篤於敬矣猶以欽哉勉之欲其敬而又敬也往敷乃訓欲其以修於己者布其教於國人也陳氏曰服猶被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謹汝所被之命也與率明乃服命之意同循行典常之道以蕃衛王室與蔡同屏也諸侯之爲王國蕃屏然〇漢孔氏曰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〇李氏曰傳謂蕃齊之也毗輔也〇漢孔氏曰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爲周賓客之使世世享德則使我周好汝無厭蔡氏曰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〇漢孔氏曰嘆其德而往之國言當惟爲美政無廢我命陳氏曰漢而中哉之休即上文咸休之休上文皆服命也〇蘇氏曰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蓋嫌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一代之事後世所不及也〇呂氏曰武庚之變成功甚難令將無一言及此恬然氣象和平蓋殷武庚曾是武庚事封微子自是微子當其命于天討各無容心又曰大誥之書皆義民微子之命皆和氣〇新安王氏曰表始易微管言紂之失至于再三與周之友邦任士言也酒誥言紂之失詳周君臣相與一曰也多士多方言紂之失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不及紂之事止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漢孔氏曰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禾也穎穗也禾各生一壠而合爲一穗拔而貢之〇陳氏曰唐叔名虞〇漢孔氏曰異畝同穎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孔氏曰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嘉禾名篇告天下也〇三山陳氏曰此天地之和氣所以章成王周公君臣之貌始疑終信之意也二書雖亡觀其序宛然有唐虞賡歌之意當成王之疑也而禾偃之僵及其啓金縢之書也而禾爲之起及其君臣之心既已相得也禾分二合穗一禾而三致意焉周公之德感蓋與天通有以見天人之果無二理也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七上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漢孔氏曰滅三監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康圻内國名叔封字○東坡蘇氏曰以管叔之罪輕於管蔡故序不及呂氏曰殷之大家世族遷于洛者以周公師保之不復而在商者謂之餘民命康叔以化之左氏傳祝鮀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啓以商政疆以周索

按合書序與春秋傳考之所謂餘民者有大家世族在其間故遷各或留衛非特分治殺化亦以分殺其勢無使相挺合有攸在云

康誥

○唐孔氏曰周公以王命戒之而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

漢孔氏曰命康叔之誥○吳氏曰此篇胡氏以爲武王之書而不從之而於氏所辯尤力今姑從其說然以爲周公作更當再考云○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唐孔氏曰此史總序言之○漢孔氏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武成○漢孔氏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乘來赴役猶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也○漢孔氏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唐孔氏曰男下獨有邦字以異制五服男居其中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呂氏曰除要荒外皆來伊役蓋王者有事諸侯皆當從上周衰城成周也有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從役況成王時乎陳氏曰見朝見也見士與事同周況見武成○漢孔氏曰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蔡氏曰勤如杖杜以勤歸之勤○夏氏曰先儒或以此章爲洛誥脫簡蓋周公誅三監封康叔在三年而營洛邑則在七年是康叔之封在營洛前數年所以可疑也意者王若封數大命於諸侯以於臣民所會而誥之此康叔之誥所以在營洛之時與林氏曰康叔之封固在十年之前而其誥之乃在營洛之際序蓋推本言之耳使其以封之初則書當爲命之體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惟其誥之不在於始封之初故不謂之命而謂之誥者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蘇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周公稱成王命命爲孟侯孟侯諸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爲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事以名稱小子明當受教王若曰說見大誥

蘇氏曰康叔成王叔父而曰公弟謂之孟侯明小子明天所昌武王言寡兄小子當成王之世蓋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則周公之辭故稱○漢孔氏曰稱孟侯尊之也稱其弟者親之也小子封者撫而教之也○漢孔氏曰惟女大明父文王言孔氏曰以近而可去不遵乎王法文故舉文王也左氏傳申公巫臣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謂○漢孔氏曰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蘇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吳氏曰不虐無告文王之德而首稱此非聖人不能也文王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所容私故其昭著於民○漢孔氏曰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爲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漢孔氏曰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政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陳氏曰文王爲西伯故曰西土○漢孔氏曰文王視民如子其民怙之如父冒聞于上帝即君奭之迪見冒聞皆是德之包函敷覆而感格無間也○漢孔氏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唐孔氏曰殪殺也戎商說見泰誓中○漢孔氏曰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文序皆文王教○漢孔氏曰女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新安王氏曰寡有二義寡君寡人取於不稱寡兄寡命言其寡有朱子曰衛在東首冀州在河北朝歌之東其小之北百泉之南即今衛縣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呂氏曰一段精神盡在此兩句提起康叔不可輕易之心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念我所以告汝之言○漢孔氏曰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爲政教○唐孔氏曰衣服也陳氏曰紹謂繼之於前衣謂服之於身已呂氏曰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爲治將以祗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文王之德一曰夕覆在身然後足以副民望也○漢孔氏曰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哲王之道用安治民陳氏曰敷求布求也○漢孔氏曰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蔡氏曰宅心知心也安汝止之意○呂氏曰商之所依商之故地也商民之情喜安乎殷先哲王之訓故必敷而求之循而行之又於商耇成人識而詢之賓大而遠而四所之蓋老成之言初若無味思惟至於廣大方有所得宅心知訓者人心未定則一介之賓商雖有老成之言無由知之惟有所宅則有所知○漢孔氏曰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呂氏曰別求更求也又使之更求唐虞夏商之法○蔡氏曰近述諸家遠稽前聖者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窮

無盡陳氏曰文考事近故曰祗遹而已殷先王遠矣故當敷求古先王又遠則當別求若夫求而闕聞而由訓彼此互見曰保乂曰康保亦互文也○漢孔氏曰大于天爲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蔡氏曰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衆以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眞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如是則心體之動無非理所能不負在王之命也呂氏曰爲子必眞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爲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纔可免過而已以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漢孔氏曰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呂氏曰命爾爲侯非富貴爾身乃要疾痛于爾身耳可不敬哉○漢孔氏曰天德可畏以其輔誠民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眞氏曰萬事之得或以一事之失而召殺菑以之微或以一夫之怨而生亂此小人所以難保○漢孔氏曰往當盡汝心爲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呂氏曰始以天民並言而終獨歸之民者民心即天心也能保小民即能保天命矣○漢孔氏曰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爲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呂氏曰如鰥寡孤獨人所易忽汝當無忽是惠所不惠也懿猶小事人所易怠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眞氏曰周公以此爲祖父之道後世乃欲以嚴刑峻罰止之不知適所以長怨也○漢孔氏曰已乎汝惟小子陳氏曰汝所事在弘廣王之德意以應保殷民而已林氏曰民之有未者有以應之民之未安者有以保之孟子曰譖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二子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此所以應保之也○漢孔氏曰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爲民日新之敎陳氏曰宅猶定也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故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厲踊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然亦非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蔡氏曰作新民者明德之終也大學之言明明德亦以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張氏曰明德則以敬哉愼罰則曰敬明是明德愼罰二事在敬而已○漢孔氏曰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爲不常用犯汝王氏曰典式皆謂法人若有小罪而非過誤乃終知此而自作不合典法之事商是故爲也故爲者雖小罪亦當殺之○漢孔氏曰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王氏曰商爾謂偶然人若有大罪非終於爲之乃是過誤以爲災而偶然耳過誤者雖大罪亦當赦之也林氏曰既道極厥辜者蓋既自以爲有罪云耳若今之律所謂自首者原其罪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此意歟○朱子曰此有過刑故也呂氏曰吾聞之知法者謂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情事也甲之罪小小於乙之謂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出於故爲如是者當據法殺之不可赦也乙之罪雖大然非出於故爲是則其可赦也以今世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於必死之地亦斬鬬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憫者免夫故雖已殺皆贖夫以未殺未傷而比之鬬殺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初非以非死罪爲小罪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漢孔氏曰嘆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爲和○漢孔氏曰化惡爲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漢孔氏曰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大學曰康誥云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程子曰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真氏曰此章言惟民其者三蓋人君用刑有敘而人服則民皆相勸相勉以和矣治民如治疾謂攻以藥石而非害之則民皆遠罪而遷於善矣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則民皆安且治矣○漢孔氏曰言得刑殺罪人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其辜者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唐孔氏曰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可朱子曰非女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矣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矣言其責之在己也不須改句只是說女不刑人殺人則人亦無敢刑人殺人汝不劓刵人則人亦無敢劓刵人耳○呂氏曰非女封以下丁寧告戒之辭也非汝封刑人殺人刑殺豈汝封之權乎然或刑人殺人中戒之辭不可或有刑人殺人之意也又言非汝封者總說兩句非汝之權也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史官記周公辭勤反覆之意言非特大罪如此劓刵微罪亦不可有自用之心也

按非女封與勿庸以次女封意此刑人殺人劓刵人與刑其義刑義殺遠近蓋欲任理而無或任其己私耳又曰蓋凡四見此又曰以爲周公誥康叔之言因明使以爲史述周公語複重言合下文又曰要囚爲結兼存也以備兩說云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漢孔氏曰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林氏曰以衛侯入爲大司寇王所曰外事司寇之事內事也外事者衛之事也臬門橛也有限其之義故以言法度民可以女陳時臬司師爲句非經意成王謂汝但當設是法官以治之而其治之之有刑師茲殷先哲王之刑之有倫敘者是矣不若陳氏曰師茲殷罰曰罰蔽殷彝此亦以殷民則見殷本之去雖輕重不可而不咈於耳目周公期於稱民之畏去而不敢於周今之必行○漢孔氏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故得其辭以廣思之至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唐孔氏曰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陳氏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言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其罪也其獄要囚者斷其所結定之罪猶今世引斷也林氏曰唐太宗謂死者不可復生死囚雖二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正得周公之意云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漢孔氏曰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夏氏曰陳設是法事指上文言也○漢孔氏曰義宜也用舊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女封之心所安陳氏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薛氏曰擇其義者至精者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而已呂氏曰次如次舍之次不可移就汝之意○漢孔氏曰乃使女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序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行以爲不足王氏曰遜者屈己以先義之謂○漢孔氏曰已乎他人未其有若女封之心言女心最善我心我德惟女所知欲其明孜王所以命己之款心真氏曰成王之心在先教化後刑罰惟康叔知之○漢孔氏曰凡民用得罪爲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自彊也呂氏曰暋者昏彊且在宗蔡暋冒是也林氏曰殺惡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人惟畏死而後可以死懼之既不畏死何所不至此所以天下共惡之下章將告康叔以衛之風俗日衰人倫故先以爲刑首以輕重相較云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漢孔氏曰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爲人子不能敬身以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

孝子爲人父不能字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者爲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
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能友于弟是不友惟
人至此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與我
民五常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大道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遺教之罰刑此亂五
常者無得赦朱子曰只如今讀惟弔茲惟痡不用此作罪之人也不于我政人
得罪痛悶之深恨不自我得罪也雖若此然不罪之則民彝泯亂矣○蘇氏曰
三監之世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爲俗周公之意蓋謂孝友民之天性也不
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父兄獨無過乎故父子兄弟相爲逆亂者
之之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當不大傷厥考心又誨
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
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能積誠以日月須其
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張氏曰昔魯有父子訟者孔子置之狴犴一
月俟其悔而後出之其意正與此合蓋欲父子兄弟之訟不與凡人同當有以
以感動之若遽以寇攘之法斷之則用一法吏足矣不必吾儒也林氏曰寇攘姦宄者
子以爲不待教而誅焉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人其必教之不變然後誅也辟
之詩蓋獄姦宄則使皇陶明刑以治之至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乃命契爲司
徒而敬敷五教周公之意亦然也朱子曰此篇當從孔氏蘇氏等一節以爲
忍非聖人德之人王者之意其民曰失于之言當矣然蘇林等謂不可赦○葉
孔氏曰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民
者而親犯之乎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

者則有在無赦之科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其教以立民大意也其若不念
教言不用我去者而其君道是也長是訓以下亦女乃其速用此典刑非於
時世者猶理以刑戮呂氏曰康叔不以身率之則又大難夏者是率其難之
謂也真民曰不率大戛一句或屬上文或屬下文呂氏合而爲一似爲得之又
其說與下文不能厥家人同不職典相應蓋戛者二物相繫之謂然其義終
通曉當在缺疑之域葉氏曰禮記庶子正公族之官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
父子之義長幼之節者此外庶子指衛宮也庶孔氏曰正人若周官一百六
十職正官之首小臣諸節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也身下至符吏者有符節者若
爲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者也在軍者有旗章作爲有符印者也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謂救所惡者不率不友也謂所不以此訓民乃別立條以要
譽民使其不知不孝不友之爲惡皆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則
惡謂引而入於不孝不友之地此所以速由茲義以率殺也蓋導民於惡乃賊
人心害風教之大者不然安得遽以刑殺加之乎其不率民曰上言民不孝不友則
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云云則速由茲義率殺曰刑曰殺若有
未嚴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間非親君臣上下之間其義有
蠢之以法示之以嚴殷人孰知不孝之不義之不可十哉則禮所謂刑亂國用重
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罰亦仁厚而已矣呂氏曰率
與上率字相應由義以表率之表率不行然後不得已而殺之○葉孔氏曰凡
亦惟君長之正道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
并爲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蔡氏曰君長指康叔也林氏曰不

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惟左傳所謂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
臣外正即上文正人小臣諸節也其曰外正亦猶外庶子也家人之義云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其本末先後之序當
反諸身既不能齊家必不能保其臣屬使敷教化而其所以治民者惟有殺
而已是汝自爲威虐放棄王命而以非德治民也○葉孔氏曰常事人之所輕
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去之以行寬民
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女曰林氏曰典者天敘之典即父
子兄弟之常道也無典猶斁五教是也治民在寬是也蔡氏曰敬是有所不忍
忌則有所不敢此言慎罰之
終也穆王訓刑於曰敬忌云
按孔氏釋不率爲引惡呂氏解匪無赦順經文爲正康誥篇乃王告誥之辭言爲事
又聖化成湯之妙道並行而不悖也至於全章則合分二節用明於殺其輕重
於刑措之中備皆以刑兵抑正民不率是也故憎其引民爲惡則由長正校
之教導臣者君長之衆之職也故憎其不能率事則由紂也以敘曲治民臣
禮之威罰雖明敬典之風化其猶先民以是道之于而及之庶乎見其康叔
之事也夫惟康叔反躬而化之故以掉而爲敬明之罰以速於刑甚之慎也
不敢不敬之慎罰務以下情行罪之所爲能如文王之慎罰于此篇所以言
爲必須其望叔之八能至於孝友乃身是始之曰典也敬哉敬德顯于至篇終
是終之曰典也中間敬明乃罰以下五節言慎罰而以措以先之一字其見
三明此篇之意在甚矣乃其言以有德是明德慎罰也慎罰亦明德

也即上章所謂德裕乃身語論也其要在罰而王亦以德爲一篇明
德慎罰之論也其要民當至善而已所謂並行而不悖之道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蔡氏釋爽爲明○葉氏曰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見民曰不孝不友
之人其不善之心非與生俱生也無人以迪之耳故迪之而後可至於吉康○
葉孔氏曰我是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爲求等呂氏曰所以責其民又
責康叔又責之康叔以下成王所以自責也蘇氏曰殷民安於殷久矣故我
於殷先哲王之德求之林氏曰作求謂起而求殷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也六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言武王所以配于京者以求之也故也○葉孔氏曰兄
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蔡氏曰此節迪吉康
之迪○真氏曰此雖成王以導民之責自勉亦以勉康叔也然欲導民於吉康
其何以哉惟於殷先哲王之德用求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
所爲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
於孝弟即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也不能導民使知所適而何
政之有蓋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一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

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漢孔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罰○漢孔氏曰假令今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林氏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今民至迪屢未同是不能盡君師之責以相上帝也則罰殛之至豈敢怨哉張氏曰古之言天者皆責備於己而不求全於人故民不靜不同天不罪民而罪尊民者陳氏曰迪屢未同猶無辭於天罰况不迪乎○漢孔氏曰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况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在朕躬呂氏曰此成王周公自反以感動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蔡氏敍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當修己以敬無爲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陳氏曰非謀敗事之謀非彝違常之事成王恐康叔或於邪說惑偽謂

殷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倫之屬康人之者故戒以勿用○漢孔氏曰欲行善政當大去敬德之道民則悅者至誠之道也敏者至健之德也惟至誠故能有守惟至健故能有爲○漢孔氏曰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遠汝謀思爲長久陳氏曰心不安則喜異而厭常德不顧則徇外而有之實曉不遠則貪目前之利忘他日之害此皆所於不忱不敏也○漢孔氏曰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絶亡女身氏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曰無作怨以下數條行之優和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殄也蓋命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彊也與若德裕乃身之裕同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蔡氏敍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故常念天命之不于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漢孔氏曰無絶棄我言而不念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陳氏曰汝當念哉無使我所與汝之爵土殄絶而不能享也服命即今所受之誥命明其所服之命不可易而忘朱子曰殄享世享皆謂享于天子○漢孔氏曰高汝聽以安台民陳氏曰高乃聽猶尊所聞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漢孔氏曰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眞氏曰敬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蓋終篇申言之無始張氏曰此篇終始戒康叔以敬典蓋商人父子兄弟各失其倫此最風俗名教之大者李氏曰康誥篇終以敬哉敬典爲言於是知敬乃修身治民之本化商民之綱要莫切於此○漢孔氏曰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史氏曰古秦之世惟衛享國四十世九百年則世享之言驗矣蔡氏曰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按二章享字當從朱子並於無我字頓而於化殷民以享上句通自無作怨以下意專尚德蓋始條陳於明德慎罰終歸宿於德化優容而所謂德特在敬與而已成周忠厚化民如此

○總說一篇首○蔡氏曰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汝今治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慎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七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七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周書

酒誥第十二

酒誥

漢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呂氏曰商之所以亡在後世視之則甚輕當時視之則甚重商舉世之病在酒所以大誥之○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陳氏曰此章首以文王戒酒之教勉康叔○漢孔氏曰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唐孔氏曰妹與沬一也

王氏曰總其君與其臣民誥之故曰邦○漢孔氏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呂氏曰肇國在西土岐周之政蔡氏曰穆考猶言穆考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各有當也○漢孔氏曰文王其所誥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鄭氏曰庶邦諸侯庶士庶邦之朝士少正少正長也正官之長如今小府小尹然○蔡氏曰文王在西化故行誥於庶邦而士庶邦朝士亦是內邑文王之晝夜并諄諄以酒爲戒惟祭祀唐孔氏曰酒人自古所爲今言天降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爲者亦惟天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言酒本爲祭祀亦爲亂行於小大之國所用天之所使言元祀者謂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意也○漢孔氏曰天下威喪亡亦無不以酒爲罪也唐孔氏曰民自飲酒至亂以被威罰言天威至亦如上言天降命而爲亂而罪大理當然言天亦民之敬小大邦用喪之言凡當時以酒亡民者多矣○呂氏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漢孔氏曰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群吏教之皆無常飲酒陳氏曰其於庶邦則言其誥毖於此誥小子曰誥教其辭寬蔡氏曰小子之稚未定者言易於縱故必誥教之來于其正官事者孫子以曰以祭祀之於眾庶則以當以德自將其唯所以敬之皆以戒爲法

假所以受福若不將之以德則所以受福者反爲禍故先王寓之於彝器所以示戒也皆有器以存能戒物爲事此器不至則害使衆是禮器以明是義又何哉德之有

按王氏少正也事即御事也庶國即庶邦也文王既告誥庶邦庶士少正御事之辭教小子之際又丁寧反覆之也下庶士有正亦是覆說上文云○漢孔氏曰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真氏曰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爲酒爲小而謂酒爲小德則縱之非小而明矣○漢孔氏曰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爲純一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陳氏曰藝種也呂氏曰此皆安分之事爲力耕田皆爲子職而已於暇然後乃平惟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以向於酒矣○漢孔氏曰農功既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王氏曰賈人亦受田也其農功畢則可知矣○漢孔氏曰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絜厚致用酒養也陳氏曰以此修農功或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愛則可用酒也○漢孔氏曰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林氏曰庶士有正則卿士有正以統之也庶伯君子者伯長也賢者也陳氏曰君子爲有德之稱亦以有位稱者如有官君子是也呂氏曰凡爲官長皆在國統領大眾常聽我之教也

按周禮宮正宮伯鄭氏註正長也伯長也但爲長然宮正上士宮伯中士據此則此正與伯雖俱爲長然亦不無小辨云

○漢孔氏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爾乃飲食醉飽之道陳氏曰行養老之禮則飲食醉飽無害○漢孔氏曰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爲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陳氏曰民因農賈而飲士大夫因養老而酣暢其小者又推其大者論之故言不惟曰嘗氏曰中德即中道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漢孔氏曰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呂氏曰進饋氏曰饋進飲食以祀其先故曰饋祀陳氏曰今因也左傳介大民皆訓因祭祀之時始可因用酒○呂氏曰周公開飲酒之門有三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無非於其良心開之蘇氏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學而絕之雖聖人不能故戒其甚而之塲而閑其德飲之學聖人之於小人蓋如此○漢孔氏曰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陳氏曰王事猶上文言有正有事孚氏曰元德即中德自康叔言之則曰中德自天言之則曰元德呂氏曰不痴于酒亦決常事周公推之有于天若元德之人也雖德推於服雖稽戲被稱下即是德其不可獲天敬庭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陳氏曰此承上章以文王事結之○漢孔氏曰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蔡氏曰謂之輔者孟子所謂輔之翼之是也呂氏曰天下之理相爲循環不厚于酒者必厚於德○漢孔氏曰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葛氏曰有周之以腆酒於天命何與而以克受殷命爲歸此之因但觀幽厲陳靖之亂上下沈酣以至於亡則善而知受天命夫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

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呂氏曰此以商之興亡告康叔○漢孔氏曰聞之於古殷先哲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能常德持智陳氏曰畏天顯畏小民所畏也上畏天道之昭明下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隱顯輕重之閒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漢孔氏曰從湯至帝乙中閒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陳氏曰成易而一尚無辟王言自成湯至于帝乙皆有畏相之學其大略耳蘇氏曰古之王者克自抑畏固無俟乎勉強然必擇其所畏而敬者以爲輔相而尊嚴聽之所以維持其敬心而不懈也○漢孔氏曰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况敢聚會飲酒乎新安王氏曰御事猶言治事之如今言尹卿士御事尹氏御事而言之也○公謂之三事六卿謂之六事諸侯謂之御事御事可使司馬司空平王言郎我御事則御事兼小大之臣林氏曰所以輔君者皆其屬王博士書雜於君謂之恭

厥棐有恭則謂相尚以敬○漢孔氏曰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陳氏曰衛言以總六服於謂國君伯言長事卒皆是○漢孔氏曰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陳氏曰內服畿內也百官畿內稱甸服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胥徒是也宗工尊官六卿之類也○漢孔氏曰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林氏曰禮所謂致仕而歸春秋傳所謂老也○漢孔氏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亦不暇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氏曰是時內外小大之臣無敢湎于酒者不惟畏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暇則日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成君德之顯下以助大臣之祗辟也此章乃德之根本凡人欲則不暇欲則不敬殷之君臣皆一於敬矣舉天下之欲不足動之況酒乎呂氏曰成王顯上文有其而言○漢孔氏曰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漢孔氏曰言紂暴虐施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林氏曰孟子云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漢孔氏曰紂大惟其縱淫泆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傷心張氏曰淫失爲安也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用燕喪其威儀失其君人之道民無畏而象之者矣陳氏曰衋痛也呂氏曰感傷又重於怨人祗怨之極而無可奈何方到傷衋○漢孔氏曰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淫湎其心項氏曰不惟老不但安息晝樂而已又爲酒所使如下文所云也○漢孔氏曰紂疾很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

無罹。蔡氏曰罹憂也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眞氏曰觀今小人一醉之餘忿疾倍很水火可入兵刃可蹈則紂之於斯可知○漢孔氏曰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咎衆氏曰先王之祀以德不以物故奉牲以告奉盛以告奉酒醴以告皆以明德爲主有德則馨香無德則臭穢○漢孔氏曰紂衆群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眞氏曰馨香者穢之對也紂既無德馨香惟有腥穢上聞於天而已○漢孔氏曰言見紂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馬氏曰古民人字通用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飮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

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夏氏曰此又詳告康叔以制酒之意○漢孔氏曰我不惟若此多誥汝古聖賢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己形視民行事見吉凶○漢孔氏曰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大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爲戒撫安天下於是呂氏曰撫于時撫當時百姓也○孔氏曰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王氏曰殷獻臣謂賢人嘗仕殷而今里居者○漢孔氏曰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林氏曰康叔爲諸侯長故劼毖及於侯甸男衛○呂氏曰周禮大史掌邦之六典大史則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二史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之地○漢孔氏曰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陳氏曰宗工大臣也此獻臣宗工乃周臣之致仕里居者王氏曰服休者以德爲事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爲事在職者也林氏曰疇出言爾所共事者也○漢孔氏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乃國君侯之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制於酒乎王氏曰三卿之任爲事時司馬掌征伐司徒若國保民司空居四民當而生之以定所朱子曰古註從父絕句則以從違保辟絕句蔡氏從之表呂氏曰剛制者當時酒之爲害甚深不可以優游不用力斷然制之則安能制之故謂之剛制○

夏氏曰成王謂我今惟告曰汝康叔當堅固謹慎殷之賢臣及汝所主侯所統侯甸男衛之國若皆當固慎之以下如文王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蓋慎之使不敢于酒也殷賢臣及所統諸侯既固慎之矣況太史內史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及其賢臣爲百官尊者不可不固慎之也內史太史及賢臣百宗工既固慎之矣況與汝康叔共事之人所謂服休而在位服采而在職者其可不固慎之乎服休服采既固慎之矣況爾之疇匹而位爲三卿者謂司徒司馬司空也又可以不固慎之乎自殷賢臣推而上之至於三卿皆康叔所當慎者汝其可不剛以制其嗜酒之失乎眞氏曰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此所謂養則所戒命嚴劼毖以上所戒勅命言剛制以下所自檢而言在羣臣則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漢孔氏曰此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無令失也盡執拘羣臣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方死者殺人罪而不敢犯也蔡氏亦當今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惡者其罪不可待而開有如今之法有司殺者則亦殺者皆非羣聚而爲妖逆者也使民知不知其一而徒觀其名孔氏從之非也周人羣飲者執之可乎在上之人知其不可以教戒羣飲者則人以爲殷之人則勿殺也夫民同犯罪而殺其一周人其昔殆乎厚叙曰外公卿大夫考付可以昧乎人之法更制無以於民吏民皆誅則紂之俗人亦於此無皆事之以不然者不可以不論○漢孔氏曰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其漸染惡俗故以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民蘇氏曰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爲他大

惡者也不得皆用周公時言殺者蓋爲妖邪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沈湎而況民乎故凡湎于酒者皆可殺不可殺不分殺周也○漢孔氏曰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察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呂氏曰其不蠲我教辭不蠲潔其事是終不能改然後殺之蓋教之不從者乃不得已而殺之也

按呂說殺字雖與上文聯屬然不若孔說得本旨蓋此誥乃告康叔化殷俗于百官不如責康叔一語觀於汝剛制之言可見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陳氏曰總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陳氏曰此書始終告以毖慎故篇終復提其要以語之○漢孔氏曰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于酒言當正身以率民王氏曰汝司民有湎于酒者以正治之勿爲之辯釋以爲無罪林氏曰辯治也乃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眞氏曰勿辯以下說者不同句斷亦異孔氏說以不費辭但不知辯之訓使何所出亦不敢以爲必然也姑並載之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按

周書

梓材第十三

梓材 漢孔氏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蔡氏曰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唐孔氏曰梓材治器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按此告康叔通上下之情以施寬大之澤

漢孔氏曰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illegible]當信用[illegible]以周于[illegible]人民情乃周若之道陳氏曰大家者大族之類呂氏曰自庶民以至有民有臣以至[illegible]王自下而上之情[illegible]故於達王止言臣[illegible]而上下之情[illegible]通蔡氏曰[illegible]以大家為[illegible][illegible]文勢無此[illegible][illegible]卿大夫[illegible]重者稱大家下文[illegible]大家也[illegible]分兩[illegible]字以[illegible]若[illegible]越[illegible]戕敗人[illegible]有達大家之事也自王啓監罔攸辟[illegible]下而達大家上而達王[illegible]以達其[illegible]則大家之言以達其[illegible]則[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梓則[illegible]達之於[illegible]王[illegible]以達其[illegible]可以下之[illegible]周[illegible]上[illegible]可謂[illegible]矣漢孔氏曰汝惟君[illegible]使[illegible]常[illegible]可師[illegible]之二卿[illegible]大夫皆[illegible]常[illegible]曰我無[illegible]殺人之事如此則[illegible]女若能常[illegible]我有師[illegible]三卿尹旅其[illegible]自[illegible]不[illegible]殺人是女知臣下之[illegible]下文達王者[illegible]言則此[illegible]當為[illegible]卿尹旅之

言乃相稱[illegible]漢孔氏曰亦其於君之有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陳氏曰康叔又當以身率先之若指康叔也蔡氏曰敬勞其故[illegible]勞也○漢孔氏曰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應氏曰殺人者已傷人之性命也歷人者歷歷人家[illegible]制猶而未必殺人也宥者減死之意非全放之○漢孔氏曰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唐孔氏曰以君者之[illegible]無過之[illegible]使物不失其所故有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illegible]相承陳氏曰戕人者傷人支體[illegible]人者毀人物業○漢孔氏曰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勤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于存恤妾婦和合其敎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陳氏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監乃諸侯之長康叔為孟侯故此篇多言監蔡氏曰此以君王之言[illegible]之辭[illegible]氏曰王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illegible]其民人之寡弱者則保護之使不失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illegible]容之[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如[illegible]國之中若貴若賤若上若下若貴若賤若大若細[illegible]切合之[illegible]漢孔氏曰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illegible]用[illegible]不[illegible]勤[illegible]民[illegible]安[illegible]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illegible]此氏曰[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於君[illegible]事者其命何以[illegible]亦惟欲其引[illegible]斯民[illegible]生養安[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有[illegible]養民[illegible]日前[illegible]效而[illegible]達者[illegible]所以安養之也王氏曰自古王者[illegible]世相傳[illegible]如此監無[illegible]刑辟[illegible]應氏曰[illegible]所[illegible]厲殺人者[illegible]安[illegible]反側之[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罪[illegible]有[illegible]引養引恬[illegible]合內以容者[illegible]為[illegible]有[illegible]荒不[illegible]容[illegible]弘大也[illegible]德乃大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陳氏曰下文梓材[illegible]先王[illegible]取[illegible]為喻[illegible]漢孔氏曰惟若農夫之為田已勞力布[illegible]惟其陳列[illegible]治為[illegible]疆[illegible]畎[illegible]然[illegible]功成[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治[illegible]數[illegible]去[illegible]也[illegible]漢孔氏曰如人為[illegible]勤立[illegible]當[illegible]矣[illegible]曰[illegible]上[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梓人[illegible]治[illegible]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illegible]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illegible]梓人樸治器之有質而未成也唐孔氏曰梓[illegible]可以為器而木工[illegible]梓人[illegible]治器[illegible]皆[illegible]之名[illegible]雘是彩色之名蘇氏曰[illegible]田既敷菑室既垣墉[illegible]按[illegible]曰[illegible]因[illegible]成而[illegible]不當復有所建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既已平[illegible]定[illegible]不當復有所斬[illegible]斷削也

按[illegible]勤[illegible]用[illegible]相應[illegible]惟其亦與下文王惟德用數語相應蓋[illegible]先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用明德於先[illegible]今日上而[illegible]下而[illegible]臨亦惟明德

新民之用耳又此篇言惟曰者二言監者三前後語脉皆相類此章譬喻蓋以起下文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陳氏曰此章專言繼先王用德之事○葉孔氏曰此以下言文武已勤用明德[illegible]近者台國當身之林氏曰今王惟曰周公[illegible]王而言非成王之自稱也[illegible]以國天下之事[illegible]以比邦[illegible]若以為夾輔先王之制分建諸侯[illegible]國之功[illegible]以陳天下之[illegible]以協[illegible]侯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天下之政皆[illegible]其夾輔王室[illegible]又親[illegible]為兄弟之國[illegible]德夏氏曰相親相比如兄弟之[illegible]方[illegible]○葉孔氏曰[illegible]大[illegible]能用常[illegible]和集衆國大來朝享[illegible]來享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大[illegible]即先王也先儒乃以[illegible]先王[illegible]以後王[illegible]其常法[illegible]文皇天既付[illegible]以[illegible]於先王[illegible]入之[illegible]葉孔氏曰大[illegible]中國民[illegible]中國之[illegible]大林氏曰皇天盡以中國民[illegible]先王[illegible]民[illegible]疆土付之先王而又[illegible]非其[illegible]葉孔氏曰今王[illegible]和悅[illegible]後天下[illegible]愚之民所以[illegible]王受命之義陳氏曰德謂明德[illegible]使不[illegible]經林氏曰迷民謂殷餘民先迷民[illegible]民也後迷民[illegible]民也當時[illegible]大好草[illegible]及武庚[illegible]之心故曰先後迷民不以刑罰治之而惟用德以和澤之是能以先王之心為心可以[illegible]先王在天之[illegible]受命○葉孔氏曰為監所行[illegible]如此所[illegible]我居家惟[illegible]承王室又欲令[illegible]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呂氏曰已若[illegible]言也[illegible]之意豈苟且一時之安而已欲為子孫萬年之[illegible]民未安[illegible]當協力撫摩之不能撫摩[illegible]未可保何以為萬世計哉古之[illegible]民[illegible]有不安則撫摩安[illegible]無所不盡永保之念至[illegible]子孫[illegible]一[illegible]不可

[illegible]也

○總說人[illegible]康誥酒誥梓材篇意[illegible]蘇氏曰人[illegible]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illegible]非世俗之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illegible]殺罰善[illegible]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illegible]後[illegible]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illegible]皆[illegible]以殺為戒事以不殺為[illegible]

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能有天下八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鍛鍊以勸之殺悲夫治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專隱帝開封尹劉銖盡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亡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蘇逢吉第曰且滅其族聞延義言瞿然貸之誅止其身子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于書傳以救世云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七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八

後學　王天與文夫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漢孔氏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林氏曰周自后稷始封於邰生民之詩曰即有邰家室是也稷之子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復后稷之業始立國於豳公劉之詩曰豳居允荒是也十世孫太王去豳邑于岐山之下緜之詩曰至于岐下是也文王初猶居岐克崇始遷豐文王有聲之詩曰作邑于豐是也武王又遷于鎬文王有聲之詩曰宅是鎬京是也灃陽氏曰西京河南府洛州即武王克商定鼎郟鄏之地成王卜作洛邑謂之王城今河南縣皇城是也作下都以遷商民今洛陽縣洛陽故城是也蔡氏曰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也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之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非特如此而已德王監之難望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存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已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漢孔氏曰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成陳氏曰召地名在岐邦之內公爵也召公名奭與周同姓食采於召後封燕○康公張氏曰相工者謂量度日景夜考極星以定朝市社稷宗廟之位并察土地燥濕之宜○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召誥

召誥

誥體見仲虺之誥蔡氏曰是篇奉幣於王之外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大指為國家長遠慮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陳氏曰此史敘作洛及作誥始末○漢孔氏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唐孔氏曰望者於月之中月當日衝光照月光圓滿面向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此年二月小乙亥朔是十五日己丑為望已望謂十六日庚寅也古皆者必先正朔望故史官因紀之月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亦言幾日以先言朔也○漢孔氏曰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林氏曰作周官命畢公皆至豐與此同○漢孔氏曰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漢孔氏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朏三日一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劉氏曰越若發語辭若秦語誓也來三月猶明月也林氏曰某是年三月甲辰朔初一日丙午初三日戊申自二月乙未經豐至此凡十四日○漢孔氏曰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林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漢孔氏曰於戊申三日庚戌以眾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北今河南城也次庚戌五日所合之位皆成○眾殷本其所由來唐孔氏曰戊申日庚戌為三月七日於庚戌五日甲寅為三月十一日○葉氏曰四方和會獨言庶殷以殷民為役則友民可知張氏曰位成於五日所謂庶民子來不日成之陳氏曰成其規模位置而已所以速也○漢孔氏曰周公順行成之明日而朝至于洛內周公遍達觀新邑所營○陳氏曰若發語辭○唐孔氏曰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乃觀其上相之所營也○漢孔氏曰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唐孔氏曰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漢孔氏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唐孔氏曰明日戊午十五日也細有社無稷稷是社類從省文也○陳氏曰不告廟者成王在豐已告故至十二月始於洛烝祭也○漢孔氏曰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唐孔氏曰於戊午七日甲子三月二十一日也鄭氏曰考之康誥其大誥命在三月哉生魄後而多士亦謂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則甲子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唐非此一書歟唐孔氏曰此誥以周公作洛其此乃一事康誥五服此三服互文有詳略耳○漢

孔氏曰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陳氏曰丕作者鼓舞作興之意
殷丕作凡侯甸男邦伯可知○漢孔氏曰召公與諸侯出取幣召公以幣入稱
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陳氏曰旅王若公旅猶陳也
也若及也是時成王在鎬諸侯在洛太保以諸侯之幣錫周公而曰旅王若公
者欲因周公以達王耳故篇終曰予小臣惟恭奉幣出指此幣言也非以幣錫
周公也朱子曰陳戒於王而語庶殷諸侯及其御事者所謂公事公言之
王者無私也王時在鎬當亦如後篇告卜遣使奉幣見此辭以告之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按此首以殷於一可以鑑天命無常遺
民可念而勉王以敬德也以承其託
○漢孔氏曰嘆皇天改其太子紂此大國殷之命朱子曰元子天之元子眞民曰
大明亦謂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之眞陳氏曰元子不可改
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之無常如此○漢孔氏曰天改殷命惟
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林氏行敬朱子曰
此數句者一篇之綱領蔡氏曰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
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乎天與天同德故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
於此哉伊尹亦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漢孔氏曰言天已
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唐孔氏曰殷先
言其去而不復返也○漢孔氏曰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
服其命言不忝陳氏曰後王服天命以有其民後民服天命以戴其君○漢孔
氏曰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唐孔氏曰小人
在位殘暴其民故以病言之○漢孔氏曰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
妻以哀號呼天告冤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呂氏曰此見
商之亡非弱也其威令尚行於國中如此然終於亡者紂之力能勝百姓而不
能勝天○漢孔氏曰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
民主言王當疾行敬德○朱子曰疾速也天既絕殷命矣此殷之初多先哲王
謂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雖死而其精神在天故能佑及其後王後民
使之服其命而不替其後至紂之時賢智之人退藏病民之人在位其民困於

虐政痛而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天哀下民故眷命於能勉敬者以代殷位
而周家受之故王不可不疾敬德也無以承天眷命又復如紂也○真氏曰朱
子以義上朱氏子發曰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降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
升而在上則無不之矣鬼人物伏藏之故魄散而神不能升惟聖人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與天
為一此釋哲王在天之義今附此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按此又以夏殷今已服之鑑故天命無
常小民可畏而勉王以敬德之意亦在中
○漢孔氏曰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
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林氏曰禹為天子而
謂之先民以昔先哲曰先民以古先民者其久之辭蘇氏曰迪者開道之從者
順從之子者子愛之保者保安之陳氏曰子與其天其迪之子同或謂堯舜
與賢不與子傳子於天此禹子而保之亦通真氏曰面謂向之而不背也惟其聽多
一念對越于天而不敢背違然後能考知天意之所稽矣與乎天則天亦順之
此所謂天若也○漢孔氏曰上復觀有殷言天道所以至於俯安易者亦如禹
唐孔氏曰今是紂棄其王命林氏曰格與惟帝降格之格同王氏曰夏言迪從
于保殷言格保互相備也○漢孔氏曰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
人之言曰欲其法之蔡氏曰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疏遠故召公言今王嗣
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
尤不可遺也○曰其為君天下之要務故召公首言之○漢孔氏曰召公嘆曰
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矣○陳氏曰指四方
民大和會及庶殷作而曰誠既見大為喜矣○蘇孔氏曰呂時也呂氏曰王不
敢後用顧畏民碞亦其疾敬德之意蘇氏曰碞險也民猶水也
水所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葉氏曰民碞指頑民真氏曰召公此篇言
畏民之以為民碞畏民當如畏天也周公作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多士曰罔顧
于天顯民祗同召公之畏告其君者如出一口○漢孔氏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
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朱子曰林氏以此句王來為王亦至洛之
驗然未必然蓋周公作洛將以反正於王故召公述遷洛之意言王來洛邑當
如此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按此又述周公作洛配天乂民之說以證

○蔡孔氏曰稱周公言其爲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爲治爲孔氏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蔡孔氏曰爲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陳氏曰今作大邑自此而配合皇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此而毖祀上下使幽無愧於神祇自此而宅中爲治使俯無愧於民周公所期如此○王亦不忘所以稱之哉應氏曰其自時者淵然於此爲之基也夙夜不已之辭亦責望深遠無窮之意也○蔡孔氏曰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呂氏曰成命成而不變也周至文武天命已成公乃曰如此天命方成者成王以未成爲之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按此戒王鍊移殷人習俗之弊不可以不敬德

○蔡孔氏曰又言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之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王氏曰比親介助也蔡孔氏曰商家治事之臣謂商朝舊人當使商家任使者與周家治事之臣謂四方新來服於周家初其有周臣修功或加陵商士商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殊戾故召公戒王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也節氏曰服習調和節制其中節者以節其性也宜化惟日其行林氏曰殷人化紂之惡習與惟成節其驕淫之性則遷善遠罪日進於善從周而不自知其化之成也○蔡孔氏曰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夏氏曰王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孔氏曰所處也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云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惟日其邁正長日加益之學也吳氏曰敬爲所處也所其無逸所之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言其不可不敬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按此成王當監觀夏殷天命歷年之故亦不可以不敬德

○漢孔氏曰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唐孔氏曰上言相有夏有殷今復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逆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漢孔氏曰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言帝不深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林氏曰夏服天命十有七王四百三十有一年固多歷年矣然嗣位夏之天命不其延長矣此非我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桀不敬德則早墜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夏也○蔡孔氏曰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林氏曰殷受天命二十有七王六百一十有九年固多歷年矣紂嗣位殷之天命不其延長矣此非我所敢知也惟敬德則多歷年紂不敬德則早墜命此則我知之矣故不可不監于有殷也○蔡孔氏曰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爲監戒夏氏曰夏殷以敬德而有歷年皆其功效也此王之所當嗣者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按此勸王服命之新宜敬德以祈天永命

○蔡孔氏曰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遺智命不在其初生爲政之道亦猶是也張氏曰初服初即事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於人初無上智下愚之別其所以爲上智下愚者於己取之而已故曰自貽哲命○蔡氏曰哲命以哲爲天所命也○蔡孔氏曰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唐孔氏曰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蔡孔氏曰天已知我王今服初政居新邑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蔡氏曰篇中言敬者凡七八王曰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之言又切見臣惓惓之心也○蔡孔氏曰言王當其德之用以祈天長命以歷年張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也曰所云者一於用德而不用之祈也呂氏曰祈者欲成王知天命之未定也程子曰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爲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可以勝造化人自不爲耳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按此告王以天命在民惟敬德恤民始可以受天永命一篇歸宿之說也

○漢孔氏曰戒以慎罰順行禹湯所以成功蔡氏曰下文有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以字如以其師之以此戒王勿用此小民至用非彝而後以殄戮治之也蘇氏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永嘉陳氏曰此不遷殺人之意所以尊君寵民而感召嘉生若有功猶上言嗣若功○漢孔氏曰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陳氏曰位在德元亦如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以成化育也應氏曰位猶職分王之職分無他在惟在此德元而已非使元則於大職分有愧葉氏曰刑儀刑也○漢孔氏曰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呂氏曰勤恤即所謂無疆之恤陳氏曰其曰祈之之辭也蔡氏曰丕若大如之也○漢孔氏曰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呂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永命之本惟在修德愛民召誥一書其綱目不過二事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呂氏曰古人言民召公又言小民蓋國家之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不在群臣殆止在小民故召公言之蔡氏曰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按此召公一意歸望以民心天命總結之其曰威命明德亦所以結敬德之旨

○漢孔氏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曰我小臣謂讎蘇氏曰讎民殷民也百君子殷賢士大夫也友民周民也孫氏曰威命非刑戮也以威而已鄭氏曰曰其敢曰保受蓋謂予小臣敢以身保任之○漢孔氏曰用王欲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李氏曰末終也○漢孔氏曰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李氏曰幣指所取幣蔡氏曰奉幣以禮臣職之所當供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當自盡也孫氏曰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九

後學 王天與立夫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漢孔氏曰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呂氏曰洛邑雖有二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敬王請城成周之辭亦謂成王合諸侯於成周以為東都則成周者洛都之總名成周既見召誥吳氏曰此書不專為告卜而作其首言告卜故以為序○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洛誥

洛誥

洛邑既仲冬○蔡氏曰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為洛誥又併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蔡氏敘章相見篇末○漢孔氏曰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呂氏曰拜手稽首史記周公還使者禮也呂氏曰世儒復辟之說蓋生於此語抑不知有失而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王位何復之有蓋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如有復於王之說復於王也王氏曰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漢孔氏曰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朱子曰周公不欲斥言王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基命定命○漢孔氏曰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呂氏曰予乃不得不嗣大保以往大相東土其基可以中天下而立明四目達四聰誠作民明辟之基也蔡氏曰洛在鎬京東故言東土○漢孔氏曰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呂氏曰乙卯至洛即召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蔡氏曰洛師猶言京師○漢孔氏曰我使人卜河北黎水卜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呂氏曰黎地近紂都周公欲宅洛而先卜黎何也蓋卜都主於遷殷民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周公不以獨見違衆故列二說

以聽於天卜黎於先乃先卜從己之心也黎既不吉又卜瀍乃吉蓋周公之心與
天一也與地記曰卜澗水東瀍水西而作王城今為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故郟鄏
曰今卜北先揚火而後致墨既拆而墨加之則大小微明可知食者墨與拆相
始入吉凶由此其辭○漢孔氏曰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併卜之與
地記曰卜瀍水東而作下都城中有狄泉今為洛陽縣東洛陽故城　漢
孔氏曰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蔡氏曰伻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曰述
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吳氏曰古者聞人
於他邦再拜而受之使者之至亦再拜而受之王以此待公之使尊之至也朱
子曰匹配也或云作新邑與成周同休或云作京與周同休皆通○漢孔氏
曰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
氏曰視與示通用林氏曰左傳言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所謂
恒吉也董氏曰凡言有貞其吉凶者大言吉凶大臣太師則貞龜二人皆知其
吉斷以示天下所謂共貞○漢孔氏曰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　文遠

[illegible]
張氏曰此成王欲永留公輔佐以文武之業故言公其敬天休以成此休○吉也○漢
孔氏曰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蔡氏曰又拜手稽首以尊周公之
卜之
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蔡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
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王氏曰殷禮也蔡氏曰與元年再殷祭之殷同呂氏
曰祀于新邑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後世不知祭祀之義是神之御視首祀新
邑若闕於事情不知人主臨衛祈嚮一之對越天地遠此精明之德無諸

所不單而祀祭諸臣下至庖犧之臣亦皆有今于顯若格君心萃天下之
心於此○漢孔氏曰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
事朱子曰本攝政時已並舉百工謂百官總己以聽周宗周也○漢孔氏
曰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
列大祀王氏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
爾祖其從與享之之類蔡氏曰功之宗者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
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
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
漢孔氏曰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群臣有功者記載之
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眾官躬化之朱子曰又命我曰汝周公受先王之命
而厚輔我大視功載則可且矣功載記功之書也成王與周公言未嘗言女周
公述王之言故變公稱女蔡氏曰乃汝其悉自教工此汝亦成王稱周公也　漢
孔氏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曰朋黨敗俗所宜禁絕
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敘不其絕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
初朱子曰孫讓大始然
尚微而其後無灼然也

按今王即命曰以下諸說大抵作元祀命曰以下諸說不同要之此一節周
公設為成王之言今王即命曰記功之意惇命曰事曰然後周公謂女
受天之命厚輔以大視功載之書凡有功者皆女受自教誨之自王也
基業相能務此日有功即是第一功此成王歸事周公如此也孺子其朋

[illegible]
兩句朋黨偏比之私成王之新政○事則公敢公故之可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若謂如此則是孺子私於我也孺子私於我自今以往無所不私若火之然
至於不可絕矣此一
節大意恐是如此

漢孔氏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呂氏曰周工即
所與從王之百工戒成王不可以他人間之也○漢孔氏曰往行政化於新邑
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嘆譽之辭於後
世林氏曰若止於明作有功此其小者也技巧之精止是然有政若止於惇大
成裕亦可漢文帝則大之威不逮有
柔弱之患故為公欲其不偏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

無遠用戾

漢孔氏曰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朱子曰惟敬猶伊尹言愼厥終○漢孔氏曰奉上謂之享言汝惟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呂氏曰王者御諸侯以識其向背之情則必使人分當其人而禮物僅成文飲所以識之非用智任術亦曰敬而已敬則是心常存無一念一慮之私故能識其享與不享也蘇氏曰小人貽以附人公備於禮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春秋傳謂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曾日私杖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而王而惟則致遠也人臣當之甚君相附可以昭取方鎮爭貢羨餘行包苴於天子始失其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漢孔氏曰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甚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蘇氏曰諸侯不用上於享上則下民化之亦不奉上鄭氏曰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朕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呂氏曰周公之於民至矣然治道有先後此底蓋亦有未暇為者故勸成王頒布我所未暇為者於天下其聽我教汝於輔助斯民彝倫之常道汝宜勉而循之於民可也○漢孔氏曰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唐孔氏曰從第也成王有篤于倫萬年厭于休公教公答之汝不勉安能永哉○漢孔氏曰篤敘汝王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汝命常奉之蘇氏曰以武王撫今稱先乎不篤慕者厚不忘後先後也不奉上已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若武王天下所以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若周公天下所以不廢成王之命蓋成王之作新明事宜更武王周公之政皆失其所天下安肯用命乎○漢孔氏曰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蘇氏曰吳至也王往各品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明農事蓋有歸老之志矣彼裕務各品也至於各品和睦甘民自以歸無遠而不至矣呂氏曰周公於將去之際殷勤反覆不能去民如此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蔡氏曰此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漢孔氏曰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之漢孔氏曰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呂氏曰文武之業要在增光而發揚之苟止於循則反類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荅之苟無以稱眷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保之苟使之乖離則君位危而不能居師眾之上矣○漢孔氏曰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唐孔氏曰將大也蔡氏曰上不功功也下文宗禮同呂氏曰此即前所謂稱殷禮者周公之誨以祀為先者先其原也成王之荅以祀為後者先其實也蓋周公之心蓋出治之原而為治之條押則其實也○漢孔氏曰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呂氏曰勤施不已之心雖聖人所同然征誅四國由兼二王公之勤勞特甚焉○漢孔氏曰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呂氏曰四方旁來穆穆行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呂氏曰周公之德迓衡有敢政進之意焉○漢孔氏曰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於祭祀而已唐孔氏曰此留公之意欲其典祭祀以政事委公左傳衛獻公使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漢孔氏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蔡氏曰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

武受民亂為四輔

漢孔氏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吏氏曰命公後者使公且留各也朱子曰吏氏以留為是蔡氏曰成王之意未欲留鎬京而歸宗周之後公留洛謂治洛後者猶後世節度留後之義東偏謂封伯禽為魯侯者非是為之貴響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嗣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亦可見其為周公不為伯禽也真氏曰史記魯世家云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定魯以此觀之伯禽封魯在周公歸政之前矣蔡氏曰成王當即位之後四方雖道治而未定於尊禮禮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也蔡氏曰宗禮即功宗之禮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之功故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蘇氏曰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勳者未暇定也成王嘗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矣貴氏曰此疑未見賜天子禮樂之意明堂位取之書而失之也蘇氏何為取明堂位以為洛誥之訓乎程子曰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惟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漢孔氏曰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眾官委任之言朱子曰使周公在後居洛監我士也師也工也○漢孔氏曰大安文武

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蔡氏曰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漢之三輔蓋本諸此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漢孔氏曰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宋[illegible]曰此王與公詳而歸之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蔡氏曰定止也漢孔氏曰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真氏曰此蓋即公身而言謂其功如此而以靡自肯以敬自安非謂天下敬樂之也又曰[illegible]若嚴毅[illegible]著於外祇欽者和樂之意[illegible]於中德氣象可以想見漢孔氏曰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吳氏曰前輩[illegible]引公無困哉皆以[illegible]朱子曰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illegible]漢所[illegible]我則當無厭倦於安國安民之事而公但勿廢其所以儀刑四方者則四方世世享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蘇氏敘事相先篇末漢孔氏曰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祖之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於大業也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illegible]蘇氏曰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乃光烈考武王者[illegible]保文武之民之言也以朕恭孺子來相宅[illegible]蔡氏曰典殷獻民殷之賢者也[illegible]當大厚其典常於殷賢人[illegible]殷獻民殷之賢者[illegible]當公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蘇氏曰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共而倡後王也漢孔氏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蔡氏曰公又曰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洛邑之政望之成王也漢孔氏曰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眾心為周家立信者也所推先君孔氏曰孚者有德之[illegible]大夫皆稱子蔡氏曰孚信者人臣信己以正而倡後人也漢孔氏曰我所以成明子去乃盡文祖之德蘇氏曰單盡也考我所以明子乃盡文王之德也蔡氏曰此周公以洛邑之事自以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段敘事[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命而安之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illegible]我見天下太平[illegible]也[illegible]內[illegible]其太祖故推[illegible]漢孔氏曰汝為政當順典常[illegible]其[illegible]天下萬年厭于汝德[illegible]

周公領其事也呂氏以下當從蘇氏周公祝文武之事也

按周公拜歸復成王論定洛成戊辰有二大事[illegible]也君師率民也皆[illegible]成王中天下定[illegible]於大同[illegible]殷[illegible]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蔡氏敘篇相見篇末○漢孔氏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唐孔氏曰是年[illegible]月以下脫以算術推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晦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也蔡氏曰是日成王在洛○漢孔氏曰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也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陳氏曰烝冬祭名周禮仲冬享烝[illegible]凡四時之祭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則用仲月又不吉則用季月周以建子爲歲首則十二月乃建亥之月是周之歲終乃孟冬之月也當烝[illegible]故曰烝以歲終祭蔡氏曰騂赤色周尚赤故牲用騂[illegible]禮大牢此用特牛者[illegible]周公留後於洛故樂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其祝[illegible]祝冊者史逸爲作冊以告神也[illegible]告周公其後者[illegible]冊所載更不出也是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而[illegible]其事也○漢孔氏曰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裸[illegible]神[illegible]王以圭瓚[illegible]助祭者也蔡氏曰王賓[illegible]殷以上殺牲祭祖廟故咸[illegible]唐孔氏曰清廟有五室中央爲太室[illegible]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而祭於地[illegible]不飲謂之裸夏氏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裸在前殺牲在後今此[illegible]殺後言裸者蓋此所謂王賓殺禋咸格非謂[illegible]先殺[illegible]時始至也乃[illegible]皆來助祭[illegible]王入太室裸[illegible]此與郊特牲之義[illegible]漢孔氏曰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以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史

氏曰裸事既畢乃明告周公以居洛作冊使史逸誥之○漢孔氏曰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陳氏曰已上事實在十二月呂氏曰史官記周公輔成王保文武受命然始至此七年矣氏曰成王之留公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後成王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亦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按戊辰王在新邑漢孔氏以爲十二月戊辰晦到易在新邑蓋周公自錯到之日衆烝祭禮周公不留[illegible]以上事皆相屬明月要之於[illegible]章以戊反又以在十有二月又以惟七年史錯[illegible]成文也[illegible]告伸公留後蓋公總攝[illegible]事之日[illegible]之攝政在十二月朔日使作以匡其始成王重周公之攝故於是日舉禮使得以正其終觀然[illegible]于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而史臣紀年記月記日記事悉然明以支○總論洛誥蔡氏曰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臣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賢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多士第十六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成周洛邑○漢孔氏曰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呂氏曰遷各如事名誥以終始之也各篇則考成之也多士則所以安之也亦既畢安之矣而殷士之後復作多方之誥於是人情始定與其身俱一會易於前之至于曰聖人一旦不通也[illegible]始虞之時知是勞來之足矣於何復他日又[illegible]曲禮之其已[illegible]爲頑於民則爲頑[illegible]人之口也又[illegible]明殷民[illegible]蒸民之中未[illegible]周之德化所[illegible]所能移動其心也惟其[illegible]太和之地而後日[illegible]月漸漬以融釋之其所以有成周之遷也張氏曰此多士者周所謂頑民乃商之忠臣也周公營建各邑於是使其耳目一新心志變易日見周之士大夫[illegible]周之號令日聞周之德化變舊染之心爲念周之心其論遷居於洛則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安慰以勞苦之詞又開勉以選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猜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周公忠厚之風其亦見於此乎李氏曰周公之營各邑專以處商民[illegible]大家世族故播告之辭兼稱商士商之多士舊居衛也[illegible]居最[illegible]公爲是書以[illegible]遷之東各使之近附籍豐而易以化服也陳氏曰[illegible]遷有苗於[illegible]危而苗民始格周公遷商於洛而商民始化此即孟子引而[illegible]之之[illegible]也○漢孔氏曰稱成王命告令之○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多士

多士

漢孔氏曰所誥者即衆士故以名篇唐孔氏曰多士亦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蔡氏曰此多士之本序○漢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陳氏曰此三月正七年三月而孔氏謂明年三月安得今年營洛負待明年方告多士耶唐孔氏曰經云商王士貴多士士者在官之總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

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陳氏曰此首以天命諭之○漢孔氏曰告殷遺餘衆士王若曰[illegible]呂氏曰稱民人所怨嫉也周公以王命誥有呼之曰爾殷遺多士撫其勞來之意於言表略無怨嫉之氣須民之衆[illegible]公必以此徒醜類見勸不自安作成畢多士之稱[illegible]也[illegible]○漢孔氏曰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于殷[illegible]大誥見大禹謨呂氏曰喪殷非他也[illegible]爲之也而辭若無與焉者何哉蓋殷得罪于天周奉天討未嘗有心於其間也○漢孔氏曰言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能奉天明威天命[illegible]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於帝王呂氏曰以天言之則明威以人言之則王罰[illegible]理也陳氏曰勑正殷命之終于帝而革之[illegible]天祿之永終也○漢孔氏曰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戈弋取也非我小國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呂氏曰弋如弋鳥之弋謂有心於取之也周之革殷至公[illegible]如此惟順民以下人之所[illegible]予之心[illegible]曰非我小國[illegible]殷命[illegible]大也[illegible]民亦可以小[illegible]○漢孔氏曰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治者故輔佐我我其敢求天子位乎

二

[illegible]呂氏曰天之於[illegible]不畀殷故相助[illegible]我有周[illegible]所謂不畀者豈在外哉是我下民所秉之爲[illegible]然不可易者也下民之爲即天威也[illegible]大不畀[illegible]帝不畀[illegible]剖析精微以示[illegible]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

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夏氏曰此舉夏殷興亡之事證之○漢孔氏曰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之不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也蘇氏曰引去也放逸者則天命去之也[illegible]先王不往從放逸也夏故上帝降格[illegible]氏曰下文大淫泆有辭淫厥泆逸泆字通[illegible]氏曰降格與呂刑降格同[illegible]氏曰引逸諸說不同蘇氏說近之然以引爲去乃時俗之言未知古有此訓否也○漢孔氏曰[illegible]于時夏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illegible]氏曰嚮于時夏[illegible]在夏也○漢孔氏曰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應氏曰昔也降而感格天與人甚近今也絶無[illegible]明則有無窮惜也[illegible]呂氏曰國之元命猶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元命廢則降致天罰夏所以從而絶矣○漢孔氏曰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蔡氏曰甸治也張氏曰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之謂呂氏曰俊民甸四方湯所以盡人君之職分也人君之於四方豈特一手一足之力哉[illegible]俊民布遠近使甸治之蓋由人君之職無窮伊尹稱湯旁求俊彥[illegible]知湯治天下之規摹也○漢孔氏曰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illegible]其祭祀[illegible]氏曰明德恤祀二代所守之本而明德又恤[illegible]之本也○漢孔氏曰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illegible]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

三

德澤於民[illegible]先王之重祭祀如此薛氏曰[illegible]天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天其澤○漢孔氏曰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illegible]先王勤勞國家之事乎呂氏曰先[illegible]天理[illegible]有[illegible]之存則[illegible]惟[illegible]也○漢孔氏曰言紂大淫其過[illegible]於天無[illegible]以人爲敬[illegible]民曰天顯天道之明而可畏者民祗民事之當敬者[illegible]○漢孔氏曰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喪亡之誅蔡氏曰大喪謂國亡身滅也○漢孔氏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illegible]呂氏曰天非相守於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勤念于先王勤家則不畏祖[illegible]罔顧于天顯民祗則不畏天矣[illegible]昧於民矣[illegible]惟時上帝弗保降若茲大喪也惟紂所以爲天所絶者不明其德而已明德者天所賦也明其德者人之所以盡乎天也[illegible]其德亂[illegible]敢不能明其德人[illegible]日肆故其喪[illegible]如上所陳也[illegible]未嘗無故而亡[illegible]前後亡國者其致罰必由必有可言者[illegible]則[illegible]罪乎[illegible]自民可以知自反矣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

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葉氏曰此章言黜殷本天意○漢孔氏曰周王文武也故下民曰大喜承天之所為武成言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呂氏曰殷民所以懟周者徒見征伐為周之事故明告以是皆帝之事我周王特大善承之而已○漢孔氏曰天有命言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蔡氏曰告其勅正之事于帝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是也○漢孔氏曰言天下事已之我周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從有變呂氏曰我周制殷未嘗容少私意於從帝而與武適惟爾有殷王家自不得不歸我之適矣周不貳於帝殷人可貳於周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商之謂也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也是時殷民猶妄自謂我周伐可動搖故不以人可移奪也○漢孔氏曰我其曰惟女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illegible]民曰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漢孔氏曰我亦念天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蔡氏曰予亦念天就殷邦降此大戾則殺武庚又所以遷不正言當遷徙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呂氏曰此章明告以遷洛之意○猷說見大誥○漢孔氏曰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陳氏曰洛在商之西故曰居西○漢孔氏曰我徙汝非我人君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陳氏曰奉德猶秉德○蔡氏曰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呂氏曰無違者我所以不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爾其無我怨也夫以天討有罪殷受天討者也受討者之懼宜若甚於行討者今以[illegible]觀之周公常懼頑民常肆周公常切頑民常緩是何耶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漢孔氏曰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呂氏曰爾先人典冊所載殷革夏命之事歷歷可考我居之事[illegible]如是可以所明於前而驗所見於後矣[illegible]○漢孔氏曰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呂氏曰周公以殷革夏之事諭頑民頑民復以殷革夏之事責周謂商革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周之

[illegible]　書[illegible]卷三十　四　通志堂

於商王之庭今所簡拔也此頑民責周之辭[illegible]殷革夏之事因此語而拂之則其樂民望[illegible]衆合新舊安居疑規[illegible]略可見也○漢孔氏曰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呂氏曰予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故不敢以德而求爾于天邑商爾其修今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以必我之爵也商猶云天邑者蓋其地舊為天子之都理當富於[illegible]德取求亦[illegible]之而重其地而微其辭哉[illegible]○漢孔氏曰其我所以[illegible]殷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呂氏曰予惟以下復諭以遷洛者惟欲相率肆赦矜憫爾豈可反以我為罪乎[illegible]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此又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夫豈借天以自解哉誠以頑民[illegible]大命也公以大[illegible]者[illegible]使於此而有[illegible]知洛邑之遷周蓋未嘗與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呂氏曰此申言遷徙寬大之恩○漢孔氏曰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在東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也呂氏曰昔我來從奄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子曰我來自奄者謂周公以王命誅四國謂公師東征王未嘗也一舉而誅四國[illegible]以來自奄者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曰來自奄也天命民之性命蔡氏曰[illegible]四國三監及奄也奄東方之國蔡氏曰大下汝等之命人君當生民當從四國叛矣有可殺之道也我乃誅其君而釋其民是降民命也猶今之降等者多方曰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又曰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與此意同真氏曰降命蔡氏於史勢為順○漢孔氏曰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方遠居近亦我以周多遜[illegible]民曰王者有心於化民無棄物故人雖有罪未嘗必欲置之遠方而棄其為善之路也使成王曰[illegible]奄歸國之後以四國之民頑為其可遷於遐遠之域是亦明致天罰何曰可外王之心有不忍以棄物而[illegible]於北民於是[illegible]以居之使其[illegible]比王化臣服宗周去其前日之頑而為今日之遜其待商之多士豈不深耶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illegible]　書[illegible]卷三十　五　通志堂

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呂氏曰此勉以安居樂業之計○漢孔氏曰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敎命申戒之○呂氏曰明言其不死所以先其危疑也○呂氏曰復申告之○漢孔氏曰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呂氏曰今朕作大邑於洛者蓋爲四方諸侯[illegible]有所賓禮之地故即土中建都以朝會此營洛之本意也○惟爾多士所服事奔走臣我周家進於臣節多士之盛非居洛不可此又營洛之本意也蓋營洛有二說一則以賓諸侯一則以居商士然則待汝商士亦甚厚矣○漢孔氏曰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陳氏曰幹事止居也○呂氏曰爾乃尚庶幾有爾土和無懷動搖之思此蓋分之以田也爾乃尚庶幾安爾各於其所止無起興[illegible]之望此蓋受之以業也○漢孔氏曰汝能敬行順事則爲天所與爲天所憐也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呂氏曰殺身之罰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當者祥所佑也不敬則一動莫不違理天之所罰刑戮所加也○漢孔氏曰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汝則當居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蔡氏曰邑四井爲邑之邑繼汝承續安居之謂有幹有年有壽考皆于茲洛焉○漢孔氏曰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呂氏曰商之遷各今建立門戶之初後世子孫之興衰實此焉始自古遷之末商所爲無[illegible]之始祖頊民雖亂其知所擇矣

大全[illegible]無曰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漢孔氏曰言汝小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illegible]氏曰[illegible]言王曰皆是史官敍辭非王語也今史錄[illegible]言以前事未叙故言又曰也○呂氏曰多士多方篇末皆有又曰蓋戒勤以續前也然多士王曰之下闕文失其前語故又曰之下不可當通然所言時予乃或言爾攸居而勉以安居之大指則可知也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一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挍

周書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漢孔氏曰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呂氏曰周召之於成王[illegible]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以敬爲心則爲恭爲畏爲不暇爲克己爲尊先王之典彝而享國至於長久以逸爲心則爲傲慢爲耽樂爲田獵爲刑戮聽小人之邪說而享國不克長久此理之自然者也召公以敬之說陳於前周公以無逸之說繼於後惟恐其墜文武之業也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呂氏曰此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忠愛之至焉先致其意於壽夭之際入之者深而聽之者[illegible]作之[illegible]也又曰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自其末者觀[illegible]書也[illegible]氏曰武王克商召公便作旅獒成王既遷商周公便作無逸周召之相君誠不使其君一日得以自肆也○唐孔氏云云說見咸有一德序

無逸

唐孔氏曰無逸亦誡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呂氏曰此章言君子無逸小人不知以戒成王○漢孔氏曰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家稼穡艱難之事先知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唐孔氏曰君子之謂居官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蔡氏曰所如下敬作所之所皆止其所之意○蔡氏曰小人小民也依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陳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艱勞嘆自服田力穡艱難勤勞其勞苦皆實王業之根本也知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

使豳國若而舟人于稼穡之勞則心不作已亦何若其必篇然朝夕而不敢
自逸其必圖保小民而不敢侮也其必使天下之飢溺若已飢之也是以常
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乙莫孔氏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
乃不知其勞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
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呂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彊不息無逸者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作勤作怠亦有無
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於水
獸之於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萬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非所其無逸其所
健不息之體猶物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
以於逸樂之論也蓋不備言稼穡之艱難乃繼以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
者小民所恃以為生者也未必自知稼穡之艱難而後
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成王少
之惟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
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相繼小人
縱逸自恣者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
不恢
而反以老成為
曰田舍翁得此亦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而使從
得志日夜肆意放縱之安知其
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

按兩乃逸諺誕不同惟呂氏破諺輕於台之說當從細讀經文自知始勤終逸之說大槩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無逸也故使乃逸知退朝之暇冥冥之餘然無逸之心先入爲主於此時猶不能已情小人之依若小人不知稼穡之艱難聞常逸也少於豢養一旦乃逸則諺也誕也侮父母也有故爲而不可收拾者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
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
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
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

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
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夏氏曰此章舉有商之事告成王○漢孔氏曰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
中宗 呂氏曰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為治敕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以敬畏之
故得壽考之福呂氏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數息而謂之我聞蓋語其有
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端莊恭則謙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
則敬而已又曰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謂天之命我敬我心身行於天下著見於
國家內體道心之微外御天下之公仰以奉承天命之不怠驗者不違其自所謂
以天命自律也荒寧之變可謂省此則以天命自度之一端耳天人一理既
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畏然矣所以享國七十有五年何也惟敬故
精也主靜則氣通精凝而自強則堅實精明神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
神內守而不浮至於保約克合夫收斂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
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曰壽無不壽者豈非此理也孔子曰仁者壽仁其
體敬其工無無逸之相發也○漢孔氏曰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
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
則其惟不言言則天下和中宗不敢荒自安善謀殷國至于小
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夏氏曰篇
中兩至于小大民當作一義此言小大無時或怨下言小大無怨蓋皆為
民而言 呂氏曰高宗未即位之前嘗勞苦於外於是及與小人共處稼穡艱難
蓋知之矣作起也在一不一日萬幾日見其難故不敢易其發也亮陰之制古
人皆然至於三年不出一語乃高宗特以自古人未必當然故謂之乃或是
或之道也年不言臣下觀望言之發切得傳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是言
發之後人情雖知而喜靖無地皆可得而見矣嘉靖不從休息之謂嘉禮樂教
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靖乎
無時或怨非特不怨蓋無怨心根於高宗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高宗享國
五十九年於小大無怨之下蓋民氣太和導迎善氣是亦壽考之理下章論文
王亦咸和萬民亦是意也○漢孔氏曰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之行伊
尹放之桐在桐三年思既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
不敢侮慢惸獨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
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唐孔氏曰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為不義逃亡民間故云久為小人孝殿
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
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
齊名也然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帝甲藏意謂帝甲必非周公所稱
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茲乃不義文勢頗遂以此祖甲為太甲然詳此篇為
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皆指微賤而

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大甲復政思庸之意又邵子皇極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譌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illegible]及下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明矣

按二說未詳孰是姑並存

○漢孔氏曰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言與小人之子同其敝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呂氏曰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高者十年下者三年○逸樂之損壽夏氏曰自時厥後立王者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illegible]陳氏曰耽者貪以不移之謂呂氏曰此[illegible]此周公忠愛[illegible]於此[illegible]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illegible]所好[illegible]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illegible]武帝明皇[illegible]豈可望哉[illegible]使人主不壽者有五[illegible]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五者無[illegible]之所謂也[illegible]其身又[illegible]其民[illegible]此五物者爲人[illegible]石也

夏氏曰此章舉文王之事戒成王○漢孔氏曰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illegible]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將[illegible]文王故本其父祖陳氏曰自[illegible]自得之[illegible]自若[illegible]能自用其力[illegible]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illegible]敬畏也[illegible]曰卑文[illegible]文王曰柔恭曰不敢皆抑畏[illegible]○漢孔氏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illegible]民[illegible]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illegible]又加惠鮮[illegible]寡之人呂氏[illegible]見下文陳氏曰[illegible]也○漢孔氏曰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illegible]孔氏曰以供[illegible]遇中而[illegible]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蘇氏曰[illegible]

民可知○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陳氏曰受命者諸侯嗣位而受命於先君上受命於天子○呂氏曰商周稱[illegible]世也文王非周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illegible]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所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illegible]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抑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illegible]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文王於衣服自奉之簡所性不存[illegible]未嘗[illegible]其力[illegible]安[illegible]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爲己故功全歸於[illegible]民也徽柔懿恭[illegible]光輝[illegible]不同[illegible]者蓋[illegible]懷保[illegible]也其視[illegible]鮮[illegible]生[illegible]文王[illegible]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illegible]行水[illegible]自朝至于日中昃[illegible]書[illegible]其勤勞[illegible]有[illegible]敢[illegible]遊田以是[illegible]也以[illegible]正[illegible]所以庶邦之貢於文王者於正數之外無[illegible]加也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

貢於伯主者[illegible]此[illegible]民[illegible]文王[illegible]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夏氏曰此章又舉紂之事戒成王○漢孔氏曰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夏氏曰嗣王成王也○漢孔氏曰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illegible]氏曰上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illegible]惟正之供說見上文○漢孔氏曰無敢自暇曰惟今日[illegible]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illegible]則大有過矣蔡氏曰[illegible]○漢孔氏曰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illegible]蔡氏曰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也○呂氏曰觀覽以[illegible]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所不能無也特不

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驕縱入于亂亡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于觀逸遊田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所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其慎欲必先絶橫斂之原觀逸遊田者橫斂之原也淫于四者傷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若飲者用有常經自攝心以節之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則非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存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而至于終身不反也故周公先寘其原戒之以無敢自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不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聞其一日之樂以爲無傷遂其縱逸此味則放流忘返矣於是又舉紂之惡以警之以謂苟不戒一日之耽樂順長不已則以至於紂好酒之徒也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厚逸樂之始使之深絶其萌耳[illegible]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呂氏曰無逸一書以周公[illegible]王知所以未又舉而安俾成王知所以戒文王之憂無所不有而出于內其敢也人無知者皆知憂勤者必享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求過于酒心志惛亂難爲亡在前亦不知民故欲無逸抑不可私恤則不能無逸此周公所以尊於陳戒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陳氏曰此章戒成王以聽訓語○漢孔氏曰嘆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漢孔氏曰譸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也○蘇氏曰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一曰切於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爲仁殺爲不仁漁欲爲有德殺爲無道此古今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爲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論六經之文其言曰多殺所以爲仁也厚斂所以爲德也高臺深池女色遊田皆不害伯此理之必不然者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也○漢孔氏曰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陳氏曰先王正刑即無逸所陳者是也至于小大說見上文蔡氏曰厥心違怨怨之藏於中也厥口詛祝怨之形於外也唐孔氏曰詛祝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呂氏曰訓告者以格言訓迪之也保惠者以善道保養之也教誨者教戒誨語諄諄懇惻非特訓告而已也訓告教誨皆見於言語保惠則極其誠謹於日用飲食之間功用蓋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已巍巍乎其大矣臣猶相與訓告保惠教誨而況成王沖子可少此乎邪正相爲消長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投其隙故民無敢譸張爲

幻以亂其聽也人主以其不聽君子之訓則小人爭陳以窮說誑訓也蓋先王之正刑使人主未厭君子之言則小人豈敢遽變其說乎設有所竊而動也先王之正法甚更於民生不更於小人略而言之如嚴名分所以和民貝而小人之反僭者則甚不樂也有四刑所以重民命而小人之殘酷者則甚不樂也漁獵徵斂所以厚民生而小人之貪侈者則甚不樂也故小人得志必盡變之而後快於志民始無所措手足心口交怨矣爲人上者至使其民心口交怨則其國亦日殆哉此周公所以懇懇言之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陳氏曰此章戒成王以恕謗讟○漢孔氏曰以四人皆蹈知以下○漢孔氏曰其有告之以小人怨言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蔡氏曰詈罵言也○吳氏曰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如知其過之實而悔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其言皆和悅○陳氏曰四人聞怨言之辭則必爲其言是非不啻不敢含怒且知所以爲人其過人遠矣每不啻不敢含怒則不惟能容而已凡怨言之可以警吾之失者吾將隨受我之疾疢不如弭我之節而○漢孔氏曰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曰小人怨詈汝則信受之○呂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讒邪之言不入於耳闇君易惑故讒說得行故欲惑之言日至於前○漢孔氏曰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綽其心言含怒蔡氏曰綽大也○漢孔氏曰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唐孔氏曰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林氏曰若厲王之監謗秦之誹謗之法也○呂氏曰周公捕二宗文王之哲必以由哲曰二冊允哉其知而弗去也凡人之居無事之時非不知自反不責人之理至及誹謗入於耳則怒於心往往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忘之雖其平居無所不至足非能蹈其知也二宗文王則不然其聞怨詈益新其心益平斯所以爲迪哲也兩章皆以此戒不聽益不聽君子之言乃國家存亡之決也不聽君子之言故小人譸張幻惑百端千緒使之不得不信信則自至於怒怒則自至於虐終之與天同怨無所逃之矣此篇始以逸豫爲戒終以衆怨言或邪說壞法度告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善是病而所以無逸者亦不過是數者之戒而已故以終無逸之義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漢孔氏曰視此四者之[illegible]以爲戒 蔡氏曰[illegible]總上文而[illegible]曰也此篇七章[illegible]皆先致咨嗟詠嘆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得無深味於此者哉

○總說一篇大意○蔡氏曰此書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吕氏曰[illegible]元台[illegible]歲何[illegible]而然[illegible]對曰宋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玄宗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illegible]乃代以山水圖[illegible]怠於勤左右不復箴規以至於[illegible]今[illegible]以爲元[illegible]貞[illegible]宋璟手寫爲圖以獻可謂有[illegible]於正君矣然爲人君者必玩而繹之若[illegible]公之在[illegible]宋璟之在後[illegible]然自有不敢[illegible]然後此圖爲[illegible]他之助不然則視山水之[illegible]其與幾何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二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唐陸氏曰保太保師太師 蘇氏曰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召以師保爲左右相○蘇氏曰舊說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蔑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非獨召公然今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不說也功成身退天之道故伊尹旣復政厥辟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說也然召公之不說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罕有也召公欲周公之歸故著亦欲退老於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蔡氏曰此篇之義獨蘇氏爲近之然詳其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君奭

君奭

漢孔氏曰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故以名篇 新安王氏曰前敘曰君奭[illegible]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旣墜厥命我有周旣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

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陳氏曰此首以天命王業之難保論留之○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蘇氏曰殷之跡亦君所知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殷終其終隕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弗弗詳見大誥○蔡氏曰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於殷殷既失天命我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乎○呂氏曰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難以俱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定實生於召公留不留如何也○漢孔氏曰嘆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漢孔氏曰言君子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陳氏曰我於人事自當盡予曰諸誥多有長句如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蔡氏曰惟人者篇之綱領也○蘇氏曰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家永寧乎抑將出於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祇上帝命不敢寧寧以天休未必安寧乎休若其弗念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敗出於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為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漢孔氏曰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上下失其前人之光○我者在家則不知○蔡氏曰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以絕佚前人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黃氏曰天命人易天難但爾而佛乃其墜失其命不能經久歷嗣先王之大業恭承其明德

蔡氏曰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之不易哉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恭明德遂前人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漢孔氏曰在今我小子旦言異於餘臣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蘇氏曰中子之不正吾亦豈能正之哉衡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替而已下亦其為正而大矣呂氏曰明德者光之體光者明德之發由祭承則言其體由施用則言其發既非吾有正之辭則周公退託於助於召公之意可見矣○漢孔氏曰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天不用令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蔡氏曰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之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也○呂氏曰天固不可信信文武所以得天者則信天之實也○此以數迪前人光之意○林氏曰周公歷言天命之不可信恐成王之弗克負荷將欲輔成王德以延周家之命則吾二人不可一日去朝廷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呂氏曰此章敘商六臣之列以勉之○漢孔氏曰已放桀受命為天子伊尹制作易功至大天謂致太平唐孔氏曰時則有若言當其時有如此之人也○漢孔氏曰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林氏曰太甲即位始以保衡曾伊尹故於成湯言伊尹於太甲言保衡保衡即伊尹○蘇氏曰太甲之孫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巫氏陳氏曰易陟臣扈初已有臣扈自湯至太戊一百二十年必二臣而同名張氏曰格于上帝者即乂王家之實也乂王家者治人事也修人事所以應天心故周公言格于上帝又以乂王家實其說作○漢孔氏曰祖乙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咸之子○漢孔氏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蘇氏曰不言傅說而言甘盤者蓋始由高宗成其德者甘盤也以書考之高宗命說因已大臣人矣此甘盤之力也○漢孔氏曰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惟循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蘇氏曰陳久也言六臣為政不久則不能保乂有殷也此周公所以欲留之意○漢孔氏曰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蘇氏曰殷賢聖之君七作湯言五又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於大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廟天之王乎其詳不可得而聞矣○漢孔氏曰天維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蔡氏曰純大也陳氏曰純篤至也實富也○漢孔氏曰自其王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藩屏侯甸之服王人之見如此○呂氏曰明恤者發其至也明者顯然以至公無私天下在內則其甲服之小臣在外則其藩屏侯甸思合公平周其斯乃所秉之君德也後世之君私暱小臣優伶僕隸之流能敵其美而偏愛一國如平王之戍申諸侯之非不深可謂之明恤乎唐孔氏曰小臣且猶憂得人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出四得人朝廷思之必矣　漢孔氏曰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之以治其君事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蔡氏曰稱舉也亦兼措之義呂氏曰又云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六臣上致天休下實民生中成君德又朝夕以道德而啟沃以成於周不是乎之盛此真大臣之職業也召公不果行行其為語言相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陳氏曰此承上文言殷之所以亡以爲鑒戒○漢孔氏曰言天於殷有命至其後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呂氏曰非外鑠私意所謂平格者通徹上下而無間者也天無私意惟至平通格於天者自壽考之前其序成湯伊尹而下君臣各能至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罹滅亡之威豈不賴前人而免焉益見天之無私意時也○葉孔氏曰今女長念平至者安治及是者滅亡以爲去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呂氏曰命之固不固惟係於召公公之心永不永其忍不爲此而留哉召公勉留而於周家永久之計則大命必固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否則身與國俱辱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陳氏曰此又舉文武之事以留召公○葉孔氏曰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蘇氏曰寧王武王也天降割於殷而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也……

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而能明文王德之行顯見覆冒下民而聞於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陳氏曰書文詳略互相備於殷言純佑命王人罔不秉德故文于此言亦惟純佑秉德文王亦時昭迪見冒聞故武王止言昭惟冒稱德○葉孔氏曰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林氏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言尚迪有祿○漢孔氏曰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張氏曰四人在文王時修和有夏在武王時大將天威爲將爲相無不可者○漢孔氏曰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呂氏曰四人逢歸其君惟冒得自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蓋占其博舉創於四海也○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此五人豈其是事王季猶及武王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扈必易世巫咸巫賢世爲大臣甘盤小乙舊臣周公所舉皆世臣之舊而高宗亦世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大公蓋謂五臣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葉孔氏曰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旦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度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蔡氏曰洋水曰游呂氏曰小子指成王○葉孔氏曰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辜焉○我周則鳴鳳不得聞况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呂氏曰周方盛隆鳴鳳在郊奉阿之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召公若收斂退藏不勉致王于所不逮者德遠引不降心屈留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盛在郊之鳳將藏而不鳴況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陳氏曰此舉受命之艱以留之與前章相應○漢孔氏曰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蔡氏曰承上文所言呂氏曰文武受命其休則無疆矣然危殆以來踵累於後亦大艱難也其休則當有以承之其艱則當有以任之○漢孔氏曰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陳氏曰此又舉文武以感動之○漢孔氏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爲法度乃悉以命汝矣爲汝民立中正矣呂氏曰文武布宣其心悉傾倒命汝召公置之師佐儀刑其聰俾作汝民之極○漢孔氏曰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惟文王聖德爲我周家大承無窮之憂○陳氏曰偶配乘載猶言荷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布其心腹以命汝位二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勗偶王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乘之有驂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王猶德以不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亡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陳氏曰再舉天命不常之故以留之○漢孔氏曰告汝以我之誠信○漢孔氏曰呼其官而名之動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故當念我天命可畏○蘇氏曰大否大亂也○吳氏曰周公曰大臣而予我天威蓋天在我而不在外此心少有不存則是不以天威爲畏必求之外乎○漢孔氏曰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蘇氏曰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二人而已○漢孔氏曰言曰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蘇氏曰汝聞我言而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然今天方保周家日月以大我二人能受此福乎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我二人之德不足以勝之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盈爲憂也○漢孔氏曰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蘇氏曰召公言汝欲以滿盈爲憂乎則當求後人而明之也日讓此後人于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蘇氏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漢孔氏曰今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蘇氏曰今日之休何未爲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祇服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陳氏曰又舉天意在民之說以留之○漢孔氏曰我不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蘇氏曰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未惠若茲多誥皆謂多言非予心之所誠欲爲亦非予心之所喜悅云耳猶西語之予不惟若茲多誥多方之今我曷敢多誥我不惟多誥日是也○蘇氏曰閔憂也

大凡廿七七百四三

呂公謂予惟憂天命之無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云畏天命悲人窮亦此意朱子曰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蔡氏曰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漢孔氏曰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終○林氏曰凡民之情一時之從化易終身之從化難善者其始未必保其終○爲大臣者維持於其後豈可忽哉此周公留召公欲爲圖終之計○漢孔氏曰當勿明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蔡氏曰此召公已留周公勉遣之辭○呂氏曰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其有味於周公之言

大此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二

大凡七百四十九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漢孔氏曰以罪放而卒父卒命子罪不相及○呂氏曰叔未沒之前周公之心所思欲錄改之子曰望之若也叔既沒矣於是以其平日友愛之至情不得施之叔者施之於仲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蔡仲之命

蔡仲之命

漢孔氏曰冊書命之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蘇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氏曰此史敘作命之意○漢孔氏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呂氏曰冢宰有六卿總百官蓋天子之相周公以三公下行卿事公無職六卿則分職三公論道卿則行道以三公兼六卿可稽其體一體也○[illegible]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夏氏曰此先勅蔡仲率文王以梅蔡叔之過○漢孔氏曰言小子明當受我訓胡仲名王若曰以見蟠庚○漢孔氏曰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嘆其賢○漢孔氏曰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illegible]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夏氏曰此丁寧一以戒蔡仲○漢孔氏曰天之於人無有親疏惟有德者則輔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己者則歸之○漢孔氏曰言人為善為惡各有[illegible]

罪於天人而自底世道[illegible]天人之助矣[illegible]
而不得保其身[illegible]而不得保其國又以[illegible]
歸之理以開[illegible]
[illegible]
以懼其初[illegible]
終[illegible]張氏曰不[illegible]
曰諸以蕃始而復授以[illegible]
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
呂氏曰此言以諸侯之職也[illegible]其所當為[illegible]
之國欲其無結怨起隙也上奉天子旁睦友邦下安民庶諸侯之職畢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illegible]
故作聰明者[illegible]
之舊[illegible]其常度[illegible]以義則我一人[illegible]
也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漢孔氏曰嘆而勅之呂氏曰仲能[illegible]命者
地之遠時之久[illegible]或有時而替故於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漢孔氏曰成王[illegible]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以[illegible]
氏曰大誥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踐奄之
政令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漢孔氏曰已滅奄而徙其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illegible]
[illegible]
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周書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漢孔氏曰我奄歸宗周宗周鎬京見召誥　漢孔氏曰誥以禍福○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多方○蔡氏曰[illegible]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商民不心服周而作也[illegible]武成[illegible]以八篇又[illegible]安商[illegible]難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人自[illegible]大中[illegible]人服[illegible]如[illegible]周知周公[illegible]於此[illegible]民[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多士[illegible]相泚八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者也故其辭視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偏告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爲詳

多方

唐孔氏曰多方亦誥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夏氏曰此史敘作多方之由○漢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此章引夏[illegible]天命受天命者以明[illegible]○漢孔氏曰周公以王命告四方[illegible]周公[illegible]自[illegible]呂氏曰[illegible]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命[illegible]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illegible]大誥○漢孔氏曰殷之諸侯[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謂[illegible]紂也[illegible]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illegible]命況[illegible]多士[illegible]主在殷[illegible]故[illegible]殷侯[illegible]若[illegible]罪[illegible]我大降爾命[illegible]宜無不知也○漢孔氏曰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illegible]大惟私意[illegible]天命而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illegible]天命之公矣○[illegible]不以天命不可[illegible]受而不可[illegible]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illegible]多方[illegible]也○漢孔氏曰惟天下[illegible]夏[illegible]格于夏與多士[illegible]帝降格[illegible]上帝本降格于夏而夏自不能[illegible]民以有夏[illegible]大其逸豫不肯憂言于民[illegible]乃大爲昏[illegible]不能終日勸於天之[illegible]乃汝所聞呂氏曰[illegible]況[illegible]民[illegible]實[illegible]大[illegible]天理[illegible]昏[illegible]其[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斯人者[illegible]勉[illegible]日[illegible]明[illegible]雜[illegible]是[illegible]其[illegible]附[illegible]知[illegible]天理[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其謀天之命不能開[illegible]民所施政教[illegible]以[illegible]罪[illegible]秋官[illegible]鄉[illegible]其法以[illegible]後上之[illegible]師[illegible]有所[illegible]有[illegible]不能[illegible]按以[illegible]下文蘇氏訓明如[illegible]麗[illegible]百爲大不克明[illegible]

宗不特此一事

漢孔氏曰[illegible]乃大下[illegible]民[illegible]有夏[illegible]亂[illegible]甲[illegible]也[illegible]其亂[illegible]內亂本[illegible]是[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其根[illegible]也○漢孔

[illegible]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illegible]其民〇孔氏曰亦惟有夏之民貪叨忿懫[illegible]而逆命於是桀日欽[illegible]

[illegible]同意也〇呂氏曰春秋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illegible]則視民如傷之心無復存以民爲土芥而已〇[illegible]孔氏曰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王天下〇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夏氏曰此章申言夏殷之事我周之事而詳諭之〇[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知天未絕紂可由例所見而能數其年至我之不忍民之未散而天猶民
由也而不知聖人與天爲一動靜久速極於明著故數其年而謂之未知此聖人所
獨知者乃爲命茂月以附其數者未矣○漢孔氏曰天惟求汝衆方之中
堪顧天之道者惟爾多方求民主於爾多方大惑動以授律顧之天之賊
開發其能受者於天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顧眷顧天命也○漢孔氏
曰惟我周王善奉衆呂氏曰前論夏之亡必以不克靈承于旅此論文武之
興亦以可靈承于旅民承君者也若於民衆有明德而承其民也不可丁也承
而謂之靈者文武之於衆承接撫循馴擾其善也○漢孔氏曰周文武能
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呂氏曰堪者能勝之謂德如毛民鮮克舉
之德天命眾著莫能勝也文武之於衆用能勝而用之
...

遷而不安其位以甚也況仁者乎
氏曰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漢孔氏曰……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

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呂氏曰此章復申之以威○漢孔氏曰王嘆而言曰我嘗誥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祿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矣呂氏曰下之奉上曰享爾多士尚不能相勸以信我之誥命則惟不能享上王民曰上之民也多士不能享則凡民視效亦惟曰不享矣○吳氏曰若爾乃爲逸豫頗僻大違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逖汝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陳氏曰本篇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我不惟多誥汝汝已攷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二十五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周書

立政第二十一

周公作立政

漢孔氏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立政爲戒○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唐孔氏云

立政

陳氏曰取篇內立政一字爲名○林氏曰立政在於任賢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張氏曰此章首言小大近臣所關甚重○漢孔氏曰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呂氏曰周公既嘆知恤者鮮復歷舉知恤者以告首論夏之興亡○吳氏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之時唐孔氏曰室猶家也呂氏曰求賢任官世王者之常其論此語然名爲之非實蹈之也古之人允蹈乎此者惟有夏○蘇氏曰競強也夏后之世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爲事夫之實也葉氏曰夏商成曰尊上帝或曰丕釐上帝之耿命或曰敬事上帝也○漢孔氏曰九德皋陶所謂陳氏曰陶之謨也呂氏曰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知之至信之篤也自皋陶以九德授禹夏之先后世守之以爲知人之法○漢孔氏曰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皆得其人則此用是參呂氏曰夏后其君如此乃敢告教以用任之要始焉拜手稽首而曰后矣者敬告以爲君之難也終焉雖教事牧準而曰茲惟后矣者申告以爲君之實也事牧準即常伯常任準人爲治之體統係焉是三者人君之事畢矣周公之戒成王自曰嗚呼克貴乎外其禮任辭而有畧以然則勿誤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代告君之名

去也表覲近之識使人君不敢輕者謂公養內之精意也○漢孔氏曰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訓德則能求賢人于衆官○蘇氏曰訓順也宅人必要謀以詢於人面以觀於己用其大順於德者乃可宅人矣○呂氏曰曰俊曰宅皆用有德之此乃三宅皆無其人所謂者皆不義之人相禁是也○漢孔氏曰桀之爲惟乃不爲其先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亡世無後呂氏曰桀之弗德弗作往日任用什惟俊德是任故有室大競桀惟暴德是任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呂氏曰又以商之興亡亦本於用人○漢孔氏曰亦於成湯之道升大賜上天之光命王天下○陳氏曰於夏言迪惟於商言丕釐所謂迪則也耿光明也呂氏曰凡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者皆上帝之光命也成湯升陟王位而大治之使章條納辯所謂丕釐也○王氏曰三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呂氏曰湯所以大治之者豈一手足之力哉亦曰置任三宅三俊而已所用之三宅實能就其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三俊他日次補三宅者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旁搜儲養待用如說者所云也商帝儲養俊乎勿於身後亦能定再世之亂諸葛亮儲蔣琬禕允維於身後亦能持蜀十數年況三代所以爲社稷長慮者服膺嗅心之任固宜綿衣其繼也○呂氏曰嚴敬賢者一語二字稱指淮大上式之故能用三宅俊而俾之自竭所謂學伊尹而後臣之不其事也○漢孔氏曰湯在商邑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呂氏曰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徽句之協則純之至也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偏覩大之同則大之至也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效也而言耳○漢孔氏曰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於其國並爲威虐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於其政言不任賢王氏曰紂所用非人皆本於昭有所使技周公言紂人曰紂德受德呂氏以若并著進于刑者也府者也○孔氏曰暴德以暴虐爲德逸德以淫逸爲德與暴德同其惡同其政也事一也異其文耳○漢孔氏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呂氏曰欽者天之理紂之惡如四肖則理者也虐之者夏順此理者也非有罰之者而罰至於中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所謂明天理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呂氏曰又言文武所以得人○漢孔氏曰亦於文武之道大行陳氏曰亦越于文武亦知易也克知實能知之非疑似之知灼見灼然見之非髣髴之見克知灼見言文也呂氏曰文武之知三宅三俊皆曰心者蓋君臣之相與萬化之原也符契親於身心有期於肝膈之外見之既無其本實○漢孔氏曰以文武知三宅三俊故能以敬事上天立民正長謂郊祀天建諸侯呂氏曰夏曰尊上帝商曰丕釐上帝周曰敬事一常以天以人一代所共也亦孔氏曰丁伯之政以下陸

言卿廷之臣與衆共勉衆君此言民長伯者為諸侯文王未得封建其諸侯所謂
武王時耳蔡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漢孔氏曰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為天地人之三事張氏曰
所謂立政豈無紀綱賞罰豈無典章文物周公乃無一言及之獨以任人準夫
牧作三事而已蘇氏曰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人臣也
○漢孔氏曰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二者雖小官亦必慎擇其人虎賁綴衣說見
上文唐孔氏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馬十二疋則一趣馬一人掌贊正良馬
而齊其飲食○漢孔氏曰矧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吏亦
皆擇人矣孔氏曰攜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新安王氏曰凡皆事上可謂之財
曰庶府王氏曰百司若司裘司服之類庶府若大府玉府之類○漢孔氏曰小
臣猶皆慎擇其人況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
以非其任乎唐孔氏曰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之內大夫士及其家之
都邑之屬官謂之小長周官大宰云以八則治都鄙而建其長
陳其殷長謂公卿所謂卿都伍謂大夫殷謂衆士是也陳氏曰依禮以小都之
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註小都卿之采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
邑今此言大都舉其重也蘇氏曰藝人執伎以事上者表外也何以比其
外者呂氏曰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內百司若內司服之類所謂表臣也上百
司外百司若外司服之類所謂表臣也○漢孔氏曰大史下大夫掌邦之六典之
貳尹伯孔氏曰大宰掌其正大史掌其貳所掌事重故特言之○漢孔氏曰尹伯
長官大夫唐孔氏曰周禮每官各有長若大史為其官之長人以為所職官之

長皆是○呂氏曰三宅立政之本也凡官吏皆有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言
名若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下之賤微者也而見於府以冗賤
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其或與淫巧機伴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
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持所係不輕見若大都小伯則[illegible]郊圻
不與有司之數者也○蔡氏曰既歷序官職而總之曰庶常吉士以在文武之
朝無非常人吉士也呂氏曰其卑雖不齊要皆良善之人不容一毫邪僻者
攙於其間此文武所以立周家忠厚之基也○漢孔氏曰此有[illegible]及諸卿
掌大夫則是文武末代封時與文武之所以為治則可使司馬司徒[illegible]所見
按藝○漢孔氏曰藝數[illegible]者衆師及[illegible]之鄉文王[illegible]所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及師
地之小長皆用賢唐孔氏曰收皆[illegible]此[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illegible]不也[illegible]
[illegible]微盧[illegible]孰為[illegible]何存[illegible]未知[illegible]是[illegible]以下尹[illegible]
林氏曰尹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夫阪險之地為之尹長者○呂氏
曰司徒以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漢孔
氏曰文王惟其能居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矣蔡氏曰文王之
宅厥心即前所謂安汝止不曰克宅厥心而言克厥宅心者猶言[illegible]不曰[illegible]
敬身而曰慎厥身修也蘇氏曰文王惟能其宅心之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
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皆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因上文言文王用人
而中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漢孔氏曰文王無所兼知於毀譽衆言
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及有司牧夫而已不敢[illegible]於[illegible]才[illegible]是[illegible]

民[illegible]之事文王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呂氏曰
凡奏讞訟所謂庶言凡刑辟訊鞫所謂庶獄凡事皆當謹戒所謂庶慎蔡氏
曰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訓勑其用命及違命者
而已呂氏曰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者申言之也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
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能罔敢知然後見文王之敬畏思
不出其位之意○漢孔氏曰亦於武王循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
德率循文道循惟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大大之基業傳之子
孫蔡氏曰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有休
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
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呂氏曰文武如此宜受丕丕
之基建八百年
丕大之業也
按林氏以宅心為三宅則一篇之中止宅字始為常事司牧人一可疑也為常
常事即前常事司牧人即宅牧不言準人以下文見也或曰獄亦慎言庶言從
準人刑獄之說庶言呂氏以為奏讞訟獄之所獄要日贊詳庶慎如下
文茲式有慎列用中罰蓋非定用去時尤須慎之也此言闕衆言庶獄庶
慎已而去其一言罔敢知庶獄庶慎及告成王勿誤於庶獄庶慎已而又去其
獨一曰勿誤于庶獄蓋庶言庶獄庶慎皆是說刑獄事去其一又去其一省
文也有司牧夫蔡氏指為牧人尤當此數語蓋準之說牧而不及事亦省文也
大學立政以用人為重用人以三宅為重此章先言三事牧而不及準嘗言準
牧而不及事雖參差不齊而三宅粲然其
明矣子義從容德林氏之說尤當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陳氏曰此下二節二以孺子王矣發之所以戒成王○漢孔氏曰嘆稚子今已為王矣○唐孔氏曰自此以下言繼自今者凡四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常用賢也張氏曰繼自今立政惟曰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而已知三宅之心見三俊之心即是立政呂氏曰物莫不有所順其水順乎下火順乎上蓋有理之而不下墜之而不上者矣然非其所順也人之於善皆無飾其外而強為者苟明知其所順則君子小人不得而遁矣○漢孔氏曰則乃大使治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衆獄衆慎之事如是則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陳氏曰使之治事使之相民使之和庶獄庶慎而又勿以小人間之此任人之要也王氏曰受民者王者之得民上受之於天下受之於先王鄭氏曰謂武也○漢孔氏曰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

言如此我則效惟有成德之美以合我所受之民子氏曰誥即言也謂一誥言無不有賢者也張氏曰言夏曰尊上帝言商曰丕釐上帝言文武曰誕受羑若帝事於海成王也以乂我受民能右民即能事天也陳氏曰相民謂佑助之乂民謂理治之兩相備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漢孔氏曰歎所受賢聖說禹湯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我氏曰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漢孔氏曰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以正是之道治眾獄眾慎其勿誤○呂氏曰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謨失也呂氏曰簡畀正人付之獄慎使之以正未斷刑所謂正是人之世勿誤者言其敬之之心正者以其治之也○漢孔氏曰言用古商湯亦於我周文王蔡氏曰又言自商以及文王忠厚文王所以能改用一定之志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也呂氏曰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繹之則表與裏相符繹者由其言而繹其心也由其才而繹其志也由其發於外者而繹其存於內者皆欲審其果何如也審如是然後俾之為治牧夫之為治則一職其所為矣○漢孔氏曰國則罔有立政用憸利之人憸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呂氏曰君子難進易退小人難退則升其國於日昌小人陰柔則用其國於晦其陰陽升降可各從其類也○漢孔氏曰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蘇氏曰勱勉也呂氏曰文武百官皆吉士周公身亦其惟吉士同時僚公者其曰吉士者亦若舜禹稷契之徒其命俱顯于上猶在口也其所謂父祖所傳所保所守子孫所守惟在於此上一人之所謂吉士之謂之憸人者日容其容而望之以國家之所以敝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漢孔氏曰獄以眾獄有司代其事非慎官人呂氏曰復呼成王而告以獄之事也獄所為而重也人命所係也尊之周之所以祈天永命者獄也其告

無事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有司牧夫說見上文○漢孔氏曰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陳氏曰詰治也如數軍實繕甲兵講武習戰之類○漢孔氏曰海表蠻夷戎狄無有不服化者所以見祖之光明揚父之大業○呂氏曰兵者刑之大也既言庶獄而遂繼以詰兵之戒焉繼世之君多耽於逸樂弛備忘戰而隳祖宗之業故戒其以能詰治戎兵循登大禹九州之舊迹有截其所聲正方整行於天下以覲耿光揚武之烈是後也蓋奮張其氣而不使之惰偷整持其眾而不使之弛不使之頹廢保位之良圖也或問此言得無起人主喜兵之患乎曰周公詰戎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也庶獄尚恐其誤況戎兵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舉詰爾戎兵之制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漢孔氏曰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不可以天官有所私呂氏曰常人有德之人與吉士異名同實者也其於此世若食之菽粟衣之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者也然每多憚不納不能與下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故世主或於取舍而右亂焉此周公所以致意於常人也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吳氏曰此周公因上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太史○漢孔氏曰呼告太史○漢孔氏曰蘇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陳氏曰式敬由獄蘇公所以永王國虔用五刑苗民所以絕厥世○漢孔氏曰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比附也以其事為比而用其輕重之中也呼太史而告之者使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法者也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漢孔氏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 漢孔氏曰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 唐孔氏曰在豐者豐鎬相近豐有文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周官

周官

漢孔氏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呂氏曰合滕成王初年中事而居洛周公還政之書與建立政周公教戒之書而官成王則政制物成待之事以合勝攝以觀可以見成王之本領可以見其都卻傳而不戶爲過此不君歸沙周公既及之後有爲命乃其身將及之時成王雖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輔君之功著矣

○唐孔氏曰周官上誥於下誥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

蔡氏曰此書之本序○漢孔氏曰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 唐孔氏曰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也○漢孔氏曰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葛氏曰弗庭者弗來賓服於王庭也○唐孔氏曰周禮萬國惟侯淮夷非四征大言之耳○漢孔氏曰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莫不率于豐

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 唐孔氏曰周禮九服此惟云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同於華夏宗周說見召誥 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尊吻故所能維持昔也成王不出豐闕之疇下耳今也撫萬邦云云乾剛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歸于宗周云云督裁王品式備具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陳氏曰史言歸于宗周是歸鎬京而董正之也序云還歸在豐作周官是發端以告之之時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

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呂氏曰此成王首言古人所以官之意○漢孔氏曰言當明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防之 唐孔氏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邦不安則危制其治於未亂之前安其國於未危之始擇此一句於首以示立官之意○漢孔氏曰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百揆四岳州牧說見舜典陳氏曰上古朴略難以爲大雲龍紀官其制未備唐虞時事漸詳故考古參今立官多於百呂氏曰百揆無所不總也四岳兼總方岳也州牧各總其州也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也○漢孔氏曰故衆政惟和萬國皆安 呂氏曰此汝知見其政不紊萬國寧則其邦不危此總前二句○漢孔氏曰禹湯建官 多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張氏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若多於古而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於八政至周之六典大綱皆出於舜之所增者其節目耳蘇氏曰以化之于嬌揉押豚以爲此禁至周而臨臨之冢百二十覽棘宇之始羊莫朶以爲奉矣至周而九尺之外延山節藻梲聖人隨時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少而今多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自然也呂氏曰百爲而台倍焉而亦台則夏商之於唐虞不矜於同而矜於治也○漢孔氏曰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漢孔氏曰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蔡氏曰逮及也祗勤于德常若有所不及然○漢孔氏曰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以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舉擬夏殷而蹈之李氏曰成王自知其不及故訓迪其官所以助其不及陳氏曰史言董正治官紀實也王言訓迪厥官姑辭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新安王氏曰自此至大明黜陟言建官之制○漢孔氏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張氏曰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也賈誼云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師傅保之義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後世作事無法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

復無間焉呂氏曰三公所論之道即以經邦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理者調和之謂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髮亦何待於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漢孔氏曰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有德乃處之陳氏曰書稱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是有二公則爲之師保也無其人則雖缺亦無闕焉其後周公歿畢公爲保而師亦虛闕焉以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漢孔氏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陳氏曰少對大而言蓋其次也猶周禮曰大宰小宰歟氏曰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漢孔氏曰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王氏曰貳副也呂氏曰弼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公反不與何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任之者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朱子曰三公三孤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佐天子而已又曰三公三少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大保兼冢宰只是以九官而兼宰相之任也後世官制亦兼名以一公三少爲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者以邦之貞吳氏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窮者也易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論精核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總萬事而分治之者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漢孔氏曰大官卿稱大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內邦國冢宰說見伊訓林氏曰掌物上也古人名以一事名官獨冢宰無所不統故不以一事名而以邦治名呂氏曰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宰相之職也自宮闈庶府皆揔之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遐邇不一使得其平是之謂均皆揔之者非宦官而揔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揔者至簡也調劑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人若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相業無餘蘊矣○漢孔氏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五典見舜典陳氏曰司徒若民發民之事今獨言教取其重者言之猶宗伯掌禮樂而獨言禮也唐孔氏曰舜典云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殊耳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陳氏曰舜典言敬敷五教在寬言施教在於寬以施教之術而言也此言擾兆民言施教以馴擾其民以施教之效而言也○漢孔氏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

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唐孔氏曰宗伯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上言凶軍賓嘉之五禮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呂氏曰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於祀典尤爲不經所謂治神者漫不知爲何語矣○漢孔氏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呂氏曰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始有所施其國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聚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也大又不待論矣王者之所特欲乎邦國之不平者耳非貪分而誇功也六師說見胤征○漢孔氏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唐孔氏曰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禁下刑暴亂之文陳氏曰設刑以禁人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故曰邦禁姦詐隱而亂之本以其隱而難知故言詰謂窮詰其情也暴虐爲亂乃姦慝之著以其已見所犯故言刑謂加刑也要之詰而後刑者以詰其文也○漢孔氏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唐孔氏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冬官掌邦事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以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有主土居民之事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其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主故也齊語云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也呂氏曰地利者畎澤之饒凝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地利而曰時地利者山河之移徙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谷之變遷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豐殺然後地利可盡○漢孔氏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牧伯爲政大成兆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林氏曰六卿之屬官各六十共三百六十呂氏曰六卿率其屬以倡九州之牧自內以達之外九牧率其屬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交之於內內倡外和阜成兆民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又曰冢宰於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蓋在綱中也統冢宰於六卿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皆列於六職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漢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唐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蓋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漢孔氏曰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唐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漢孔氏曰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幽明說見舜典呂氏曰是制也

嘗一見於虞書及千餘年如復出於此爲其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與禮之多寡用度之征亦殆與大成王總會而行典禮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陳氏曰此方詳言訓典之意也○漢孔氏曰學而議事使極政之本今出必惟行也不惟反改也○呂氏曰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而訓之也令從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亦下教條於其屬亦皆謂之令也蘇氏曰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於不及也然數出數反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叙以謹令非叙以遂非也○葉子氏曰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其民信歸之程子曰公則一致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呂氏曰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蓋私乃古今在官者之大病故成王于此用長之理使知用力也○漢孔氏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呂氏曰將舉必考其目來㫖微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理事一以精古爲本至荀卿始聞法後王之說李斯得之遂廢古學令吏以法令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見於議事以制則所學之成未必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刑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得不附所關係非人去則意行史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主者曰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漢孔氏曰其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陳氏曰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變者也○應氏曰自欽乃攸司而下謂當嚴謹於居官之際也自學古入官而下謂當講貫於入官之初也議事以制即用其學之所得者爲議論典常作師即守其理之所存者爲程式以其斷決而不可犯曰制以其一定而不可易曰典常不可析爲二也或以制爲古典爲今或以常爲今典爲古說雖不同俱非本旨○漢孔氏曰無以利口

辯後亂其官呂氏曰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於利口之人○漢孔氏曰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事必煩呂氏曰有疑即辨可否之決若猶而不辨則失於不及怠忽則失於太過或過或不及荒於政事之所以不成也○漢孔氏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呂氏曰人之居官事有因循苟且趨爲目前不以功業計則故事之至始以一二才力營之未至什百已不勝其煩矣○陳氏曰凡有官者應事以才力理事以理應事辦而不勞不學者於理不通昔然而牆之事當以才力理而志業則失於太過或過或不及則志業之所以不成也○漢孔氏曰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呂氏曰人之居官事有因循苟且趨爲目前不以功業計則故多疑必敗事○呂氏曰功業之成由志與勤而斷之則其所立功者存乎一心之誠其志之事業也分表而未新奇也凡一官一職之人有無窮之事業也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有勤而斷則有一者當備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無成矣○葉氏曰位不期驕而驕自至祿不期侈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陳氏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漢孔氏曰當恭儉以立德無行詐偽○陳氏曰恭儉德也以爲美名而行恭儉者偽也○漢孔氏曰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偽飾巧百端於事勞心而事日拙不可爲○呂氏曰居寵盛則思危懼之謂也○呂氏曰以休作爲心勞日拙而至於危者也凡人皆當知所擇○陳氏曰德之爲德不容於偽偽之爲偽不能爲德也○呂氏曰知危則可以免危苟不知危則危至矣○陳氏曰推賢讓能所以和也○呂氏曰雖以位居其官而不知所擇則其官守者不當

也休於措而懷諼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爲尤甚成王易曰不之其賜後世深矣○漢孔氏曰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呂氏曰後世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爲憂患失者以寵爲樂存大不同也張氏曰居寵思危則其視富位無非可畏者不畏則禍不旋踵光乘其是也○漢孔氏曰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呂氏曰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各有心東曹所與西曹之是臺所建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適從正坐不相下故耳○漢孔氏曰所舉能其官是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汝之不勝其任王氏曰有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賢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和而不和則政厖雜亂而不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不出於和此庶官所以不和而不和則政厖雜亂而不矣所舉之人非惟其能是亦汝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蓋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呂氏曰成王訓戒既終復總告之○漢孔氏曰歎而勅之公卿以下各敬居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政呂氏曰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漢孔氏曰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德眾呂氏曰始言阜成兆民終言永康兆民終始之辭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漢孔氏曰海東諸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蘇氏曰東夷非奥也在周爲東唐孔氏曰東北夷有名肅慎氏者○漢孔氏曰榮同姓諸侯爲卿大夫王使之爲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也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漢孔氏曰致政老歸唐孔氏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公羊氏傳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漢孔氏曰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漢孔氏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唐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漢孔氏曰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也○呂氏曰周公老于豐蓋成王眷眷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也觀洛誥所以成還挽留者可見矣公平之云蓋以周書言之不足此二代君臣之際也將歿而欲葬成周蓋以臣無死忘國之心以郟之安危繫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畢成王而言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葬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書亡不可知兆謂併告亳姑成作也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七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漢孔氏曰成王東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自由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監之鄭玄云君陳蓋周公子未必然矣○呂氏曰君陳亦猶稱君奭君牙蔡氏曰分正猶分陝也分分東郊而使之正也○呂氏曰成周乃東郊之地名河南成周也王城以名鎬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居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分事之地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都之地命書皆曰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唐孔氏曰史敍其事作君陳

君陳

漢孔氏曰作書命之臣名也因以名篇唐孔氏曰君陳亦命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陳氏曰此章總言其德政乃一篇之綱領○漢孔氏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己以恭○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稱美也揆今德莫大於孝恭則自孝中出如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事君不忠非孝且指此恭爲事君之恭亦可如與人恭而有禮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交友不信非孝其指此恭爲與人之恭亦可隨孝心發見處爲恭孝恭則名並而其實孝爲重○尹孔氏曰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眞氏曰天下之善同出一原孝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兄弟則曰友非二也蓋孝者之心猶木之有根推之而爲友施之於政猶木之有枝葉也自根而生者近而天倫之愛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孝其親而此或昧焉者特未之思耳孝有所未盡也○呂氏曰孝友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兄弟乎能孝於親而昧於兄弟則亦未至於孝矣雖爲政之事則又推此孝之所以必友也呂氏曰惟孝友于兄弟有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漢孔氏曰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王氏曰尹即所謂分正也呂氏曰東郊何地也周公之所居也乃以命汝敬哉如之何其不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王氏曰此章教君陳法周公修德○漢孔氏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親歸其德故戒氏曰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漢孔氏曰令往承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呂氏曰民方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則必將以此為口實不可得而治矣惟發明周公之訓不之自名則然順從○漢孔氏曰所聞上古聖賢之言致治之至者芬芳馨香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所陳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達者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漢孔氏曰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呂氏曰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漸漬無間者蓋當來有也自周公去後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涵養薰陶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乎微非日新不已深致其力敬之功孰能致於斯○漢孔氏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汝其勿為凡人之行蔡氏曰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王氏曰此章教君陳以為政○漢孔氏曰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漢孔氏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女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蔡氏曰[illegible]蓋政事舉措之間推衡以求其當而已出入反覆與眾共度之蔡氏曰出上之意以達之於下入下之言以達之於上而與眾反覆審度之也蔡氏曰眾言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漢孔氏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之於外曰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蔡氏曰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非一也各舉其事者言之呂氏曰此成王舉君陳前日之言而美之也葉氏曰成王始失言矣負其臣稱君乃人臣之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告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以非之衛尉之名不若然甚之足為後世法呂氏之云乃同漢之辭○漢孔氏曰嘆而美之曰臣於人君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氏曰良言其善顯言其著昭著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此章告以政之節目○漢孔氏曰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以行刻削之政蔡氏曰此篇言周公之訓者二[illegible]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故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有倚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漢孔氏曰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教之治鄭氏曰從容和緩之意呂氏曰方和中時大體固當寬[illegible]則流蕩放傷而弗陵犯之由起矣術操刑獄於品節之間舒急伏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漢孔氏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下理斷○漢孔氏曰有不循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蔡氏曰此從上之辟○漢孔氏曰狃習姦宄兇惡者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illegible]犯不赦所以絕惡源蔡氏曰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之宥○漢孔氏曰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疾之使人當器之無求備於一夫○夫那氏曰從怒也○漢孔氏曰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含容忍乃為大然其忍恥藏垢蘇氏曰有改忍之忍有容忍之忍[illegible]孔子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忍正孔子所戒小不忍亂大謀者林氏曰強恕而行者忍也[illegible]仁一也同仁者容也已與物渾渾乎為一矣陳氏曰此即無忿疾之意○漢孔氏曰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懲凡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其有不良者使為善陳氏曰修謂方修善良謂已進於善陳氏曰此即無求備之意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王氏曰本章又歸於修德○漢孔氏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變遷之道故必慎所以示之○呂氏曰商民所以從湯者以居此而變於此之地而爲物所遷耳其性之厚自若也苟御之失其道則其俗易而遂出性之論其亦異於成王之觀矣○漢孔氏曰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其所好○蔡氏曰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漢孔氏曰汝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孔氏曰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呂氏曰東郊命君陳如以令德者恭待之故以敬典在德勉之○漢孔氏曰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於長世○蔡氏曰人君不言福屬俗醇厚即人君之福其曰終有辭以見成王之期君陳遠矣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八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顧命第二十四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漢孔氏曰二公爲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群臣而命之公受命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抜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預存亡不在外位召畢內然後職外統諸侯君臣行周公輔政君陳則託於所稱保相蓋一職也武帝事後始抜一人而用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亡其甚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顧命

顧命

漢孔氏曰臨終之命曰顧命唐孔氏曰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呂氏曰先君末命又必有顧命成王將有之始終授受固有常典成王之初三監幾搖王室故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唐孔氏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唐孔氏曰於哉生魄丁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爲此顧張本耳○林氏曰天子之疾曰不豫崩曰陟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漢孔氏曰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唐孔氏曰洮爲盥手頮是洗面但用水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面設左右玉几是其位當憑玉几以出命唐陸氏曰說文作頮云洗面也鄭氏曰凡玉几見以成王未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命之日則其矜明審臨死之際不以倉卒廢禮雖垂沒猶惆悵此惟養心氣者能之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臨死生而不亂此雖一朝一夕之積哉○陳氏曰此天子疾時見群臣也君則亡東首加朝服拖紳此人臣疾時見人君也其因於疾而法禮廢不以疾廢故不可以冕服而猶被之冕服不可以朝紳而猶加之以朝紳

右之人皆強於從蓋如此耳○漢孔氏曰周官六卿冢宰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唐孔氏曰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林氏曰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不但以六卿兼三公也諸侯入為公卿公卿多同姓大邦三公六卿各以職任為尊卑不以爵秩為高下陳氏曰序止言命召公畢公蓋兩稱其要在傳其詳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唐孔氏敘章括見篇末○漢孔氏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呂氏曰統言之曰疾甚言之曰病蘇氏曰漸進也幾危也○漢孔氏曰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幾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蘇氏曰彌甚留久也林氏曰恐不得誓言以繼嗣之事呂氏曰誓言則發之乃審訓命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故群臣不敢於聽也○漢孔氏曰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呂氏曰見聖君臣而並故謂之重累文武父子而勳故謂之重光曰古聖相繼惟此四時為然其麗著定天之所附麗如居之有所宅食之有所取之類蓋言善之也陳教則教之也肄者教養之事必先肄習肄之久事理貫徹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也真氏曰奠居與多方肆于民之麗義同一言但此無民字陳氏曰肄習也○漢孔氏曰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稱敬迎天之威命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呂氏曰此成王自敘平日用力之實也敬迓者凜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言操存之工也敬則不昏昏則不踰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每用敬也○漢孔氏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鄭氏曰殆危悟覺也呂氏曰弗興弗悟無氣之病耳若志氣則無敢昏逾者初未嘗病也○漢孔氏曰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蘇氏曰元子者王其辭也○漢孔氏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眾國呂氏曰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備不遺乃所謂君道也○漢孔氏曰群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呂氏曰

斯言無成王平日至熟王一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死方以示孟敬子皆在威儀容貌辭氣之際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蹂躪縱恣或踰其則將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亂哉威儀失則志將形於事然後當戒俯仰豪釐有間已冒進于非之幾矣謹戒之嚴密見其識之遠而窮之精也用力於聖學者可不事斯語乎蔡氏曰冒貢進也非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謹於是也呂氏曰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唐孔氏敘章括見篇末○葉孔氏曰此群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 漢孔氏曰綴衣幄帳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於北牖下東首反初生唐孔氏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見其從內而出下文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在王坐之處綴衣是幃張於王坐之上故知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玄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幄帳是幕帟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于庭則亦併出黼扆王發顧命在北牖依幄帳之少命必已復反於寢處以其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於此欲為死備也夫天地于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殺林林氏曰庭路寢之庭呂氏曰所謂疾病內外皆埽蓋將以俟朝廷之至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葉孔氏曰於其明日王崩鄭氏曰皇極經世紀成王丙戌即位至三十七年壬戌崩○漢孔氏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伋為天子虎賁氏唐孔氏曰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唐陸氏曰伋齊侯名太公子林氏曰召公即以王崩之日命二臣於呂伋之處取二干戈持之領卒虎賁百人陳氏曰干戈之器虎賁之士皆掌於齊侯有事則於之而取薛氏曰節服氏郊祀二人執戈逆尸傳君行則一執戈者在前○漢孔氏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蘇氏曰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於翼室○唐趙氏曰公羨必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歸之宜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藏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大子嗣素定之兵權嚴主之閽門嚴密之小人女子不戶重任賢良受託鼎足攸輔則纂弒之禍曷由而至哉呂氏曰成王垂政統六師者則畢公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兵柄所

屬市不軌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係宿衛以遠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太保仲
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勲戚顯諸侯雖號尊嚴樞機周密析條目靡不遍矣相
毛非不可獨任也特重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為萬世慮也入自端門為好為
觀與天下共之延入翼室為居憂之所天子不可無統也席于移位以降陛
易主於宿殯而外庭猶不聞然
後知周家之制曲盡豫備也

丁卯命作冊度

漢孔氏曰二日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〇呂氏曰周官既明而小斂又
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林氏曰此卜太保之命史孔氏曰將崩
雖口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大度下云皇后憑
王几皆成王言是冊書也所以命時所以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命史同作
章皆是
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漢孔氏曰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
用唐孔氏曰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自乙丑至癸酉蓋大
殯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此為八日故知
癸酉為殯之明日陳氏曰以其為二公故稱太保以其為西伯故稱伯以其為冢
宰故稱相呂氏曰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於召公所以一
號令而無二門也蘇氏曰士以須材之人士當須取材書孔氏曰材謂椁與明器
應氏曰材者五材之用皆所
以備喪紀之須不專於木

狄設黼扆綴衣

漢孔氏曰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為唐孔
氏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復曰狄人設階是狄為賤吏事
使之狄設者是伯相命使設之下言命者上命士此承命文又冊命及陳
寶亦皆須贊者各有所司皆是相命故此所命之人從狄文也釋宮云牖
戶之間謂之扆李巡云牖之東戶之西為扆考工記後東戶西也儀禮有斧扆
以其所在處名之所以設又禮有斧扆郭璞云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依地以為
扆考工記云畫績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於扆地故名此
物為黼扆也坐於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見四坐皆設之綴衣說見上文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漢孔氏曰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
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唐孔氏曰牖謂窗也間者牕東戶西戶牖之間
小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嚮設
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也彼云大席黼純此言牖間即

一坐也彼言大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則此四
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一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
之坐即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
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數三
重之席知下三坐以非一重之席數二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此篾席
與周禮次席一也鄭註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註此亦云篾析竹之次
青者孫炎云篾席纖蒻苹席也不知其所據也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蓋以白
黑雜繒緣之鄭註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繒帛為質其
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色之別名郎云華
玉五色玉也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
見因生
時几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漢孔氏曰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唐
孔氏曰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所以別序內外也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
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孔氏謂蒲席為蒻苹
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蒻苹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底致
席也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
諸色席必以彩為緣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云餘蚳黃白
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餘蚳貝甲以白
為質黃為文彩名餘泉又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漢孔氏曰豐莞也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事羣臣之坐唐孔氏曰釋草云莞苻
蘺郭璞云今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又云莞藋是也謂詩云下莞上
簟郭璞謂似莞而纖細今蜀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云豐席刮凍竹席鄭玄云刮
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
畫之為緣唐孔氏曰禮不以坐於阼階
上者謂以養國老及羣臣燕禮可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漢孔氏曰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唐
孔氏曰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
西廂夾室前故傳夾室之前釋草云筍竹萌皮也竹初萌生謂之筍是取筍
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據禮註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於此
親屬私宴以玄組為之緣此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
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與親屬私宴則以情親不事華麗也
〇總說以上四坐意〇呂氏曰四坐者平居臨事而設至卑顧命則並陳之備
象其平生之居與也蘇氏曰將傳先王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並設

平生之坐

越玉五重陳寶

漢孔氏曰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唐孔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別言之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漢孔氏曰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唐孔氏曰鄭云赤刀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不知其言何所出陳氏曰孔叢子言昆吾之劍鉶赤刀嘗寶刀周赤與孔氏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至於夏商周之書雖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大訓蓋歷代帝王之書唐孔氏曰大璧琬琰爲一重以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是玉而共爲重者蓋以玉形質同故不分爲重也西

序說見上文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漢孔氏曰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唐孔氏曰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未知然否○王爲二重與上共爲五重也河圖說見洪範東序既見上文○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琬琰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天球而河圖參之則所寶者斷可識矣四海之圖籍千載之典刑皆聚見於此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漢孔氏曰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唐孔氏曰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故寶之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西序卽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漢孔氏曰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唐孔氏曰垂之竹矢舜時之物兌和之作則不知寶來何時也東夾室無坐故直陳於夾室之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漢孔氏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唐孔氏曰大輅輅之最大玉輅也綴輅併綴於下是玉輅之次金輅也呂氏曰西階曰賓階東階曰阼階唐孔氏曰授人在堂上面向南方面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輅在西金輅在東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漢孔氏曰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唐孔氏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五輅合即次象先輅象也木輅在象輅之下次輅木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夾門堂也塾前嚮車必以轅嚮堂皆北面也左塾謂門內之西右塾謂門內之東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以禮論以上四輅意○唐孔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此四輅必是周禮五輅之四也五輅而此四輅分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於此不必陳之耳鄭玄以綴爲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大輅是玉輅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於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百居禮典路云若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常禮也

○自狄設黼扆至此○漢孔氏曰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蔡氏曰寶玉器物之陳非徒爲觀美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云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呂氏曰此非徒盛陳文而章備物天位之嚴群坐觀寶鎮擇華典輅峙列入其庭皆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漢孔氏曰士衞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唐孔氏曰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祀禮士禮冠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漢孔氏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戺士所立處唐孔氏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是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

不中中階者路寢制如明堂惟鄭玄說耳路寢之階右書
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衞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漢孔氏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西廂之前堂唐孔氏曰鄭玄云劉蓋今鑱斧鉞大斧鄭玄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於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漢孔氏曰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唐孔氏曰鄭玄云戣瞿蓋今三鋒矛釋詁云疆界邊衞圉垂也則垂是遠外之名堂上而言東垂西垂蓋在堂上之遠地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漢孔氏曰銳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陳氏曰玉篇云銳大秋切鈗也從會切矛也說文云鈗兵車切侍臣所執屬書云一人冕執鈗如此則銳當作鈗唐孔氏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此惟鄭北一階而已耳側猶特也

總說以上七節是○唐孔氏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立堂下者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立階故使士為之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賓近使大夫為之先門夾階夾堂及外廂而敘之也大東西垂及側階又從內向遠而敘之也○又曰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古人之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知王肅以為皆兵器之名也○呂氏曰古者執干戈以衞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趨私則從容養德有齊莊之閑有事而司禦下侮取堅明守義無廢心之處下及秦漢階所執戟郎猶一一此制然勸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觀朝數刻而周廬陛戟無環以推理臨攝之使有志後古昔當深擇也

總說設綴衣至此○唐孔氏曰所陳坐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衞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衞嚴新王故也○陳氏曰自設黼扆至此無非文物之備一以敬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衞以起嗣王之哀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示王付託之重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君之所當崇尚尊無二之傳受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唐孔氏欲章指凡爵弁○漢孔氏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階○氏曰自此始稱王蓋將受冊命而踐位也唐孔氏曰凡諸行禮皆曉君先登此以卿士邦君即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云升階從省文也禮績麻三十升以為冕故稱麻冕王麻冕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玄周禮注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為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張氏曰鄭云升八十縷麻冕三十升則其經二千四百縷極細之布也呂氏曰由賓階升攝以子道自居而不敢自為王也夏氏曰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古者冕皆麻孔子時始易而用絲鄭氏曰隮升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漢孔氏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唐孔氏曰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禮無蟻裳今云蟻裳者蚍蜉蟲也色黑蟻裳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漢孔氏曰執事各異裳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唐孔氏曰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為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不言太宗之衣禮太宗服纁裳是赤色之淺者○漢孔氏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同所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唐孔氏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是圭之大者禮於篇爵無名以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同爵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瑁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若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禮凶事設於西階西南吉事設先於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故在東故用阼階升○漢孔氏曰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唐孔氏曰以從賓階進就王故御持之也於此時王在賓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以命王嗣位之事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漢孔氏曰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蔡氏曰言汝者父顧子名之義陳氏曰顧命中戒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呂氏曰不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備其本也○漢孔氏曰用是道臨君周國率循大法陳氏曰臨之君之衛君臨也鄭氏曰率循行也○漢孔氏曰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陳氏曰燮亦和也燮和天下和之至也以此對答發文武光明之訓所謂嗣訓也○蘇氏曰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漢孔氏曰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陳氏曰太史讀冊畢王再拜受冊起而答也眇眇小貌末卑下也其能猶未必能也然不能下治四方以上承天威此非姑為謙辭謹之至也吳氏曰顧命有述天威嗣守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漢孔氏曰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陳氏曰已受冊則為王矣乃是受同瑁於太宗同以奉祭瑁大圭瑁以臨朝握大權君受同瑁而不言受介圭者以見賦邦居喪未欲全受傳器而少示其變也當俟知者○漢孔氏曰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唐孔氏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經典無咤字咤為奠爵禮記祭統云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卻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卻復本位與孔異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飲也葉氏曰禮有祭酒咤酒宜若咤酒然○漢孔氏曰祭必受福讚王曰饗福酒林氏曰于福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主也呂氏曰上宗曰饗者傳神命而以饗告之

按咤字或謂奠爵或謂嚌啐飲食字或謂神饗或謂奠爵卻咤字從口疑當從嚌啐飲饗福之義然呂氏不取又合王理其說具見下文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漢孔氏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漢孔氏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唐孔氏曰祭禮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同中乃秉璋以酢祭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祭時王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亞獻之類故亦執璋○漢孔氏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唐孔氏曰王既祭則奠同於地太保不敢奠於地故以同授宗人蔡氏曰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唐孔氏曰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亦當拜於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漢孔氏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陳氏曰王之祭初獻也太保之盥亞獻也又受同故嚌也唐孔氏曰太保於宗人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遂更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齒為不飲而實不飲也呂氏曰嚌者至齒乃在喪疚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為喪主且非徒不甘味雖歆福亦廢也○漢孔氏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唐孔氏曰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為將拜故授宗人同也

太保降收

漢孔氏曰太保下堂則王亦下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張氏曰有司收撤同爵器用也若乃徹敘及陳寶未葬以前不敢收也

諸侯出廟門俟

漢孔氏曰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唐孔氏曰廟門謂路寢門也出門俟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王出在應門則諸侯出廟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於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此也呂氏曰俟者俟見東于於門外也蓋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有臣於門內而伸於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幾篇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為發命之端自王曰至非幾是顧命之辭茲既受命還至王命作冊度侯衛之事自王麻冕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以為萬世法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九

後學 王天與立夫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猶主也主天子之政○漢孔氏曰既受顧命羣臣進戒遂報誥之因事曰誥○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

唐孔氏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唐孔氏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漢孔氏曰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唐孔氏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路門即路寢之門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夏氏曰成王殯在路門內以殯在焉故自路門諸侯出以俟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內應門之內即畢門之外虞禮內朝也王者外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所掌內朝在應門之內司士所掌燕朝在路寢大僕所掌時殯在路寢故王以內朝見諸侯○漢孔氏曰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唐孔氏曰太保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西北面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於門內之東亦北面以左為右以西為左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二則畢公是太師也太師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諸侯東方伴少亦常先言中○漢孔氏曰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唐孔氏曰此言乘黃朱乘黃朱馬四馬黃色也下言朱朱非馬色乃鄭云宋公于地有何以公賞何聯雖赤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見古人貴朱鬣也及時者侯其數必乘車[illegible]皆陳四馬則非王所[illegible]諸侯各有所獻必當以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圭以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則馬是也圭是文馬之物鄭云此無璧享以馬蓋舉二王者之後以且諸侯當

通志堂

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見此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illegible]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國賓禮而行朝故略之○漢孔氏曰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夏氏曰諸侯朝王皆有幣如以馬為幣則以圭兼之皮為幣則以璋兼之周禮謂之合幣書謂之兼幣上文既言布乘黃朱是以馬為幣也故賓奉圭以兼之唐孔氏曰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呂氏曰壤奠猶曰川貢壤物之貢明土地也○陳氏曰奠陳也○漢孔氏曰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嗣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唐孔氏曰義嗣德二字史官美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答拜○夏氏曰諸侯爲王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王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此寺[illegible]也答拜既王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夏氏曰此敘諸侯自官進戒之辭○漢孔氏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揖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林氏曰卿者率諸侯入觀王而召畢為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專言成王而冢宰同此最宜以太保與芮伯故進唐孔氏曰相揖者揖之使位進也夏氏曰臣與父揖之禮當兩揖相揖之相揖者言相揖讓也則與進之後相揖揖之乃拜既聽命之後相若揖之乃出○漢孔氏曰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革殷也林氏曰故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先尊稱之以重其辭也○漢孔氏曰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今其所起呂氏曰美用之誕厚也大順也能順天下之理無有不順文王伴於憂患武王又得於文王故謂之誕受羑若

按羑若呂氏得之明矣謂文王美順以家大對辭呂黎發擁○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以為最得文王心事此句若從羑里而以逆境順受為言亦似惟當以文武有大號發言之

○漢孔氏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蘇氏曰新升遐為陟時成王未諡故稱新陟王蔡氏曰好

通志堂

亞存理不在我故自盡合其實之所當實則所當罰而能定其功也○漢孔氏曰故夫道務崇先人之美○陳氏曰今王有康之德者也之大本召公皆屢以敬德告成王今復首以告康王可謂要言矣○漢孔氏曰言當張大六師之軍無壞我高祖之明命有之命○呂氏曰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以奮揚自强大成我備無弛情而增壞我高祖之祖宗艱難寡得之基命不知畏天不知畏民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纘世者所同病故召公必備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夏氏曰此致王報誥之辭○漢孔氏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唐孔氏曰周制天子服此惟四服不言一曰不要考明其事衛武成之侯甸衛亦略之○漢孔氏曰鄭某氏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蓋新即王位謙也葉氏曰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其名○漢孔氏曰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陳氏曰平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富者富也養也謂咎罪對也呂氏曰康王論文武非常之君者不足以與此平富者雖以發號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不務咎若不待言而必言之者形容文武德之心粹然專以安育民為事捐去其不嗜殺人之論也○漢孔氏曰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蔡氏曰民之至者惟行而民其至齊以若其盡而彌其誠文武德如不務罰之於內外而實故先揮發越而明於天下苟威之至者不可揜也陳氏曰羣臣以貴明以六師出庸不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承仁語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漢孔氏曰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漢孔氏曰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鄭氏曰端正也呂氏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其理而受正命于上帝乃自相當然少回曲也○漢孔氏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蔡氏曰言文武命建侯邦植立藩屏者意在我後之人也○漢孔氏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唐孔氏曰覲禮曰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此時諸侯多矣獨言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蔡氏曰尚胥暨顧庶幾相及顧視我也林氏曰先公諸侯之祖父也諸侯祖父既嘗臣服于先王今汝諸侯雖身在外心當在王室則爾先公在天之靈

可以安矣○漢孔氏曰汝雖身在外土為國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能稱之上勵朝臣也皆諸侯呂氏曰此君臣相飭之至意初非欲其旬已以自利然藩屏輔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以私視之耳○漢孔氏曰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貽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按此王報誥之辭答羣臣受進戒之辭也用奉恤即奉文武克恤西土之恤用奉厥若即奉文武誕受羑若之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夏氏曰以下史辭○漢孔氏曰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唐孔氏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

夏氏曰既進則必待揖而後拜將退則必待揖而後出見人臣之進退惟君所命是聽

王釋冕反喪服

漢孔氏曰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唐孔氏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也以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孔子有言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大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然後出見諸侯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進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或問蘇氏以此為失禮不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也如伊訓惟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天子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此事可考蓋自有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尚書纂傳卷第三十九

後學成德校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唐孔氏曰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王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孔氏曰凡命諸侯皆有冊獨言於此詳略異也○漢孔氏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林氏曰分民之居里於成周之東郊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服周化故簡修選良以表其善者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世殷風移易至善者眾其不善者亦不能與諸惡之夫相雜蓋當是時餘難未除特從善行民之所故命畢公分別其居里不惟惡不能介善而惡者無以自容勢不能不入於善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畢命

畢命

大事[illegible]六官書 之侯[illegible]曰畢公見命之書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張氏曰此史敘命畢公之端○漢孔氏曰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日庚午朏說見召誥唐孔氏曰此日未有事而記之者為下言壬申張本耳訓朔與朏朏為明也○漢孔氏曰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武成陳氏曰古者封諸侯命德賞功必於祖廟不敢專也重其事也○漢孔氏曰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陳氏曰保釐保護而分理之也呂氏曰保釐所以辨別叔選之類蓋有恩意行其間非剛然割裂無復渾厚也觀此二字一篇之名體可見東郊說見君陳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陳氏曰此言聖致文武周公而歸重畢公功也○漢孔氏曰嘆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王若曰說見盤庚丁氏曰畢公同姓故稱父為太師故稱師稱父師而不名尊之也○漢孔氏曰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漢孔氏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張氏曰先王謂文武成王○漢孔氏曰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殷說見召誥○漢孔氏曰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張氏曰既歷三紀難化者亦老或死易化者方少方生頑民父子亦已更父子相代善惡以同其風亦移殷民變則四方安四方安則人主安矣呂氏曰文武敷大德而受命言得之難周公輔相而綏定言安之難毖頑民尤難安周公尤謹之遷其於邑以使化其教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教化未合之難○漢孔氏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陳氏曰道無升降不在世之則為道之升世之衰則為道之降其另曰道長道消說言消降道之為王氏曰道有升降故俗有厚薄俗有厚薄故政隨而革今商俗已變於前不善其善者則民無所勸而為善○漢孔氏曰公以勤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公言○孔氏曰一物猶小事勤小事則大者可知言語說文王事云謝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時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也張氏曰帝王世紀云商容見畢公至曰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是畢公為人必嚴重嚴肅其正色率下可知○漢孔氏曰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勿遺則非所謂造大體而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徹者為不息故勤於物者小大而無間畢公風烈凝峻表儀嚴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而容之重眾望之所攸養非一日之積嘉績在先王之世多矣今予惟仰其成歸重畢公將何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

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張氏曰此章方告以保釐東郊之事○葉孔氏曰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尹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於公往治○葉孔氏曰言當識別所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分氏曰所以將之旌摽而殖之曰表唐孔氏曰表其居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也陳氏曰宅者所居之家里者所宅之里一十五家爲里王氏曰擇揚也先王之政不獨賞罰所以成俗所以勸之術尤在於榮辱事善惡使民知其非辱之所在也呂氏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爲善貽百年而不泯所謂樹之風聲世人有則效罪人亡則效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也○葉孔氏曰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且勸張氏曰禮記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康厥井疆也○葉孔氏曰郊圻雖舊所規畫當更分明之又當謹嚴固封守之備以安四母之卹安則四母安矣鄭氏曰畫分圻界也陳氏曰古者有郊有圻而郊圻之限惟九畿夏氏曰此恐有不令如往者叛亂相交通於民以亂故使之申畫修其則使民無自而入而商民可永爲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母水安矣○葉孔氏曰政以仁義爲常辭以理實爲要政貴尚之有恒大率王君子所不好蔡氏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體要兀其而已之謂體要理所會之謂要○葉孔氏曰紂以靡靡利口爲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唐孔氏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明靡相隨順之意氏曰弄以其尚口知商俗如秦俗蓋一世以紂也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illegible]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引[illegible]以靖和抑[illegible]古未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德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陳氏曰惟惟[illegible]然放則存其肆民以放蕩而陵德其德蓋人欲勝則天理滅也鄭氏曰悖反也○葉孔氏曰言殷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陳氏曰敝壞毀化也呂氏曰與門之俗儉與門之俗侈古人論世族之病必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葉孔氏曰此殷衆士居寵日久古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人○僭上陳氏曰席藉也席寵惟舊蓋世族之家也呂氏曰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放恃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自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葉孔氏曰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

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鄭氏曰侈侈大則所閑也夏氏曰放心二字始見於此按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朱子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故所其說於此○葉孔氏曰以富貴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分何其能訓乎蘇氏曰資貧財而教訓也陳氏曰資富而能教則不至於奢蔡氏曰資可以持身保家可以長守祿位可以善全壽命外所謂訓者出乎人心而仙來成德則內之所得深而不移於物義則外之裁制明而不役於利德義乃訓之大也若不由古人德義之訓何以爲訓乎古訓即德義也○二山陳氏曰君陳之書稱有辟以止辟之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民之惡惟稱旌別以生其懼教訓以導其善而無一言及於刑是見世變風移刑措不用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張氏曰此申結一篇之意○葉孔氏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言氏曰當時四方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此保治統業之心也○葉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以消其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illegible]能成其終成者繼之也○葉孔氏曰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澤乃浸潤生民四夷之民亦當被之皆致賴之誼化協心如此鄭氏曰匹如水之浸潤○葉孔氏曰言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朱子曰程子曰左衽夷狄之俗○蘇氏曰康王以於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爲足以畢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矣殷民至此寸不能畔晚周室如一臨時矣然猶有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父併倨母取箕箒立而誶語以此殷衆流弟太息以爲漢之所憂與大於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葉孔氏曰公其惟以是成周之道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亦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呂氏曰

畢公元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哉勳德之隆亦當以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抑期以無窮之事業與敢以名譽勸公哉○漢孔氏曰言後世子孫頼公之成法惟以治○漢孔氏曰人之爲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蘇氏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漢孔氏曰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先王說見上文○蘇氏曰前政周公君陳也○呂氏曰畢命前頌而後規蓋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通志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一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君牙第二十七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漢孔氏曰穆王康王孫昭王子君牙臣名○唐陸氏曰穆王名滿君牙或作君雅唐孔氏曰命君牙爲大司徒之卿○呂氏曰穆命契變語命君牙命書至一篇世降文勝也然周家典刑文獻多在焉唐孔氏曰史錄其辭書作君牙篇

君牙

唐孔氏曰君牙亦命也○蘇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陳氏曰以乃祖乃父之勞告君牙而勉以盡職○漢孔氏曰稱其名而命之○漢孔氏曰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大常○鄭氏曰紀載也○呂氏曰世臣與國升降者也而光前休于世必有世篤忠貞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爲社稷之鎮其後嗣王亦必眷眷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進貴冑也念舊紀功忠厚之澤所以培植根本新陳代謝則典刑墜地而國從之此欒郤胥原降爲皁隸叔向所以憂晉之將亡也觀穆王眷懷君牙之祖父則周曆其未艾乎○漢孔氏曰惟我小子嗣守先王之業亦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以治四方○呂氏曰嗣之所繼者宗祊之欽

通志堂

其不絕守之於其不亡○漢孔氏曰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
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陳氏曰蹈履也○漢孔氏曰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
心體之臣言委任陳氏曰膂脊骨也蘇氏曰作股肱膂者欲外竭其力作心者
欲內竭其謀○漢孔氏曰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蘇氏曰其
服忠良服勞之事也林氏曰君牙祖考其累世為司徒若鄭武公父子繼為司
曰穆王于文武成康之緒君牙亦守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懼不克承故亦
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君臣蓋一體也○漢孔氏曰大布五常之教
用和民令有法則蘇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民則有物有
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
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漢孔氏曰言汝身能正則下
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蘇氏曰正也中也民則
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
邪思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自中此告君
牙以司徒之職也陳氏曰於身先言正於心先言中互文也

按中正字義已見大禹謨洪範詳此與彼同皆以化民者責在其身蹊徑已正又
須即心體認效正而求其中焉危微精一十六字傳心之後有德無常師一
十六字又有此十六字言乎身心中正之為端的然
帝舜已以閑于于正民協于中對言其亦有本矣

○漢孔氏曰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民惟曰怨嗟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
猶怨咨天不可怨民猶怨嗟之民其惟艱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蘇

氏曰祁大也蘇氏曰夕周之盛裝業民和樂祁大也天之無疾風暴雨也中興
其有聖人乎方是時而天之民貴不載于野風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
乃其衰也○實一暑亦惟王之怨故聖人以民心為存亡一失其心無動而非
怨者呂氏曰此穆王深知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怨體瘦尼弗弗其怨
咨乎不以熱濕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肌皴指弗弗其怨咨乎不以
廣廈重裘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民瘼如此○陳氏曰教養之職故又以養
民之難
告之

按司徒掌五典亦大綱耳以周禮考之如以鄉三物教民分職事十有二等
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之類不一則當時教者兼其教以安養之事亦多有節
目知此且思艱圖
易亦是教中道理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
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
命追配于前人

陳氏曰此繼以文武之訓告君牙而勉以明其教○漢孔氏曰歎文王所謀大
顯明武王業美大可承奉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

邪缺陳氏曰文王之謀非以陰謀取天下如後世謀人國家者乃闡於著見知
知積行累功而天下自歸之故曰丕顯武王之功乃承文王之意亦惟積行累
功而天命人心自有不可卻者初非討其功之至此故曰丕承由其謨非陰謀
而出於丕顯烈非邀功而出於丕承是以其道粹然一出於正若一有陰謀邀
功之私介其間則必有不正者矣安得而無缺○漢孔氏曰汝惟當敬明汝五
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當對揚文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人名之人呂
氏曰敬明者以君牙生長典刑之內慣其或玩故欲其提起而發揮之張氏
曰先王相成康而曰文武光命即謨烈也前人指君牙父祖也陳氏曰追者從
於後而
及之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夏氏曰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
籍是式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漢孔氏曰言當循汝
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呂氏曰穆王詳語君牙家世若專以宣門
之學乎篇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之規摹風烈述而祖考之法猶不之省
者遠矣何有○蔡氏曰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
曰追配曰由先正曰率乃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當任司徒之職而其

職可知矣惜其無傳也陳氏曰
穆王時尚有可徒君牙其後乎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按

周書

冏命第二十八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漢孔氏曰伯冏臣名太僕長太御中大夫唐孔氏曰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此太僕正爲周禮太御非周禮太僕名是周禮太僕不太僕是矣何以公正乎曰經之命女作大正正于羣僕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太御最爲長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爲重故在太御之下太僕雖掌盛顧非親近之任又身是下大夫不得爲正也真氏曰周禮太僕于賦命報則正位賦與王位相掌擯相出入則前驅然則相其則自贊弓矢無非與王近者而孔氏爲周禮太御之臣常與存之呂氏曰昭其執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役而不之擇也抑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誘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詔顯諫之所昭昭者抑末矣穆王之命甘知本哉○唐孔氏曰史錄其冊書作冏命

冏命

漢孔氏曰以冏見命名篇○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呂氏曰此與上首言文武得人之實以賴臣以繼文武之業○漢孔氏曰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漢孔氏曰言常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唐孔氏曰禮記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是心動之名厲危也易稱夕惕若厲是也呂氏曰剸多畏勤之成多遜讓訊掃區宇請命上天有以受之固宜有以居之也繼世之主免於阿保之手前人之天下何以得此哉穆王之言其昔而尊矣昔在聰明齊聖克出於其性諒見微子之命忠良說見仲虺之誥○漢孔氏曰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賤不用中庸之人○朱子曰古者人君左右執賤役皆士大夫日札親近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漢世禁中侍御亦皆士大夫○漢孔氏曰小臣皆良僕從皆正以旦夕承輔其君陳氏曰承弼所謂將順正救也○漢孔氏曰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鄭氏曰起居坐也王氏曰發之以爲號施之以爲令吕氏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令施先言侍臣承弼之功而後略以闕有不欽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陳氏曰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言太僕職事言之○漢孔氏曰非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此言羣臣正已陳氏曰無良自責之辭不曰不善言不及而其不敢言也○漢孔氏曰言侍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業唐孔氏曰木不正則以繩正之陳氏曰以繩糾繆以物爲繩自其過失而正之謂之糾者非心則其身於中言之謂格者物之所取正也君子之格如合格之格謂吏之取治也非但非辟之心亦吕氏曰心之非即惡之致不得錯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陳氏曰此以上皆命伯冏爲太僕之事○漢孔氏曰欲其敎正羣僕無敢佞偽唐孔氏曰作大正作僕官之長正于羣僕令敎正之一正義不同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御下大夫戎僕中大夫齊僕下大夫掌御舍輅有僕皆士掌御貳車從僕之士掌御從車羣僕謂此也○漢孔氏曰言侍御之臣無小大親疏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張氏曰羣僕侍御安能勉君德而修其不逮哉蓋公孔氏曰見有時侍御僕從褻近無間宴見有時則正其過者難爲力褻近無間故其過者易爲力使一有不正之人則劉向所謂笑感耳目成移牢心何所不至哉安能有所見所命○漢孔氏曰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唐孔氏曰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此令太僕正慎簡僚

屬者人王所行皆由左右下臣所諂可者多矣用之必令大僕正慎簡僚屬也共之氏曰便者媚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欲不媚者諛者乃吉士也見其攻○漢孔氏曰僕臣正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欲君為侈為縱以縱其有欲於自聖者為害執王術以是蠱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盛其意以飾然自聖則人言已若而彼于一言莫之違然後得以遂其欲耳日遠而使意肆情之勝於其所惡默訢其間矣自聖之證既見而自度從之臣虐修城皆其技藝而不足論也蘇氏曰至哉斯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冏命書以斷一日言之微○漢孔氏曰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在臣○唐孔氏曰女無親近於儉利小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以非先王之法○夏氏曰僕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云耳目之官史氏曰朝廷之官不勝其眾和而后者監御于僕御天下之邪不勝其多而易於者莫先于耳目親人所見在於僕臣陳氏曰不以先王之道也其君謂以邪僻也○漢孔氏曰若非其人其賈貨賄是性以貨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女當清審呂氏曰幕府之清至職也其求不以利合則含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自鑒其有納貨賄之成全此其見南劉之隆未開教以貨飾其主也唯其尚財而害于○漢孔氏曰用是行之人則病其官職惟汝大不能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也也蘇氏曰小人以媚于人臣之不欲汝人於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漢孔氏曰嘆而勅之使以用所言常長輔汝君於常法文王穆王所微武以行常法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患其不能正救故在先王則輔其承弼在己則責之以永弼也○呂氏曰穆王於章之命其望伯冏深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而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之蒙知所戒良田家長猶不能免於自始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陳氏曰左氏傳言穆王欲肆行天下有車轍馬跡焉又有祈招之詩八駿以造父為御與西王母會瑤池者諸偽說以穆王之書君牙冏命亦世德之衰或以此書非穆王之言乃內史所作或以為穆王能言之而不能行或以為史之飾穆王者皆好事者為之當以書為正併存之以俟知者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三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挍

周書

呂刑第二十九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漢孔氏曰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呂氏曰此訓暢誥夏以贖刑之法也蘇氏曰○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作呂刑

呂刑

漢孔氏曰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王氏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司寇王使之參定贖刑新制刑書已具王乃推作刑本意以訓群后故以呂名之○唐孔氏曰呂刑亦誥也以其文有告字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漢孔氏曰此史述作呂刑之端○蔡氏曰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意○漢孔氏曰時穆王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唐孔氏曰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蘇氏曰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孝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荒度土功也○林氏曰漢高祖約法三章也朱子曰蘇氏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林氏曰孔氏以耄荒為一句蘇氏以荒度為一句以荒字當下句皆通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

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按右章歷以責苗民
而通論先舜制刑之善

○漢孔氏曰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林氏曰若古有訓[illegible]史記云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illegible]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illegible]蚩尤[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引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illegible]不同○漢孔氏曰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illegible]吳氏曰見[illegible]以[illegible]為義[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王氏曰强取曰奪[illegible]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illegible]苗民[illegible]所誅[illegible]林氏[illegible]殺人虐人[illegible]民曰[illegible]苗民[illegible]漢孔氏曰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illegible]首故曰五虐唐孔氏曰椓即宮刑黥即墨刑[illegible]也不言非者在其中蘇氏曰[illegible]以刑未有以[illegible]天下者自苗民以前未有作五虐[illegible]故舉此人以為[illegible]漢孔氏曰苗民於此[illegible]無罪無[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有所麗於法者不分[illegible]無差別其有辭者[illegible]漢孔氏曰三苗之民[illegible]相漸化民民為[illegible]中於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illegible]民[illegible]亂[illegible]無復誠信[illegible]其不信者[illegible]詛盟[illegible]神也詛[illegible]不[illegible]者則[illegible]神[illegible]也詩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民之難齊信不足以相結則假鬼神以為民先王所不禁也[illegible]上天假鬼神以欺衆者[illegible]所[illegible]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相與反覆詛盟而已○漢孔氏曰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

[illegible]民[illegible]刑而發聞乃惟腥耳○呂氏曰刑於是[illegible]之反也動於家臭惡之極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亂之關也○漢孔氏曰皇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絶苗民使無世位在于國也林氏曰報復也呂氏曰用刑之端不起於聖人苗民先創五虐之刑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為者還以治之彼其自取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漢孔氏曰重即羲黎即和堯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序是謂絶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唐孔氏曰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氏曰古者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illegible]之間當蚩尤之時昏虐民之[illegible]者莫知其[illegible]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illegible]人神之[illegible]瀆[illegible]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自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尊卑上下各有分限絶不相通若妖誕之說舉皆屏息也○漢孔氏曰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蘇氏曰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修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無蔽蒙之者○漢孔氏曰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程子曰皇帝舜也呂氏曰清問者明目達聰無蔽無隔之謂○漢孔氏曰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呂氏曰表明皆使之畏也本之誠也[illegible]之至也不怒而威無畏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道全矣○漢孔氏曰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君臣[illegible]功憂民張氏曰古之聖人先天下之憂而憂恤功于民實在天下[illegible]伏生大傳曰[illegible]刑[illegible]是以有[illegible]而[illegible]刑[illegible]故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illegible]有禮然後有刑也○漢孔氏曰折當作哲王氏曰自上以教乎下故曰降陳氏曰平水所以平土也主名山川所以表疆域也○漢孔氏曰殖藝也○漢孔氏曰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漢孔氏曰皐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助成化以教民為敬德葉氏曰古者謂獄曰中定而不失其實曰中故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illegible]者其中謂罪上所定而可刑亦以三法求民情斷民中授訟成士師受之曰受中則可以登於天子曰登中此書[illegible]言之王氏曰刑非教也而言以教祗德者聖人之所[illegible]所加非[illegible]害[illegible]以[illegible]納之於善而已故周官于有一殺曰以教中其民[illegible]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illegible]是後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皐陶云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又云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係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illegible]稱也○漢孔氏曰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張氏曰穆穆天子和樂自[illegible]

者天子之德也詩不在公明明則明明者人臣之德也○漢孔氏曰故乃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明刑○呂氏曰自伯夷之典迄皋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稷播種在上至事又言民非[illegible]精神心術之運也○漢孔氏曰言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illegible]治世[illegible]不行應民[illegible]非者反辭惟者順辭以古書所例觀之皆然若未[illegible]惟[illegible]非使惟良皆以非爲不當然以惟爲所當然陳氏[illegible]家或以爲[illegible]當時典獄者但此章乃通乎上下至後章嗟四方典獄而下方是戒當時也○漢孔氏曰典獄者皆能無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其身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命在於天下敬忌說見康誥[illegible]曰[illegible]其成畏至於口無擇言此敬忌之至也何以見其於典獄識事也而聖人盡心於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盛德之士皆將爲之皋陶是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漢張釋之于定國[illegible]其子[illegible]自以爲不能其不[illegible]但幾於聖[illegible]者皆非口台擇身無擇行二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illegible]其心有聰[illegible]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呂氏[illegible]天之澣也

按皇帝有苗爲[illegible]者自[illegible]命爲[illegible]者今詳[illegible]以下[illegible]乃命重黎即[illegible]典所命羲和也此皇帝[illegible]其[illegible]下民以下[illegible]乃命三后一后即舜典禹稷伯夷也此皇帝舜也

[illegible]皇帝[illegible]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按此章承上章苗民[illegible]事以明鑒戒

○漢孔氏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illegible]由是[illegible]民以[illegible]司政典獄[illegible]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illegible]有邦有土[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不用[illegible]不[illegible]張氏曰[illegible]天[illegible]民[illegible]職必壞之也○漢孔氏曰[illegible]苗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illegible]之張氏曰[illegible]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也[illegible]教也其[illegible]則[illegible]以刑[illegible]之民[illegible]入刑出入[illegible]乃刑之[illegible]非真[illegible]也夫民入於禮則雖[illegible]父子夫婦[illegible]心和[illegible]而和[illegible]○漢孔氏曰其今汝何懲戒乎[illegible]苗民[illegible]於獄之[illegible]刑以取滅亡麗既見多方○漢孔氏曰言苗民無[illegible]擇善人使[illegible]刑之中正惟是眾爲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illegible]所以爲亂[illegible]陳氏曰正[illegible]行[illegible]有好賄之人苗民之亂則有庶威奪貨者矣[illegible]周[illegible]貨惟來[illegible]至春秋[illegible]獄[illegible]皆世道之衰故也○漢孔氏曰苗民任奪貨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爲故下咎罪謂誅之○漢孔氏曰以罪加無罪是亂也三山陳氏曰蠲貸也曰上帝不蠲與其[illegible]而曰帝乃震怒同○漢孔氏曰無以辭于天罰故絕其世申言之[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及其子孫臣之後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絕世古今一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按此章言敬刑之效

○漢孔氏曰念以伯夷爲法苗民爲戒○漢孔氏曰[illegible]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illegible]以長[illegible]○伯父等即司政典獄之官稱其官者尊之也[illegible]父兄伯叔者[illegible]其有父兄之列者以伯稱之其在弟之列者以仲叔季稱之其在子孫之列者以童幼稱之呂氏曰稱王事閱百年[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諸父兄弟少者猶子孫[illegible]前席[illegible]以從命○漢孔氏曰[illegible]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之汝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夏氏曰謂汝等今日惟用[illegible]安[illegible]以[illegible]各勤乃職無有[illegible]戒而[illegible]不勤若[illegible]者人之[illegible]命[illegible]不[illegible]順[illegible]可不勤[illegible]不勤爲事[illegible]皇者[illegible]矣[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也以下[illegible]苗勤之[illegible]○漢孔氏曰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illegible]所行非[illegible]人所[illegible]天所[illegible]在人所行[illegible]民曰天齊于民[illegible]台[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斷獄之事有能善其終者有不能善其終者此事全在人[illegible]勤與不[illegible]勤耳○[illegible]孔氏曰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illegible]行事雖見畏勿[illegible]謂可敬[illegible]見美勿[illegible]謂有德[illegible]民曰[illegible]逆[illegible]雖有[illegible]在[illegible]迎[illegible]逆也[illegible]民曰畏威[illegible]之也休有之也我[illegible]辭爾惟勿[illegible]我雖以爲有爾惟勿有○漢孔氏曰惟[illegible]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illegible]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氏曰當輕而輕[illegible]以成柔[illegible]當重而重所以成剛[illegible]輕重之中所以成正直之德呂氏曰天下以天下[illegible]天子典獄者如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illegible]賴[illegible]者[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獄之所係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

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按疏章此節 此皆方舉言刑罰 有邦有土 [illegible] 此第三章陳氏曰刑凶器也而所以 [illegible] 本也 [illegible] 民 [illegible] 何擇如之與獄者以刑用 [illegible] 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 [illegible] 所敬非惟 [illegible] 所度非惟及 [illegible] 輕重所宜 [illegible] 國有大獄 [illegible] 多殺 [illegible] 度非 [illegible] 及度 [illegible] 民曰何曰非間 [illegible] 其意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漢孔

[illegible]

[illegible]

民以非特刑爲然至於輕重諸罰亦皆有權焉權稱錘也所以進退稱物以求其平之宜也○葉孔氏曰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陳氏曰上言輕重有權者權一人之罪而爲之輕重也此言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罪而爲輕重也○葉孔氏曰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理有要義故○陳氏曰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illegible]而齊之以不齊焉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illegible]○葉孔氏曰[illegible]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illegible]所懲雖非死[illegible]之佞若此[illegible]用五刑乎○葉孔氏曰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illegible]在中正陳氏曰佞口才也良[illegible]口辯折人使犯罪者無所容其辭何以得其實惟善良[illegible]誠實所以得人之情[illegible]長者以折獄而[illegible]後世以[illegible]長者也○葉孔氏曰[illegible]從其本情[illegible]差者察其辭[illegible]陳氏曰察辭不可偏主[illegible]取中也○葉孔氏曰當哀[illegible]敬[illegible]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其得中正之道○陳氏曰哀敬者[illegible]用法也刑書法令[illegible]明啓刑書[illegible]推度人心相[illegible]皆庶幾乎中且正也○葉孔氏曰其所刑其所罰[illegible]能[illegible]失中正陳氏曰[illegible]其事[illegible]

成之辭而後當輸[illegible]陳氏曰獄成[illegible]實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兩刑[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其罪[illegible]輕重[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兩刑謂一人而有二罪[illegible]以聽命乎上不敢專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按此章以後刑罰申言

[illegible]官伯族姓說見前第一章呂氏曰[illegible]而後難及[illegible]而後知[illegible]臨御之久能於世故此其言所以多懼○葉孔氏曰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漢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illegible]單辭[illegible]故言之呂氏曰[illegible]佐爲單辭以明[illegible]又曰清[illegible]之又[illegible]表裏[illegible]

不待[illegible]而得其情○漢孔氏曰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illegible]○葉孔氏曰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徐氏曰無以獄之兩辭爲私家之利謂獄以賄成也○漢孔氏曰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衆人見罪誅之○陳氏曰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林氏曰報如報虐以威之報呂氏曰獄貨非所以爲寶[illegible]乃所以聚[illegible]功狀然有時而償取貨之時[illegible]其多至報以[illegible]○漢孔氏曰當長[illegible]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illegible]天罰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

按前一章[illegible]此章又以敬刑畏罰申言之哉一語提其綱朕敬于刑以下敬刑也諸家說[illegible]得之永畏惟罰以下畏罰也諸說皆本孔氏[illegible]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按本章以祥刑終之

○嗣孫說見前第二章○葉孔氏曰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爲之中乎[illegible]明聽我言[illegible]呂氏曰五刑咸中然後有慶[illegible]中者[illegible]○漢孔氏曰[illegible]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illegible]刑人[illegible]

以扶良善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近世有為輕比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民非無罪也而謂之嘉師夫能以不祥為祥以罪為嘉而後知用刑之道矣善哉言乎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四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唐孔氏曰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及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晉文侯為叔父後與王同姓名仇[illegible]之酒以祭尸圭瓚者酌鬯之杓也[illegible]有[illegible]所[illegible]圭瓚[illegible]者[illegible]王瓚[illegible]瓚之形狀[illegible]又云九命[illegible]後錫以秬鬯圭瓚[illegible]大伯[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書[illegible]以[illegible]錫[illegible]

[illegible]文侯之命[illegible]其[illegible]作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

漢孔氏曰平王命為侯伯所以名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illegible]

事厥辟以明德事其君也文武以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先正以明德事上先王亦見說命
下〇葉孔氏曰亦小大所謀猷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呂氏曰此二句說者皆
以爲文武之事以文勢考之周先正者文武也從小大之謀猷以事文武者先
正也〇葉孔氏曰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唐孔氏曰先祖謂文武之後成康
至幽王皆是陳氏曰懷安也如邦
之杌隉之懷謂先王得安在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夏氏曰以彝文侯之功〇葉孔氏曰嘆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
父死國敗祖業隕墜呂氏曰大戎之禍實幽王之愆而平王乃曰我造天丕愆
過則歸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〇葉孔氏曰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
下民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林氏曰王言中有賢臣在于下民者

殄絕矣資畀既殄則民心去故戎狄乘間侵害我國家甚大〇葉孔氏曰既我
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唐孔氏曰幽王
時耆老之賢已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咎歸己〇葉孔
氏曰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誰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
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恃諸侯唐孔氏曰伊誰也〇葉孔氏曰重稱字親之不
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之〇葉孔氏曰言汝今始法文武之
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〇
先祖之臣爲善蔡氏曰周王稱成王爲文王文侯故平王亦稱文武爲文人〇
葉孔氏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扞我於艱難謂救周難大戎汝功
我所善之蘇氏曰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也張氏曰立平王乃申侯晉文
侯特能扶立平王豈有戰功蘇氏多修之訓極當〇呂氏曰文侯之其能若此
平王當想望之時得文侯扶持之故許之不知其過于王也矣大抵未於人君
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諸
侯之汝己而不回心自強以進君德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告孔氏曰既陳其功乃當賜之〇唐孔氏曰遺令還晉國其歸視其衆安其
國內也〇葉孔氏曰不言幸賞可知彤赤盧黑也彤弓以講德習射馬供武
用侯伯者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蔡氏曰覲禮諸侯來朝天子事畢賜以車服
此常禮也及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有加賜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此非常禮也陳氏曰古者賞車用
四馬今惟以馬之又小大相稱故言四匹匹偶也〇葉孔氏曰父往歸國故能柔
寺者必能來近安小人者必以順無荒廢人事而自安柔遠能邇說見舜典
夏氏曰小民難以田療保故因其所安撫其允及於小民也〇葉孔氏曰當簡
拔汝所任賢於汝都邑之人不言勸由近以及遠夏氏曰簡閱而憂恤汝所都
之國而成我顯明之德也〇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
薪嘗膽之時也今錫命侈僭安於辭釋然自以爲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以
已能矣曰賚爾秬鬯弓矢功已報矣曰柔遠能邇惠康小民世之政事不復
講矣曰簡恤爾都勤之以本邦之治王室
無復事矣嗚呼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〇總論一篇意〇蘇氏曰予讀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
平王居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旅旅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謂晉
王之孫將以翼戴之乃紀開王政其王有志而後效之嘗讀此篇知平王之無志也唐
德不知奉天之討陸贄爲作制書武夫悍卒皆爲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
獨無此臣哉〇林氏曰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殺父爲當誅方以復
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亦繆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然則是篇孔

子以其能合文武之業而存之歟抑亦以于戎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〇呂氏
曰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皆有其會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
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乃自長升降之會也故此篇書曲
尚有一二承平氣象婉殊頓挫亦已見於辭氣矣〇李氏曰夫子之於東
周蓋一絕矣觀降王風之詩則其降王於國風從春秋則編年
始於魯隱定書則命諸侯述於文侯皆平王之世也

尚書集傳卷第四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五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周書

費誓第三十一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孔氏曰始封之國居曲阜[illegible]

費誓

漢孔氏曰費魯東郊之地名[illegible]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按呂氏取蔡氏說以魯世家爲據禮記[illegible]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illegible]

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呂氏曰此令戎備之事○漢孔氏曰言當善簡汝甲鎧胄兜鍪施汝楯紛無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唐孔氏曰甲胄有善有惡故令精簡取其善者鄭玄云敹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鄭玄云敿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蘇氏曰弔精至也○漢孔氏曰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唐孔氏曰備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礪鋒刃文互相通蔡氏[illegible]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此除道路之事○漢孔氏曰今軍人惟大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唐孔氏曰牿閑牢之謂大舍牿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漢孔氏曰擭捕獸機檻當杜塞之[illegible]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呂氏曰此嚴部伍之事○漢孔氏曰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illegible]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

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呂氏曰此立期會之事○漢孔氏曰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夏氏曰不言征淮夷前已言之省文唐孔氏曰峙具也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陳氏曰糗糧乾糧也○漢孔氏曰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汝唐孔氏曰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爲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

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東郊留守不峙楨榦也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榦謂在牆兩邊者也上言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兵法攻城築土爲山以窺望城內謂之距堙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杜預云堙土山也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築者築距堙之屬也無餘之刑言合家盡刑之不供楨榦雖是大罪未應緣坐盡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漢孔氏曰郊遂多積茭芻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陳氏曰說文云芻刈草也茭乾芻也唐孔氏曰上云無敢不逮無敢不供此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糗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楨榦易得惟恐缺事故云無敢不供芻茭賤物惟多爲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爲文也○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忍言至於用兵則不廢於三令五中所以重戎事全民命也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漢孔氏曰遣三帥帥師往伐之蘇氏曰秦穆公名任好唐孔氏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伐鄭○漢孔氏曰崤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蘇氏曰晉襄公名驩文公子唐孔氏曰杜預云崤在弘農澠池縣西從秦向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崤關而東適鄭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衰絰夏四月敗秦師于崤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漢

孔氏曰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誓唐孔氏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向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唐孔氏曰史錄其辭作秦誓

秦誓

漢孔氏曰貪鄭取敗悔而自誓○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陳氏曰此首舉古人之言以爲誓○漢孔氏曰誓其羣臣通稱士也譁說見費誓○漢孔氏曰衆言之本要○漢孔氏曰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應氏曰民猶言天下之人也凡人之情孰不知善之可爲過之當改然悠悠度日多汨沒於盤遊安樂之中歲月侵尋忽不知其已老矣盤之爲樂以他篇觀之皆

未有以為善者若曰盤遊無度不敢盤于遊田若是猶如此也人終自如此多為盤樂也○漢孔氏曰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受人責卽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陳氏曰此數語皆古人之言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陳氏曰此述前日好惡之非而欲從今日好惡之是○漢孔氏曰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無所益○漢孔氏曰惟為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反忌之耳蔡氏曰忌疾也○漢孔氏曰惟指今事為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蓋謂杞子之屬○漢孔氏曰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所過矣唐孔氏曰

老人髮白而復黃○漢孔氏曰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蔡氏曰番番老貌良士謂蹇叔陳氏曰旅膂通用○漢孔氏曰仡仡勇壯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蔡氏曰仡仡勇貌勇夫謂三帥○漢孔氏曰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回心易辭我前多有之蔡氏曰截截辯給貌諞巧也諞言謂杞子○呂氏曰穆公旣悔洞悟前非旅力旣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旣拱者也今乃以庶幾有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不欲自喜截截諞言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厭惡其多方寸旣改舉動皆新舉秦之朝自此可以無事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保養之而不復替也喜功生事之習欲防閑之而不復萌也憸邪讒佞之徒欲絕其本根而不復植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陳氏曰此章申言用人得失之效○漢孔氏曰以我昧昧思之不明也呂氏曰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游意於膚革者也

按此句孔說屬上文呂說屬下文要之承上起下默然沈思如前我心之憂三句云

○漢孔氏曰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蔡氏曰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唐孔氏曰猗者足句之辭大學作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漣猗是也蔡氏曰技才也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張氏曰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夫樂正子無强力智慮多聞識所謂無他技也然其為人也好善優於天下是亦穆公之意也○漢孔氏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蔡氏曰不啻如自其口出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陳氏曰是大學作寔謂其實能容非勉彊也蔡氏曰職主也○漢孔氏曰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蔡氏曰冒大學作媢忌也呂氏曰小人之於君子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其心不厭蔡氏曰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或問大學引秦誓何也朱子曰好善之利及其子

孫不好善之禍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漢孔氏曰杌隉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之圮壞○漢孔氏曰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陳氏曰榮如木之茂盛○夏氏曰邦之不安由用一人如後所稱者邪之安榮亦賴一人之慶如前所稱者

○總說一篇意○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薛氏曰詩美衛文而春秋正滅邢之罪書序秦穆而春秋貶秦晉之師觀於詩春秋可知矣

按穆公敗崤之後文二年有彭衙之師三年有濟河之師七年有令狐之師十年有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師胡文定斷以為貪為忿是也而夫子取其書者蓋紀辭與紀事不同謂公能悔過實未必爾而其言有足為世明訓觀大學可見亦如平王忘親之讎穆王車轍馬跡皆未得為令主而其格言不可磨滅夫子定書取之以此或謂文侯之命夫子止存以寓貶而於秦穆又許與太深不無過論也

○總說費誓秦誓意○漢孔氏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尚書纂傳卷第四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六經惟書㝡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胷往往以其褊且薄者揣臆其寛大忠厚故非惟文義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已目盤誥以聱牙近代大儒朱晦菴白首明經獨不爲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見者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説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上言渡江建太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認得化商胃髓足以發先儒之不及它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其秘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才三四十年爾士無眞見實學詭隨苟且言之悶悶顧此時居官者恥負墨用世者致雍熈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於毫釐之間使人神馳意飽東閣古傳而負吏滿天下華夏因以不競豈堯舜禹湯文武之精神不欲發技之殆盡而言語文字之工固天地鬼神所共厭也科舉廢亦久矣士無繫累蕩蕩然失其所挾向時號爲舉子進士今試使口誦本經不能以句此宜駸駸返乎醇朴惟吾友梅浦王君搜遠尋墜辛苦篡書傳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君持此安求豈亦天實誘之與是書盛行爲君必執典禮命討爲臣必辨貨寶鞠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必棐彝孝父共鯀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必具訓六卿九牧必阜成其於世道錙方來而救已往淵哉百世之澤也嗟乎君將不自知其何心余自㓜與君同研席世方重絢麗浮靡君爲場屋文字徑赴直致宛然家人婦子語不事緣飾横竪經意如月倒河雖縣此不偶於時然且連科洴澼盛譽流播光景更須臾君詎少一舉第哉夫昔之絢麗浮靡既竊取富貴者且爲臭爲腐矣徒使君有世道之責惓惓於此書故曰難乎者事也余平生不泥傳註隨所蘊輒言竭所言輒止講貫該洽以是媿君因君書傳成而俛仰悲欣於得喪之表竊獨以爲是宜家藏而人誦之也爲述其梗槩寘之卷末戊子長至日友人崔君舉謹書